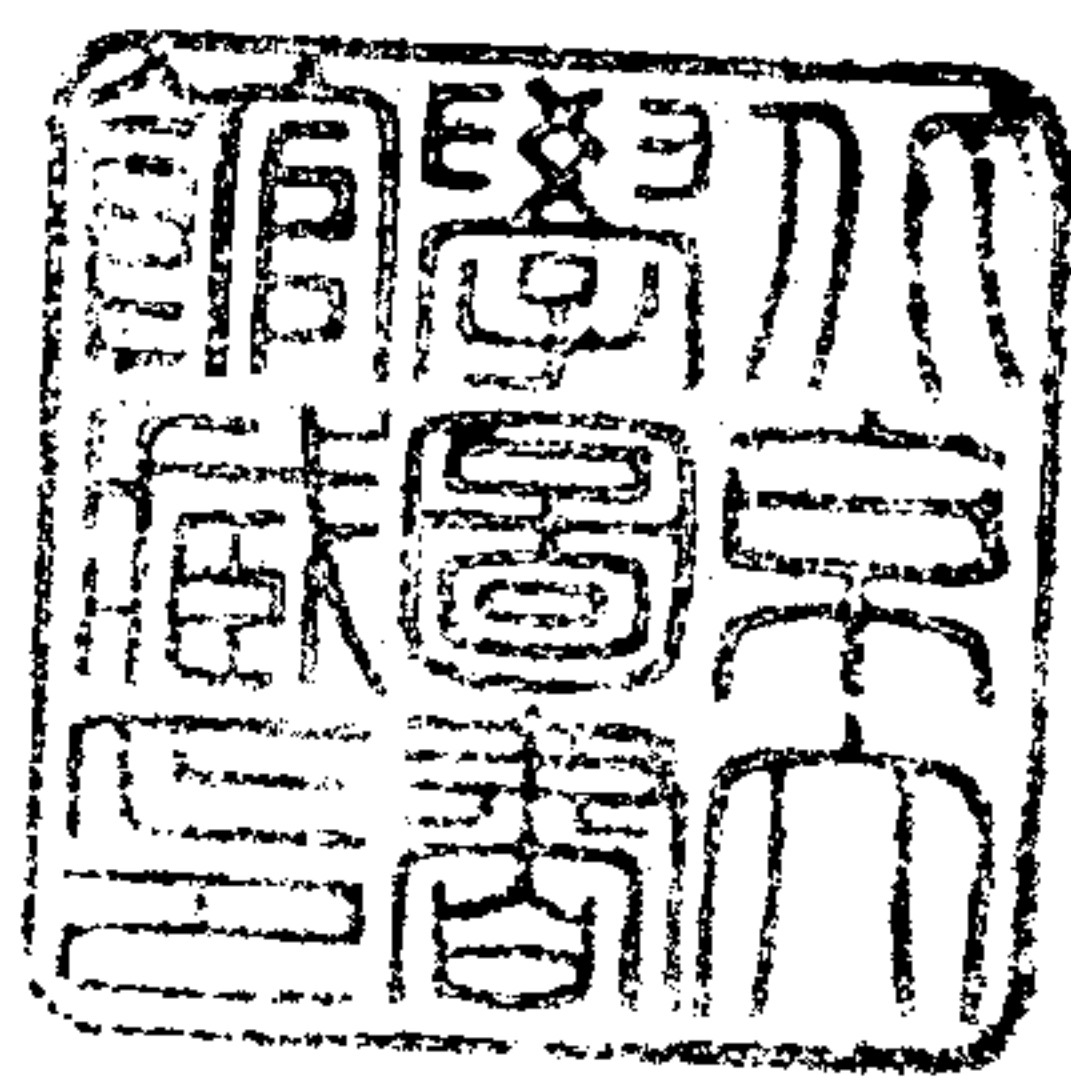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三八・子部・儒家類

- 東川羅先生潛心語錄十卷羅東川公內稿一卷羅東川公外稿一卷〔明〕羅僑撰……………一
- 鳳川子克己示兒編一卷〔明〕劉良臣撰……………四一
- 慎言十三卷〔明〕王廷相撰……………六五
- 雅述二卷〔明〕王廷相撰……………一二五
- 程志十卷〔明〕崔銑撰……………一七五
- 楊子折衷六卷〔明〕湛若水撰……………二五五
- 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二卷〔明〕王艮撰……………三一九
- 莊渠先生門下質疑錄二卷〔明〕魏校撰……………三六三
- 願學編二卷〔明〕胡纘宗撰……………三九一
- 鄒氏學脉四卷〔明〕鄒守益撰……………四七五
- 許氏貽謀四則四卷〔明〕許相卿撰……………五三五
- 說理會編十六卷（卷一至卷八）〔明〕季本撰……………五七一

羅東川先生語錄

陽明先生

吾吉正嘉間有名儒東川先生者愷之嘗實君子也初新書從劍江閔宦濠安歸儀棹問

清心語錄序

先生之得倡義之說先生似新書夜叩都門太守跟嶺出迎及百陽總之先生與氏都守極名名皇編及新書及推功成生

東川羅先生潛心語錄序

為書阻局以先生出宗理守二千石特

昭宴為君國刻是轉系知責掛刻歸一先輩一出受不尚如是先生

語錄序

文新書學則新之自位及新書說甚行而先生學稍捷先生知外極五彬知信予遊予德法意曰先生之學也一安詳

潛心錄序
潛心錄者余自少迄今凡閑中坐卧意思偶然有一
二句一二段所得輒書之以備遺忘非作意撰述以
為訓誥故未免見地之未到研窮之未至詞意之有
瑕類耳初以授二子卿與宰不意龍泉鄧掌教彙刻
以傳諸君子儻見而肯賜教則蘭臭麗澤之益不為
不多而僑之幸莫大矣謹志以俟

語錄序

名臣且知公學況抑已久
詔奕一朝禍不可掩如且
成中仰各同三咽象心學
鄒元標



東川羅先生潛心語錄

先生自題辭

潛心錄者余自少迄今凡閑中坐卧意思偶然有一
二句一二段所得輒書之以備遺忘非作意撰述以
為訓誥故未免見地之未到研窮之未至詞意之有
瑕類耳初以授二子卿與宰不意龍泉鄧掌教彙刻
以傳諸君子儻見而肯賜教則蘭臭麗澤之益不為
不多而僑之幸莫大矣謹志以俟

潛心語錄

序

哲人立德意也浩借編刻得罪多矣然學者必由是
而溯之濂洛關閩以續千載之傳焉庶浩之心慰矣

嘉靖辛卯夏鄧浩識

潛心語錄目錄

卷之一

論心

論性

卷之二

統論心性情

雜論心

論仁

論天人

潛心語錄

目錄

卷之三

論學

論存養省察克治

卷之四

論持敬

論主靜

卷之五

論道

論理欲

論善惡

論義利

論克己改過

卷之六

論事君

論脩己

論待人

卷之七

論經

潛心語錄

目錄

卷之八

論人

卷之九

論事

卷之十

左銘

右銘

心敬箴

荅閑居問

荅爲人問

諭俗說

諭學說

附

奏疏

勅命

行狀

墓銘

潛心語錄

目錄

三

東川羅先生潛心語錄卷之一

龍泉學諭順德鄧 浩彙刻

邑庠生曾孫文樞編輯

邑庠生曾孫文彬重梓

論心

先生曰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與天地本來一樣不失其心便可以參天地

潛心語錄

卷一

於天地可以見吾心之不已故學者觀天地識心是心也即天地生生之心人所同得而至理足焉時人每以口耳私意求之益判益遠矣

此心常存天理戰戰兢兢必誠必敬時時如是事事如是猶恐其或忽忘也造次必於是厭射必於是戒謹恐懼以存養戰兢畏慎以省察剛毅果敢以克治奮發身往以擴克則天理常存而物欲不容矣天理常存則人心渾全天理滅則人心亡矣天理常存唯仁人也小人反是

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其善念未嘗息要在察識而擴克推極之耳

此心正欲涵養本原省察幾微擴克端緒斬絕牽擾而事變忽至嬰心拂慮不能不動心要之只是本原未曾深厚若本原深厚則物來順應事至停妥處之各當其可自然不動心矣是故君子貴日積凡細微曲折之不能謹情慢放佚之不能除只是心生養不熟持敬工夫尚欠耳

無愧於奧斯無愧於心無愧於天矣惟真知自省者

潛心語錄

卷一

二

能之

人心最難知者隱微之處最難防者隱微之賊知此其知所以謹獨矣

每於暗室中靜坐又亦自生明觸目光輝豈有此心靜久而不生明者乎德日積而不光輝者乎

有天地之心則有天地之德有天地之德則有天地之量有天地之量則有天地之氣象有天地之氣象則有天地之功用故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泰為三才而不見其有異同耳惟聖者能之在學者不可不

勉

人心有明暗何也明者是原來天理暗者是後來私欲惟君子為能擴克其天理克治其私欲也

吾心之一能一天下之至不一吾心之定能定天下之至不定

吾日省吾心此事此心與聖賢君子合否與天地契否若聖賢君子無此等事天地無此等心則不敢為矣

位不苟居祿不苟受名不苟取壽不苟延此區區之心也

潛心語錄

卷一

三

學者要時時刻刻事事物物徹頭徹尾做將去則學日進德日成業日廣矣

此心常寂寂而靜活活而流

用心專一便是敬敬之一字乃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蓋敬則心一一則不二敬則心純純則不雜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皆不外是但有安勉之殊耳

心實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乃天命精微之性攸寓也情是心之發動處事是心之應酬處只要於根

本上培養得厚其情自正其事自當大本立而大用行矣

此心要沉實細密從容不迫不宜浮淺躁率蓋沉實細密從容以是存心則心存以是窮理則理得以是處事則事安所以格致誠正者此也所以修齊治平者此也吾心運之而已矣

常人陷溺其心固可哀士大夫陷溺其心尤可哀欲盡則理還內重則外輕

平素有矜持之工夫則隨寓有安舒之氣象

潛心語錄

卷一

四

人靜坐豈徒靜坐必是此心虛明不為外物所汨即此是存養工夫

心有所養者其言舒以徐其步安以重其貌溫以恭其動義以貞

堯舜禹子之賢不肖孔子子之才不才皆付之天略無容心於其間顏淵卒無胃嗣亦付之天可見聖賢之心無一毫之私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今之營營為子孫謀者亦愚矣

利之一字壞盡天下之心名之一字壞盡天下學

者之心是名也猶利也可不慎與克已須用勇改過亦然

心本神本聖人自愚自昏耳良知良能非聖而何變通莫測非神而何故人皆可為堯舜聖人可學而至者此也

心之所發曰意聖人無意無私意也學者則誠其意心之所求曰思聖人無思生知安行是也學者則思以作聖人心之所向曰志聖人不必志於天而自與天為一學者則志於聖志於賢

潛心語錄

卷一

五

仁義禮智存於中渾然未發為靜意思所發事物所接起於念慮之微形於事物之著為動然動靜不相離靜極動之機感而遂動是也動處靜之妙動以天者是也此吾心之全體大用本如是也

念念存天理念念存誠念念存敬敬則不二誠則無妄而天理得矣

情之未發是靜心之無欲亦是靜水之止是靜水之不波亦是靜

學者須當將義理養心不然則馳騫放逸無管束滯

欲邪僻百端皆自此而生也

論性

先生曰人得天地之理以生其初本與天地一般及
特於形氣始與天地不相似惟聖人爲能配天地

人生利欲紛紛擾擾營營逐逐惟於親知愛兄長知
恭賓客宗廟知敬子孫幼小知慈猶是天理本然處
能自此而克之則無適而非仁義矣

天未始不爲人人未始不爲天性其性者聖也復其
性者賢也昧亂其性者愚不肖也

潛心語錄

卷一

六

性合內外而一之者也具於中則爲體應於外則爲
用佛老以物爲外惡其累已欲一切除之使不動於
中故入於禪

潛心語錄卷之一終

潛心語錄卷之二

統論心性情

先生曰天人一也出於天者爲天命受於人者爲天
理見於事者爲天道其實渾然一物而已

性生理也性之發生理之著也故名曰情心統性情
者也循其理而曰道其實一也

欲求道者必於心上理會欲求心者必於性情上理
會欲求性情者必於事物上理會心正則性情正性
情正則事物當而近道矣

潛心語錄

卷二

七

雜論心

先生曰人心默與天合無所不包無所不感要必敬
以養之窮理以明之力行以踐之剛毅以成之至誠
以通之然後不負其初也

精一執中四字乃心學要妙是個大綱領其他散在
經傳千言萬語皆是條目

學者只是了不得心上工夫了得便可入賢入聖入
天

近時學者多是資質用專而心學工夫則欠心學工

夫須要逐時逐事理會

心上工夫只是一個敬一個誠一個思無邪而已

人心如一池水若時常撓之安能見天光雲影

人心有水火焉人欲之私即能焚人所謂不火而熱

人欲之私即能溺人所謂不水而寒

天必有雲雲去則天如舊地必有塵塵去則地如舊

心必有私私去則心如舊

人於几席堂室器用身體衣服之類猶知洗滌掃拂

而心不知所以洗滌可乎物不知所以洗滌則塵垢

濬心語錄

卷二

六

日積心不知所以洗滌均也

人心本自光明正大未免雜於私欲則昏昧邪曲狹

小矣必日加洗滌刮磨掃蕩拂拭以復其舊也

此心常要虛明寬廣不可容一物障礙

此心兢兢業業常存天命之性熟則與天理一矣凡

發出無非天也

心有不忘而尤有忘蓋顏坐忘孟勿忘之義也

人心無所繫累則泰然矣若事未至而迎其來事已

往而將其去則焉往而不累哉

心不可雜思思貴精心不可邪思思貴正

心不可妄思心不可妄動欲盡則理還內則外輕

人心中有定見有定守則日用醇酢操縱抑揚張弛

闔闢寬嚴疎密緩急輕重自有分曉分毫不爽

此兩句極行心念之妙多憂勤惕厲則心將

效肆多事則心常寂然使去淫滌地矣

則廣大

寬平

心欲其小克之可以配天地其大無踰心欲其下擴

濬心語錄

卷二

九

之可以配聖賢其高莫及

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

便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

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

論仁

先生曰學者全要根本上做工夫本者何心是也心

者何仁是也

心屬仁仁是心之全德義禮智貫乎其中而又本於

誠誠即信也

人於日用間滿腔子都是天理周流便是仁無間於寒暑晝夜無間於物我彼此便是得天理本原天理克周而無一息之間斷天理極致而無一毫之虛妄則仁在是而道不背矣

君子不求惟求仁而得仁乃其心也

人真知好惡舉天下之物安足以動中美官美色美味美宮室美衣服美器玩皆視爲外物等之若浮雲耳

爲仁之功省察於視聽言動之間謹於君臣父子夫

潛心語錄

卷二

十

婦長幼朋友之際審於出處進退取予之節慎於飲食衣冠寢興起居之下戒於喜怒憂懼愛惡哀矜之頃一一中節則仁在是矣

論天人

或問爲人先生曰未知天焉知人蓋人卽天人一理也欲知人必知天能不愧於人則不愧於天矣能一天人者知天能一人已者知人

凡發明心學者曰人心道心曰性情中和曰善惡好惡曰靜存動察曰窮理正心曰盡性知性皆是也然

不如合天人而一之乃爲切要蓋道之大原出於天

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皆合天人而言之也求其約不如常言所謂天理二字卽足以包之矣故或曰天命曰天道曰天心曰天性曰天德曰天秩曰天倫曰天爵曰天祿皆合天人而言之只是一二字便見天未始不爲人人未始不爲天該備而無遺者也

潛心語錄卷之二終

潛心語錄

卷二

十一

潛心語錄卷之三

論學

先生曰有天德而後可以至聖

人皆可為堯舜吾獨不可為堯舜乎聖人可學而至

吾獨不可至聖人乎貴自疆耳

執中達中皇極太極至善中庸其理一也特發之有

異耳

堯舜可學而至不是誑人蓋人性人心同初與堯舜

無異誠能全其性盡其心便是堯舜耳

潛心語錄

卷三

十二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此四句最好然要之只消二句繼往開來不過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也

心天地之心學聖賢之學道古今之道斯可以參兩

間而開先啓後矣

富貴貧賤死生壽夭聲色貨利不動於心固難然必

從容中道乃尤難也此惟好學盡性義精仁熟者能

之

近時人品高者亦只是資性近道學力到者鮮就是

聖賢亦是合下資性高克之以學問

有樣備者於理學儘有講明之功却無體驗擴充之

實終無得也

人有資性用事其純粹高明者固善不若更從學問

涵養踐履中來終有力造就自別

君子之學出於至誠入於至精妙於至神

欲看動時無差須在靜時無欠欲看行時無差須在

知處無欠

學不可乖異乖異則叛道而貽禍非淺

潛心語錄

卷三

十三

學者工夫不過謹於性情心術念慮之微喜怒哀懼

愛惡慾視聽言動衣冠寢興食息辭受取予出處進

退窮達患難死生之際涵養於平時察識於方動審

決於臨事則無適非道而效驗隨之矣

敬亦是四德五常中摘出一個下手做工夫字樣蓋

敬則純一純一則仁不純一則非仁矣敬則嚴密嚴

密則義不嚴密則非義矣敬則整齊整齊則禮不整

齊則非禮矣敬則明白明白則智不明白則非智矣

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乃聖人事聖人生知安行固

無次第如堯之欽明文思安安舜之濬哲文之宣哲其知行合一固然也若學者不能無先後之序故大學教人先知止而後定靜安慮能得以次而見而總結之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分明有先後陽明其作聰明大過者與

陽明又論盡心一節爲生知安行事存心一節爲學知利行事殀壽一節爲困知勉行事此亦其天資見地絕高處然以殀壽一節爲困知勉行亦未安非孟子當時立言語意氣象而朱註分析亦大拘泥愚意

潛心語錄

卷三

十四

以爲盡心知性知天乃聖人生知安行天道事蓋即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與知天地之化育意思存心養性以事天乃學者存養工夫人道事此兩節乃孟子發明聖賢天道末節却見聖賢是正學正道如此付殀壽於不貳終脩身以俟死命由已立而非異學他道求以長生故也如堯舜文王聽其百年孔子聽其七十三顏子聽其三十二而已敬則自無非僻邪僞之雜而至於誠矣故未有敬而不誠者亦未有不敬而能誠者也

身在此心卽在此事在此心卽在此精神專一莫非天理流行卽敬也愈嚴愈密是之謂篤恭事如是心亦如是表如是裏亦如是純粹真實莫非天理周匝卽誠也積中布外是之謂王道然敬則誠矣誠則敬矣

善觀化者善觀易也知化者知天

憂樂無日無之然後爲君子

曰私者非但貪財貪色賊仁賊義之謂也雖天理路上行有一計較虛假便是私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潛心語錄

卷三

十五

朋友之間孝慈別序信義之道本是天理若設於一毫計較一息僞妄便是私有未盡乎天理之極故明德在止至善惟文王能止於仁止於敬止於孝止於慈止於信無間然也精之爲言純也粹也至一不離之謂也凡用心不可以不精精之用大矣精意以格神則神格精意以感人則人感精意以理事則事理精意以窮理則理窮無適不然精則純純則妙妙則神矣人能慎獨乃真求道能慎獨斯爲君子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孰無之此仁義禮智之常情也而耳目口鼻四肢飲食男女之欲亦人孰無之亦人之常情也皆自降衷賦予中帶來而但有義理之性形氣之性之別而實未始不相須為用也若耳目口鼻四肢飲食男女之欲不失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正氣質之性亦何嘗不善只是溺於欲始壞其性有不善耳

得其性者造道終為渾淪反以力者造道終存渣滓苟力至而功等者固然矣力不足功差異者居多但

清心語錄

卷三

十六

君子立教必以聖人為必可學而欲人不懈於用力也

天之生人人之為人也其分自不同其事變自不一於不同之中而知其所以同於不一之中而知其所以一則必有以處之而使之各得其所自無嫌忌忿怨於其間矣

臨父母之喪父母之墓而至誠惻怛不能自己者情之真也臨宗廟之祭宮闕之朝而恭敬嚴肅不能自己者情之真也懈怠則非其情矣見子孫兒孩而慈

愛撫摩不能自己見人患貧窮而矜憐哀憫不能自己者情之真也慘忍則非其情矣推類之皆然此等意思不可不知須要常存得

心不能無感未發時寂然為靜然不妄動亦是靜感而遂通為動動而內照深沉存神默運於其間亦是靜然亦平素有靜養工夫至於動時加察動靜交相養始得

人之分自有尊卑親疎貴賤賢否之不同隨其分不同而常存同仁之念處之各當其可是則仁義禮

清心語錄

卷三

十七

智並行於其間亦合內外之道也

道以有言而明亦以無言而信無言而信堯舜是也有言而明孔孟是也

君子為仁閑居獨處枕衾寢卧不可違也

天理即在人事之中至道不離目捷之下在人自默識之

德至於無言其德斯妙教至於無言其教斯深故曰至德無言至教亦無言

每愛在室中暗處靜坐時存戒謹憂懼之意久之頗

覺有益

所得多在靜中動時所得皆受用乎靜中也而動靜一矣所行多出所知行處有得皆受用乎所知也而知行一矣

往往與人言必依於道而感發興起則在乎其人修德而無感動終是德之未至也惟真積以行之悠久以處之優游以待之其庶幾乎

君子出處進退各有攸當不同不害為同惟知者能擇之

潛心語錄

卷三

十八

論存養省察克治

先生曰省察必須終之以克治擴充而始之以涵養學問存養要純熟省察要嚴密克治要勇猛擴充要廣大

此心常存養本然天理即慎懼工夫到微微動念處便須加省察克治

此心初無事物應接未發動時只靜靜惺惺存養本然天理無一毫雜念待一發動時便省察有差失否一有差失便要克治

若事已往與事未來只得存養故中庸言戒慎恐懼不睹不聞此正是自己不視不聽未發動時存養工夫孟子言雞鳴而起孳孳為善雞鳴以前當寢則寢也雞鳴以後則存養省察克治工夫不可一時無也

潛心語錄卷之三終

潛心語錄

卷三

十九

潛心語錄卷之四

論持敬

先生曰人心惟在所養養心惟在主敬

日用間凡事主於嚴敬而寬裕從容以出之則所造者深矣

居常有寬廣灑樂之心胸有溫良恭儉之容貌有晬面盎背之顏色有從容安舒之氣象則所得深矣

聖學在持敬持敬主於嚴人情樂於放逸憚於嚴故不能持敬要之養不熟若養得熟持敬日久自然嚴

而泰不拘迫也

潛心語錄

卷四

三

大抵人於規矩禮法內便拘束禮法外便放逸惟其不便於拘束故不肯循規矩守禮法須時時儆覺把捉方得日久熟後自覺收斂容易所謂纒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也

論主靜

先生曰動靜自有先後又當知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靜互見不必截然分先後如喜怒哀樂視聽言動揖遜進退應接酬酢之類未發時固是靜已發時即

是動然靜已涵動之機到已發必以靜為之根所存主處便是靜所發見處便是動動中有靜也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人於日用動中亦有靜靜中亦有動非是截然分兩段事蓋存主處便是靜發見處便是動所謂動亦定靜亦定是也惟聖賢有養君子然後可以語此衆人則動靜各失其正

性合內外而一之也具於中則為體應於外則為用佛老以物為外惡其累已欲一切除之使不動於中

潛心語錄

卷四

三

故入于禪殊不知儒者之道體用兼該內外一致未發則渾然在中廓然大公已發則感而遂通物來順應曷嘗有內外哉故明道先生謂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朱子謂動靜如一內外無間是也

易言憧憧往來蓋言此心之不定也程子言無將迎蓋言此心之定也

人於動處多差却是靜處欠工夫然必於靜也天理存養之深密然後於動也天理發見之克周內外交脩動靜夾持則無適而非天理矣

日用間隨其動有百千萬而心自靜此動靜皆定也非深於道者不能

必主靜以深其根斯隨動以舒其華

心要放下令寂寂安閑到感物時便動隨事安排處置停當若云提撕處則別有工夫

伊川喜人靜坐蓋靜坐卽不睹不聞之時須戒謹恐懼乃存養事非徒靜坐也

論中和

先生曰靜有所養則動皆中節斯可以語體用之學

潛心語錄

卷四

三二

中和之德也

未發時則虛明已發時則溥當皆不容有一毫邪妄

斯有以盡吾心之量而學得其道矣

大學言誠意毋自欺是已發工夫中庸言戒慎恐懼

是未發工夫中庸工夫更密一節

中庸言戒懼而約之以致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是

未發之中自時中後皆已發之中也已發之中卽和

也已發之中卽是禮已發之和卽是樂虛以主諸中

直以應諸外此體用之學也

內靜而外動內存而外察內虛而外直內公而外溥
內完而外固此內外相益之道也知此則知所以自
脩矣內重而外輕內大而外小內尊而外卑內主而
外後此內外不相並之道也知此則知所以自立矣

潛心語錄卷之四終

潛心語錄

卷四

三三

潛心語錄卷之五

論道

先生曰大莫大於道道包乎天地先天而有後天而周所謂天地且不能違况聖人乎况萬事萬物乎道在天地其極矣乎劉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即極也

君子行道必自父母妻子始驗道之行亦必自父母妻子始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是教人下手

潛心語錄

卷五

二十四

做工夫實曾親體貼過蓋敬則凡事兢兢有所持循不肯一毫放過不敬便浮躁粗率故論語教人亦曰執事敬修己以敬曲禮亦曰毋不敬大雅亦曰緝熙敬止

聖賢歷履不失常道故曰中庸聖賢文字皆發明斯道故曰經

率以義理之性為道率以氣質之性非道此聖人所以有脩道之教

盈天地間莫非氣也有氣便有理自未有天地之先

及有天地有人物皆氣也氣乘乎理理寓於氣彌滿充塞無間即是道也是道也無所不至而莫測其至無所不有而莫測其有即神也即所謂無極而太極也中庸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天地未開闢之先與既開闢之後莫非一團氣氣便乘載得理理氣一袞出來化生萬物萬物各得之以為性認謂之道也天地且不能外乎道况人乎故人之一身莫非理氣妙合凝結變化而成然有此氣即

潛心語錄

卷五

二十五

有此形有此形即有此心此理此性此情此才氣有純駁故性有善惡才亦有長短善惡而其本然之性則未嘗不善也雜於氣質始分爾

日用間無往非道亦無往非易故一陰一陽以至萬象萬彙萬事萬物莫非道莫非易也

天地無心而無憂聖賢有心而有憂

論理欲

先生曰天理中亦有人欲人欲中亦有天理如孝悌忠信之欲適乎中是天理少過乎中便是人欲欲全

男女之欲出乎正是天理出於不正便是人欲
人不問賢智愚不肖貴賤皆有仁義禮智之性孝弟
忠信之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只性有純
駁心有通蔽故行有正邪倫有得失耳
人生則衣服飲食男女之欲死則衣衾棺槨之欲皆
不可無惟得其正便是天理而義不外是乎
純乎天理者大人復乎天理者賢人間乎天理者衆
人滅乎天理者小人斯與禽獸無異矣

論善惡

潛心語錄

卷五

二十六

先生曰善積於念慮之微而每形於事爲之著惡積
於念慮之微亦每形於事爲之著可不慎與
陰爲不善而陽欲爲善鬼神非獨怒之而且將誅之
君子非獨惡之而且將絕之

人於日用間自朝至夕由興及寢不可有一毫惡念
惡念一萌卽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
無善念善念一發卽擴充之使若泉達火然
凡事循理卽是敬天蓋天卽理也
欲爲不善恐負天地恐辱父母欲不爲善恐負知己

恐辱良友

論義利

先生曰後世道學不明宅心術者雜義利於毫釐志
事功者渾王霸於一途

好名爲人皆私意也世間豈有這等做聖賢君子底
人君子憂名好名喜名者小人也

爭利固是欲爭名亦是欲名利俱置之斯善矣
爲其所當爲無所爲而爲斯爲知道若有意於計功

希名徼福卽利也非義也純於義者君子涉於利者

者小人

利者非但大貪大欲一毫涉於私意皆利也

吾心當審其義利之機學者當嚴於義利之辨

論克己改過

先生曰氣稟之偏當克氣習之染當除

人於怒最難制於過最難改故顏子克己以二者爲
先而孔子特稱其好學也

每日克得一二分私意積累久雖不能純乎天理終
是私意少每日能減得一二分過堅忍久雖未能無

過亦可以寡過矣

有慚德而有慚色者不失為君子有慚德而無慚色者小人也有過而知悔過者不失為君子有過而不知悔過者終於小人也

潛心語錄卷之五終

潛心語錄

卷五

五

潛心語錄卷之六

論事君

先生曰精白一心以事君則可以格君矣

愛民即所以愛君乃為忠

居官早夜此心須在百姓身上周流一番而於窮民尤加意焉

平居一意在天理上居官一意在百姓上然亦不外天理

居官必思何者切於其身之利害何者切於其身之

潛心語錄

卷六

五

苦樂所欲如何聚之所惡如何去之無所不用其心

乃所以為仁民澤物之術也

士君子憂樂無日不關於心蓋斯道未得則憂既得

則樂斯民未安則憂既安則樂天下未平則憂既平

則樂

下無上則危上無下則孤上下相維尊卑相統貴賤

相臨所以立紀綱成治道也

人之立功名多是一節須於大本原處融會澄徹後

本末體用一以貫之無遺矣

吾每悔在台州未久而更書至不得久於其任以究平生也

論脩己

先生曰道無不在致謹於顯著易致謹於隱微難致謹於粗淺易致謹於細密難苟有志於道其工夫由粗及精由著及微不可少有間斷也

凡一言一動一語一默一出一處一取一與皆須有當然之則不可苟

孝弟忠信人道之大者固所當盡若視聽言動起居

潛心語錄

卷六

三十一

食息出入語默進退取予凡一切細微曲折處尤不可不謹子夏言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便差若

宋儒周程朱子便無此病

整齊嚴肅均平專一數字處處用得敬恕誠數字處處行得

事上使下處人要一恕字貫通

非獨恕之一字可以終身行之誠之一字亦可以終身行之誠必事事皆誠而無一事之不誠一事皆誠而無一毫之不誠乃為至也

養心以理立心以誠存心以厚以公以恕處事以義孟子自反及身之說殆發前聖所未發蓋人能自反則可以遷善而寡過即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之意也

中庸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孟子言躬行道不行於妻子看來行道必先驗乎妻子也深體之自見士不患窮患窮而無所養士不患死患死而無所得出處要分明取予亦要分明

寡慾以養其心集義以養其氣節慾以養其身節用

潛心語錄

卷六

三十二

以養其家

論待人

先生曰人能視萬民萬物為同胞一體則不忍以智先愚以才先不肖以貴傲賤以富欺貧以衆欺寡以強凌弱

扶持培植之於天下國家且然况鄉黨乎况宗族乎又况骨肉之親乎

近而閨門宗族鄉黨猶不能化畢竟誠身之功未至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又思舜之於象則

公之於管叔雖至親骨肉不能化似又當歸之氣數偏者蔽者克惡者無以感動之饑者寒者顛連者無以賑濟之奈何

朋友五倫之一不可以賢智先之驕傲忽之疑詐乘之忿怒侮之彼如侮我欺我忽我傲我我惟厚以自責寬以自解而已若彼有未善忠告而善道之可也君子當容人而不可為人所容寧受人欺而不可欺人

凶人可惡而亦可矜衆人皆在所愛而賢人尤在所
潛心語錄 卷六 三五
親異端可惡而尤可憫獨鄉愿可惡而尤可絕

潛心語錄卷之六 終

潛心語錄卷之七

論經

先生曰孔子教弟子以為仁孟子教弟子以集義孔子教人以立志孟子教人以養氣仁義一貫志氣一脉聖賢授受互相發明如此此其見道分明體道精深所以接道統之傳
易開物之書春秋救世之書又曰易原道之書書載事之書詩宣情之書春秋扶衰之書禮節目之書樂經無傳不無望於後儒庶幾六經之全也

潛心語錄 卷七 三五
禮記不可全謂漢儒附會如曲禮首四句亦何等精粹緊捷尋常說不到

禮記首四句脉絡亦貫穿儼是思正是敬也人之不敬者由於不思也思則敬敬則心定而辭亦安辭安則聽者感發觀者興起自足以安人所謂言而世為天下法出乎身而加乎民庸有不安乎然皆自敬中來也故君子不可以不敬

講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程子亦有是言大學乃脩己治人之方中庸乃脩己化人之方大學

統論綱目中庸細論功效然皆互相發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擇善固執大學之定靜毋自欺中庸之戒慎恐懼慎獨大學之仁敬孝慈信中庸之五達道九經大學之止至善中庸之中庸大學之身脩中庸之篤恭大學之治中庸之政大學之平天下中庸之天下細繹之實義相貫

大學中庸言道皆指道之在人易與圖書則指道之出於天與天地未判之先者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潛心語錄

卷七

五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夫子罕言命而易則言命也子貢少聞天道而易則言天道也易其微矣周子得之故發爲圖書

孔子教原憲以與汝隣里鄉黨乎則宗族不言可知矣

夫莫親於子也莫大於天下也堯不以天下與子而與舜亦莫親於女也莫貴於天子也堯不以二女配二姓而並配舜至德哉聖堯何嘗有一毫之私乎或

禱或受或釐降一惟天而已

天一日行一周明日又行一周日日如是故其體爲至健其卦爲乾上下皆乾健之至也人體天之健此心常天理周流不息無一時間斷無一毫私欲是能法天體乾也

伏羲畫乾卦上下六畫皆奇純陽之數本以象天文王繫之以辭彖曰乾元亨利貞蓋言天有此四德賦於人人亦有此四德人固兼上下而言而多重在聖人又重在君人之有天德天位者未遇則初九之

潛心語錄

卷七

五

潛龍九二之田龍九四之淵龍既遇卽九五之飛龍也故曰乘六龍以御天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作而萬物睹曰天有文明曰位乎天德皆指君而言君乃天之元子民之元后也而未遇已遇之臣下能體乾而有此天德則可以配天上而周孔次而顏曾思孟之徒是已學者可不法天之健以修其德業法天之時以審其進退而至於亢乃悔哉

民可使由之性也不可使之無學問窮理之工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亦云行之而不著習矣

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此又指學者而言

言不容易亦不容多也故孔子於言行往往深致意必對舉相湏言之如曰謹而信曰主忠信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蓋言必貴於行斯不為徒言也是則言本易而當求之於行之難行本難而不可徒事於言之易言不離乎行則言為有味行苟先乎言則言為有實夫然後是行也乃言也是言也乃行也言行一致蓋不在多言矣

潛心語錄

卷七

三十六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主敬也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慎獨也

文章與世高下如二典三謨洪範堯舜禹益皋陶箕子之文也其言古而與周易止下二經繫辭上下二傳文王周公孔子之文也其言敷而腴七月文王卷阿之詩周公召公之文也其言和而順諦觀之皆極有法則足以感人豈漢唐以下之所能及哉

潛心語錄卷之七終

潛心語錄卷之八

論人

先生曰人患色莊故孔子言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然必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斯莫能逃矣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做個大人模樣物格知致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則成個大人矣

潛心語錄

卷八

三十七

賊吏盜府庫民財而止得罷職充軍法亦從輕矣虧體辱身敗德喪名者不孝也竊位苟祿貪財虐民者不忠也

見利忘義者非廉也見義忘奮者非勇也
人生始則資天地之氣以生繼則資谷食之氣以養雖鳥獸魚鱉草木百物皆然有水食泥食者有沙食土食者有泉食雨食露食者有草食木食菓食者有蟲食花食葉食者有穢食糞食者之類各資其氣類其養也

天地間無一人可以少得以人治人以人事人如天子公卿大夫之下士農工商胥吏奴僕之類可少乎無一物可以少得以物資物以物濟物如梗楠松柏杉檜之外黍稷稻粱蘭竹桃李之類可少乎牛羊犬彘雞豚之外鶩鴨魚鱉之類可少乎無一器可以少得以器制器以器資器如宮室樓臺之外門壁几席書史筆硯之類可少乎要之各得其分各克其用而已惟君子爲能裁成樽節之也

潛心語錄

卷八

三十一

風從隙而射水從隙而入光從隙而透私從隙而起

隙之害大矣是以君子貴嚴密

中和之德中和之氣象最難得非體信達順不能

父賢難爲其子兄賢難爲其弟弟賢難爲其兄夫賢

難爲其妻官長賢難爲其僚屬

人容貌溫恭言語和緩步履安詳喜怒中節則所養者深矣

無私者天地無私者聖人學而至於無私者亦聖人

三代而下周程朱庶幾乎是矣

由然自得者必克然有得也

人以爵位崇高功名顯達而有喜心終是無養

明道真有顏子資質伊川彷彿孟子氣象故范淳夫以不二不遷爲伯淳有之陳瑩中自以不識爲愧而以葉公不識孔子作責沈文

邵子謂與人處降意最難先君亦惓惓以是爲教故不肖平生與人處未嘗不降意也而於賢士大夫尤加意親炙敬事之

人之親踈賢愚貴賤自是不齊要之皆在所愛之中乃見原頭一體之仁若兼愛無差等却又害仁

潛心語錄

卷八

三十一

朱子言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伊川叔歛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

孔子言伯夷叔齊爲古之賢人孟子言皆古聖人蓋

自孔子謂之賢亦可自孟子謂之聖亦可也後來周

程張朱資質造詣若在孔門亦當屬顏曾思孟之列

惜乎顏子三十二而卒大程五十四而卒其所造俱未究也

衛武公蘧伯玉皆晚年進德不倦故詩人稱武公爲

有斐君子孔子稱君子哉蘧伯玉二人皆已幾於道

矣

潛心語錄卷之八終

潛心語錄

卷八

四十一

潛心語錄卷之九

論事

天地生我山川毓我父母孕我先聖先師開我朝廷
養我鬼神相我四方賢士友愛我我其可自負乎所
以夙夜兢兢而不敢寧處也

俗言百姓朝廷之血脉朝廷非百姓何以成垂拱之
治總萬國之會故曰民為貴君為輕

於人事中而求盡天理乃所以法天亦所以事天也

吾年七十三幸與孔子齊而道德之高下淺深明滅

潛心語錄

卷九

四十二

則真猶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日月之於燭
火也可勝企哉

牛羊鷺鴨雞豚犬豕魚鱉之類使其自生自育固仁
矣然不能不賴以供庖厨奉祭祀宴賓客畢婚姻何
以終其仁乎山林草木五穀菓食之類使之自形自
色固仁矣然不能不賴以供爨燎備棺槨作器用充
衣食何以終其仁乎惟若湯之解三面網而祝孔子
之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孟子之遠庖厨數罟不入汚
池斧斤以時入山林食之以時用之以禮惟不忘吾

仁愛之心而已否則流於墨道姑息兼愛而反害仁
况天地本生物以養人而人賴生物以養仁豈偏枯
痿痺絕物禁慾敗度廢紀以溷濁人世乎

天地間人與物生生化化形形色色虫虫蠢蠢林林
總總飛飛潛潛動動植植莫非天命賦予之正然由
之不知習之不察必生聖賢爲之裁成品節匡直輔
翼所以參贊天地化育使之各得其所正其命也

伏羲堯舜禹文孔看來卽是天天不過假托其形體
而盡付之以成參贊化育之功用也此大聖人所以

濟心語錄

卷九

四十三

與天爲一湯武則修爲以復之聖亞一等便是大賢
如夷齊尹益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之輩然亦去聖不
遠又亞一等亦是賢人君子皆有功於天地有補於
世道也

君子之戒十戒急躁戒暴怒戒怠慢戒放肆戒浮薄
戒驕奢戒貪淫戒卑污戒奔競戒柔懦

樂有二有在內之樂有在外之樂衆人之樂樂在外
者也君子之樂樂在內者也內之樂仁義道德克於
內發於外晬面盎背心廣體胖俯仰不愧不忤彼此

無怨無惡何樂如之外之樂富貴利達快於前聲色
財貨滿於欲然滿則必傾盛則必衰其樂易淫易溢
也

塵世浮生滿眼紛紛擾擾逐逐碌碌誠爲可嗤然不
如此則又不成世界却賴有大綱常以維持之大聖
賢以教化之耳

家法不可不嚴閨閫不可不謹此修身齊家之要

吾每飲食不欲滿滿則惡之凡事物不欲亂亂則治
之凡几席筆硯書籍之類安置不欲敬邪邪則正之

濟心語錄

卷九

四十三

亦性然也

化行於閨閫道行於妻子然後可以言君子庶幾身
脩而家齊矣

禮七十居喪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將略其
喪以全易盡之年故吾於近時少出戶庭不與燕會
及遇功服之喪哀不毀者此耳

子孫之賢否盛衰無事於容心亦不能容心也
老年固不理事亦無事也間有事順應之去卽已仍
無事也

古人臨終猶不失其正如曾子易簣子路結纓是也然結纓者終不免於醢而易簣者終得正而斃其得失遠矣

從今無以報天地此心非天理不存凡事非天理不行從今無以報朝廷供役惟恐其後輸賦惟恐其遲從今無以報父母身恐陷於不義行恐淪於不肖從今無以訓子孫以忠孝存心以勉強修行以詩禮清白傳家如此而已

師衆也帥也不獨師生受業而已上卽下之師父卽

潛心語錄

卷九

四十四

子之師兄卽弟之師夫卽妻之師尊卽幼之師若已不正何以律人何以臨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間果何所取法乎故愚謂君父兄長丈夫輩實有師之道師之責焉

百行備謂之德百順備謂之福未有百行備而百順違者乎反是殆天之象定矣名不可盜盜名者必有殃

清白傳家士夫良圖

一有計較便是私故往往不欲計較而或有不能忘

者好仁之未至也好仁者無以尚之舉天下之物豈有能動其中者哉

好便宜者常人之情一能讓卽了好忿爭者常人之情一能忍卽了此亦克己工夫

事逆於心而適有以動吾心斯見其有進事逆於心而不足以動吾心斯見其有養

治亂與世消息而難得長治之日人才與世高下而難得全才之人

世衰道微風壞俗惡能救得數分亦莫大之功

潛心語錄

卷九

四十五

昔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誠行以承三聖今日吾輩當何如

盛中須懼衰亂中須求治自古聖賢處常遇變皆如此

富口上下有二坑口一值水漲官民人夫客商拽纜者往往墊溺至死每爲傷心若得當道君子或富家大戶有力仗義者勸置二橋以便往來亦平水土驅猛獸之功也

偶因二事輕易悔而嘆曰吾過矣吾過矣能嗣今而

猛省峻改猶庶幾寡過也

潛心語錄卷之九終

潛心語錄

卷九

四六

潛心語錄卷之十

左銘

先生題書樓左銘曰穆沕乾元二氣氤氳四德終始而人生焉形具性賦各正保合宜之固之天未始不為人人未始不為天性其性者聖也復其性者賢也昧亂其性者愚不肖也聖人樂天賢者畏焉樂天者憂世畏天者悲人視斯民為同胞舉萬物為一體是故立言為訓立德為範俾人仁其心宜其事人親其親人長其長博文以通之勝私以守之強力以成之底於丕變期於叶中而後已斯善事其天者也狃於憇惡而不耻安於固陋而不遷是自棄其天者也如夢斯覺如醉斯醒如戶斯闢如牖斯啓早夜憂勤潛心對越是謂得之是之謂人

右銘

題右銘曰凡人之生厥賦惟均萬物皆備其綱曰仁仁義禮智是謂天真隨感而發忠君孝親親親之外愛物仁民視聽不惡言動循循罔一或悖斯成其身萬殊一本妙化入神動乃斯變有德有鄰善不孤立

道豈憂貧方寸之間時識主賓一念不存即墮榛荆
欽哉懋哉以告斯人

心敬箴

心主乎中感而遂動惟直惟方允塞允恭心主于一
操而勿失昭事上帝小心翼翼戒慎不睹恐懼不聞
虛室生白大空無雲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周旋曲折
嚴肅整齊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洞洞屬屬捧盈跋躓
不容一物惺惺其悟不放一賊閑閑而固既澄其源
復謹其機知遠之近求顯於微動靜交養內外夾持
潛心語錄 卷十 四一
朝斯夕斯念茲在茲

答閑居問

先生閑居或問學告之曰學之道求諸心而已予之
所以教汝者亦求諸心而已蓋必先明諸心使全體
洞然各有以見其當然之極而不可易與不容已然
後隨事研精而力行之實踐之使左右逢源而一歸
於至當此善學者也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大學之
所以為教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中庸之所以
為教也博文約禮孔子之所以為教也明善誠身孟

子之所以為教也而其間節目次第備焉此古聖賢
之成訓亦已多矣若夫泥紙上之陳編而不求諸心
竊古人之糟粕而不體諸身則書自書身自身心自
心未及全收斂而已放肆未及盡瑩徹而已昏昧未
及盡勇猛而已逡巡未及熟踐履而已懈惰其何有
得於心乎是故學者無所見必求有所見有所見必
求有所得斯全體昭明妙用顯行而道在是矣不惑
不廢而道有得於心真善學者也以是而教人真善
教者也觀孔子之教至於予欲無言顏曾之學至於
終日如愚一唯而已則所教所學者益深矣矣侯多
言哉汝第深思之
潛心語錄 卷十 四九

答為人問

或問為人先生曰未知天焉知人問治心先生曰未
知仁焉知心蓋人即天天人一理也欲知人必知天
心即仁仁心一種也欲知心必知仁汝不愧於人即
不愧於天不愧於天則不愧於人矣故仁存則心存
心存則人存人存則天存矣汝其勉之曰治心有要
乎曰謹其所發防其所萌端其所趨底其所極念於

存省之時時提撕之步步照管之其庶幾乎日事天
有要乎日有順而不逆承而不違敬而不褻純而不
雜上下與之陟降左右奉以周旋幽顯與之對越其
庶幾乎女其勉之

附

論俗說

先生曰不孝非子不忠非臣不恭非弟不睦非親害
人自害豈能害人損人自損適殘其身闢狼是克徒
謹厚爲良民無耻可耻內亂亂倫何異禽獸空負衣

潛心語錄

卷十

五十

巾此言近但其實確論

論學說

先生曰讀書未聞道如未曾讀書道不遠人也吾生
卽與俱於心爲實理於形爲靈軀有物必有則一理
貫萬殊父子兄弟間臣友與夫婦至簡復至易入精
由入粗辨析極毫毛力行竭錙銖徹頭還徹尾無天
亦無吾得之於日用可以握化樞上則希孔顏下則
接程朱此善讀書者分明大通衢不知而不愠女爲

君子儒

卷之十終

羅東川公內稿

奏疏

曾孫文機重梓

大理寺右寺右評事臣羅僑謹奏爲因事納忠

以回

天意事臣聞人道和於下則陰陽和於上天人之際
精稜流通頃者一春不雨風霾累日

陛下憂天時之不順懲法網之大密特降

綸音俯賜原宥蠲連坐之法貫通卒之限上

告天地暨于羣神下敕百僚致齋九日而大學士李

內稿

東陽等條陳數事荷蒙嘉納事傳中外懽騰遐邇

咸以爲

陛下弘大造之仁愚民獲更生之路天意之回冀在

且夕而齋戒浹旬雨澤尚滯臣竊以爲天心仁愛

于徐冲蓋欲

陛下每事懲創擴克善端者也伏願

皇上鑒天意之有在勉君德之當脩事必法乎先王

動不戾乎人心允執厥中協于至和如是而天意

不回雨澤不時未之有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又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惟

陛下亮之夫先王視朝遊觀皆有常度故賢妃有雞鳴之告召奭陳卷阿之詩今

陛下視朝無常遊宴稍劇臨御之際或至日晏官掖之戲喧囂達旦殆非所以率羣臣而基大業也臣愿

陛下昧爽臨朝晡時還宮內盡雍雍之和外敦穆穆之化便殿則閱奏牘暇豫則覽經史宵旰圖治率以為常古者三公論道工師誦箴今

內稿

朝廷設內閣科道正以袞職之闕付之宰執時政之獎責之言官比年文法寢深誅求大急盜賊充斥白晝殺人百姓流移赭衣載道民窮財盡元氣索然羣臣聞之不敢言以為有科道科道知之不敢言以為有宰相宰相言之不敢盡而將諉之誰哉恐非太平之所宜有也臣愿

陛下延訪治道嘉納讜言凡政事之得失生民之利病與宰執商確於內許科道直言於外明目達聰無致壅蔽古者進退大臣皆有禮貌黜削之罪不

及大夫邇者公卿之間隨進隨罷先朝忠蓋耆年淵德如劉大夏者尤不免於竄戍夫既嘗掌司馬矣而又編之司馬既嘗主戍卒矣而又配之戍卒恐非所以待耆舊勸大臣也昔武王釋箕子之囚而天下歸心臣愿

陛下如前日敕旨就令兵部會同法司將其余充軍人犯通查上請斟酌放留以厭衆心使劉大夏潘蕃之輩皆得以生還故里狐死首丘一以彰聖朝明法之義一以昭

內稿

陛下保全之仁古者律以禁姦例以輔律我朝大明律并見行條事例斟酌古今至為精密比者法司議罪比附深巧溷瀆

聖聰臣愿

陛下敕法司今後問刑止依正律照常例如果情重律輕奏請定奪仍乞如大學士李東陽所議早乞敕三法司將正德年間條例查照開具議擬歸一請自

聖裁永為遵守夫行是數者而無疑則和氣薰蒸災

青潜消天意可回兩賜時若民物安阜實宗社萬
萬年無疆之休也而行是數者其本又在於

陛下之一心耳蓋人主一心萬化從出故董仲舒曰
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
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
於正而無有邪氣姦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
時羣生和而萬物殖五穀熟而山木茂凡以此也
然正心之要又在於勤講學以致其知大居敬以
專其內親君子以養其成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

內稿

四

不療今日收獎如服藥然藥不力則功不收奈何
臣自分庸醫而又無良劑也詩曰殆天之未陰雨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日防患如護巢然防不密
則巢不固况天下大器也臣父子四朝食祿受國
厚恩愛惜預防可以不如鳥乎是以切葵藿之傾
効犬馬之力以報

陛下而無所忌諱也臣備員法從甫近三載每懷不
職之慚又懼出位之罪獨以平獄一事乃分之宜
恒欲爲

陛下陳之而多病因循舉而復止茲幸

聖心開明大賜矜恤適愜素望復何容喙第以一時

雨澤不敷和氣未洽上厯

聖慮故情激于中偶及此耳臣愚傾一得罪當萬死

伏乞

聖慈采納俾天下後世仰

陛下納言之仁而小臣得免冒言之罪實天下之幸

也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爲此具本親賫奏聞伏候

內稿

五

敕旨右謹奏聞

正德五年四月初一日大理寺右評事臣羅僑本

月初九日奉

聖旨朝廷脩舉新政有言事當理的卽與施行不魯

禁塞言路羅僑這廝奏稱劉大夏潘蕃等克軍要

行釋放出位妄言虛文無實好生輕率朕聞自古

二帝三王之治無不賴賢良之臣輔佐舜之治得

五人周之治有八人武之治亦有十人堯舜亦有

水旱爲災四凶之惡是孰之過也今朕所行敬大

臣體羣臣乘遠人凡事不可眩亂今羅僑陳言不
過實意在國護朋黨壞法陷君謀國要名舞文弄
法而已今詳喚我歷朝至今將壞極矣治亂斷是
臣下所致令各省重托巡撫如都御史布政府州
縣但居官的恣意重徵剋害以為身家之計似歷
年該徵歲辦錢糧各省拖欠數十萬來聞為官一
人上為國家下為生民肯進一言奏寬不過朋比
交征如劉大夏潘蕃重托兩廣通進土官岑濬等
叛逆拒命貽患地方如錢銀等項則鉅米魯抹估

內稿

六

叛逆將閩鉅拿去凌遲楊友麟獲送出朋黨枉直
糾劾反將閩鉅男送監讀書似此有傷和氣今劉
大夏依法本當重刑今從寬發遣若從所奏必
自壞成法而後已若有罪不罰有功不勸何以為
制度今羅僑奏要釋劉大夏之罪有何所補予一
國家之治不過選於衆心朕自登極以來親覽數事
科道為耳目之官不過復私恩私讐害忠直良善
擅權而已無補於

國家軍民一事累奏盜發庫藏空虛似科道任良弼

等將歷年在庫歲辦錢糧假作放支文武官員俸
季包攬內帑一空朕恩在眼中有大學士劉健謝
遷戶部尚書韓文等要求王岳范等徐智倚諫言
為由要各希圖入閣又兩進閣內果因何事於臣
下數日遍朕淚下連日驚收寢食不安孰知略見
這等為官的似大學士劉健謝遷恣意開條妄為
朋黨為賢良方正要進三人亦有不可枚舉如錢
鉞交結玉府抵換糧米欺罔害民似各邊巡撫巡
按都御史管糧郎中等官假意招商支用銀兩開

內稿

七

中益引為由十無二三充給邊用見今各地方很
俱事事乖方不能盡述似這等蒙蔽並無一人肯
進言事都是近年大臣為官的多有為公廉盡職
務豈有不洽今羅僑所奏恁禮部便會官看了
欽此 正德五年四月十三日禮部尚書白鉞等
覆本題臣等伏觀
詔旨歷叙前代致治之要述歲積弊之由與夫諸臣
之罪狀仰見

聖聰之洞鑒無遺非臣等愚昧所能及也至於帑藏

之空虛錢糧之拖欠軍民之窮困是皆臣等不職之所至欽誦再三不勝惶恐待罪之至及看得劉大夏潘蕃俱受重寄不能深謀遠慮安靖地方逼迫土官至於叛逆已蒙

聖恩從輕發遣今右評事臣羅僑奏請斟酌放留一節是以區區之臆見而欲要諤諤之虛名况其餘所奏多屬浮詞仰藉

聖明不卽誅斥誠天地好生之洪造也所據羅僑狂妄之罪固無所逃但臣等未敢擅便定奪伏望

內稿

八

聖慈曲賜矜處緣節奏欽依恁禮部便會官看了來說事理謹題請

旨 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羅僑這廝身為法官專理刑獄不務本等職業率意妄言浮詞無據欲將犯羅僑發遣輒行放免顯是輕浮淺露沽名要譽不諳

朝廷事理卿等說得是係會議羅僑既欺罔之罪固無所逃姑存大體見今江西人不純厚地方盜劫未寧人多不尚禮義乖詐萬端將羅僑改爲教職

差回原籍教化本省愚頑地方寧謐奸頑向化風俗果變得宜聲譽有聞還着鎮巡等官奏來起用欽此

內稿

九

羅東川公外稿

行狀

曾孫文機重梓

東川先生者吉水鄉先生也先生居富溪姓羅諱字惟升生天順壬午十月二十六日幼有奇名六歲偶文句應聲成十二通文詞是時父通判君為南京大學生先生因業大學中閉戶誦習貌甚莊諸大學生見之呼為小先生長為邑弟子員有文聲時南昌大學士張元禎以道術鳴先生往從之居半載不窺市歸家受生徒輒以收放心為宗於

外稿

十一

是行輩率稱先生古學云乙卯舉鄉試明年試春官因覆車失期為南雍大學生祭酒劉公聞其名尊禮之已未登進士省親歸癸亥受廣東新會知縣新會東廣劇縣難治先生治尚風化謂學者靡靡章句無本實而專內業者輒目為異物甚悖於是表陳獻章所為言詞行事令學者誦法陳氏朔望具衣冠坐學宮講論不輟諸所行罷多做前哲事三年民安之已巳除大理評事是時閩人劉瑾擅威柄毒人命先生以庚午歲早上封事其略曰

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今日夕齋戒而兩澤尚滯臣竊以為天心仁愛未已也夫先王視朝遊觀咸有常度故賢妃有雞鳴之警召奭陳卷阿之詩此所以敦穆穆之化也今

陛下日晏不朝戲狎羣小殆非所以基大業矣宰執諫官者將以輔政通蔽者也今文法大深誅求大急盜賊白晝殺人流移載道元氣竭矣而宰執諫官噤不為語安得不致壅蔽為大患哉是以黥劓之刑上於大夫竄戍之罪加之耆舊如尚書劉大

外稿

十二

夏忠盡置之行伍都御史藩蕃謫遠幾無生還

陛下置而不問是果勸大臣之道哉

先朝律例裁酌今古咸足以禁奸而比罪往往比附深巧隱中善人竊臣之所不忍也詩云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日防患如護巢然防不密則巢傾天下固大器也愛惜預防可不如鳥乎當是時劉瑾肆虐威道路以目無敢言時政者先生疏上瑾意疏語隱約咸切有所指將處以極刑得大學士李東陽力解免官歸其年秋瑾敗於

是御史凌相上疏謂評事羅僑燭事幾於未露過
氣煽於方張君子之所難也宜大用以勸忠直明
年復大理評事病作復告歸又明年喪母與伯兄
禮居年三無辱喪云已卯寧王宸濠反都御史王守
仁起兵討之聘先生居守吉安濠既擒王奏功疏
先生名而前後臺諫亦交薦辛巳今

上卽位召先生先生感激就道數日檄至擢台州知
府先生自辛未病告家居十餘載蔬食讀書於公
府無所干謁及治台摧奸惠良興學禮士愷悌下

外稿

十三

民歲時循行阡陌舉冠婚喪祭禮教民布衣張尺
賢者也延之上坐訪民間疾苦尺具以所聞對乃
爲尺置僮僕給侍於是台人多感悟云台戍衛廩
各部餉米守漁利其中卽溢取齎出入覲又輒
治裝培民先生首除羨餉而入覲自給無它與於
是吏部上天下守令取以先生治行第一

欽賜襲衣醴旌異之癸未二月巡撫 都御史姚

鏞奏云人君之道莫先於納諫人臣之道莫難於
進諫諫固難也而勢又難者則獨處雷霆之下與

首擊豺狼之橫者也臣聞

武皇臨御八黨擅權實逆臣劉瑾爲之魁也故尚書
韓文伏闕倡言旋遭斥逐其後敢有嬰其鋒者乎
而給事中劉滄復言之矣而評事羅僑繼言之僑
之後竟無聞也是所謂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
狼之橫者也今遇聖明首宜獎擢風天下矣然滄
知長沙僑知台州皆常調也夫以懷忠盡節之士
而待以常調人將何勸臣伏悲之四月擢廣東左
叅台人號呼留之不得強脫靴去於是郡縣咸立

外稿

十三

去思碑甲申先生至廣分守嶺西道是時西山諸
賊猖獗先生設擒捕法多斂八月卽上疏乞骸骨
棄官歸總都御史張嶺巡按御史熊闌奏曰叅政
羅僑學靡詞章志趨道義劾權奸而直氣不回遭
擯棄而貞節益堅誠未可據聽其去也先生乃復
上疏詞旨哀懇而

吏部移檄以先生忠貞在朝廷循良在郡縣且引
年乞休於故事未協使者促行甚迫先生不得已
復至韶州回以疾辭於是總督御史盛應期疏其

羅東川公外稿

墓銘

曾孫文機重梓

嗚呼此為東川羅先生之墓與李安人合葬在所
居符溪南半里許蛇形岡上先生諱僑字惟升舉
弘治己未進士令新會陟大理評事以言事罷歸
尋擢台州知府進廣東左叅政有官稱矣而學者
尊其行誼率稱東川先生云上世曰必先宋季由
廬陵大安徙安鄉再徙今吉水富溪曾祖友順富
而好士祖聲振精易學屢薦辟不就父穎世其業

外稿

二十六

後判太平府有惠政先生韶亂從父肄業南京大
學中閉戶誦習貌甚莊諸大學生見之歛容呼為
小先生長為邑弟子員有文聲聞學士張元禎以
道術鳴負笈南昌居半載不窺市歸家受生徒輒
以收放心為崇於是行輩率推重焉新會廣劇邑
難治治獨尚風化朔望坐學宮稱述古道義以勵
學者表白沙陳獻章言論行事令相率誦法之匡
山在治境歲泛海祠舉祭復新其誌諸所行罷多
倣前哲事為廷評闈人劉瑾竊威福毒人命道路

以目無敢言時政者先生因歲早上封事指切時
政其略曰先王視朝遊觀咸有常度故賢妃有雞
鳴之警召奭陳卷阿之詩今

陛下日晏不朝戲狎羣小殆非所以基大業矣宰執
諫官者將以輔政通蔽者也今文法大深誅求大
急盜賊白晝殺人流移載道元氣竭矣而宰執諫
官噤不為語安得不致壅蔽為大患哉是以黥劓
之刑上於大夫竄戍之罪加之著舊先朝律例裁
酌古今咸足以禁奸而比罪今往往比附深巧隱

外稿

十七

中善人竊臣之所不忍也詩云殆天之未陰雨徹
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日防患如護巢然防不密則
巢不固天下大器也愛惜預防不如鳥乎疏上
待罪朝房素所往來者皆閉門自絕獨開化方豪
以進士臨海陳經以吏旦夕營視瑾怒將處以極
刑會有安化之變得免官歸其秋瑾誅御史凌相
上疏請大用以勸忠直明年復評事

武宗見其名嘆曰是嘗作五百字說我者乎乃復以
亮歸寧藩之變都御史王守仁仗義吉安聘先生

居守濠既擒王瓠功以聞而前後臺諫亦交薦
上新嗣位遂起知台州摧奸惠良興學禮士歲時循
行阡陌舉冠婚喪祭禮教民聞布衣張尺賢者也
延之上坐訪民疾苦爲尺置僮僕給侍復爲遜志
方孝孺建忠節祠置祀田台成衛廩各郡餉米前
守每溢取畜出至入覲輒治裝培民先生首除羨
餉而入覲自給無他與吏部上治行爲天下第一
欽賜襲衣牢體旌異之都御史姚鏌奏曰八黨擅
權逆瑾爲魁故韓文伏闕倡言之旋遭斥逐大夏

稿

六

忠蓋不屈至謫行伍其後敢有嬰其鋒者乎而給
事劉荏復言之評事羅僑又言之僑之後竟無聞
也是所謂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橫者而
槩以常調待人將何勸於是廣東左叅之命台
人號呼留之不得強脫靴去郡縣咸立去思碑西
山諸賊猖獗先生設擒捕法多歛避民方倚以爲
命而以引年上疏乞骸骨竟棄官歸都御史張楷
御史熊關聯章留之吏部移檄以忠貞在朝廷循
良在郡省且引年乞休於故事未協使者促行甚

迫乃不得已至韶復上疏懇乃得歸請先生自告
病家居十餘年疏食讀書於公府毫無干謁喪母
索安人與伯兄禮居三年無辱喪及歸自廣杜門
謝客日對書史著潛心語錄探索理道謂學須寡
欲寡欲則心中無事故食無兼味家無奇玩事伯
兄終身怡怡宦歸囊篋不私異歲獲贏分給諸族
時聚謁每以孝友訓故終先生世家人鮮造教令
長子卿谷坪李安人出次子宰濟寧余氏出卿子
懋咸不辱志吾友羅洪先曰儒者之學至近世鑿

外稿

十九

裂已極先生獨遠探玄覽日求上達雖綜旨或異
砥礪自密自少至老凝然樹奇履坦無滋浮蔓而
事功宏偉可不謂志士君子哉守益之先君易齋
大夫與先生同舉于鄉每稱高風峻節俾有所師
模及講學青原山中先生示以至誠至精藥石之
功圖几杖以請而以甲午九月五日端坐卒矣乃
偕同志吊拜其家則孤待客以素食無肉及酒詢
諸司賓謂先生未病時於書室密作蠅頭字藏家
禮中及遭喪啓視則自始喪至歛葬祭奠咸斟酌

有尺度諸孤遵守罔敢違嗚呼是可以占先生隱
微矣法宜銘

銘曰猗洞視于千古今挺然其的之正志而直體
今夙夜其惕之君民一體今孰云逃之盡瘁以求
芻牧兮惄然戚之虎豹信信今剗刃而擊之嗟魚
鱉之日遠兮莫由覲之拜封斧以陳辭兮來者其
迪之

嘉靖丙申歲仲冬月年姪鄒守益拜撰

外稿

三一



鳳川子克己示兒編

〔明〕劉良臣撰

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
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
九五毫米寬二六〇毫米

克已示見編叙

明有隱君子鳳川先生者嘗出而仕倅府
矣已而棄官養親於洪河之濱父母熙熙
爾昆季愉愉爾子孫顛顛爾先生安而樂
之曰是不逾於仕乎暇則涵情性於書史
狀煙霞於詠歌寄興致於厓壑或絲而彈
或觴而飲或友而叙陶如也至其範模後
進爐冶生徒闡蔽靡迷疊疊不倦穆其高
風者遐邇馴淑先生之德之施也其博洽
矣哉行化之餘纂訓言紀賢行洞世幾徵
物變極人情之淪沒約至理之曠途著為
一書名曰克已示見編嗚呼先生之已不
待克也言語食息動符庭訓見不待示也
書名茲者殆謙已誨人之意歟書成百里
馳价疊示雲笈命淳為叙淳受而讀之已
而歎曰先生學博故其識高其心公故其

言悉其思切故其理精其涉世也久故其
議也當易而弗詖也激而弗削也物而弗
肆也典而弗誣也究之可施敷之可化推
之可乎動之可準被之四海垂之億代家
不可不有人不可不誦雖與晦翁之小學
匹勛肩勛可也豈可與尋常述作寸尺之
哉芮城令白公用德治邑特重先生欲壽
粹以公於世然則先生之道行將覃天下
澤後世矣佑成起助豈獨私我河東後覺
云

嘉靖丙申三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戶部雲南清吏司主

事澹泉張淳甫伯初謹叙

克巳示規編序

劉子鳳川既家食絕意世事惟著述焉攸
寓書且成乃以示余余曰有是哉子之善
也古今人立言著書亦多矣然可傳者無
幾即傳矣關世教者亦寡然則言固不徒
立也亦唯其可傳而已矣細讀先生之書
大都皆切於人情明於世故其言愚夫愚
婦之所知而其至則聖人天地之所不能

克巳示規

三

盡噫雖傳之天下後世可也余嘗有志於
是而未之能觀於此書顧不重有感於劉
子耶劉子芮產也名良臣字克卿號鳳川
學者稱鳳川先生弘治辛酉鄉舉歷官揚
州平涼倅已而勇退林下云

嘉靖乙未小春之望

賜進士第知芮城縣事東川白世卿書

附錄

程權

孝弟堂訓

鳳川

卷上

鳳川子劉良臣出倅兩郡奄踰八載考績西歸
倦意北上葺弊理蕪戲菜子之衣督任柳氏之
約誠獲孟三樂永矢弗諼誕直佳日乃奉二親
坐孝弟之堂捧觴稱壽白首青衿翁翁愉愉乃
舉酒告曰予弟子姪子子子孫悉聽予訓維我
劉氏系出陶唐因封受姓代有顯人隨會遺裔
散居關陝迄河中君肇有家於芮載籍廟下僅
二百稔厥業惟農厥財匪充豐無踰千金畜靡

孝弟堂訓

乙

至凍餒中遭多難我父母無攸居乃依外氏卜
居於茲爰讀爰耕期胥勤胥力以永保厥家乃
建茲堂越三十載若知予名堂之義乎古人有
言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
帝如堯舜蓋性踐形履垂範於千古惟孝弟降
及邦君及卿士及庶民罔有克孝弟而弗興亦
罔有弗克孝弟而弗殞嗚呼矧予與爾柰何弗
胥誠於孝弟顧瞻斯名必恭敬止母視曰無益
母諉曰無傷允迪訓匪予良惟予父母之德弗
率訓乃遺父母羞蓋重予一人之愆古人有言

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善莫大於孝弟欲為凶人乎不善亦莫大於匪孝弟家之升降在茲天之視聽惟人勗哉小子惰四肢棄三物私財貨悖天常逐時遷業怙勢陵人犯上虐下踈內悖外崇偽縱奸違禮背義有一於此為凶德其胥勗哉言有章動有禮肄業精修職謹入恭出敬崇儉睦隣忠君信友尊德樂義官循良謀慮深遠信能行此為吉人其胥勗於惟典常六經孔彰進德入道之門有家終身之用惟小學惟家禮若啓蒙予竊有克已示兒編爾克勗乃惟劉氏之良斯亦無不於先人家其永享於休爾勿勗乃非吾族家所不索其門爾籍任爾之無俾登我堂以汚亂我譜嗚呼尚胥慎聽之哉

鳳川子克已示兒編

正心第一 持身第二

居家第三 理財第四

明經第五 接人第六

崇禮第七 治官第八

識微第九 歸田第十

夫心者身之主也心不正則無以檢其身欲克已者莫先於正心故首正心而持身次之身者家之則也正身斯可以正家而萬事萬化之所從出也故居家次之人生日用莫急於衣食衣

食不足不暇治禮義也故理財次之讀書窮理所以廣教學也斯事有持循之地矣故明經次之然見聞不可以寡陋問學必資於親仁則接人焉接人則大而朝廷上下小而鄉族里鄰外而師友主賓內而父子兄弟違於禮不可也故接人崇禮又次之禮義備而人道盡矣由是可出而為世用也故治官又次之事雖未形幾則已著吉凶之至皆起於微履霜之漸不可不謹也故識微又次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故以歸田終焉作克已示兒編凡十篇

正心第一凡八條

心天君也四肢百骸其臣僕也一念之發理欲
 分焉君失其道臣竊其柄視聽言動即入異途
 遂至夷狄禽獸之歸而本心亡矣嚴乎慎哉
 理欲之分如兩敵然此勝則彼負此負則彼勝
 間不容髮能堅吾營壘嚴吾號令精吾器械明
 吾旌旗庶不使彼投間而入以取敗也禮義廉
 耻營壘也格言成訓號令也施為作用器械也
 耳目口鼻旌旗也神明之舍則主帥焉
 為學之要在求放心求放心之要在於持敬能
 敬則常加提策而整齊嚴肅心不放學日進矣
 喜怒哀樂愛惡欲人情所不免也而怒欲為甚
 一動於心而失其正則身不能檢矣發動之幾
 豈可以不審乎好惡之端豈可以不誠乎
 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聖
 賢存心檢身之要精切用力之地也若能主敬
 於內此心常存而虛靜專一則見理真切群邪
 退聽至動而應事接物自能審察理欲是非合
 宜而順理則内外交養靜亦靜動亦靜物有不
 能挽亂程子指水 謂尹和靖曰清淨中一物

不可着纒着物便推動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清心寡欲安分養恬任其自然一毫外慕便入
 荆棘險阻之區關尹子曰小不制而至於大大
 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
 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士農工商古謂四民恒舉其業不遷於異物皆
 本諸心士子之進修農夫之耕穫工商之執役
 若心不正大而專事利欲不補實而專尚高虛
 不深遠而苟且淺近不專一而厭此慕彼則巧
 詐妄作怨尤矜肆於得失之間皆惑也何西疇

所謂富見因求官傾貨汚吏以賤貨失職初皆
 起於憚其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者正此謂
 也

薛文清曰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
 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
 常使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
 矣是正心莫要於讀書也胡敬齋曰趨向正的
 人方好讀書若趨向不正讀書適以濟其奸惡
 是讀書必本於正心也必如大學所謂欲正其
 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

格物則二先生之言始相為用而不相悖矣

持身第二 凡六條

萬物莫貴於人人莫貴於身德以潤之道以成之名以顯之位以尊之服以華之食以養之居以安之傳以永之凡所謀慮營為皆為身也不其貴與知貴其貴則貴矣失貴其貴則賤且辱而敗亡至矣持身之道寧可輕且苟哉

貧富貴賤吉凶勞逸其在於身也繫諸天力能勝貧謹能勝禍其所修為也繫諸人若藉前人之富貴而縱肆無忌便一己之安逸而不能自

九

四

強則貧賤凶咎隨至矣苟慕富貴厭貧賤非道非義苦思勞形辱親屈己以相求雖苟得之失身亦大矣况役役營營而卒無所得者哉身可苟失乎

好惡取予不偏視聽言動不私由勉而安克難為易則身不陷於不義矣

事親守身吾之大本本不端上而父母不能悅下而妻子不能率雖諫誨諄諄威嚴懍懍亦不能行矣家子曰家無賢父兄則子弟不聞正論家無賢子弟則父兄不聞正論聞正論而不觀

正事遵正行則所令反其所好父兄子弟其肯從乎

寡言所以省謗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寡欲所以保身所謂母勞爾形母搖爾精乃可以長生也謹威儀尊瞻視所謂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也

司馬溫公曰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之親我虛己以聽人之教我恭己以取人之敬我自檢以杜人之議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容忍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侵我警悟以

五

五

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人之詈我危行以銷人之鄙我靜定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游藝以備人之棄我勵操以去人之汙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洞微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敝端切須勿始於我凡事無但知私於我聖賢每存心於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林和靖曰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形不勞則怠惰易弊身不憂則荒淫不立故逸生於勞而長休樂生於憂而無厭審若茲則

人我各得其宜心身各得其用而碌碌者無所
騰口也

居家第三 居七條

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不偏好惡不昵慈愛仁以
育之義以正之禮以繩之智以別之信以實之
無難處矣

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友兄弟無不孝且友矣
推處妻子之恩役僕隸待隣里無不慈且睦矣
以整齊嚴肅為則則瀆慢不生法度立倫理正
矣以和順忠厚為教則情愛洽恩義篤無胥戕

矣

齊家之道以剛為主剛則不陷身於過不牽愛
於私而分定事行家眾始者不堪終必得益易
家人卦所謂有孚威如終吉也處家之眾以忍
為先忍則小利不動小過不計而彼此含容始
雖出於勉強終必可喜張公藝九世同居所以
書忍字百餘也

別男女正名分理家之大要也分勤惰節勞逸
使人之要術也均衣食溥慈愛御下之正則也
男女無別則人倫不明禍莫大焉名分不正則

上下無章惡莫大焉勤惰不分則不能勸懲勞
逸不節則成功難責而威令不行矣衣食不均
則怨謗交作慈愛不溥則骨肉離心而內變將
作矣日守曲禮六 居 學之訓正嫡妾嚴內外
則男女別矣於長幼尊卑出入之間謹言行崇
敬讓則名分正矣分之以職授之以事明賞罰
均班次則人心胥悅勤勞者勸而惰逸者畏矣
食之精粗衣之美惡量大小依時節使各得其
欲雖豐儉隨宜而恩愛自周矣

婦者家之所由盛衰成敗者也其重與子之賢
不肖相若而才雄之子為其所累者多矣世人
但知教子而不知擇婦惑之甚也雖天子諸侯
之興衰未有不由於此助之得失况其下者乎

凡議昏者必如司馬溫公所謂察其性行及家
法何如不可苟慕一時之富貴而輕娶驕傲妬
悍之婦亦不可苟安一時之貧賤而勿擇勤儉
孝敬之德若或兩面二舌飾虛造謔務口腹事
冶容好遊談懶生理崇侈鄙儉傲上輕夫離間
骨肉交構婢僕竊盜放蕩懦弱無能有一於此
即為凶德而喪名敗家無所不至矣入門之

即嚴訓之訓之不悛即出棄之毋溺私愛至察掩而不忍母瞻前顧後而不決不至四十無子不得畜妾畜妾亦不得過多人而至此皆為甚不得已不得已而以如不得已處之家之吉也兄弟於必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不相須聖賢告戒詳且明矣聽婦言爭財債相踈薄者滔滔也胡不謂其妻子曰我今衆子皆兄弟也他日有不如我者乎庶幾免夫

方正學曰為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為本以尊祖睦族為先以勉學修身為教以樹藝畜牧為常守以忠義行以慈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能寡過則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又豈有他道哉

理財第四 凡七條

理財之要勤與儉而已矣勤儉之宜中與正而已矣蓋四肢一惰則百務無成放僻邪侈隨至矣故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也用度一侈則百貨不惜鬻產辱先無忌矣故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夫勤儉固為美德然過勤則終歲勞勞輕身徇物過儉則計較分毫而褊急可惡也

以中正為則可焉薛文清公曰夏葛冬裘飢食渴飲朝作暮息之得其正皆時中也正此謂也若當裘而葛當食而飲當息而作其得為中正乎

奢濫者耗財之媒人皆知之貪吝者害財之火人鮮知之蓋貪即生吝吝則常用不用所謂惜小費而不能成大事吝極必貪貪則不當取而取所謂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貪吝之害不尤大於奢濫者乎

菽粟布帛人之切用也金珠綺繡世之珍貴也寶人之切用勿以年豐物常而賤之輕世之所貴勿以珍奇異麗而尚之第舍田園亦須量力起置勿貪多闢靡耗正財以驕惰子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貧家有五蠹而凶荒不與焉子弟游手也交結菲貴也好鬪訟也逐時尚也厭常而務異也富家有五懿而理財不與焉上下相親也職事各勤也樂農田也務實學也守常而尚德也去蠹存懿其庶幾乎

財不可不積也積多必思所以散之以濟不足
 勿專利以傷吾之義積不可不散也散餘必思
 有以存之以備不虞勿好名以傷吾之仁
 四民莫苦於農亦莫樂於農何也祈寒暑雨沾
 體塗足晏眠蚤起苦骨勞筋目維草萊耳絕絲
 竹友牛羊而栖山坂一日不到一足不臨不失
 天時則失人事人力可假而不可托苦孰甚焉
 時和年豐地饒力至麥穀果實困盈倉積績紡
 備具豚鷄肥佳不履市井不越河山父兄聚首
 妻子團圍輸租供役會友睦隣歲晚功休擁爐
 閉戶術術春溫樂孰大焉宣曲任氏家約非田
 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
 壽張樊重欲作器物先種梓漆積以歲月皆得
 其用賈氏齊民要術曰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
 產不肥鞭之可也拖落不完墻垣不牢掃除不
 淨咎之可也此皆務農理家之法也引而伸
 之時而宜之則又存乎人焉若夫輕薄子弟狹
 小先業周公所謂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崇侈趨榮視末為本好逸惡勞園難於易高談
 營利袖手取息雖幸起家富溢鄉邑君子所羞

為也苟登仕貪污不顧名檢剝民盜官以驕妻
 妾誇里閭者又烏足置諸齒牙間邪

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
 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鶴林玉露曰貪淫
 之過生於奢侈儉則不貪不淫可以養德人之
 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長久之理可以養
 壽醉濃飽腥昏人神志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
 無滓無穢可以養神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
 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可以養氣能
 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理財用財之道無餘蘊
 矣

明經第五 凡十一條

天下之理五經載之盡矣天下之事五經處之
 至矣諸史則成迹百家皆緒餘也一經不通則
 為偏學一經精通可互參考四書五經如四時
 五行四德五常缺一不可也古人窮經專門名
 家餘經非不通也但力殺於本經為所掩耳
 讀書貴勸尤貴誠誠則心志虛明義理易見章
 句易熟而勤可恒矣不誠則心馳於外懈惰荒
 寧之病作放僻邪侈之心滋悠悠歲月雖得之

必失之况未有所得邪

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縱學亦多踈忽意肆不能耐久鈍者志篤功深多至成就昔人所謂走之疾也不二里而止步之遲也過百里而不上卒能至其所止是也書須熟讀成誦靜定精思讀而思思而讀未有不得者也若粗心苟且畏難厭煩而能有成者鮮矣晦翁曰未熟快讀足遍數已熟緩讀思理趣又曰聖賢之言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董遇曰書念千遍其義自見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

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

讀書貴精不貴博貴勇不貴貪徒博而不精則無一理一事之融暢弗勇而貪多則堆積阻礙之無得故欲博也必求其精則博非徒博矣必貪也必致其勇則貪非徒貪矣董力循資定以程限慎始克終一字不苟讀時如昔人作相計讀訖一板則焚一板示不再讀不可草草自恕留俟後日更作區處精勇之功莫大於是及時而學固是美事不幸過時雖曰勤苦難成然既覺悟便須踏定跟脚勇往直前功倍志堅

鳳川子克己示兒編

終必有得昔甯越苦耕而後學人休不休人卧不卧欲以十五年成三十年之功果十三年為諸侯師蘇老泉年二十五始讀書而文絕今傳汝勵初織簾一家用裁衣而遂出再學裁一家為延客而外移遂發憤讀書以詩文名世致位通顯古之志士雄才如此者匪一也雖至四十五十覺悟而學亦不可謂甚晚而自棄師曠云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口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者乎

學則得祿非為祿而學此正為己為人之分一於為人無所不至矣韓昌黎示兒等詩欲以富貴榮利者欲感發志意使知羨慕趨向不陷於卑賤以辱先耳非教之為祿而學得祿棄學專為人馬者也匪惟韓子之云也孔子亦嘗言之矣曰學也祿在其中矣曰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諸侯者其惟學乎學貴射行勿尚口耳凡於聖賢之言古今之迹

四九

子問處便作已問聖人答處便如今日耳聞何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為士非老非什若何而可以為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為法希聖希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何由而達如此斯謂之學否則真買櫝而還珠也

道德文辭舉業三者本相通而不相悖相資而不相害義理得於心發於詩又不求工而自工移而為舉業易易事耳措之事功體用兼備矣迂腐好名趨時富貴之徒得其一而棄其二者鳥足以語此哉

讀書之序須自小學四書五經諸史然後博極諸子百家泛觀雜錄小說斯謂之學吳草廬所謂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耻也宋景文所謂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為人所輕誚矣

居敬持志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虚心涵泳切己體察着緊用力此六者朱子平日讀書之法已試之劾其告君上誨學者舉不出此程正叔敬者於分年日程中其後學之著龜吾人肯遵信

而力行之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方正學曰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撫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貴富為志是謂利祿之蠹耳剽口銜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鈞撫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謂莫我及更為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為新奇鉗齒刺舌以為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去聖道不循而惟蠹之是歸甚哉其惑也

嗚呼是蠹也豈惟惑之而竊高名躋顯位者舉世且重之矣安得先生與之論學哉嗚呼

接人第六 九十條

人雖有等接之之道無逾於誠誠能動物四海萬姓可為兄弟夷狄異類視如家人乃何用不臧矣偽則拙欺而不相信可暫而不可久雖父子兄弟猶疑如秦越以門族黨相視如蠻夷况能友天下士乎心日勞而口拙夫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洲壟行乎哉

處家之衆貴恩事上之人貴敬與同類貴和德下賤貴慈而濟之以忍與恒焉斯可以無怨亦矣

君子隆師親友惟才德是取固不遠近貴賤少長擇也世之貴耳賤目崇顯取微狎侮實德企慕虛聲終於為人者豈足以知此道哉

矜已之長露人之短妬人之有恥已之無則懷輕人上入之心賊德莫大焉懲忿窒欲忍辱耐事口無過言身無過行則有容人過人之量進善莫良焉

毀譽喜怒不可遽動徐而察之自有餘味否則便難收拾矣君子所以貴涵養也

有包涵渾厚之德然後可以得人而濟事若察見至隱雖律已至潔人皆難為處矣明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有旨哉

虛已必能受人自損可以獲益若自以為傲則詭訛聲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矣雖欲無損得平利人必能利已害物必反害身若自求一己利不顧

人雖善謀巧遇人得己處之矣雖欲無害得

受情淺嗜欲深者不可吐以忠赤機械深外好

者不可恃為知己易說易動者不可近心忍

義疎者不可親持兩端者不可與計事多疑忌

者不可與求共貧吝者不可以共財驕肆者不

可以共樂怯懦者不可與有為勇悍者不可以

相犯富貴不可以結援貧賤不可以侵侮至親

不可以小失而遷薄至惡不可以大行而志遠

達乎此其庶幾矣

子觸侵冒之謂犯發人陰私之謂誣古人引君

道陳善責難畜止其欲雖拂意忤旨而不恤

君以事之利害國之安危生民之利病所係有

於一已不可隱忍逢迎愛身尸位也非沽名

釣譽直前徑擊故為訐上也故曰事君有

隱若事親者當不義則爭之亦非隱飾也

所以隨親為不孝也君親之大義臣子之至情

正可漠然相視者其道如此至於官長親舊朋

寮案間里之間不至誠意交孚不可恃知以

善言之說泛而未交者乎先正所謂諱莫諱者

已之短樂莫樂乎人之掩其短蓋聞善言則孫
 告有過則喜禹子路之外幾何人焉老子曰聰
 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遠
 而危其身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言人之惡非
 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孟子曰言人
 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嗚呼稠人廣坐之中固不
 可極口議人之長短暗室親密之地盛怒甚惡
 之時又豈可指摘他人家門隱諱及陰僻之行
 哉前輩誠有不可及處尤不得輕議也

司馬溫公曰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安此則

雅儉可恒矣陳白沙曰抑情以止慢疎會以增
 敬守此則故舊可保矣方正學曰介以植其內
 和以應乎外能此則持身不撓處俗不忤矣王
 錫山曰先淡後濃先疎後親先遠後近知此則
 交道可終矣

崇禮第七凡九條

人之所以異於夷狄禽獸者以其有禮也故禮
 也者天經地義別嫌明微防欲杜亂家國天下
 不可一日無人已上下不可一人違者也故曰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無節文則有過不教訓正

俗非禮不備失中則不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
 臣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
 親官仕也未升諸公學為仕者也學者學道
 則情不能行矣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
 行三者皆任以治末也尊卑上下禮祠祭祀供
 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禮者敬而已無人有禮
 則安無禮則危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
 賤而知好禮則不懼禮上又曰壞國喪家亡人
 必先去其禮禮運

先王制禮法以教天下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

也禮防於將然道之始也法懲於已然道之終
 也出乎此則入手彼二者並行而不相背蓋天
 地陰陽自然而不可易者故畏法者必循禮而
 為君子違禮者必玩法而為小人昔人所謂不
 自重者取辱侮於禮者也不自畏者取禍侮於
 法者也遵古禮守時制由衣服飲食以至宮室
 車馬自家間族黨以至朝廷上下無毫髮之違
 焉庶乎其寡過矣
 飲食男女視聽言動縱恣血氣之欲而無禮以
 節之何所不至禮制明則愚不肖皆有所畏而

不敢肆况賢智者乎

節人心順天道達物理者禮也然而忠信其質也義理其文也學問其功也為禮不本於忠信則偽不協諸義理則乖不講諸學問則舛且滯矣

禮者序也樂者和也無序便乖乖便不和禮樂無處無之曲禮曰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程子曰至於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統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方正學曰養身莫先於飲食養心莫要於禮樂人未嘗一日

舍飲食何獨於禮樂而棄之乎

凡事皆起於細微燭大而能燎原涓滴而能滔天一言之失一飯之愆不忍不謹而至於喪身敗家者多矣人或以橫逆來加必謙約自反愈守以禮彼自愧服不服者安人耳亦不必深校昔人所謂譬如草莽中荆棘在衣徐行緩解而已荆棘亦何心哉若恃強侵損者亦必引咎自責極理辯論不已然後求直無不直矣不可不勝一時之忿而鬪爭構訟交結權要賄通當路以求勝縱使獲勝僅足以償其所費也

而費不貲抵罪反坐噬臍之悔將何及乎冤冤相報何時已乎觀春秋所書諸侯擅相侵伐之事聖人常責夫被侵伐者責已絕亂之道也禮不可越亦不可泥越則肆泥則拘苟起以義折衷焉可也古人之質或過於薄者後世過厚弗悖於禮則從之如退崇之典始祖之祭生母終喪庶子奉祀外氏推恩異姓承業師友私誼立廟報功勒石銀木俗節鄉儀之類一皆本於人情合於天理雖非古猶古也故曰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知止即知至善之所在也大而君臣父子之仁慈忠孝小而耳目手足之聰明恭重以至身之出處時之升降物之大小位之崇卑地之遠近分之彼此財之多寡行之疾徐一言之出一動之微皆有當然之則當止之處各止其止則物各付物自無爭奪陵犯之患天下國家可得而理矣矧族黨郡邑之際乎薛文清曰知止則能素位而行不顧乎其外矣又曰萬事萬物各有分各安其分自然無事矣

戴少望曰聖人制禮之意所以生斯人也一日

無禮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禮以卑為主以恭為本有自是之心者不可以語禮有自大之心者不能以行禮故禮者所以柔伏其侈大之意而習為退遜謙下之道者也故有禮之人其容肅然以正其氣粹然以和望其顏色而知其本之可親也噫使人望顏色而可親乃安往而不美橫渠先生教人以禮為先厥有旨哉

治官第八 九十七條

所以明道仕所以行道也為學不本於身心為取仕之筌第及其入官一任性資所為尚

五

五

望道之行耶其通經學古志何不苟者作用自別然多不合於流俗往往飄然而去且位下名卑舉世莫取其崇偽盜名互相援引為本末之傳者不惟得仕宦之捷徑乃兼富貴而有之矇者反仰視巧者皆慕効之矣嗚呼

儼公法以報恩譬是謂侮法欺君人臣之大惡天道所深惡也是故君子之於人也以厚而不以薄以公而不以私以誠而不以偽以天而不以人由是可以立身可以事君可以勉法可以

無過舉矣

忠孝剛正臣子之大節奔走承順奸惡之徒忠正之人惟知引君當道苟可以利社稷安生民不恤一身之榮辱必極言之充是心也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弗為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承順者務以悅人凡可以利己不顧理義而為之弑父與君所由至也樂承順而惡忠直雖在上之常情君子之自處豈可恤小嫌利苟得以陷大惡哉

治各有體官各有職人各有長事各有要如天地山川一定而不可易得其宜則治失其宜則

五

五

亂人君以論相為職宰相以用人為職監司以激揚為職守令以奉法撫字為職其他各以所司為職苟不知人則用非所用而長短大小不合尺度又安知所謂體要哉不知體要而妄為進退甚則置豺狼於當路縱虎豹於山林其不至噬人者幾希欲無亂亡得乎

先王立賢無方故版築之夫得與神明之胄為伍自有科目以來人爭奔趨然有命焉不可必得故我

聖祖科目之設雖仍前代而學校所育用之甚

廣惟賢是求初無出身之物因循既久豪傑之士不第甲科者竟不得志而政日益弊苟甲科也雖初任下位自負者高待上官以常禮而莫與之校守職事如恒人而力為之援甚或縱欲敗度也亦曲為調護保全之往往隨時浮沉無怨惡於人者輒取高位若鄉科也一任外職稱呼進退之間便欲異等苟慕榮利而無耻者如言婢膝必甘為之間有否者必獲罪戾善宦者始得與甲科同升纔至方面以上即新之美至是者亦志得意滿無復策厲向上之志嗚呼是何自待之輕而待物反重耶監生之視鄉科亦猶是也近時

無不至矣况姿肆於禮法之外惟財利是圖者其去盜賊何遠哉
待人處事皆當隨時隨地以無心處之便是中道不可以先入之意為主苟泥陳迹信浮言執偏見扭私意以立科條則賊人害政多矣苟人情大拂終必扞格難行而意沮心灰不可為矣且如江西之民素好健訟中間豈無被人侵損不得已者乎山東河北素多大盜三遺士卒素稱悍戾中間豈無柔善畏法者乎胥吏清慎者縉紳反多不逮貴富守禮者匹夫或反陵侮推此以往事變豈有常哉朱晦翁曰胸中着一寬字寬便有弊着一嚴字嚴便有弊正此謂也寬嚴兩字當極分曉不可假近似者藉口以亂真蓋寬非縱弛偷惰之謂嚴非刻核苛虐之謂故為政者必先立紀綱法度常令威權在已信令時期關防禁約使人肅然不可犯而寓寬大仁愛之意於其間法從輕賦從薄情通事簡安靜順適隨便興利然後奸頑屏跡良善蒙惠斯寬嚴不墮於一偏無所處而不當矣
呂紫薇謂曰清曰慎曰勤為當官之法後人以

為處事尤欲必公必明必斷斯無過舉又益以能謙能忍能恒斯於持身處事事上接下皆得其宜盡矣然清則公公則明知也慎必謙謙必忍仁也恒勤而斷非勇不能斯蓋中庸之道也恭敬者事上之道禮之當然也過則諂諂則拜塵捧溺拂髮嗅足之態作甚則殺人以媚人者無不為矣不及則傲傲則矜已輕人陵節犯分之事興甚則訐挾以致亂禍不能已矣諂固不可傲亦不可也若吾夫子在春秋時於列國之君必拜下盡禮於止大夫言便閭閻於下大夫言便俛俛未嘗較其人品之何如蓋其德盛禮恭自然如此纔至孟子氣象便露曰說大人則藐之曰望之不似人君况其下者乎所以光武之教任延有善事上官之語而方正之士不能事上官以取敗者多矣於事有濟於民有益雖忤上官以獲罪為之可也其進退迎送文儀物采人眾勝天之類秤停宛曲隨時從眾亦可也若立異自高恃才傲物因人品而發急肆譏訕以邀名悻悻自好以僨事而敗身者又豈君子之道哉

毀譽之言當官者尤宜徐察不可輕信苟或失宜匪維為人所賣而賊仁害政激禍召亂噬臍莫及矣所謂鄰乎號道乎吠者雞犬也取於物而不求諸心斯其為物也若自守未信自見未明不以至誠待物不以無心處事言盡善而去取未決事未至而疑端先萌挾詐恃明攘善有任匪維邪正是非不能辨而忠言日遠奸人窺其機者得以左右逢迎售奸呈詐積禍稔惡不可解害尤甚於毀譽之聽周濂溪曰謂能為明何啻千里程伊川曰人以料事為明則駸乎逆詐而億不信嗚呼可不慎哉
喜怒不節則號令數變愛惡稍偏則奸邪得窺號令變則下無定守奸邪窺則投其愛而避其惡竊其機以弄威權敗吾事者多矣故當官者必慎喜怒泯愛憎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既發也雖至親莫能移則政自簡而無悔匪惟喜怒愛憎也雖父子兄弟之間公事不可與之私論公門不可縱其出入况吏卒婢僕乎又况巫祝尼媪術士工匠詞藝諸人乎是錯曰飢不得食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愚曰勢有可乘

利有可取父兄可能保子弟乎噫子弟可以保父兄乎噫

小廉曲謹者多畏避而不能濟大事好大喜功者多踈畧而易卒詎怨蓋事先難者後必易身先勞者後必逸畏難避勞非人臣之職也觀張柔謂其子弘範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怠心兵必致死主將亦必赴救而可立功弘範卒成大功為名將人皆推本於父之教夫兵凶戰危難且勞孰大焉而尤不避險其他事之險難又豈可畏避乎行高者人必毀名盛者物必

敗月光盈滿去日之遠也觀寇準澶淵之役人主視動靜為安危三軍以從違為進退當時尚有擁兵自重孤注待君之謗人雖罪欵若之奸而上意亦為之動夫宗社至計謀與功孰大焉而猶涉嫌疑其他深文巧誣又豈可不避乎呂紫薇曰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至誠待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以免

國家典章 祖宗區畫至詳至備或行之久而稍偏或奉行之者失其初意未免於時不甚相宜非法之不善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程

伊川曰為政莫要於守法昔明道為邑凡及民之事人謂於法有礙者明道為之未嘗戾於法人亦不以為駭薛文清曰凡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當熟讀深考則應酬世務不戾時宜夫豈特時宜而已苟能充之大學之道奚以過此俗吏僻儒於經於道原未講明舊章成憲曾未詳究撥拾緒餘不諳大體恃小聰明妄意變亂事無大小一切更張聽者不察悅為新奇和而行之未有不致亂者欲立事功須慮深遠勿求近效以悅俗目可也

當官者一事不可苟一人不可忽一言不可輕一令不可慢一字不可放過一時不可怠緩一偽不可偶作一法不可出入心常持敬身常勤勞耳口常點檢詳察外議常廣詢博訪文案常翻閱肩閉勿逞能恃才勿易微輕小以自取敗昔人所謂吏人不怕嚴只怕讀又謂防小人密於何處者豈無稽哉

至誠待人雖不易之道若事幾之會亦不可無術以處謝上蔡曰術者處事之名人涉世欲善處事必先更歷天下之事事既更歷不盡必

觀古人準則如隱公欲為依老之計不
殺桓以歸真公以誠告之羽父懼及是後隱公
失之不卑斷耳近如克己之慶伯頗仇成軍之
慶周昂得其術矣

文中子與楊素等言歸謂有憂色謂問弟子曰
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
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
也三子皆預朝議者而如是王道何從而興
許謩曰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素

漢別用一般人物正謂此也愚嘗見居高位受
重寄者所言矣非迷途之如法則供張之周備
簡賢棄才也則曰天下何少此一入酷刑濫罰
也則曰冤枉莫特爾一夫鄙建議者曰好名斥
苦節者曰徒勞也親軍民之疾苦付之無可奈
何張聲勢以按臨不過循行故事賂左右通關
節動簿書尚雷同上下咸風莫不知禮樂教化
為何物可憂求但如文中子而已程子曰知有
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
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趙方曰催科不擾

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湛然
求曰有憫隱之心則有惠政矣有羞惡之心則
有廉政矣有辭讓之心則有禮政矣有是非之
心則有明政矣無是心非人也無是人非政也
達乎此然後可以言治道矣

識微第九
德者動之微也德者形未大也理欲之幾善惡
分焉善惡之微吉凶著焉念慮之萌可不謹哉
誠意之關可易過哉
天下之事皆始於微而成於著治於微則易為

治治於著則難為功譬之水火也微則捧土可
塞勺水可滅盛則滔天燎原莫知乎此則於微
迄未動事之末來也必豫知其將然將來也豫
狂其必然見之真而行之勇非君子其孰能
訕謗譏議取禍之基也晏安怠惰荒淫之漸也
奇巧珍玩汰侈之端也男女無別淫惠之本也
長幼無序爭鬪之由也上下無章階亂之機也
喪祭無禮倍逆之道也辯言務行敗俗之形也
專獨自任事所以不成也慢易放曠禮所以不
行也飢寒困苦盜竊所以興也驕矜滿溢財

所以損也怒謗喜譽來讒佞也醉醲飽腥昏神志也苟且將就長奸頑也禽犢溺愛害子弟也諂上瀆下生辱侮也甘言悲詞啓僥倖也優柔不斷成亂階也易言輕動亂大謀也犯強違順取患害也夜飲晝遊招奸盜也取予不節難繼後也契券不明無稽証也強人所不能事不立也禁人所以犯法不行也非義之利腊毒也可喜之事藏悔也凡此者孰非微而顯乎故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禮豈可須臾離乎

處事之善莫謹於微謹微之道莫要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左瓊臺曰君子一言之將發也一行之將動也一事功之將施行也則反之於己體之於人揆之於心繹之於理必事與理不相悖人與我不相妨前與後不相衡決上與下不相齟齬然後作之又曰君子之行事也欲防微而杜漸必熟思而審慮有利必有害有得必有失有榮必有辱有隆必有替有安必有危有樂必有憂有勝必有負有強必有弱如天地之有陰陽日月之有盈虧四

時之有寒暑互相倚伏必然之理也其端甚微其理甚著利也得也榮也隆也安也樂也勝強也人之所欲也害也失也辱也替也危也憂也負弱也人之所惡也惡不生於惡而生於欲欲不起於欲而起於惡能思患而豫防者謹其欲而不使至於極消其惡而不使有所萌月暈而風礎潤而雨花瑞木微鳥祥獸異皆得乎氣之先人之善惡吉凶皆因之而兆况夫精神夢寐動作威儀之間豈無先見乎智者識其微雖咎微之見也恐懼修省之不忘則災變為祥愚者昧其幾恃目前之安也縱欲敗度之不恤則休變為咎易曰知幾其神乎天地之間理與氣而已事則其發見於人物者也事之微理之著也形之著氣之至也天下豈有理外之事氣外之形哉是故欲知事物之幾微其要莫先於窮理苟能格物致知以窮夫理則志至氣隨真見實行定靜而安事物之幾自無遁形矣程伊川曰理素定則能見幾而作不明於理何幾之能見此之謂也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年當休則休隱非君子之得已也志不合道不行時當休則休減年甲染鬢髮鍾鳴漏盡而不知止者固不足論若時逢道合立異索價絕世離群或本無其具偽言僻行欺世盜名出無一籌之展者皆非君子之道也矧奸貪廢事自取敗亡鑽刺怨尤無所不至以驕妻妾泣屋壁諸瑣瑣者哉

用則立朝施所學以兼善天下不用則處山林歛所學以獨善其身古人出非為已處非為人苟可以行道州縣之職最近也聖賢何地位之擇哉惟義是比耳崇虛偽據要津者便以宰相為已物遇事稍難即為要名避位之行結援黨與乍退屢進爭權利於有司肆侵漁於鄉里又有為郡縣而歸者動以致仕同見任為辭平撓有司以爭市并屠沽之利斯皆名為歸田實為營田真無耻之甚者也

為養而仕固仁人孝子之至情若道與時違亦當安於義命擇其重者而行之力耕以養亦可也豈可非道非義屈已遷就惟以悅親為事以誑俗目哉又豈可假親命以濟已私哉况未必

得而忝親辱身貽悔笑哉

士大夫之歸也有司以禮幣之厚薄為重輕鄉里以車馬之盛衰為敬怠戚眷以財勢之高下為親疎妻妾以有無為欣戚奴僕以興廢為勤惰人情市道大抵然也傳子曰清吏廉將老而謝歸取笑邑里於是清者怨而廉者悔正謂此耳噫安得起胡文定於九原與之論真大丈夫哉

學貴聞道聞道則內重而不為物役然後可以用物矣故慕富貴者不能處富貴厭貧賤者不能處貧賤譬之捕虎者弗畏其為虎然後能捕虎知其為虎而畏之則為虎所噬安能捕虎哉嘗見少年志銳氣盛者動以功名富貴為輕及不勝妻子之累則貪糴慕利百計千方而不已又有少壯貧苦偶一得志大肆誅求敗解而歸高第宅美園田盛車馬服飾痛償初志以誇鄉里姬妾滿前賓從雜遝窮奢極欲惟日不足名曰行樂且為子孫千百世計是皆不能以志帥氣為物所役全未之學又烏知道為何物哉若為一身計損於德壽者多若為子孫計疏廣

言可鑒也殷仲堪云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
捐其本宜深念哉

士君子之處使居者來問學仕者來問政上也
不幸不為人知則以孝弟忠信淑子弟範鄉閭
無怨無尤不瀆不諂處之太然所謂施於有政
是亦為政也邵子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
濟自家身家子曰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
子真知此味者斯可以言樂矣

陶靖節辭彭澤令而歸謂其飢凍雖切違已交
病乃固窮守節以終其身所謂大賢篤志與道

汗隆隨寓皆適超世遺物愚不可及者是矣邵

康節不應徵聘隱居洛陽日則焚香靜坐晡飲
微醺即止時有四不出大寒暑會有四不赴公

生所謂玩心高明德氣粹然風流人豪內聖外
王之學者是矣求之形骸之外者動稱學二公

之為人噫二公豈易及哉雖然乃所願則學二
公也

文中子居家不暫捨周禮曰如有用我執此以
往予於朱文公小學家禮近思錄等書亦未嘗
捨但驗之心身有愧者多矣年尚未衰更如

勉焉可也樗齋曰日晚而山愈妍木晚而質愈
堅人晚而知愈全進修之功豈可怠哉

劉表謂龐公不肯官祿無以遺子孫公答以世
人皆遺以危我獨遺之以安未為無所遺也然
公之所謂危者豈特官祿威權之久假哉財貨
富盛亦危道也多藏者厚亡沃土之民不材予
親見者屢矣予無先業可藉創置屋廬僅蔽風
雨田多瘠薄用力勞而收穫少年未及衰即以
省侍引疾不起人多鄙笑之噫富貴豈予所惡
而不近人情哉有義命焉出而志不獲伸寧無

貴而已矣處而財無可積寧無富而已矣田廬
不佳取其價廉而力易辦人不求爭事不甚費
也且俾後世售不獲直或可永守心力常勞可
以思善苟免飢寒足矣若得書種不絕不使卷
帙散失天其或有以厚我乎不猶愈於良田美
宅高官大爵為人鬼窺矚數易主守者耶

天於善惡必有其報但遲速之不同耳盧疎齋
以為不急性有記性者其言最明切也觀夏商
之后及魏晉南北朝五季之子孫可見矣又嘗
驗之縉紳之間豈里之事數十年內禍福不

毫釐若謂天道茫昧無知者真自欺也
程伊川曰王氏論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以
為人臣能為不能為之功故當用不當用之禮
樂不知人臣之過者也由其位而能為者皆其
所當為也子道亦然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
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噫匪唯臣子之
於君父也凡天地間事孰非吾分內事乎唯此
義不明驕吝恒在挾已所有愧人所無恃功專
恣快快於君父揚揚於里閭取覆敗而棄前功
者多矣寧人復我無我負人寧我容人無人容

我其言可味也

良臣幼讀論語克己復禮之訓四勿之目即曰
為學而不克己私非學也四目之中又嘗以言
視為切要司馬公自不妄語始之言謝上蔡屏
去所愛硯之事真可師也然志銳力怠天不勝
人此心雖不敢放私意遇感即發安在其能克
也及觀程子復萌獵心薛子爽快多言之戒益
知已私不易克聖賢不易學雖上智之資非百
倍其功不可也况碌碌如良臣者乎弱冠就試
禮闈遊上座友天下士見聞雖益而踐履未

壯入仕途歷南北人情世態與前迥異皇皇奔
走舊學益荒靜而學始平生所為與聖賢之言
相矛盾者多矣首侍歸來課農頗暇年日就衰
舊習猶在恐懈意一生終於自棄乃以所嘗經
歷體驗之真切或偶有一得者筆之於書題曰
克己示見編不拘體裁不限條目意不求異語
不求工盡吾力而止焉錄成時省玩以自勵示
諸子孫能遵信而行庶可以寡過矣中間言為
於激意若未平者即已私猶未克也益愧益懼
他日有進別加刪削藏之篋笥勿以示人知我

罪我世固有君子在也

嘉靖十三年歲舍甲午春正月望日芮城鳳川
子劉良臣堯卿甫謹識於桂樓村居之甘

遜軒

梓克已示兒編末簡

琴堂少暇梓人持書板若干帙過而跪曰
克已示兒編今刻已成且曰著是書者博
是善也梓是書者求善也可亦有言於
簡末乎我山子起而咲曰噫嘻哉梓人也
梓人也其亦知有言乎殆弗可以凡梓目
之也於呼克已之編言盡於鳳川矣序盡
於東川澹泉矣殆弗可以凡編目之也復
何言復何言矧余楚人也雖弗才幸用於
晉得親炙鳳川之教多矣稔聞鳳川之學
久矣復何言復何言不然是續豹於貂也
徒為買咲耳梓人復續首颺言曰雖然吾
聞東川欲梓於前而不果今實若有待功
不可泯也我山子遂因其言而識之以此
嘉靖戊申春三月之吉

文林即知芮城縣事楚辰我山鍾如嵩識

鳳川子克已示兒編 識 後跋

克已編後跋

夫子告顏子克復之目四勿蓋之矣而其
旨甚約鳳川子則大其說也且其辭甚博
豈以博約異觀好為繁冢而自疾于孔顏
哉會流尋源培末益本斯通方之要迨是
道之巨關也鳳川子所得不既深乎求顏
于四勿求四勿于茲編引而上焉將無已
之可克矣謂吾心無一顏不可也然又知

卷之四

鳳川子其將為顏之亞四者乎予不敏請
事斯語隨于簿書之暇而深味之未敢遂
謂其有所得焉否也鳳川心法庭訓雅尚
清修繼往緒以迪后人殫行學以躋前哲
序詳之矣茲不贅敬此跋云

隆慶改元春三月之吉大同府通判前知
芮城縣事黎陽同野錢萬選

河東儒義



慎

言

〔明〕王廷相撰

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原書版框高一七八
毫米寬二八四毫米

慎言后語

慎言者何浚川夫子著書也浚川蚤遇文墨
糾纏當於何普及之曰夫子自為士以至為
吏及鳴鐸蜀魯梁趙間迨今總百度肅群寮
無非其著書之日也是業也無亦太苦心乎
曰若不得志於時求自表於後閉戶窮年勤
竊前聞雷同衆見種松作龍鱗禿穎滿筐篋
齒髮凋換其書不成是則苦已夫子觀古有
得則著焉觀物有得則著焉觀天地日月雷
霆風雨有得則著焉有得則矢口而成言無

慎言序

得則袖手而守玄積二十年而文成萬千何
苦焉然則何載其亦有所祖述耶曰祖仲尼
無可無不可之心載唐虞三代之可行於今
與唐虞三代之不可行於今者爾曰是則研
精詣極達權識變陶鑄諸子斟酌百王以止
乎中正仁義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可施諸天
下國家矣曰然實以自程善為天下國家設
也非索隱叢怪微名於異代者也刻而傳之
者誰太學生沈氏子完也沈氏嘗捐義田以
贍族人給鄉校是故賢足以及此也誰其校

之少司馬焦子維章姚生厚也

嘉靖甲午春正月人日門生岱塾張一厚拜書

慎言序

七

慎言序

是編凡若干卷吾寅大司馬浚川先生王公緝
學有得而珍之者愚得之聞所未聞渙乎若將
契之倘乎若未足窺其壘而齊其蔽也夫君子
於言不徒然也學以宏識識以定志志以宣言
言以建事事正而後德業先焉是故言者志之
頭也理者言之宗也理之體本一而變則不一
變雖不一而吾之炯然在中者則不可以不一
一斯定定斯不眩故能審幾微之際洞萬物之
情酌取舍之中適事理之正而於言也若有不

慎言序

一

容已焉世之拘儒膠故常撥餘燬固不足以與
語自得之味而非篤學深造中有定執則亦矯
飾於皮膚之末雖終歲汨汨沉浸載籍卒於無
得焉已善乎公之言曰篤守先哲格自得之識
以君子求中正至誠之理而執之聞也見也先
言也參伍之而已此其所為自信不疑任心靈
而不任載籍者歟其間探化原以闡微究委則
以由性本聖學以明的達理道以宏用鉤玄析
辨獨啓為輪雖不心清氣爽而意感早然不
眩於所有道則知操衡量以較長短多寡於道

轡馭六馬從衡屈曲於九折之坂而不亂也古
之君子勝天下之重未始不由素定致然孟子
當大任不動心以能知言養氣而定也素焉耳
公保釐南畿撥畫庶類天下知其可仗而公居
之晏如也謂非有得於孟氏而形諸政理者歟
讀其書不知其人不得為知言芳非其人也因
顯探微或匪自昧姑識之以徵他日
嘉靖壬辰冬十月辛丑瓊臺黃芳序

慎言序

四

慎言序

仲尼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正義鑿斯道以之
蕪雜其所由來漸矣非異端能雜之諸儒自雜
之也故擬議過貪則援取必廣性靈弗神則詮
擇失精由是旁涉九流淫及緯術卒使牽合傳
會之妄以迷乎聖人中庸之軌故曰非異端能
雜之諸儒自雜之也予自知道以來仰觀俯察
驗幽覈明有會于心即記于冊三十餘年言積
數萬信陽無涯孟君見之曰義守中正不惑非
道此非慎言其餘乎遂以慎言名之類分爲十

不學序

五

五

三篇附諸集以藏于家嗟乎講學以明道爲先
論道以稽聖爲至斯文也問於諸儒之論雖渺
涉於刺辯其於仲尼之道則衛守之嚴而不敢
以異論雜之蓋確如也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敢
竊附於孔氏之徒云時

嘉靖丁亥冬十二月望日浚川王廷相序

書慎言後

門生成都焦維章氏曰予壬子之是書也無
所勦同於人而自得之之言也夫漸漓以來
氣靡真刻往哲之所創通彌縫者幾於諸
子岳岳各以所說競鳴如一閭之市襍亂無
倫乃使夫人益毆於闇昧迷罔而無以睹白
日矣先生決擇弗岐見之哲者也體認甚真
履之純者也蒐羅細大居之弘者也洞悉幾
蘊箴之達者也是故究述天人而俯仰之觀
備矣評訂今古而取舍之塗審矣發明心性

不學序

一

而問學之本樹矣錯綜禮樂而治教之具張
矣疏滌萬物牢籠百口而庶類之情盡矣是
固精思詣極之功居多然宿悟神解之妙豈
可誣也哉今夫泉池之於水淳畜蓄滯滯非不
賢於尺澤坳堂也桔槔四起雨如抽如而斗
升且告竭矣洪江巨河萬流攸歸其涵浴日
月通山達海無饒乏盈涸焉豈爲是惡沱者
哉何也蓋泉池之所自得者少而江河之所
自得者多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
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

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之謂也時嘉靖癸巳三月望後予得之南來者方展玩案間適蘇人沈生姚生見之且請甚力乃校而俾其壽諸木

本原壽

十一

慎言編二

一卷

道體

三卷

作聖

五卷

見聞

七卷

御民

九卷

本原壽

保傳

十一卷

君子

十三卷

魯兩生

二卷

乾運

四卷

問成性

六卷

潛心

八卷

小宗

十卷

五行

十二卷

文王

慎言卷之一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厚校

道體篇 凡二十七章

道體不可言無生有有無天地未判元氣混涵清虛無間造化之元機也有虛即有氣虛不離氣氣不離虛無所始無所終之妙也不可

慎言卷一

一七

即其象可稱曰有及其化可稱曰無而造化之元機實未嘗泯故曰道體不可言無生有無有形亦是氣無形亦是氣道寓其中矣有形生氣也無形元氣也元氣無息故道亦無息是故無形者道之氏也有形者道之顯也山澤水土氣皆入乘之造化之大宅也故洪而育物氣乘之無息故育物而無息生而循化者造化之小物也與日俱銷矣氣不得久而乘之也盡化其初氣乃已

天地之始靜而無擾故氣化行焉化生之後動

而有匹故種類相生焉種類繁則氣擾而化生之機息矣然有之者肖翹之屬也

象者氣之成數者象之積

氣物之原也理氣之具也器氣之成也易曰形而上者為道形而下者為器然謂之形以氣言之矣故曰神與性乃氣所固有者此也

天者太虛氣化之先物也地不得而並焉天體成則氣化屬之天矣譬人化生之後形自相禪也是故太虛真陽之氣感於太虛真陰之氣一化而為日星雷電一化而為月雲雨露

慎言卷一

二

則水火之種具矣有水火則蒸結而土生焉日滷之成凝煉水之成膏可類測矣土則地之道也故地可以配天不得以對天謂天之生之也有土則物之生益衆而地之化益大金木者水火土之所出化之最末者也五行家謂金能生水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木石之有火毋藏於子也求其化始日火宗也星火墮也雷火擊也皆能焚灼此火之元氣也謂木能生火是以子掩其母非化理本然之序矣太觀造化者所不取焉

木濕不燧陰過陽也木朽不燧陽過陰也火也者陰陽得中之化與

有太虛之氣而後有天地有天地而後有氣化有氣化而後有牝牡有牝牡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有君臣而後名教立焉是故太虛者性之本始也天地者性之先物也夫婦父子君臣性之後物也禮義者性之善也治教之中也

陰陽在形氣其義有四以形言之天地男女牝牡之類也以氣言之寒暑晝夜呼吸之類也

論語卷一

三

總言之凡屬氣者皆陽也凡屬形者皆陰也極言之凡有形體以至氤氳芴蒼之氣可象者皆陰也所以變化運動升降飛揚之不可見者皆陽也

日曝濕而氣生陰從陽也口呵石而水生陽從陰也

有聚氣有游氣游聚合物以之而化化則育育則大大則久久則衰衰則散散則無而游聚之本未嘗息焉

氣通乎形而靈又物之所以生氣機不息也機

壞則魂氣散滅矣惡乎健有附物而能者亦乘其氣機者也頃亦散滅而已矣故鬼者歸也散滅之義也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貢問死而有知孔子曰賜也爾終當自知之未晚也天仲尼聖者也豈不能如後儒之辨乎而終不言者聖人之意可以識矣莊子曰百昌皆生於土皆歸於土土者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也得矣而未盡焉物有不生於土者矣不如氣焉出於機入於機至矣哉天內外皆氣地中亦氣物虛實皆氣通極上下

論語卷一

四

造化之實體也是故虛受乎氣非能生氣也理載于氣非能始氣也世儒謂理能生氣即老氏道生天地矣謂理可離氣而論是形性不相待而立即佛氏以山河大地為病而別有所謂真性矣可乎不可乎由是本然之性超乎形氣之外太極為理而生動靜陰陽謬幽誣性之論作矣

氣至而滋息伸乎合一之妙也氣返而遊散歸乎太虛之體也是故氣有聚散無滅息雨水之始氣化也得火之炎復蒸而為氣草木之

生氣結也。得火之灼化而為烟以形觀之。若有有無之分矣。而氣之出入於太虛者。初未嘗減也。譬冰之於海矣。寒而為冰。聚也。融澌而為水。散也。其聚其散。冰固有有無也。而海之水無損焉。此氣機開闔有無生死之說也。三才之實化極矣。

陰陽氣也。變化機也。機則神是。天地者萬物之大圓也。陰陽者造化之橐籥也。水火土陰陽之大用也。故氣得土之鬱而含得水之潤而滋。得火之燥而堅。氣有翕聚則形有萌蘖而

慎言卷一

五

生化顯矣。氣有盛衰則形有壯老而始終著矣。

氣得濕而化質。生物之塗也。百昌皆然矣。氣之靈為魄。無質以附繫之。則散燈火離其膏木而光滅是矣。質之靈為魄。無氣以流通之。則死手足不仁而為痿痺是矣。二者相須以為用。相待而一體也。精也者質盛而凝。氣與力同科也。質衰則踈弛而精力減矣。神也者氣盛而攝質與識同科也。氣衰則虛弱而神識困矣。是故氣質合而凝者生之所由得也。氣

質合而靈。有性之所由得也。

萬物巨細柔剛各異。其材聲色臭味各殊。其性閱千古而不變者。氣種之有定也。人不肖其父。則肖其母。數世之後。必有與祖同其體貌者。氣種之復其本也。

陰陽也者。氣之體也。闔闢動靜者。性之能也。屈伸相感者。機之由也。縕網而化者。神之妙也。生生不息。豐豐如不得已者。命之自然也。

木有津液。即血暢發。即氣心之堅強。即骨皮之柔潤。即肉結實。即精石者。土之結金者。石之

慎言卷一

六

精五金之質異者。氣之種殊也。是金木之生與人物類也。者是故水火得陰陽之精。先萬物成。昆蟲草木金石後。天而化。謂金木匹水火而能生物。其探道化之不精者與。

有太虛之氣。則有陰陽。有陰陽。則萬物之種一本皆具。隨氣之美惡大小而受化。雖天之所得亦然也。陰陽之精一化而為水火。再化而為土。萬物莫不藉以生之。而其種則本於元氣之固有。非水火土所得而專也。

上世論五行。用取其養民之義也。故曰天

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聖人節五行則治不
荒後世以五行論造化戾於古人之論遠矣
誕矣水火土似也昆虫草木金石厥生類也
假借於造化何居始也小儒異端鑿之終也
大儒大賢信之壞人心之正亂六經之言吾
為仲尼嗟哉

春夏陽漸達于上火氣薰蒸而遠水泉湧溢土
釋而潤泛金氣鬱熱化石成鏞木發育而茂
秋冬陰漸盛于上火氣斂而近水泉消涸而
冰土結燥而凍金以石寒而不滋水氣歸根

慎言卷一

而凋落此五行消息之大分達人神聖之大
觀也五行家假配四時以論盛衰謬矣周衰
處士橫議邪說成俗至于今由之惜哉

氣者造化之本有渾渾者有生者皆道之體
也生則有滅故有始有終渾然者充塞宇宙
無跡無執不見其始安知其終世儒止知氣
化而不知氣本皆於道遠

離氣無道離造化無道離性情無道

慎言卷之二

慎言卷之二

乾運篇 凡二十章

乾運之度七政之躔有常次也故天之象數可
得而推風霆流行變異突出無機兆也故天
之神用不可得而測

陰不離於陽陽不離於陰曰道故陰陽之合有
實主偏勝之義而偏勝者恒主之無非道之
形體也日陽精星陽餘風陽激雷陽奮電陽
洩雲陽乘月陰精辰陰餘雨陰施雪如之露
陰結霜如之皆性之不得已而然也故造化

慎言卷二

之道陽不足陰有餘而陰恒宗陽陽一陰二
而陰恒含陽

四時寒暑其機由日之進退氣不得而專焉日
南至而寒甚北至而暑甚所積既深不可驟
變也日出而蒼涼夜陰之積未遽消光不甚
於旁達也日中而暄熱晝陽之積盛光復熾
於下射也陰雨之氣雖夏亦寒晴明之日雖
冬亦熱此不可以時拘者也向陽多暖背陰
多寒注下春先高峻雪積此不可以南北大
分拘者也雖然亦由日之氣得行與否耳斯

皆變也非常也

風揚塵土於下濛雨自上而降遇結而為霾風之微不足以散雨雨之微不足以斂塵陰陽緩弱之氣也夫

雹之始雨也感於陰氣之冽故旋轉凝結以漸而大尔其陰陽之濁而不和者與謂晰蜴所為者得乎哉

陰過乎陽畜之極轉而為風大過則大吹小過則小吹夏無巨風者陽感之極陰不能以遏之也陽伏於陰發之暴聲而為雷其聲緩者

慎言卷二

三

厥伏淺其聲迅者厥伏固冬而雷收其聲者陰感之極陽不得以發之也時有之者變也非常也

雪之始雨也下遇寒氣乃結花必六出何也氣種之自然也草木枝幹花葉人耳目口鼻物蹄角羽毛胡為而然耶氣各正其性命不得已而然爾應陰數有諸曰傳會之擬矣孰主宰為之花萼亦有然者矣四出五出六出同時而成又奚應哉

人之世也近天地之世也久是故先者罔以審

而稽也後者難以俟而証也惟跡與理可以會通矣山石之欹側古地之曾傾墜也山有壑谷水道之蕩而日下也地有平曠水土之漫演也高峻者日以剝下平者日以益江河日趨而下咸勢之不得已也夫

三垣十二舍經星終古不移天亦有定體矣曰浮氣戴之寧無一之變動也乎

星之隕也光氣之溢也本質未始窮也隕而即滅也天之闕至于今經緯之象盡矣隕而散滅者光氣之微者也墮而為石感地氣而凝

慎言卷二

三

也陰陽妙合之義也上下飛流不齊者隕之機各發於所向也如迸激而噴也

地氣夜則鬱達故遇物而凝清則氛氳為霜為露濁則烟霧為濛為木稼日高而散風冽而不凝者陰化於陽之義也

月食日形體掩之也日食月闇虛射之也日光正灼積暈成蔽故曰闇虛觀夫燈燭上射黑焰蔽光不照足以知之

天亦有定體遠不可測也觀恒星河漢終古不移可以驗之七曜麗天而非附天也故自為

運行其動也乘天之機也雖遲速不齊皆順

天

日中闇黑非地影也質有查滓不受日光者尔

月行九道勢有高下東西果由地形則人之

視之如鏡受物影當變易今隨在無殊是由

月體而匪外入也月與日火皆外

天乘夫氣機故運而有常地窳於山川故浮而

不墜磴之轉於水機在外也匏之浮於水空

在內也地天內之物無可倚之道故曰天以

機動地以窳浮

禮書卷二

天體近極者高遠極者下黃道橫斜交絡故日

行近極則先之被於人者久故晝長夜短而

氣暑遠極則先之被於人者不久故晝短夜

長而氣寒行兩極之中則晝夜均而氣清和

何也日大火也近人則暑而遠人則寒也是

故陰陽過盛四時寒暑成日之進退主之謂

氣自有升降何待日遠近乃成寒暑謂地有

四遊何人去極無有高下

兩儀未判太虛固氣也天地既生中虛亦氣也

是天地萬物不越乎氣機聚散而已是故太

虛無形氣之本體清通而不可為象也太和
氣氣萬物化醇生生而不容以息也其性命
之本原乎

天之運無已故無度數以日行所歷之數為之

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與天會故天之度

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是日與度

會為一日與月會為一月與天會為一歲月

之晦朔弦望歷於日之義也月會日而明盡

故曰晦初離日而光蘇故曰朔月與日相去

四分天之一如弓之張故曰弦月與日相去

禮書卷二

四分天之二相對故曰望

向月熟摩其蛤則水生謂之方諸向日熟摩其

鑑則火生謂之夫遂相去甚遠而相感甚速

精之至也

本乎天者親上謂氣之屬雲霧烟火之類其氣

必騰上是也本乎地者親下謂質之屬土石

水金之類其質必下沉是也

慎言卷之二

慎言卷之三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厚校

作聖篇 凡三十九章

作聖之塗其要也二端而已矣澄思寡欲以致
睿也補過徙義以日新也卒以成之曰誠
事物沓至惟有道者能御之蓋心虛而氣和爾
心虛無先物問之氣和無客意撓之無間故
能公無撓故能平君子可以御天下矣
聖人之辭簡其理渾賢人之辭繁其理辯

慎言卷三

省其私足以發明道之幾也不遷怒不貳過進

德之塗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動以時矣簞

瓢陋巷不改其樂純乎天矣是故顏子亞聖

從容純熟與道脗合化也學至於化大之跡泯

矣而曰化而後能有其大何也大有跡也猶

有事於外也在外猶有存亡也安能保而有

之化則斂於精貫於一矣其出入由我也故

謂之有

萬物累天地而天地不以為功故化育不息天

地累聖人而聖人以為己分故窮達一道

原缺

聖人不以勝物為心勝於道也勝道為已也故道勝者物無不勝不得已之道也

天運不息四時成而萬物生聖心純一紀綱植

而萬化行故天德王德天道王道

行異者衆則高矣不足以明大同俗者衆則悅

矣不足以明義何也王子曰求異道不足也

非識之狹則性之偏累之故離詭而不入聖

求同志不足也其累也懷利自全故不能獨

立而合汙不入聖安大合汙安義故曰極高

明而道中庸不貴於行異也君子和而不流

不貴於同俗也

義方以別羣宜智圓以周衆志故聖人合道

聖人弭事於未然先幾也仁智之道深矣其次

幾動而圖之得失半也徵於聲色者下也亦

末之也已

程子曰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焉自子路觀孔

子孔子為不恭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嗟

乎此聖賢氣象所由分也使安於隘終豈敢

望聖哉學者能求無所擇而安者處一亦庶

幾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為非有死而後已之志不能也蓋純於仁者矣

天下之變故其聚也不可紀其散也不可一其

來也不可豫其去也不可逐其顯設也不可

跡其倚伏也不可究執一德守一隅者御之

所不達者廣矣闔厄端至幾於日中冥蒞矣

惟聖人之道術不固挈於一而參之而衡之

而交午之而翕張之而遲速之而隱括之譬

百川委委各至於海也濟務長功安有窮已

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顏子近聖人之資孟子近聖人之才仲尼兼之而敦粹

仁者與物貫通而無間者也萬物並育而不相

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天地之仁也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仁也故物各得

其所謂之仁

聖人道德之宗正仁義禮樂之宰攝世固不獲

見之矣其次莫如得亞聖者契道之真以命

命於一世焉其次莫如得大賢嚴於守道不

惑於異端九流以亂道真焉下此隨波徇俗

幾矣

私智害正者純疵交糅行不知其御於道也
忠恕夫子之道也以忠恕而應天下之事無不
各得其分故曰一以貫之

隨所處而安曰安土隨所事而安曰樂天仲尼
居魯縫掖居宋章甫安土之謂也見陽貨見
南子樂天之謂也

人心之靈貫徹上下其微妙也通極於鬼神其
廣遠也周匝於六合一有所不知不足謂之
盡性命則天道發育萬物者人不得而與焉
然其情狀變化不能逃吾所感之通故聖人

德書卷三

五十一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或曰萬物化於帝則而不知何也曰欲其知則
非化矣聖人不伐功不歸德不以心語人行
於不得已之區宅於無所利之塗不知天下
暗而移忽而變矣夫誰其知之此之謂神幾
道無定在故聖人因時堯舜以禪授湯武以征
伐太甲成王以繼序道無窮盡故聖人有不
能堯舜之事有羲軒未能行者三代之事有
堯舜未能行者

大人治國周於智而達於幾視之近若不足施

之遠則有餘即之一若不及參之萬則適均
下士治國求快於目前而遠則有遺騁志於
一偏而周則或缺見小而幾迷也

君子修道由已窮達則付之天窮達有幸不幸
焉皆天也人有知不知焉皆人也君子守道
不務求知於人亦不務求知於君亦曰求盡
臣道之實而已矣是故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仁也耳聞目擊不忍民
之失所也故隨其所遇盡心力而為之舍之
則藏道不合而即去然亦無固必矣沮溺之
徒則自私墨翟之徒則失已要皆固執於一
隅也

德書卷三

五十二

聖人心有是神則觸處洞然故曰聲入心通聖
人心有是理則隨感而應故曰左右逢原
人能體大舜有天下不與之心則舉世之利益
不足動矣人能體大舜善與人同之心則一
己之智能不足恃矣

人與天地鬼神萬物一氣也氣一則理一其大
小幽明通塞之不齊者分之殊耳知分殊當
求其理之一知理一當求其分之殊故聖人

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與萬物各
其情性能同體故爾

或問生曰氣機也問死曰氣機也孰機之曰大
化呼吸之爾物不求化而化至故物生而不
感化不為物而物成故化存而不任不任者
順而應無意而游澹而和樂者也天之道也
是故聖人之於物也無喜無怒無好無惡無
得無喪無智無功

神

本真書卷三

七

能有為者才也權自由者位也事會樂者時也
三者失其一皆不能以有為故聖人得位而
猶俟時

上世之士修道於已求自善爾無意無為也故
多遜中古以往操德秉道將以歸仕後世以
文詞飾以言貌柔順飾益陋矣惟恐其失之
夫安望遜無怪乎君子替隱逸矣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聖人無私智之擾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見聖人循自然之天

無我者聖學之極致也學之始在克己寡欲而

已矣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能大同於人而
不有已矣雖天地之度不過如此

慎言卷之三

本真書卷三

八

慎言卷之四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厚校

問成性篇 九二十四章

問成性王子曰人之生也性稟不齊聖人取其性之善者以立教而後善惡準焉故循其教而行者皆天性之至善也極精一執中之功則成矣成則無適而非善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情蕩則性昏性昏則事迷迷而不復則躁激驕

慎言

二

吝之心滋矣由靈根之不美也莊子曰嗜欲深者天機淺亦善言性者與

未形之前不可得而言矣謂之至善何所據而論既形之後方有所謂性矣謂惡非性具何所從而來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得之矣

性者緣乎生者也道者緣乎性者也教者緣乎道者也聖人緣生民而為治修其性之善者以立教名教立而善惡準焉是故敦於教者人之善者也於教者人之惡者也為惡之

才能善者亦具之為善之才能惡者亦具之

然而不為者一習於名教一循乎情欲也夫性之善者固不俟乎教而治矣其性之惡者方其未有教也各任其情以為愛憎由之相戕相賊胥此以出世道惡乎治聖人惡乎不憂故取其性之可以相生相安相久而有益於治者以教後世而仁義禮智定焉背於此者則惡之名立矣故無生則性不見無名教則善惡無準

識靈於內性之質情交於物性之象仁義中正

慎言

二

所由成之道也

性之本然吾從大舜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而已並其才而言之吾從仲尼焉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惻隱之心怵惕於情之可怛羞惡之心泚頽於事之可愧孟子良心之端也即舜之道心也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嗅四肢之於安逸孟子天性之欲也即舜之人心也由是觀之二者聖愚之所同賦也不謂相近乎由人心而辟焉愚不肖同歸也由道心而精焉聖賢同塗也不為相

遠乎夫是道之擬議也會準於三才參合於萬物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道化未立我固知民之多夫人心也道心亦與生而固有觀夫虎之負千鳥之反哺雞之呼食豺之祭獸可知矣道化既立我固知民之多夫道心也人心亦與生而恒存觀夫飲食男女人所同欲貧賤夭病人所同惡可知矣謂物欲蔽之非其本性然則貧賤夭病人所願乎哉

父子兄弟天性之親也仁也君臣朋友人道之

本義

三

宜也義也夫婦齊體而易氣介乎其間者也同育而承宗者仁也猶可以離之者義也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五倫五常不相配君臣朋友義也父子兄弟仁也夫婦恩義仁義兼也禮所以節此也智所以知此也信所以實此也

仁者天之性也義者道之宜也

存乎體者氣之機也故息不已焉存乎氣者神之用也故性有靈焉體壞則機息機息則氣滅氣滅則神返神也返矣於性何有焉

或問人心靜未感物之時何以驗性善然乎曰否大舜孔子吾能保其善矣盜跖陽虎吾未敢以為然何也發於外者皆氏乎中者也此物何從而來哉又假孰為之乎謂蹠也虎也心靜而能善則動而為惡又何變之遽夫靜也但惡之象未形爾惡之根乎中者自若也感即惡矣諸儒以靜而驗性善者類以聖賢成性體之也以已而不以衆非通議矣

或曰子以生之理釋性不亦異諸儒乎曰諸儒避告子之說止以理言性使性之實不明於

本義

四

天下而分辨於後世亦夫人啓之也曰子何以異曰吾有所據焉爾易曰窮理盡性謂盡理可乎孝經曰毀不滅性謂不滅理可乎明道定性書之云謂定理可乎故曰氣之靈能而生之理也仁義禮智性所成之名而已矣天者言平其冒物也帝者言平其宰化也神者言平化機之不可測也性者言乎其生之主也精氣合而靈不可離而二之者也命者言乎其賦之非由我者也造化者言乎其物莫之為而順者也天道者言乎其化之自然四時

行百物生乾乾而不息者也聖人者言以
道之至也窮理盡性至命以合天之神者也
氣附於形而稱有故陽以陰為體形資於氣而
稱生故陰以陽為宗性者陰陽之神理生於
形氣而妙乎形氣者也觀夫心志好惡魂魄
起滅精矣相待而神是故兩在則三有一二
則三滅

耳目開而視聽生矣魂魄拘而思識生矣萬物
之情其入我也以耳目之靈其契我也以魂
魄之精耳目虛物無不入魂魄之精有主蓋

本義書卷四

五

有不愛之物矣不受也者逆於性者是已

耳聽目視口言鼻嗅心通天性也目格於聽且
格於視口格於嗅鼻格於言器局而不能以
相通也解悟者心注於聽則視不審注於視
則聽不詳注於言則嗅不的注於嗅則言不
成神一而不可以二之也

氣不可為天地之中人可為天地之中以人受
二氣之冲和也與萬物殊矣性不可為人之
中善可為人之中氣有偏駁而善則性之中
和者也是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

口之於味也心之於安也孟子不謂之性以
其氣故也剛善柔善周子必欲中焉而止以
其過故也

天地之化人生之性中焉而已過陰過陽則不
和而成育過柔過剛則不和而成道故化之
太和者天地之中也性之至善者人道之中
道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求止於至善而
已矣

本義書卷四

六

君子行仁必主於義則事無不宜而仁矣仁無
義以持之或固於不忍之愛而反以失其仁
故君子任道不任情

氣神而精靈魄陽而魄陰也神發而識之遠者
氣之清也靈感而記之久者精之純也此魄
魄之性生之道也氣衰不足以載魄形壞不
足以凝魄此精神之離死之道也

造化生人古今異乎曰天賦相近何太遠哉習
性之日殊爾古也朴今也日文古也直今也
日巧神鑿而靈散也久矣鳥巢之卵焉得探
而取之六經之教救其習之日降而已矣
聖賢之性皆天賦也氣純者純氣濁者濁非天

固殊之也人自遇之也聖人治天下必欲民性至善而順治故立教以導之使其風俗同而好尚一雖不盡善而為惡者亦鮮矣人之性純而已天之道誠而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天人合一之道故曰知性斯知天

慎言卷之四

本傳言卷

七

慎言卷之五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厚校

見聞篇凡三十四章

見聞枯其識者多矣其大有三惟誕枯中正之識牽合傳會枯至誠之識篤守先哲枯自得之識三識枯而聖人之道離矣故君子之學游心於造化之上體究乎萬物之實求中正至誠之理而執之聞也見也先哲也參伍之而已矣

本傳言卷

一

飭推類獨行也足以譁衆養交類乎世也足以市譽有道者恒耻之亦要諸守道自信得矣是故誠積而衆服道廣而朋來

具神明之性者學道之本也天不界之以神明命也天與之神矣而不學以充之是自棄者也學矣襲謬踵陋不能致精以合天人是摯明入昧也二者皆負於天者也是以君子咎之寡神識而限於命者君子弗咎也或問義集矣而氣不充有是乎王子曰否凡以氣之餒者皆理之不直者也義集則直矣而

何不充之有曰有不敢爲者何也曰蓋有之矣其不明諸道而懼於利害者爾要皆鄙夫之心爲之君子之於道也精於人物之理達於天地造化之秘而無不明明則進退取舍死生禍福咸有一定之擬加之義集而氣充所謂介如石者有之矣安有利害之恐以動其中乎安有鄙吝自私之心而反自蝕其氣乎故明道者養氣之助氣充者明道之成事物之實覈於見信傳聞者惑事理之精契於思憑記問者粗事機之妙得於行徒講說者

慎言卷五

淺孔門之學多聞有擇多見而識也思不廢學學不廢思也文猶乎人而歉躬行之未得也後之儒者任耳而棄目任載籍而棄心靈任講說而略行事無惟乎駁雜日長而蔽其塗矣

學道而寡通變則無順施之政爲政而離經術不過徇俗之才此道學政術岐而二塗矣故學求適用而政自道出則幾也物各得其分謂之仁事適其宜謂之義周羣倫之情謂之智真實以御物謂之誠是道也學之能裕於

已則禮樂刑政一以貫之而無不可施矣此孔孟之學術也

世之學者所入之塗二類敏者易解悟每暗合於道故以性爲宗以學爲資篤厚者待資藉始會通於道故以學爲宗以純爲資由所造異故常相詆焉皆非也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何有於我於已也不有焉又何詆人也歟

夢思也緣也咸心之跡也夢較勝否斯驕吝之心未滅已夢較利斯伎求之心未滅已

慎言卷五

士人之學也尊師故道德之成也足以裕已而成化今之人於友不親焉况師乎無惟乎道德之不古若也或曰六經周孔典籍炳也曰此其大法也其權衡之妙不可傳者與其人俱往矣不可得而親炙矣此惟默契道體者能之其次莫如得師友得也者於道也什九不得也者於道也什一

學有記誦而能言其義者施之治事猶扞格焉與道二故也情思而能言者由乎中出矣行猶有滯焉者物之變極未盡也踐履之熟而

能言者內外之契固而參伍之變神言無不實矣可以幸世可以議道可以訓遠

或問學曰明理而躬行之請益曰改過請益曰堅其志勿急其効雖作聖可也

學博而後可約事歷而後知要性純熟而後安禮故聖人教人講學力行並舉積久而要其

成焉故道非淺迫者所可議也義然後可以語命不義則畔道矣得也謂之道

倖喪也謂之道誅命云乎哉命云乎哉務高遠而乏實踐之仁其弊也狂務執古而無

泛觀之智其弊也迂迂則精實之學可以救之迂則達變之學可以救之

義理明天下無難處之事固也苟不能斷弱不能振亦明而不能行矣是故窮理養才與氣

不可偏一也窮理在致知之精養才氣在行義之熟

學者於道貴精心以察之驗諸天人參諸事會務得其實而行之所謂

之權度逐逐焉惟前言之是信幾於拾果核而啖之者也能知味也乎哉

虛明者能求萬物之情也已公忠者能正萬物之實也已虛無物清故明忠無物撓故公虛

明也者智之體也公忠也者仁之用也是故明王修之則天德而致治人臣修之以王道

而輔運學者修之和禮義而安身靜生之質也非動弗靈動生之德也非靜弗養

聖人知乎此精之於人事和之於天性順之於德義其機若謀其成若符其適若休常之

謂天道純之謂大德是謂與神合機非求於動而能若是哉世之人知求養而不知求靈

致虛守靜離物以培其根而不知察於事會是故淡而無味靜而愈寂出恍入惚無據無

門於道奚存乎諺有之曰土閉不活不斲而培水閉不流不斲而洩言靈之不入也

學者欲要名於俗而求異於常未有不淫於邪說而陷於異流者陰陽家之足以知天也五

行家之足以知命也術數家之足以知人也皆聖道之蠹賊也世之惑也久矣安得推明

孔氏之徒而與之共學乎

人有一事不合於義則受累於一事即非若然

之氣矣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大賢以下之事也

昏塞故狹小虛明故廣大

人心澹然無欲故外物不足以動其心物不能

動其心則事簡事簡則心澄心澄則神故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是故無欲者作聖之要也

耳目之聞見善用之足以廣其心不善用之適

以狹其心其廣與狹之分相去不遠焉在究

其理之有無而已矣

學者於貧賤富貴不動其心死生禍福不變其

守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為矣

義以御事有守有權守者恒自得於事也多迷

焉權者恒濟事於已也多迷焉故不失已而

濟者義權之上者也不然不如守而已矣

心為道主未有不能養心而能合道者未有不

能寡欲而心得養者

道無一本心之理一故也事變萬殊聖人乃時

時

為行以恐懼而勝者畏法者也有以義理而勝

者樂天者也

之謂少

感而遂通者能達之天下知幾其神者能退藏

於密

貪欲者眾惡之本寡欲者眾善之基

靜而無動則滯動而無靜則擾皆不可久此道

筌也知此而後謂之見道天動而不息其大

體則靜觀於星辰可知已地靜而有常其大

體則動觀於流泉可知已

動靜者合內外而一之道也心未有寂而不感

者理未有感而不應者故靜為本體而動為

發用理之分備而心之妙全皆於化之不得

已也聖人主靜先其本體養之云尔感而遂

通左右逢原則靜為有用非固惡夫動也世

儒以動為客感而惟重乎靜是靜是而動非

靜為我真而動為之假以內外為二近佛氏

之禪以厭外矣

慎言卷之九

慎言卷之六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厚校

潛心篇凡四十三章

潛心積慮以求精微隨事體察以驗會通優游

涵養以致自得苦急則不相契而入曠蕩則

過高而無實學者之大病

無事而主敬涵養於靜也有內外交致之力整

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以一其外沖淡虛明

無非僻紛擾之思以一其內由之不愧於屋

金臺集

漏矣此學道入門第一義也

持其志者存其心而不放也無暴其氣者視聽

言動以禮而不任情也心存則所發者自不

肆氣不暴則所守者愈固此內外一致之道

故曰交相養

人心當思時則思不思時則沖靜而閒淡故心

氣可以完養或曰心不能使之不思曰涵養

主一之功未深固爾苟未深固則淆亂而不

清豈獨思擾於晝而夢亦紛擾於夜矣深固

則淵靜而貞定無事乎絕聖棄智而思慮可

以復其性也然則學之

無忿懣好樂憂患恐懼此不仁之中聖人養心

之學也未能至此則本流以當致中喜怒哀

樂各當其節是謂不戾之和聖人順應之學

也未能至此則道離故當致和

格物者正物也物各得其當然之實則正矣物

物而能正之知豈有不至乎知至則見理真

切心無苟且妄動之患意豈有不誠乎意識

則心之存主皆善而無惡邪僻偏倚之病亡

矣心豈有不正乎學造於心正道之大本立

金臺集

矣而家而國而天下以此推之可也

言以示道心之華也貌以表心道之與也故動

容出辭不肯理者心之不忘德之有將爾然

性純則安

道而不改者賦其心不肖之常也

人心有物則以所物為主應者非其物則不相

得矣不戾於道者幾希故曰與其是內而非

外不加內外之兩志蓋欲其湛然虛靜也已

戒妄言遠顏色去游思脫漫習

或謂養氣助長之害如之何曰義集生氣則心

無愧怍無往而不可行義未至而徒感其氣
焉危行不足以明道激論不足以成德外阻
撓而中消悔者多矣不幾於害氣乎哉
自得之學可以終身用之記聞而有得者衰則
忘之矣不出於心悟故也故君子之學貴於
深造實養以致其自得焉

廣識未必皆當而思之自得者真泛講未必胸
合而習之純熟者妙是故君子之學博於外
而尤貴精於內討諸理而尤貴達於事
心理貴涵蓄久之可以會通冥契何也心之神

慎言卷六

五

歛而存蕩而亡者也有所得而固存之日見
其充積也有所聞而固蓄之日見其暢達也
故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由於不言道聽塗說
謂之棄德

幽獨之地心能澹然不繫於物可以寡欲而養
神也窮理致思非物事之應也能致如應之
誠可以體物而養心也物交於前順理而應
無意無必不惟利事也可以養性矣物交之
後有得有失安於所值而喜愠不蒙焉不惟
明道也可以養德矣

人心如匱虛則容實則否道義者心之天理也
知之必踐之以為寶而匱之戾乎道義者心
之私欲也知之且禁之以為砂礫而棄之匱
之未盈猶足容也故私欲之感或可以乘隙
而入至於天理充滿無少虧欠匱盈而無隙
可乘矣夫安能容故學者當蓄德以實其心
或問問道曰非言語也得道曰非見聞也達於
事而會於心斯謂之聞養於中而暢於外斯
謂之得

慎言卷六

四

淳厚者學道之基也輕躁者其天機必淺學也
安望其至道故變其質而後可以言學
學之大要有三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存乎
性義焉動靜云為起居食息存乎禮則焉進
退取舍死生禍福存乎義命焉學成而道全
矣聖人盡性弘道亦不過此

目可以施其明何物不視乎耳可以施其聰何
物不聽乎心體虛明廣大何所不能知而度
之乎故事物之不聞見者耳目未嘗施其聰
明也事理之有未知者心未嘗致思而度之
也故知之精由於思行之察亦由於思

義所當為身以為之擇善固執之義也以為衆所不為而止流也流則賊於性以為學之未及而止畫也畫則賊於德

思之精習之熟不息焉可以會通於道一之可以入神

君子之學博文強記以為資藉也審問明辯以求會同也精思研究以致自得也三者盡而致知之道得矣深省密察以審善惡之幾也篤行實踐以守義理之中也改過徙義以極道德之實也三者盡而力行之道得矣由是

大學卷下 五

而理有未明道有未極非其才之罪也鹵莽邪僻害之也是故君子主敬以養心精義以體道

明道莫善於致知體道莫先於涵養求其極有內外交致之道不徒講究以為知也而人事酬應得其妙焉斯致知之實地也不徒靜涵以為養也而言行檢制中其則焉寔致養之熟塗也

天下之事習之久而有得者安焉為學而不契於道未有不以存心養性為桎梏者是故顏

見孔之卓而欲能不化焉契而有得故齋上者師心其次師師孔子聞而知之師心也無常師師師也無所不師故其道莫踰

未有應也戒慎乎其有所不懼乎其所不聞既有應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如此而已矣

必從格物致知始則無憑虛泛妄之私必從洒掃應對始則無過高躐等之病上達則存乎熟矣

夫何以謂存養曰心未涉於事也虛而無物明

大學卷下 六

而有覺恐恐焉若或汨之也夫何以謂省察曰事幾方蒙於念也義則行之不義則否履冰其慎也恐一念不義陷於小人之途也曰存者善矣亦有不可行者何也曰或時勢之殊始而窮理未至也能中止以改圖亦不害其為善故曰善無常主此既事體量之學也學有變其氣質之功則性善可學而至不然徒事乎口耳講論之習終不足以入聖

文中子曰不雜學故明

程子曰有意坐忘便是坐馳何如曰此為有意

求靜者言之也然則靜不可求乎曰求則不
靜矣故曰坐馳然則何以靜曰主敬之純可
以與此靜有二有境靜有心靜酬酢已境靜
也心之思猶在不思則心靜矣然則心以思
爲主何謂也曰在應事可也謂靜以思爲主
此儒之自苦者爾有感則思無感則不思亦
足以養神何膠於思而爲之曰不幾於異端
之虛靜乎曰異端之學無物靜而寂寂而滅
吾儒之學有主靜而感感而應靜而不思何
害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慎言卷六

然則仲尼幾異端乎

或問易簡之道曰易之神理也大舜孔子之卓
塗也疇其能之請學諸曰廣大之能精微也
高明之能中庸也可以與此焉請所從事曰
知其所不得不爲與其所不屑爲於是乎得
之不屑爲而致力名曰貪侈由驕矜之心害
之也庸人之擾擾不與焉所當爲而不力名
曰苟簡由怠肆之心害之也莊老之無爲不
與焉

養性以成其德應事而合乎道斯可謂學問矣

氣質弗變而迷謬於人事之實雖記問廣博
詞藻越衆而聖哲不取焉

古人之學內外一道達於治績者即其學術之
蘊修於文詞者即其操行之餘今之儒者學
與事恒二之故講性者有不能變其質矣論
命者有不知要於義矣修仁義者功利之媒
矣明經術者刑法之資矣皆蔽也故習於已
而不能達於事者謂之腐儒厥罪小援聖假
經而循利於時者謂之俗儒厥罪大

慎言卷六

六經今之學也博於百氏百氏未嘗無所取
也駁而惑人爾君子欲大於學求之六經孔
孟足矣學能言之足以傳矣百氏之語言文有
餘而道不足反之身心之益悠哉淺乎況言
不及道者耶况離聖而淫於異端耶

濟務者才必明於道修道者德必崇於禮
事理之常順以應之得吾心之樂也易言易之
變預以圖之釋吾心之憂也推

不練事者安達治幾務文詞者安知治道
清言雖多性偏執而嗜勝遇時得份必亂天下

較之清談禍世者而矣

交際遠遜非降志也橫遊日反非畏人也守道

而完德與樂天為徒者也故能澄之不清撓

之不濁

欲得於外則相濟相贊不利於物則相構相戕

此天下日囂也聖人不以利致窮不以物累

生故澹然永寧

人一受元氣以生天地之美無不備具故知至

於道行極於德謂之完人足以答天矣利達

者形之影風之聲也雖不至實至矣故君子

慎言卷之六

九

貴修

慎言卷之六

慎言卷之七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厚校

御民篇 凡三十一章

御民以道不以術守我之正而感服不計焉付

得失於民爾術不可久民不可愚雖暫得之

終必失之民以我非誠也故聖人王道

法久必弊弊必變變所以救弊也或曰法無不

弊變亦弊曰然可坐視哉權其利害多寡變

其大甚可也曰變有要乎曰漸春不見其生

而日長秋不見其殺而日枯漸之義也至矣

哉

聖人置天下於安平莫先於植綱紀何謂綱紀

居重以馭輕督內以制外柔夷以綏夏也是

故有六官率屬焉有省道敷政焉有郡縣分

治焉有王使廉察焉有邊鎮防禦焉有羈縻

之夷捍蔽焉六者總之為綱維之為紀封建

不行勢不容已之道也王都重則外制邊鎮

固則內安羈縻之夷以不治治之天子有道

守在四夷也

權所以運國勢紀綱所以繫國脉人才所以主
國命故國之不亡者三權不亡移國不亡紀
綱不墮國不亡不用小人長國國不亡

三皇無爲順民也五帝有爲矣易簡而不矜功
若無爲也三代變革不得已也秦漢以還有
爲而爲之不繆於道者猶可觀也嗚呼天下
之勢變而不可返之道也先王之治跡顧可
返之哉故聖人守道以御時因勢以求治
弗通於時而泥古斯困溺於法制者也迂謀近
小而昧遠圖斯困溺於功利者也二者皆

暗於道者也謂之識局

物各得其所之謂大同大同者化之極也百姓
日用而不知是謂安常安常者神之至也

聖王神道設教所以輔政也其弊也瀆於鬼神
而淫於感應禮曰剛毅犯人妨於政鬼神過
節妨於政言失鬼神之中也後世之鬼神襲
而不敬惑而証皆妨政教也夫

安天下不失丘民之心固矣而賢者在位豪傑
得所尤其所急焉夫是人也一世之標準也
王者能盡商而有之則天下之勢在我不幸

而有亂逆者皆愚謬之夫爾愚謬安足成事
故亂天下者才智之雄也是以聖王知之養
之學校羅之科目錄之才藝廩之史胥拔之
山澤之隱而不得其所者寡矣

有邊鄙必有爭承平久必有逆賊生齒繁必有
妖民鬼方之役邊也淮西之役逆也黃巾之
役妖也三者勢之所必至者乎武以戒備不
可已之政也鄙談兵者迂不振者乎銷兵者
愚乎徐偃王身行仁義來朝者三十二國可
以伯矣武備不修楚滅之宋襄公以仁義行

師不擒二毛諸侯服矣威不振衆楚執之由
是觀之迂懦之論不足以立國也明矣後世

猶有安於承平而不講者不達於治忽之幾
者也是故兵也者危道也非得已者也可以
威也不可以贖也可以戒也不可以去也

仁義禮樂維世之綱風教君師作人之本君師
植風教者也風教達禮樂者也禮樂敷仁義
者也仁義者君師之心也八者具而和平之
治成矣雖謂之堯舜可也

或問術以發奸可爲乎王子曰吾何美於是廓

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至矣如者何者
惡者伏而恐者苟不至吾前焉吾何求為之
甚矣術數之為心害也彼不自發而術以發
之彼三我殺之也自發之者彼以天之殺之
也何神吾術而殺人為哉銛甯鈞鉅聚怨之
媒也惡足神

有世功者世爵祿功薄也者濫矣爵濫則在位
者不得人祿濫則取於民者過厚是故春秋
譏世卿不獨曰蔽賢而已矣

聖王慎內修戎狄微障禦之而已風不可使修

禮書卷

甲

俗不可使奸政不可使峻民不可使激風修
則犯禮犯禮則俗奸俗奸則玩法玩法則政
峻政峻則民怨民怨則激亂亂出於民怨傷
其本者矣誰復戴之秦二世是也民猶有思
者雖失之猶得之漢光是也故曰蠲之蠹木
病自內也蟻蟻之啄人人不可避也

茹毛飲血不若五穀之火熟也綴羽被卉不若
衣裳之適體也巢居穴處不若宮室之安居
也標枝野鹿不若禮義之雍容也珍食墊腊
五穀之蠹也錦綺文毅衣裳之賊也蟻蟻

墻宮室之蠹也繁文苛政禮義之邪也是故
治化未適也聖人憂之於始治化既滿也聖
人憂之於終

事勢有輕重為政有幾宜必俟大有更革而後
可救其積弊者重也漸次而變亦可以返其
未極者輕也施之失其宜未有不養患而激
亂者要之貴察於幾

人非樂天之心不能制情於道故莫不有欲欲
則貪侈貪侈則僭僭則亂聖人以禮防天下
使民各安其分而不爭是故或役或承或亢

禮書卷

五

或卑或寵或奪或泰或約一受其正奔命執
分而無外慕心定故也是謂天下齊一久安
長治之道乎失其防者反之

治安之國其事簡其賦輕其政平其氣和其民
樂災異足以警寇賊奸宄無虞以起夷狄仰
其治而順化而祥瑞不與焉危亂之國其事
繁其賦重其政僻以淫其氣乖其民畏以怨
祥瑞適以肆寇賊奸宄竊發夷狄乘其敝而
擾而災異不與焉

辯上不定民志不可無禮風霆流行天命不測

不可無鬼神然而繁儀文則瀆禮求感應則瀆神瀆禮則民大困困極則詐矣瀆神則民大駭駭久則誣矣非聖人設教之本始也後世事神用禮之過也是故敬鬼神而遠之以禮之實而治國使忠朴有餘而不彌於文仲尼之道隱也久矣

有聖人而後名教立定之以天命則妄心滅定之以禮義則遂心亡定之以法制則縱心阻故名教者治世之要也

人心道心皆天賦也人惟循人心而行則智者

慎言卷七

六

力者衆者無不得其欲矣愚而寡弱者必困窮不遂者矣豈惟是哉循而遂之滅天性亡愧耻恣殺害與禽獸等矣是以聖人憂之自共道心者定之以仁義齊之以禮樂禁之以刑法而名教立焉由是智愚強弱衆寡各安其分而不爭其人心之隄防乎

善繼政者因之故有所損益而民不駭有所變革而民相信突然大變倚挈於勢而爲之者昧道也亂道也儒之迫者乎

也天下可以自然治彘軒堯舜爲之矣民無統主則強食弱也衆暴寡也智死愚也極也必反之相戕相賊報覆相尋民之獲其生者寡矣是故任其自然者亂之道也美色人情之所欲也強而衆且智者得之貨利人情之所欲也強而衆且智者得之安逸人情之所欲也強而衆且智者得之則樂失之則苦人情安得宴然而不爭平安能皆如老莊之徒淡然無欲乎安不至於亂乎故曰極也必反之反之者求報也聖人之生於時安得

慎言卷七

七

不爲天下求安故仁義道德之修非徒爲己也將以化人也禮樂法制之設不徒治人也亦以安己也勢之所必然者也謂聖人得已乎夫法以治之而猶有意外之奸况蕩然自由乎云自然者謬幽之說也

或曰法可常守乎王子曰常則弊弊何以救之曰以道堯舜三王之法制不可行於今乎曰聖人且難之堯舜與賢三代傳其子矣堯舜以禪受湯武以征伐矣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而周又倍之矣唐虞典刑惟象三代五

刑之屬至於三千矣唐虞夏后封功建德商周及其同姓矣夫聖人豈不欲相守哉時變勢殊而政弊奸人乘弊趨利治斯害矣聖人緣人情而救之安得不求變故變者所以救其不能行也雖聖人安能違其時勢而恒守之乎敢問何謂緣人情而救之曰獨不見堯之未穴棟之未蠹乎斯即法之未弊也無所敗於治何救之為及其久也隙焉則重鼠乘之矣乘之則廩與棟敗矣苟由是廩與棟焉雖固塞之必固穿之故曰塞鼠者所以壞壁

虞書卷七

八

也不若易廩與棟而絕其穴蠹之由生曰聖人神明其弊安滋曰弊也者積久而勢成也狸居室而鼯亡聖人之謂也天下恒有聖人也哉安能使不至於嚙蠹乎是故法者擬定而不可通者也久而弊生道者隨時濟變以取乎中者也萬世無弊君子之治天下也不貴同其跡而貴於得聖人之心不貴泥厥法而貴於合聖人之道誠得聖人之心與道施之雖不揖遜封建亦可以巫衣而治矣泥法而守其跡未有不為重鼠樂趨之地也

天下順治在民富天下和靜在民樂天下興行在民趨於正上節儉則寡取於民而富矣上簡易則動於民者寡而樂矣上稽道於聖則民不惑於異術而趨於正矣聖王敬天不泥天以人事足以勝之也故奸宄無以乘其惑庸主不慢天則泥天而應天之實無聞也故奸宄得以藉其變正大廣遠以之立法公平明恕以之用法不正則戾道不大則用小不廣則偏於一不遠則所施不久公平則人服用明則情得用恕則

虞書卷七

九

法行而物感要終之仁也

世之平也安靜中和之士皆足以有為緩急有用苟無俊傑焉詭特不羈之才亦可也或曰詭特無行不可曰時急其所長也顧御之有道焉爾德也豈悉求於眾人哉震之以敦大之氣入之以誠信之操則受變於我而才無不效矣

三皇草衣木食人曰時也王子曰聖人儉以順俗也堯舜茅茨土階人曰時也王子曰聖人儉不務飾也此天下之大樂也今之時政繁

矣風俗矣以勞矣則曰天下之大
災也上之人乃不思而返之其
舍是而欲有為其為治也亦外矣

聖人爲治豫調夫國勢之機機伏而不可見者
議之若未然舉之若無所事一失厥會輕者
浮重者壓強者甚弱者微事去而不可爲矣
故執古者失於時宜徇俗者蔽於因陋守法
者憚於更革舉不足以論機也通昭遠觀其
惟神識之士乎

人主震威怒以操制臣下則諫正之言有不能

慎言卷八

入此治亂之大幾也

慎言卷之八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厚校

小宗篇 凡二十三章

小宗之法尊祖也尊祖于上所以合族于下其
紀有三公廟以達孝思仁也公田以給婚嫁
義也公會以齒長幼禮也三者行而族紀矣
族紀則治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
下平此之謂也

慎言卷八

或問孝曰理世之首務君子能盡孝親之道則
衆善集而羣邪亡始也一鄉信之大也天下
化之曰請事曰虞舜尊親爲大曾子養志爲
至孔子以色爲難茲孝之大節也曰非富貴
不足以盡之乎曰玉粢錦衣而愛敬未至如
親之樂何心敬辭婉而容色愉愉雖蔬食水
飲歡也君子亦貴乎悅親而已富貴者所遇
之時非由乎我者也孰能必得之廢人之孝
勤四體而通神明豈必藉軒冕哉

利欲昏智敗義喪仁

不學而達於政有諸曰世未有不學而能者也

學之術二曰致知曰履事兼之者上也然於
聖途計於往範博文之力也練於筆情達於
事幾體事之功也然而師心獨見暗與道合
亦有不博文者也雖然精於仁義之術優入
堯舜之域必知行兼舉者能之矣

不患其無才患其無學不患其不任患其不忠
不患其無功患其無志

強率害質直詭隨害融達

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
果盡其生之道也雖死亦可矣果適於義之當

也雖死亦可矣

功業者聖賢之所有事也志不立不足以成志
具矣不會於時焉亦未如之何也已故君
子修志俟時而無意無必焉強以趨時不契
于幾不見道者之常爾如時義何哉功不足
言而志已頓斲矣是故君子以修道責之已
以行道俟夫時以成功歸之天

或曰誦詩讀書有所發明矣而不能施于治何
哉曰參伍之未當也曰當矣曰體驗之未至
也曰至矣曰時之未會也曰會矣曰權之不

由也曰由矣曰此以上難言也其我之得於
天者未盡至乎是故性之識有三其屬於人
亦有三得穎悟者神之識多得敏達者精之
識多得記憶者魄之識多三者惟聖人能全
之其次穎而敏者上也世亦不可多得矣敏
穎而能記者時或不斷焉敏而能記者時或
不中焉况記憶之性多而穎敏寡者乎無怪
乎不能施之矣茲非命也夫

三者明哲所以自保也

行過高者易竦動於衆事執古者不受變於俗
之二人也才氣高邁志慮堅定者皆可能之
故悅慕者衆矣中行之士非道明德立動與
天合不能焉世亦寡矣寡則厥神不傳矣夫
又誰契而慕之

儒有習俗以為訓者其支裔膚淺於道者也詭
聖以為論者其索隱鑿荒於道者也二者非
不要於造化性命之塗也離於正大自然之
實遠矣是故公普而不私雅大而不僭準之
造化證之性命炳然使民無惑焉斯聖人

之徒也

練事之知行乃中幾講論之知行尚存疑也
知在我者也幾在事者也譬久於操舟者以
水之故審矣焉往而不利涉彼徒講於操舟
之術者未涉江湖而已不勝其恐矣安有所
濟之哉蓋風水者幾之會也非可以講而預
者也故程子曰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
命於道德會於禮樂化乎上下而不知所由也
之謂聖臣矣守道正躬不為物劫可以託孤
寄命者此之謂淳臣矣順度慎行才以濟務

慎言卷八

謙謙而不居者此之謂名臣矣論不亢情和
不失物備焉隨其時者此之謂具臣矣

君之望乎臣者欲利其國也有二臣於此一死
義而社稷亡一忍生而社稷存將孰從諸曰
臣之事君也盡其心力而已矣力可以存社
稷孰輕死焉不然則忍心以要功利者矣事
無成而名墮又其如殉哉

道常也非常者異象而干順寡見而駭眾故怪
之亦二氣鈞胚也知道者亦常之是故岐角
山趾赤髮綠睛人之生亦有然者矣角端體

甲牛尾馬蹄物之生亦有然者矣於風生火
久血成燐積水育蚕結石藏龜變化不可測
也夔罔兩龍罔象鳥畢方并貫年常理不可
執也故世俗駭之夫陰陽之化杳無定端有
常氣而禪者有間氣而化者一人之世不得
以槩觀也惟聖人神明通宇宙而觀物斯獨
見而不眩惑矣故曰知道者亦常之

道不行不去貪而害仁及亂不能死害義能死
亦害智何也始而不能決其去也孔子危邦
不入亂邦不居先幾也殉道也保身也古之

慎言卷八

五

全德神矣夫

禮云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
之於宗何也王子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
居之道東宮西宮南宮北宮居異也夫婦內
外之禮嚴渾居則瀆倫傷禮有不能保故異
宮而居禮也財用則同仁也子弟有餘則歸
之於宗不足則資之於宗不得專主以私獨
也後世之異居并其資產而割裂矣古人統
宗之義其亡乎其亡乎

內不失貞外不殊俗如之何曰不能兼也同俗

則失貞和而不同可也亂世知之何曰聖人
有道焉亦不汗於俗

東極之民僥南極之民謫西極之民戾北極之
民悍中土之民和非民性殊於四極也習於
聖人之教然也蠻夷者封疆土俗限之也聖
人之教可達孰謂異吾民哉

事雖易而以難處之未有不治之變忠雖遠而
以近處之未有不之謀此所謂至慎此所
謂先幾

顯者示以晦之理則悶淺者動以深之機則迷

愚者詔以智之謀則惑人各有至不可強也

慎言卷之八

慎言卷之九

川生蜀人焦維
後學長洲姚厚校

保傅篇 九四十三章

禮保傅篇曰太子孩提三公三少講明仁孝禮
義以導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比選天
下端士孝弟閎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之
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日見正事聞正
言行正道蓋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
下定矣此三代所以有道之長也嗟乎後世

人主於太子非不教也不循乎三代之遺法
矣師保之官非不設也不惟其道術者有之
矣左右之人非不比選也不得與之居處而
出入矣深宮秘禁婦人與嬉遊也藪狎燕閑
奮豎與誘掖也彼人也安有仁孝禮義以化
之哉習與性成不驕淫狂蕩則鄙褻惰
由是聞正言若侏儻之亂耳見正人若芒刺
之在背是豈天下之福也哉人主乃不思而
反之何耶近世太子有以文詞書藝稱者不
亦君子之教乎嗚呼彼善於婦寺之養者也

謂天下之木在茲乎文三世子曰三王教世
乎必以禮樂樂所以修於內也禮所以修於
外也禮樂之錯於中形發於外是故其成也
澤恭敬而溫文夫恭敬而溫文謂文詞書藝
而已乎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能算亦有損況無算
乎能勝亦有損況不勝乎故勢猶有可圖者
自治以全之可也書曰舞干羽於兩階有苗
來格此之謂也

王者謙則君臣和卿大夫謙則國政和國政和
則民安故和者治之門問謙曰不自大不自

大則不矜不矜則不自任不自任則情平情
平則和問謙之繇曰無欲無欲之繇曰內足
好問好察舜不自智立賢無方湯不任類不自
智則協衆情不任類則無私人衆情協則政
平私人無則賢用

農困則庾虛庾虛則兵疲茲用可憂矣善漁者
不洩澤善田者不竭卉畜其利者深矣農困
國之大疹也乃不思而憂之作無益崇土木
耗財財是謂剝本

欲於國之危亂者亦觀其臣民之風俗爾附權
死黨奸佞罔上之臣作則淫比矣淫比者篡
要結宿客賊匪亡命之民作則淫朋矣淫朋
者盜盜之勢在下猶可爲也篡之勢在上非
大力不能反難矣哉

周天子之大夫監於諸侯之國曰三監謹天子
置諸侯王相由內以制外通其隱蔽之勢也
皇極之建其大有五一曰清心志二曰定紀綱
三曰正禮教四曰求賢才五曰覈名實心志
清則不惑於非道而極之本立矣紀綱定則

維制固而國之勢真矣禮教正則常道興而
俗尚不惑於邪矣賢哲用則職任得人而治
化溥矣名實覈則上下不罔而苟且欺蔽之
風遠矣

韓魏之六國不足以敵秦而亡于秦陳涉之六
國反以之滅秦何也曰六國者所世有也世
有者必欲曲保之其得失重故自守之慮常
十之八九其勢也卒至於漸亡而已陳涉之
六國本非所有者以秦之人攻秦也其得失
輕故橫行足以亂秦勢盛足以亡秦傳曰以

瓦礫注者巧以黃金注者昏不直曰六國無謀秦人之無道也

人主之權不在宰相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則在近習出此入彼之道也聖帝明王世不常有精勤萬幾無懈者難誠如是未有不託諸人以求自逸者夫權安得而不移惟賢者視君猶親視國猶家兢兢焉日恐其僭也故君逸而國亦治斯人也周召是已世亦鮮矣乎匪其人不亦危哉是故慎任人之選杜竊權之漸遺厥孫謀其庶幾乎

禮記

四

都會之形勝關中幽燕上也勁兵之區莫如此鄙阻關塞之險易於制虜南面以臨天下百蠻不足服也關中天府四塞亦足以控制戎虜惜轉漕之艱耳故曰上澤路平而晉陽孤唐鄧服而荆襄懾淮陽順而吳越可以坐制分據而主之之勢也巴蜀天險自守之區故未亂先變既亂後平聖王每不急之以為囊中物也夫堯舜三王大與明德無思不服形勢不足言也況所據欲得其地者乎下此者未有不藉其勢者也故曰勝者三之緩七之

急也

立後從周何謂也曰殷人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人嫡子死立嫡孫春秋傳曰管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是也文王立發微子立衍孔子乃曰立孫此又何謂也曰文王立發遵時制也微子立衍守祖道也立孫周道也故孔子從周曰後世不可易乎曰立嫡所以重宗一統消覬覦而絕後變萬世不易之道也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曾孫無嫡曾孫立嫡孫之弟先支後庶可也無則

禮記

五

上求嫡子之弟立之無嫡弟而後及庶弟焉由是而行人倫正天理公而天下萬世覬覦非分之心絕矣曰有嫡而立庶者何也曰此亂世之道啟爭端者也不可以為訓也或問持盈之要曰苞桑之戒投艱之憂心日兢兢也曰請從事曰崇節儉禁侈諭為天下養財敦教化尚氣節為天下養義謹關塞擇將才為天下養仁

清明之朝其臣多廉濁亂之朝其臣多貪勢使然也一人而遠變者好巧自植與時浮沉也

防民植教安於斯人望之其不變者何也以道自持不以時之清濁異已之操者也古謂援俗而立其斯人之儔乎

主少國疑功高望隆之臣將何居曰求賢聖之臣協恭以夾輔之終其身不怠可也然惟伊尹周公孔明之志則能之不然勢極必篡六朝之得國皆然也然則禪非乎曰世無堯舜不可言禪何也非有聖人之德有天下不與之心也夫以桀紂之惡湯武猶斬德矣夫孰為信之哉所忌者以謀敗之異已者以法殄

慎言卷九

本

之通國非王人也威震勢逼乘其孤弱而取之君子曰其文禪也其實皆篡也

幼君闇政奸雄持權君子之仕當何如曰聖憲有之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貴戚重臣義均休戚當何如曰扶顛持危不避艱險盡心盡力以死自誓可也

世道之高下時勢之變不容已者乎聖賢汲汲隨時以道救之又惡能已乎堯舜揖讓若無與於已焉二帝已往一道也禹之傳子慎聖賢不恒有啓亂也斯又一道也湯則放桀矣

猶慙而讓賢若曰失焉武王代商則任之矣伐暴救民猶若不得已焉者下此有意矣自私戚也爭奪篡弒不仁之甚者乎嗟乎六經安得而不修述乎君臣父子之義安得而不正乎聖賢汲汲之心可以識矣

統一華夷者謂之大統者也然有正有變焉居中國而統及四夷順也正也三代漢唐本朝是也入中國而統及四夷逆也非變乎元是也統中國不盡而與夷狄並長謂之小正統可也宋是已春秋吳楚長盟中國其所由

慎言卷九

七

來遠矣聖人雖夷之終不能沒其主諸侯也元也雖以變統例之亦不能廢其大統天下之實矣有分統不相君臣者三國南北朝是已有先一統而後分裂於夷狄者東晉是已有君臣之舊焉宜以正統之大終之

三皇之民靜以樂五帝之民安以遂上無欲而事簡也三王之民勤而不失其所事雖煩而聖人之政仁也春秋戰國之民苦而不適其生王政衰而兵賦酷也漢唐宋之民勞而不倦武帝南宋近戰國矣高孝應兵不得已也

武帝窮兵四夷何為也哉是故事簡則用夫
民者寡不得已而後用兵則民之樂生也多
聖人仁天下之政斯二端而已矣

帝王之得天下天地之大義存焉堯舜禹之揖
讓魄乎其不可及矣湯武之放伐順乎天而
應乎人君臣之際終有愧焉漢高帝我 太
祖以布衣因亂而取之無愧焉者高帝猶曰
秦之亭長也我 太祖復中國於夷狄蓋邈
乎無以尚之唐太宗假義而終取之又商周
之不若也其餘篡奪而已矣

本傳卷九

八

天下有不可返之勢故有不可為之時機在人
也聖賢且奈何哉孟子之道不得行於戰國
豈皆齊梁之君之罪哉亦其勢然爾當是時
秦為富強之國其民勇於戰聞視山東之國
不啻什之二矣六國之合從亦豈其勢之得
已哉使為秦者休兵自緝修德睦隣與天下
之民樂生則六國之君亦得以修德仁養
民求賢乘時以自治矣然而秦不知是也恃
其兵力日吞食乎三晉荆楚之或攻已國也
不得不以兵應之攻與國也不得不以兵應

之秦一出一而六國之皆動是時也
求免於死亡困苦下川得矣雖有聖王不忍
之心仁義之政安所從而施之故曰勢之不
可為也然則為六國計當奈何亦曰養兵在
賢効死勿去聽命于天而已矣

王綱解弛天下崩離君子之處當何如曰非持
危撥亂之才不足返也非至誠大公之心不
足服也不如遜而避之避之不得當何如曰
不為禍始不為道屈弔民伐暴以俟其時則
不始於禍矣君臣父子不犯其義則不屈於

本傳卷九

九

道矣

田不可井者三山谷之坎壤不可以方制雍冀
梁益荆楊之區平野之可井者能幾何哉一
也大河大陸之區溝會具而水不涸二也一
夫百畝奪富人之田者多矣三也聖人不作
無益順其治而緣人之情求歸於治而已矣
必言可井者迂儒之慕古也勢終不能徒生
擾攘爾曰天下初定乘其勢而為之不亦可
乎曰戰爭方已務休民也上雖易姓受命而
民之業自若也奪而井之寔生怨激亂仁智

者之所不爲也然則善如何曰阡陌而兼併生抑豪穡籍正租之法善也占田有限所以抑也疆界有書所以稽也租稅有常所以正也抑則農之業普穡則田之隱寡正則貧之食足官民之利貧富之願田之而可均也不亦善乎哉

或問封建王子曰聖人在位封建可也郡縣亦可也曰聖人不常有請以法守之曰諸侯權力足亂漢諸王可睹矣狄入邢衛隣國自保恬不相恤非齊桓夫孰拯之亦可睹矣王紀

慎言卷九

弛而爭雄民日塗炭七國之際可睹矣較民苦樂之多寡郡縣之民得什之七凡治圖民之安也民苦之分多封建何爲哉曰三代御世之良法也曰三分有二周之得商也久矣成康再世而諸侯不王言天子權主之大善得乎上無明王統之不易烏能如郡縣之眇哉唐之方鎮猶逆命自強況封建乎有天下欲圖民之安而治之易雖不封建可也儒惡秦郡縣私也子曰勢也非秦也雖一人之私也天下之民利之則天下之公也秦之蔑德

不與焉

祭祀感格之道何如曰難言也曰祖考精氣也天地山川鬼神元氣一也氣一將無不通乎曰難言也夫人之致祭其禮委委容容其物芬芬烝烝夫惟類若人者然後能感而享之吾未知天地山川之果類人否乎吾未知鬼神祖考之猶具體而能飲食否乎焉能惡而知之曰聖人謹祭之爲何曰報本追遠仰功酬德先王仁孝之誠且因之以立教也故祭祀之道惟聖人能知之能言之其餘詐已

慎言卷九

之心以詐人非愚則誣而已

北虜之難治何也曰勢也不植五穀必畜牛羊畜牛羊必就水草是無恒居可依也人不咸有畜其貧者以射獵治生是藝騎所由精也無恒居則不憚於轉徙藝騎精故易於爲竊食不足以養故易以輕生故曰勢也西南諸夷碉砦爲居西域諸國城郭土著非要功於夷則終世安順亦勢也是故聖王有作必治其城郭修其生理使其各有定所可依定業可感久而安安而後治自無轉徙竊發之患

矣此華夷之利大造之仁也

君臣天地之大義節義生人之大閑守死者仁人也義士也否則亂臣也賊子也重臣親臣近臣死于義遠臣死于職守無辭也蓋此為我君彼即為我讐矣安不死先仕而今不仕者能晦其名焉不死亦可也不當君之事也不得遁焉者亦宜死之龔勝是也被舉而名達於君者死於義可也避而不仕亦可也名之不達者與庶民同也守義不仕亦可也雖仕亦可也蓋以名分漸微其責漸輕故爾

本集卷九

十三

莽操懿裕乘時欺孤而取之其篡竊之雄乎挾武功以鎮衆者亦能偽定乎一世莽坐而飭詐適以滅其身而已宋祖之於周推其類均也延其作者周微也施政之術異也

古之王者以節儉率天下故國之經費必會而計之量入為出歲率以為常焉歲久而贏餘積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政之至也賓客喪祭衣服飲膳有常用弗益也百官之祿戎賦之輸有常制弗變也不以非道施惠也不以蔑功行賞也不以無名典役也不以驥武

動衆也故天下化於儉素而樂於簡靜侈麗亡而僭踰絕矣是謂上下貴約德之至也夫農軒簡用土毛之稅可足矣堯湯有儲水旱之沴可免矣其約德之徵乎推鐵算緡鬻爵贖禁後王之糝政也其侈心之為乎歛愈橫而用愈急國非其國也宜哉

酒蘖害穀羅綺害絲華腊珍食害味雕楹刻楠害木綜之害貨財耗天下聖王為民儲富必嚴令以禁之曰甲令具而俗日侈何也曰習俗久而上下慢也等威之壞在茲乎民之窮

本集卷九

十三

在茲乎以為不足計也故慢之甲令在而民不知禁者由上之自慢始也故聖王躬行節儉而近習化近習化而近臣化近臣化而天下不化者未之有也罰金沒官之令待頑滯者可也

左右蒙固君德不造之端也何以故才智所及不諳於蒙者之外所見狹也雖有聖人足以成主德者無因而至焉故蒙之日深而德之日遠也堯舜求賢如不及蓋不以左右之常為足恃也已

北虜入統中國祚無百年果天運乎曰非也政俗使然爾聖人制禮樂所以辨上下正倫理也故民俗安義而敬上聖人立刑政所以嚴紀綱而振偷玩也故民俗守法而忠上三代所以有道之長賴是物矣謂虜能然乎曰元世祖英武寬仁用夏變夷佐以姚劉諸賢何亦若是曰三代之政純王之道也世祖建學明倫矣閨門之中寧免烝報之醜乎胡僧講法寧免男女瀆亂乎何以使民興行世祖制官立政矣南人北人之分寧免以私示天下

本學卷九

七

乎錢穀歲課屢增寧免以貨困天下乎使民何以興義立國規模其大節不純如此貽厥後昆淺矣是故風俗蕩而廉耻乖法紀縱而貪殘極久之民不知義而凌犯之事作矣國非其國何尤

古人之言曰植遺腹朝委表而天下不亂也有諸曰當是時也天下可謂無君矣徒恃先王之法與澤焉爾國無君非外戚乘之則內奄竊之勢所必至大奸不能以法制大惡不可以德感無所往而非亂階矣天下者祖宗之

天下也必欲永而保之豈無長賢乎舉而嗣之天命永昌遺腹之私亂之道也
鴻荒之初未有聖人皆夷狄也未有名教皆禽獸也

三公從道邦乃恒保三公競志乃憤邦事

威福劫民是曰權臣德惠媚民是曰盜臣玩習之久民不知其君成篡竊矣

世道日文帝王之所尚乎王子曰非然也勢日趨爾貴桴土鼓而金石絲竹作焉陶匏掃地而玉璜崇壇起焉茅茨土階而瓊宮瑤臺興

本學卷九

五

焉此不期而至者也非日趨之勢乎文過其實則政煩禮瀆而民苦此天下日梏也反其質可也禮求其實意儀文度數可略矣物求其實用浮華侈費可黜矣政求其實體彌條苛費可省矣或曰中古聖人之遺法也曰文乎文乎後世日趨於極敝而不可為者乎能反古質以從先進是謂探本執今之文而欲天下之民樂生是執火而求涼也得乎哉
五尸大古之朴也雖周公未之有改六尸旅酬禮煩而神藝矣不如祀主幽嚴而淳直

子欲聚世族立小宗法五世一分祭分而三年

一合祭一合會雖百世猶聚也

程伯子曰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言命言繫

於人事修否爾

天道君德有相值者有不相值者皆常道也堯

湯水旱不相值也舜之鳳儀周之鳳鳴適相

值也言其德後世有作皆弗可及也

古之先王敬天事神小心率衆不敢自命敬而

遠之其義直故君子由之後世矯天假神若

影響酬酢其道誣故君子正之

不遠裏九

去六

唐隸問福善禍淫如何程子曰此理之自然善

則有福淫則有禍曰天福禍之乎曰理即天

道也書云皇天震怒將有人在上怒之乎蓋

理應如此耳善惡之報不直者何也曰幸不

幸也此善言天道者矣

慎言卷之十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厚校

五行篇 九二十九章

五行分儷四時厥義何如王子曰緯人私智強

合非聖人實正之論也五行之氣渾於太虛

何日無之既曰春木矣季土矣何水火土金

日輪次而仍在不幾於自為矛盾乎若曰日

逢甲乙木氣獨主矣其水火金土將歸何所

不幾於誕而害義乎氣無滅絕之理又非遜

不遠裏十

去七

避而然故曰緯人私智強合非聖人實正之

論也

天一也天下之國何啻千百譬父之於子雖有

才不才厥愛惟均也天象之變皆為中國之

君譴告之偏矣以為千百國皆應之而國君

行政之善惡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齊也參之

中正普大之道茫然未之有合蕩於私數戾

於聖心必自災異之學始

日祛淫祀也而瀆鬼神之感應日擊妖道也而

信天人之休咎是啓源而欲塞流矣得乎曰

可以動人主之趨善也嗟乎是則然矣君有邪心不務格而正之君有僻政不務諫而反之乃假不可知者而恐懼之是捨本而務末也久而無應將自喪其術何善之能越幾於佛氏之愚人矣是故聖人通於性命之本立於中正之塗雖以神道設教也尊天地而不瀆敬鬼神而遠之守經正物不飾妖誕則風俗同而百家息矣

董子論高廟災曰去諸侯高原便殿災曰去大臣嗟乎誣天人甚矣黜百家尊仲尼何有哉

本懷卷十

三

是謂累德不直累學也

周公曰履霜堅冰至仲尼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孟子曰死矣盆成括聖賢之前知也倡推測之術者其緯說乎其異端乎惘而愚可憫焉英雄欺人焉不仁之甚者矣

萍實商羊附會於聖人也若然彼童子之前知矣仲尼何與焉

聖人治世其鬼不神非鬼之不能神也經正而法嚴也正則邪說不興嚴則妖道罔作鄙儒詖術莽跡若沒焉耳矣

妖祥人也論者由物惑矣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兄友弟恭夫和婦順雖山崩川竭不足以爲殃父子逆而君臣離人道乖而彝倫斁變倖得志而賢哲退抑雖鳳鳥慶雲不足以救其危亂之禍何也國家之興替人事之善否也是故責人敬天者其道昌棄人誣天者其道

亡

聖人之知來知其理也吉凶禍福之至亦有不直於理者聖人所不知也故推測之術聖人不貴

本懷卷十

三

天地道化不齊故數有奇耦之變自然之則也太極也君也父也不可以二者也天地也陰陽也牝牡也晝夜也不可以三者也三才不可以四四時不可以五五行不可以六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夔一足人兩足螭三足馬四足知蛛六足蠅八足蜘蛛四十足蚊百足是豈物之所能爲哉一天之道也邵子於天地人物之道必以四而分之膠固矣異於造化萬有不齊之性矣於聖人物各付物之心牽合傳會舉一而廢百者矣

或問治世之有災沴君德不協於人而譴告之
平曰非然也亂世之有瑞夫又誰感格之是
故堯有水湯有旱天地之道適然爾堯湯柰
何哉天定勝人者此也堯盡治水之政雖九
年之波而民罔魚鼈湯修救荒之政雖七年
之亢而野無餓殍人定亦能勝天者此也水
旱何為乎哉故國家之有災沴要之君臣德
政足以勝之上也何也天道悠而難知人事
近而易見凡國家危亂者咸政之不修民之
失所上之失職也孰見天帝訶詆乎哉孰見

本慎卷十

四

天帝震怒乎哉此應天以實不以誣者堯湯
自修之意也書曰我不敢知曰有股受天命
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
乃早墜厥命可謂善言天道者矣

雨暘時若風霆流行天地之德化也世有風雷
之師雲雨之巫是人握其權矣土主木偶行
禱求應是鬼司其機矣然乎儒者假借而罔
正於道傷造化之大倫邪誣之俗誰其責哉
淫僻於陰陽者必厚誣天道傳會於五行者必
熒惑主聽

禍福有所由主乎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
善之家必有余殃人事之相感招也而鬼神
不與焉曰福善禍淫非與曰比干剖心盜蹠
老死子謂天攝物耶殘賊暴虐人切憤之而
禍卒被焉者人道之不容已者也非人力也
故歸之天爾善之得福亦如是乎蹠幸不幸
爾非常道也

本慎卷十

五

或問天關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必待一萬
八百年有諸王子曰生成固有序矣數何拘
若是又何齊若是豈非以十二辰之數而強
附之耶地闢物即生之陸也草木昆蟲水也
蛟螭魚鼈人亦類也與俱生矣蓋氣化之不
容已如此安能若是久乎自堯至于茲止三
千餘年爾今視之亦甚遠曰萬八百年物始
生焉謂實理然乎哉

天地之生物勢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強食弱
大賊小智殘愚物之勢不得不然也云又何
心哉世儒曰天地生物為人耳嗟乎斯其昧
也已五穀似也斷鳴裂腹之草亦將食人乎
雖豚似也玩蛇螻蛄之屬亦將為人乎夫人

之食夫物固曰天爲夫人之生之也然則
虎狼攫人而食謂天爲虎狼生人可乎蔽於
近小而不致大觀也矣

聖人之行難符下守賢人之集可乎曰中人以
下可以免過也非通議矣久而蔽焉局也已
曰由賢入聖何局曰獨不見水中之鱗乎曲
港之瀆其生條條爾洞庭彭蠡之淵有橫江
者矣橫海之鯤化而蔽天不亦愈可駭哉又
獨不見槩枯之木乎小屈之則小就大屈之
則大就成也不可以反反則折矣勢也聖人

慎言卷一

六

固不易得矣亞聖大賢之材質世安可謂無
也哉以聖人不可易及必守賢人之集習與
性成氣象殊塗能脫故習而超以上達吾見
亦鮮矣不幾於棄亞聖大賢之人乎哉不幾
於廢聖人之德業乎哉故曰蔽焉局也已
聖人之爲學博文約禮求其中而執之聖人之
立心正義明道無所爲而爲之聖人之應事
主之以義而由之以誠終也得失要於命焉
夫斯道也何簡易若諸何要若諸史遷曰博
而寡要勞而少功蓋不得其門而入者也宜

乎清淨無爲以黃老先六經焉

草木之枝幹花葉各有定形以有定種故也受
氣殊矣乎土以爲質水以爲液火以爲運而
生枝幹花葉隨在各足也一本故爾枝幹自
柔而堅自細而大自踈而密與花葉之生榮
凋謝均有變也觀物云木之枝幹乃土石之
所成故不變花葉乃水火之所成故多變是
以土生枝幹而水火生花葉也然乎求之實
理滯而不通誤矣

慎言卷一

七

而盈三五而缺嗟乎月之生與月之盈缺由
於日之遠近爲之與五行之播何涉乎以其
實言之日月往來乃成四時今日而後月生
是四時生月矣可乎五行家之謬論類如此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自天地五十有五之數
言之也五位天地奇耦各五也相得者言陰
陽相得其數參合也不相得則數不合矣如
一與四得三與二得五與十得則合爲天之
數七與八得九與六得則合爲地之數通計
爲數五十有五焉此天地五位之數各有自

然之合如此說物者以甲乙木丙丁火之類
為相得以甲與乙合乙與庚合之類為有合
蓋出是命術士之論矣豈不為聖經之辱乎
孔穎達曰萬物成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
以微著為次以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此
附會洪範之說也五行之性火有氣而無質
當作最先水有質而不結次之土有體而不
堅再次之木體堅而易化再次之金體固而
不鑠當以為終雖五行生成先後之序亦不
外此孔氏之說背矣

復纂

老子之道以自然為宗以無為為用故曰以百
姓為芻狗任其自為也吾見其強凌弱暴
寡憊然而不平矣而况夷狄之侵軼乎又曰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夫民生之利累世聖賢
之人遺之也若然則堯憂得舜舜憂得禹其
志亦荒矣可乎有為者聖人之甚不得已也
必欲無為以任其民大亂之道也故老子之
道以之治身則保生以之治國則長亂
老氏無為正欲有為故其道奸佛氏有見實無
所見故道愚

大禹謨曰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言六
者能修治之使遂民用則養生之具備矣堤
防祛害灌溉通利水行地中則水政修矣出
火納火鑄燧改火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火
政修矣鬻蹄泉貨鐵冶鼓鑄金政修矣山林
有禁取木有戒斧斤時入木政修矣畫井限
田正疆別塗高城深池土政修矣教民稼穡
播藝百穀穀政修矣六政既修則民用皆足
王者生養萬民之功成矣解書者曰水克火
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

復纂

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其後世術士黨
命之談乎於六府之政之修何所取義遂使
聖經正大純雅之義闡蝕於緯說之傳會孰
謂儒者之無異端乎
虛者氣之本故虛空即氣質者氣之成故天地
萬物有生者精氣為物聚也死者遊魂為
變歸也歸者返其本之謂也返本復入虛空
矣佛氏老莊之徒見其然乃以虛空返本無
為為義而欲棄人事之實緣矣嗟乎有生則
生之事作彼佛氏老莊又下君臣夫婦朋友

之交際能離之乎飲食衣服居室之養能離之乎不然是生也為死之道者也夫豈不惑古之聖人非不知其然也以生之事當盡而萬物之故當治故仁義禮樂興焉其虛空返本之義聖人則禁之恐惑亂乎世矣

古有自善之士葆形而全生絕類而遠引何如王子曰天靡日四時滅景地靡海百川大侵人靡聖萬物大戾夫奚宰而平之故棄世而全形者莊周庚桑氏之流大亂天下者也然則聖人不貴生乎曰聖人心乎無欲政乎簡

慎言卷一

十一

易德乎儉素全生之術若揭諸日月矣此堯舜所以無為而難老也曾何私私然離人而自全之

養心性正彛倫以成其德此切問近思之實孔孟之真傳也恆惇獨謹災患勸農積穀修德懷遠此養民利國之實堯舜之遺政也闇儒過高講究玄遠學失其學治失其治塗蔽後世大矣

元氣者天地萬物之宗統有元氣則有生有生則道顯故氣也者道之體也道也者氣之具

也以道能生氣者虛實顯顯老莊之謬談也儒者襲其故智而不察非昏罔則固蔽烏足以識道

慎言卷之十

慎言卷一

十一

慎言卷之十一

內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厚校

君子篇 九四十八章

君子有微言無謬言有辯言無贅言探道於精

曰微迷道於幽罔以惑世曰謬析理以明道

曰辯道無所賴以明而漫言之曰贅

仁義禮樂聖王固世之道也雖寡近功而有遠

効世非有桀紂之惡猶存也秦人棄禮義而

尚功利雖速得之必速失之

本義卷十一

十一

君子之事上也婉言諷諫非以避禍也欲其順

而信之也直言正諫非以要名也欲其警而

聽之也是故於心不欺皆曰忠於道能明皆

曰義

聖人之言有盡聖人之道無窮聖人處其時事

也不可以有加矣時變勢殊聖人應之則反

是是故聖人執道不執事然則聖人有未言

未行者當以道求之可也

大人公於物小人務適已大人得位以其性治

天下故天下治小人得位亦以其性治天下

故天下亂

死合天理之謂仁死盡人道之謂義比干剖心

申崩斷臂弘演納肝豫讓吞炭要諸仁義之

奎豈徒然哉彼苟免者生也倏忽延命幾何

一息之差萬世之謬既失忠貞之節終抱世

愆之耻也無顏氣也不揚與死何殊哉

小人奸巧能移人觀其貌也恭究其心也賊聽

其言也正察其行也盍乘其時諂諛便佞無

所不至故反覆難保

君子仕必受祿是為利祿動乎曰非然也仕以

本義卷十一

十一

行義聖賢之學將以濟物也仕而受祿義之

畔於道而仕非其時而仕曰苟仕苟仕則言

義矣非貪祿而何哉

君子仁厚不謗物謗之由與小人情也雖聖人

不免焉處謗之道遜順以俟其明而已矣亦

焉几几周公蓋得之

小人有才鮮不為惡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惡人

誠哉是言也

君子於賢之進也若有助於已也而喜之於賢

之退也若已有所失也而惜之小人反是於

其進也若將軋乎也而沮抑之於其退也
若已之自得也而幸之吁夫人也亦知夫賢
之進退無損益於已也而猶如是焉要之鄙
心爲之爾

君子能達人之情而歸諸道處以形跡適以致
淺也求以親悅適以致鄙也故澹而有常敬
而有禮得之矣小人之望於人也異於是然
持已有道亦卒不得犯義焉

智計者中立者也猶懸滯矣明哲者幾先者也
即裁割矣懸矣危也寧不及之已斷割矣又

鳥以罹之故君子之智貴果

言有能以驕人之不能即無能已自有德以驕
人之不德即無德已道極於參化育亦夫人
所性而有者而何驕之爲况一二才德以貪
天之力者乎是故如有周公才美其餘不足
觀也

過剛則暴而不詳不如和平致審之合宜過明
則察而多疑不如物來順應之爲智過剛雖
善亦失中矣况惡乎過察雖正亦出於有意
之私矣况邪乎是故君子之學剛不貴暴明

不貴察

君子基德而常其心室欲而不懈其情故能處
危懼之地

君子不位而榮道備也不富而充德修也其次
以名爲榮以文章爲富然自待亦末也已

君子見人之過必求其善焉小人反是況其過
乎

氣貌可以觀德役使可以觀政

言辭支遁者其誠困色貌變飾者其誠矯心氣
乖戾者其誠亂事物伏匿者其誠偷是故君

子直言辭正色貌平心氣明事情斯誠也可
以考已可以觀人矣

小人平居意氣安和言辭柔順使人不覺而親
之及其臨利害也畔道亡義雖親不知也况
他人乎世豈有叛道亡義而無終敗者敗必
及其黨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也

人無天地普大之心則限而不能通偏而不能
公不足以宰天下之事亦不足以議天下之
道

事合乎道有義存焉利害之不由我有命存焉

君子明於義故不沮情於合道之事安於命故不動心於利害之交孔子主於司城貞子而不苟於脫難辭彌子瑕而不苟於得卿安於義命云爾

君子貴知命知命則不疾時不疾時則不尤人不違於時裕如也惟履道義者能之

習識害性習性害道善學者必察於舊習之非大儒變之小儒反嗜之聖人作之眾人乃疑之其道也揭於中正之塗非可曉可疑也要於習性固之也夫人之生也芻豢稻粱之味

本義卷五

五

未嘗入其口腹也則夫菽藿之味以為至足矣今夫學者不辨於中正之道非智淺而識寡也要於習性固之也魯祀爰居翔而不食言烏之食不習乎人也

義與死有相輕重之時君子審之舍生取義無難也死而善於義者難是故微子去辛紂之亂不害其仁子路赴孔悝之難卒傷其義禍患迫身聖人未嘗不動心焉付之命而已矣其次則然悔其次求苟免爾

或問君子之樂曰順理而行隨寓而安無得無

喪以道御之何不樂曰所由樂曰窮理盡性通之天人斯得矣曰人何以寡樂曰得於內斯輕乎其外也重於外斯失乎其內也夫人也既重於外也則夫利害禍福窮通得喪日交於前而勞心以圖之憂且不及矣而況於樂乎

材不勝於任取其卑散焉智者之自量也道不勝於時遷而避之賢者之守身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安於所遇而要諸禮義者聖人之體道也昧昧焉挾其才以趨愒焉惟恐其失

本義卷五

六

之終以喪其守而已其於守也喪焉於道也何有

鄉愿同流合汙雖不弑君亦不死節故賊德寵辱不驚君子不直曰以道御之也廣大之度物亦不能動之小人得志則如狂器小焉耳矣

君子不辭乎福而能知足也不去乎利而能知義也故隨寓而安有天下而不與也其道至矣乎

五行生剋之說始而繼緯託經求信其術終而

儒者揆緯以附於經此天下之惑固蔽而不可解矣

古人之學先以義理養其心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是也復以禮樂養其體聲音養耳彩色養目舞蹈養血脉威儀養動作是也內外交養德性乃成由是動合天則而與道為一矣今人外無所養而氣之粗鄙者多內無所養而心之和順者寡無怪乎聖賢之不多見矣未有不通明造化物理而可以治人者未有不公溥用賢而可以作宰相者

慎言卷十一

七

人主用賢要之在圖治君子為學要之在具夫濟世之資而已不然雖言語文辭與典謨雅頌相匹要為馳騫於末終不足以繫天下安危之輕重

人知道然後可以論誠行義然後可以論命雖氣無性氣外有本然之性諸儒擬議之過也正道湮塞邪說橫行多由於在上之勢致之漢光武好圖讖故當時諱侯之流順風趣附遂使道之所妄強以為真命之所無的以為有鄭興賈逵以扶同貴顯桓譚尹敏以乖汙淪

棄淫平貴賤窮通之際守義求道堅而不回者幾何人哉中人小生攝於時威孰能違之而況寡超明之鑒者乎卒使天下後世詭聖不經姦政壞俗厥誰之咎哉

性與道合則為善性與道乖則為惡是故性出於氣而主乎氣道出於性而約乎性

程子曰待人有道不疑而已孔子猶欲以先覺為賢然則不疑未能盡耶曰不疑足矣覺而疑之與逆詐億不信均一損德也覺而反已以弭外侵乃得之疑則益其怨況自為心害乎

慎言卷十一

八

君子成人之美天道也故光大正直小人壞人之善鬼道也故陰險讒邪

迂儒強執不識古今之宜鄙儒依阿不顧國家之計俗儒淺陋不達治忽之機皆不堪委任探察意外者蔽生之端虛朗自照者明出之度聖人酌時審義自命出處餘人則隨世各安其所逢外誘之厄不炤者多矣誠以當大任義以御萬事無欲以清心志宰相之職盡矣

不直截語道而守鑿以求通其蔽成心乎此

皆烙於道而強執以求辯其蔽於私心乎此

二心者學道之大病也雖然杜其偏倚則私

心可亡學至於成心則習識堅固本心之學

而不舍雖賢者猶不能辯其惑而況愚不肖

之無識乎故習識害道

非吾性分所有皆外物已君子尊德性故得喪

重乎內重乎內則善日長小人心恣情欲故得

喪重乎外重乎外則惡日長是故觀人者觀

其所重而君子小人可知矣

本懷書卷十一 九十一

本懷書卷之十一

慎言卷之十三

門生獨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厚校

文王篇 七十八條

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孔子何以文為王子曰

夫文也者道之器實之華也六經之所陳者

皆實行之著無非道之所寓矣故無文則不

足以昭示來世而聖蘊莫之睹尚書政也易

神也詩性情也春秋法也禮教也聖人之蘊

不於斯可睹乎是故學於六經而能行之則

為實反而能言之則為華斯於聖蘊幾矣是

文也者道也非徒言也此仲尼之慕於文王

者也

洪範經世之大法也五行者六府之義也其利

民之生不可已者乎謂之行者流通而為世

用也此治陳焉生無所賴矣大法安所應也

故五行修治於地平之時而九疇以錫禹

謂之天者神之也五行舉其體用示民以也

非五行家之說也五事示人君當修德也八

政國有所事示當舉也五紀示民時當舉也

皇極若宮建極爲民之則也三德示君當以
經權馭臣也稽疑神道設教也其所由來遠
矣庶徵示君德當驗之天也五福六極示民
之休戚由君政之臧否也嗟乎由是舉之治
世之要其備矣乎五行利民八疇之本言民
用足而後政可興也首之者其箕子之心乎
通貫諸疇傳以休咎漢儒邪誣之論平後儒
信之習染之深乎吾爲箕子嗟嗟焉

變質成性觀書之遜學善善惡惡觀詩之無邪
禮嚴而法恕觀春秋之公安天地遂人物觀
禮之敬妙感應成變化觀易之神神也者學
之極致也夫

家宰以九式之職論王之用度非有制也用以
養人主之心

河出圖洛出書羲皇因之以畫卦若日本於天
地之神理也西狩獲麟孔子絕筆於春秋若
曰符此天地之文明也故圖書者聖人以之
爲始麟者聖人以之爲終洛書以易言
易者聖人教民之書也筮者神其道民信也善
者吉不善凶理自然也苟不善焉筮之何益

勢有所軋時不可爲也時不我與爲之何益
謂之利貞貞吉貞凶貞厲微乎深哉決疑而
已得乎

或問禮樂曰序也和也會是不足以成化矣鍾
鼓琴瑟干戚羽籥邊豆簠簋玉帛牲醴禮樂
之物也待其人者也非本也曰先王禮樂成
化之象何如曰大道之隱也久矣予惡乎以
見之竊嘗考之矣禮行而志定尊卑上下親
疎貴賤各安其常分而不亂諸侯四夷安其
職而守疆土其極也陰陽順軌而天地位焉
樂行而情達君臣和於朝卿大夫和於位羣
士和於職庶人和於野盜賊姦宄不興而夷
狄安於四鄙四時平而萬物亨焉吁此堯舜
三王之大物也予惡乎以見之

國風王化之大率也七月培養之深乎二南發
越之盛乎周人德之所由遠矣哉小雅西周
之典禮也成王周公之盛久矣而不可復也
振振乎其民之思乎漆漆乎民之怨不可釋
乎幽厲愧於繼述矣大雅西周之紀綱也其
三王之極治乎終之以婦人奄人小人焉言

紀綱之所由壞也夫斯人也近君而善惑者也示紀綱之壞自近始也周頌受命之所自乎其道熙熙其德穆穆其功丕丕其化蕩蕩仰之而愈高也遠之而愈親也其文武之聖澤乎商之德業悠悠大哉成湯聖智武丁不嘽焉雖遇五伯之專七雄之橫不能乘其弱也其一代之全盛乎魯侵王頌且偕樂焉伯禽之荒也宜若可刊矣其要仲尼之義乎六經之道仲尼刪述焉博而有要闕而愈精施之天下中庸廣遠萬世不可易也禮云而記

禮書卷五

四

作說者曰漢儒駁集不可據信是則然矣要善用之亦不害其為學也非子贛之問我也不知仲尼之祭之無容也非賓牟賈之問我也不知武王之武遲且久也

古之樂也朴今之樂也文古之樂也淡今之樂也淫日趨於變然也咏嘆淫液大武已悅之矣鄭衛安得而不繁乎天魔羽衣安得而不靡曼乎堯舜之不能蕪梓土鼓即三代之不能咸韶也後世之樂宜乎日下雖然聖有作者可以反之節淫哇平焦殺本人心安靜之

氣調之以中和之律亦可以神祇衍幽明矣

樂也者存乎道者也抑揚節奏之妙存乎聰明而為之也安靜和暢之體存乎實德而象之也兩階之干羽前徒之倒戈揖遜之雍容駟伐之猛厲不俟觀乎韶武而知之矣故道之所由行而樂之所由成也

春秋書災異而不言事應聖人之微其辭乎曰據時書事可以見物理之變爾談災應則多誣聖人不誣人孰謂其辭之微

禮書卷五

五

或問禮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理際會從母為絕屬族父之妻當從族父之際會乎王子曰禮非是之謂也謂小宗五世之內言之也其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天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本宗九族之屬論也蓋異姓之女來嫁我者其在彼黨豈無親屬尊卑之別乎使從其外之親則法亂而名乖非道也是故皆從吾之族而理之其際會在父道者皆母名也在子道者皆婦名也異姓之親皆掩之由是觀之宗法之理內

者不亦斬然乎六世親盡在族父無服矣其
際會之名與庸姓一問耳不得以疎屬奪母
骨肉之親也從母之服安可以際會掩之
母黨不二服重所自出也為繼母黨袒免以喪
之可也為前母之黨亦如之義不可已也母
出猶為其黨服以母子無絕道也

繼母持父服終去隨親子比之繼母嫁何如曰
嫁則義絕去就親子亦人情也况持父服既
終於夫無絕道其繼子安得以絕待之乎曰
何以服口生子以嫁母期繼子以如母三年

慎言卷五

六

可也曰何以葬曰先夫義絕穴不得同也反
而附於後夫禮也親子必欲配父是干禮犯
義自汙其親者也

易書詩儀禮春秋論語聖人之純也萬世人道
之衡準乎孟子荀子持仲尼之論明仁義者
也孟之言也闕大高明其究也近聖荀之言
也蕪衍無緒其究也離詭關洛之學似孟子
程伯子淳粹高明從容於道其論得聖人之
中正上也閩越之學篤信先哲美矣而泛探
博取詮擇未真要之所有可議次也

堯以二女妻舜達禮乎聖人何安之王子曰鴻
荒之世猶夫禽獸也唐虞之際男女有別而
禮制尚濶也殷人五世之外許婚周人娶婦
而姪姊往媵以今觀之犯禮傷教甚矣當時
聖人不以為非安於時制之常故爾是故男
女之道在古尚踈于今為密禮緣仁義以漸
而美者也以是望於堯舜者謂之不知時
作樂者才識聰明則無節奏之亂心性和平則
無聲調之戾韶武之所以盡美由此道也故
七音和調節奏中度者在人不在樂在聲不

慎言卷五

七

在辭

慎言卷之十三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厚校

魯兩生篇九二十八章

魯兩生不行何如王子曰其志高其見迂曰何謂也曰漢承秦敝禮樂崩委非其時也叔孫生瓊瓊希世非其人也拒而不與孰如其高禮樂者齊世貶我制之民化之通百王而不易者也一日缺禮樂則民不肖之心生不肖之心生弑父與君無不為也故有國者不可

慎言卷之十三

遲而俟者也必積德百年而後與則聖人之沒也久矣不亦迂乎哉

正蒙橫渠之實學也致知本於精思力行本於守禮精思故達天而不疑守禮故知化而有

漸

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孔子蔬食飲水樂在其

中顏子問為邦孔子告以四代禮樂門人未嘗有告之者此所謂惟我與爾有是夫也孔子微服過宋素患難行乎患難也人不可測權吾身吾道之輕重爾故微服天之意夫子

則知之故曰桓魋其如子何

扣馬而諫全君臣之義前徒倒戈者不害其為弔民伐罪之師象喜亦喜樂兄弟之天罪人斯得者不失其為赤烏凡几之德是故伯夷大舜常道也武王周公變也義有輕重聖人取其義之大者以為天下安故武王周公亦不害其常焉孟子曰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夫一國之主臣下可得而易置之義之重在社稷爾

文王事商武王伐紂其心若是班乎王子曰君

慎言卷之十三

十一

臣之際要諸義聖人之心要之安無所逃而樂天者安於義者也起而弔伐以康世者義之變例也變則駭於常也焉得安由是而安非人之本心也是安與否文武之所由判也德之所以至者在是乎善之所未盡者在是乎烏得而班諸曰天與之人歸之文王於斯時也亦豈得而辭曰吾不為天孰與乎吾不行入孰歸乎商之子孫千億天盡絕之耶微子箕子非聖賢之才耶殷墟之民豈盡頑耶故君之義云爾斯文王之心也是故竊負而

逃三讓而遁扣馬諫伐以服事殷者吾則服其道而敬其心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吾則嘉其功而取其志曰其道一者吾未之知也

周公負扆以天下之重在己也二叔以殷叛危國義當誅也東征自當其難恐他人非心也亦非力也制禮作樂求太平也歸政而猶留之不以天下為無事慎終也武王成王之際非公焉周之業岌岌乎不可為矣

管仲五伯之盛者也以救世言孔子不得不與

傳卷三

三

其功以學道言孟子不得不鄙其志

伯姬適宋而三國往媵春秋譏之猶夫國君也

管仲三歸甚矣內嬖六女姑姊妹不嫁桓也

孰為正之書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信哉

孔明出師祁山拔衆而歸不忍赤子被忠義之

禍也江黃遠不能庇齊桓貪而受之二國之

滅桓致之也焉得仁

乘其機者易為功機無可乘雖聖人且難之季

孫叔孫之強權力自由非孟氏之班也仲由

倡隳都之議蓋為三家強幹弱枝之謀不獨

計公室云爾南蒯侯犯負固以叛此乘其所惡而惡之故邱費不言而隳公歛處父方籍強固以敗陽虎而孟孫以為功矣安得信而從之魯雖致兵且奈何哉邾之弗隳機不由也

或問嚴君平龐德公鄭子真蘇雲卿隱者乎曰真隱也何名聞於世曰行成矣足以及物矣身雖遜避聞烏得辭王孺仲郭林宗何如曰霸也取其子之鄙秦也交於晉申心或未之忘者與

傳卷三

四

或言許仲平仕元非義也然平曰吾聞之君子云忘君事讐非義也以夷變夏非道也仲平有一於是乎世為金人長於元域久矣隔絕于宋也無君臣之分矣守孔孟之道崇程朱之學中原倫義賴之不隳厥功偉哉不能盡變其俗者勢不能也非心也一髮千鈞之力非可以成敗論者謂之非義可乎且夫元主中國皆其臣也逝而不為用得乎哉不能遁而死於義何居蔽於大道之觀也已仲尼聖者也於道為至不沮抑於子西仲尼其變荆

楚乎仲平之出處可以御矣矣幼清宋貢士也國亡而仕元不於故君之義有垂乎貸而不之非何哉

古之大臣有國不有已人之論已也則曰彼心之為國也於我奚譬是與非不計焉斯人之果賢亦因其才而用之語曰其心休休保我子孫黎民其斯人與范文正之再用呂相以天下之議已也取其悔過可矣休休之臣要亦終有愧焉者

方遜學忠之過者與要亦自激之甚致之忘身

德義卷三

五

殉國一也從容就死不其善耶激而至於覆宗義固得矣如仁孝何哉輕重失宜聖人豈為之文山國亡被執數年而後就死人孰非之哉

狄梁公事周何如曰犯義君臣之義間不容髮非可待者也曰返中宗非功乎曰幸也使廬陵未復而公死武曌不改以狂圖公將為唐臣乎哉

温公變熙寧之法何如曰惡其人並疾其法亦甚矣介甫固執者也法豈無可取者乎願後

以便江南保甲以省兵費經義以崇經學存之以益治可也因之以明至公亦可也識不達其幾卒使紹聖以為口實惜哉

白圭治生之術然乎曰趨時射利丹也貨之徒也治生者養生也非富其貨者也顏子負郭之田十畝郊外之田三十畝曰回可以自給矣此治生者也趨時射利丹也貨之徒也

申鳴趙苞徐庶敵執其親同也而處之異何如曰白公國賊鳴主兵者義不得周於親也庶周旋玄德非迫大難可以去而全母也鮮卑

德義卷三

六

寇鈔非爭城危主之敵也苞遽進戰何居緩戰以圖生其母可也

沈約人倫師表史氏之妄言也袖中之詔其篡賊之尤乎君臣人道之大倫利已而禍主表乎賊乎涕泣於文惠之婢其良心之發乎懷情不露雖行亦疑之矣惜乎丁公之誅不加也

襄夏二楊諸公何如曰法語有之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不可無君臣之義

于蕭愨何如曰子獨不見楚人執宋襄宋人立

曰夷乎楚謂宋人曰不與而國乃殺而君宋人曰賴社稷之靈吾國已有君矣曰不幾於棄襄公乎曰時也社稷爲重君爲輕國有政不可一日弗攝豈君以攝之大計也可以與權矣曰目夷終不取之何如曰斯人也非乘時微利者賢矣惜乎肅愍之不遇目夷也命矣夫

或問周文襄曰濟務達變南服之紀焉計儲而民思之不置何也曰弘羊權利劉晏通商皆取無入有以民益國者民不與怨足矣公也

慎言卷三

七

以稅之贏餘充民之他賦上杜科擾之害下享安業之樂民烏乎不悅之及稽羨餘之刻也括而歸之官民之他賦自供也又烏乎不思之

或問薛文清曰潛心聖賢急於踐履純儒也讀書錄何如曰信者之循輒也聞所未發者鮮矣

或問陳克菴曰節行振世羅一峰曰學術衛道請折諸聖曰由士賢充之也仁爲已任死而後已者乎由彛正充之也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得天下而不爲者乎

歐陽永叔欲自擬韓子故以韓儼孟子嗟乎孔孟志在天下後世先自治而治人者也退之悠悠戲弄然乎謂佛骨表近之茲諫官之疏爾謂原道近之茲文字之偶合爾可以槩之哉是故論人者當本之實學擬人者當覈於素履

驪姬譖太子申生知之乎曰謀久國人已危之太子烏乎不知士蔦狐突欲其逃矣祭之偏玦之缺示之以不全矣太子亦曰蝸譖焉避

慎言卷三

八

之太子惡乎不知曰知之何及於殆曰夫智之爲用也攝物裁變酌中成德雖大難可圖也吾聞之寡智而專於仁則不忍爲溺愛不違爲阿順執義爲小廉守諒爲曲信大患遠圖則遲貳而不決太子之謂也安不及於殆讓以悅親之心逃以成親之慈遠以紓已之危秦伯之全德也太子惡足以知之遁也全父子之親孰與守死而陷父於滅子之不仁生而明之恐傷其心孰與死而彰其孽內之惡君子曰太子恭也恭而愚

揚王孫傑葬其子謂之犯禮何如子子曰猶未也莊周為烏鳶之食則蕩然矣夫生已不返矣葬之謂不備何益聖人豈無周之心哉而必盡其禮者治世之道也故禮所以約其仁也約其義也約其忠與孝也忠孝仁義所以約天下之心也是故仁孝之俗成則人惻怛而不遺其親忠義之俗成則人激烈而不忘其君由之萬物樂天而生正命而死聖人之道術不亦神乎惡乎過於禮者風俗之敝僭侈之所賊也治其太甚可也矯之而滅禮是

大學卷之三

九

惡駢而別指不亦傷乎哉故聖人儉不棄禮

慎言卷之十三

雅述序

浚川先生王公嘗作慎言十三篇深探隱化暢發玄旨學者莫不誦誦之先生又出其雅述二篇悼後人之襲迷示行者之廣涂修身理國之具循級蹈實銑辱交於先生四十載論心談義商訂箴規至忘爾汝不特形骸先生秉介履素摧枉犯難在困亡憂在達亡樂耽文味道少勉耆化故能闢已塞之路昭不礙之牖焉夫聖哲之訓積充于宇載汗其牛不啻足也而後賢一出必更有作往往發其未及而救其或破斯蓋

雅述序

日新之盛德生生相禪而亡已也譬之日月麗空代照一爾光景永耀人樂之而不厭焉夫天道恒進故人心好上天運有常而人則躡等故思窮於微眇行忽於疾舒辨徹乎宇宙心荒於日用聽言可聞考實茂然讀雅述者宜知切已求要其覺民之旨也

嘉靖己亥秋七月初吉安陽崔銑書

雅述序

夫自軒堯御宇人紀肇立道啓醇源教隆貞軌繼而三代迭興茂建中和彬彬文質衍百世而可行仲尼有見於此乃述帝王仁義禮樂之道以垂憲後世而謂之經經者常道也可常以範世者也故由之則治迷之則危去之則亂確乎可守而不可畔也然世迭風漓異端竊起而老佛清淨無為之論出世乃為之大惑由是百氏九流紛紜雜還各競所長而六經中正淳雅之道荒矣雖宋儒極力詆辯以挽返洙泗之風而

雅述序

才性有限不能拔出流俗亦未免沾帶泥其使人不得清澄宣朗以睹孔門之景良可恨矣余不自量每於讀書之暇其於天道人事變化幾宜諸所擬議有不符於聖者時置一論以求合道真積久成卷分為上下二篇名曰雅述謂述其中正經常足以治世者云爾嗟乎心同則見同見同則道合人生靈明不齊智思差別以故見道懸殊不能統一况積世偏駁之論先已穢濁乎玄府雖的示以道之真詮亦將扞格而不入矣欲人人相信不亦艱哉要諸侯後聖焉耳

癸嘉靖十七年四月朔日儀封王廷相子衡父
自序

刻雅述

二

刻雅述篇叙

浚川翁聞望天下天下士咸敬仰之余自
未第時懋思則象而識荆之願恨莫遂焉
乙未春僥錄名氏于甲榜迺獲謁
翁翁風範攸及儀憲具存載觀慎言諸書
豫大有得夫益信昔之所聞於人者不果
謬矣近濟南周子携示雅述篇冊而不言
作者為誰余捧誦之見其旨趣深長意味
迥別推極要領妙悟精微是皆聖賢儒先
所未發大有造於來學者復叩之周子始
謂翁手筆焉耳於戲懿哉非翁殆不能是
也余何敢私焉命工鈔梓將與天下共之
俾私淑艾者達之遐荒而
翁之教不獨衣被一隅一世而已矣噫此
固刻雅述意也若夫勲庸節槩策諸太史
氏可稽也豈口耳見聞者而可以述乎哉
嘉靖戊戌冬十月朔日新安後學謝鑑謹
拜手志

雅述

王氏家藏集卷之五十五

浚川王廷相著

上篇

六經者道之所寓故仲尼取以訓世八索九丘連山歸藏非不古也道不足以訓仲尼則棄之故後世無聞

刑法者聖王甚不得已之政也故曰弼教修德靖民聖人豈不欲之而後教者則毒良矣非刑法何以齊之不為刑辟莊老矯世之謬談也

雅述

不擇義而廣涉雜陋不明聖而務借時俗不守經而奇尚緯畧秦漢以來俗儒寡識援邪阿世害道甚矣南宋諸儒講明道學沿習既久亦所不免道實日蔽嗟哉

人事禍福得失有功無功皆不能逆定惟有守道正已竭盡心力聽命于天為可恃爾此中仍有智以應變一節然亦不得畔道

大率臣得親信於君輸心無隱使君灼見我之底裏此最為急要處事之際却貴慎默不露形迹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

雅述 叙 卷上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所謂慎默也特一端爾

聖人為治三年有成又曰必世而後仁何耶言三年之內國事定而功業可立也若要教化大行仁義浹洽上下相安禮樂四達而不倍必須積累一世之久而後能此孔子酌治之至擬後之人德慧術智不及於聖人又不自量而以歲月淺近期其效萬無一成及有賢智者當事規畫相定而為之君者又無優游寬裕之心以俟其自化亦以歲月責其成功

雅述

當時無識淺迫之人亦皆不知功不可速致又從而喧議過望以訾其無為卒使賢智之術格于速望不得順施以收必世之効良可歎也

或問一行何以大衍名曆王子曰假易以重其曆爾其實於易無當也易卦不言數惟大傳有大衍之數五十之說蓋以著求卦之數也筮數橫以四取曆數縱以順算掛扞分揲義惟取象日月五星數皆實行其大節迥異如此而以大衍名曆非假託而何哉夫易乃人

為曆由天度天運有常易道變易以天就人是謂顛越以常就變安能符契得卦由數吉凶在卦而不在數又况吉凶本之人事乎得天由數離合在天而不在數又况離合出於數外乎是數者求卦求天之死法具耳學者不探其原兼理以從數執數以明義於事無實於道有乖殊失聖人之旨矣

儒者貴識義理貴識治要識義理則父子君臣之道不虧識治要則興衰成敗之機不迷儒者以虛靜清冲養心此固不可無者若不於

義理德性人事著實處養之亦徒然無益於學矣故清心靜坐不足以至道言不以實養也

未事而憂勞圖治之大幾古昔聖王皆然矣事迫而後憂鮮無不及之咎然尚有繫人心回天命者在故曰生於憂患

民苦思亂亂久思治治則思休乃理勢必至之期也漢惠高后之際奚有先王經國之謀以施諸世而天下息然刑罰罕用直以海內脫戰爭之苦遂生養之計故上下樂於休靜耳

由是觀之有國者惡用苦民為哉

桀紂謂之獨夫言衆叛親離不與為君也人主非有桀紂之惡民必不忍棄之雖有強力廣謀以僥倖非義必不能得漢季二袁是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順自天祐之曹操知之乃挾天子以令諸侯是假之也假之而猶勝之况傾心王室順天信人其功業所就又豈可量乎

學者始而用功必須立敬存誠以持其志而後有進久而純熟動靜與道為一則誠敬不待

一 養齋

四

養而自存志亦不待於持而自定矣程子論持志曰只此便是私此言亦過高或恐非先生之言儒者遂以主敬存誠以持其志為有意而貶修治之學殊失下學上達之義近禪氏之虛靜矣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此靜而未感也人心與造化之體皆然使無外感何有於動故動者緣外而起者也應在靜也機在外也已應矣靜自如故謂動以擾靜則可謂動生於靜則不可而况靜生於動乎

感應之機無端故動靜無常皆性之不得已而

然也

心有以本體言者心之官則思與夫心統性情是也有以運用言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與夫收其放心是也乃不可一槩論者執其一義則固矣大率心與性情其景象定位亦自別說心便沾形體景象說性便沾人生虛靈景象說情便沾應物于外景象位雖不同其實一貫之道也學者當察其義之所主得矣四時行百物生可以觀天動作行事可以觀聖

雅述

五

人內蘊不可知而發外者可以槩觀天除却四時行百物生聖人除却動作行事則其道隱矣將何以爲知天知聖之具儒者好高乃謂以動作言語求聖人爲末過矣孔子欲無言以門人因言求道恐墮於言語之學而不踐諸實行也故曰天何言哉觀天之運行生育則知天矣其意以爲門人何事求諸予言觀予之行事則道在是矣今乃以聖人言語並其動作而爲末焉其亦不思甚矣推此意也宜欲枯禪白坐以見性乎

雅述 卷上

世變有漸若寒暑者然非寒而突暑暑而突寒也聖人拯變於未然在平其勢而已矣平其勢在理其人情而已矣故將怨者則德之將浹者則慈之將昂者則抑之此聖人先幾之神也悠悠坐視養亂焉耳矣

人有生則心性具焉有心性則道理出焉故曰率性之謂道然必養而克之體而行之則道存而理得斯謂之盡心盡性是乃在我之物死生不可離者故曰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自餘皆身外物耳君子雖得之而不以爲

雅述

六

有無焉

拯救衰弊之機日見乎事惟智者明之仁者體之勇者行之不智則闇而不達不仁則無閔憂之心不勇則懦而無氣機雖日發于前不過悠悠坐視而已此國事所以日不可爲也故用人貴先達德

天地之先元氣而已矣元氣之上無物故元氣爲道之本

薛文清云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即性也愚謂性道有善有不善故用明使皆善而無惡

一一九

何用明為聖人又何強為修道以立教哉自世之人觀之善者常一二不善者常千百行事合道者常一二不合道者常千百昭昭雖勉於德行而情於宜宜者不可勝計讀書知道者猶知廉耻而不為非其餘嗜利小人行奸僥倖而無所不為矣故謂人心皆善者非聖人大觀真實之論而宋儒極力論贊以號召乎天下惑矣

心者栖神之舍神者知識之本思者神識之妙用也自聖人以下必待此而後知故神者在

雅齋

七

內之靈見聞者在外之資物理不見不聞雖聖哲亦不能索而知之使嬰兒孩提之時即閉之幽室不接物焉長而出之則日用之物不能辨矣而况天地之高遠鬼神之幽冥天下古今事變杳無端倪可得而知之乎夫神性雖靈必藉見聞思慮而知積知之久以類貫通而上天下地入於至細至精而無不達矣雖至聖莫不由此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孟子亦曰心之官則思思

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周子亦曰思則睿層作聖夫聖賢之所以為知者不過思與見聞之會而已世之儒者乃曰思慮見聞為有知不足為知之至別出德性之知為無知以為大知嗟乎其禪乎不思甚矣殊不知思與見聞必由於吾心之神此內外相須之自然也德性之知其不為幽閉之孩提者幾希矣禪學之惑人每如此

嬰兒在胞中自能飲食出胞時便能視聽此天性之知神化之不容已者自餘因習而知因

雅齋

八

悟而知因過而知因疑而知皆人道之知也父母兄弟之親亦積習稔熟然耳何以故使父母生之孩提而乞諸他人養之長而惟知所養者為親耳塗而遇諸父母視之則常人焉耳可以侮可以詈也此可謂天性之知乎由父子之親觀之則諸凡萬物萬事之知皆因習因悟因過因疑而然人也非天也近世儒者務為好高之論別出德性之知以為知之至而淺博學審問慎思明辯之知為不足而不知聖人雖生知惟性善近道二者而已

其因習因悟因過因疑之知與人大同况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知哉

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蓋博粗而約精博無定而約執其要博有過不及而約適中也此為學為道千古心法世儒教人曰在約而不在博嗟乎博惡乎雜者斯可矣博而正何害約不自博而出則單寡而不能以折中執一而不能於時措其不遠於聖者幾希

性生於氣萬物皆然宋儒只為強成孟子性善

雅述

九

之說故離氣而論性使性之實不明於後世而起諸儒之紛辯是誰之過哉明道先生曰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又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三言者於性極為明盡而後之學者格於朱子本然氣質二性之說而不致思悲哉

諸儒於體魄魂氣皆云兩物又謂魄附於體魂附於氣此即氣外有神氣外有性之論以愚言之殊不然體魄魂氣一貫之道也體之靈

高魄氣之靈也魂亦即有魄有氣即有魂非氣體之外更有魂魄來附之也且氣在則生而有神故體之魄亦靈氣散則神去體雖在而魄亦不靈矣是神氣者又體魄之主豈非一貫之道乎知魂魄之道則神與性可知矣

朱子答江德功性相近之問曰性之在人豈得以相近而為言是以孔子之論為非矣此乃泥於性善之說遂畔於聖人而不顧矣後人少有異於先儒之論無識者便謂之任何邪

雅述

十

格物之解程朱皆訓至字程子則曰格物而至於物此重疊不成文義朱子則曰窮至事物之理是至字上又添出一窮字聖人之言直截決不如此不如訓以正字直截明當義亦疏通既無屋上架屋之煩亦無言外補添之擾

知覺者心之用虛靈者心之體故心無窒塞則隨物感通因事省悟而能覺是覺者智之原而思慮察處以合乎道者智之德也宋儒乃以覺為仁非本色但智之為性統明萬善

心體苟無昏昧於仁覺其所以為仁於義則覺其所以為義而於衆善無不有覺獨以覺為仁偏矣

童蒙無先入之雜以正導之而無不順受故易可以養其正性此作聖之功壯大者已成駁僻之習雖以正導彼以先入之見為然將固結而不可解矣夫安能變之正故養正當於蒙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不委曲方不宛轉二道易入於偏小然必寬廣而大則動無

彙篇

十一

不中矣中者應物之善道故於事物之來雖未經習學持是道而行亦無不利矣

君子學以聚之博極其實也問以辯之求約於中也寬以居之廣大自守也仁以行之公恕應物也

大禹謨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謂之正德者率循禮義而彝倫攸叙即衣食足而後知禮義也謂之利用者養生送死皆有所賴而無憾也謂之厚生者各得盡其壽命而無艱難凍餒

天瘡之苦也蓋惟六府之能修則自然三事之惟和故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洽慈湖揚氏以六府為養民三事為教民而以利用厚生皆有正德誤矣

先內以操外此謂之動心動心不可有由外以觸內此謂之應心應心不可無非不可無不能無也鑑之明不索照也來者應之矣能應矣未嘗留跡焉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動心何有乎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固應心之不能無也喜怒者由外觸者也過於喜則蕩過於怒

彙篇

十二

則激心氣之失其平非善養者也惟聖人虛心以應物而淡然平中焉故萬事萬物以理順應而無定情於跡也何有是故虛則公公則不為己有不為己有則不見其跡

天之體在外者不可究測在內者可以數推理度以日進退為寒暑以日出沒為晝夜以極星為主定南北天體之外運有南北東西則不可得而知

君子與小人同朝則小人常勝何以故君子惟義是嗜故守道而不渝存心仁恕故與物而

不害不與人私競有所競者公家之事耳非
求利已焉故一不得意於人則奉身而退而
小人乃得志矣小人惟利是嗜故犯義而不
耻存心妬忌故隱忍以害物好為譖媚以取
悅於上故有不得於人則合黨以交訐而君
子遂受屈矣自古盡然唐之牛李宋元祐紹
聖之際可以觀矣是故人主為國遠圖當急
於君子小人之辨或曰世之人嗜利者多而
守道者少如小人衆而君子寡何曰此在轉
樞之機得其道耳世之人豈固欲為小人哉

雜著

三

中人之可以上下者逢其時而變耳使君子
得君信任而在高位則引拔者皆君子其中
人從時而變亦皆君子之流矣故曰舜有天
下選于衆舉臯陶不仁者遠此之謂也此轉
樞之得其道也

能知富貴功業非吾身之常憎愛哀樂皆外感
之跡則恭守靜定隨處皆足自修而聽於天
者在其中矣
天之氣有善有惡觀四時風雨霾霧霜雹之會
與夫寒暑毒厲瘴疫之偏可觀矣况人之生

本於父母精血之轉與天地之氣又隔一層
世儒曰人稟天氣故有善而無惡近於不知

本始

改局而新紀綱期月可也政宣流而無滯人安
和而向化非三年則不能蓋雖聖人在位其
酌時順事必年久而後議擬定効驗集也舜
典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亦此

三重有聖人之德非愚而自用也在天子之位
非賤而自專也用當世之所宜非生今反古
也此謂之寡過

雜著

五

程子曰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
然計其命之窮通較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
亦惑矣

傳孔子之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以三子皆有書
也顏子幾於聖人以論語所載觀之真得仲
尼之道者顏子一人而已

生也性也道也皆天命也無教則不能成老莊
任其自然大亂之道乎

彼犯我也則吾自反不暇彼犯我也非是則
其過在彼此顏子所以不校

溫和而不暴戾良善而不險狠恭敬而不患肆
儉約而不多欲謙讓而不好勝此聖人之盛
德也學能體之則於人也無往而不感矣又
何以他學為哉

今之人行有害於義理則安然處之而不悔事
有損於富貴則終日戚戚而不樂

母意不先有意向母必不期必成事母固不固
執必行母我不求利已

天下無一物能動其心則無一物宅於心死生
大矣順而不計有天下不與又不足云也無

雅述三篇

十五

一物宅於心則虛則明則正則公則和研慮
處物固非順應矣

君上節儉則取於民者寡故民蓄積富足樂以
養生有事則隣里親戚守望相助孰肯舍其
安逸而他適人君侈費無度常賦不充必至
加歛暴征則民之蓄積耗而生計微生計微
則家貧無所戀愛矣以無所戀愛之心加之
以貪官狡吏之摧楚其不舍其邑里耕桑而
去者幾希矣去則流離失業困極為盜勢所
必至此黃巾紅巾之患所由起也

率輔須要識道曉事燭治亂安危之機具幹旋
通變之才者方有濟救匡益之功徒取夫無
用文藝之名以置諸裁割庶政之位倘際夫
危疑彊硬之變必不出因循委靡之圖何也
無遠機長睹徒快於目前事即有達才亦乖
次無緒矣所謂文人靡靡不閑經世其此之
謂矣

老莊謂道生天地宋儒謂天地之先只有此理
此乃改易面目立論耳與老莊之旨何殊愚
謂天地未生只有元氣元氣具則造化人物

雅述三篇

十六

之道理即此而在故元氣之上無物無道無
理

高談往跡遠於事情此書生之迂濶致飾彌文
固益實政此庸人之擾攘一則寡神識於通
變一則務虛名而多事要於道化相遠
志不存乎天下者不可以言用學不本之經術
者不可以言治政不要之安民者不可以言
仁
聖王不作治安之道不興聖賢弗庸治亂之機
弗察故逞兵力好貨財崇土木嗜祥瑞輕民

命而禍變危亡之災禘矣

易雖有數聖人不論數而論理要諸盡人事耳

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自邵子以數論

天地人物之變弄人為而尚定命以故後學

論數紛紜廢置人事別為異端害道甚矣

禮言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

謂之越紼尚在殯宮也斯時也衰斬苴惡擗

痛荼毒安能改致齊敬以嚴祭事雖天地社

稷禮不可廢亦可以攝而行之也吉凶異道

喪祭異情越紼而行情實頓變於誠有碍不

如攝也

慎終追遠程子曰不止為喪祭何也蓋人能慎

終則有始有卒人能追遠則無遐遺皆厚之

道也豈不感人

桓魋其如予何孔子知天微服過宋孔子知人

知及仁守莊蒞禮動不止為政凡有所作始終

不可缺一

善人雖資性美好若不循守聖人已行之跡亦

不能入聖人之室言人當貴學也

蒞地以降神凡祭皆先如此灌後禮度各別曾

替天子之祭灌後皆非所宜行故孔子曰禘

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

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言制當代之禮皆因

襲前代已然之跡為之也其中未免猶有損

益今取二代之禮觀之何者是損處何者是

益處皆可知之則繼周而王者雖千萬世之

禮不過如此而已矣註恐未善

立法者聖人也法必必敝勢也使聖人在亦必

救而更張之非救法也所以救社稷也執先

王成憲謂不可改且以恐人者亂道也奸人

也由夫斯人之徒也其如社稷何宋神宗荆

公後世議之不真何也曰彼以財利言非救

弊也變之迫非以漸也

風雨者萬物生成之助也寒煖者萬物生殺之

候也物理亦有不然者不可執一論也雨在

春雖能生物過多亦能殺物諸物至秋成實

雨固無益諸麥諸菜亦藉雨而生安謂秋雨

枯物風春則展秋則落物理自展自落耳松

檜桂栢凌冬蒼鬱秋風能落之乎由是觀之

皆由物理匪風而然

日有南北之變故陰陽有寒暑然寒而暖暖而暑暑而涼涼而寒其所由來漸矣非寒與暑會於一朝也若曰二氣旋轉圜圜以勝負為寒暑謂之陰陽必爭是以二氣各相逞力拒鬪負者退而勝者主非因日進退自然之數矣然乎今觀大寒之時暑氣滅盡無遺大暑之時寒氣閉藏無跡如參伐大辰了不相接安得並立相激而鬪其鬪於陽必爭人稟其氣故人性上人非獨談理求的尤見氣性不化

雅正七篇

九

文以闡道道闡而文實六經所載皆然也晉宋以往競尚浮華刻意俳麗劉勰極矣至唐韓柳雖稍變其習而體裁猶文道止一二文已千百謂之闡道眇乎微矣今之言者曰宋儒興而古之文廢以其人無美惡皆欲合道傳志故考實而無人抽華而無文嗟乎豈其然哉夫人有蹈道之言有見道之言安論性行一軌言而不欲合道傳志將何為邪故知文士之言靡而寡用七曜之躔遠極外方一晝一夜旋轉一周近極

則日躔當天體之高度故晝日照三面而其面不照遠極則日躔當天體之低度故晝日照南面而三面不照所不照者非日不歷也日遠而低人自不見耳或曰近極晝夜之度宜過短而遠極之度宜過長似也何冬夏日度皆百刻曰天體雖有遠近高低運行一周遠近舉皆一周管於晝故耳觀日近極之時則影移之遲遠極之時則影移之速可測矣如蟻在磨盤一在邊一在近磨雖有內外遠近皆磨一周而同至安得刻候不同此蓋天之術所以難算必至於失傳而混天之法籠同渾取反能行之後世而無議也使萬世之下有神解之士出必以吾之論為當而取之矣今日北者至陰之地陽之根宿故日照三面而北方不照此據人所及見為論非天道之本真且日月隨極而轉夜不於北而何往使極之下無人則已有則必見日之環照而無夜矣北方有國日落莫羊解未熟而日已出由此觀之彼國之日亦有北照者矣其謂北方至陰為陽之根宿故日不照北殊為穿

雅正七篇

十一

繫論失精到

元亨利貞易謂大通而利正也孔子解易曰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蓋贊四字之德即今之訓詁耳其曰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蓋示學於德之義也而何有於元亨利貞即人性之仁義禮智哉况貞固幹事于智之義絕遠儒者論易乃以私意而附會之無惟乎聖經之日蒸也

老子之道以退為主而惟欲利己及其蔽也害

雅述上篇

世

治是故得其靜修者為方士之解形得其吝嗇者為晏墨之苦儉得其容忍者為申韓之刑名得其離聖去智者為莊列之放達得其不敢先事者為持兩端之奸得其善為保持者為避難之巧得其和同而不絕俗者為頑鈍之鄙夫夫是道也其始也未常不曰可以治天下終也反以之壞天下道慎乎哉道慎乎哉

何謂大衍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聖人立撰著之法去其零五之小數以五十之大數衍之

故曰大衍其用四十有八虛其一而不用何

也曰用全數則分之皆二十五之陽數非天

地陰陽之濼象矣故去一而用四十有九去

一若太極也四十九而中分之陰陽之象數

全矣故曰不用而用以之生非數而數以之

成者是也王弼曰不先言天地之數五十有

五而先言大衍之數五十者明大衍包天地

之數而非天地之數生大衍也此其義何如

曰非也古之聖人有所制作必取法象故包

義立撰著之法取天地奇耦之大數而衍之

雅述上篇

世

故曰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以出於天地

自然之數然也夫大衍者以衍天地之大數

為名也名既出於天地之數非天地生之而

何哉况大五之外猶有小五皆天地之正數

也大衍止包五十尚餘其五安得謂包天地

之數乎

君子於老莊不求同術而取其同理老亦可矣

程子謂太極未有象數惟一氣爾此論精實

出于宋儒風氣之外矣薛文清以老莊之流

非之吁嗟乎太極果不出於氣則生天地生

人物何所從而來哉所謂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者此之謂也

天者太極已形也形則象數具而八卦章矣先於天者太虛之氣爾無形也無象與數也故曰太極伏羲之書謂無象數得乎哉命之先天何居或曰仲尼已言之曰乾文之言天與人相後先也逾遠矣

任事者臣也恭已而南面者君也亦無為而已矣播厥百谷稷也刊山濬川禹也聽平五刑臯陶也蕩蕩難名堯則享其聖運籌決勝良

雅述上篇

卷一

也戰勝攻取信也鎮國撫民何也漢屈群策高帝則享其智

治弊而抹之中道而已矣循而不知省不及者也矯之而甚太過者也過與不及皆致亂惟中合道故治可久老子矯俗抹弊之過者也故類於不知道

古之士大夫以公朝為心故主於益國而不以勝其職為務今之人各競其所職爭之道也惟賢者能推心於國有裨大猷舍已從人自勝之私不留焉

鬼神一道皆氣之靈也不可分陰陽魂魄神乃陰陽之所為鬼亦陰陽之所為無魂氣則鬼神滅魂氣散則魄不靈直是一道理

靜寂而未感也動感而遂通也皆性之體也聖人養靜以虛故中心無物聖人慎動以直故順理而應此皆性學之不得已者後儒獨言主靜以立本而略於慎動遂使孔子克己復禮之學不行而後生小子以靜為性真動為性妄流於禪靜空虛而不自知悲哉

古聖智之人雖任直道而行亦酌乎時措之宜

雅述下篇

卷二

蓋明哲自處保身為重耳是故仲尼居亂國而無虞箕子遭惡主而獲免後人不量時勢而進卒至以身嘗禍雖徼赫赫之名終失大雅之度矣

人主寬仁則易於從諫剛明則易於自用遇從諫之主而政有大戾當責之臣遇自用之主而政有大戾不可獨責之臣何以故自用者必欲行己之志而後已豈獨人主人臣亦然雖有勸諫亦未之入矣况剛明之主威嚴尤重言之不惟不聽而反以得禍冒禍而行者

世亦鮮矣故敢諫之臣常二三而貪生保祿之臣常千百又安能救其偏戾而返之正哉故曰不可獨責之臣

于將莫耶始出於型不足以截茸草而割敗肉及砥礪其鋒鏑而淬製其神靈則斷蛟龍刺犀象如碎齏粉夫人之生也使無聖人修道之教君子變質之學而惟循其性焉則禮樂之節無聞倫義之宜罔知雖稟上智之資亦寡陋而無能矣况其下者乎儒者不重聖人修道立教之功不論與孔子言性背馳與否

雅述上篇

三

乃曰孟子之言性善有功於聖門是素仲尼而尊孟子矣况孟子亦自有言不善之性者舍之而獨以性善為名何哉

顏回食埃謂之貪汙可乎盜蹠分少謂之清廉可乎事有疑似不可不辯

聖賢經世立法不止為一時之私計所以修人紀垂道範與萬世共功

比干死箕子微子不死孔父仇牧死晏嬰不死龔勝死楊雄不死

文中子曰性者五常之本蓋性一也因感而動

為五是五常皆性為之也若曰性即是理則無感無動無應一死局耳細驗性真終不相似而文中子之見當為優荀悅曰情意心志皆性動之別名言動則性有機發之義若曰理安能動乎宋儒之見當為誤

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引此以敦崇漢世風俗今跡其所甚惡者不過指摘秦俗父子婦姑之陋及夫民間剽劫詐偽之盜而已此等愚謬之民不知學問禮義安知廉耻誼猶責其君臣乖亂致

雅述上篇

共

使社稷為墟由今觀之豈直民間四維喪失為之士大夫者刻忍而不仁淫蕩而蕩德貪利而忘義驕橫而犯禮鄙陋之風肆行於上機巧剽劫尤甚於民恬然安之不以為異風行草偃上下相效四維安望其能張耶識治君子不可不為之慮

天地之間一氣生生而常而變萬有不齊故氣一則理一氣萬則理萬世儒專言理一而遺萬偏矣天有天之理地有地之理人有人之理物有物之理坐有坐之理明有明之理各

各差別統而言之皆氣之化大德敦厚本始
一源也分而言之氣有百昌小德川流各正
性命也若曰天乃天吾心亦天神乃神吾心
亦神以之取喻可矣即以人為天為神則小
大非倫靈明各異徵諸實理恐終不相類矣
元氣即道體有虛即有氣有氣即有道氣有變
化是道有變化氣即道道即氣不得以離合
論者或謂氣有變道一而不變是道自道氣
自氣岐然二物非一貫之妙也且夫道莫大
於天地之化日月星辰有薄食慧字雷霆風

雅述上篇 廿一

雨有震擊飄忽山川海濱有崩虧竭溢草木
昆虫有榮枯生化群然變而不常矣况人事
之盛衰得喪杳無定端乃謂道一而不變得
乎氣有常有不常則道有變有不變一而不
變不足以該之也為此說者莊老之緒餘也
謂之實體豈其然乎

朱子與吳茂實書云近來自覺向時功夫止是
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又當自有得力處
却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友往往亦只如
此做功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

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遍以告之也
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
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
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性情持守上用力此
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
悟故流於怪異耳觀此則知文公先生亦曾
悔悟自己偏於講論文義之非子靜先生亦
非不曾講學者但其門人無識各競門戶之
勝自相排詆遂致二先生有支離禪定之異
後學不能深察詳考隨聲附和妙無會通之

雅述上篇 廿一

見崇朱者以講論為真筌守陸者以禪定為
要軌終身畔於聖人之學而不自知由之各
相沿習誤天下後學至于今尚然
楊惲致日食之咎可乎張溫應大臣之氣可乎
中台星折委之張華可乎太白食月屬之曹
爽可乎邪術之為世害豈一日之故哉

三五曆紀云渾沌未分狀如雞子溟滓始芽濛
鴻滋萌歲在攝提元氣肇始此論俱非精到
天地未分元氣渾沌而已天地既開乃元氣
化成始如雞子也今言混沌狀如雞子是顛

越矣天地初分人尚未生而云歲在攝提
見而傳孰論而紀天形圓轉真始難圖今言
歲在攝提元氣肇始豈非無據之誕說乎
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
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此語甚有
病非知道者之見天地未形惟有太空空即
太虛冲然元氣氣不離虛虛不離氣天地日
月萬形之種皆備於內一氤氲萌孽而萬有
成質矣是氣也者乃太虛固有之物無所有
而來無所從而去者今日未見氣是太虛有

雅述二篇

廿九

無氣之時矣又曰氣之始是氣復有所自出
矣其然豈其然乎元氣之上無物不可知其
所自故曰太極不可以象名狀故曰太虛耳
太極者道化至極之名無象無數而天地萬物
莫不由之以生實混沌未判之氣也故曰元
氣儒者曰太極散而為萬物萬物各具一太
極斯言誤矣何也元氣化為萬物萬物各受
元氣而生有美惡有偏全或人或物或大或
小萬萬不齊謂之各得太極一氣則可謂之
各具一太極則不可太極元氣混全之稱萬

物不過各具一支耳雖水火大化猶涉一偏
而况於人物乎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性由於生
道由於性明且著矣但人生稟不齊性有善
否道有是非各任其性行之不足以平治天
下故聖人憂之修道以立教而為生民準使
善者有所持循而入不善者有所懲戒而變
此裁成輔相之大猷也若曰人性皆善而無
惡聖人豈不能如老莊守清淨任自然乎何
苦於諄諄修道以垂訓宋儒寡精鑒昧神解

雅述三篇

三

桔於性善之說而不知辨世儒又復持守舊
轍曲為論贊豈不大誤後世

天地人之道有至正至實之體不可得而益亦
不可得而損但自開闢以來有誣罔而行者
有假託而行者世代云遠踵謬習陋迷而弗
察者衆矣予欲矯正上古質朴之見祛除後
世謬悠之習眇乎無以翼之者將俟諸後聖
焉耳矣

孟子之言性善乃性之正者也而不正之性未
常不在觀其言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

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性也有命焉
君子不謂性也亦以此性為非豈非不正之
性乎是性之善與不善人皆具之矣宋儒乃
直以性善立論而遺其所謂不正之說豈非
惑乎意雖尊信孟子不知反為孟子之累
禮儉則質朴寡飾而真誠之意存禮奢則繁文
縟節而虛朽之象見況儉自生簡簡則易治
奢必生僭僭則易亂故儉為禮之本司國禮
者不可不慎

衛輒有國諸儒以嫡孫承重之法言之以為有

雅述二篇

世一

可以得國之理此於大倫大義有害蒯賈得
罪於父而出奔非父已沒也况有罪非有危
於社稷而法不容返者只是當時主國計者
無有識道理之人且倉卒之時便要國有主
君故不得不立輒耳又當時出公年紀之長
少知識之能否與夫主國之臣利其便已與
否皆未可知古今如此等事謬處者甚多不
獨衛輒也或曰靈公命之雖然夷齊豈無父
命乎然皆逃而去之使出公有識如夷齊兄
弟不肯自立則當時之臣亦未敢如何必請

莊公而立之則父子君臣之義自然不至有
傷仲尼曰必也正名衛之君臣不得為無罪
矣

朱子答蔡季通云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即
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
於形而有質即此數言見先生論性關頭就
差人具形氣而後性出焉今日性與氣合是
性別是一物不從氣出人有生之後各相來
附合耳此理然乎人有生氣則性存無生氣
則性滅矣一貫之道不可離而論者也如耳

雅述二篇

世一

之能聽目之能視心之能思皆耳目心之固
有者無耳目無心則視聽與思尚能存乎又
謂主理故公而無不善有質故私而或不善
且以聖人之性亦自形氣而出其所發未嘗
有人欲之私但以聖人之形氣純粹故其性
無不善耳衆人形氣駁雜故其性多不善耳
此性之大體如此萬世之下有聖人生焉亦
不易此論矣而先生乃以本然氣質分而二
之殊不可曉且舜之戒禹而以人心道心言
者亦以形性為一統論非形自形而性自性

也謂之人心者自其情欲之發言之也謂之道心者自其道德之發言之也二者人性所必具者但道心非氣稟清明者則不能全故曰道心惟微言此心甚微眇而發見不多也人心則循情逐物易於流蕩故曰惟危言此心動以人欲多致凶咎也人能加精一執中之功使道心雖微擴充其端而日長人心雖危擇其可者行之而日安則動無不善聖賢之域可以馴致此養性之實學作聖之極功也

雅述一篇

廿三

橫渠謂心寧靜於此一向定疊目前縱有何事亦不恤也此似欠會通心固貴靜定目前之事有不得不動而應者雖細小之感亦當起而應之所謂常靜常應是也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豈有事至目前而不恤者耶若然類禪定而無應矣於道也奚益

子在川上見水之逝晝夜不息乃發為歎意豈獨在水哉天道人事物理往而不返流而不息皆在其中不過因水以發端耳

欲多塗好功好名好文章好安逸好諸非性分者皆是也不直好富貴耳夫有所好神志不得清泰必動心於得失之際豈不累於所好哉

劉安世論內降曰人主或有請求難以面折但以其奏付之外庭若大臣守法而不回則私謁雖多而無患雖然有是大臣可矣使依阿曲承者處之則君臣胥失政涉糝繆故君德當以剛而決其私臣道宜以正而執其法心乃體道應事之主故程子曰古人之學惟務

雅述一篇

廿四

養性情其他則不學雖然君子欲有為於天下明經術察物理知古今達事變亦不可不講習但有先後緩急之序耳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非聖人語靜屬天性動亦天性但常人之性動以物者多不能盡皆天耳今日動乃性之欲然則聖人之動亦皆欲而非天邪此論似為偏頗聖人之言徹上徹下旁通無滯必不如此且性者合內外而一之道也動以天理者靜必有理以主之動以人欲者靜必有欲

以基之靜為天性而動即逐於人欲是內外
心迹不相合一矣天下豈有是理聖人德性
養成無欲無為至虛至一靜亦以天動亦以
天物來應之而已夫何有欲以將迎於外若
曰性動於欲此在常人則然矣

水在下地在上若浮乘然氣激於虛泉湧而上
即地下水非別有生化者人之脉出自湧
泉而升於百會可推矣陰乘乎陽雲升而雨
即地水之氣非別有種子者人之液鬱熱於
中汗瀝於外可推矣由是觀之地上地下而

雅述二篇

廿一

雲而雨一貫之道也但有升降變化之殊耳
東流者即上湧者上湧者即地下者地下者
即東流者上湧無窮故東流亦無窮耳觀此
則升雲無窮降雨無窮亦可推矣然則有消
散乎曰有之微乎微耳水之大勢大機無與
焉謂沃焦釜乃出妄度海何不溢曰地下皆
水四海會通地浮水面有何滿溢

人物之生於造化一而已矣無大小無靈蠢無
壽夭各隨氣之所稟而為生此天地之化所
以無心而為公也故曰各正性命但人靈於

物其智力機巧足以盡萬物而制之或毆逐
而遠避或拘係而役使或戕殺而肉食天之
意豈欲如是哉物勢之自然耳故強凌弱眾
暴寡智戕愚通萬物而皆然雖天亦無如之
何矣

有德之人心誠辭直正顏厲色不作偽飾以為
心害巧言令色害心之德豈不鮮仁

守道者可以信義相期嗜利之人惟知利已少
有虧損其所欲則乖變遂作難保其弗改於
義圖矣是故君子取交觀其義利之素可以

雅述二篇

廿一

決其得失之歸

虛而靈者為魂神之至也實而覺者為魄精之
至也百體皆會焉邵子曰心之靈曰神膽之
靈曰魂脾之靈曰魄腎之靈曰精分析破碎
殊乖至理

人臣患得患失之心根於中則於人主之前論
事不阿諛則逢迎恐逆鱗而獲罪矣不論是
非一切順從豈不壞國家之事雖聖明之主
能受盡言亦被其蒙蔽安望有弼違輔養之
功始也為君德之盡終也為杜稷之賊

維持國命在紀綱修舉使君臣志氣萎靡無
奮激烈之圖必一槩苟且了事此紀綱之日
蠱也又習成不免奸雄竊機以乘之矣晉
之中業疆臣悍將居外承制廢置自由天子
徒擁虛器于上唐之末造方鎮據地逆命雖
奉正朔實與列國無異國勢至此紀綱絕矣
動爲厲階莫敢誰何雖欲不亡豈可得乎
得時得位聖人亦所欲也爲行道之資耳聖人
俟命焉不苟得也餘人不奔競以求則諛佞
而餽可鄙也是豈純王之道也哉故曰有可

雅述上篇

世

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
王矣然非有道者不能也

喜怒哀樂其理在物所以喜怒哀樂其情在我
合內外而一之道也在物者感我之機在我
者應物之實不可執以爲物亦不可執以爲
我故內外合而言之方爲道真

博學是於古今常變因革治亂幽明上下之道
無不究極也非不論其是非邪正兼收而博
取之故古人之學謂之該博後人之學不過
博雜而已觀其緯說異端無不遵信九流百

氏罔知決擇循世俗之淺見以爲誇多鬪靡
之資豈非惑歟南宋諸儒擇焉不精至今爲
世大惑以此

爲學不先治心養性決無入處性情苟不合道
則百行皆失中庸之度矣故學當先養心性
張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
德性有懈此與維摩詰數念珠何異學者貴
收養其心不令放縱耳何必用書以爲維持
之具但能操在純熟則心有定向不待持之
而無不存矣

雅述二篇

世

古人有身教焉今人惟恃言語而已矣學者安
望其有得近世復有以清心靜坐解悟教人
者求諸義理德性人事之實則茫然不達此
又言語之不如也

天地之道惟其悠久故能成物聖王久於其道
而天下化成一而已矣欲速見小以爲治便
非天地王道氣象

儒者動以心爲至虛至明之物此亦自其上智
之人論之可也心拘於氣人有至死不能盡
虛盡明者不可一槩論也以是人也而責之

復初亦迂矣

君子有不必計於心者有終身不可不計於心者世間萬事變化起伏浮沉得失轉盼之間盡為陳迹浮雲散滅何與太空但當隨寓而安不足置之曾臆以汨亂神明可也此不必計於心者也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此守道盡性死而後已之事也雖造次顛沛一時不可違者故仲由結纓曾子易箆至終其身不倦此不可不計於心者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

雅遊三篇

卷一

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又云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為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為形故不窮此東坡論風之所由蓋謂天地物也相磨則相推也天地之間乃虛空也故曰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乎生執之而不可得者無形也逐之而不可及者力迅也生於所激因天之動也曾何自力而作勞激以動氣氣滿兩間隨寓皆然也曾何自形而有窮此於風之理似為有得但春多東風夏多南風秋多西風冬多北風與

夫冬春多大而累川不息夏秋多小而一時即已則猶有說耳

佛氏之道為己之性命故禪悟生死之說耽寂靜勝之士多好之然於世道終無益也聖人之道為天下國家故道德仁義禮樂刑法並用是以人道清平宇宙奠安通萬世而可行世無君長則已有則必取孔子之道以為生民準何也有益於治云爾佛氏精神性命之微與夫止觀定慧之習亦未常無可取者故上智之士始知而好之但世之人上智者常

雅遊三篇

卷一

二三中人以下者常千百是佛氏之道化及物者其分常少而不能化者其分常多且人皆清淨禪定世道孰與拯救斯於人道也何益惟孔子之道虛心寡欲定靜安慮道德率民刑法齊物以之治己則性命修和以之治人則綱紀畫一與佛氏一偏之學迥矣懸隔但聖道渾渾無門戶科條儒者無精義入神之學以超入於聖室粹聞禪伯清淨定慧之說未有不駭心詫魄欣欣然入於其中矣可勝歎哉

存養在未有思慮之前省察在事機方蒙之際
大學心有所忿悵有所好樂有所恐懼有所
憂患則皆不得其正是教人靜而存養之功
也能如是則中虛而一物不存可以立廓然
太公之體矣論語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以克去己私是教人動而省
察之功也能如是則已克而一私不行可以
妙物來順應之用矣聖人養心慎動之學莫
大於此學者當並體而躬行之則聖人體用
一源之域可以循造矣

雅述三篇

四二

聖人之學有養有爲合動靜而一之非學顧如
是乃造化人物之道會其極詣厥成自不能
不如是尔周子倡爲主靜立人極之說誤矣
夫動靜交養厥道乃成主於靜則道涉一偏
有陰無陽有養無施何人極之能立緣此後
學小生專務靜坐理會流於禪氏而不自知
皆先生啓之也嗟嗟立言者可不慎乎哉
學校之禮樂官府之刑法皆聖人修道之具也
故囿於中者則變其性而移其習由之爲善
則安爲惡則愧又矣民之會于道也雖王者

相代易姓受命而此道之在人心者生生相
繼未嘗一日泯滅聖人修道之功被於人心
者大哉遠矣世儒動以人性皆善爲出於自
然而不論聖人修道立教之功所致闇矣而
不達於道術者也

道學雖明於宋儒而孔子高明廣大之度反以
之晦過化存神之妙無由而傳乃世道幸中
之不幸也孔子之道與太虛同量與天地同
體不競氣上人不植立門戶不泥惑流俗宋
儒有是哉率性緣識守而不化聖規神矩日

雅述上篇

三二

與之遠無怪乎旁行多岐詭僞百出日異乎
孔子之學矣

聖人之心虛故喜怒哀樂不存于中聖人之心
靈故喜怒哀樂各中其節是喜怒哀樂因事
而有者也惟中本無故事已即已虛如常焉
程子曰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以此

雅述

浚川王廷相著

下篇

上古之樂詞章簡約聲調一淡以是在樂之聲不能盡用故曰有遺音者矣言不能盡用其音也今之雅調猶近之俗部則詞繁聲數淫沃焦殺備極聲腔矣尚安有所謂遺音者哉觀今之琴曲吟操引綽無所不極豈獨鄭衛乃為可放

吳宰詔私於越勾踐滅吳而誅詭謂其不忠于

雅述下篇

主而與已比周也此與漢高誅丁公同然則賣國於敵者可以三思乎哉

史氏列傳稱儒者之學不曰兼綜風角河圖七

緯則曰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不曰好學博

古善天文陰陽之術則曰該博經史兼通內

緯夫既非圖讖駁正陰陽矣而復為此等詞

以奇之豈非誨邪耶故曰史氏無識

古人論小學如農圃醫卜曆象干支之類非謂

八歲入小學也若然所謂諸侯貢其小學之

異者移於天子之小學亦八歲之童稚乎愚

嘗謂小學所學之小者即農圃等事也故諸侯每歲貢之入於天子之小學蓋術藝之精者也非所謂小子之學也大學所學之大者即詩書禮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故六鄉三歲大比賓興賢能而進於天子之大學蓋德行道藝之純者也非所謂大人之學也若學其大則自八歲以至十五其學非有二本後世乃將小學大學以年歲大小岐而二之殊非古人之義此不可不辯

問宋景榮感退舍曰五緯進退有定度時適其

雅述下篇

退耳反風不起曰風一日數變亦適風變耳

皆常理也

北虜生之資仰給畜牧積毛飲漣以為衣食

各安土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

家給人足戎備完整歷代以來雄者便能虎

視四方金太祖元世祖是也中國風俗之敝

季運之際奢侈無度財用損耗人情偷惰民

窮盜起遂至兵事不振吁可畏哉有天下者

宜存遠計

古者四十始仕經歷多涵養深識見精義理純

天下之事可以數計而運之掌以若人而御國其於治也何有今之士類以文辭舉之少年德性未成義養未至利害可以怵疑似可以惑雖才質有為取敗多矣此謂之罔材龜山宣和之出何如曰撥亂反正扶顛持危非大聖之力不可下此者當俟時量已宣和事勢去矣况權不自由乎謂之傷闇北辰乃天體之中觀極星不動而衆星四面旋繞可知中國在天之南日月之光有限故光照之處則為晝光不到處則為夜明亦以次

雅述三篇

三

而明暗亦以次而暗非在一處而天下皆明也然亦常常在天非入地下其遠日而寒近日而暑四方無不然矣在極之南則北多寒而南多暑在極之北則北多暑而南多寒在極之東則東多暑而西多寒在極之西則西多暑而東多寒無疑矣何也極不運轉日有常次以南而推三方其理一爾至於日之正午杳無定端各從得明得暗之中以為午位如閩廣午未梁州午正印度午初以西之國尚在巳卯西北之國日光未出雖有遲早同

是一日耳寒暑四時無少差別以日進退之度同也但人以眼所及見處為論而不推及所不見者故謂日入地下爾其實不然古以周髀之法論天言天如覆蓋日月繞蓋緣而行正合予之所論惜乎其法今不傳也觚竹北戶北向日也外戚侵政衰世之漸奄宦擅權亡國之本斯人也箴公道無遠識快情志喜勢利便於私家而不顧傷其國計利於私人而不顧戕其邦本禍亂之由莫大于此有天下者慎哉

雅述三篇

四

諸葛孔明云來敏亂群過於孔文舉夫君子立人之朝視其群何如耳使群皆正人固不可亂以阻格使當邪人之群為孔文舉不亦可乎操畜無漢之心裁制異已而文舉以正相刺論議日廣遂被操害明哲保身之智在文舉則失之秉正直之論而不附於邪人之黨此融之所以為漢純臣也諸葛公謂之亂群幾於失言

兩漢舉賢良文學對策蓋既舉其賢而又取其言以觀其才即成周以德行道藝與賢之遺

意也其舉孝廉則取其德行而不察其謀論則人雖純行無推行政事之才亦無益於國矣故左雄謂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寧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施用况多庸鄙之流以權勢而得故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之法以革繆妄濫竽以補察廉舉孝之不及雖未如賢良對策之盛抑本末兼備不徒塊然孝廉矣今之選舉不問其人品德行何如徒以文章合格而舉之無任其入仕之狼狽也誠能於既仕之後再設賢良孝廉政

雅志下篇

五

事異等合為一科 敕撫按官會布按二司公同薦之於 上則人才未必無所感激而邪行汗辱之流或亦可以少息雖成周鄉舉里選亦不過是矣

朱子稱張南軒不惑於陰陽卜筮雖奉其親以葬苟有地焉無適而不可也天下之決者何以過之及先生自處則陰陽卜筮風水星命無不信惑豈賢者之見亦有未能拔乎流俗者邪亦各有攸見邪吾於欽夫則敬服之矣星隕如雨予嘗疑之今嘉靖十二年十月七日

夜半彗星隕落真如雨點至曉不絕始知春秋所書夜中星隕而雨當作如似之義而左氏乃謂星與雨偕蓋亦揣度之言不曾親見而不敢謂星之落真如雨也然則學者未見其實跡而以意度解書者可以省矣所隕者星之光氣星之體實未隕也

突厥歲侵無已宇文士及請避寇遷樊鄧而群臣多贊行者獨太宗不肯言能假數年願取可汗以報卒滅而臣之由此觀之雖當興王之時未嘗無為亡國之計者在君上聽之何

雅志下篇

六

如耳周公雖營東都洛邑其居仍在鎬京至平王有犬戎之變必不得已而後遷若無大故輕致遷徙是自拔根本動搖人心雖中才之人不肯為而况聖賢乎景泰初徐有貞遷都之說亦士及之流也幾於敗國家

夢之說二有感於魄識者有感於思念者何謂魄識之感五臟百骸皆具知覺故氣清而暢則天游肥滯而濁則身欲飛揚也而復墮心豁淨則遊廣漠之野心煩迫則跼蹐冥竇而迷蛇之擾我也以帶繫雷之震於耳也以鼓

入饑則取飽則與熱則火寒則水推此類也
五臟魄識之感著矣何謂思念之感道非至
人意擾莫能絕也故首尾一事在未寐之前
則爲思既寐之後即爲夢是夢即思也思即
夢也凡舊之所履畫之所爲入夢也則爲緣
習之感凡未嘗所見未嘗所聞入夢也則爲
因行之感談怪變而鬼神罔象作見臺榭而
天闕王宮至蠶蟾蜍也以踏茄之誤遇女子
也以瘞骸之恩反覆變化忽魚忽人寐覺兩
忘夢中說夢推此類也人心思念之感著矣

雅述三篇

七

夫夢中之事即世中之事也緣象比類豈無
偶合要之漫渙無據靡兆我者多矣

祭義曰衆生必有死死必歸土此謂之鬼骨肉
敝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
蒿悽愴此百物之精神之著也故曰視之而
不見聽之而不聞有所聞見者必附於物形
而後著非附於物則不能也若夫山都木客
魅魍魎罔象之類及猿狐之精皆有形體
與人差異耳世皆以此爲鬼誤矣上古之時
山川草木未盡開闢此等物類與人相近亦

雅述 卷下

能來遊人間與人交接蓋此類視人則不如
視禽獸則又覺靈明也今去鴻荒日遠深山
大澤開闢無餘人盡居之雖犀象龍蛇避人
爲害日益遠去况此類尤靈於物者而不避
之耶人不多見遂以爲鬼神習矣而不察者
也

呂氏月令乃牽合傳會之書柳子厚論之詳矣
聘名士禮賢者何時不可獨於季春之月何
居令奄尹申宮令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勿
得淫四時皆不可不謹者何獨於仲秋之月

雅述三篇

八

行之季夏之月不可以合諸侯起兵動衆時
有亂民敵國之變將止而不舉耶孟冬之月
命太史釁龜筮占兆審卦吉凶使他時有大
疑大事將不得占邪故曰有侯時而行之者
敬授人事者也有不侯時而行之者此類是
也不可以槩擬也嘗謂月令之書出於夏小
正成於周時訓解其日次星中東風解凍之
類皆以天時授民事與夏小正義同至當而
不可易者其反時令則有大水寒氣寇戎來
征夫多沉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之類即時

一五一

訓解所謂風不解凍號令不行懶不祭魚時多盜賊鷹不化鳩寇戎數起之類是也此皆術士灾應誣罔之論非聖人之所擬其謂日甲乙帝太皞神勾芒其虫鱗其音角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駘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等類無非牽合傳會之義說者謂其採三代之文而為之不無古意其所許亦淺矣君子講學在辨其義理是非而已古與不古又烏足論柳子謂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予以為至論

雅堂下篇

九

廣陵散慢其商絃與官同音言臣將奪君也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虎毋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為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為司馬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故名其曲焉廣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廣陵始也

宋太祖既定天下魯之學者始稍稍自奮白袍舉子大裾長紳雜出戎馬介士之間父老見而相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蓋以兵戈擾攘民生難保且人厭亂離又思念承平

之舊見士人物色意即悅而安之矣此足以見儒者興起實太平之具也

德行在已君子亦要其自脩無缺而已官秩在人崇卑惟存乎際遇如何耳於我何與張玄素孫伏伽在隋皆令史太宗對群臣嘗問玄素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為尉前時曰流外玄素以為辱出閣始不能步色如死灰伏伽嘗於廣座中自陳往事一無所隱况於對君之際叙其素履又何辱之有嗟乎此可以占二公之識量矣

雅堂下篇

十

連嵩卿寄朱文公書云廖子晦言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因引大全集中堯舜託生之語為證朱子與方伯謨云渠諸人未有以折之伯謨可與克明各下一語便中見喻今亦不見伯謨如何答此但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魂而能遊是即死而不亡矣堯舜託生雖無稽考人生而猶記其前身者世間往往有之是死而神氣不滅亦不可誣但不能人人盡如是耳

言九分為小只是要簡易易筮與三分損益

相合即十寸之尺勻為九寸非除却一寸止
用丸也蔡氏律呂新書以十分為寸則大其
大千碎瑣奇零必有空隙不齊之數難以定
律矣

鴻荒之先人與禽獸等虫共居丕丕並游至
與物合而不知擇故精氣雜揉有馬人犬人
之異象是以人入獸群不亂鳥巢之卵可探
而得父而愛惡情盛各利所生人擇其人相
匹遂與禽獸日遠而禽獸見之驚且疑矣又
父而人道日利其類日廣禽獸日被其害漸

雅卷三篇

十一

微而漸遠矣中古之時猶有蛇龍犀象遍於
中國今山澤開治盡為民居而毒虫猛獸之
類滅其跡豈非勢所必至乎哉

趙克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匈奴聞之引去
九郡五原今靈州以西之地是也朔方今華
馬池以東是也雲中今大同代郡今蔚州廣
昌靈丘之地鴈門今朔州馬邑定襄今定襄
北平今永平昌黎上谷今宣府居庸昌平漁
陽今薊州平谷乃北邊六大鎮幾四千里戍
卒二十餘萬虜人往往入寇至不能敵而克

國將四萬而分布之使匈奴畏服而引去豈
非將在智勇卒在精而不在多耶

家語載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
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父而蘇起進曰
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
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愚謂此皆非實誤斬瓜
根厥過甚細何至遽建大杖擊至仆地殊非
浴沂氣象小誤即受大杖幾死亦非啓手足
者之所忍以二賢素履度之有亦不至杖杖
亦不為受受則成父之過不直傷體也

雅卷下篇

十一

或問豺祭獸獺祭魚鷹祭鳥然乎曰非也時鳥
獸魚多食不可盡故狼籍陳之如祭耳彼物
也豈知祭其祖先若曰祭獸魚鳥之先以其
類而祭之尤為不通此出上古質朴之見後
人弗察而信之過矣上古無義理之事後世
因仍不改者甚多不獨此

邪術異端禍人國家多矣惟天文讖緯為禍尤
甚世有等不上不下之人略知文義專務駁
雜以惑愚俗每遇災祥即有竊議幸君臣政
化清平無變而起但稍有頽隳以侵紀綱而

庸愚之徒的然信之遂生異謀結扇竊發縱事無成亦能始禍有國者不可不預為之計也北虜占太白以寇中國亦此

正統己巳之變兵部徵各省兵入禦虜時天下承平日久軍政弛緩逃故不清徒具尺籍應者無幾當時大臣建議設立民壯以備倉卒法古兵出於農之義三時在野力田一時入城講武若有征調即同正軍此舉獨出漢唐宋發募刺配之上又陰蓄重兵於天下一時卒用旬日可集但歲月積久其法浸壞人不

雅述下篇

三

揀選委弱備數者有之籍無定名戶人輪役者有之人無定戶均徭流編者有之甚至徭銀在官顧覓游手者有之此皆有司之失政也提撕整頓使復舊貫可也而後生末學不達前人至計遠慮睹目前役占之苦便欲從而罷之為休息民隱是以國家大計等為兒戲喜怒哀何其淺哉

呂才陰陽書序舉論祿命地理擇日之謬大賢之識鑒也而後世謂之儒者反泥之何哉其論祿命云長平阬卒未聞盡犯三刑南陽貴

人豈必俱當六合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壽夭各異其論葬法云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為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可乎楚子文為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為士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亦何所關耶其論擇日云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及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日中而窆

雅述下篇

五

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嗟乎其論正矣哉而儒者反為鄙俗惑之安足以言學

丘瓊臺雜著云宣德正統初一時賢相比稱三楊建矣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敕使旁午頻汎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大變誰實啓之蓋舉其關繫國體之大者未能盡如此其賢可知矣

程子云葬須為坎室乃安若懸棺直下便以土實之虛土易抵凹四面流水必趨土虛處棺

擲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比化者無使土侵膚之義此誠有之在雍冀山阜之域土高而堅可爲坎室若大陸大野土疏之區江南閩越水淺土博之地則不可能縱砌墼石成室終爲水擊不如築爲灰兩萬無一失也子葬先君始爲灰兩心亦未敢必其堅父及葬先母夫人前後爭三十年開墻視之已堅如石擊之有聲用鍬鑿削分毫不能入始知灰兩有益亡者又非坎室可得而同矣唐太宗命高士廉撰氏族志廉仍以崔盧爲首

雅述下篇

五

太宗不許止取今日官職高不作等級此兩失之以舊族爲重者失於不辯凡庸門第衰微而下品陋劣偃仰自高以今官職爲重者失於摧抑賢哲亂爭之世而勇力尊顯道德居下以之勸衰風俗皆未爲得夫聖賢不繫世類而禱祝不才出自望族何姓氏之必可崇不如以有書契之世爲始皆以受姓之初爲先後而志之不惟於序姓爲得亦不致賢哲退抑陋劣高視庶於勸戒風俗自補唐初授民田有田有租迄後法弊民得轉易而

有田矣多少不等貧富不齊田主逃亡靡所考稽安得猶以國初搜田之法稅之故楊炎變爲兩稅所謂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籍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是也田不過割則主客難別不論貧富則丁中不分安得不變後世有謂唐租庸調法變而取民之制壞者蓋不究其始末事體而漫言者也

雅述下篇

六

探物及源厥論乃真儒云倉庚鳴春非有使之厥氣自動若於春無與焉嘻此半塗之論爾非春倉庚蟄矣非日至而北時寒矣非天之運日茂以附矣故知天運日日生春春鳴倉庚此謂真實天之運氣機也機不可測故君子不論秦檜主和金之議欲害岳武穆以罷北伐之師乃發金牌十二次止還之說者曰將在闔外君命有所不受武穆於斯時能奮然討虜克復舊京清平河朔功成而請罪亦無不可者何至退順入朝遂死人手乎愚乃不然之人臣之能成事雖出於己之才力實藉人君之權以鼓動於衆耳苟不受命是爲逆上逆上

不臣不臣則我之行事無君上之權矣又安得鼓動乎衆人也哉不但不能動衆兵危事也逆大惡也孰肯蹈惡履危以速禍乎人且將圖我矣元擴廓帖木兒詔以其兵肅清江淮分其所部之兵以討川陝山東之賊而扞拒不受詔於是屬將高關保等皆叛而倒戈共攻之夫將士且不與我矣尚安得禦敵忠智俱失較諸武穆順事安命以聽于君相去霄淵矣君子曰成其忠則智得武穆蓋有之

雜述下篇

七

列子曰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此非大觀之見也天左旋處其中順之故日月星辰南面視之則自東而西北面視之則自西而東北極居中日月星辰四面旋繞非就下也遠不可見也日月星辰恒在天也人遠而不及見如入地下耳論衡曰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火光藏矣非滅也此語甚真崑崙山地中極高之所故山南之水皆入南海山東之水皆入東海山西之水入西海山北之水入北

海此西域記之論中國當崑崙之東故江淮河漢皆入東海而云地不滿東南者知其委而不知其源者也

日有蝕之可筭而知曆之常也鼓于朝牲于社救之也救不救日無損焉然而猶為之者抑陰扶陽之義云耳以為災變者即顛李尋之傳誣天人甚矣

或問養生鍊氣之道曰養生者節制之常也鍊氣則術也何以言之人生元氣所稟各有長短自有知以來為貪愛侵剝暴戾蠹蝕故長

雜述下篇

六

者短短者促不得盡天年而終是以聖智之人有養生之論大要不出少思慮寡嗜慾節飲食慎起居順時候和氣體利關節而已矣能由是而行則六氣不能致傷而諸疾不作可以盡其天畀元始之氣而以壽終矣使非有節安能如是故曰節制之常至於煉氣之術亦有至理大抵造化之妙陰陽配合而道化生焉人之得生本諸精氣呼吸升降之間而運動往來無滯故吸則氣昇遂以意引之注於極上呼則氣降遂以意引之注於極下

火之極上則髓海盈溢遍達於諸骸極下則氣海充滿透徹於諸脉此亦造化自然之機發如此使非陰陽得類配合虛無之氣雖能升降流轉亦不成化故曰偏陽不生孤陰不育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已然則氣無形質何以交化曰氣以虛通類同則感譬之磁石引針隔關潛達燈頭有煙火光自越天機自然非由人耳是道也自下而上由上而下往來運轉如環無端與天符合故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盜天之機豈非術乎服食之法

雅述下篇

九

何如曰參同契龍虎經石函記皆已言之蓋疏達腠理堅固體質之義也風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頸處漢而癭齒居晉而黃乃所食之氣蒸性煉形故不期而變此亦至理存也但伏煉金石反以戕生矣

雨雪者雲氣所化人之氣亦能化液故閉息伏氣可以不食龜以吞氣而壽即此今之醫動以補陰滋陰爲益血之妙方不知血必藉氣而後生乃爲真血其水穀藥味之所滲入者非元氣之精也血必待氣而後運使補之有

餘則陰勝於陽火之陽不勝陰氣不能運血留滯脉理而諸熱諸瘍之病作矣故古之養生者只以調氣爲先使陽爲一身之主攝而陰自生化真異乎世醫之見矣

康節先天圖乃挨排陰陽卦畫爲之但知易者皆可能也何有精造玄詣寓其間細推六十四卦皆各自據卦義爲說復相對待爲次與圖了無相涉未有圖之先易道不見其不明而少圖既出之後易道不見其益明而多朱子乃的然信之遂牽強附入繫辭豈非惑邪

雅述下篇

十

濂溪太極之論本乎易有太極而言非杜撰也但着一無字稍異耳蓋卓乎先天之義造化之本雖天地日月四時猶在其後朱子乃曰太極不如先天之大何邪據先天圖論之有陰陽有天地有四時有象數皆太極已形之餘而謂之先天何居義不符名率然標取學者迷而不察豈不可哀或曰圖乃方士煉氣之術託易而作與參同契類無乃其然乎衆形皆化於氣氣純一則不化氣偏勝則一化而盡交勝則交化雜操則屢化而轉精靈則

化神矣不得已之道也鷹化為鳩鳩復化鷹
田鼠化鴛鴦復化鼠兔以潦而化鼈鼈以旱
而化兎鷄化為鷓鴣化布穀布穀復為鷓鴣魚
卵之化蝗蝗子之化魚陰陽以時相勝故交
化也雀入海為蛤雉入淮為蜃腐草為螢老
非為莞男化為女女化為男陰陽偏勝故一
化而滅不復再化蠅娘為腹育腹育為蟬蟬
之子為綠蠹蠹壤為蟻蟻蟻為土蛹土蛹
為蝴蝶松脂為茯苓茯苓為琥珀陰陽雜揉
故屢化而極狸化好女猿化老人人化為仙

雅述下篇

廿一

精氣蘊靈機入於神也

山川林藪巖洞島澤氣所鬱積靡不含靈人有
魂魄知覺物有變幻精恠雖肖翹之微蠕動
之蠢皆契陰陽妙合之道况天得元氣之全
且大而其神靈有不尤異者乎但人物細夥
與天相去遠甚譬諸蟻蚋在人不能盡攝耳
責以善惡賞罰之應固不能一一盡然矣抱
朴子曰體大綱疏不必機發而應亦求其實
理而不得者之云也

古云磐石之宗天下服其疆以歷世觀之殆不

盡然矣周室大封同姓豈不欲疆及其所以
禍周者則秦楚韓魏之國也漢人監周異姓
不得王及其所以禍漢者非外戚之親則州
牧之將矣魏人監漢忌兄弟之屬無藩屏之
固及所以禍魏者任事之權臣也晉宋監魏
藩輔必置至親乃致兄弟逼疑自相殘滅究
其所以禍二代者皆握兵之悍帥也唐人監
此宗室之親聚于都下封而不任卒之亂唐
者方鎮之兵也宋人監此收諸將之權宗人
徧於天下眇無事權若得矣跡其所以禍宋

雅述下篇

廿二

者乃漢北之虜耳嗟乎天下之變常出於意
料之所不及天下之勢每重於積習之所不
察故經理天下者調其大略取諸利分之多
者可以法矣多歷年所必有偏重在識其幾
兆預以反之耳不然踈慮淺謀而寡先幾預
待之見終不能以壽國家之命

人之德性聰明和厚者本非小人之儔但有欲
者必貪賄背道者必固寵於人異已者必愧
愧必忌忌必絕之不欲與之共事形跡判然
即成小人之歸矣然終非其本心也事勢之

必至者也可不慎乎哉

從祀孔庭者為其有功於斯道也七十子不論其功與否並皆祀之此開元議禮者之無識也見於經者十哲之外猶有議焉况姓名不著於當時事跡無聞於方冊而儼然享祀於義何居又况公伯僚叔孫武叔毀仲尼者乎秉禮者此當置議可也七十子之次歷代推以從祀者又三十餘人焉亦取其羽翼聖經之功故耳雖然必其道德不叛於仲尼之門而後可今觀馬融附梁冀代草以誣忠良之

雅述一篇

廿一

死雖能傳經人則邪類矣楊雄貪生保祿不耻事莽吳澄為宋貢士忍心事元此皆干犯名教戾夫君臣之義非聖人之徒也韓愈刻意文詞戲弄自居本非有道之士乃亦竊附程朱之列不相類合邵子假四時定局作先天圖以明易皆非易中所有之本旨排甲子死數作經世書以明天人之究殊非天道人事之自然此實異端竊附儒者觀二程與之居洛二十餘年未嘗與之言學可知矣今融雄與澄並皆除黜而韓邵尚存此足以闡道

真尤不可不置議者也

楊雄反騷云溷漁父之舖歎兮潔沐浴以振衣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此以明哲保身責原也膠柱而不時措於道其雄之謂乎在平世君臣之時或不得行其志或被讒賊搆陷先幾而退此義之當也原之時何時耶宗國危殆義不可去懷沙雖過近比干之仁矣雄不達此獨以保身為哲而不論其時義之可否是故賊莽篡竊君臣顛覆猶強顏於朝列而不耻與禽獸失其群主終死而不

雅述下篇

廿一

儷於他類者不如矣豈非臣道之大亂乎猶曰明哲煌煌旁燭無彊其所旁燭可知矣孟子金聲玉振謂擊鐘以宣其聲於始繼而琴瑟簫笙埙箎人歌並舉繼而擊磬以收其音於終此以一字之聲之始終論之也一曲之中字字之始終皆如是也字各不同而音亦不同故曰集大成故曰始終條理蓋以編鐘編磬言之也若曰奏樂之前先擊鐃鐘以宣其聲樂作之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安有條理可言况於樂曲眇無相涉乎又况鐃鐘特

磨古無是器乎宋儒不精致思解書多類此古今流通國用者有五銀錢布帛穀鈔是也然莫不有弊焉皆小人竊利以敗法耳鈔楮易以銷爛不可久行開創之始百物耗散權而行之可也用銀市易小物不便况和銅作假農被奸欺布帛久則日就純薄又不可尺寸而裂穀粟久則偽為濕潤又有負載之難皆不堪充資是棄有用於無用矣惟錢隨多寡俱便於市物用雖久不易於毀壞通工易物惟此為便但日久法弛貪利之徒私自鼓鑄

雅述下篇

並

或鉛鉄偽為甚至輕薄不成肉好周郭文字之制而但具形象可以風飄水浮錢法之弊莫甚於此夫泉貨者濟物通變人主所以權天下者也今乃使姦人操其權而壞其制是竊人主制世之具以自利矣豈盛世之所宜有乎嚴盜鑄之法重偽錢之禁所不可已者也然欲止私為于下必先定規制于上官不惜銅愛工輕重適中額以五銖錢至五銖則銅價過本鑄之無利誰復為之此官府清本之大法也更能守其禁制使鉛鉄輕薄之錢

不行則人上制世之權孰復能竊之哉今之制錢不異五銖宋之舊錢充滿天下而私鑄惡偽日甚何也曰利之所在姦必趨之官法漫渙弊乃日滋耳古謂糾察不精無所發覺雖有懸金致賞之名竟無報獲酬與之實豈非以是乎哉

稽古典謨詰訓堯舜禹湯君臣之所施措者無非致治之實如平章百姓敬授人時慎徽五典播時百穀六府三事允治是已其君臣之所告戒講學者亦無非為治之實如惟精惟

雅述下篇

共

一允執厥中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是已晉永嘉之後謝鯤王澄曠達虛誕之風污被時流而朝士大夫競相祖習以為高致其於上古君臣致治之實蕩然隳敗一蹟不存當時雖有卞壺奏欲黜屏浮偽以登豪賢為鎮安社稷維植紀綱之謀乃為王導庾亮抑沮而止卒之王敦蘇峻桓玄父子相繼作逆使晉室陵夷羯胡雲擾是誰之過哉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國家養賢育才

將以輔治乃倡為講求良知體認天理之說使後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虛談終歲蹻蹻於心性之玄幽求之興道致治之術達權應變之機則闇然而不知以是學也用是人也以之當天下國家之任卒遇非常變故之來氣無素養事未素練心動色變舉措倉皇其不誤人家國之事者幾希矣此於南宋以來儒者泛講之學又下一等為社稷計者不及時而止之待其日長月盛天下盡迷則救時經世之儒滅其跡矣誰主張是誰綱維是邊

雅述下篇

共

鎮梗而不能制四夷強而不能禦盜賊橫而不能滅奸權肆而不敢犯禍亂紛沓誰為厲階主盟世道者不可不加之慮矣

今國家大可憂者有二及今時猶可為久則人心不易改事勢不易回用力多而成功難矣何也今之所急者莫急於宗室繁衍而祿糧不足以給莫急於邊備廢弛而士卒日以驕悍二者其不可為之勢已形兆矣幸紀綱未壞當事之臣猶得以藉手若能達於事機處置適宜足以服其心而順其事則宗

雅述 卷下

室可安邊防可固人心復古如反掌耳不然日益不為勢積變成豈不大可憂乎夫宗室之所仰給者皆百姓之供需也百姓之供需皆其田地之所出也田稅有定而宗室之生育無已祖宗時一人者迄今有千人者矣今之千人數年之後倍千人矣豈惟千人將倍數千人矣今各省田額祿糧已有十萬二十萬三十萬不及宗室支數者矣若再倍千人公家將何所處况數倍千人乎今宗室蕃育之府有一歲支二季三季者矣有未及年

雅述下篇

共

分而先賣票領者矣有奔走市廛交易物貨者矣有強暴恃勢而搶騙平人財物者矣有為飢困所迫而忍為盜賊者矣夫民間稅糧有限宗室所用無窮欲人人取足萬無是理既無祿食則飢困必至飢困之極誰不求生庶耻喪而汙偽生良心滅而奸宄作將何所不為乎及今朝廷固執舊法不為善變之謀其所食祿糧又非神運鬼輸之可得是坐視宗室之困而致變也可乎夫邊鎮者內地之藩籬邊鎮固則內地安古今不易之道

一六一

也今之各邊自甘肅戕害撫臣之後有大同五堡軍士之變矣再有馬昇楊林鈞引北虜之變矣繼有遼東鄉打巡撫之變矣蔑視典憲轉相效尤觀其不道之狀即唐藩鎮恃強梗化之機也夫姦究之興不在於末流勢不可為之日而在於勢已形見上下因循不以為異之際國家危亂之禍不成於尾大不掉無所措手之時而成於機事萌動苟且目前眇不知遠大之圖之始且夫人心之所趨向事勢由之變更今各邊軍士驕悍不逞屢屢

雅述下篇

九

如此司國政者又往往苟且僥倖暫圖一時息滅而無長慮却顧萬世燕翼之謀積習之丈量度 朝廷處置大率不過如此不逞之心日益堅固違抗主將挾制撫臣狎侮號令不征不戰將無所不至况邊鎮糧草時常告乏假此為彙人心易搖由之倡亂勢所必有興言及此豈不大可憂乎嗟乎斯二者方今燎眉剥膚之患也主張國計者烏可不加之慮哉

有元始之氣則天地之幻化不能離有明覺之

性則人生之幻識不能離不得已之道也佛氏欲遣離幻心必須滅性性滅幻離若復有覺亦即是幻况未必覺耶能離自生之幻矣能使天地離幻化耶說經十二部佛之幻識甚矣而欲使衆生解離有是乎

佛氏教人任持自性持自性者執自己之本性也言一切衆生皆有本覺謂本性之靈覺處雖流轉六道受種種身而此覺性不曾失滅故以此為真性為圓覺其有生而能解識者為衆生悟入知見皆從覺性生出故云圓覺

雅述下篇

三

生出菩提涅槃及波羅蜜菩提覺也無法不知之義涅槃圓寂也謂覺性既圓無法不寂也波羅彼岸也蜜到也言到彼岸也謂離生死此岸度煩惱中流到涅槃彼岸永歸寂滅不生不死也由此觀之佛氏之大旨盡矣儒者不達性氣一貫之道無不浸浸然入於其中朱子謂本然之性超乎形氣之外其實自佛氏本性靈覺而來謂非依傍異端得乎大抵性生於氣離而二之必不可得佛氏養脩真氣雖離形而不散故其性亦離形而不滅

以有氣即有性耳佛氏既不達此儒者遂以性氣分而為二誤天下後世之學深矣哉

帷裳如緇布裳帷明衣有前後裳不辟之類是也此等裳皆屬幅障之不為辟積者非帷裳必為辟積以殺之矣如朝祭喪服深衣長衣皆每幅三袖自闕而狹即謂之殺論語註未是

郭璞以鳩鬪占吉凶亦何必鳩允物皆可占矣吉凶人事之常鬪噪物性之感皆實事也彼此相轉豈無偶中中即神矣予亦往往得之

但不為信

雅述一篇

世一

唐征南詔四十萬人無一人回宋征安南三十萬人止二萬餘人回邀功遠夷殘害生靈謬謀忍心不達南北風氣可為殷鑒矣

高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討劉關卯時宣命辰時出師將卒之志素定械器軍資素備故耳其終赫然成功非偶然也今也寇至而始整兵兵舉而始集餉何異臨渴掘井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調繆牖戶君臣及時脩治之勤無怠無荒之志不可

不深致計如崇文也崇文杜黃裳所舉宰相不可不知人信夫

韓昌黎平淮西碑歸功憲宗及裴中丞故鋪叙諸將四集此亦事體當如此使當時再起一段議論專序李愬之功其文亦自奇亦足以厭服衆人之心而塞其口惜乎其不然此文字與事實欠酌量也說者謂其抑遏掩沒則失昌黎之心矣

晏嬰之於齊陳氏厚施盜國而不能以謀止崔氏弑君而不能以義死猶俛顏居位栖栖依

人其鄉愿之流乎

雅述一篇

世一

六天之說出於春秋緯文曜鉤等書而鄭玄信之唐顯慶禮猶著六天之說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議黜之而宋之儒者猶持六天以惑後世有愧於敬宗多矣

文中子元經建興二年正月乙巳黑霧五日辛未日殞于地又三日相承自西而東薛收傳曰黑霧着人衣如墨連夜凡五日而止日殞者日不殞也有妖物象日之形墜于地爾三日相承亦妖氣映日而人昧之有三焉五年

正月庚子三日並照虹霓彌天地皆妖也天晴即無之自今言之乃日溢光氣墮于地即星隕之類也三日相承並照即日光映之耳薛氏解經宋之諸儒依妄附証當在下風矣晉義熙十一年八月熒惑不見八十餘日復出東井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何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魏主嗣召名儒數人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曰春秋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物今熒惑之亡在庚午辛未二日之間庚午主秦辛為西夷熒惑

雅送下篇

世三

其入秦乎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留守鈞已之乃去夫五星行度有定筭不應忽亡不知所在皆星史之失職也浩長於乾象詭言以神其術耳

周景王時大夫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劉向以謂雉妖王子朝賓起之禍夫子朝景王之愛也王與賓起因田於北山以田獵之衆殺適子之黨而立之以庶殺適以天道律之自有可死之理而何待雄雞斷尾兆之耶向謂雉妖之應則証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此蓋管仲相桓公為政時伯氏有罪而奪其邑用法之當有以深服伯氏之心故貧賤終身而不怨也非所謂奪以與仲也若仲有之雖公亦怨矣禮為舊君有服者義之不可已也樂毅奔趙趙王與之謀伐燕毅懼然曰臣燕故臣也昔之事燕猶今之事王也異日以罪而適他國不敢謀王之奴隸况其子孫乎毅敢辭君子曰毅義而有禮可以師後臣矣

雅送下篇

世四

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說者謂王制乃文帝命博士諸生所作其所謂古者自周以前之謂也所謂今者漢儒自謂當時也此論見周尺短而漢尺長周步闊而漢步狹也按許氏說文曰咫八寸周尺也言周人所制之尺比漢人之尺止有八寸耳蓋其尺所制亦是十寸但比今尺短二寸也何以言之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在今尺則八八六十四寸是得漢尺六尺四寸也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在漢尺則六

八四尺八寸又四八三寸二分是得今尺五尺一寸二分也周尺八尺得今尺六尺四寸猶有二尺得二八一尺六寸以前六尺四寸並後一尺六寸通計之其數得八尺以一丈得八尺則一尺得八寸矣諸儒謂周尺六寸四分者是不深考明辯止據王制六尺四寸爲步之說誤之也

漢諸侯奪國子孫詔復其家亦有官號如陽陵公乘長陵士伍長陵不更長安官首臨沂公士雲陽上造肥如大夫茂陵公大夫高宛簪

雅述下篇

卷一

梟鄴陽乘鐸梁都官大夫安陵五大夫等類今觀之如公乘公大夫公士上造大夫官首官大夫五大夫簪梟不更乘鐸士伍皆官爵之名也其長安陽陵平陵茂陵長陵皆內所屬其雲陽高宛鄴陽肥如梁都臨沂皆在外屬蓋就其便受職爾詔復其家者蓋世世無所與其徭稅奉其公家之役也諸侯以罪奪國而猶待其子孫如此有爵則不失其官無役則不比於民亦可謂報功之仁矣
顏茂才遠識豈不明哲身爲外戚之屬每有

除拜未嘗不殷勤固讓然而終不能免者以戀滯中立不能一決於退故耳故憂時者貴果於幾

上古惟有九韻東冬一也江陽二也支微齊魚灰佳三也真文侵四也寒先元刪覃鹽咸五也郊蕭豪六也歌麻七也庚青蒸八也尤九也其間庚叶陽東叶陽之類亦甚多可見古人取韻甚寬自沈約四聲韻出唐人科舉用以校士而聲韻遂拘後之學者不深致考以爲至當守之不疑殊可鄙歎夫韻古莫如詩

雅述三篇

共

韻正亦莫如詩今考之商頌玄鳥篇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是支微齊同韻矣商頌殷武篇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小雅斯干篇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嘒嘒其冥君子攸寧是青青同韻矣商頌殷武篇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榘旅楹有閑寢成孔安大雅皇矣篇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誠安安是寒刪元先同韻矣大雅公劉

篇維玉及瑤鞞鞞容乃板篇我雖異事及爾
同僚我即爾謀聽我謦詔先民有言詢于躬
蕘小雅鴻鴈篇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
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是蕭郊豪
同韻矣大雅靈臺篇於論鼓鍾於樂辟雍鼉
鼓逢逢朦叟奏公是東冬同韻矣似此者不
可枚舉學者乃是沈約而棄古詩乃曰冬東
反切自是不同夫反切在人爲之耳以東之
反切加於冬又何不可若以中原之音則冬
東安有參差以江左之音冬東安得無異今

雅述下篇 世

以江左冬農二音呼之絕不成音即有聲無
字之類可也而強加反切以傳會之亦何背
謬之甚如此

杲老禪師與張天覺論元祐人材因問温公如
何張曰大賢也杲曰然則相公在臺諫時如
何論他張曰公便不會只是後生時死急要
官做故如此嗟乎臺諫之職將以論不賢也
知其賢而反論之是何爲心哉其天理人道
滅也甚矣官祿安得晏然而享乎

冬雪六出春雪五出言自小說家予每遇春雪

以袖承花觀之並皆六出不知此說何所憑
據小雅冥蛉有子果羸負之詩箋云土蜂負
桑虫入木孔中七日而化爲其子予田居時
年年取土蜂之窠驗之每作完一窠先生一
子在底如蜂蜜一點却將桑上青虫及草上
花知蛛脚入窠內填滿數日後其子即成形
而生即以次食前所蓄青虫知蛛食盡則成
一蛹數日即蛻而爲蜂嚙孔而出累年觀之
無不皆然楊子曰螟蟻之子殪而逢果羸祝
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亦以螟蟻化果羸

雅述下篇 世

也所謂類我類我乃始而銜泥作窠之聲亦
非銜青虫之時安得謂之祝始知古人未嘗
觀物踵訛立論者多矣無稽之言勿信其此
類乎

經星東方七宿曰蒼龍其象如龍有角有亢有
心有尾皆取象龍身六月火盛之時正當南
方故氏房心三宿謂之大火又謂之鶉火若
曰人心屬火故名火爲心然氏房亦火矣豈
獨心哉是不達星公原始立名之義或曰王
靈官即心星尤爲下附鄙術矣

或曰木人見漆則瘍世之木人多矣而瘍者間有之不木而瘍者亦有之父木而子不木其瘍則同何邪又曰猫見寅人則銜其兒而徙其窠且人同類而處非一家人不知其誰寅虎顧猫焉得而知之使一家三兩皆為寅屬其猫不養子邪寅人見之徙其子非寅人見之亦徙此又何邪子鼠丑牛假相配合本由俗論何足搆心

雷說者曰陰遏乎陽不得出而暴裂者此近理也求其聲之彷彿迅而急者似矣其緩漫而

雅述一篇

光

大殷殷呼呼引長而不絕者皆不似焉若曰陰陽搏擊之聲此尤無謂陰陽氣也安得搏擊成聲如此余嘗疑其為物之所為乘雲雨之時而出或搆而交或爭而鬪但非人間可得而見者近歲華陰舞陽二縣麟生于野厥聲雷鳴厥口吐火火即電也物誠有然者矣今以雷之聲度之迅者如激怒之聲大者如狼鬪之聲小而引長呼呼不絕者平息之聲也古謂神龍能大能小既雨則返其精靈於下土而藏之人亦不得而知之或者乃龍之

類所為乎惜不知龍能聲雷口火如彼麟否也或別是一物乎

鄭大水龍鬪于洧淵國人請為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禪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竿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次年夏五月宋衛陳蔡皆火禪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

雅述一篇

平

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明於人之道者不惑於非類子產其有之

禮曰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二瓜祭一義謂食瓜時以瓜祭也祭上環祭其首也棄所操手執處也所食者在中也論語當以瓜字斷為上句祭必齊如也為下句伊耆氏始為蜡祭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其神八類一曰先嗇先嗇者始辯百穀之種者二曰司嗇因先嗇之種而

啓穡事者經曰主先嗇而祭司嗇是也三曰百種百谷之種也經曰祭百種以報嗇是也四曰先農古之教民農事者五曰郵表啜郵郵亭表田畔啜田畔可止處皆田官督勸農事之地經曰饗農及郵表啜是也六曰貓虎田鼠田豕皆能害稼貓虎能食而除之經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是也七曰坊坊所以障水八曰水庸庸溝也所以受水亦以洩水二者皆農事之備經曰祭坊與水庸是也禮注以昆虫爲一而落百種

雅述下篇

聖

不知經之昆虫乃祝詞耳以昆虫居一則亦當以草木爲一也可乎

周禮荒政十二除盜在末凶年乏食多爲饑寒所迫耳故利民裕民先之散利貸種與食也薄征輕賦稅也緩刑寬刑罰也弛力息繇役也舍禁山澤無禁也去譏關市不譏察也青禮殺吉禮也殺哀節凶禮也蕃樂徹樂弛縣也多昏殺禮而多嫁娶也索鬼神爲凶年祈禱也除盜賊安良民也蓋年谷不登苟不先加賑恤之政安責其不變而爲盜利之而後

除之若曰可以生矣不竣而後殺之也

夏至北斗與日相近故終夜常明夏至日近北極子時望北天如天之將曉此可以明周髀蓋天之術

四術周髀宗序曰漢成帝時學者問蓋天楊雄曰蓋哉未幾也問混天曰洛下閎爲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相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蓋差而混密也蓋器測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故云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隱見難辯故曰幾乎是時大史令尹咸窮

雅述下篇

聖

研晷蓋易古周法雄乃見之以爲難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焉渾天覆觀以雲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效玄象芳以渾筭精微術幾萬首故約本爲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惜乎今不見其書也

春秋之義毋以子貴故成風稱夫人先君之廟不得配食故考仲子之官尊其稱號則罔極之情申別考其官則嚴禰之義重自天子達

於士可也

謝靈運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故曰長卿辭賦終於文園靈運文才不以應實亦用人之當然也

鶴山云禹順五行之性治水先從北方用功次東次南次西乃終於雍此大不然禹治江淮河漢皆自西而東先疏其上源而後及其下流也如導河自積石至於龍門至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邳北過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入于海導漾自嶧冢東流爲漢又

雅述下篇

三

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汶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醴過九江至于東陵東爲中江入於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入于海皆自西而東順其就下之勢凡此非有所謂順其五行之性自北而東而南而西也以泗濟次第言之則又先河次漢次江皆自北而南導濟導淮亦自北而南導渭導沂自西而東亦與所謂五行之性不合蓋緣洪範首論五行故緯儒附會於禹治水耳不知禹平水土而後五行之利得以足用

於民乃洪範之大義鶴山大儒而亦信此附會之說殊不可曉

雅言云魚陰類從陽而上二陽時伏在水底三陽則魚上負水四陽五陽則浮在水面愚謂此物理之必然者冬月水上冷而下暖故魚潛于水底正月以往日漸近北水面漸暖故魚陟水上冰未解而魚已上如負水然謂之陟者始升也至三月愈暖魚則出遊而浮于水面矣豈獨魚爲然萬物皆然也蟄鳥蟄獸冬藏而春見蚯蚓冬結而春鳴鴻鴈秋南而

雅述下篇

四

春北惟人也亦然冬則塞垆墻戶深藏以避其寒春則露處野遊畢出以趁其暖由是觀之皆性之不得已而然者曰陰類隨陽而上近於小儒牽合之論非大觀造化之見矣古之宗法死者皆以代附於宗子之廟惟宗子得以主其祭支子皆不得祭雖爲大夫亦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蓋重嫡一宗其法之嚴如此然則支子出仕於外不得與祭於家將即廢祭享乎曰不可也以義而起祭之禮也然則主不得奉之以行如朱文公用牌子不

判其前後不為陷中匱之以行可乎曰牌二則有定如二主矣于於宗法非禮也不如以褚如主書之祭已而焚之可也

程子居洛里人素慕之其動也無漫遊其貌也可一見而知董五經有聞矣故曰先生之來消息甚大謂靜而前知近禪氏之覺矣其然乎

衛叔武立致返衛侯衛侯乃終殺之無害於義乎曰甚哉叔武之無見也名分之際間不容髮禮別嫌疑君臣尤甚若他人立恐衛侯之

雅於二篇

星

不得返也故已立之其意善矣勢則涉於嫌矣已既已立之即君也人烏知立之人致衛侯之返之也惜乎心跡不如宋目夷之能明也故篡之愬易行也衛侯之聽易入也君子曰叔武之忠也忠而愚

緯書多以三字為名如考靈曜尚書元命苞春接神契經合元嘉禮乾鑿度易佐助期春坤靈圖易運斗樞春秋通卦驗易文耀鉤春秋感精符秋含神霧詩皆異端邪術之流假託聖經以售邪誣之說其罪可誅也其書今雖不存而

類書引用尚多終惑後學

禮云大夫祭五祀歲徧訓者以戶竈中霤門井為五按月令云孟春祀戶祭先脾孟夏祀竈祭先肺季夏祀中霤祭先心孟秋祀門祭肝孟冬祀行祭先腎言行不及井祭法五祀亦言國行而無井惟白虎通有井故漢魏晉以來五祀皆以井居一至今為然學者以祭法月令為古典可據而疑井非以今觀之先王之所以與祀者凡以報其功德而已門戶資以出入中霤資以居處竈井資以養生是井

雅於二篇

笑

較之行于人尤切似宜常祀行于出行時舉之義各當矣生民篇有取瓶以報之文似尤有說周公誅管蔡季友鳩公子牙而聖人不以殺兄累之綠社稷君臣之義不得私其親也卜式牧羊肥息武帝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亦猶是以時起居惡者輒去之勿令敗群嗟乎豈獨民哉君子任人于國殺賢治之而不足一不肖壞之而有餘豈獨民哉田蚡寵盛竇嬰之客盡轉而事蚡惟灌夫獨不去霍去病貴甚而衛青之客去而事霍獨任

安不肯去義哉家矣乎

漢之神君其形不可見但聞其言言與人音等
居室幃帳中因巫為主人關通飲食所欲時
去則若風肅然其言也世俗所知亦無餘味
者即今之靈哥也蓋深山大澤罔兩狐猿之
屬物之精性來遊人間者也世恒有之非神
鬼也荀氏謂神君之類以為鬼神髣髴在於
人間言語音聲為精神之異蓋不達其實矣
梁武帝時猶有汲冢玉律宋蒼梧王時已鑽為
橫吹此足以見律管無孔止一聲爾

雅述下篇

卷一

蔡邕銅龠其上以銀錯識之曰黃鍾之管長九
寸空圍九分容秬黍千有二百按龠量名也
法黃鍾之管空徑三黍長九十黍稠累而計
之得一千二百黍蓋律長龠短律狹龠闊只
取容千二百黍耳

律管空中皆徑三圍九但長短有差其聲自不
同爾孟康各有徑圍分寸之殊繆矣

周濂溪之子曰環溪元翁者與蘇黃諸公學佛
談禪盡壞其家學歐文忠之子斐與僧講法
失其父風蘇東坡之子過父事梁師成變乃

翁之節韓稜不諂權貴其孫演則黨附梁冀
人之不肖亦不係於世類如此

巧者不過習者之門言習熟自能巧也故精義
入神效於熟與純

論衡曰才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迸
竄驅馳日以巧迸竄日以拙非才智不及狎
習異也由是言之艱難險阻備嘗其味民情
物理諳練無遺者其能經世之士乎巖居野
處未達於時勢不閑於治機者宜乎茫然無
所下手矣

雅述下篇

卷一

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死能誅
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言其因物騁辭性
靈無擁者也此特指其文詞一藝言之要諸
大夫之實在先德行政事耳

溫嶠為劉琨左長史見琨忠節後嶠削平蘇峻
功在社稷亦琨有以啓之可見人不可不與
賢者相處

地理風水之術三代以上原無是論觀周禮族
葬皆於北郭之外可知矣後世如唐呂才宋
程子司馬公張南軒皆以為謬而不信獨朱

子酷以爲然葬書曰乘生氣也儒者皆以爲有理且夫死者氣已散爲清風體已化爲枯腐於生者何所相涉而謂其福蔭於子孫豈非荒忽繆悠無著之言乎况若子若孫有富有貧有貴有賤或壽或夭或善或惡各各不同若曰善地子孫皆被其蔭可也而何不同若是豈非人各自性自立乎若以爲風水能致人福祿則世間人事皆可以弃置不爲農者不論天時耕耨商者不論貴賤美惡工者不論習熟工巧士者不論講學摘詞一惟聽

雅述一篇

五十一

於風水以俟其自至可也然而能之乎且世之術士又以子平星數範圍皇極論人貴賤壽夭是人之生一也而所攝以爲生若是其多俗人小儒既信乎此又信乎彼俵俵貿貿渺無定向不過貪慕富貴之心使之然耳惟風水之害使人盜葬疆塹爭愬訟死亡罪戾無處無之豈非遺禍於世乎崇信以爲人望文公大儒不得辭其責矣

儒者曰天地間萬形皆有敝惟理獨不朽此殆類癡言也理無形質安得而朽以其情實論

之揖讓之後爲放伐放伐之後爲篡奪井田壞而阡陌成封建罷而郡縣設行於前者不能行於後宜於古者不能宜於今理因時致宜逝者皆芻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邵子云天依乎地地附乎天天地自相依附愚謂地附乎天則可天依乎地則不可何也天乘氣機自能運自能立非藉乎地者况地在天內勢不能爲天之繫屬乎釋家謂風輪能持水輪水輪能持大地此論甚真勝於邵子矣但言風輪而不及天爲未盡耳今以理揆

雅述一篇

五十一

天行健疾有剛風生焉故能承水不洩地有洞虛之氣水不能入故浮而不沉觀瓶盎倒浮水上可知也天之轉動氣機爲之也虛空即氣氣即機故曰天運以氣地浮以虛人心中不著一物則虛明則靜定有物則逐於物而心擾矣大學所謂人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是也釋氏之虛靜亦是盜得此意思但吾儒虛靜其心爲應事作主非釋氏專爲已身而然程子曰無內外無將迎動亦定靜亦定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

豈禪伯虛靜而不欲交物者乎

太祖平定天下之後以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以問庭臣此聖人高出萬世之見也而翰林修撰鮑頰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豈非風水之說乎今都燕百五十年天下太平如一日則地氣天運已盡之說敢為欺罔可以誅矣或曰危亂之來在正人心王子曰危亂乃積勢而然治不遠治亂不遠亂漸致之也斯時也人心為積勢奪者多矣曹氏之於漢司馬氏

雅述下篇

五

之於魏可睹矣苟會於亂雖孔孟其如之何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夫危亂有幾預見而能返之使人心固結而不變此善致治者也勢已抵於危亂非素負節義才足撥亂者不能返及變而始正人心儒之迂者乎

世儒曰靜而寂然惟是一理感而遂通乃散為萬事誤矣寂然不動之時萬理皆會於心此謂之一心則可謂之一理則不可一理安可以應萬事蓋萬事有萬事之理靜皆具於一心動而有感乃隨事順理而應故曰左右逢

原者此也感之不同應之不同可推矣

世儒論復性夫聖人純粹靈明性之原本未常汗壤何復之有下愚駁濁昏闇本初之性原未虛靈何所歸復要諸取論中人之性差近之耳統以復性為學問之術滯矣而不通於眾也

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言君子平時有存養慎獨之功故未發而能中尔非通論眾人皆如是也世儒乃謂人人未發皆能中焉非矣夫心性之於應事如形之影聲之響有諸

雅述下篇

五

此必見於彼矣眾人未發而能中宜皆發而中節矣何世之人喜非所喜怒非所怒哀忘其哀樂淫其樂發不中節者常千百乎時有一二中節者非天之賦性中和必素達養性之學者不然既中矣何呼吸出入之頃而內外心跡輒尔頓異不相關涉如此乎聖人又何切切教人致中和乎由是觀之乃強於立言矣強言無實謂之妄妄言害道且以感世賢者病之矣

泰之九二朋亡咸之九三朋從尔思聖人欲其

亡而不欲其思何也王子曰朋所親也棄踈
遠而昵比親近則非廣大之度心有所感惟
朋從是思則非至公之道失人心乖治幾莫
大於此道未光大不足以盡其致思之實

雅起一篇

五

程志目錄

程志卷之一

顓錄第一

程志卷之二

東見第二

程志卷之三

憶錄第三

醉錄第四

語輯第五

程志卷之四

程志

洛議第六

程志卷之五

師訓第七

程志卷之六

八關第八

已已錄第九

語輯第十

程志卷之七

元承編第十一

程志卷之八



迪錄第十二

孚先錄第十三

師說第十四

程志卷之九

餘言第十五

程志卷之十

德行第十六

問者曰程氏夫子有遺書矣子述程志也何居銑曰伐偽存真也高虛者異端則然學者附之斯惑人之嚮使二夫子

程志

之道淆其游謝之罪與鮑氏而下何議

焉是故夫子之道仁也敬其業也銑竊

取鄭氏門人之意曰志欲為孔氏其必

由是而基惡乎謬

問者曰何以法純公曰言取其達行取

其仁夫靡文殺理刻節傷恕至哉夫子

之學也經亡故訓所明者意行亡枝蔓

所循者性仕不以能見諫不以直著讓

知而任咎忘已而繫眾讎者資其忠信

頑者託其德有宋以來斯人而已

問者曰何以法正公曰正夫學至宗而支是故易舍文而後畫治外道而衍數學畧敬而飭文心離事而求體道析於理氣煩訓散經約哉夫子之學也釋經不泥見奇不問敬者合外內之道也理性即命至矣一天與人也是故可貴可賤可難矣非君子其孰能之
嘉靖甲申秋七月庚辰後渠崔銳謹書于鷄鳴書舍

程志

◇

程志卷之一

續錄第一

續李氏字端伯皆

先生語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復如舊者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充足之物若合脩治而脩治之是義也若不消脩治而不脩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

程志

◇

一卷

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蘇季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立誠若

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已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眾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

程
卷一

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治經最好尚不自得則蓋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者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先生常論克已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

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已復禮乃所以為道也更無別處克已復禮之為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即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已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已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已不是與已各為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已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既無真又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為真不是者為假便是道大小分明

程
卷一

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来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顛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極嘗問學佛者

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簣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為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壞便以為幻故亦以人生為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為幻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

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右有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有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與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所用力一本云與於詩便須見有著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著力處

無所用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知某則慙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攀躓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稀見公對塔談說此相

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去我知有箇道如此
如此只佗說道時已與道離佗不知道只說道時
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
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
說話至於易只是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
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
此一箇道理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
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
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

程志

卷一

一

六

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
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
其饗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

古人為尸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未已是不得已而然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雅
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葺宗會法
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
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
情不相接爾

世人多真於擇骨而忽於擇福其實骨易見福難知

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顛問每嘗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
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
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
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
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
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
苦先生曰吾日復安地何勞何苦任人日復危地
此乃勞苦也

程志

卷一

一

七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
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頰柳輩誠為好人
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
此非唯後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是知喪志也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
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
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
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
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米蓋中有主則實實則

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僥不信去也

顯言趙澤嘗云臨政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則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為恕終必恕矣

程學

卷一

八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為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苗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先生曰范滂仁論性曰豈有生為此死又却為彼儘似見得後却云自有鬼神又却迷也

生之與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

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始後知其成若夫性之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

程學

卷一

九

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

忿怒也台怒為難台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

可以治懼

程志卷之一

程志

◇

一卷

十

程志卷之二

東見第二

呂大臨字與叔東見二先生所錄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允無

二語明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及為不誠蓋
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

可知正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涵數
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為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
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

程志

◇

二卷

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知

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

二得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

中理但不有諸已須用知巧亦及失之如蘇張之

類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

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

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

以達道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明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

程志

二卷

二

皆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明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明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真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眾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眾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為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為矣

嘗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為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戩立答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今居既

程志

二卷

三

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理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得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

程子
二卷
四

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明

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常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馬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明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常有心揀別善惡一切含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

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宵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明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明

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明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

程子
二卷
五

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明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眾可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明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唯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心所蔽則歛然而

程志

◇

二卷

六

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明

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

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明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

為知道者言不可為學者言必心得之則施於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焉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令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如蓋各言爾志子路

程志

◇

二卷

七

顏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若聖人則如天地如君者安之之類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正叔言不嘗以體會為非心以體會為非心故有心小性夫也說聖人之心與天為一安得有二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格不可將心滞在知識上故及以心為小

行禮不可全忘古須當提時是風氣自不同故所處

不得不與古異如令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

程志

◇

二卷

八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一物縣在空中焉無所倚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摸佗別道理只為自家不內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悵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甚

則才卑德薄無可柰何佗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教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况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繁時之汚隆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為害却只是閑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令推故人有一為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只有望於諸君爾直須置而不論更休曰且待嘗試若嘗試則已化而自為之矣要之決無取其術大槩且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過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

程志

◇

二卷

九

皆以為寄寓故其為忠孝仁義者皆為不得已爾又要得脫世經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懶胡爾佗本是箇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又却要周遍謂既得本則不患不周遍要之決無此理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經者只為此秉彛又殄滅不得當忠孝仁義之際皆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秉彛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為至道也然而畢竟消殺

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
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
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為得天真是所
謂喪天真也持國之為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
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及身而誠却竟無
得處他有一箇覺之理可以致以直內矣然無義
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贊易前
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存乎德行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得
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

程志

子卷

十

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遍

有問若使天下盡為佛可乎其徒言為其道則可其
迹則不可伯淳言若盡為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
都沒人去裏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為不足治要逃
世經其說至於不可窮處他又有一箇鬼神為說
今日卓然不為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
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為人
驅過去了

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
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

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為念則又
是為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他只是於名言
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為中所亂却不如與一
串數珠及與他數珠他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
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
知若若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為主三更常有人
喚習也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
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
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

程志

二卷

七

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
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
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
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
信後便不厭亂得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然不相干相見而言曰事發明
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尚差池者蓋為昔亦
有樵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為
有助便休信此說蓋為前日思慮紛擾冷要虛靜

故以為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為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為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要思慮必欲為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為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

程志

◇

二卷

十三

有言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又如今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於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忒然在心心裏著兩件物不得伯淳自謂只得他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一朝士久不見謂伯淳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回何許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

灰豈有直徹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知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持國嘗論克已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已便然後復禮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

程志

◇

二卷

十三

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大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而今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父欲去數矣其時介父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父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父之意只恐始為人

所阻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適便微順人心事人誰
不顧後也介父道此則感賢誠意却為天棋其日
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父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
上為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
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西京提刑
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
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
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
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
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

程志

◇

二卷

十四

當言職若不曾使文字大縮只是於上前說了其
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
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唯
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
此為如是為則是為已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
不干事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
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是所不便也故特惡之
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

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
氣艷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
塞孟津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
是命

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
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
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
箇道理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
知此便是明善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

程志

◇

二卷

十五

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
是它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
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
於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
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
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
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
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
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脩而求復之則入於學
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

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作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為作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厠於其間哉只

程志 二卷 十六

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他元無少欠百理具備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夫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

即是盡天理便是易也

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使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則齒更不復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關得心曾便可見打揲了習心兩漏三漏子今如此混然說做一體猶二本那堪更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為善亦須實有諸已便可言誠誠便合內外之道今看得不一只 是心生除了身只是理便說合天人合天人已是為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間夫不充塞則不能

程志 二卷 十七

化育言贊化育已是離人而言之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作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道理小了作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作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

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
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
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
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
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
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
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
幾時道充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
些子道多元來依舊

程志

二卷

六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
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
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
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公
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
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令容
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
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

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礪底物方
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
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古人雖胎教與漆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
古人自幼學耳耳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
物故易以成就令人自少所見皆善善才能言便
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雖人理皆盡然尚
以此秉彜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
少巧偽萌多少機穢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
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非也尋常間或有此時和

程志

二卷

九

歲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
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學者用了許多工夫下頭須落道了是入異教只為
自家這下元未曾得箇安泊處那下說得成熟世
人所惑者鬼神轉化佗總有說又費力說道理又
打入箇無底之壑故一生出不得今日須是自家
這下照得理分明則不走作形而下形而上者亦
須更分明須得雖則心有默識有難名狀處然須
說盡心知性知天亦須於此留意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

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舍畢竟倚靠
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伯淳言西銘其得此意只是須得侂子厚有如此筆
力侂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
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侂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
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
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大
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
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隣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

程志 二卷 廿
右逢其原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
名事業甚譬如閑視世之仁義者甚煦煦了了如
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
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
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
卓爾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
道是窮得一理便道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然
足以自維持數百年此勢却似稻塍各有界分約
東後世遂有土崩之勢道壞便一時壞陳涉一叛
天下遂不支格今日堂堂天下只西方一敗朝廷
遂震何也蓋天下之勢正如稻塍各有限隔則卒
不能壞今天下却似一箇萬頃陂要起卒起不得
及一起則洶湧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
養百餘年間一時柔了人心雖有豪傑無箇端倪
起得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散兵却
關恃此中國之福也

程志 二卷 廿
不愧屋漏便是夾持氣象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
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
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
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着心把捉越不定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
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攬掩過如天將曉復至
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
妙須儘研窮此理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待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為害者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心若不做一个箇主恁生柰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住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為中繫縛

程志

◇

二卷

廿二

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心不害心疾其他疾却未可知佗處府只為元不曾養養之却在修養家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

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佗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佗也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脉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底道理人脉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脉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大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於不知至如人為人問你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脉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藏府皆冥然莫曉今人於家裏有多少家活屋舍彼人問著已不能知却知為不

程志

◇

二卷

廿三

智於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果不到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沒底背在上故為陽背在下故為陰至於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於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著於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為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穉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

馬血氣之類亦然都僥備具只是流行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佗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加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景為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景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為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為上地為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猶之田也其初開荒

程志 二卷 廿四

薛種甚盛以次逐漸虞帝當其盛時故也其間有如夏氣殷衰周衰有盛則有衰又是其間之盛衰推之後世皆若是也如一樹方其榮時亦有茂盛亦有彫謝桑榆既衰矣必有茂盛亦有彫謝又如一歲之中四時之氣已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盛衰推之至如一辰須有辰初辰正辰末之差也今言天下之盛衰又且只據書傳所有聞見所及天地之廣其氣不齊又安可計譬之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人之盛衰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以蕃庶者由受姓之租其流之盛也

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蓋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

禮言惟天地之祭為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而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齊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為不可廢則消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

程志 二卷 廿五

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程志卷之三

憶錄第三 謝顯道字良佐追憶二先生語

切脉最可體仁

觀雜雜此可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

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其尋

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

明而道中庸

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

其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程志

◇

三卷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濕舉

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

人孝聖人廉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

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

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的有準

參也竟以魯得之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右明道先生語

仁則一不仁則三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為仁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

低看了

神是極妙之語

神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別

程志

◇

三卷

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之說則無是理

人之稟賦有無可柰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于頑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日

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曰語以戒學

者心不可有一事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

如種下種子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

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由在心曾為悔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

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

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右伊川先生語

程志

◇

三卷

三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

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

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

做著天裏聖人之言氣象自別

禮樂只在進及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右明道先生語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

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事先先生謂二

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謂殺不辜以

私已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右伊川先生語

醉錄第四 醉游氏字定夫皆二先生語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

善修身者不患氣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

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

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

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

為君子

程志

◇

三卷

四

人有習佗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

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

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

不能無魚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魚情於其間多

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

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迤非也曰所謂

迤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迤耳其道則吾

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

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禿佛

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子不虞以你天命孫於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先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世有以讀書為之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程志 三卷 五

孟子之時去先王為未遠其學比後世為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柰何欲盡信而向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明道

人無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睥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明道或問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侍講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曰謂不能辭命則是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明道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為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為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曰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在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侍講

程志 三卷 六

有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鬪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構善為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恭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鬪訟可息矣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為東漢之衰或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唯操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佞志也君子曰在

道為不忠在或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
吾方以天下為心未暇恤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
有能直人者也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
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
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
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
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
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
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教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

程志

◇

三卷

七

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于
肆恣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
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
不安告之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
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也在未言之前則言出
而人信矣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
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
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

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
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為
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為
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
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也
若是而已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
我者無辱矣

語輯第五 記者名氏缺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

程志

◇

三卷

八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蓋見仲尼無
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
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
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
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
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
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無
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

孔子言語句向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向是實事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

惟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

性知天盡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參贊化育贊

則直養之而已

程志 三卷 九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學原於思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

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自然中禮唯慎獨

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

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

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体信達順之道聰明

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享帝故中庸言鬼神之神

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掩知此

天人本無二不元言合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

覺悟便是信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教以聖人事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

于誠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

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與萬

物

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其天

程志 三卷 十

職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今散則死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二氣五行副柔萬殊聖人所由唯一理人須要復其

物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友

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

餘自正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語嘿猶晝夜猶生死猶古今

不常其德則所勝來復正常其理則所勝同化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

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有一物而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

害其為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能

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程志

◇

三卷

十一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

仕者為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

者將以為亂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治必有為治之因亂必有為亂之因

射則觀其至誠而已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性情次言學次便言三王酌損

成王道餘外更無意三王下到今更無聖人若有

特須當作四王者制作時用先代之宜世者今

也法當用周禮自漢以來用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

非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後之多

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

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淺

始初便去性分上立晦叔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

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

程志

◇

三卷

十二

未

心要在腔子裏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見到

不學便老而衰

不見其大便大

職事不可以巧免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

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正如游騎無所

歸也

先生曰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嘗謂孔子之語仁以教人者惟此為盡要之不出於公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蓋亞於浩然者也顏淵願無伐善無施勞此仁矣然未免於有為蓋滯於此不得不爾也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聖人之事也顏子大賢之事也子路有志者之事也

程志

◇

三卷

十三

程志卷之三

程志卷之四

洛議第六

蘇軾字季明錄橫渠見二先生於洛陽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閑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為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難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伯淳謂天下之事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為而誠不足今日止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二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功義功業亦出於事

程志

◇

四卷

一

為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拆計地畝授民子厚謂必先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坳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

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使暴君汚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巧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情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袞分之以袞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亦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

程志 四卷 二

人聞其說取之以為已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為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令取民使貧富均則願者眾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倫却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其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惟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為言只極自力焉能盡方圓平

直須是要規矩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為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為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方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賢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為私說何也子厚言只為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喜好事為之不知只是合做

程志 四卷 三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只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于終不聞乎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于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終有

髮事凶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正叔言郭達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從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慾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為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知王維莊之類獨

程志

四卷

四

五

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壤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正叔言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吃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譙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譙何也亦是未盡善

正叔言其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恁箇大肚皮於子厚却願奈煩處之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胡人之樂也今

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曰使作樂于前今乃以為之於死者之前至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

正叔謂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小人則所見者小且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惶恤其身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曰謂此何事子仁必也聖乎

程志

四卷

五

五

正叔言令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言徒派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不廉則曰俎豆不脩

彭汝礪懇辭臺職正叔言報上之效已了邪上冒天下議論顯拔致此曾此為報上之意已足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終可以考古立法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為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焉君李廣言結

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程志卷之四

程志

◇

四卷

六

程志卷之五

師訓第七

劉絢字贊夫皆明道先生語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即天德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色誠不若以誠色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

程志

◇

五卷

是萬恭而天下平之道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

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休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間斷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為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程志 五卷 二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

克勤小物最難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

天人無間斷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者也

學在誠知誠養

學要信與熟

敬勝百邪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安排

程志 五卷 三

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豈非神乎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

非自得也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

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各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中之理至矣禍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為禽獸為夷狄中則為人申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

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智慧世之治亂聖人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為教哉蓋亦有其理故也

學要在自得古人教人唯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舉其近者夫告諸往而

程志 五卷 四

知來者則其知已遠矣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豈以夕死為可乎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義孔懼受命立輒若納劑頃則失職與輒拒

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制暗可矣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懼無與于此思子

所事也而孔懼既彼曾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

燔釜之事則迫於勢也子路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

事可疑耳

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禮題也忠恕一以貫

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

異者動以天爾

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以物待物不以已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已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

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

程志 五卷 五

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處事

豈不優乎

志可克氣氣勝則憤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

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矣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

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

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

治道在于立志責任求賢

操約者敬而已矣

先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

子之有不善豈如眾人哉唯只在此間爾蓋猶

有已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

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

仁者此意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則誠

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

程志

◇

五卷

六

物乎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

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

之所不可

克己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

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乾陽也不動則不剝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

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

闢不翕聚則不能蕩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為止物是二本矣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性情猶言質有

體段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

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

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升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

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唯無成而代有

終者地之道也

程志

◇

五卷

七

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

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

有作者虞帝為不可及也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

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及也若三代之治後

世决可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終為道也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蚩在彼隨物

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

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是以合天心者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于其中要識得真與妄

爾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悖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為難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

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

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

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

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唯在敬

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

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盡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

謂信表裏之義也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

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

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

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

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

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為政須要有經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

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

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心思之大小推此

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

間爾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

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

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

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

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

無無處無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

中外之中為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

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

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促一箇中來為中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

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

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

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他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只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爾若孔子乃在其中焉此未達一間也

凡人才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則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

程志

◇

五卷

十

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心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似亦太早雖不以卑廢尊者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象戚方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民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

釋氏說道譬如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明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能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絢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不

程志

◇

五卷

十

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唯有此二者餘無他為二者為一已為人之道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以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為學者皆為此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

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是至言
佛言前後際斷純一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
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
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
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
聖人同乎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程志 五卷 十二

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

程志卷之五

程志卷之六

入關第八

以下皆伊川先生語記者名氏缺

涵養吾一

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人患事繁思慮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

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

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

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

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

程志 六卷 一

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

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

止於事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

面只是私心

人不能却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

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河之浸

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詩也今之

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

却恁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車終不類道

養心莫善於寡慾不慾則不惑所欲不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

人做更責誰何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或曰正叔所定婚儀復有婿往謝之禮何謂也曰如此乃是與時稱今將一古鼎古敦用之自是人情

不稱兼亦與天地風氣不宜禮時為大須當損益

夏商周所因損益可知則能繼周者亦必有所損益如去行夏之時乘殷之幣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是夏時之類可從則後之蓋古人今人自是年之壽天形之大小不同古之被衣冠者魁偉質厚氣

象自別若使今人衣古冠冕性情自不相稱蓋自

程志 六卷 二

是氣有淳漓正如春氣盛時生得物如何春氣衰時生得物如何必然別今之始開荒田初歲種之可得數倍及其久則一歲薄如一歲此乃常理觀三代之時生多少聖人後世至今何故寂寥未之間蓋氣自是有盛則必有衰衰則終無復盛若冬不春夜不晝則氣化息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不待堯舜然後垂衣裳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無須數世然後成也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也

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天在人一般聖人其中只有功用放勳曰勞

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徇流俗非隨時知事可正嚴毅獨立乃是隨時也舉札文却

只是一時事要所補大可以風後世却是明道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夫

數則是然不消催促他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

不安也何止一日則須更不能如曾子易簣頃刻如此乃安人不能如此者只為不見實地實理

如此乃安人不能如此者只為不見實地實理

程志 六卷 三

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
開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心不肯安於所不安
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
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
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
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
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
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
若經傷於虎者佗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
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懔懔至誠畏之是

程志

◇

六卷

四

實見得也得之于心是謂有得不待勉強然學者
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墮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
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
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
要立箇心此上頭終有商量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
然无有所以然
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
有甚迤然亦仍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

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
義譬之以金為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无質於此則殊與
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
復質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
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无須假吸復入以為
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之氣亦自
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
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
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畫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

程志

◇

六卷

五

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銷鑪了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提一箇誠將來存著令人
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
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
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
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是主一也
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
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
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

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為中庸

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

生後來生長不可道却將既生之氣後來却要生

長道則自然生生不息

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

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祀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

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為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

然持之必別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為難

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

程志

◇

六卷

六

心便一一則自然無非僻之于此意但涵養久之

則天理自然明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

之道敬以直內也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然要之

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

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箇纖

姦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自老氏之

學更挾此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

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

首其術蓋亦出於此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快活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

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

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

程志

◇

六卷

七

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

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

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

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

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

則仁之用也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耶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耶其心不耶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耶如是立定却省易儒者其卒必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為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

程志

六卷

八

窒礙則是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元有窒礙者何也只為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其處安其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已有家人言佗人家為安已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為於已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格物窮理非是要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它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為孝者如何窮理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如千溪萬徑皆可達國但

程志 卷六

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為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事一物雖小皆有是理敬則自靈靜不可把靈靜喚做敬居敬則自然行簡若居敬而行簡却是不簡只是所居者已剩一簡字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更有甚敬則無已可克始則須絕四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何心有差等

程志

六卷

九

直是相去懸絕不勉而中即常中不思而得即常得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佗人所見而言之若不勉不思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淺深至於曲執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時大倫亂若居聽於臣父聽於子動則絀居絀父須著變是不可一朝居也然

一一三

魯有三桓無以異齊何以魯一爰至於道魯只是
不修周公之法齊既壞太乙之法後來立法已是
另且及其末世并其法又壞亂甚於魯故其絀亦
先於魯孔子之仕於魯以為之兆得可為處便為
如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一事正則百事自己不
得傳言以魯之眾加齊之半此非孔子請討之計
如喚則孔子只待去角力借使言行亦上有天子
下有方伯須謀而後行

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之時有者何以為應天之氣
豈可如此開別聖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秀

程志 六卷 十一

乃生聖人當戰國之際生孔子何是怪况生麟聖
人為其出非其時故有感如聖人生不得時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
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

素曰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於大抵須
有蒞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

書八卦亦須作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

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二言開闢已是感既二則便
有感所以開闢者道開闢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

生氣非也陰陽開闢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
明日有陽如人言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
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
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
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
如是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
禮樂法度驅而之善及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
者以有所教雖欲為惡不能成其惡雖堯舜之世
然於其家乘庚之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

程志 六卷 十一

而不去

古人為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

有絃歌以養其耳舞于羽以養其血氣有禮義以
養其心又且急則佩韋緩則佩弦出入閭巷耳目

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
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
鐘雖生物銷鑠亦足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

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
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

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曰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

程志 木卷 十三

何物為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諸經是律春秋是斷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唯自失兼亦誤人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末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末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愛大愛則大益小愛則小益

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

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道是長情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異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

程志 木卷 十三

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可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唯利祿之誘最害人

做官奪人志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
涵養使之自得令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
時說下惟講誦猶未必該書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
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
定如明鑑在以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
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使之不思慮若
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
虛虛謂和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
瓶甕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

程志

◇

六卷

十四

虛無水於內則淳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
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
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
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
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
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意至於不敢欺不敢
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
之自然天理明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已巳錄第九

記者名氏缺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
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
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
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語輯第十

記者名氏缺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推酤民有買撲
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為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情
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

程志

◇

六卷

十五

為小克多明民食却釀為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
饑飽若未能絕得買撲若且只諸縣都鄙為之亦
利不細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使上下響應到了人眾後便成
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
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
惡識庶恥如此等入多亦須漸好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
也曰此無他入道者多即道明知者少即道不明

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間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蓋是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二千年間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收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此商只是不及此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此是也

程志 六卷 六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問者謂相去不甚遠而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緣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唯看義當與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終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

程志 卷六

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聖人之語回人而變化語惟有淺深處即却無色舍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色舍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唯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遇難而益堅闊過則改何遠弗至也
人或以禮官為閑官某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

程志 六卷 七

遠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為閑官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及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及動其心也
或謂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志誠意燭理上知則頓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古有教今無教以其無教只壞得人質如此不美今人比之古人如將一至惡物比一至美物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二二七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于

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

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

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係其習也以古

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必當

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

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

然豁然有覺處

程志

◇

六卷

一八

人謂要力行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

所當為不必待着意繞着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

點意氣能得幾時子

程志卷之六

程志卷之七

元承編第十一 元承劉氏名安節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醒賢所言仁處類聚觀

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

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

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

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

仁則不可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統事言曰若是

程志

◇

七卷

一

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

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

謂身之四支如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

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

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

仁也

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為一向是否曰不可

敬是持已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如接人當如

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敬狎為相與以無主角為惟

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

當以敬為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比之有首，尚懼无終。既无首，安得有終？故曰：无所終也。比之道，須當有首。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柰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何如？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邑無冤民也。慎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則不須去。

程志 七卷

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為業，如何去得？

問：學何以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愚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為？息曰：膚膚倫，終息便膚，以至作聖，又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問：莫是致知與？力行兼否？曰：常人言終知得，非禮不可為，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為，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淺深也。古人言樂循禮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禮，非是樂也。緣到樂時，便是循禮為

樂不循禮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禮？自不須勉強也。

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思曰：膚息慮久，後膚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

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

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一本此下云：或問

事莫是心不專，否曰：心若專，息生解及別事。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

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適道，舍儒者

之學不可。

或曰：人問其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

程志 七卷

何求其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

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

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

非特行難知，災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

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

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

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林，能力行者鮮能明道。以

此見知之亦難也。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

敬為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

不知只是觀却克學他行事無克許多聰明處
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
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
之也且如中庸九經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克與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却
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誠
意是躐等也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
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禮性
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
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淺深向

程志

◇

七卷

四

親見一人曾為虎所傷曰言及虎神色便變傍有
數人見佗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佗說
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
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
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心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
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
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
別

或問進修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
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

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
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
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
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貫通若只格一
物便通眾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
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
通處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學者須志終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
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
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

程志

◇

七卷

五

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自謂不能者自
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為之
可也恥其不能而揜蔽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
已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是恥為士者當知
道已不知道可恥也為士者當博學已不博學可
恥也恥之如何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
而諱己之不能也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時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
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終說靜便入於

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終說著靜字便是妄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閣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誣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碍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皆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個習令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

程志 七卷 六

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是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母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誣養氣質薰陶德性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却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簡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計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氣在則志猶

在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饒氏間屋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敬焉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伊子曰嘗親聞此問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裝不以時紛然燕度雖正亦邪

問游宣惠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覩不聞之時則無聲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

程志 七卷 七

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自修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今人學者須讀書終讀書便望為聖賢然中間至之方要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為偽性為不善它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克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蓄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使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

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
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筭之量有釜斛之量有
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
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
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
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
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
得一官而滿者有改官而滿者有入西府而滿
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或物初滿時尚
可以救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

程志

◇

七卷

八

昔王隨甚有器量 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
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一人
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
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
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回
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
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
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
放肆者不同其為酒使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
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

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
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無作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總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昔有人與選其子弟係
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
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待自是無人豈是無時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總知
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問觀物察已還曰見物及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
物我一理總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
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

程志

◇

七卷

九

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
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為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問人之學有覺其難而有退志則如何曰有兩般
有思慮苦而志氣倦怠者有憚其難而止者向嘗
為之說今人之學如登山麓方其易處莫不闢步
及到難處便止人情是如此山高難登是有定形
實難登也聖人之道不可形象非實難然也人非
為耳顏子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非是言聖人
高遠實不可及堅固實不可入也只此是譬喻却

无事大意却是在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上又問人
少有得而遂安者如何曰此實無所得也譬如以
管窺天乍見星斗燦爛便謂有所見喜不自勝此
終無所得若有大志者不以管見為得也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
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
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
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
明理者也世方以為高惑矣

程志

七卷

十一

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
些英氣終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重事如顏子
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
亞聖之次也或問氣象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
言比之便見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
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
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
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高三王為盛
後世為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為盛幽厲平桓為

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為盛天寶為衰以一歲則春
夏為盛秋冬為衰以一月則上旬為盛下旬為衰
以一日則寅卯為盛戌亥為衰一時亦然如人生
百年五十以前為盛五十以後為衰然有衰而復
有盛者有衰而不復及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
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
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
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
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
躰而言則有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

程志

七卷

十一

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躰日自長而數日漸減不
相害也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為
善在人心者不可忘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
返朴今當為鬼為魅此言甚是只為秉彜在人雖
俗甚惡亦減不碍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
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个中字
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
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

也既思即是已發總發便謂之和。不謂之中也。又問呂博士言當求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莫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美發而中節。固是得中。只為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

程志

七卷

十一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躰只是个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躰然既謂之中也。須有个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

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醒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到我。只是定。更無所為。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心於仁。人臣心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

程志

七卷

十三

曰。良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終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事。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兩管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作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

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
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鞋纒光耳凡物之過者
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
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礼勿視
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總說弗字便不碍也問襟說
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
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
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
明鏡如止水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

程志

七卷

十四

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問人之形骸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
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
有限量以有量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
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為
命在人為性論其所主為心其實只是一箇道又
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
性外有物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
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

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
謂之水至如流而為冰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
之流也

問喜怒哀出於性否曰固是終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
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哀出於外如何曰非出
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哀猶水之
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
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濤
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
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程志

二卷

十五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
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
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
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
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又問愚可變
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
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
者才乎曰固是也然知道佗不可移不得性只一
般豈不可移却被佗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
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
學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
他經甚費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
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其嘗語學者必先着論
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
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
見孔孟何異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望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
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
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

程子心 七卷 十一

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尔孟子言躍如也卓如
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
焉須當集義只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尚不
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
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
發見於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
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已然後謂
之德也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已之道義便知有是非
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
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
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温清當
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
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終
主著事皆便在這裏終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此向心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心以
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程子心 七卷 十二

問盡已之謂忠莫是盡誠否曰既盡已安有不誠盡
已則無所不盡如孟子所謂盡心曰盡心莫是我
有惻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
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緣數著便不盡大抵稟
於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緣盡心即是知性知性即
是知天矣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
自然言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
便說得蹇澁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
不安發此却可著力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返說約也博與約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與此同乎曰這箇只是淺近說言多聞見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几可以弗畔於道此吾輩人君子多識多聞多見而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去知道甚遠

程三

七卷

十八

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知之莫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吾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沮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含蓄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一箇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

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三凶舜何與焉蓋曰是人有所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然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

程三

七卷

十九

分陪奉它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曾子傳聖人之道只是一箇誠焉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了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實之事非大賢以上佗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若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

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學者須是務寔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今市井閭巷之人却不為名為名而學者志於名而是矣然其心猶恐人之不知韓退之只是會道

程志

七卷

廿

音語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大抵為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是無意於名如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此一向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為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位西南然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為之地此大故无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開風雷之類于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

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為乎曰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尚書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為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時雨則尾先垂向下終晴便植立

問劉牧曰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它據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便言得中氣其餘豈不

程志

七卷

廿

得中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以為一物某道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行備然後能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常安得混而為一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皆

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別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為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固

程三

七卷

廿三

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為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終有一二便有

程志

七卷

廿三

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姦何為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已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已者商均非能如已爾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公之灋後世既難得人而爭奪與故以與子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灋但守法者有私心耳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昔有此言語後來被人傳

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前楊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倫

問楊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遜於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邪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即堯夫之數以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佐十玄亦可况一玄乎遜之晚來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惠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曰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

程志 卷一 廿四

詩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侶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漢文帝殺薄昭李惠裕曰為殺之不當温公以為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它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曰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回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它那箇輕那箇重然後

論它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著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終說權便是變論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終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經便是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是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此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憲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

程志 卷一 廿五

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性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必量其才而求

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元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已之
子美元擇其才美者為之配豈更避嫌邪若孔子
事或是季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
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雖賢者且不為况聖
人乎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尚寬惠宗經
術之事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
經師古識義理者眾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
祖繼起不待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
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

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極故魏晉之士愛而
為曠蕩尚虛浮而亡禮濫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
故五胡之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
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
耳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
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
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終使肅宗便
篡肅宗終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
不宿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
漢大經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

盡舉

問倫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
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
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
方成癖文侶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
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
佗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
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
以為聖人亦論文不知聖人亦據談胷中所蘊自
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

程志

七卷

廿七

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
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
文也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為事某舊嘗修六
禮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率可成家間多戀
河北舊俗未能遷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
年書成可皆如灋禮以宜事古天有子諸族於五月
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立春祭
先祖季秋祭禘它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
生物之始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也祭始祖無主用

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事之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常祭止於高祖而下旁親有後者自為祭無後者祭之別位凡配止於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家必有廟廟必異位廟必有主其大畧如此且如豺獾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理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嘗新薦享後方可人家能存得

程三

○

二卷

廿九

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唯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禽獸無異矣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齊齊三日必見其所為齊者此非聖人之語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今無宗子法故朝廷无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从父兄今父兄从子弟好歸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

祖欲下沛皆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率子弟从之又如相如使蜀亦遺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从之只有一節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从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从根直上一幹如大木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曰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

程三

○

七卷

廿九

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曰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何如曰盡友愛之道而已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知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以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

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之曰至終終善
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終修身便到
家上也又曰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
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
也古之人絕交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
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
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不是處只為他平日有故
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事故見逐安能無
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
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笑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

程志

七卷

卅

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形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
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
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
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交令其可交乃此
意否曰是也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
此說不是嫂與叔且遠嫌始與嫂何嫌之有古之
所以無服者只為無屬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
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
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

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
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不相儀也推今之有服亦
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同居之親古却無
服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已忽然無事乎曰古者雖
無服若哀戚之心自在且如鄰里之喪尚春不相
不恭敬自自救之况至親乎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
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程志

七卷

七卷

卅一

程志卷之八

迪錄第十二 迪楊氏字遵道

問有所忿懣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
心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
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問胡先生解九四位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
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
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着執一事則三百八
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

程志 八卷

賢人自有賢人用眾人自有眾人用學者自有學
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曰問坤卦是
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
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問堯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
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
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
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
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
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
自見得張澤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
然怎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

問括囊事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
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去賢人隱便做不得在
位又問恐後人緣此謂有朝隱者先生曰安有世
理向林希嘗有此說謂楊雄為祿隱楊雄後人只
為見他著書便湏更做他是怎生做得是曰問如
劇秦文莫不當作先生云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
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

程志 八卷

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
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
其實無益其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
得一數為之於曆法雖有合只是無益今更於易
中推出來做一百般太玄亦得要尤難明亦得只
是不濟事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願為
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為若此言也如當初泛
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其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
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曰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
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遂
不附已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
信人也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
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
是每嘗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嘗敬則到佛殿廟宇
亦只如此不知在閑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
覺繹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
時煞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却

程志
八卷
三
未敢信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唯其
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專要精一之也精
之一之始能允執厥中中是極至處或云介甫說
以一守以中行只為要事事分作兩處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
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
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
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先生在講筵嘗无錢使諸公曰問必是俸給大段不

及後乃知到任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
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
任曆子遂令戶部自為出券曆戶部只欲與折支
諸公又理會館閣尚請見錢豈有經筵官只請折
支又檢例已無崇政殿說書多時戶部遂定已前
未請者只與折支自後為始支見錢先生後自涪
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糧料院吏人忽來索請
券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曾寫狀子受事人不去只
令子弟歸與受官日月

程志
八卷
四

先生經筵時與趙侍即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
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及太后太妃趙范更
問備辦曰問先生先生云某家無命婦二公愕然
問何不叙封先生曰某當昔起自州萊三辭然後
受命豈有今日為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
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者不為害先生曰只為
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
曰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
請益但云其說甚長侍別時說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
叟泛舟於穎昌西湖須臾客將去有一官員上書

謁見大資其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某
去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到來求已是甚道
理夷叟之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某去不
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
此持國便服

先生初受命便在假欲進還尋醫既而供職門人尹
焯深難之謂供職非是先生曰新君即位首蒙大
恩自二千里放回亦無道理不受某在先朝則知
某者也當時執政大臣皆相知故不當如此受今
則皆無相知朝廷之意只是怜其貧不使飢餓於

程志 八卷 五

我土地某須領他朝廷厚意與受一月料錢然官
則某不做不得既已受他誥却不供職是與不受
同且畧與供職數日承順作朝廷善意了然後唯
吾所欲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先
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厚不敢疑孟子
既知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為惡然必不到
更傾先生也先生曰邢七亦有書到某之屢於權
宰處言之不知身為言官却說此語未知傾與不
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以先生

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狠狠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
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牽如以也
先生去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
久但覺氣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
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
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若要不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
何事忘為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為物
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沒物也世人只

程志 八卷 六

為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
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

先生舊在講道說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却
容字曰問之內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曰說適
來臣講書見內臣貼却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
居億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
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觀仁宗時官嬪謂正
月為始月蒸餅為炊餅皆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
不諱嫌名及舊名緣說了次日孫莘老講論語讀
子畏於匡為正先生去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

正是其義理又講君祭先飯處曰說古人飲食不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夫為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無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為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游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無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始初內臣官嬪門等携筆在後抄錄後來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之范堯夫曰但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

程志

八卷

七

孚先錄第十三

孚先周氏字伯忱

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隅問子如何看春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師說第十四

張繹字思叔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呂汲公燕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為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

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婿王謙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其亦嘗學禮何為而不問也謙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陳恒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為大夫公誤言也

程志

八卷

八

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也天下賢者亦以貧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范公堯夫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別焉公曰願必自某將別子曰既別矣何又復勞輿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為將帥常使士卒視已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為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得聞歟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

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心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饗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為重事弗頒則不思其所以而知事師之義乃曰事而教之公曰若从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豈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夫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教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夫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

程志 卷九

舍羿不恤也其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夫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不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石為此媿笑也湜遂不行

謝惜見程子子函語曰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他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為士而惑此邪也曰清固無疑矣在已庸何恤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毀瓦畫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於父

母子亦將毀瓦畫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猶欲為深恥

程子與客語為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

程志 卷十

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為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蝗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邵克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眾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其以不知者固多然克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當起克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克夫不知也克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克夫曰子以為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

堯夫瞿然稱善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待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為禮房檢正所奪所議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能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

程志

八卷

十一

不應為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

公曰為民祈福也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

韓公持國使掾為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掾益植而置之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也使之為亭而更為

此以悅公非端人也公曰柰何人見之則喜

韓公持國與范公彞叟程子為泛舟之遊與謂白有

士人堅欲見公程子曰是尤有故亟見之頃之遽

還程子問客何為者公曰一無薦夫為國薦賢自

當求人豈可使人求也公曰子不亦甚乎范公亦

以子不為通子曰大抵今之大臣好人求已故人

求之如不好人豈欲求怒邪韓公遂以為然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

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

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

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

兄弟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弟何所憂公悟曰

正為定力不固耳

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昔與伯

淳亦謂景溫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某

程志

八卷

三

觀之二公皆深於易者以監司論學而主簿敢以

為非為監司者不怒為主簿者敢言非深於易而

何

閱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及曰易之義本起於教程

子答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爾

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

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

起於數謂易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

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

矣必欲窮象之隱微及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

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
又曰理無形也故曰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
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程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役至三大戶
亦減一人馬子曰只聞有三大戶不聞兩也宗道
曰三亦可兩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
乃從天降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
占則從二人之言三人行則必得我師焉若止二
大戶則一人以為是一人以為非何從而決三則
從二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

程志

八卷

三

失此意也

繹曰邵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
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
有過

程子之蓋屋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
使侯嚙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
氏使人無類可乎嚙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
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
尽為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
欲人人尽為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為使也若

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
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程子曰釋氏之
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
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
也

韓公持國與程子語嘆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
常理從來如何嘆為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
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
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
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

程志

八卷

十四

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
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
下之義主也民以為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
為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
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
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
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舍
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
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斯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在有所帥也

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襦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

程志

八卷

五

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戕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觀之則樊為近而棘榛為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二人為小而四國為大諛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為黑也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或自近以至於遠或自小以至於大然後其說得行矣

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納券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為得也留之

而無請可矣

名分正則天下定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程志卷之八

程志

八卷

八卷

十六

程志卷之九

餘言第十五

康棟字孝思 鄭柄字惠久 鄭若兩字高 鄭大隱字潛道

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夏侯旄甚歎服曰前時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既問却不問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抵介甫無緣得他覺悟六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豈有燭火之不熄皆是意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理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去周公有人臣所不

程志 九卷

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為皆是臣職所當為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悻悻自得以為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為報君足矣當時所為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瑾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瑾却未見其已

仲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用休問北郊之禮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往只為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為難行不知如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尚純藉用藁桔器用陶甑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若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邪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此是根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

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

程志 九卷

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証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爾學者大惑也

又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

又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
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
人不知此理緣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
是甚物後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
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
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
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
雨遂指為靈驗耳豈知適然其常至泗州恰值大
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
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空

程志

九卷

三

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
中火定遂使兵士昇僧伽避火某後語定曰何不
昇僧伽在火中若為火所焚即是無靈驗遂可解
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
不做事待何時邪惜乎定識不至此
或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
之氣未與物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
也又問孔子言血氣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氣
如禮記說南方之強是也南方之柔弱所謂強者
是義理之強君子居之北方之強悍所謂強者是

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義理勝之
棟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
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秉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
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
之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
於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順也又問
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
清之氣生者為聖人稟得至濁之氣者生為惡人
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
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

程志

九卷

四

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
學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
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又問如何
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為
輪斲可以為梁棟可以為榱桷者才也今人說有
才乃是言才之美者才乃人之資質性往脩之雖
至愚可勝而為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即理也所謂
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
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
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

非皆先是而後非

范公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
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
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
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眾尔曰
唐狄仁傑廣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太
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
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伯温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
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

程志 九卷 五

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棟問意是
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
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會意
伯温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
矣逐物是欲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
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
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
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

策凡四有傲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
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
兵忽損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
民可也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
為非甲為則乙為

已上唐錄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
同之中有箇秉彜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
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

程志 九卷 六

私欲不能勝也

已上鮑錄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
民舜所以事君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治安而已太甲如不終惠
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
賢蓋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
下愚之質初不立也為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
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
賢而與之伊尹不自為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

可使自為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為曹氏一屠戮寧使孔明為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伊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而不受先生之委寄諫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為也義理自昭然

程志 九卷 七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死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柰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即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幼建言選宮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

養心性
孔明庶幾禮樂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以上鄒錄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尽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書之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

程志 九卷 八

未至者所以未得者白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莫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例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及其性以至於斯邪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以上暢錄

程志 九卷 九

程志卷之九

程志卷之十

德行第十六

明道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人舉進士

調鄆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呂居者發地中藏錢兄出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季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歲弄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

程志 十卷

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襍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石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

再期以避親罷再調上元近府羨田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為得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

始富者不假多為浮論欲搖其事既而皆服
江南稻田賴陂塘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千夫不可
一塞法當言之府府集於漕司然後計功謝役非月
餘不能與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
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江寧嘗水進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曰小
營立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
歸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既育司文具則困於
餓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
食自是全者大半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
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不
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新服止二日爾尹
恐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
府相視凶散除者
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
龍至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晉嚴奉以為神
物先生嘗捕而脯之
移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先告之以孝弟忠信
八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鄰遠近為保

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無所容凡孤寡
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所失
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
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
者聚而教之去邑才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
人
河東財賦窘迫官所料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至
官取之則其價踴躍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嘗度所
需使富家預儲定其賈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
鄉官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

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辭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
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以倦
以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秉行神宗召
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
則可使臣擬拾臣下短長以治直名則不能
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為先
生不飭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
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
戒之因論人才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
不敢

王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不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

荆公寢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必論列數月之間章疏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惠之風寢衰等十餘事荆公雖并先生不同道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

程志

卷一

四

平氣味荆公多為之動而言路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

嘗被旨赴中書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愿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愧屈善談

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而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命執政除先生監司鑿權散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罪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

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堯庫細務亡不盡心事小未安无與之辯遂不從者

河清卒於法不它役時由入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茂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卒墳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內不為亂昉有言其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

程志

卷一

五

論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且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攝既而揚言於衆曰灑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

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公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侯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决為出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應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付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

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决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耳爾知曹村决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泗者銜細繩以渡决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巨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願謂衆曰得彼巨大橫流入口吾事濟矣已而木果橫入

如祀沛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

程志 十卷 六

言其未叙季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

知扶溝縣事數月右府同薦判除武學新進者論其

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復獲任

先生為政尚寬厚以教化為先其臨民刑未嘗不用

亦威亦嚴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

先生於座右嘗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顯安日常有愧

於此

先生為政嘗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

且枯先生命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

畝闔境賴之

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經

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自明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為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曰為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

程志 十卷 七

先生曰特旨罷去求近鄉監局以便親養得監汝州

酒稅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

及興工而去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

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地且開端後之人知其

利必有墜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

季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

盡故吾於扶溝開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

成而廢夫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係焉是

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

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先生為政治務以寬處繁而裕初移澤州晉城令在
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後僉書鎮寧軍節度判
官事及知扶溝縣事當法令嚴密之際未嘗以眾
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憂以為甚難而
先生處之泰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
嚴急之肯其待之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
先生所為經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
以動之而味不求物而物應不施信而民信則人
不可及也

程三

一卷

八

先生既為間官居洛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
其志中外幼孤窮山託者皆收養之撫育教道期
於成人嫁女娶婦必先孤遺而後及已子女長過
期至無賞以遣

哲宗嗣位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年五十四
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厥科
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
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知
尽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礼樂辨
異端似是之非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

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
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
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
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
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
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
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
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程三

十卷

九

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意誠至於平天下洒掃
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
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亡得也
劉立之曰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為先生歎息
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 立之
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怒厲之容 立之嘗問
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
以格物

邢恕曰堯舜三代帝王之治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
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
行師用兵戰陳之法無不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
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

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
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

范祖禹曰先生於經不務鮮析為枝詞要其用在已
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

游酢曰神宗一日言及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

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 會同天節宮嬪專獻奇

巧為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願謂執政戒之執

政曰宮嬪實為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

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 先生與人交

亡隱情雖童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

程志 十卷 十

自潭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貨用物計金之數可當

二百千奴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謂既

而奴持物如期而歸 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

又氣象清越洒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

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

之裕如也嘗董役帷初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

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

昔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

為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託去亡謹

者 初至鄆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

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

至將與之同事其人不自安輒為言曰外人謂某

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

先生嘆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

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

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誦去

謝良佐曰先生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

自家體貼出來 明道先生終日坐如泥塑人然

接人渾是一團和氣 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

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程志 十卷 十

先生談詩竝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

點撥他念過便教人省悟如云道之云遠曷云能

來思之切也不攸不亦何用不截歸於正也

伊川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

皇祐二年季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

霧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

所學不報間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

導嘗以頤子所學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

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

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

舉進士嘉祐三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

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允尚書左丞呂公著西京

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

練推官西京園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名赴闕元

祐元年三月至京師除宣德即祕書省校書郎先

生辭曰神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

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太皇太后白諭將召為崇

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授西監之命且上奏論

經筵三事其一曰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

德曰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誣養

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官人皆選充

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

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

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召隨事規諫其三請令

講官坐講曰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

意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而後

受命

五月差同孫覺願臨及園子監長式看詳園子監條

制先生所定大槩曰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

使之爭辨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

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

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

厲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

是者亦數十條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

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

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誣養

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教行為益既少

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朝

夕承弼之意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

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一人侍上習業且

以適英迫隘暑熱恐於上体非宜而講日宰相史

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

崇政殿然後宰相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

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

進業其於后德未无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

以上達所係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佗職請亦罷之

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

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

人之體再辭不受

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真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極備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嘆服而哲宗亦常首肯之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

程志 一卷 一四

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曰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愿陛下推此心以極四海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

程志 卷一〇

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嘗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召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

程志 一卷 十五

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為詆謗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而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相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臺諫騰口問亂以償恩讐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先生累乞致仕不報

二五三

五年正月丁大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官未拜以疾尋醫

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三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

徽宗即位赦還洛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

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

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

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衲衲以吊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間儉飯必潔

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遠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 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

謝良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之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眾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

利乎 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卑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及是已而果然 司馬公既相薦伊川伊川曰

使軼富當國時吾猶可以行及司馬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

邵堯夫先生精於易數先生同里巷三十季未嘗一言及之

程志卷之十

程志卷之十

楊子折衷序

子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道之不明也賢者之過也知言其索隱究理之不可知也賢言其苦節行人之所難能也務其所不可知則妄誕售倡其所難能則詭異以視近必疎履以友必非達之斯民者也聖人憂之而因葬以訓中若夫採紫亂朱鼓偽喪真此不待教而放之矣昔魏尚浮華晉崇清談中華失道而夷據之姚興佞其胡神譯其文梁衍惑於因果習其法達磨曹溪論轉切徑宋大慧授之張子詔其徒得光又授之陸子靜楊簡者子靜之徒也衍說詔章

卷之三

乙

益無忌憚苟不當意雖聖亦斥未久皆絕不傳近年忽梓其書崇尚之者乃陋程朱已朽之物重為道蠹彼何人哉整庵公闢陸楊之謬涓涓之於陸甘泉之於楊則篇摘而縷數之不賴三公中華又其夷乎銃嘗觀楊氏之書其旨二曰心即道曰滅意其援儒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挾三者之非而其書不足辯也惟天為虛有形皆實虛之所包無盡形之所納有限是故園中窻外其方盈寸心之合也明居之圓徹靈覺斯之謂心以涵一理而應萬事此無形上與大虛其竅流通而無間渾為一體理即性也喜怒哀樂

其實也仁義其德也性發為道民共由之謂心即道

可乎人之閑居不善心之染也見君子而著其善性不泯也珠潤汚濁其光自耀夫心之注擬曰志其營謀曰意志直而意歧皆心也無志曷為志以道寧意以道正心而無意其將為槁木乎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此天之與我者也子思問於孔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敦究理不以物疑蓋言心之妙用無不通也故無不推也能通者神所通者理豈如楊氏之言哉楊子之父曰承奉者遇事不亂聞盜不懼蓋習於禪定者

家之學思以易天下而服儒衣稱儒名乃借聖言之似者文之單詞片句不審通指改頭換面說向儒家大慧之教然也湛子之辯曰何思何慮在乎致一不識不知在乎順則無聲無臭言乎天載斯言也學有的進有地終有止夫縱意者衆人也誠意者君子也無意者聖人也無之云者不以我也一也則也天之載也舜之作歌康哉豫矣欽哉之衷自如文王伐密赫赫怒矣穆穆之容固篤學者拾級升階積步入室水到渠成匪聚行潦乃其凌高嶺遠瞻億襲取顧左陷右等非實地譬口之即空而見花不食而覺飽是病

也彼楊子者攻課試以取官窮籍典以博識白功相之寃爭儒臣之貶周迎使之儀畫宜民之政發慮構規非意孰尸之輕詆古賢過予所好任同異為取舍逐取舍為喜怒斯其即心是道者邪克其類則夫子所謂一言喪邦師心自作近於起滅天地然則揚子之無意其請自道乎蓋無誠意也

嘉靖己亥冬十二月丙寅相臺崔銑仲島甫書于金陵官舍

讀崔公后渠敘揚子折衷

或曰以心之精神謂聖此揚子立命處也以非聖

之言而悞後學者也

五

後渠公之敘美矣高矣而不辨其非則如攻賊者不破其巢穴也何居曰崔公意於辨其有知無行尚明照而遺推究也故不暇他辨為也猶孟子意於辨舜憂喜之真偽而不暇乎謨蓋入官之辨之非實也於文蓋亦有之矣然則何以知非孔子之言曰以精神而不以中正則子既理辨之詳矣請益焉曰孔子之訓見於論語二十篇者未嘗有此義也鯉之死也早及於夫子之在也云六歲後從學於曾子曾子之父皙及孔門參則後進及又後參傳言子思之作中庸也

甚少必在祖歿之後乎祖孫未有同時作述者焉知子思之幼能此問乎夫子必驟語此乎今觀中庸無此語之義之類也又可以知孔叢子載夫子語子思之偽也况又考其時而知之也

嘉靖庚子正月廿三日甘泉若水書

金

四

錄楊子折衷序

吾師甘泉先生之宰南都也每退食必燕坐時亭坐
次有慈湖楊子遺書觀焉然懼其過於高而戾於正
也因折之以歸於中每卷終輒出以示譽譽奉而讀
之亦每撫卷而竊嘆曰大哉聖人之道乎不墮空寂
不落方體是可以觀中正之準矣確哉先生之辨乎
析於毫釐凜於鈇鉞是可以觀取舍之極矣至哉先
生之心乎愛生人則憂愛來學則憂是可以觀救世
之志矣夫準立則道不忒極立則學不謬道不忒者
道原於天合自然之準非先生為之也先生無與也
學不謬者學以希天入自然之門非先生為之也先
生無與也愛生人來學者之好徑欲速反以自覺以
害先聖之教非先生為之也先生無與也是可以觀
先生之有憂愛人之憂矣是可以觀先生之憂非得
已矣因條節而謹錄之釐為六卷將以廣其傳以救
世焉先生折衷甫畢而是錄亦完然譽猶不能無懼
焉懼夫天下之觀是錄者或不亮先生以天下之公
心辨天下之公理而以公諸天下之同是心者而非
以為厲也以為厲也則戚矣謹借書于簡端
嘉靖己亥孟秋朔日門人末豐劉景頓首謹書

楊子折衷引

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前國子祭酒翰林侍讀同脩
國史增城湛若水撰

或曰象山禪也辭而擯之宜也甘泉子曰象山非禪
也然而高矣西樵公曰如是如是甘泉子曰象山非
禪也然而高矣其流必至於禪矣伯夷之清柳下惠
之和非隘不恭也率其清和而流焉則必至於隘不
恭矣是故君子之學貴中正也或曰楊慈湖象山第
子也而高過於象山於是衆皆趨焉甘泉子曰象山
高矣然而未禪今日慈湖高過於象由是何言歟是
何學歟其得為中正歟其得不為禪歟昔者箬溪顧
子自江右寓新刻於南都焉曰此象山入室弟子也
甘泉子開卷閱之則復之曰信斯言也是累象山者
也然而吾得其肯綮矣吾得其肯綮矣曰心之精神
是謂聖以為孔子之言也一編之宗指不外是焉然
而非孔子之言也外家者之流也夫心之精神人皆
有之然必得其精神之中正乃可以語道而遽以精
神為聖則牛馬之奔奔昆蟲之欣欣凡知覺運動者
皆可謂曰聖矣如蠢動含靈皆可謂曰佛性矣而可
乎故知非孔子之言也箬溪子報書曰子之言是矣

又曰慈湖於聖則用其言而不用其意於禪則用其
 意而不用其言此何心也曰子之言是矣數年之間
 其說盛行如熾吾為此懼開先聖之道不得已而為
 之辯也吾懼此說行而天下皆以氣為性也吾懼此
 說行而天下皆不知道也皆不知學也皆援古先聖
 王之指以入於夷狄也為作楊子折衷或謂孔子予
 欲無言子何言焉則應之者曰孟子之學先知言故
 曰說淫邪道之辭恐其蔽陷離窮乎我心也又曰我
 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說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何言焉是故學者能知
 不好辯之心不得已之心與欲無言之心則於道心
 其幾矣於聖學其幾矣

大學指義

下

楊子折衷卷之一

門人

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
 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
 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為與觀羣怨孰非是心
 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為意而後昏

慈湖立命全在心之精神一句元非孔子之言乃異
 教宗指也不起而為意便是寂滅

溫州楊某深信人性皆善皆可以為堯舜特動乎
 意則昏日用平常實直之心無非大道

慈湖既以為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為堯舜是矣却又

大學指義

十

以為特動乎意則昏何耶天道常運人心常生蓋性
 者心之生理也生理故活潑潑地何嘗不動動則為
 意但一寂一感莫非實理故性不分動靜理無動靜
 故也今以動意即非是認堯舜人性是死硬的物矣
 可謂知道知性乎

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心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
 子亦每道性善又曰仁人心也大哉斯言於萬世
 人心所自有之靈人孰不愛敬其親有不愛敬其
 親者非人也人孰不知徐行後長者不後於長者
 非人也此心人所自有也不學而能也不慮而知

也心之精神是謂聖果如吾聖人之言也其有不
然者非其心之罪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感於物
而昏也心之精神無方無體至靜而虛明有變化
而無營爲禹曰安女止明其本靜止也舜曰道心
明此心即道也

此數語如魚目之混明珠有真有僞有正有邪擇焉
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非知言之學也差之毫釐謬以
十里也舜曰道心明心即道也則舜曰人心而謂此
心即人可乎

孔子曰吾未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今見其人矣

楊子折衷卷一

十一

先公有焉仲兄有焉某親見先公自悔自怨至於
泣下至於自拳如是者數數仲兄亦深入其趣嘗
告某曰吾今而後知古訓所謂內自訟者予有過
實自訟是以內訟名齋亦如今之國學有齋曰自
訟有大過則居焉士耻之而仲兄樂之者深入其
趣也大哉改過之道乎有過而憚改者不能自訟
也惟賢者爲能自訟惟賢者爲能改過

既以自訟爲是而又以動意爲非自訟非動意乎人
心活的自做槁木死灰不得也故佛者欲靜不得終
日強制終日動意故名心猿意馬若勿忘勿助時靜

時動莫非自然何等灑落

四明楊某爲浙西撫屬淳熙十一年八月朔既頌
事而僦宅隘陋外高中卑無宴息之所客至不可
留不可以奉親偶得在官僧屋于寶蓮山之巔帥
君雅禮士爲更其居又使其惟意規摹之乃創書
室于高爽之地東江西湖雲山千里幽人駭士來
其上無不曰奇曰壯哉快哉

其曰惟意規摹之又知于高爽之地又稱曰奇曰壯
曰快非動意乎是知天地未嘗一時而不運行人心
未嘗一息而不生生感應也安得不動雖慈湖說不

楊子折衷卷一

三

動亦即動也除死乃不動耳故佛者終日學死
昔曾皙暮春沂水之詠學者熟視不見泰山之形
恪也請書詠春以銘堂又請專明其旨予曰入而
事親其旨也出而事君其旨也兄而友弟而恭其
旨也夫婦之別其旨也朋友之信其旨也其視其
聽其旨也其言其動其旨也儆戒兢業其旨也喜
怒哀樂其旨也思慮詳曲切至其旨也春秋冬夏
風雨霜露其旨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旨也如
是專明可謂至明白至詳盡或者猶疑焉予又曰
其疑者亦是旨也樂哉是宜曾皙曰暮春者春服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
 詠而歸也他日恪又請銘其堂之東房曰時齋唐
 虞而上道之名未著惟曰時亮曰時咨若時時是
 也以不可得而名姑曰如是又詠春之旨也請銘
 其西房曰勿齋凡勅乎意皆害道凡意皆易孔子
 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之狀大槩無踰斯四者
 入斯室者能寂然不動如天地乎則無庸服是藥
 矣又請銘其東院曰熙光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
 為而萬物畢照易曰知光大也又曰篤實輝光又
 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曰君子之光緝熙
 斯道不動乎意熙和而理亦詠春之旨也其左曰
 昭融昭明融一即熙光其右曰脩永脩其未未而
 無息者即熙光即昭融即詠春之旨又其別室曰
 喜哉舜作歌曰股肱喜哉斯喜不可思也曰止所
 易曰止其所也斯止非止斯所無所是謂止得其
 所皆詠春之旨也斯止非難無勞與意斯止非遠
 無勞索至斯止在筆端光照天地
 一篇皆禪之宗旨而一一文之以聖人之言人徒見
 其與聖人之言同而不知其實與聖人之言異差之
 毫釐謬以千里也佛者每授毋意必固我之說以自

附殊不知意必固我皆人欲之私是可無也彼乃以
 一切意誠心正皆宜無之非誣聖人之言乎胡康侯
 謂五峯曰佛者與聖人句句合字字是然而不同五
 峯問既曰合曰是如何又說不同康侯曰於此看得
 破許你具一隻眼康侯可謂卓有所見矣
 人皆有此昭融之光而不自知今夫目視耳聽手
 持足行口言心思自備五常君親忠孝兄弟弟良
 天婦倡優賓主迎將應酬交錯不可勝窮而其實
 澄然寂然變化孔彰斯妙也自古謂之心又謂之
 神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無體虛明洞照
 如鑑萬象畢見其中而無所藏惟動乎意則始昏
 作好作惡物我樊牆是非短長或探索幽遐究源
 委徹淵底愈乖張故孔子諄諄曰毋意毋必毋固
 毋我所以箴學者之膏肓斂其霧露出其昭明融
 一之光
 此議已見前章惟曰此心無體即不識心既曰無體
 又焉有用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何物乎
 從游三千獨曰顏子好學日至月至者不與何謂
 至至止也書曰安女止良性寂然清明而不動自
 知自信自清自明自寂自止雖萬變萬化交擾參

錯而實無所動故曰至又曰止至矣止矣何以學
為吁本心雖明故習尚熟微蔽尚有意心萌藥即
與道違道不我違我自違道有我違無我無違
有我斯動無我則無動我本無我意立而成我日
至之外猶有違意起而動故也月至則益熟矣月
至之外猶有違亦意起而動故也至於顏子三月
不違益精益一三月而往猶微有違不遠而復純
一如故不動如故變化云為皜皜精白是謂時習
而純之學是謂文王之德之純是謂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是謂吾道一以貫之是謂天下萬世生民

自有之性

此皆以聖賢之格言文自己之邪說所謂句句合字
字是然而不同若看得破許你具一隻眼者此類也
且其言止不言動言寂不言感言清明而不言清明
之體大道之實無間於清濁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
能應不知何故豈得為知道乎且謂所學者何事所
習者何事為何而能悅其文自有先後而乃合學時
習悅而言之亦異於聖人之言矣獨日至月至先得
我心之同然又不知所至者何事何物又以至為止
也亦引入彼之說也不亦異乎

某行年七十有八日夜兢兢一無所知曷以稱塞
欽惟舜曰道心非心外復有道道特無所不通之
稱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聖亦無所不
通之名人皆有此心此心未嘗不聖精神無體質
無際畔無所不在無所不通易曰範圍天地果足
以範圍之也中庸曰發育萬物果皆心之所發育
也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孩提之童無不
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愛親曰孝敬兄曰
弟以此心事君曰忠以此心事長曰順以此心與
朋友交曰信其敬曰禮其和曰樂其覺曰知故曰
知及之所覺至於純明曰仁言此心直而不支離
曰德其有義所當行不可移奪曰義名謂紛紛如
耳目口鼻手足之不同而一人也如根幹枝葉華
實之不同而一木也此心之虛明廣大無所不通
如此而孔子曰學而時習之謂其時時而習又曰
思而不學則殆何也此心本無過動於意斯有過
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貨利故有過意動於
物我故有過千失萬過皆由意動而生故孔子每
每戒學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態無越斯四者
故每每止絕學者

此段亦猶前說而又謂精神無體是聖道無體也何以有作用

道心大同人自區別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自神人心自道安睹乖殊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知仁義禮知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人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氣血非形體廣大無際變化無方倏焉而視又倏焉

大學章句

而聽倏焉而言又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窮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

首數句詞氣正與檀經何其自性數言相類其引人皆有惻隱之心等語乃援儒入釋者也其倏焉而視數語乃以知覺運動為性為道也豈不謬哉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擊磬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擊磬也君尊臣卑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婦別長幼順朋友信無非擊磬也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慮口之

言四體之運動無非擊磬也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皆擊磬之旨也

此是佛家擊磬以警動人心宗指何足以知聖人之心使慈湖在當時聞之則止於警動其心而已又豈如荷簣者於擊磬聲中知孔子不忘天下之心乎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既聖矣何俟乎復清之孟子曰勿正心謂夫人心未始不正無俟乎復正之此心虛明無體精神四達至靈至明是非非云為變化能事親能事君上能從兄能友弟能與

大學章句

朋友交能汎應而曲當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未嘗不清明何俟乎復清之清心即正心正心孟子之所戒也而後人復違其教何也易上繫曰聖人洗心大學曰先正其心故後學因之不察夫上繫之洗心大學之正心皆非孔子之言也下繫子曰之下某二十有八而覺三十有一而又覺覺此心清明虛朗斷斷乎無過失過失皆起乎意不動乎意證然虛明過失何從而有某深信此心之自清明自無所不通斷斷乎無俟乎復清之於本虛本明無所不通之中而起清之意千失萬過朋然而

至矣甚可畏也

若如此說不俟清之正之然則易大學謂之洗謂之正皆非矣教與學皆可無矣敢於非古聖人之言得罪名教大矣夫不欲動意故不信誠意之說正心之說尚未曉程明道謂韓持國曰道不在克卻不是持國事持國佛者也故其道何用克之說與慈湖同

思如此不思則不如此非末也末非思之所可及也而必曰思者思夫不可得而思也者斯末也末非思之所可及也思而忽覺非思也斯末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謂此也曰毋意謂此也曰吾

楊子折衷

十一

有知乎哉無知也謂此也

謂思夫不可得而思也者斯末也非動意乎是索隱也又謂聖人無知便是死灰了且其言自相矛盾矣人有聖賢之異道無聖賢之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初無聖賢庸愚之間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禹曰安女止本之不動文王緝熙敬止即不動孔子為之不厭豈未覺而為哉亦緝熙敬止知及之後觀過精微用力於仁守也如鑑中象交錯紛然而虛明未嘗有動也

此猶前之說慈湖意只以不動為體為止而不知循

其全體之自然流行各止其所者之為不動也又以孔子為之不厭為已覺而為能惑於老佛無為之說而不知聖人之為無所造作非無為也異乎老佛之無為也可類悟其辨易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又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知之偏日用之不察皆以為道何謂精何謂一

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其不勝起敬而贊之曰大哉聖言著庭

楊子折衷

十一

以屬辭比事為職辭不勝其繁事不勝其夥何以不亂亂生於意意生紛然意如雲氣能障太虛之清明能蔽日月之光明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動乎意則為人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而每戒學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態萬殊而大槩無踰斯四者聖人深得意之害道也甚故諄諄止絕學者屬辭比事及天有四時等語皆非孔子之言又以意譬雲以心譬太虛日月則心與意二物三物矣不知心與意即一物也本體為心動念為意一感一應其能寂滅乎明心即道辯見前千言萬語只是此意鑄

千萬錯

時者道之異名堯典曰疇咨若時時是音之訛也是卽此也古未有道之名惟曰是舜命禹始曰道心明此無所不通之心後世去古寢遠不曰時而曰道此道所以不明於天下也道不可思不可名舜曰若不在時此時卽後世所謂道而不曰道後世於心之外復求道不知此心虛明廣大無際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卽道也孔子生於衰世不得不隨世而言而曰改而止謂改過卽止無容他求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學者起意他求則戒之曰

聖學卷一

十一

毋意又曰哀樂相生不可見不可聞而可意可求乎

時者道之別名一句近之但又以時爲此爲是而混同於若不在時之時又云過改卽止而卒歸於無起意而不知聖人之戒毋意謂妄意也誠意之意謂本意也慈湖於名義看皆不精品題皆未當而妄以已意改聖人之名理又謂上古言時不言道二典三謨之前無書可考何以見其不言道言道後世所以不明者卽舜言道心所以明道未見其爲不明大抵慈湖只主張指心爲道而不知天命之謂性性者在心

率性之謂道道者路之名發於事爲道豈可混也大抵是禪之宗指陷溺學者豈不可惜

一守舜曰安女止之謂舜也言舜心本靜止惟安焉而已奚獨舜也夫心本靜止故告以欽厥止厥猶女也舜舉天下古今人心皆然故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於止本止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此非聖人之言也此以意爲之故有四者之序不起乎意融明濁惡觀四者夫人皆有此止而不自知也此未知止爲止之理卽至善言之亦禪宗戒定慧之

聖學卷一

十一

定乃虛定也虛止也知止最深知止卽得有許多節次者言其自然之勢也

伯正是心可以通天地貫古今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又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孝友一也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伯正皆有是心是心皆具是聖今伯正又能兢兢防謹於未然其無能復措其辭卽兢兢無怠無荒而伯仲日用皆中庸之妙矣

千言萬語只是被心之精神一句誤了

先聖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者

覺之始仁者覺之純不覺不足以言知覺雖非思之所及而猶未精一精一而後可以言仁孔門覺者無幾

此近徑速之說未能精焉能知一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所自有於父母自然孝於兄弟自然友恭於夫婦自然親敬於朋友自然信出而事君自竭忠與賓客交際自然敬其在鄉黨自謙恭其在宗廟朝廷自敬復者復吾所自有之禮非外取也禮廢樂壞逾二千載學者率求禮於外先聖特曰復所以鍼二千載之膏肓發人

學聖卷下

古

心之所自有周公謂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記亦曰著誠去僞深戒夫人徒徇其文爲而不由中也

此段何等說得粗理雖人人自有然私欲蔽之非學無以復其本體若如此說則人人便是聖人又何須學連楊子亦不須講學矣禮者理也理無內外

禹告舜曰安女止謂舜本靜止不動安之無動乎意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虛明無所不照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視聽言動皆變化而未嘗動乎意其有不安焉者動乎意也舜聖人而禹猶致戒而況於後

世學者乎安非意也不動之謂安孔子曰時習者安也曰用力於仁者安也安曰非思非爲是謂真爲舜曰惟精惟一者常精明不昏純一而無間即安也堯安安文王之德之純一也

如此云者必若槁木死灰而後可克其說也然則大學之誠意皆非歟蓋止非靜止之止乃至善之極所謂天理也慈湖元不識天理徒紛紛主其僻見之說以誣聖經

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又曰予欲無言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語昭然而學者領聖人之

學聖卷下

幸

旨者在孔門已甚無幾而況於後學乎比來覺者何其多也覺非言語心思所及季思已覺矣汨於事而昏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謂季思之心已聖何不信聖訓而復疑皆不復致問季思以默識矣季思平平守此默默即聖即不厭之學即喜怒哀樂之妙即天地四時變化之妙即先聖默識之妙

比來覺者之多多於孔門豈有此理乃一時幾盡於禪矣又云平平守默默即聖即不厭之學云豈援聖學功夫入於禪乎

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皆所以明著至神之道無不通貫也

地載神氣等語決非孔子之言乃不知道者妄言也夫神氣非有方所包貫天地何云地載是天地之氣二也

臯陶曰慎厥身修思永求久也古者未有道之名堯曰疇咨若時登庸時是也此也若順也言乎能順是者將登用之舜亦曰惟時惟幾惟此為幾也

楊子折衷卷之二

十六

至舜授禹始曰道心臯陶曰求亦名夫求亦悠久即所謂時而實無名道若大路然舜特謂夫無所不通之心至於通乎意則倚矣礙矣窒矣非通也故曰人心

臯陶全在慎字既慎而求未得其道不能慎則猖狂自肆雖長寂滅亦非道矣慎者無過不及

人皆有是心是心皆虛明無體無體則無際畔天地萬物盡在吾虛明無體之中變化萬狀而吾虛明無體者常一也百姓日用此虛明無體之妙而不自知也

無體矣安有用是徒知見者之為體而不知不見者之為體也百姓日用不知安觀本體說得何等草草

楊子折衷卷之一

楊子折衷卷之二

十七

楊子折衷卷之二

某嘗讀大戴所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為大道某不勝喜樂某不勝喜樂其深切著明某自總角承先大夫訓迪已知天下無他事惟有此道而已矣窮高深究年三十有一於富陽簿舍雙閣下侍象山先生坐問答之間某忽覺某心清明澄然無畔又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此心乃我所自有未始有間斷於是知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孟子曰仁人心也其旨同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某知人人本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得聖人之言以證以告學子謂吾心即道不可更求

楊子折衷卷之二

忠信為大道一句便差了下文以得之又得何物明心即道一句又差了上文人心惟危又指何心心之精神一句已辯在前

孔子曰主忠信謂忠信即主本渡河丈人亦曰吾之入於波流忠信而已其出也亦忠信而已孔子使二三子識之烏乎至哉即吾與人忠不妄語之心即道矣丈人當日之言未必果曰忠信往往曰吾出入於波流吾心如是而已無說也無術也

吾之入也如是而入其出也如是而出世以如是而往實直無偽謂之忠信忠信措吾軀是波流之中而不敢用其私焉故能入又能出也

認錯主字渡河丈人乃佛老之言安得滑稽如馮夷娶婦者使慈湖出入河流試看

孔子曰主忠信諸儒未有知其旨者蓋意謂忠信淺者爾非道舍淺而求深離近而求遠置忠信於道之外不知道一而已矣忠信即道何淺何深何近何遠又有學者知忠信不可淺求遂深求之推廣其意高妙其說謂忠信必不止於不妄語而已

楊子折衷卷之二

吁其謬哉舍不妄語何以為道人心即道故書曰道心此心無體清明無際直心而發為事親為從兄為事長上為夫婦為朋友仕則事君臨民

謂人心即道何以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說且心發於五倫亦有中正不中正中正為道不中正即非道安可槩謂之道

人之心本自靜止也喜怒哀樂變化云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其事親名曰孝其從兄名曰弟其恭敬曰禮其羞惡曰義其是是非非曰智其雖千變萬化而常明曰仁百姓日用而不知不

省庸常正平之心即道離心求外去道反遠殊可惜也千尤萬過皆生於離心而起意謂之安女止謂之忠信謂之篤敬謂之時習之學謂之中庸子思謂之至誠夫忠信即誠實而已矣殆不必加至之一字加至一字則是於平常誠實之外有又至焉者無乃不可乎是猶未信百姓日用之即道以靜止說心而不知心常動變非識心者也百姓日用即道辨見前

惟自信本心之虛明無限際天者吾之高明地者吾之博厚日月四時吾之變化萬物吾之散殊而

學折衷卷三

三

後自信吾之事親即天之經地之義吾之忠信即天下之大道而非有未至焉者而後信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謂之忠恕忠即忠信恕即恕物先儒乃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是猶未信忠信寬恕之即道未信忠信寬恕自廣大通融故為是譬喻推廣之說

此看得太潦草了慈湖心極粗性極輕率故敢措大以天地四時萬物皆其所有如佛者山河天地之說于你何事孝弟忠信皆其自有無有不至者便敢於非古聖賢之言之教率天下之人廢學而亂天下者

必自慈湖始矣

忠信之心無精粗無本末無內外無所不通但微起意即失之矣

不起意即是禪寂也即是死的忠信而非活的忠信也

人心自明人心自靈意起我立必固礙塞始喪其明始失其靈孔子與門弟從容問答其諄諄告戒止絕學者之病大畧有四曰意曰必曰固曰我門弟子有一于此聖人必止絕之毋者止絕之辭知夫人皆有至靈至明廣大聖智之性不假外求不

學折衷卷三

四

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蔽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昏蔽之端盡由於此故每每隨其病之所形而止絕之曰毋如此毋如此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爾

絕四之說先得我心之同然然四者既絕即廓然大公天理流行矣不知天理流行猶是寂滅猶是死的四絕

直翁見告以居處恭至難且求其說某曰直翁恭愿其察之也父豈直翁燕居亦不敢申申天天邪

觀聖言當通其道恭言大槩至燕居申申天天非不恭也始直翁求之過也

看申申天天太容易了慈湖心何等率易也

日本俊祐律師講言于宋朝者楊子楊子舉聖人之言而告之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虛明無體象廣大無際量日用云為虛靈變化實不會動不會靜不會生不會死而人謂之動謂之靜謂之生謂之死晝夜常光明起意則昏則非既曰不會動又曰不會靜既曰不會生又曰不會死是遁詞也

楊子折衷卷三

五

孔子嘗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立見其參於前在與見其倚於衡所見者何狀耶每每念曰此忠信篤敬忠信之時心無他意篤敬之時心亦無他意所見非意象昭明有融蕩蕩平庸學者往往率起意求說不思聖人每每戒學者毋意

參前倚衡不思何物而曰何狀而求之昭明有融蕩蕩平庸終無實體忠信篤敬非意而何是好的意也非毋意之意也

元度所自有本自全成何假更求視聽言動不學而能惻隱羞耻恭敬是非隨感輒應不待昭告

視聽言動不學而能一接便錯若如此說是運水搬柴無非佛性矣

具位楊某敢釋菜于至聖文宣王某觀戴德所記先聖謂忠信大道某不勝其喜且慰以某自幼而學壯而始覺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為無非變化乃即日用平常實直之心即大道而不敢輕以語人懼其不孚且笑侮及觀戴德所記聖言以為證曰乃今可以告學者矣學者因是多覺此先聖如天之惠布流四方益意諸後茲分教東嘉又將以告東嘉人士當有覺者覺者

楊子折衷卷三

六

自覺覺非外取即日用平常實直之心事親自孝事君自忠於夫婦自別於長幼自序於朋友自信日用萬變無適而不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此先聖如天之惠言之不可盡質頌之不可盡者也既以忠信即大道則下文所謂得之失之者何物幾於侮聖人之言矣且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心中正即便不實便皆以為道可乎毫釐之差便為悖教得罪聖人可不謹乎

祇惟夢奠兩楹垂光萬世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孰非先聖之教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震

流形庶物露生孰非先聖之教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心之精神是謂聖聖訓昭明某覺此篤信此茲分牧東嘉將以此告東嘉人士以平常日用卽大道惟毋動意立知如興雲氣自翳其光明當有覺者某內外親故二十年來亦多覺者亦盛矣敢告

以非聖之言告聖人真誣聖人哉壞人心術反謂有覺

某洪惟先聖之道廣大昭明無所不包統無所不貫通在天爲乾在地爲坤在日月爲明在四時爲

變通在萬物爲生在某爲心心者某之所自有而

先聖之道在焉實廣實大實昭明實無所不包貫順而達之萬善畢隨反而離之百非斯集某敢不敬養敬保以敬事先聖寡過誠難況於某又況於爲今之邑必有謬差惟神明惠相之

以已心便謂是天地日月四時萬物亦恐欺也惟有謬差祈神惠相之尚有此意念也

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于先生門下四方莫不聞矣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于先生門下四方實未之知豈惟四方之士未之知雖前乎此千萬世之

已往後乎此千萬世之未來盈天地兩間皆高識深智之士竭意悉慮窮日夜之力亦將莫知又豈惟盡古今與後世高識深智之士莫能知雖某亦不能自知壬辰之歲富春之簿解雙明閣之下某本心問先生舉凌晨之扇訟是非之答實備某機此四方之所知至於卽扇訟之是非乃有澄然之清瑩然之明匪思匪爲某實有之無今昔之間無須臾之離簡易和平變化云爲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莫知其鄉莫窮其涯此豈惟某獨有之舉天下之人皆有之爲惻隱爲羞耻爲恭敬爲是非可以

事親可以事君可以事長可以與朋友交可以行

於妻子可以與上可以臨民天以是覆而高地以是厚而卑日月以是照臨四時以是通變鬼神以是靈萬物以是生是雖可言而不可議可省而不可思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順帝之則亦自不識不知況於某乎況於四方之士乎故聖人過絕學者之意以有意則有知過絕學者之必以有必則有知過絕學者之固以有固則有知過絕學者之我以有我則有知愈知愈離愈思愈遠道不遠人人之知道而遠人不可以知道不知猶

遠而況於知乎故夫先生平日之論非學者之所
知非某之所知雖然先生之道亦既昭昭矣何俟
乎知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
生曠然示人簡矣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
變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
之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者先生之是非易
者先生之變化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何
俟乎復知何俟乎復思勿思勿知不可度思矧可
射思今先生釋然而化矣又豈學者之所知某聞
先生之計慟哭既絕而復續續而又絕絕而又復

楊子折衷卷二

九

續不敢傷生微聲竟哭亟欲奔赴病質岌岌度不
可支循循歷事荒政方殷今也累定氣血微強矧
聞襄大事之有期求檄以來庸暢中腸之悲一奠
祖行薦以辭先生之道不可思此哀亦不可思
一篇虛誇之語象山之心恐亦非安也而云聖人之
心無知尤大害道

先生之道至矣大矣某安得而知之惟某主富陽
簿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返富陽又
獲從容待誨偶一夕某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
扇訟是非以答某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

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某雖凡下不足以
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
所畧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
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
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
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
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

此等語亦是虛誇自非大人上聖安得與天地合德
日月合明雖本體則然全體未復安能及此
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動乎意則為人心孔子語子

楊子折衷卷二

十

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心可
言而不可思孔子知聞弟子必多以孔子為有知
明告之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即思又曰天下
何思何慮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即思非思孔
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即懼非懼即謀非謀如鑑
之照大小美惡往來差錯且有而實無日月之光
萬物畢照入松穿竹歷歷皎皎而日月無思
都是種種之說已辯在前慈湖主張不動意不用思
及不懼至於周公仰思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說
不去了又云即思非思即懼非懼即謀非謀是遁詞

也惟有中思出謀戒懼最的當

人心自正人心自善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心非血氣非形體精神廣大無際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何獨聖人有之人皆有之時有古今道無古今形有古今心無古今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以其意動而有過故不自知孔子曰改而止謂學者改過即

學聖賢

士

止無起意無適無莫蒙以養之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意態有四必固我皆意也如蒙如愚以養其正作聖之功

辨已見前如蒙如愚以養其正須知正者何物中庸以聰明睿知達天德若愚蒙的正是寂滅也安達天德

吾之日用何如哉如東山之曉色蒼茫無際不可攬取其間雲氣隱見陽輝粲發霞舒金錦愈變而愈奇雲拖玉龍出沒天矯千萬峯翠翠之間可觀

可駭而須臾忽化千態萬狀莫繪莫畫又如江上之秋光清光爽明若甚近也而不可執若遠也而不可追而及清露濡之霜月烟之而無所攝無所益又如松間之溪聲泠泠其鳴其音甚清的然可以聽而聞而不得夫音之形此正是彷彿泐浩冥昧氣象皆是想像中來乃幻心也而以爲得不亦悞乎

此道元來即是心人人拋卻去求深不知求卻翻成外若是吾心底用尋

雖不用尋亦自常放此覓心了不得之說

學聖賢

士

誰省吾心即是仁荷他先哲爲人深分明說了猶疑在更問如何是本心

豈以知覺運動之心即爲仁乎孟子仁人心也須善看

若問如何是此心能思能索又能尋汝心底用他人說只是尋常用底心

尋常用的須分邪正

此心用處沒蹤由擬待思量是討愁但只事親兼事長只如此去莫回頭

事親事長之心不得其中正即非道思量討愁即五

祖纔商量着便不中用

可笑禪流錯用心或思或罷兩追尋窮年費殺精

神後陷入泥塗轉轉深

禪者正不用思量正不費精神慈湖恐是操戈入室

心裏虛明著太空乾坤日月總包籠從來箇片閑

田地難定西南與北東

虛明之中卽有實理何謂太空乎

莫將愛敬復雕鑄一片真純幸自全待得將心去

鈎索旋栽荆棘向芝田

愛敬卽是天理自然何能雕鑄何假雕鑄

楊子折衷卷三

三

勿認曾中一團氣一團氣裏空無地既空何地更

何義此無廣狹無一二

曾中本體何曾有氣有氣非本體矣

回心三月不違仁已後元曾小失真一片雪花輕

著水冥冥不復省漓醇

顏子三月後只念頭稍有不善便覺便了無形亦何

謂小失非如雪花著水有形跡也

有心切勿去鈎玄鈎得玄來在外邊何似罷休依

本分孝慈忠信乃天然此天然處不亦妙費盡思

量卻不到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此

時合勒承認狀從古癡頑何不曉

父召急趨時若心不存不中不正亦百姓日用不知

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何云便是道且有時如此

未必人人時時如此所以要學成之

曩疑先聖嗇於言何不明明細細傳今醒從前都

錯認更加詳後卽紛然

恐有人更鑄錯也

詩癡正自不煩功只爲英才輒墮中今日已成風

俗後後生箇箇入樊籠

吾所大憂者不在此耳

楊子折衷卷三

四

慈谿慈湖孝名美卽天之經地之義子思不知萬

物我發育推與聖人自固蔽已自固蔽禍猶小固

蔽後學禍甚大孔子沒近二千年未有一人指其

愆汨汨昏昏到今日所幸慈湖却不然灼見子思

孟子病同源

敢爲異說亂教禍後學乃自道也

大哉孔聖之言哀樂相生不可見傾耳聽之不可

聞不見乃真見不聞乃真聞子夏雖曰敢不承實

莫之承終於昏誤認有子爲師道曾子覺雖小而

悟孔聖之皜皜濯之暴之覺之虧卽濯卽暴無不

妙子思孟子亦近之惜乎卜其言多害
道二子名聲滿天其卡者何其少滋惑後學
何時了安得朝家專主孔聖言盡削異說明大道
比一二年覺者寢寢多幾二百人其天平

不識子思孟子亦不識孔子矣其言詞氣狂妄自恣
所存可知一二十年所謂覺者都被慈湖惑了

三以天下讓先聖謂至德某也拜廟下太息三辭
不難知泰伯無人識胡為無得稱萬象妙無極或
曰泰伯之神無形體何故言象又曰萬通大道者
匪有匪無象即無萬即一即萬尚不可思而可

言乎即無言天地內外皆泰伯人實見之而不識

異說荒唐

處處青山人不識步步踏着此巖石妙妙妙不
可言可惜可惜大可惜

道理平常用何誇誇此即石頭路滑之說
會將大手挽恒河引得龍來地起波何待硯池藏
滴水工夫曾不費指磨

凡此皆佛偈語也
父母生子身身是父母箇如何却言我言我大不
可

太籠統了金藤尔之許我有何不可父母食餃子能
飽乎

燕語鶯啼杏壇春色為甚無人領畧又添箇山青
水綠是多多少少明明白白對面不識方且蕩然
放逸不亦文辭雕琢聖人道君子不必相與言但
示以禮樂禮樂無言莫穿鑿一味融融無窮靜樂
步步行行皆妙用言言句句俱寂寞舜曰道心明
心即道百姓日用不知不覺從學者再三勤勤有
請也只不可說着

三千三百無一而非性也心者道之太原心有邪正

道有君子小人

門人江都葛澗刻在新泉精舍

楊子折衷卷之二

易者已也非有他也以易為書易者已不可也
 也以易為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為天地之變化不可
 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
 裂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已不可得
 畫而為一於戲是亦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
 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
 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為一一者吾之一也一者
 吾之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加
 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一者吾之分也全即分也分

楊子折衷卷之三

即全也

他人食飯已得無饑乎張皇張皇可默識即知也知
 識豈有二聖人作易畫出道體使人體之其在書在
 天地一也

形則有大小道無大小德則有優劣道無優劣
 分德與道不同便已不識道德

既不曰義又不曰用止曰時而已矣何以曰大矣
 哉此正以明天地無一物一事一時之非易學者
 溺於思慮不求其義聖人於願大過解革盡捐義
 用止言其時而歎之曰大矣哉使學者無所求索

不容鉤深即時而悟大哉之妙則事理一貫精粹
 一體孔子何思何慮文王不識不知信矣
 何思何慮全在同歸一致上不識不知全在順帝之
 則上帝之則即時即天理也

汲古問易乾卦云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
 居之仁以行之先儒謂學聚問辨進德也寬居仁
 行脩業也此言如何先生曰學貴於博不博則偏
 則孤伯夷惟不博學雖至於聖而偏於清柳下惠
 惟不博學雖至於聖而僻於和學以聚之無所不
 學也大畜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語曰君子博

楊子折衷卷之三

學於文學必有疑疑必問欲辨明其實也辨而果
 得其實則何患不寬何患不仁

此段庶幾近之然既知學問思辨篤行如何常說不
 可動意常說無思可以推此曲暢旁通而悟其非矣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心而往即易之道
 意起則支而入於邪矣直心而行雖遇萬變未嘗
 轉易是之謂方凡物圓則轉方則不轉方者特明
 不轉之義非於直之外又有方也夫道一而已矣
 言之不同初無二致是道甚大故曰大是道非學
 習之所能故曰不習無不利孟子曰人之所不學

而能省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習者勉強本有者。奚俟乎習。此雖人道。即地之道。故曰地道光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無所不照。不光明者必入於意。必支而他。必不直。方大必昏必不利。

此是死的方。聖人之方。活潑潑地。道本不待習學。而人不習學。則不足以去私而全道。習學非意乎。中正之意不可無也。

汲古問易蒙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何以謂之果。先生曰：果者實之謂。德性人之所自有。不假於

學

三

求順而行之。無有不善。有行實焉。行虧則德昏矣。德性無體。本無所動。本不磨滅。如珠混沙而失其明。如水不濁則性不失矣。順本正之性而達之。是謂果行。所以育德。

無體即無用也。謂德性無體。便不識德性。且珠與水豈無體乎。

汲古問蒙何以養正。先生曰：蒙者不識不知以養正性。

正性亦必須識得知得。何云不識不知。不識不知云者。謂邪知邪識也。

人所需待多動乎。意非光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無所不照。此之謂道。知此則人感信之。故曰：乎如此則得所需矣。亨矣。得所需亨通。或放逸失正。故又曰：貞乃吉。乎與光與正。本非三事。以三言發明道心。一動乎意則不乎不。光不正謂之人。心故舜曰：人心惟危。

正意豈可無。大學誠意何謂乎。不動意是死灰也。

陽窮上剝盡矣。而忽反下而復生。其來無階。其本無根。然則天地之心。豈不昭然可見乎。天地之心。即道即易之道。即人之心。即天地即萬物即萬事。

學

四

即萬理言之。不盡究之。莫窮視聽言動仁義禮智變化云為。何始何終。一思既往。再思復生。思自何而來。思歸於何。所莫究其所莫知其自非天地之心乎。非道心乎。

以莫究莫知無階無根為天地之心。即未知天地之心。未知天地之心。即未知仁。即未知道。

衆人見天下無非異。聖人見天下無非同。天地之間萬物紛擾。萬事雜沓。實一物也。而人以爲天地也。萬物也。不可得而一也。不可得而一者。睽也。睽異也。故不可得而一者。衆人之常情。而未始不

一者聖人之獨見。非聖人獨立此見也。天地萬物之體自未始不一也。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惟人執其途而不知其歸。溺其慮而不知其致。夫是以見其末而不見其本。轉移於事物而不得其會通。聖人懼天下遂格於此而不得返。故發其義於睽之象。夫天穹然而上。地隕然而下。可謂甚相絕。聖人則曰。其事同也。今攷天地之事。陽陰施生。同於變化。同於造物。謂之同。猶無足甚疑。至於男女。斷然不可以爲一人。聖人將以明未始不一之理。則亦有可指之機。曰。其志未始不通也。夫以

大學卷之三

五

男女之不可以爲一人。而今也。其志則通通則一。然則謂之一可也。又豈特男女之若可以說合者爲然。舉天下萬物。如鳶之飛。至於戾天。魚之躍。乃不離於淵。孰知鳶之所以飛者。卽魚之所以躍者也。林木之喬。草之纖。短判然。則性之不同。而體質之殊絕也。孰知乎木之所以爲喬。而聳者卽草之所以纖。而短者也。苟於此而猶有疑。則試原其始。木之未莖。草之未甲。米果有異於草。草果有異於木乎。天者吾之高。地者吾之博。厚。男者吾之乾。女者吾之坤。萬物者吾心之散殊。一物也。一

物而數名。謂之心。亦謂之道。亦謂之易。聖人諄諄言之者。欲使紛紛者約而歸乎此也。饒他通篇說一了。終不及西銘理一而分殊也。蓋知其渾然者。而不知其就中有粲然者也。毫釐之差也。先生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也。人誰無好善改過之心。或有以爲難而不能遷改者。患在於動意。動意亦惟動私意。故改過遷善爲難。若夫能誠意。則意意念念皆天理。卽至善也。何改過之難乎。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云云。善

大學卷之三

六

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實不知行。知止而不知行。實不知知。行而不知行。實不知行。皆當其時。猶未爲光明人之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向乎前。不向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情。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口鼻手足之所爲。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雖有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爲良。惟此爲止。其所苟良。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而剛止之。終不止也。惟艮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

動如靜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
實不見其人蓋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自是無思
無為如水鑑如日月光明四達靡所不照目雖視
而不流於色耳雖聽而不留於聲照用如此雖謂
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可也水鑑之中萬象畢見
而實無也萬變畢見而實虛也止得其所者言不
失其本止也非果有所也

此正邪說誣民也何不於背後生耳目口鼻手足乎
掩塞其前之耳目口鼻手足而能有知乎形色天性
有物有則聖人之大道也其耳目口鼻手足之氣無

學業卷三

七

尺寸之膚不相貫通則無尺寸之膚刺之而即遍身
皆痛也何可無乎易言背者狀所不見者也心乎耳
聽目視口食鼻嗅手持足行而不役心於視食嗅持
行者即止即背也乃是大手段也大抵慈湖有見於
禪之無為而無見於聖學之為而未嘗為舜禹有天
下而不與者也且人心是活物如何與水鑑比不動
終是小伎倆學者不可不知言

聖人治天下禁民為非而已無他事也禮樂刑政
一本諸此自子思孟子之言其失實者猶多而況
於下焉者乎

妄議大賢未到他地位安能識他

少讀易大傳深愛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竊自念學道必造此妙及他日讀
論語孔子哭顏淵至於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
乎則孔子自不知其為慟殆非所謂無思無為寂
然不動者至於不自知則又幾於不清明懷疑於
中往往一二十年及承教於象山陸先生間舉扇
訟之是非忽覺簡心乃如此清明虛靈妙用汎應
無不可者及後居妣氏喪哀慟切痛不可云喻既
久畧省祭裏正哀慟時乃亦寂然不動自然不自

學業卷三

八

知方悟孔子哭顏淵至於慟矣而不自知正合無
思無為之妙益信吾心有如此妙用哀苦至於如
此其極乃其變化故易大傳又曰變化云為不獨
簡有此心舉天下萬古之人皆有此心

徒知援儒入墨而不知將孔子說壞了孔子豈過哀
越禮而不自知者蓋以慈湖說聖人矣蓋聖人之哀
顏子乃性情之正之常門人不及者視之以為慟耳
其實待諸子一般豈有厚薄觀請車為擲一事可知
汲古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隨
寓而有如何分上下先生曰此非孔子之言蓋道

卽器若器非道則道有不通處

不知此是未知形色天性也未知上下只是一個形是未知道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至哉聖言實語也而自孔子以來至于今知之者寡同歸殊塗取喻爾非實有歸有塗也極上下四方之間古往今來萬物變化有無彼此皆一體也如人有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皆一人也自清濁分人指輕清而高者曰天於是靡然隨之曰天指重

楊子折衷卷三

九

濁而重者曰地於是又靡然從之曰地到于今莫之改而實一物也清陽濁陰二氣感化而爲日月爲風雨人物於是生皆一也曰彼曰此曰動曰靜曰有曰無皆是物也何以思爲何以慮爲一致爾人自有百慮故又申言曰天下何思何慮知理一而未知分殊連理一亦未識其所謂一亦是死的一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益稷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曰庶頑譏說若不在時尚書率以時爲是蓋古語也堯典上無所承忽曰誰乎嗟

哉有誰是順者乎吾將登用之蓋時卽道也舜之

所以光天下者此也黎獻之所以有功者此也丹朱友此也禹荒度土功用此也臯陶祗敘此也祖考以此而來格羣后以此而德讓鳳凰因此而來百獸以此而舞庶尹由此而諧勅正天命惟此而已惟此爲幾謂爲庶政之幾蓋天地間惟有此道而已三才萬化萬物萬事萬理皆不出此道得此則吉則治失此則凶則亂唐虞君臣朝夕之所謀謨經營無出此道是猶此也故當時相與詔告惟曰時猶曰此也時卽道之異名此道非言意之所

楊子折衷卷三

十

能名後乃取道路無所不通人所共由之義初無形體之可執至於曰時則尤不滯於言意妙哉時之爲言也非大聖疇能爲是言易多曰此此卽時漆雕開亦曰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是音之輕清者謂道也古罕言道虞夏之際始間言之舜曰若不

在時又曰惟時惟幾皆所以言道道之爲言終不若時之爲義渾然不分事理帝知若時者誠未易得故問其次誰能順予事者采事也次問事則知時道也

此意思後將聖賢之言皆就已意上說了且不知所謂時所謂此者何物慈湖之說千篇一律又好多言謂之不動意吾不信也

舜曰咨女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夫舜所以咨命四岳九官十二牧者孰不曰皆人為之功而舜論之曰欽哉惟時亮天功時是也亮信也是天也非一付之自然而不為也盡欽竭力惟無入於意苟動於意即私即偏而非道心禮樂刑政一入於人為則違道違天即可致患故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箕子曰無有作

楊子書卷之三

十一

好遵玉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王即天又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箕子能辯之矣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是謂帝則是謂帝載由乎此則能懋勉則五品遜五刑明則直則清直而不溫則失此寬而不栗則失此剛而虐則失此簡而傲則失此讒說殄行皆失此讒說者似是而非之說以其入乎意也殄行者大過殄絕之行以其入乎意也

意得其中正者即不私不偏未聞一切意皆可無無則稿木死灰矣孔子所戒無意者謂不好的私意耳

如好惡安可無得惟作好作惡則私耳孟子先知言學者不可不知

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猗歟至哉此堯舜禹臯益相與講論之大旨而後世君臣往往下視此等語以為特言其淺者耳特言其見為臨政事者耳必別有妙者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方可為至論吁堯舜禹臯益有二心乎臨民出政時有一心窮深極微時又一心乎人有二心且不能以為人而可以為堯舜禹臯益乎精一之論卒於欽敬卒於敬脩謂欽敬敬脩又特言其淺者則有淺有

楊子書卷之三

十一

深謂之一可乎益曰戒哉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又曰無怠無荒益豈侮其君謂不足以語夫深者而姑以其淺者告乎臯陶謹厥身脩又曰無教逸欲又曰兢兢業業又曰同寅協恭何數聖人者無他奇謀偉論而諄諄惟以戒謹恐懼為首語也於乎堯之所以為堯舜之所以為舜禹之所以為禹臯陶益之所以為臯陶益豈非以此心而已乎戒謹恐懼此心存乎放逸慢易此心存乎知放逸慢易心易失則戒謹恐懼此心存可知矣惟得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出入惟識此

心者方知此心之存不存

理無淺深遠近固不必言其敬謹兢業寅恭戒謹恐懼非意乎此便是好的意豈可謂一切不動意動心恐性何謂乎故天運行健而常動人心活潑而常動惟勿忘勿助之間則動而不動有誠意而無私意矣慈湖知言不精大抵類此

士大夫學術如此而遽議人主之難輔未可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心自善人心自明人心自神學士大夫既不自知已之心故亦不知人主之心舜禹之心

學藝卷之三

三

即是心已是心四海之所同萬古之所同克艱云者不放逸之謂也不放逸則不昏不昏則本善本明本神之心無所不通無所不治無所不化此道至易至簡

句句似是殊未觀易簡之體

簡自以為能稽叅舍已從人矣每見他人多自用簡不敢自用亦簡自謂能舍已從人意謂如此言亦可矣一日偶觀大禹謨知舜以克艱稽叅舍已從人不虛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堯能是是謂已不能也三復斯言不勝嘆息舜心冲虛不有已善雖

稽叅舍已亦自謂不能嗚呼聖矣舜豈不能稽叅者豈不能舍已從人豈虛無告豈廢困窮無告常人之所不敢虛困窮常人之所不忍廢而今也聖人曰已不能嗚呼聖矣

聖賢之心愈進愈虛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虛也禹聞善言則拜大虛也大舜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又大虛也聖人只是至虛至虛乃至實也慈湖多少病痛便以為能如此後覺其未然猶復以聖以天自居何也為其徒見空空地虛而未察見道體之無窮也見道體之無窮則自不能不虛

學藝卷之三

古

懋哉者是勉其無動乎意以行其私也侮聖言以附已私見多類此

汲古問舜欲觀古人之象命禹作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之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之於裳是為十二章至周則升三辰旂而衣五章裳四章是為九章其取象增損不一而論多不同未明其義先生曰象服十二章以舜之聖猶未盡明命禹明之禹所明又不傳于後後學何敢遽言家語云心服衣職其義可明人心即道神明廣大無所不通日月星辰皆光明無思無為而無有不照即此

心之虛明光宅天下山以象靜止不動而發生庶物龍以象變化不測而需澤博施由是心而發諸禮樂政事煥乎其有文章則華蟲似矣清明澄蕩蕩難名即水之難於形容姑繡以藻則水可見矣火之光照象此心之照用宗廟之蒸尊以其行道致孝米以養人而君心常患乎不博粉而散之則其廣惠及黼為斧形鐵黑而刃白如此心之剛斷柔而無剛亦足召亂半白半黑者即天時之秋冬地之西北二者之間乃乾之次合於天道非出於人為黼形兩已相背其色半黑半青北黑東青

大學章句卷之三

三

東北艮位萬物之所成終成始是為冬春之際一歲之分象此心之辯察是是非非也表職如此豈可不心服之服事也當從事乎斯道也

正見舜不自用處而云舜未盡明陋哉自人心即道以下逢人說這一套話可謂默識之學乎大抵皆是附會臆說也而自以為明於大舜矣可乎

舜曰庶頑護謔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捷以記之此微覺治之大速故禹有兪哉之言後曰無若丹朱傲亦謂捷之速微有傲忽庶頑之意意微起則浸而至於慢遊至於傲虐其末流安知其不至於固

水行舟之類甚言之所以懼舜如此等說便以為舜之傲慢微起意便至於罔水行舟之類固哉其為書也

帝堯光宅天下之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而自足以默化天下之民自足以默安天下之民文王之不識不知而德化自足以及廣者此光也易言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此光也謂之神者言乎其不可以智知不可以力為也然此非於聰明文思之外復有所謂光也堯之聰明文思非出於人為非由於造作耳不蔽於聲而自

大學章句卷之三

末

聰目不蔽於色而自明聰自無所不聞明自無所不見使有中微有意有我則外物必得以蔽之惟其無意無我故虛故明故不得而蔽故無所不通文者自此而發有自然之文思者以此而思有自然之深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無思無為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深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則默悟乎此矣

此說得堯是虛應的光如佛說光耀耀地而不知下文許多實處如惇敘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及治曆明時以下等事皆實事也虛實同體既竭心思繼

之以不忍人之政有仁心仁聞必行先王之道且以無知為聖人正是禪宗

蕭韶九成何以能使鳳凰來儀擊石拊石何為能使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舜於是乎作歌曰惟是為幾幾微也動之微也是為感動之幾也猶機

其發甚微其應甚遠其道心之微乎其精一之神乎是幾也可言而不可見可以畧言而不可詳言

欲知此幾即元首之起哉是也即股肱之喜哉是也即百工之熙哉是也是幾也為正為中為和為樂為治為熙為敬為欽為善為一阜陶所謂念哉

楊子折衷

七

者此也率作興事謹乃憲欽哉此也所謂屢省乃成者此也所謂明所謂良所謂康者此也所謂叢

勝所謂情所謂曠者非此也其以喜起熙為幾此即拈花豎拳之意

箕子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後世學者率求道於心外不悟

吾心之即道也故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子思亦曰率性之謂道殆不必言率也性即心心即

道道即聖聖即睿言其本謂之性言其精神思慮謂之心言其天下莫不共由於是謂之道皆是物

也孩提皆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非聖乎人惟不自知故昏故愚孟子有存心養性之說致學者多疑惑心與性之為二此亦孟子之疵

百姓日用不知本謂行習而不著察者也乃以不知為道何也在道即不須言率在人則安得不率性者

心之生理故性字從心從生謂性即心心即道道即聖可謂混而無別試看中庸首三言何如是未知孔

門之學者文王不大聲以色故曰穆穆緝者緝理於思為微

楊子折衷

九

細之間熙有理順之義緝熙者進退精微之謂進德之實非思也非為也惟可以言敬敬非思為也

惟可以言止止非思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不屬於思為所謂不識不知者此也安女止者此

也文王之所謂緝熙者緝熙此也惟不動乎意不屬乎思為故緝熙融釋猶雪之融於水猶雲之散

於大空其緝熙於思為微細之間融釋於無思無為之妙如此豈不是美而可歎服哉故曰於惟其

道心不識不知故聲音不大形色亦不大而見為穆穆也

思無邪非思乎思曰睿九思非思乎正思豈可無惟邪思不可有耳此即寂滅之指

楊子折衷卷之三

楊子折衷卷之三

十九

楊子折衷卷之四

論春秋禮樂

王荆公敢廢古經而自是以亂天下觀慈湖以聖自處敢於非古聖賢之經訓若得荆公之權亂豈滅荆公哉學者欲知言當精擇之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學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既諄諄言無物之妙而又曰守形陋矣又自尋盾矣

此非孔子之言也守形之說乃老子言也截去同歸

楊子折衷卷之四

殊途一致百慮而獨言何思何慮便是佛老之說也不足辯也

毋不敬則常清常明儼然若有所思而非思也無思非冥然而昏如日月無所不照而非思也孔子不知老之將至皜皜乎不可尚已純然渾然即此妙也顏子三月不違仁即此妙也月至者終月如此日至者終日如此老子曰我獨怕兮其未兆未兆者念慮之未形也學者求斯須思慮暫止不能而老子能久持之曾子戰戰兢兢亦入此也老子宗指豈可與孔顏曾子同日而語若有所思也

何謂無慮勿忘勿助之間此正思也可見慈湖尚未善思

小戴曲禮篇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施報非德乎又曰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戴不思孔子之言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乎行爲先文爲後天下之常理聖賢之常言而戴先文而後行蓋戴以文爲本務其心不主於善行是謂本以文行雜之正猶漢宣帝曰本以霸王道雜之大抵自漢以來天下風俗本以利而雜以義歷千載而不變皆戴之徒助成其俗也此無他人欲盛於

學董卷中

中度實行非已所長姑從其所長於博聞強識而尚之人之常情多言已所長爾論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非孔子之言亦非德行諸賢之言也至於戴記之博聞強識益陋益鄙矣論語所謂文者詎如是乎夫聖孔子不居而戴以聖自名其於大昏闇之狀備見於此

慈湖之學可謂鹵莽矣本不知聖學之要惟在知行必先知之乃可行而妄疑聖賢經傳可謂亂教矣而學者多宗之豈不可惜貴德者得之於心而無所爲而爲者也報施者已受人之施而必報人受已之施

亦必責其報有所爲者也博聞強記知也敦善行行也文知也行行也忠信則兼存乎知行之中何得爲悖何得爲非孔子之言其以聖爲名或其父名之未可知也而遽以此爲矜大乎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孔子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吾恐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於是窺見聖人日用變化之妙即天地四時不無愆陽伏陰之妙是謂大德則無踰也小德則出入

楊子折衷卷中

可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是殆聞夫子之誨而微失其辭德本無小大小大之言因學者而隨施初無實意也天地變化何大何小子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蓋孔門誠有是論然小大之論因人而遇施謂其果有小大不可也謂其果無小大亦不可也孔子曰無可無不可此誠有不可以言語解釋之妙不可以心思測識之旨孔子自謂莫我知也夫比世好古學禮之士觀脫驂於舊館之事使不知其爲孔子必以爲輕重夫倫已所不爲今雖知其爲孔子亦莫喻孔子之心往

往以為流傳之失實夫流傳之訛妄者有之矣如謂子鼓琴見猫取鼠欲其得之遂有幽沈貪得之音此則訛妄矣如謂堯瞽瞍北面朝舜孔子曰殆哉此則訛妄矣脫驂之事非訛也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孔子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利欲之過內訟可也脫驂之過陰陽寒暑之為偏也聖人日用不識不知純純皜皜不知老至遇於一哀而脫驂天道之變也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而後學以輕重多寡觀之陋矣

哭舊館人而脫驂事好事者為之也聖人禮義之中

學禮卷四

四

正以其心中正之極故不過其則也且孔子哭顏子比於舊館人其情義之厚薄何如耶觀孔子不以車賻顏子則其不以驂賻舊館人可知矣用財自有一室不易之理豈可因其涕出之無從乃以驂附會之耶是偽也而慈湖遂以為聖人不識不知純純皜皜不知老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是聖人乃茫茫蕩蕩猖狂自恣的人又云脫驂之過如陰陽寒暑之為偏也豈足以為孔子

明堂位曰灌尊夏后氏以鷄彝殷以斚周以黃目壘之為象雷也古雷三田字雷猶雲也禮物多為

雲象皆古列聖勤啓誨後人之至震動變化如雷如雲皆足以為道心變化之默證非誨詰所能殫孔子曰風雨霜露神氣風霆無非教也

慈湖言道心未嘗不常明惟蔽故昏是也但欲震動變化如雷如風霆則未免有禪者杖喝警動之意至於曰酌於中而清明於外則幾於可笑矣不知道者之言固宜其委曲於意象文義之末而不悟本有之中也是中天地以之位萬物以之育人以之靈是中人之所自有中無實體虛明發光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皆其妙用純然渾然何內何外何

學禮卷四

五

思何慮而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惡有是理也哉酌於中而清明於外是因黃日之象而釋其義亦何不可如堯欽明文思光被四表是也至云中無實體大害道既無實體何以有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妙用乎言何思何慮而不言同歸一致殊未見道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至矣哉大矣哉可謂幹旋天地運動四時發育萬物而照映千古者也鄭康成謂謙不比德坐井觀天至矣哉象環之無聲乎佩無不玉古之制也行則聞佩玉之音君子之禮也吾聖人獨異於是佩無聲之象環後學莫

之曉也嗚呼至矣舉天下之所共視而莫之見也
舉天下之所共聽而莫之聞也清明而健行者是
也博厚而靜止者是也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皆此
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皆此也山以是峙川以是
流草木以是華以是實禽以是飛獸以是走蟲魚
以是動躍天地間變化萬狀皆象環之文理也混
圓而無端也五寸五行也五常也錯綜成章綦組
綬也天地萬物萬化非彼孔子非此也五非有聲
象非無聲也一以貫之也一非寡萬非衆也是故
天數五地數五一也十百千萬億以至於無窮一

律堯卷中

六

也所以事親是也所以事君是也所以尊卑所以
長幼所以夫婦所以朋友是也無庸加思焉而未
嘗離也愈思而愈莫之及也及不及一也思不思
一也至矣哉大矣哉孔子之象環乎可謂斡旋天
地運動四時發育萬物而照映千古者也不可贊
也不可論也而愚不肖之所同有也不自知其有
爾顏氏之子其知之乎月至日至者其知之乎知
不知一也知不知一者孔子之象環也
聖人只是謙謙虛虛何嘗有自誇自大孔子於鄉黨
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聖人自視不及天下之人何

嘗有此自誇自大乃慈湖自誇大故附會其說爾至
於無聲之說及不及思不思知不知之說愈遠矣
知道則信百姓日用斯道而不自知百姓日用無
非妙者惟不自知故昏亂也故曰物使之然則全
以爲非裂物我析動靜害道多矣禮樂無二道吾
心發於恭敬品節應酬文爲者人名之曰禮其恭
敬文爲之間有和順樂易之情人名之曰樂庸衆
生而執形動意形不勝其多意亦不勝其多不知
夫不執不動則大道清明廣博天地位其中萬物
育其中萬事萬理交錯其中

律堯卷中

七

日用不知卽是行之不著習矣不察卽非君子之道
何以云妙云大道清明廣博而天地萬物便位育皆
非聖人之指位育亦要致中和如何孔子中和之極
而不位育蓋夫子不得邦家無致之之地也
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
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
生是故正明日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
之不可得而聞也孔子斯言見小戴記學者厭觀
熟誦聖誨切的如是而未聞有表而明之者此無
他無意之可解無說之可求如空之不可升如金

王之不可鑽或者強為之說則曰其相生有義焉
噫嘻異哉孔子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未有相生
之言也而亦曰至者又何耶至即不可見不可聞
彼惟不知可見即不可見可聞即不可聞故棄粗
而求精棄一而求二哀樂必有物人以為必可見
哭笑必有聲人以為必可聞而孔子則曰不可見
不可聞非棄形而言義也形即無形無形即形聲
即無聲無聲即聲正不必作意以離之也據實而
論不見其為二也意作而始離始二也自孔門諸
賢猶率病乎意故孔子諄諄止絕之曰毋意而况

樂學折衷

八

於後世乎意積見牢故雖聞正實之言友駭怪以
為不可解今學者誠盡屏胷中之意說則自明白
信矣

哀樂相生一語便見皆非孔子之言哀樂生於心隨
感而應豈有哀生樂樂生哀之理不可見聞謂道體
也若用則何嘗不可見聞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子曰慎聽
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
知此矣雖在猷畝之中是亦聖人已兩君相見揖
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

下管象武家語其序與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
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
鸞中采齊輪容出以雍儀以振羽是故君子不
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孔子又曰入門
而金作示情也然則縣與而金作鏗然而鳴即吾
之情也何以言為也又曰升歌清廟示德也然則
人聲由中而發文德由中而暢即吾之德也何以
言為也又曰下而管象示事也然則堂下管籥武
舞文舞次序而興又即吾之事也何必身親之也
渾然天地萬物皆吾之體也純然宮商節奏皆吾

樂學折衷

九

之用也薦俎非外百官非彼行非行夫孰知其所
以行而自中規還非還夫孰知其所以還而自中
矩和鸞車之和鸞也而即吾之中采齊也容出以
雍其儀也以振羽莊敬和樂之妙又何其始始終
終而不可致詰也猷畝之中無兩君相見之禮也
而即兩君相見之禮也無金聲之樂也無管象夏
籥也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不日矣于其前而
昧者不見不聞也未耜之器耕藝之勤良禾之秋
榮耘耔之仁兩目散日月之明四體運天地之神
步中和鸞之節聲諧韶濩之音此豈說合而強同

之哉默而識之當自知自信也不可思也不可言也學道者率以言而離默而近孔子引三子歸之一默之中庶乎默而成之矣

引孔子問居一段亦從他說只內中以天地萬物皆吾之體純然宮商節奏皆吾之用以體用二字對說便不是謂天地萬物同體可也而以爲體用之體則天地萬物獨無用乎宮商節奏獨無體乎又謂猷畝之中雖未嘗有兩君相見之禮金聲之樂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不日奏乎前此便見怪的話卽此僧雖不言其聲如雷之說天地間有只是有無只是無

何必如此說

大戴記公與孔子言而善孔子曰君之言善就國之節也公曰是非吾之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大哉聖言發明道心坦夷明白至於此也惜乎不載之論語使萬世人知之庶其有覺者道心人所自有無俟乎求惟私意蔽之始昏始惑今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私意盡無純誠著見卽道也而公不自知其爲道故孔子吁焉其色發嘆而告曰君行道矣惟孔子知之公乃不自知故驚曰

道耶孔子安得不正言曰道也此豈惟啓明魯公之道心亦足以啓明萬世之道心

以一言許魯公以道孔子恐未有如此諛佞之風慈湖蓋以附會其說爾

簡常讀大戴所載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簡不勝喜樂其深切著明簡自總角承先大夫訓迪已知天下無他事唯有道而已矣窮高究深年三十有二於富陽簿舍雙明閣下侍象山陸先生坐問答之間忽覺簡心清明澄然無滓又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用此心乃我所自有未始有間斷

楊子折衷

於是知舜曰道心明心卽道孟子曰仁人心也其旨同孔子入曰心之精神是爲聖簡謂人本心知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得聖賢之言爲證以告學子謂吾心卽道不可更求曾子謂天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程伯淳求之太過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簡謂忠者與人忠恕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卽吾庸常之心卽道孔子曰主忠信謂忠信卽主本渡河丈人亦曰吾之入於波流忠信而已其出也亦忠信而已孔子使二三子識之烏乎至哉卽吾與人忠不妄語之心卽道

丈人當日之言未必果曰忠信往往曰吾出入波
流吾心如而是而已無說也無術也始吾之入也如
是而入其出也亦如是而出世以如是而往實直
無他之心謂之忠信故使三子識之或傳錄失真
而微差歟後讀大戴記孔子忠信大道之言如獲
至寶蓋深喜得聖言為證正平常實直之心即道
孟子亦以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箕子曰無有作
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人心至靈至神虛明無
體如日如鑑萬物畢照故日用平常不假思為靡

學折衷卷中

十一

不中節是為大道微動意焉為非為僻始失其性
意消則本清本明神用變化之妙固自若也無體
無際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之妙固自若也

大學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中心為忠實心為
信心中正故實也有此實心故有此實事故曰忠信
以得之今言忠信為大道異於聖賢之指矣又忠恕
雖同一實然中心為忠如心為恕體用之謂今不分
別反非程伯淳之言蓋未可以語此其間吾心即道
虛明無體之言尤善道

乾知大始是請作太始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辭意亦音太自作繫辭者已失孔子大吉而況於
後世乎又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裂易與聖
人為二豈孔子一以貫之之旨簡嘗曰幽明本無
故何必仰觀而俯察也死生本無說何必原始而
反終也皆指繫辭之蔽易天地一也何必言易與
天地準準平也言二者平齊其辭意謂實二物而
強齊之也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
器裂道與器謂器在道之外邪

易字指得甚廣在人心之動靜變化亦是在天地之
日月萬物變化亦是在卦畫之奇偶變化亦是此易

學折衷卷中

十三

與天地準易字指書爾若指道何必言準易言仰觀
俯察亦聖人見天地之易而畫卦爾至於形而上下
之疑蓋未知道器同形

子曰學而將習之不亦說乎知學之道者以時習
而說不知學之道者以時習為勞苦勞苦則安能
時習時習必不勞苦今學者欲造無時不習之妙
斷不可有毫釐勞苦之狀當知夫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但人放逸則勞他求他求則成
放他求則成勞是心有安有說無勞無苦是心初
無奇初無心則吾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口語心思

之心此心非物無形無限量無終始無古今無時不然故曰無時不習時習之習非智非力用智智有時而竭用力力有時而息不竭不息至樂之域不知學是學甚麼時習習甚麼之字是指甚麼說是說甚麼便是無頭腦的學問今改經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而曰以時習而說是以聖言附他說矣不可不辨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必有其說吁使所習之有說則必不能時

楊子折衷卷四

中

習矣時習者言乎時時而習無時而不習也使所習有說則必有意意作必有時而息至於息則非時習也惟其無意也故能時時而習時習之習乃易不習之習易曰不習無不利今學者患乎習之不能時者正以其以思慮而習以智力而習故不能時也使果有說果有可言之事則孔子已明言之矣孔子無所言正以明時習之習非學者作輟之習也正以明學者本有之心即道而無俟乎復為也

孟子必有事焉要知所事者何事孔子下一之字正

欲人求所謂之所習者何事若不知此事而習是道家所謂鼎內若無真種子如將水火煮空鑊也時習與易不習之習不同易直方大是成德者故不習無不利也由時習可以至此何其察之不精耶時習者不免有意思是好意至於不習無不利則可以無意矣然意豈能終無無則死人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喻矩孔子之學異乎他人之學他人之學冥行而妄學孔子之學明行而實學子曰吾嘗終日不食

楊子折衷卷四

中

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孔子於此深省天下何思何慮實無可思慮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中之物無俟乎復思無俟乎復慮至於發憤忘食雖憤而非起意也好謀而成雖謀而非動心也終日變化云為而至靜也終身應酬交錯而如一日也是謂適道之學

陡然語及何思何慮而不知同歸一致之實是禪而已矣謂發憤非起意好謀非動心正如禪謂終日食飯未嘗咬破一粒粟終日穿衣未嘗掛一條絲豈有此理聖人之學雖憤雖謀無非誠意之發勿忘勿助

之問乃終日動意而未嘗動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汲古問人既知覺則無不通達何孔子謂五十而
 知天命先生曰此聖人之學也自十五而志於學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學力進進有次第志學之
 初雖已知天性之本然而習氣間起未純乎天日
 用應酬人為未盡釋至五十始知皆天命無俟乎
 人為六十而耳順無所不順有順無逆純乎天矣
 觀此則講學徒以知覺即學而不言進脩擴充之功
 者非聖學矣

先生曰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温故則善

楊子集卷中

十六

有進而無退知新則善愈益而愈通道不在他善
 而已矣

慈湖之學終未免支離温故知新是一事温故中自
 有知新之益日新之謂盛德如何分温故與知新作
 二事聖人之學只是一段工夫

子謂子路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
 不知是知也大哉聖言夫不知而曰是知何也子
 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又曰
 心之精神是謂聖又謂忠信為大道又曰吾有知
 乎哉無知也不知為不知誠實無他無思無為非

道而何聖言善於明道如此

此段所解皆非聖人本指慈湖借以附己意爾觀者
 自知

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即平常
 實直之心空洞無形體無際畔變化云為不可度
 思矧可數思誠實之妙如此復何求即此即知
 大舜之聖亦只是察於人倫明於庶物由仁義行爾
 何必誇大許多神妙無形無際且山野愚夫亦有平
 常實直之心果為知道乎餘辯見前

此不淫不傷之妙至矣哉至坦明至簡易從心所

楊子集卷中

十七

知自樂自不淫自哀自不傷自怒自不遷自懼自
 不懾人之本心自如如此不昏不放則常如此微昏
 微放則不如此意起則昏意起則放

從心所知自樂自不淫自哀自不傷雖顏子亦不敢
 如此說須不遷怒不貳過工夫熟後乃能如此辯意
 起之說見前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仁者欲惡與眾人同於不以

其道得之則不處不去則與衆人異志於仁用力於仁則必不處不去自古知道者大不易得此二十年覺者寢多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勉學者用力於仁也蓋知者雖覺而舊習久固未精未一唯純明無間輟始能盡仁智者所覺造次顛沛已無非妙用矣然蒙養未精一與精一者不同此曰必於是者明精一也聖言一字不苟學者感聖訓明切罔極之恩何以報也

慈湖談何容易孔門三千之徒親炙聖人之道德用行舍藏可以與者惟有顏子慈湖之德未及孔子一

楊子折衷

卷四

二十年之徒未如顏子安可云覺者寢多恐這些門徒被惑入於佛之精一矣乎舜云惟精惟一兩惟字可見不是混說的精一必精以知之至而又一以行之至知行並進上達天德孔子所謂不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如此做工夫孰後乃能得不處不去之時幾也慈湖談何容易

學者觀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往往切意飲食之外自有所謂仁之道以此求仁却行而求前也不知夫舉匙施筴仁也咀嚼厭飫仁也別味知美惡仁也但於其中微起意焉則心始動始遷

始不仁矣仁人心也心清明澄然如鑑萬象畢照而不動焉

慈湖如此穿鑿至於起意之說乃終日食飯未曾咬破一粒粟之說

孔子教學者惟言仁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仁則常覺常明如日月如水鑑如天地中庸曰力行近乎仁仁非徒知不行之謂果實核中之所藏曰仁此仁無思無爲而能發生仁道亦然聖人正名百物而寓教焉其旨微矣

楊子折衷

卷四

無爲能發生果核無知之物人心有知之物安可比而同之以心如果核是以心比槁木死灰矣殊不知人心以生理爲仁果核以生意爲仁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精神虛明無體未嘗生未嘗死人患不自覺爾一日洞覺則知死生之非二矣則爲不虛生矣

慈湖只是終身以這些來擺弄精神虛明無體皆禪也至於未嘗生死何以從古聖人有生死之說只言有生而無存亡便是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此

心在道則不在物在物則不在道耻惡衣惡食是
墮在事物中為事物移換未能格物而欲致知是
無理也格物不可以窮理言文曰格爾雖有至義
何為乎轉而為窮文曰物爾初無理字義何為乎
轉而為理據經直說格有去義格去其物爾程氏
倡窮理之說其意蓋謂物不必去去物則反成偽
既以去物為不可故不得不委曲遷就而為窮理
之說不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古人謂欲致知者
在乎格物深病學者之溺於物而此心不明故不
得已為是說豈曰盡取事物屏而去之耶豈曰去

物字義

十一

物而就無物耶有去有取猶未離乎物也格物之
論論吾心中事爾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
可也物格則吾心自瑩塵去則鑑自明滓去則水
自清矣天高地下物生其中十百千萬皆吾心爾
本無物也

不言理而言物便是實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自
是實理舍物而言理便是虛理與人倫不關涉此釋
氏所以棄人倫得罪於聖人也慈湖謂有物則格而
去之則亦又起一意此釋氏所以必要去絕根塵是
又起一根塵硬把着為徒勞非勿簡自然之學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此
無適無莫非學而至者也君子之心本如此也豈
獨君子之心如此舉天下人心皆本如此也本如
此而或者蔽之故有偏倚有適莫若曰我欲如此
我不欲如此吾方寸中空矣碍矣安能惟義之從
君子之心如太虛安得有適與莫也人心皆然識
我之心則識君子之心

釋氏之無適莫與聖人之無適莫不同釋氏之無適
莫無主也聖人之無適莫有主也何謂主天理渾然
廓然大公也故能因物順應義之與此釋氏去理障

楊子義

十一

只是空空地故不能順應只是一切不動便了差之
毫釐繆以千里何啻千里聖人是生的無適莫釋氏
是死的無適莫

汲古又問曾子指忠恕為夫子一貫之道則忠恕
即道矣至中庸却謂忠恕違道不遠如何先生曰
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語甚善子思言
忠恕違道不遠此言未安忠恕即道豈可外之以
忠恕為違道則何由一貫一貫是一片無間斷
中心為忠如心為恕忠恕有淺深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者深者也忠恕違道不遠者淺者也若忠恕熟

後卽是道去道不遠故曰違道不遠違者去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聖人如此明告不知學者何為乎不省視聽言動者道也俯仰屈伸者道也寐如此寤如此動如此止如此徒以學者起意欲明道反致昏塞若不起意妙不可言若不起意則變化云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

干言萬語只是這箇宗旨以視聽言動為道俯仰屈伸為道卽錯認聖人也以由戶為道是以器為道矣運水搬柴無非佛性矣

楊子折衷卷四

五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聖言如此明告不知學者何為乎不醒日用云為無非變化無非斯道視者斯道所視之形色亦斯道聽者斯道所聽之音聲亦斯道思者斯道所思之人情事理亦斯道自清濁未分以至于既分陰陽交而四時行百物生皆斯道動靜有無皆斯道不勞思索念念皆妙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名謂不同爾何者不妙學者惟毋動乎意

蔽猶前章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而孔子曰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讓上何也蓋孔子之言非謂中人以下不可以為堯舜但其氣質昏其難以語上不可云者難之辭也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亦非謂其不可移也特甚言下愚之不可告語不肯為善亦猶上智之不肯為不善故曰不移

此節却是

楊子折衷卷之四

楊子折衷卷四

五

門人江都葛淵刻在新泉精舍

揚子折衷卷之五

門人斬水程鞅按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樂者樂仁者壽聖人於此無以形容其妙唯程鞅按者水托象以示學者惟覺者自覺夫水流行汨汨不息至虛而無實體至動而非思慮如此解釋亦未足以盡水之妙亦莫能言知者之樂又繼之以動之一辭雖言其動亦不能言其所以動之者得動中之妙真不可度思學者求道率求之於靜徒觀聖人之言曰天下何思何慮往往離動而求靜愈求愈遠而不知聖人未嘗溺於靜惟能動者乃

揚子折衷卷之五

得之必也酬應萬務擾擾膠膠而未始不寂然不可以心知意度者庶幾乎

以汨汨不息至虛而無實體至動而非思慮言水可謂取義穿鑿矣慈湖平日不喜人動意今於水又言其動何耶是遁辭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不可言也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不思議之識個甚麼只說不可思不可言不知思言個甚麼

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德雖知知與仁一也皆覺也惟常覺而後可以言仁知與仁皆言覺又云惟常覺而後可以言仁皆禪之宗指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門弟子往往多以孔子為有知孔子語之曰吾無知人心即道是謂道心無體無方清明靜一其變化云為雖有萬不同如水鏡之畢照萬物而非動也如日月之溥照萬物而非為也世名之曰心而非實有可執可指之物也言其無所不通而托喻於道謂知道路之四通

揚子折衷卷之五

人所共由而非有可執可指之物也憤者憤已德之未純而憤融融純純非思非為也故忘食此惟親履者自知之此無思無為之妙固無始終無今古則固不知老之至也嗚乎至矣子又曰我學不厭者此也又曰用力於仁者此也仁者道心常覺常明之稱常覺常明者常不昏而已非思也

觀此誹謗多言與孔顏無言如愚之道大異是何氣象云云皆是禪宗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此數語正

畫出聖門氣象混融融一片和氣唯無已私而後有此已私無處即是道即是吾心雖衆人亦時有此心形見時此便是道而人不自省者多吾友謂孔門諸賢大畧如此而近世士大夫多尚乎豪與孔門氣象冰炭矣孔子温良恭儉讓殊非近世所謂者之豪

此節近是只惜其大本錯了所謂虛不校者又走別處去矣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扣其兩端而竭焉孔子知羣弟子以我為

楊子折衷

有知也故告之曰吾有知乎哉無所知也嘗有鄙夫來問於我鄙夫宜易於答而我空空無所有無以告之我不過叩其一二端而我已竭矣蓋詳言曾中實無所有實無所知而羣弟子往往多謂孔子必有高識遠見而不以明告故疑孔子為隱吁使孔子有知則無以為聖人矣有知則有意孔子每每戒門弟子曰毋意則有意何以為孔子其所以教人特去人之蔽爾

只落一箇無字便解聖言遷就己見惜哉侮聖人之言也聖人通達萬變通乎晝夜而知豈可言孔子有

知則無以為聖人有知則有意乎

汲古問孔子云空空如也其意當何如解先生曰孔子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雖有鄙夫來問於我我亦空空如也無可為答我不過叩問其一二端而我已竭焉無復可言矣言即不言不言即言知即不知不知即知

言只是言不言只是不言知只是知不知只是不知今如此說遁詞也釋云此僧不言其聲如雷

先生曰釋徒多昏蔽誤讀禿網戒經不禮拜君王父母大悖逆大壞人心大敗風俗

楊子折衷

釋者不禮君王父母違悖人倫皆有根因豈一旦便至此蓋因以空無為道但有這些秉彜不可滅者萌動便以為動意便以為理障及習之之久焉得不至於此慈湖可謂惡影而行日下矣戒之戒之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此亦過猶不及之意道心人所自有本不必更求或於其中生進意或於其中生退意進者去其進意退者去其退意則道無恙矣

終日生進退之心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又言得定不若存心於勿忘勿助之間則本心常中常正而進退兩忘矣慈湖不知出此

孔子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知此所教之旨則知孔子矣

此數語決非聖人之言秦漢間好事者為之而不審其不類也四時神氣分天地言之而又以風雨霜露屬之天以神氣風霆流形發生屬之地皆非也夫神氣無不貫通厚地何以載之天地間無非神氣而

楊子折衷卷五

獨以風霆言之何耶易言品物流形而此獨言風霆流形豈獨風霆能流形而風雨不能耶又言庶物露生豈上文皆是隱藏至此而後露耶文理皆不成矣何亟稱之而不知其不類也可謂知言耶

意欲不作清明和融為愛敬為博愛為敬讓為不敢為不驕不溢為德義為禮樂為不敢遺小國之臣為不敢侮鰥寡為不敢失於臣妾為不敢從父之令懼其父得罪於鄉黨州閭為補君之過為哭不哀禮無容皆此心之變化一以貫之也不可以為彼粗此精也曰粗曰精者意也非吾所謂無所

不通者也其物以十百千萬其實未嘗十百千萬也

一精一粗皆理之自然也今以分粗精者為意物有一與十百千萬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今欲無十百千萬皆虛無宗指

人心無體無所不通

心之中正即本體也何謂無體無所不通盜跖與堯舜皆然但堯舜之無所不通者得其中正故天理渾全而為聖盜跖之無所不通者不中不正故人欲橫流而為惡豈可不分孝經之言無所不通指孝弟之

楊子折衷卷五

至耳與慈湖言同而指異

言有似是而非似深而淺似精而粗足以深入學者之意其流毒淪肌膚浹骨髓未易遽拔者正以其與學者心術之病同故合夫學者心術之中其潔清無滓濁者寡矣孔子誨仲由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學者以不知為知者往往如是蓋其用力之久積學之深自以為窮高極遠蔑以加此惟無詰焉詰則必窮否則好已勝而已矣其中心亦豈能洞焉而無少留阻自近世二程尊信大學之書而學者靡然從之伊川固出明道下明道入

德矣而尤不能無阻惟不能無阻故無以識是書之疵大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判身與心而離之病已露矣猶未著白至於又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噫何其支也孔子無此言顏曾亦無此言孟子亦無此言孔子曰忠信曾子曰忠恕孟子亦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已他日又曰仁人心也未嘗於心之外起故作意也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又

楊子折衷卷五

七

曰而勿正心豈於心之外必誠其意誠意之外又欲致知致知之外又欲格物哉取人大中至正之心紛然而鑿之豈不為毒又曰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孔子臨事而懼作易者其有憂患好賢樂善何所不可而惡之也是安知夫恐懼好惡憂患乃正性之變化而未始或動也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孔子謂心莫知其鄉而此必曰在正云者正意象之凝結孔子所以止絕學者之意者謂是類也又曰在止於至善夫所

謂至善即明德之別稱非有二物而又加止於之意禹曰安女止非外加止於之意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渾然圓貫初無心外作意之態也而大學於是又繼之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大禹之安止文王之敬止豈頑然無用之止哉其見於事親曰孝見於與子曰慈發於博愛曰仁見於恭曰敬而此曰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何其局而不通也又曰無所不用其極是又意說也致學於性外積意而為道異乎子思無入而不自得矣胡不觀箕子為

楊子折衷卷五

八

武王陳洪範乎箕子之言極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論極如箕子誠足以發揮人心之極矣蓋人心即道作好焉始失其道作惡焉始失其道微作意焉輒偏輒黨始為非道所以明人心之本善所以明起意之為害而大學之書則不然曰無所不用其極曰止於至善曰必正其心曰必誠其意反以作意為善反蔽人心本有之善似是而非也似深而淺也似精而粗也又曰道盛德至善可以

言至也道不可以言盛也於道言盛是又積意之所加而非本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吁此膏肓之病也道亦曷嘗有淺深有次第哉淺深次第學者入道自為是不同耳是人也非道也學者學道奚必一皆同而欲以律天下萬世無益於明道而反壅之道無淺深無次第而反裂之人心自直自一自無他顧作而起之取而鑿之豈特大學之士不可以是告之雖小學亦不可以是亂之也小學雖未壯其良心固未斷喪也作是書者固將以

楊子推書

九

啓佑後學非欲以亂後學而學者讀之愈積其意愈植其山逕之茅愈喪其正也孔子大聖其啓佑學者當有造化之功而三千之徒猶尚勤聖人諄諄絕四之誨有意態者則絕之曰毋意有必如此必不如此者又絕之曰毋必有固執而不通者絕之曰毋固其胃中隱然有我者存則又絕之曰毋我如是者不勝其衆故門弟子總而記之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然則學者難乎脫是四者自古則然而况後世乎然則無訝乎大學之書盛行于今未聞有指其疵者不可不論也

不知尊信大學之書是未嘗知學也程氏兄弟學得其宗故同有得於大學之書慈湖疑之惑矣陋矣昔吾五十時讀庸學於西樵山忽一日疑孔門之學只是一貫今大學何以有三綱領八條目疑孔子之學一傳至曾子即失矣復取大學古本白文熟讀之乃知明德親民說此學體用之全心事合一之理又云在止於至善又知前二者總會都於止至善上用功止於至善只一體認天理便了千了百了明德親民皆了原是一貫之指下文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直推其功至格物又自物格順則其效溥天下

楊子推書

十

上推下推來推去都只在格物上用功格物即止至善之別名原只是一貫之指推便如此推非教人逐節做功效都在格物上也上文知止一節即知行並進即其功夫也慈湖未得此個大頭腦只見如此節目而厭之遂以為支殊不知言語有節目只是一段殊非七段八段兩段三段只是一本殊無二本三本也慈湖乃疑正心誠意之非而不知心意人人所不能無也又疑恐懼好樂憂患忿懣之語而不知心不可以有所也其為此言自與絕意之說矛盾矣又疑止於仁之五語而不知敬止則一而所發有五也何

得為知言何曾望見二程脚板耶可見其用心尚未
精尚茅草草也

先生曰某少年不知禮記多非聖人語甚喜大學
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一章後因覺却於此章
知非知道者所作夫忿懣則斷不可有至於恐懼
若以威武恐懼則不可或君父震怒而恐懼何不
可好樂如好色好貨則不可若好善好學何不可
憂患如為貧而憂患失而憂則不可若憂其不如
舜或憂慮國家則何不可蓋不知道者率求道於
寂滅不知日用交錯無非妙用覺則於日用應酬

楊子折衷

十一

交錯間自無毫髮非禮處故大學無子曰者非聖
人之言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道性善心
未始不正何用正其心又何用誠其意又何須格
物

所謂恐懼好樂憂患正謂不好的如無意亦是不好
的餘辯見前不知格物是不知學之頭腦也

大學曰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
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
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
獨也吁作大學者其學亦陋矣小人情狀如此何

足發明慎獨之學哉苟不如此則遂可以為慎獨
乎疎略亦甚矣學道者固如此乎簡少時不知大
學非聖人語甚喜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一章後
因有覺却於此章知其非知道者作

小人情狀如此何足發明慎獨之學觀此章大茅草
了此章正直指小人之誠有不可終滅者猶孟子指
出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欲人於這善端之
微處涵養故曰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似是
都無善端了見君子之時猶皆知掩不善而著善其
自視恐恐如畏人見其肺肝此無所益而為者此何

楊子折衷

十一

以故耶乃其所得於天這些秉彜終不可泯滅乃誠
之在中而形外發於見君子之時也此一點善端獨
知之理也能培養之則日長月盛閒居與見君子皆
如此即是擴克四端功夫可以保四海矣此章正是
妙處慈湖疑之悞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學者往往以中為實體
而致意焉則有所倚即偏非中也堯舜允執厥中
亦不過不偏不倚爾意微動則偏倚即謂不中
中無實體則所謂卓爾躍如見其恭前倚衡者何耶
皆屬虛無了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孔子未嘗如此分裂子思何為如此分裂此乃學者自起如此意見吾本心未嘗有此意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豈曰此吾之中也謂此為中則已發之於意矣非未發也及喜怒哀樂之發也豈曰吾今發而中節也發則即發中則即中皆不容私大本達道亦皆學者徐立此名吾心本無此名雖分而言之而未嘗不一也為學者立教也故曰謂之中謂之和欲其養中以發乎和何嘗不一以分為

楊子折衷卷五

三

起意則皆寂滅矣

汲古問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中庸不可能何謂鮮能與不可能先生曰中庸能字此子思聞孔子之言不審孔子未嘗云能在論語止曰民鮮久矣無能字如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是用意矣道無所能有能即非道

孔子曰君子之道四我無能焉豈不言能乎道無所能何以又言不學而能以能為用意為非道真禪學也

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至哉聖言破萬世學者心術之蔽可謂切中人心即道學者自以為遠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不知故人以道為遠則求道於心外不免於有所為道在我而求諸彼道不俟於為而求諸為夫是以愈求愈遠愈為愈遠萬世之學者其蔽一也舜曰道心明心即道易曰日用奚俟復求棄心而之外棄道而入意慮紛然有作為而益昏益妄矣至於昏妄是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是終日懷玉而告人以貧終日飲食而自謂飢渴也至近而自以為遠自有而自不認其有夫其所以不自知者

楊子折衷卷五

古

昏也所以昏者動乎意也如水馬撓之斯濁矣不動乎意則本清本明之性自不昏矣變化云為如四時之錯行而自不亂矣心無質體無限量而天地範圍其中萬物發育其中矣此無俟乎辨析而知之如此也自覺自信匪思匪為孔子深惜天中庸平易之道人皆有之因其為之是以遠之復戒之曰人不可以為道深知大患在乎為道而已執柯伐柯近矣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者終於二物也為道如伐柯終不近道然而舊習難於遽消有過不可不改則亦不為而已乎故孔子於是又曰改

而止有過則改如有病則加之藥病去則藥可止
人欲已盡則用力可止

轉了爲道而遠以附會其無爲之說老氏之宗指

孟子言舜傳說膠隔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此止
說孟子之學而非所以言舜之精一之學非傳說
厥德修罔覺之旨也

聖賢之學同條共貫都在天理上用功其生知安行
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一也精一與德不過此心此性
爾豈有二哉慈湖專取罔覺二字以附己意禪者多
開口便言精一而不知舜言惟精惟一足知行功夫

楊子折衷卷五

十五

孟子又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即義不可言與
氣即道亦不可言配孟子謂游聖人之門者難爲
言豈有自覺其言之未能無疵乎

言氣即道便不是氣得其中正發於事物即道即義
非二物也配者合一之名非以二物相配也在心爲
道在事爲義非二物也言非疵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且
心非有體之物也有體則有所有所則可以言存
心本無體無體則何所存孟子之言存乃存意也
存我也有存焉有不存焉非其真者也人心即道

喜怒哀樂神用出入初無體之可執至虛至明如
水如鑑寂然而變化萬象盡在其中無毫髮差也
彼昏迷妄肆顛倒萬狀而其寂然無體之道心自
若也道心自若而自昏自妄也一日自覺而後自
信吾日用未始不神靈也未始動搖也不覺其未
始動搖者而惟執其或存或不存者是棄真而取
僞也此不可不明辯

成性存存之說何謂乎

孟子謂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配義與
道與存心養性之說同孔子未嘗有此論唯曰忠

楊子折衷卷五

十六

信篤敬恭前俯衡未嘗分裂本末未嘗循殊名而
失一貫之實也

渾然粲然本同一體何嘗有異慈湖蓋未知道

孔子言志氣塞乎天地志氣亦天下之常言未嘗
專指言氣也而孟子則專言乎氣矣孔子言塞乎
天地不言曩小而今大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言則言曩小而今大
曩小而今大者意也氣之實未嘗曩小而今大也
孔子曰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神氣風霆
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或曰天地或曰神

氣或曰氣志或由人物一物也一物而殊稱也

孟子即氣言道發千古未發之蘊以曩小今大為意

則自可欲之善以至矣大聖神者皆意矣擴克四端

以保四海皆意矣非謂曩小而今大也本大而人

自小之今養之復其本體爾餘見前辯

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

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老子之於道殆入焉

而未大通者也動即靜靜即動動靜未殆不一貫

何以致守為何以復歸為

孔門得其門入者寡矣老子正與聖人門路背馳何

謂殆入焉者乎其擇之不精也

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

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語復混而為一其上

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曰混曰

復歸疵病大露混而為一不知其本一也復歸於

無物不知虛實之本一也

已與聖人大本不同何謂疵病大露乎

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列

子雖能御風而行乃清虛之功其於道則未也物

物皆全心心皆全列子知異而不知同不知一以

貫之之妙

同異一體不知同亦不知異又豈知一貫

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純而後可以觀

子史學者道心未明而讀非聖之書溺心於似是

而非之言終其身汨汨良可念矣孔子之言奚可

不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孔子之言出於學者之

所記錄或失真況於非聖人之書其害道者多歟

孔叢子心之精神是謂聖此非孔子之言也若然則

是知覺運動蠢動含靈皆精神也運水搬柴皆佛性

也慈湖何以讀非聖之書而不精擇之甚乎知言是

頭一着事豈宜草草豈謂俟心通道明然後讀書乎

非聖人之言知道者寡知道者而不盡其言猶足

以害道然則害道之言滿天下不害道之言甚無

幾學者不宜汎觀必遭悞惑

請慈湖以此自反可也

百聖傳授唯曰一中初疑其庸近疑其庸又疑其

若未免乎意而百聖一辭莫知其所為一日覺之

百聖之切論明告誠無以易斯人心即道故大舜

曰道心本無可疑意起而昏為非為僻始知其有

學者亦意起又從而過之凡思凡為皆離皆非

一 中豈云庸庸惟人心即道即心見性成佛為可疑爾

學者通患患在思慮議論之多而不行孔子忠信篤敬之訓

句句似是然而不同

學者初覺縱心所之無不元妙往往遂足不知進學而舊習遽難消未能念念不動但謂此道無所復用其思為雖自覺有過而不用其力虛度歲月終未造精一之地日用云為自謂變化雖動而非動正猶流水日夜不息不值石險流形不露如澄

楊子折衷

十九

止不動而實流行予自三十有二微覺已後正墮斯病後十餘年念年邁而德不進殊為大害偶得古聖遺訓謂學道之初繫心一致久而精縱思為自泯予始敢觀省果覺微進後又於夢中獲古聖面訓謂簡未離意象覺而益通縱所思為全體全妙其改過也不動而自泯泯然無際不可以動靜言於是益信孔子學不厭乃是知及之已後事是謂用力於知者雖動而得不動之妙終未及仁者常覺常明常不動之為至靜不用思為恐此患終不免惟不知從事於勿忘勿助

之間豈得中正之路說靜便不是終是說夢

程伯淳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為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伯淳斷然謂以清虛一大為天道為以器言甚善非知道者豈能道此然未能見易大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聖人之言隨世俗流傳而遂信此亦有此未至

未知一形字通上下言又未知道亦器器亦道而肆意非聖人之言甚屬妄而不自知也且又以明道之言傳差了一見濂溪通書亦尚有疵自明乎道者觀之可以一見

楊子折衷

二十

決不勞多議今自二程尊師之其書盛行乎天下不得已姑指衆人之所未曉者言之濂溪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通復之異說穿鑿為甚又曰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異哉裂一道而三之誠未始不精何必更精誠即神神即幾或曰誠或曰神或曰幾皆所以明道心之妙如言玉之瑩又言其白又言其潤非有三物人之道心未嘗不誠未嘗不神其動之始曰幾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聖人獨有之今周子又謂誠神幾曰聖人是謂衆人無之此正孟子所謂

謂其君不能者是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者是賊其民者也孔子明道未嘗有精粗之論乃起於以後學之意說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為是之類也周子又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呀洪範惟言思未嘗言無思而濂溪必取乎無思者是猶未識乎思也思曰睿明乎思未嘗不睿未嘗不妙未嘗不神此不可以有無解何復取乎無思哉離思而取無思是猶未悟百姓日用之即道也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周子猶未悟思之即道思之即無思也况又

李杲書卷五

十一

裂幾於彼裂誠於此至一之中而強分裂之殊為害道

周子言誠則自精神則自應幾則自微誠神幾非三事只是一物必三言而後盡慈湖看錯了便疑周子以自高此非私意乎元亨利貞分通復比類言之以曉人爾易繫辭如此者甚多其實一理也何害道之

橫渠牖銘云居則存其心曰有否繼否化否無意不張子則勤矣不草草矣惜乎其未解解者不如此會子之曰三省異乎是矣曾子之省不過不忠

不信傳授弟子而實未嘗習之道皆芸苗改過未嘗助長如橫渠乃揠苗助長之學也化者自化豈容問耶自省本心者自無意豈屢省之所能無耶自省其本心者自未始有間斷何患乎不繼耶堯舜雖有惟精惟一之功要非繼續之所可言孟子之存心又豈橫渠之所云欲存愈不存欲繼愈不繼欲化愈不化欲無意愈不已不省已不省吾心自善吾心自神吾心自寂然不動自無體則無體無始終繼不足以言之云為變化自不凝滯自不可至詰夫是之謂自化此不可以有無言而况

李杲書卷五

十一

於意乎此萬古人心之所同也顧自覺者寡爾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橫渠之以深自病其定性未能不動正以其學未免乎助長也

日夜精思橫渠或未免於揠苗助長矣慈湖謂吾心自善自明自神自不動自無體則更不用功不亦或至於不芸苗而忘者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孔子斯言見之子思子之書世又謂之孔叢子世罕誦習烏序聖人有如

此切至之誨而不載之論語致學者求道於心外
豈不大害簡謹取而為集語觀與我同志者或未
觀孔叢子而偶見此書庶早悟此心之即道而不
他求也至哉人心之靈乎至神至明至剛至健至
廣至大至中至正至純至粹至精而不假外求也
心之精神是謂聖此一言最害道之甚乃出於孔叢
子慈湖取之以為終身獨到之地又以此惑學者非
徒悞已又以悞人誇耀不盡豈有道者氣象豈默識
之學大類檀經諸禪藉詞氣自不覺發出來

天地之間非陽則陰非陰則陽陰陽之氣雖二而

楊子折衷卷五

二十三

神靈之道則一風雷電霧雨露霜雪霰電之所以
變化者此也羽毛鱗介保虫之所以生成變化者
此也萬化萬物雖自神自靈而不自知惟聖人自
神自靈而又自知自知則明明則通通則無所不
通故四靈役於聖人

開口便說神說靈說明說通道無精粗只揀精的說
非但無此理亦能令人可厭

先生曰人心何嘗不正但要改過不必正心一欲
正心便是起意

然則一欲改過亦非一起意乎

卷五終

楊子折衷卷之六

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
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
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麋
鯨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
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之心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
此心而顧為庸庸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
其切惜之敢先以告每謂教養茲邑猶欲使舉吾
邑人皆為君子况學者乎誨之諄諄不倦剷除氣

習脫落意蔽本心本自無恙

雖則人之本心皆然失其本心故不得如聖人良如

良能亦人本心固有然天下孝弟者少不孝不弟者
比比雖以聖人有多少禮樂刑政立多少學問忠辯
篤行之教尚不能復其本體而云不待外學者賊夫
甚者也

先生首奏陛下已自信有大道乎舜曰道心明心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為聖孟子曰仁人心也
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為無非變化故
易曰變化云為虛明泛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

而萬物畢照陛下已自有此大道又聖性澹然無所好嗜宜清明舉無失策而猶有禍變云云者臣恐意或微動如雲氣之興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處舜禹相告猶以精一為難願陛下兢兢業業無起意不起意則自然知柔知剛知賢知不省洞見治亂之機常清常明可以消天災弭禍亂大臣務引君以當道當道者中正之路中正則仁矣慈湖引君以虛明無體無思無為果中正之路乎果體仁之實乎

又次言改過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名以改過

李耆老書本

為取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賢競議新法決於去位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禍及國家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陞擢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辭則集教智歸于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先生曩嘗口奏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上曰心即是道略無疑貳之色問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用勿起意而已先生贊至善至善不起意則是非

賢否自明此日復奏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上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已歷歷明照否上言朕已照破

改過不吝非成湯之大聖不能此未可責之安石安石只初學術之差遂以為是安望其改過故知非及能改過也慈湖以虛無之學自信而於古聖賢之言亦且不信矣改過之言談何容易若寧宗悞聽其言只空蕩蕩地其害豈小於安石也故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

楊子耆老書本

三

入夜齋僕以燈至某坐于床思先大夫嘗有訓曰時復反觀某方反觀忽覺空洞無內外無際畔三才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為一體略無縫罅疇昔意謂萬象森羅一理貫通而已有象與理之分有一與萬之異及反觀後所見元來某心體如此廣大天地有象有形有際畔乃在某無際畔之中易曰範圍天地之化中庸曰發育萬物灼然始信人人心理量皆如此廣大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即達磨謂從上諸佛惟以心傳心即心是佛除此心外更無別佛汝問我即是汝心我答汝即是

我心汝若無心如何解問我若無心如何解答汝
觀此益驗卽日用平常之心惟起意爲不善用力
急改過改卽止切毋他求故子曰改而止此心至
妙奚庸加損日月星辰卽是我四時寒暑卽是我
山川人物卽是我風雨霜露卽是我鳶飛魚躍無
非我如人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實一人心
如此神妙百姓自日用而不知炳講師作此表軸
求書故事

如此見解立地卽見何難之有只是虛見耳非實見
也如夢升天耳非實升天也乃達磨之學慈湖不知
不覺發露出來與聖賢所謂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
體自別所謂句句合然而不同者也

楊子折衷卷六

四

吾師日有數語曰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四體動天
地之和步步欲風生雲起句句若龍吟鳳鳴其間
周還中規折還中矩珠璣咳唾蘭蕙清芬此豈人
力所能爲哉天機妙運道體變通我猶不得而自
知人又安得而詰我
此妄想耳非動意之甚乎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此
聖百姓日用而不知耳而况於同邑君子翁彥陽

有夷齊之行非聖乎

種種只是此言說聖何其容易許人何其容易也卽
此便是不中正之精神也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懸水三十仞
園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道龜鼉不能居有一丈夫
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流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
園流九十里魚鱉不能居也意者難濟也丈
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卅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
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
忠信及吾之出也亦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

楊子折衷卷六

五

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子曰二三子
識之水猶可以忠信之身親之而况於人乎某讀
此不勝起敬而嘆曰有如此切至之言先聖許可
而諸儒未有表而明之者甚矣大道之不明也
此卽慈湖所謂非聖之書也何其信之深乎此乃道
家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焚之說荒誕之語也慈湖
何不請入水試之不明理如此而謂精神卽聖可乎
異端害道欺心欺人者也

夢協謂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聖人之言何敢不信
但學者所造有淺深某謂道無淺深先聖曰改而

止謂改過即止無庸他求精神虛明安有過失意
動過生要道在不動乎意爾

從來見慈湖每每連篇累牘皆以心之精神為聖觀
此乃知所謂精神者虛明也蓋聖則虛明而止謂虛
明為聖則釋道家皆聖矣不亦悞乎

於乎道非心思言論之所及雖聖人不能強人之
必明孔子大聖其所啓明惟顏子三月不違餘則
月至日至當是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子諸賢餘
不能強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
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

抄本卷六

以累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厥後孟子得不學而能
之良能寥寥千載無所考見我宋邵康節程明道
至矣而偏象山陸夫子生而清明

未必悟所謂皜皜者何物徒取以附清明之說取以
邵程並稱未達也又以為至矣而偏夫至則不偏又
未達也獨以為象山清明又未達也孟子良能良知
又必待擴充達之天下乃為仁義今乃便說是見成
的聖人又未達也

某於淳安錢子名時字子至契子是先已覺惟
向有微碍某刻其碍遂清明無間無內外無始終

無作止日用光照精神澄靜其深所敬愛

覺則無碍碍則非一刻碍便能無間無內外終始作
止日用光照精神澄靜此得非言下覺乎雖顏子亦
不能亦必待循循善誘博文約禮竭才後乃見如有
所立卓爾又雖欲從之未由也已慈湖談何容易

簡容定遠契好長書細楷遠以見示備著深清跋
語及大學簡所未安大學非孔子之言定遠曰體
察曰隱諸內心是未信此心之即道故更體察更
隱也體察與隱皆起意孔子戒學者毋意曰內曰
外皆起意此與大學同病曰止曰定曰靜曰安皆

抄本卷六

意也孟子曰勿正心而大學曰正其心又曰先誠
其意先致其知又曰在格物皆意也益可驗者篇
端無子曰定遠更需餘言然已易間居解亦詳矣
敢於非古聖賢之書非出於動意而然乎

增再以書叩老先生其略云平常正直之心雖人
所固有然汨沒斷喪所存者幾希平時憧憧往來
於利慾之塗而牛羊豕犬若是其濯濯幸而聞大
人先生之言是為之涵養為之克治待其膠擾之
暫息清明之復還於是良心之苗裔善端之萌蘖
時時發見焉必也體而察之隱而度之特循執守

久焉而後安止精熟不失我心之本然今懼其起
意也不敢體察不敢隱度坐聽是心之所發則天
理與人欲並行真誠與偽念交作果何以洞識其
然否恐放其心而欲求者不可以如是竊嘗深念
欲遵先生之教全其平常正直之心不體察不隱
度不起意於中又不可泊然無所事若枯槁者之
爲也

此其門徒所質疑者良是不動意則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篤行者皆不可用矣只終日冥冥茫茫便是學
矣可乎

楊子折衷卷六

辨慈湖解孔子問居

孔子問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
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
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
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爲五至
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
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
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
之不可得而聞也

此下慈湖解志之所至至不可得而聞一節曰禮
樂之原即五至五至即三無三無即五起五起即
能先知四方之敗者道不可言孔子欲無言不得
已而有言曰原足矣何必言五至五至多矣又何
必言三無子夏沉溺於文義之淵藪斷非一語之
所能曉敷而明之曲而暢之庶幾或觸其機也何
謂至人皆有心志即志即至無所復至凡志之有
所思焉有所感焉思亦何所思感亦何所感思無
所思人自以爲思感無所感人自以爲感倏然而
思思無所起思而又思思無所止人自以爲止所

楊子折衷卷六

九

止者何所厥思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
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是之謂大同倏然
而感感無所起感而又感感無所止人自以爲止
所止者何所厥感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
睹或曰氣氣亦中無有或曰心心亦無本體莫究
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是之謂大同若然則由
志而爲詩詩亦然也發於禮儀禮亦然也於是乎
樂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樂亦然也人情
亦豈能終月樂終年樂亦有哀焉有所惻焉則哀
有所傷焉則哀或哀焉哀樂相生其變萬狀於戲

至哉孔子曰此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至雖於哭顏淵慟矣而不自知樂雖至於孟子喜而不寐亦不可見不可聞也哀樂必有物非不可見也哭笑必有聲非不可聞也而聖人斷然曰不可見不可聞衆人之樂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衆人自有以爲可見可聞也衆人之哀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衆人自以爲可見可聞也哀與樂名也聞與見亦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是名卽實是實卽名名與實亦名也惑其名失其實也志卽詩詩卽禮禮卽樂

楊子折衷卷六

樂卽哀

水嘗謂戴記孔子閒居諸篇只可作傳看不可作經作傳學者自擇猶可也慈湖一槩信之誤矣何其擇之不精語之不詳耶蓋聖人一言而可以盡者卽止未嘗因人而生出許多支詞五至三無五起皆非聖人之言慈湖信之惑矣以心志解至又非本義也至於有思感無思感等說又遁詞也又云心無本體是又未識心也至於志之至詩亦至焉之說此本於詩言志志詩本是一事今以爲二至悞矣其禮未有因詩而至者也哀樂相生之言蓋本於樂極生哀之

說然未有哀反生樂者也哀樂皆生於心當其未發未生以何者爲樂何者爲哀知其謬矣所謂視之聽之二句得聖人之指然未知所謂之者是何物此解不覩不聞之道體不可見聞者也今以解哀樂不可見聞全虛無了

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聞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

此下慈湖解志氣充塞至三無一節曰志氣卽天地謂之充塞非過論也謂天地合德可也謂範圍

楊子折衷卷六

天地可也其曰充塞乃因人心狹固井蛙不可以驟語海姑爲是言也聖人之言不可以一定論也或曰禮樂之原或曰五至或曰三無或曰致或曰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聖人曰五至吾曰六曰七可也聖人曰三無吾曰四曰五可也詩與禮與樂類也忽繼之以哀也深明夫一體無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是故無聲之樂卽無體之禮無體之禮卽無服之喪樂未嘗無聲必曰無聲非無聲也卽聲也禮未嘗無體必曰無體非無體也卽體也喪未嘗無服必曰無服非無服

也即服也聲即無聲體即無體服即無服本無所異何必言同唯人徒執其聲故曰無聲徒執其體故曰無體徒執其服故曰無服

水謂樂未作禮未行服未定則不可謂之禮樂喪服矣至於無聲即聲聲即無聲無體即體體即無體無服即服服即無服之說愈遁而支矣

子夏曰三無吾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

楊子折衷卷六

三

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志氣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志氣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子孫此下慈湖解何詩近之至施于子孫而附以已意曰詩曰夙夜基命宥密命何所基命何所始始無

所始無所窮際謂之極寬極宥可也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不可得而思謂之至密可也曰基曰宥曰密皆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聲即無聲天下之至實也而徇名與聲者惑之聖人曰無聲所以破學者牢不可破之定見也非以無聲為定論也又慮學者無從而求之使窮其本始得其始則得其終矣曰基命所以原始也原聲所始始無所止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無聲之樂日聞四方果日聞四方矣無聲即聲無體即體無服即服無本末無精粗威儀實無體其白不可選也是誠

楊子折衷卷六

三

不可選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是故無服之喪也即齊斬功總之道也於父斬衰於母齊衰兄弟期降而功總衰誠有等差皆一心之為也即匍匐救喪之心以喪其親則為齊斬為群踊為毀瘠一也非人之所為也天也天即人人即天地即日月即四時即鬼神即禮樂之原原無所本亦無所未本末之名因人心而生本末之實不以人心而異人謂之本末則亦始從而謂之本末人謂之天則亦始從而謂之天人謂之地則亦始從而謂之地人曰日月吾亦何得不謂之日月人曰四時吾亦何

得不謂之四時人曰禮則曰禮人曰樂則曰樂人
曰人則曰人人曰道則曰道曰氣則曰氣曰志則
曰志有曰有無曰無號名紛然意慮雜然而未嘗
不渾然寂然也人自以爲紛然雜然也故曰卽哀
樂之相生而實不可見不可聞也此非徇名者之
所知也亦非徇實者之所知也實無所徇實無所
實棄名而求實非實也棄實而言名非名也實非
學者之所知也名亦非學者之所知也知則不知
不知則知知則亂則昏不知則清明則無所不知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

禮記卷六

南

之則子貢以爲多學而識之聖人以爲非孔子又
曰天下何思何慮學者苟有意焉夫子必曰母有
必焉必曰母有固焉必曰母有我焉必曰母微有
意度如雲氣之蔽太虛矣四方有敗安能先衆人
而知之先知四方之敗者必其不識不知者也孔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亦自先覺何也意慮不
作而本清本明之性自無所不照故也此非口舌
之所能道也此非思爲之所能到也人心自清人
心自明人心自無思無爲人心自寂然不動思未
嘗思人自以爲思爲未嘗爲人自以爲爲清也明

也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也知也不知也皆名
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子夏聞三無之論曰言則
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是子夏未領吾
聖人旨也聖人之旨非美盛所得而言也亦非
言所得而盡也故孔子又啓之曰君子之服之
也又有五起焉服而念之暢而明之五起非有五
者之不同也五起猶五節加焉而六可也損焉而
四亦可也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無聲之
樂氣志不違氣志卽樂匪異匪違無體之禮威儀
遲遲不可度思無服之喪內恕孔悲其恕其悲孰

禮記卷六

南

得而知無聲之樂氣志既得得非有得亦非無得
無體之禮威儀翼翼威儀翼翼順帝之則無服之
喪施及四國三者一旨三者一德無聲之樂氣志既
從何異何同昭然渾融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敬
此恭何所不通無服之喪以畜萬邦有安無危有
福無殃無聲之樂日聞四方人皆聞之而曰不知
無體之禮日就月將不勉不强從容有常無服之
喪純德孔明皜皜精白禮樂同情無聲之樂氣志
既起其起卽止變化不已無體之禮施及四海此
道大通無遠弗届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詩言無聲無臭而必曰上天之載明有無虛實一體也今一切說虛無可乎又說聖人以無聲破學者定見是聖人已墮在一偏何以救人救人惟在中正耳聖人無二語謂心卽是服則設有一人喪親而不爲服者曰吾服在心矣可乎至於天地日月四時禮樂人道氣志有無皆一定不可易之名設有狂人指天謂爲地則亦可姑從而謂天爲地乎至於哀樂未生誠無名矣又何以謂之相生乎又云知則不知不知則知知則昏亂不知則清明而無不知則孟子所謂良知皆非耶而又援孔子無知文王不識不知以歸

楊子折衷卷六

末

附其說益遠矣其四方有敗先衆而知恐亦蜀山人之前知非聖人之前知也又云五起加焉而六損焉而四皆可若非聖人之言則易言煩言則可以損益得若聖人之言則如兀子之有四脚缺一不可蓋此類非聖人之言故無聲禮樂等語重疊言之不過一理更無淺深何必多言慈湖附會之益見擇之不精矣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

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降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嵩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施其文德協此四國

楊子折衷卷六

十七

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此下慈湖又覆解五至三無五起以釋天有四時至無非教也至終篇曰禮亦如此樂亦如此三王之德如此天地之德如此日月之明如此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人無私喜怒天地日月卽人人卽天地日月以爲異者耳目思慮之所及也以爲同者非耳目思慮之所及也非是有非非及不及天人無違故帝命之人而違天私意作之故天命去之得此道者謂之聖聖無不敬敬非人

爲是謂日躋爲則墮矣莫克進矣進亦匪進人言
曰進姑亦曰進是進無私是進無爲自然昭明自
然暇怡寂然渾然融融遲遲所以順帝則者在斯
所以作式于九圍者在斯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
雨霜露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自地而上莫非
神氣之可指者如風霆風霆作而茅甲形庶物露
生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其在我也爲百骸爲
九竅爲視聽言動爲氣志嗜欲寂然渾然又何其
清明又何其如神也卽人卽神姑曰如神何以驗
其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欲降雨山川出雲宣

物類彙考卷六

十八

王未出而臨蒞天下也而嶽先降神生甫及申何
爲乎其神至如此道通爲一其心甚神神無方體
易曰範圍天地天地在吾心量中也子思曰大哉
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者聖人實育之也此
道非聖人獨有而衆人無也天下之所同也自此
而上千萬億年皆此心也自此而下千萬億年皆
此心也天者宣王之高明地者宣王之博厚山川
宣王之流峙雲雷風雨宣王之震動散潤嵩嶽宣
王之嵩嶽申甫宣王之申甫在古不爲先在今不
爲今在後不爲後渾然寂然昭然不澄治而常清

不思慮而常明何獨聖人爲然又何獨宣王爲然
樂平有老士王者曩數年夢令遣胥致命俾成先
聖之宮且召之食期日二十有七至是默符曩夢
期日正同故王老感異損金特盛此亦王老之有
開必先也於戲人皆有是至靈至神古今一貫之
心卽天地之道卽禮樂之原卽文武之德卽三伐
之德而不知自貴不知自愛殊可念也能自知者
千無一萬無一自知誠鮮而常知常明者又鮮自
知者孔子謂之知及之常知常明孔子謂之仁能
守之自知非意慮之所及亦非捨意慮之所爲意

物類彙考卷六

十九

慮交作女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人皆有是
明德而不能以自明能自明而又不能常明有時
乎昏則不可以爲仁仁者覺之之謂醫家之流謂
四肢不覺爲不仁先儒常舉此以明仁無一物之
不覺無一事之不覺無斯須之不覺如日月中天
如水鑑時明常覺常明自覺自明晝夜通貫顏子
進乎此故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者如
仲弓之徒亦可以言仁惟日月之外亦昏亦違可
以言仁不可以言盡仁顏子幾於盡仁矣孔子六
十而耳順則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暈之皜皜乎不

可尚已

三無私即一無私以為三者不知道者之言也謂人與天地日月同體可也其理一也慈湖言人即是天地日月則混矣知其渾然者而不知粲然者矣知理一而不知分殊者矣審如是則或有呼人曰天可應之乎擇之不精語之不詳矣又間居以四時風雨霜露屬天以神氣風霆庶物屬地不知天地一氣升降化生而無二非知道者也神氣貫徹天地而獨云地載神氣莫非神氣而云神氣風霆又云流形露生皆不成道理決非聖人之言矣慈湖擇之語之果精果

董子求本六

詳乎其餘慈湖解通篇神異虛無之說且詞氣出自檀經又引王老夢而言益荒唐矣象山未嘗有此言也未嘗道心之精神謂聖之語也學者慎之

門人江都葛澗列在新息精舍

乾隆壬子年七月奉聖

楊子折衷卷之六終



據明刻本影印原
書版框高一八七
毫米寬二七六毫米

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

〔明〕王艮撰

大學揭聖學之全而云然者中和位育之
峻業止至善之極功孔子之集大成而陽
明王公之致吾良知者其在茲乎其在茲
乎何也物有本末而身為之本天子庶人
皆本於脩身本亂而末治者否此知本而
知之至也格物之謂也是故道濟天下吾
道至尊待人而行吾身至尊故君子安身
而動身安而天下可保大人者正己而物
正知所立本知所達道也故不知立本則
不尊其身而達本不知達道則不尊其道
而遺末非聖學之全孔子之為賢於堯舜
者也或曰立本以尊身達道以尊道何言
乎格物曰身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及己脩己正
己利用而安其身愛人敬人信人至保至

語錄前叙

家國天下皆由身而達乎天地萬物而天
地萬物皆由身而達乎天地萬物而不以
吾身依乎天地萬物根本而不遺其末知
所先後也曰必為帝者師處必為天下
後世師微旨云何曰非好為人師也格物
之實際也然非先生言之孟子曰有大有
為之君必有所不台之臣有王者興必未
取廢所以尊吾身也孔子曰吾非斯人之
徒與而誰與歸歟之歎狂狷之思不得志
而脩身見於世所以尊吾道也夫身尊則
道尊道尊則身尊孔子之學不嚴教不倦
九二之見龍在田此其至矣謂非格物之
實際乎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則掌握
乎乾坤包羅乎天地俟百聖而不惑施諸

語錄前叙

後世而無朝夕學之為大成也而錄中備
之矣嗟夫學者之讀是錄也尚思先生之
教務格物以致吾之知乎夫致知格物孔
孟歿而微言絕矣非王公啓其秘先生發
其要而盡心立命以開大平之聖學將愈
久而愈晦而後之學聖人者復何所觀則
乎不有所觀則而曰宇宙在我焉者妄也

語錄前叙

三

靜不敏聞言而未悟習事而未察師門之
罪人也何足以叙先生之錄乃宗順委命
至載義不可辭故撫捨所聞以弁於錄首
觀是錄者其無以靜之不學而略於先生
之大成哉是為序

隆慶二年己巳歲孟秋之望門人吉永豐

隆慶二年己巳歲孟秋之望門人吉永豐

車刻心齋王先生語錄卷上

男衣壁從補雅孫之加錄

門人董燧 再靜編校

後學劉英 再校同校

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於至善格物

却正是止至善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以下致句是釋格物致知

之義

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其本亂而未治者

語錄卷上

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格物也故即繼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

至也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正己而物正也

中庸中字大學止字本文自有明解不消訓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也是分明解出中字米於止知其所止止

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是分明解出止字

絲毫意便是私心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故立吾身以為天下

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

見龍可得而見之謂也潛龍則不可得而見矣

惟人皆可得而見故利見大人

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潔其身於天

地萬物者謂之末

門人問志伊學顏先生曰我而今只說志孔子

之志學顏子之學曰孔子之志與學與伊尹

論語卷上

六

二

顏淵異乎曰未可輕論且將孟子之言細思

之終當有悟

聖人雖時乘六龍以御天然必常以見龍為家

舍

康節極稱孔子然只論得孔子玄微處至其易

簡宗旨却不會言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歛衽之問孔子不答子

路而答子貢以是知八佾雍撤之議皆孔子

早年事也

請討陳恆仁也不從而遂已智也若知其必不

能行而不請亦智也然非全仁智者也仁且智

所以為孔子

愛人直到人亦愛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

人亦信方是學無止法

無極老翁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先生常誦

此詩以省學者

學者但知孟子辯夷之告子有功聖門不知其

辯堯舜孔子處極有功於聖門

論語卷上

八

三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

行常行故也

聖人經世只是家常事

有以伊傳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傳之事我不能

伊傳之學我不由門人問曰何謂也曰伊傳

得君可謂奇遇設其不遇則終身獨善而已

孔子則不然也

天下之學惟有聖

有無邊快樂

不費些子氣力
抵力便不是聖人之

學便不樂

或問中先生曰此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

百姓之日用即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

不知使非中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

故不知耳若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

之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

凡涉人為皆是作偽故偽字從人從為

或言佛老得吾儒之體曰體用一原有吾

儒之體便有

佛

四

老之體也

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即無極一即太極無

極是無欲到極處

程子曰一刻不存非中也一義不為非中也一

物不該非中也知此可與究執中之學

不執意見方可入道

學講而後明明則誠矣若不誠只是不明

天行健則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知行合一

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

可以徙可與幾也去而不失乎君臣之義可

與存義也故女樂去幾也燔肉行存義也

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于

已不以已依於天地萬物

論道理若只見得一邊雖不可不謂之道然非

全體也譬之一樹有見根未見枝葉者有見

枝葉未見花實者有見枝葉花實却未見根

者須是見得一株全樹始得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論有位無位孔

語錄卷上

子學不厭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

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便是道與焉飛魚躍同一

活潑潑地則知性矣

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不怨勝

已者正已而已矣君子之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諸已亦惟正已而已矣故曰不怨天不尤

人

學者有求為聖人之志始可與言學先師常云

學者立得定便是堯舜文王孔子根基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撐正須養微致盛則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也若功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溫故而知新也不然放下書本便沒工夫做

孔子謂二三子以我爲隱乎此隱字對見字說孔子在當時雖不仕而無行不與二三子是脩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隱則如丈人沮溺之徒絕人避世而與鳥獸同羣者是已乾初九不易乎世故曰龍德而隱九二

善世不伐故曰見龍在田觀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非隱而何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非見而何

曾點童冠舞雩之樂正與孔子無行不與二三子之意同故喟然與之以以三子所言爲非便是他狂處譬之曾點有家當不會出行三子會出行却無家當孔子則又有家當又會出行

子路只以正名爲迂所以卒死衛輒之難

若六有三君有可諫者不可諫者有可諫不可諫若有可犯不可犯匪介石之貞不可與終仕以爲祿也或至於害身仕而害身於祿也何有仕以行道也或至於害身仕而害身於道也何有

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不以養身者害身不以養心者害心知此三者則知所以爲學矣不亦說乎說心之體

或問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曰我知天何惑之有我樂天何憂之有我回天何懼之

若說已無過斯過矣若說人有過斯亦過矣君子則不然攻己過無攻人之過若有同己者忠告善道之可也

陰陽之報應者伸之源也卦初爻便入聖人濟世起乎處

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詩學禮學易遂成磨乃得明徹之

體用不一只是功夫生

智賢則巧聖賢則力宋之周程邵學已皆到聖

然而未智也故不能巧中孔子致知格物

而止至善安身而動便智巧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仁也明道有覺亦曰自此

不好獵夫此意不失乃得滿腔子是惻隱之

心故其言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

同體

人之天分有不同論學則不必論天分

舜於乾股命也舜蓋性而舜股底豫是故君子

不謂命也

孔子之不遇於春秋之君亦命也而周流天下

明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若天民則聽命矣

故曰大人造命

明人欲道在險火隨地樂先生曰此先師當時

就處險時言之學者不知以意逆志則安於

險而失其身者有之矣

一友持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為子累矣因

指傍斲木之匠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然亦何嘗廢事

先武召子陵而與其榻中私情也非尊賢之道

子陵不能辭而直與其榻失貴貴之義也賢

者亦不如此自處故加足帝腹子陵之過狂

奴之辱先武之失

刑所以弼教者也故不教而殺謂之虐

戒慎恐懼其離却不睹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

戒慎有所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社稷民人固莫非學但以政為學最難吾人莫

若且做學而後入政

古人定省謂使親安妥而常省察之非必問於

親而後謂之定省也文王朝於土季日三亦

只問安否於內監而已

或問異端曰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

異者皆謂之異端

子見南子之謂中子路不悅之謂正中者自無

不正正者未必能中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欄柄在手。白沙此數語，便是宇宙在我。萬化生身。

若能達其機，何必寬陳。編白沙之意，有在學者。須善觀之。六經正好印證吾心。孔子之時，中全在韋編三絕。

問時乘六龍。先生曰：此是說聖人出處。是這出處，便是這學。此學既明，致天下堯舜之世，只

是家常事。

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會失。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道如魯一變至於道。之道視民如傷，故望天下於道也。見如豈若於吾

身親見之見，當紂之亂，故卒未之見也。

孔子知本，故仕止久速各當其時。其稱山梁雌雉之時哉，正以其色舉而翔集耳。故其繫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利用安身，又曰：

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

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則自不暇耕稼陶漁。無非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聖人治天下，文明聖人治於下也。惟人故在下，必治在上，必治

年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者，衆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賢

蹈仁而死者，矣。聖人之仁，良知之體，與為魚鱗。濼濼通則已，如周公思兼三王

之坐，以待且何嘗纏繞乎。人力安排。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嘆其舉而作是舉，時其時也。翔而也。

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

非取諸人者，孔子與諸人者，故曰無也。

也。見龍在田，天下也。見龍在田，天下也。見龍在田，天下也。

此二爻皆謂之大人之仁也。無求生人之仁也。吾未見

也。濼地當思則思，思較以繼日幸而得之。自然天則不著

止之得時也。三喚殺集是止得其時

矣。至於無父無君

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弑父喪

君

子夏篤信謹守為已切矣但不免齷齪然言必

信行必果故孔子進之曰無為小人備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只是致良知便

了故曰如此而已矣

孔子謂其月三年孟子謂五年七年之類要知

聖賢田世真實步步皆有成筭定應毫髮不

差

古之時百

工信度故數罟不入污池比宮室器

用一切皆有制度自工惟信而守之莫或敢

作濫所以取罪於故人將越度而工不敢為

所以易行而禁易止也

孔子卻稱露之請車而不禁門人之厚葬無成

心也

將上堂必揚仁之用也故曰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無一事而非仁

知幾保身上也箕子之為奴庶幾

故次之比干執死諫以自決故又次之孔

子以其心皆無私故同謂之仁而優劣則於

記者次序見之矣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天德良知也

塵凡事常見俯視無足入慮者方為超脫

觀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

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夫子曰吾豈匏瓜

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教子無他法但今日親君子而已涵育薰陶久

當自別

善者與之則善益長惡者容之則惡自化

君子之欲仕仁也可以仕則仕義也居仁由義

大人之義畢矣

教不倦仁也須善教乃有濟故又曰成物智也

容得天下人然後能教得天下人易曰包蒙吉

先生每論世道便謂自家有媿

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萬物依於已

故出必為帝者師處必為天下萬世師出不

為帝老師失其下處不為天下萬世師道
其末矣進不失本退不遺末止善之道也
或問為政其先於講學先生曰其惟感德乎蓋
僚友相下為難而當道責備尤重易曰莫之
與則傷之者至矣其必曰官先事信而後言
可也

問節義先生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道尊而身
不辱其知幾乎然則孔孟何以言成人取義
曰應變之權固有之非教人家法也

語錄卷上

古

問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語稱伯
夷叔齊餓于首陽下民至于今稱之是皆
孔子言也何事也而稱同邪先生曰湯武有
救世之仁夷齊有守節之義既皆善故並美
也曰二者必何如也先生曰紂可伐天下
不可居當時尚無孔子在扶而立之退居于
豐確守臣職則救世之仁在臣之義兩得之
矣且使武庚不至於死而紂不至於死此所
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易曰安貞之吉應地

其端

問昔者仲由端木賜顏淵侍孔子... 學仲由
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則不
善之端木賜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
我者我姑引之進退之居而已顏淵曰人善
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亦善之孔子
曰我則異於是無善無惡不可比三子之是非
何如而孔子之所以異於三子者又何如先
生曰子路之謂直也子貢之謂教也顏淵之

語錄卷上

六

五

謂德也直可加之也狄教可行之朋友德可
行之親屬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者在夷狄則
用子路之直在朋友則用子貢之教在親屬
則用顏子之德並行而不悖者也
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道出處必稱孔子
伯夷之清齊莊中正有之矣然而望望然去不
能容人而教之此其隘也柳下惠之和寬裕
溫柔有之矣然而致祖禘祫於我側此其
小恭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

而畏之又從而引導之其處已也恭其待物也恕不失已不失人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人心惟危人心者衆人之心也衆人不知學一時忿怒相激忘其身以及其親者有矣不亦危乎道心惟微道心者學道之心也學道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見幾微也

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孔子曰沽之

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待價而沽然後能格

君心之非故惟大人然後能利見大人

隱居以求其志萬物一體之志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學之準則也便是一以貫之孔子以前無人說忠恕孟子以後無人識忠恕

孔子之學惟孟子知之韓退之謂孔子傳之孟軻真是一句道著有宋諸儒只爲見孟子處所以多忽通學術宗源全在出處大節

一氣象之範示甚尊專

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不聽則易位微子箕子殷之貴戚卿也當紂之惡不可以不諫諫之當不在於君罔之後而其去之也當不爲僉德辟難已焉可也昔陳恆弑其君孔子去魯去位之臣猶沐浴告於魯而倡大義以請討則微子箕子者當有旁行之智矣蓋三分天下文武有其二微子箕子豈不知之周家歷年仁義忠厚微子箕子又豈不知

之文武有天下三分之二則周之時勢足以格紂也明矣且其祖宗父子仁義忠厚可諒

其無伐殷之念而易位之舉亦可必其協同襄贊而有以共濟天下之難者矣况夷齊清風高節素抱羞辱汚君之義以此告之安知其不詢謀僉同而有以共安社稷之危故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也且不惟成湯之祀尚可以永於無疆而箕子不至於囚比干不至於死武王夷齊無相悖之道矣此

天下本無難事而惟學識有未盡焉

志於道立志於聖人之道也據於德據仁義禮

智信五者心之德也依於仁仁者善之長義

禮智信皆仁也此學之主腦也游於藝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

之說正不王不禘之法也知不王不禘之說

則知君臣上下名分秩然而天下之治誠如

示掌之易矣

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即求而往明

語錄卷上

六

六

也國有道不變盛焉即女子貞不字

聖人濟屯曰利建侯以是樹立朋友之義

唐虞君臣只是相與講學

知此學則出處進退各有其道有為行道而仕

者行道而仕敬焉信焉尊焉可也有為貧而

仕者為貧而仕在乎盡職會計當牛羊茁壯

長而已矣

辭受取與固若守身之節不可不慎如顏

之貧孔子何不少助之先生曰重於情則

累於道君子之與受視諸道而已故曰非其

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如其道

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

人心惟危伊川賢者猶因東坡門人一言遂各

成黨况其下者士學者須在微處用功顏子

不遠復乃道心也

有疑先生安身之說者問焉曰夷齊雖不安其

身然而安其心矣先生曰安其身而安其心

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

身又不安其心斯其為下矣

堯舜禹相傳授受曰允執厥中此便是百王相

承之統仲尼祖述者此也宰我曰以予觀於

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

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

子也孟子亦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是豈厚誣天下者哉蓋堯舜之治天下以德

感人者也故民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故有此

位乃有此治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者是仁也只是學不厭教不倦便是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便做了事辨事業比至簡至易之道視天下如家常事隨時隨處無歇手地故孔子為獨感也先師嘗有精金之喻于以為孔子是靈丹可以點瓦石成金無盡藏者

有學者問放心難於求先呼之即起而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心乎

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經既明傳不復用矣

道既明經何足用哉經傳之間印證吾心而已矣

陽明先生詩曰美殺山中麋鹿伴千金難買芝

荷衣先生曰美殺山中沂浴伴千金難買蓁

春衣

易曰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先生曰初

多休六多周

六陽從地起故經世之業莫先於講學以興起

人才古之教養地育萬物不製時以者也

也難而乘馬班如者要在上右君相之明求而往明也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相時耳此君子出處之節也

誠意忠恕強恕致曲皆是立本功夫

知安身而不知行道知行道而不知安身俱失

一偏故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自成自道自暴自棄

今人只為自幼便將功利誘壞心術所以夾帶

病根終身無出頭處

日用間毫釐下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陷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箇真樂直

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然後能等萬物而主經

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

學者不見真樂則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

問德容下之慢而不能受上之陵其病安在先生曰德只是一箇敬容下之慢視以為不足

與校故君子只知愛人敬人

有病先生新教誨師教為言先生曰德之入心

明師也得深省

學者有積疑見先生多不問而解

吾身猶知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家不方還是

吾身不方

天性之體本自活潑為飛魚躍便是此體

一友論及朋友之失先生曰爾過矣何不取法

君子見不賢而自省之不服那有許多工夫

去較量人過矣

下序朋友之失而以仁事動其機亦是成物

之智處

仁者安處於仁而不為物所動智者順利乎智

而不為物所陷仁且智君子所以隨約樂而

善道矣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一時具在便是立志用工

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即爾此時就是未達

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

此便是允執厥忠

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未聞

以道徇人者也以道徇人妾婦之道也先生

常謂此教學者以立本

或問處人倫之變如何子曰處變而不失其常

善處變者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此

常道也故

變亦變象

失其常也

先生問門人曰孔子與點之意何如

對曰點得

見龍之體故與之也曰何以為狂

行不掩言也曰非也點見吾道之

二子事為之末此所以為狂也

問先生云出則為帝者師然則

人臣者矣曰不然非此之謂也

學為師也學為長也學為君也帝

道而吾道傳於帝是為帝者師也

公卿大夫是為公卿大夫師也

士有術下以求信則為人教是在

為一王矣其道何由而行哉道既不行
雖出徒出也若為祿仕則乘田委吏牛羊茁
非會計當盡其職而已矣道在其中而非所
以行道也不為祿仕則莫之為矣故吾人必
須講明此學實有諸已大本達道洞然無疑
有此欄柄在手隨時隨處無入而非行道矣
有王者作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使天下
明此學則天下治矣是故出不為帝者師是
漫然苟出及累其身則失其本矣慶不為天

論語上

八

下萬世師是獨善其身而不講明此學則道
其本矣皆非也皆小成也故本末一貫合內
外之道也

復初說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其心而
已矣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
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誠則無事矣故
誠者聖人之本聖誠而已矣是學至聖人只復
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知不善之動者良知也知

之動而復之乃所謂致良知以復其初也
東廓子撰成書院內名曰復初故述之以此

安定書院講學別言

通書曰為為天下善曰師師者立乎中善乎同
也故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
天下治矣非天下之至善其孰能與於此哉
昔宋文定公先生太州人也有志於學一鄉崇
為一師况天下之至善乎今豫章瑤湖王
先生同門友也學於陽明先生遵良知精一

論語上

八

之傳米守是邦以興起斯文為已任攝安定書
元召近近之七居而教之是一時之盛舉也予
若安豐去此百里許亦承其烈而往學焉予
道在天地間實無古今之異自古惟有志者
得聞之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餘何足言
哉嗟夫有志之士何代無之若非名師良友鼓
舞於前誘掖獎勵抑其過引其不及以至於中
其不至於半途而廢行不著習不察流於異端
枝葉有鮮美乎也東廓子撰此之述也今瑤湖

難期故書此以爲後日之記云

明哲保身論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人皆有之聖人與我同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如寶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矣能愛人則不敢惡人不惡人則人不惡我人不惡我則吾身保矣能愛才者則必敬身如寶

語錄卷上

六

其

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能敬身則不敢慢人不慢人則人不慢我八不慢我則吾身保矣此仁也萬物一體之道也以之齊家則能愛一家矣能愛一家則一家者必愛我矣一家者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矣以之治國則能愛一國矣能愛一國則一國者必愛我矣一國者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國矣以之平天下則能愛天下矣能愛天下則天下

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莫不尊親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矣此仁也一貫之道也至誠不息也所謂止至善也人之所以不能者謂氣稟物欲之偏氣稟物欲之偏所以與聖人異也與聖人異然後有學也學之如何明哲保身而已矣知保身而不知愛人必至於適己自便利已害人將報我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此自私之輩不知本末一貫者也若夫知愛人而不知愛身必

語錄卷上

六

其

至於烹身割股舍生殺身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此志本逐末之徒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故君子之學以已度人已之所欲則知人之所欲已之所惡則知人之所惡故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必至於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成已成物而後已此恕也所謂致曲也忠恕之道也故孔子曰敬身爲大孟子曰守身爲大曾子啓手啓足皆此意也古今之鳴臨別者必曰保重保重謂

保身也有保身之言而不告以保身之道是與
人未忠者也吾與瑤湖子相別而告之以此者
非瑤湖子不知此而告之欲瑤湖子告之於天
下後世之相別者也是為別言

勉仁方書示諸生

予幸辱諸友相愛彼此切磋砥礪相勉於仁惟
恐其不能遷善改過者一體相關故也然而不
知用力之方則有不學而過而惟攻人之過
者故友朋往往日見其疎也是以愛人之道而

及見惡於人者不知反躬自責故也予將有以
論之夫仁者愛人信者信人此介外內之道也
于此觀之不愛人不信可知矣不信人不信可
知矣故愛人者人恆愛之信人者人恆信之此
感應之道也于此觀之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
仁已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
已之不信可知矣君子為己之學自脩之不暇
奚暇責人哉自脩而仁矣自脩而信矣其有不
愛我信我者是在我者行之有未至也

耳又何病焉故君子反求諸其身上不怨天
下不尤人以至於顏子之犯而不校者必如此
之用功也然則予之用功其當以顏子自望而
望於諸友乎抑不當以顏子自望而望於諸友
乎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物不獲其所
即己之不獲其所也使獲所而後己是故今
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萬物育此予之志
也故朋之來也予日樂之其未來也予日望之
此予之心也今朋友自遠方而來者豈徒然哉
必有以也觀其離父母別妻子置家業不遠千
里而來者其志則大矣其必有深望於予者也
予敢不盡其心以孤其所望乎是在我者必有
所責任矣朋之來也而必欲其成就是予之本
心也而欲其速成則不達焉必也使之明此良
知之學簡易快樂優游厭飫日就月將自改自
化而後已故君子之道以人治人改而止其有
未改吾寧止之乎若夫講說之不明是已之責
也引導之不時亦已之責也見人有過而不能

詩經卷上 六 芄

是已之過也能容其過而不能使之改正亦
 已之過也欲物正而不先正已者非大人之學
 也故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
 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
 措之宜也是故君子學不厭而教不倦者如斯
 而已矣觀其汲汲皇皇周流天下其仁可知矣
 文王小心冀懼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其仁
 可知矣堯舜兢兢業業允執厥中以四海困窮
 而己責其仁可知矣夫堯舜文王孔子之學
 其同可知矣其位分雖有上下之殊然其為天
 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則一也顏淵曰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亦有為者亦若是其勉之乎吾儕
 其勉之乎然則子之用功甘當以堯舜文王孔
 子自學而望於諸友乎抑不當以堯舜文王孔
 子自學而望於諸友乎噫我當自仁而仁於諸
 友矣子當自信而信於諸友矣子當自棄而棄
 於諸友矣子當自棄而棄於諸友矣子當自棄而棄於諸友矣

肯不自用功而自棄而棄乎故知此勉仁之
 方者則必能反求諸其身能反求諸其身而不
 至於相親相信者未之有也

天理良知說

或謂天理良知之學同乎曰同有異乎曰無異
 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慮而知
 不學而能者也惟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以
 為天然自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
 慮而知不學而能也故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

語錄卷上

六

世

知焉不知是知也入太廟每事問是天理也
 惟其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以入太廟每
 事問惟其入太廟每事問便是知之為知之不
 知為不知曰致曰體認知天理也否則日用不
 知矣曰以子之言天理良知之學同而無疑矣
 人又以為異者何哉曰學本無異以人之所見
 者各自以為異耳如一人有名焉有字焉有知
 其名而不知其字者則執其名為是而以稱字
 者為非也有知其字而不知其名者則執其字

人而以稱名者為非也是各以己之所見者
以人之所見者為非也既知人矣又知
己矣入知字矣是既以己之所見者為是又知人
之所見者亦為是也夫然後洞然無疑矣

語錄卷上 八

石間補遺 計二十一

子謂諸生曰惟大學乃孔門經理萬世的一部
完書喫喫處惟在止至善及格物致知四字
本百二千年未有定論矣某近理會得却不
用增一字解釋本義自足驗之中庸論孟周
易洞然脗合孔子精神命脉具此矣諸賢就
中會得便知孔子大成學

諸生問止至善之旨子曰明明德以立體親民
以達用體用一致陽明先師辨之悉矣此堯

語錄卷上 八 三三

舜之道也更有甚不明但謂至善為心之本
體却與明德無別恐非本旨明德即言心之
本體矣三揭在字自喚省得分明孔子精蘊
立極獨發安身之義正在此堯舜執中之傳
以至孔子無非明明德親民之學獨未知安
身一義乃未有能止至善者故孔子悟透此
道理却於明明德親民中立起一箇極來故
又說箇在止於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
下之大本也本始而末治正己而物正也大

人之學也是故身也者天地萬物之本也天地萬物末也知身之爲本是以明明德而親民也身未安本不立也本亂而末治者否也本末亂治末愈亂也故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如此而學如此而爲大人也不知安身則明明德親民却不會立得天下國家的本是故不能主宰天地幹旋造化立教如此故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諸生問曰夫子謂止至善爲安身則亦何所據

語錄卷上

一八

三十四

乎子曰以經而知安身之爲止至善也大學說箇止至善便只在止至善上發揮知止知安身也定靜安慮得安身而止至善也物有本末故物物而後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知至知止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此謂知之至也一節乃是釋格物致知之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謂格絜度也絜度於本末之間而知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

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後文引詩釋止至善曰緝蠻黃鳥止于丘隅知所以安身也孔子嘆曰于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要在知安身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利用安身又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同一旨也

諸生問格字之義子曰格如格式之格卽後絜

語錄卷上

一八

三十五

矩之謂吾身是箇矩天下國家是箇方絜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則方正矣方正則成格矣故曰物格吾身對上下前後左右是物絜矩是格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一句便見絜度格字之義格物知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齊安身以安國而國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齊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也

便去幹天下國家事是之謂失本也此失脚將或烹身割股餓死結縵且此以為是矣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

大學首言格物致知說破學問大機括然後下手工夫不差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由此而措之耳此孔門家法也

知本知止也如是而不求于未定也如是而天地萬物不能撓已靜也如是而首出庶物至尊至貴安也如是而知幾先見精義入神什

語錄卷上 一八 三六

止久速變通趨時慮也如是而身安如緝蠶黃鳥止於丘隅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無不得所止矣止至善也

周反已格物否子曰物格知至知本也誠意正心修身立本也本末一貫是故愛人治人禮人也格物也不親不治不答是謂行有不得於心然後反已也格物然後知反已反已是格物的工夫反之如何正已而已矣反其仁治敬正已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正已而

知正也然後身安也

知明明德而不知親民遺末也非萬物一體之德也知明德親民而不知安身失本也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亦莫之能親民也知安身而不知明明德親民亦非所謂立本也

子謂諸生曰大學謂齊家在修其身修身在正其心何不言正心在誠其意惟曰所謂誠其意者不曰誠意在致其知而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

語錄卷上 一八 三七

正此等處諸賢曾一理會否也對曰不知也請問焉子曰此亦是喫緊去處先儒皆不曾細看夫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言國治了而天下之儀形在是矣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家齊了而國之儀形在是矣所謂齊家在修其身修身在正其心者皆然也至於正心却不在誠意誠意不在故知誠意而後可以正心知至而後可以誠意夫戒慎恐懼誠意也然心之本體原着不得纖毫意思的纔着

意思便有所恐懼便是助長如何謂之正心
是誠意工夫猶未妥貼必須掃蕩清寧無意
無心不忘不助是他真體存存纔是正心然
則止心固不在誠意內亦不在誠意外若要
誠意却先須知得箇本在吾身然後不做差
了又不是致知了便是誠意須物格知至而
後好去誠意則誠意固不在致知內亦不在
致知外故不曰所謂誠意在致其知者所謂
正心在誠其意者是誠意毋自欺之說只是

語錄卷上

一八

三六

實實落落在我身上做工夫不可便謂毋自
欺爲致知與聖賢皆不先誠其意就去正心
則正心又着空了不先致知就去誠意則誠
意又做差了既能誠意不去正心則誠意又
却助了却不可以誠意爲正心以致知爲誠
意故須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有意誠工
夫意誠而後有正心工夫所謂正心不在誠
意誠意不在致知者如此也悟此大學微旨
諸生謝曰此千載未明之學幸蒙指示今日

知所以爲學矣

子謂朱純甫曰學問須知存箇欄柵然後用工
不差本末原板不開凡於天下事必先要知
本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是其身也立本也
明德止至善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是所以安
人安天下也不遺未也親民止至善也此孔
子學問精微奧領處前此未有能知之者故
語賜曰非爾所及也

語錄卷上

一八

三九

大學工夫惟在誠意故誠意章前後引詩道極
詳備文王緝熙敬止立仁止敬止孝止慈止
信以至沒世不怠止至善也衛武公學問自
修恂慄威儀以至民不能忘止至善也畢竟
皆做到至善未曾留得至善訣竅所謂盛德
至善者也孔子今日便要止至善便是欄柵
在手更不令滲漏故曰七十從心所欲不踰
矩也必也使無訟乎此謂知本文三則不免
崇侯虎之諧而失身姜里也

程宗錫問此之謂自謙訓作自謙何如子曰此

正身格知至說來既知吾身是箇本只是
毋自欺真真實實在自己身上用工夫如惡
惡臭如好好色略無纖毫假借自是自然之
心是謂自慊即中庸敦厚以崇禮也謙者無
不慊慊者未必能謙也然工夫只在慎獨而
已故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如此而慎獨則心廣體胖身安也

子謂周李翰曰止於仁止於敬止於孝止於慈
止於信若不先撓得箇安身則止於孝息身
止於信息身

割股有之矣止於敬者饑死結縵有之矣必
得孔子說破此機括始有下落纔能內不失
已外不失人故大學先引緝蠻詩在前然後
引文王詩做誠意工夫纔得完全無滲漏
子謂徐子直曰何謂至善曰至善即性善曰性
即道乎曰然曰道與身何尊身與道何異曰
一也曰今子之身能尊乎否歟子直避席請
問曰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子曰身與道
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

謂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身
須道尊身尊纔是至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
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必不以道殉乎人
使有王者作必來取法致敬
臣之然後言有計從不動而王如或不可則
去仕止入速精義入神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避世避地避言避色如神龍變化莫之能測
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又曰求而往明
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見險而能知止

矣哉又曰君子之專修其身而天下平若以
道從人妾婦之道也已不能尊信又豈能使
彼尊信哉及君有道却從而諫或不然便至
于辱且危故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
取之也子直拜而謝曰械甚慚于夫子之教
中庸先言慎獨中和說盡性學問然後言大本
致中和教人以出處進退之大義也
惟皇上帝降中于民本無不同焉飛魚躍此中
也譬之江淮河漢此水也萬紫千紅此春也

此中無思也無爲也無意必毋固我無
將迎無內外也何邪思何妄念惟百姓節用
而不知故曰君子存之庶民去之學也者學
以修此中也戒慎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乃
爲修之之道故曰合若本體是工夫做得工
夫是本體先知中的本體然後好修的工夫
王子敬問莊敬持養工夫子曰道一而已矣中
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識得此理則見見成成
自自在在卽此不失便是莊敬卽此嘗存便

是持養真不須防險不識此理莊敬未免若
意纔若意便是私心

劉君錫問嘗恐失却本體卽是戒慎恐懼否子
曰且道失到那裏去

子謂子敬問近日工夫何如對曰善念動則克
之忘念動則去之問善念不動惡念不動又
何何不能對子曰此却是乎却是性戒慎恐
懼此而已矣是謂體諒天之明倫立則見
參于前在與則見共倚于衡嘗之此中則

念動自知忘念動自知善念自克忘念自去
如此慎獨便可知立大本知立大本然後內
不失已外不失人更無滲漏使人人皆如此
用功便是致中和便是位天地育萬物事業
子謂諸生曰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
之性清固水也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此語未
瑩恐悞後學孟子只說性善蓋善固性也惡
非性也氣質也變其氣質則性善矣清固水
也濁非水也泥沙也去其泥沙則水清矣故

言學不言氣質以學能變化氣質也故曰
得盡澄滓便渾化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
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
有弗性者焉此語亦要善看謂氣質雜性故
曰氣質之性

董子某問先生嘗曰必爲帝者師處必爲天
下萬世師程先生好爲人師何如先生曰
子未學禮乎董子曰亦嘗學之矣先生曰子
未知學爲人師之道乎董子曰願經教之先

生曰禮不云乎學也者學為人師之學不徒以爲人師皆勸道也故必修身爲本然後師道立而善人多矣如身在一家人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家之法是爲一家之師矣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國之法是爲一國之師矣身在下必修身立本以爲天下之法是爲天下之師矣故出必爲帝者師言必尊信吾修身立本之學足以起人君之敬信來王者之取法夫然後道可傳亦可行矣庶幾乎

語錄卷上

八

四四

已立後自配之得天地萬物而非牽以相從者也斯出不遺本矣處必爲天下萬世師言必與吾人講明修身立本之學使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大然後立必俱立達必俱達庶幾乎修身見世而非獨善其身者也斯處不遺末矣孔孟之學正如此故其出也以道狗身而不以身狗道其處也學不厭而教不倦本末一貫夫是謂明德親民止至善矣

問補遺畢

王道論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書曰刑期於無刑此王道也夫所謂王道者存天理遏人欲而已矣天理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人欲者不孝不弟不睦不姻不任不恤造言亂民是也有天理則人欲自遏天理必見是故堯舜在位比屋可封周公輔政刑措不用是其驗也蓋刑因惡而用惡因無教養而生苟養之有道教

語錄卷上

八

四五

之有方則衣食足而禮義興民自無惡矣刑將安施乎然養之之道不外乎務本節用而已古者田有定制民有定業均節不忒而上下有經故民志一而風俗淳衆皆歸養而允食游民無所容于世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衆多制用無節而風俗奢靡所謂一人耕之十人從而食之一人蠶之百人從而衣之欲民之無饑寒不可得也饑寒切身而欲民之不爲非亦不可得也今欲民得其養在去

虛糜無益之費而制用有經重本抑末使巧詐游民各皆本本如此則生者衆而食者寡爲之疾而用之舒而財用無不足矣其三代貢助徹之法後世均田限田之議口分世業之制必俟人心和洽方可斟酌行之師其意而不泥其迹行之有漸則通變得宜民皆安之而不見其擾矣所謂人心和洽又在教之有方而教之有方唐虞三代備矣昔者堯舜在上憂民之逸居無教而近于禽獸也

四六

八

四六

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是故周禮大司徒以鄉之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教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先德行而後文藝明倫之教也又爲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以聯屬之使之相親相睦相勸以同歸於善故凡民之有德行才藝必見於人倫日用之間而一鄉之人無不之者及其鄉舉里選之時比以告閭閻

告官憲以告州州以告鄉而鄉大夫

所以所舉者以爲是而不後考其德行才藝悉以於賢之禮遇之不若後世之猜忌防閑也籍大夫舉於司徒司徒薦以天子天子拜之於天府使司馬論才而授任是故在上者專以德行舉士在下者專以德行取士父兄以德行教之子弟以德行學之師保以德行勉之鄉人以德行榮之是上下皆趨於德行躬行實踐於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間不復營心於功名富貴之末而功名富貴自在其中矣故在上者專取天下之賢以爲輔相不欲遺天下之賢是與天下之人爲善也在下者專舉天下之賢以爲己功不敬蔽天下之賢是勸天下之人爲善也精神命脉上下流通日新月盛以至愚夫愚婦皆知所以爲學而不至於人人君子比屋可封未之有也後世以來非不知道德仁義爲美亦非不知道德仁義爲教而所以取士者不專以

四七

八

四七

道德仁義而先於文藝之末故上有如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在上者以文藝取士在下者以文藝舉士父兄以文藝教之子弟以文藝學之師保以文藝勉之鄉人以文藝榮之而上下皆趨于文藝矣故當時之士自幼至老浩瀚于辭華汨沒于記誦無晝無夜專以文藝為務蓋不如此則不足以應朝廷之選而登天子之堂以榮父母以建功業光祖宗而陰子孫矣方其中式之時雖田夫與兒童

百錄卷上

八

四八

走亦皆知欲做故學校之外雖王官國都府郡之賢士大夫一皆文藝之是也而莫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學矣而况於窮鄉下邑愚夫愚婦又安知所以為學哉所以飽食暖衣逸居無教而近于禽獸以至傷風敗俗輕生滅倫賊君棄父無所不至而冒犯五刑誅不赦其誅刑之無日而已豈非古所謂不教而誅之者在也嗚呼言至于此可不痛心

而痛之惟在重師儒之官選天下之

道德仁義之士以為學校之師其教之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廢月書季考之繁復飲射讀法之制取之之法科貢之典

祖宗舊制雖不可廢當於科貢之外別設一科與科貢並行如漢之賢良方正孝廉我

太祖人才之類不拘成數務得真才其賞典之典當重于科貢果有真才而位列亦出進士

之右其科貢之中苟文優而行劣者必黜行優而文雖劣者亦在所取精神意

語錄卷上

八

四九

以德行為主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德行為重六藝為輕如此則士皆爭自刮磨砥礪以趨于道德仁義之域而民興可行矣夫養之有道而民生遂教之有方而民行興率此道也以往而悠久不變則仁漸義磨淪膚浹髓道德可一風俗可同刑措不用而三代之治可幾矣然非天子公卿講學明理躬行於上以倡率之則徒法不能以自行而卒亦不可致矣苟不知從茲於此而惟末流是務則因循

就簡補弊收偏雖不無一時雖虞之效隨世
以就功名終歸於苟焉而已非王道之大也
又曰為人君者體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
民之政依人心簡易之理因
祖宗正大之規象陰陽自然之勢以天下治天
下斯沛然矣

上卷終

心齋王先生語錄卷下

男衣壁裱補羅孫之垣錄

門人董燧 莊靜編校

後學劉美 莊校同校

與俞純夫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
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分明
明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
變化而立有參贊者皆本諸此也此至簡至易
之道然必明師良友指點工夫方得不錯故曰
道由師友有之不然則恐所為雖是將不免
於不著習不察深坐山中得無喜靜厭動之
僻肯出一會商確千載不偶

答徐子直一

所謂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知是事更無
為是見用功精密契一貫之旨可慰可慰夫
矣即性純焉安焉之謂聖知不善之動而後
為善也

知一知一覺無餘蘊矣此孔子學不

必至其支離瑣碎日用而不知不能一切精微
便是有礙有礙便不能一切精微故曰精則一
一則精

答林三仁一

來書所謂真實二空是見切實工夫但其間微
有毫釐之辯不可不察蓋良知原自無不真實
而真實者未必合良知之妙也故程子謂人性
上不容添一物

二

得書見陳山公薦疏書中云云亦理勢之自然
也求之在我必有一定之道當量而後入不可
入而後量也若君相求之百執事薦之然後

此中節之和吾之道可望其行矣吾之
可謂明矣易曰求而往明也若君相不用百
執事雖薦之不過盡彼職而已矣在我者雖有
行亦不過敬君命而已矣前此諸儒忽於此
道至於入而後量是以取辱者多矣可不鑒哉
大學曰物有本末是吾身為天地萬物之本也
能立天下之本然後能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
所倚吾東城默而識之

三

來書謂府尊以禮來召賤疾不能行當以禮辭
用上敬下用下敬上其義一也又何不可哉禮
聞來學未聞往教致師而學則學者不誠矣往
教則教不立矣皆不足以知至尊者道也昔者
公山佛肸召子尚欲往而况其以上者乎欲往
者與人為善之誠也終不往者以其為善不誠
也使其誠能為善則當求於我又何以召言哉
是故天子不召師而况其以下者乎不往是不
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於此可以觀道之精也東

城於此默而識之可也

答朱惟賢

得書知尹高陽可慰來謂既... 慎不敗矣又云患所以立夫知卽性性卽天天卽乾也以其無所不包故謂之仁無所不通故謂之亨無所不宜故謂之利無所不正故謂之貞是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終日乾乾夕惕敬慎此良知而已雖危無咎卽所謂不敗卽所以立也平齊

語錄卷下

八

四

答宗尚恩

來書之意已悉但某欲吾九齋爲第一等人物惜乎今日小用之非我所望也所謂欲自誠云者古人謂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爲中此至當之論吾九齋且於師友處試之若十人試一處試恐不及也進脩尙未精微使然

云云地來所許有疑尙當過我講破

來書謂爲祿而仕足見謙德古之人欲仕出心載贊二月無君則弔君臣大倫豈一日可忘者孔子爲祿而仕爲乘田必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爲委吏必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不茁壯會計不當是不能盡其職是爲不及牛羊茁壯會計當而不已者是爲出位之思是爲過之過與不及皆自取其罪過在九齋當了然此道

語錄卷下

八

五

自不至於如彼甚而不寐區區本心但休戚相關不能不爲之慮耳爲祿爲道無入而不自得者有命存焉若夫仕之久速此又在吾九齋隨時消息見幾自試如何非我所能逆料也

與薛中離

昔高郵舟次歌濂溪先生故人若問吾何况爲道春陵只一般之句信卽大行不加窮居不揖之意先師良知實際正如此也弟近悟得陰陽之根屈者伸之源孟子曰不得志則修其身

然世此便是見卦之屈利物之源也孟氏之後
千古寥寥餘繼此義今之欲仕者必期通而舍
道外慕固非其道陶淵明喪後歸辭之嘆乃欲
息交絕遊此又是喪心失志周子謂其為隱者
之流不得為君子中正之道后儒不知但見高
風俯仰而入微其兄其孰與辯之

答鄒東原先生

辱手教兼惠書有共感其感滿擬舊冬一會請
正賤疾不能出寸心歎歎先生明先師良知之

六

學倡于青原興于南都今又入輔 東宮乃天
地鬼神 祖宗社稷生民萬物之福也其任責
豈不大哉昔者堯舜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孔子
不得顏曾為已憂其位分雖有上下之殊然其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則一也是故堯舜孔
曾相傳授受者此學而已學既明而天下有不
治者哉故通書曰易為天下善曰師師者立乎
中善乎同類者也故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
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非天下之益善其孰能

此雖然學者之心有好為人師 孔子曰
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則無斯患矣其故中人以
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又曰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不可與言而與之言皆歸
於自家不智以止為學只見自家不能是以遷
善改過日入於精微也不然則抱道自高未免
於怨天尤人此所以為患也世之知明德而不
親民者固不足以與此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
善者亦不足以與此也大學釋止至善必曰緝

七

聖賢為止于仁為於止知其所以故易曰精義
入神以致用也知用安身以共德也高明以為
何如

答太守任公

兩辱在召感愧殊深恭聞執事以賢舉僕矣果
如所舉則不敢如所召果如所召則又負所舉
矣此權之與其負所舉實未敢如所召也孟
子曰大有為之君必不召下之臣僕固非
召下之臣亦不敢不願學也學之如何荒蕪

中孔孟為仁而已程子曰物不該非中也
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夫既以天地萬物
為一體則一夫不獲其所即已之不獲其所也
是故人人君子大地位而萬物有此僕之心也
雖然僕又有所厚也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
大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孟
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
天下平矣僕之父今年八十九歲若風中之燭
為人下者此心常何如哉此尤僕之所以不能
如召也伏願執事善為僕辭使僕父子安樂於
治下仍與二三子講明此學所謂師道立則善
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豈曰小補
云乎哉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
二三子者是丘也亦所謂脩身見於世也脩身
見於世然後能利見大人能利見大人然後能
不負所舉矣然非一體之仁者其孰能若執事
之為僕哉故孔子曰賢者賢哉薦賢者賢哉
之亦曰為賢者賢哉

答朱思齋明府

良知天性往古來今人人具足人倫日用之間
舉而措之耳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
也但無人為意見參搭其間則天德王道至矣
哉承諭撫按薦舉事竊思古之先覺者以萬物
一體之仁而竭心思焉斯有萬物一體之政是
故出則必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
之民其程可以前定故曰三年有成曰必世而
後仁豈虛語哉某本田野鄙夫豈足為弄家用
第僻處海濱以虛聞竊名鄉里有司以此過舉
撫按以是知我哉所謂聲聞過情此心獨無愧
乎

答侍御張蘆岡先生

昨拜尊賜又辱手教并佳什感激何如古所謂
先匹夫以賞下賤者乎今見之矣佩服不敢忘
蒙示有司云聖愚同性今古一機不可謂天下
盡無其人以絕將來之望山林田野夫豈無格
物窮理講學明道脩身治行而為振古之人

君子間有之同類者識其矯俗當道者議其
 者嫌其迂鄙俗者忌其矜此固執事
 與人萬物一體之仁樂取諸人以爲善而與人
 爲善之心也然而在脩身治行者及求諸身果
 有矯俗好名之蔽迂濶驕矜之偏自當脩之治
 所謂非議嫌忌者無非砥礪切磋之師矣竊
 時執事宦今首戒以刑罰此又仁人君子有
 心愛物古入泣囚之意也生民何幸蓋刑以弼
 教不得而後用之古人刑罰于無刑故能刑
 措不用今之爲政者非不慕此然而刑不勝刑
 罰不勝罰則必有所以然之說也豈人心有古
 今之異抑時勢之不同而治之有難易歟將古
 之善爲政者必有至簡至易之道易知易從之
 爲政者未之思歟所謂人人君子刑
 措不用者不捨遺者不識何日而得見乎此儻
 之心固若所憚倦不取不因知我者請教也非
 敢自取罪言來論斷心有可得是
 也思自取罪言來論斷心有可得是

此心調紀字 宜流行今古所謂天理也存此心
 是謂理學矣以補益矣是道也非徒言語也體
 之身心然後驗矣是道也萬世不易之常經無
 物不濟者也竟舜相傳授受允執厥中正謂此
 而已矣高升以爲何如
 來論謂良知 在人信天然自足之性不須人爲
 立意做作足見知之真信之篤從此更不作疑
 念否知此者謂之知道聞此者謂之聞道脩此
 者謂之信道安此者謂之聖也此道在天地間
 徧滿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原無古今之異
 故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孟子
 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
 所謂聖門肯綮者此而已聖門惟由也嗚然歎
 之曰脩己以敬子路以爲未足又曰安人安百
 世亦惟敬此而已矣學者信不及此則當就
 而求之矣論明夫可輒生憂歎

所謂三千歲花實者久則微者也頃刻花
者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無根無實者即無
聲無臭即根即實者即天命之性也通書所謂
無極而太極者即無根而根無實而實也太極
本無極者即此根本無根實太無實也不然則
無根無實者淪於虛無即根即實者滯於有象
而非所謂道也故道也者性也天德良知也不
可須臾離也率此良知樂與人同便是克拓得
開天地變化草木蕃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而成位乎其中矣

語錄卷下

六

士

答劉子中

來書云簡易工夫只是慎獨立大本此最是得
頭腦處又謂過境動搖同思妄念不能除去此
因學者之病是在子中不當在簡易慎獨上用
功當行而行當止而止它如集義如此充實將
去至於你不愧俯不怍故浩然之氣塞乎天地
之間又何過境動搖間思妄念之有哉此孟子
集義所生四十不動心者也若只要過境不動

搖無間思忘念此便是告子先我不動心不知
集義者也此毫釐之差不可不辯為子中計仍
當就明師良友成就此學此天下古今大事也
子孔曾相傳授受只是如此所謂道義由師友
有之子中其念之

答黎洛溪大尹

屢辱手教又承厚惠感激無任來書所謂動之
即中應之至神至教無以加矣是故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而動之即中隨感而應而應之即神

語錄卷下

六

士

恭惟先生為民父母如保赤子即真而行又何
意見之有哉心誠求之當擬議則擬議是故擬
議以成變化又何惑之有哉民受海潮之難往
者不可追見在者仁政自能存恤以為生生不
息之國本是故近者悅而遠者來何俟贅言矣
昔者堯為民上而有九年大水使禹治之而後
天平地成湯有七年大旱能以六事自責大雨
方數千里此人事變上下而天象應於上也所
謂位天地育萬物參為三才者如是而已鄙見

此高明

與道

都諸友

朋友之難

既及追之

不可得

失其幾所

知高明以

是舜其若

若至簡至

質難也所

義而作功

所有純孝

下之心使

太祖高皇

至訓也蓋

生皆天地

聖仁人孝

以爲何如

不覺七八年矣思欲一會再不可得

以易散也如此可不嘆乎先師之身

不可得也傷哉然先師之心在於諸

而傳之傳之者所以尊先師也不

明時中也第近有愚見請質諸兄未

爲何如裁示幸萬第欲請教諸兄欲

必堯舜其民也然堯舜君民之道必

易至樂存焉使上下樂而行之無所

謂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見

勿成也今聞 主上有純孝之心

人行何不陳一言爲盡孝道而安天

人君子比屋可封欽惟我

帝教民榜文以孝弟爲先誠萬世之

兩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後以形止化

坤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

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其義一

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

於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

人也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夫聖王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夫

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

於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

人也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夫聖王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夫

聖人之德仁義禮智而已矣孔子曰仁之

爲事親是也義之爲

求其是也故曰堯舜之

德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故上焉者老

慈以及人下焉者老

慈以及人下焉者老

慈以及人下焉者老

慈以及人下焉者老

慈以及人下焉者老

慈以及人下焉者老

慈以及人下焉者老

慈以及人下焉者老

慈以及人下焉者老

慈以及人下焉者老

慈以及人下焉者老

慈以及人下焉者老

慈以及人下焉者老

慢也取之不漸則必至於求全責備矣天地之道陰陽迭運從微而至著也初月頒取天下之孝者無擇其貴賤賢愚次二月頒取在冬司之次位次三月頒賞爵祿次四月任以官事次五月頒以舉之司徒次六月頒取進諸朝廷天子拜而受之登之天府轉以頒諸天下以能教不能是以孝者教天下之不孝者也然以六月者若天道一陽以至六陽也其一陽者微陽也當扶持以養之不可求全責備所謂一陽初動處

語錄卷下

六

六

以為非者是非罪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則當懲之懲一人而千萬人戒也蓋孝者人之性也天之命也國家之元氣也元氣壯盛而六陰漸化矣然而天下有不孝者鮮矣故有若曰其為人也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然而天下有爭鬪者鮮矣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然而百姓有不親者鮮矣若曰君不能是賊其君也若曰人不能是賊其人也若曰己不能是自賊者也只此一言是非禮之言只此一念便是非禮之動便是絕人道棄天命也便入龐無寂滅之類也又何以為萬物一體而立其人道哉在上者果能以是取之在下者則必以是舉之父兄以是教之子弟以是學之師保以是勉之鄉黨以是榮之是上下皆趨於孝矣然必時時如此日日如此月月如此歲歲如此在上者不失其操縱鼓舞之機在下者不失其承流宣化之職遂至窮鄉下

語錄卷下

七

七

有也思見如此高以爲何如自古聖人作字
以考文爲義其有深哉此道人人可知可能上
合天心中合人心幽合鬼神古合聖人時合當
今其機不可失矣

答王龍溪

來書云出入爲師之說以致羅子之疑惜乎疑
不懸問吾末如之何也己諺云相識滿天下知

心有幾人會先生其誰乎先生知我之心知先
師之心知堯舜之心未知非知孔子之心否欲

知孔子之心須知孔子之學能知孔子之學則
丈夫之能事畢矣

再與徐子直一

前者書中欲君子直思之未及明言然亦不過
率此良知之學保身而已故中庸曰君子居處
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
默足以容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孔子曰五十以

致學以無入過

致學以無入過

致學以無入過

致學以無入過

致學以無入過

致學以無入過

致學以無入過

致學以無入過

致學以無入過

致學以無入過

致學以無入過

致學以無入過

致學以無入過

致學以無入過

致學以無入過

致學以無入過

致學以無入過

致學以無入過

致學以無入過

何吾子直而會口傳心授未可以筆舌盡也幸得舊本一會子直聞我至尊者道至尊者身然後與道合一隨時即欲解官善道於此可見吾子直果能信道之篤乃天下古今有志之士非凡近所能及也又聞別後沿途欣欣自嘆自慶但出處進退未及細細講論吾心猶以為憂也我今得此沉疴之疾我命雖在天造命却由我子直聞此當有不容已者餘俟面論不備

勉同志箴

父母生我劬勞萬千及至成人形氣俱全形屬乎地氣本乎天中涵太極號人之天此人之天即天之天此天不昧萬里森然動則俱動靜則同焉天人感應因體同然天人一理無大小焉一有所昧自暴棄焉放僻邪侈不勝之偏惟念此天無時不見告我同志推廣其端推端在敬物欲無牽造次顛沛無適不然外全形氣內保其天苟不得已殺身成天古有此輩殷三仁焉斷髮焚身泰伯之天採薇餓死夷齊之天不逃

符稟申生之天啓于啓足曾子之全敬身為孔子之言孔會斯道吾輩當傳一日克復曾孔同源

尺牘補遺 計八札

與薛中離 良知者聖也安焉者字也故曰性焉安焉之謂聖知其不安而安之者復其性也故曰復焉執焉便是賢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以先知覺後知是聖愚之分知與不知而已矣此簡易之

道也 先師良知之教卓貫千古微吾兄其孰能與于此哉別後先師家事變更不常其間細微曲折雖 令弟竹坡先生耳聞目擊于此猶未知其所以然也蓋微不可泄故耳向嘗請先師立夫人以為眾婦之主師曰德性未定未可輕立請至再三 先師不以為然者其微意有所在也正恐諸母生子壓于主母而不安其子之不安可知矣我輩不究 先師淵微之意遠慮之 輕立吳夫人以為諸母之主其

剛無容使正億之母處于危險之地無由自安
固如此億弟又何以安哉遂使億弟陷于丑
婦人之手當時太夫伯顯因汪白錄懲戒之後
誓不入 先師家內其危也 此幸以歐南塾
至越與樂村約齋商量拯救至兩都自與黃父
菴何善山召弟商議人謀鬼謀已定又得王瑞
湖贊決李節齋之力遂挽正億 厄離險遂得
翁婿相處吾輩之心始安矣後陳吳二夫人送
歸各得其所矣其後吳夫人只 還歸原籍蓋
三從之道姑叔門人不與焉我 車正當任錯改
之使吾億弟後無魔障可也此便是改焉執焉
之道無負于 先師先覺之明 止此又在吾兄
消息權度之力焉非區區所能 也其不知此
意者遂誹誹目甚雖有一二同 志亦操戈入室
矣而況他人哉此微意豈能 而
其所以然哉故曰吉凶悔吝生 而已
可不慎乎

與歐南塾 附歐札

賢鄉里曾雙溪至知久庵公丁憂正億弟隨歸
初公言以死保孤于今日事勢不知果能終
其所願否也過越恐伯顯老夫人相留未知
如何處之望 兄與龍溪兄扶持豫謀萬全
之策以保 先師一脉之孤如何如何

附歐札
久菴老先生取正聰育之官耶亦嘗反復籌量
不能自已非但慮正聰係抱鞠育之跡亦恐
其長于婦人之手非貴弗端或浸淫以入于邪
神重遺先人之羞也非但為正聰求成立之道
且甚致於無窮之累也非但于正聰有翁婿之
義 老師有骨肉之恩抑亦于伯顯及四方士
友有道德同志之雅善為調護使各不失其一
體之愛也伯顯有書欲留正聰自是大義至情
然觀之目前難若割恩舍愛徐觀其後伯顯亦
將喜而安之矣 執事幸委曲成之草草奉
聞萬萬

與林于仁 其一

自誠明謂之性苟非生而知之焉能自誠而明
也如此自明誠謂之教苟非師友講明功夫頭
腦并出處進退時宜焉能自明而誠也如此故
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學者之于師友切
磋琢磨專在講明而已故曰學不講不明

再與子仁 其二

別來不覺三載矣屢承惠問感激殊深始聞高
中而居要地誠有喜而不寐之意又得龍溪
先生諸友切磋學日益明此第一義也故學
外無政政外無事是故堯舜相傳授受允執
厥中亦已矣故孟子曰經正庶民以是無邪
慝矣雖孔子必三年而後有成不志于忠君
愛民者求其萬全之策必以此為足矣王正
億者乃吾 先師一尸之孤也愧我勢不能
相隨看管此惓惓于懷也望 青目幸甚諒
吾 東城推此學之所有必自能照顧矣豈
待贅之哉

再與子仁 其三

舟中所論人有道其言足以興無道其嘿足以
容即大舜隱惡揚善之道此所謂以為大知
也吾 東城執此中而用之則徹上徹下是
為明哲保身矣

奉緒山先生書

先生倡道京師興起多士是故君子莫大乎此

人為善非 先生樂取諸人以為善其孰能
與于此哉也有學者問曰知有性也即是
非之心也一念動或為或非無不知也如一
念之動自以為為是而人又以為非者將從人
乎將從己乎予謂良知者真實無妄之謂也
自能辨是與非此處亦好商量不得放過夫
良知固無不知然亦有蔽處如子貢欲去告
朔之餼羊而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齊

評解卷下

八

三五

王欲毀明堂而立子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毀
之矣若非聖賢欲正不幾于毀先王之道乎
故正諸先賢考諸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而求
以明之此致良知之道也觀諸孔子曰不學
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五十以學易可以
無大過則可見矣然子貢多學而識之夫子
又以為非者何也說者謂子貢不達其簡易
之本而徒事其末是以支離外求而失之也
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良知之本也

簡易之道也貫者良知之用也體用一原也使其以良知為之主本而多識前言往行以為之畜德則何多識之病乎昔者陸子以簡易為是而以朱子多識窮理為非朱子以多識窮理為是而以陸子簡易為非嗚呼人生其間則孰知其是非而從之乎孟子曰是兼之心則知不可勝用而達諸多識前言往行以著德矣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嗚呼水陸之辨不明于世也久矣昔者堯

百餘卷下

一八

欲治水四岳薦四凶堯曰靜言庸邁方命圮族况而用之果至敗績四岳不知而薦之過也堯知而用之非仁乎不然拂四岳之情舍已之是而從人之非非至仁者不能與于此也是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岳曰亂于朱啓明堯曰謫訟可乎是以不得舜為己憂不特仁乎天下亦仁乎丹朱也舜即受堯之禪而又避位于堯之子使當時之人皆曰吾君之子而立之不幾于失堯仁丹朱之心乎不

堯仁丹朱之心亦失仁天下之心也此是非之又難明也舜受之禪是也而又不忍逼堯之子于官中而避之避之者遜之也是故順乎天而應乎人皆由己之德也孔子曰盡美又盡善是非明矣故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此先師所謂致知焉盡矣鄙見請正高明其裁示之

荅林養初書 林東東城子

來書見所述孝弟之祥非身親履歷者不能言

百餘卷下

一八

三

也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中庸謂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人謂尊賢也知天謂聞道也如州中某某十道皆有所得吾養初能愛而親就之可謂尊賢矣尊之明此良知之學聞天命之性可謂聞道矣聞道則中和之氣在我矣以之事親斯謂之孝自有愉色婉容而無扞格怨尤矣是故父母悅之喜而不忘父母怒之勞而不怨以之事君斯謂之忠以之事

長斯謂之弟以至于天下之交則心所不通
故易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
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養初能進于此
可謂大孝矣乎 孝弟錄

事親從兄本有其則孝弟為心其理自識愛之
敬之初主其極愛之深者和顏悅色敬之篤者
怡怡侍側父兄所為不可不識父兄所命不可
不擇所為若是終身踐跡所為未是不可姑息
所命若善盡心竭力所命未善反復思繹敷陳

義理譬論端的心之不義於心何怪父兄之愆
子弟之責堯舜所為無過此職 此職不若我林和木人之可

樂學歌

人心本自樂日將私欲縛私欲一萌心良知還
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
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信然後
學學便然後樂樂是樂學是樂鳴乎天下之樂
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

大成歌寄羅念菴

十年之前君病時扶危相見為相知十年之後
我亦病君期枉顧亦如之始終感應如一日與
人為善誰同之堯舜之為乃如此芻蕘詢及復
矣疑我將大成學印證隨言隨悟隨時隨只此
心中便是聖說此與人便是師至易至簡至快
樂至尊至貴至清奇隨大隨小隨我學隨時隨
處隨人師掌握乾坤大主宰包羅天地正良知
自古英雄誰能此開闢以立惟仲尼仲尼之後
微孟子孟子之後又誰知廣居正位致知學隨

語斯人直覺自此之往又如何吾儕同樂同
高歌隨得斯人繼斯道太平萬世還多多我說
道心中和原來箇箇自中和我說道心中正箇
箇人心自中正常將中正覺斯人便是當時大
成聖自此以往如何清風明月同高歌同得
斯人說斯道 大明萬世還多多

獻歌

以心問之市偶見肆前有維一欄是塵網
之網之狀忽見一紙從中而出或上或

或云或云或云或云後以流不息變動不居若
神龍然其鱗因歛得以轉身通氣而有生意是
轉鱗之身通鱗之氣存鱗之生者皆歛之功也
雖然亦歛之樂也非專為憫此鱗而然亦非為
望此鱗之報而然自率其性而已耳於是道人
有感喟然嘆曰與吾同類並育於天地之間得
非若歛鱗之同育於此罔平吾聞大丈夫以天
地萬物為一體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幾不
在茲乎遂思整車束裝慨然有周流四方之志

語錄卷下

三

頃忽見風雲雷雨交作其歛乘勢躍入天河
投於大海悠然而逝縱橫自在快樂無邊回視
樊籠之鱗思將有以救之奮身化龍復作雷雨
傾滿鱗罔於是纏繞覆壓者皆欣欣然而有生
意俟其甦醒精神同歸於長江大海矣道人欣
然就車而行或謂道人曰將入樊籠乎曰否吾
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將高飛遠舉乎曰
不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然則如之何曰
不離於物亦不囿於物也因詩以示之 一

春來不自由通行天下壯卑州有朝物化天人
和麟鳳歸來竟舜秋

詩附

如何塾師韻

入室先須升此堂聖賢學術豈多方念頭動處
須當謹舉足之間不可忘莫因簡易成疎畧務
盡精微入細詳孝弟家邦真可樂遠平夫下路
頭長

和二志樂韻

語錄卷下

五

此樂多言無慮尋原來還在自家心聖師專以
良知教賢友當為切已箴念念不忘為積善時
時省誤惜分陰意誠心正身脩後天地參同貫
古今

和董羅石韻

此道雖貧樂有餘還知天地以吾廬東西南北
隨人往春夏秋冬任彼除混沌一元無內外大
明萬世有終初雲行雨施風雷動闔闔乾坤摠
一裾

勉友人處困

若待吾心有主張便逢顛沛也無傷
十鈞弩一舵堪驅萬斛航動靜云為俱是則窮
通壽夭只如常願期學到從容處肯為區區利
欲忙

喻學者作

若要人間積雪融須從臘底轉東風
三陽到處開啼鳥一氣周流見遠鴻
今日梅花纔吐白不特杏蕊又舒紅
化工生意無窮盡雨霽雲收只

太空

送友人作

數年心事一朝融看質擔當樂未窮
上賴聖師陶治化下承賢友切磋功
悠悠歲月何時了蕩蕩乾坤到處容
述此情懷期我友莫將意見泥
骨中

答萬鹿園

人生貴知學習之惟時時天命是人心
萬古

為亦無思我師誨吾儕曰性即理知宋八有真
儒通書或問之曷為天下善口惟性者師

送胡尚賓歸省

之子家衡陽遠來路
三年立志苟不勇焉能耐歲
無犯而無隱
致問學焉既問堯舜道知性即知天又明孔孟
學繼絕二千年脩身乃立本枝葉自新鮮誠能
止至善大成聖學全至易而不簡至近至神焉
位育皆由我怨尤即失焉如
相信者敬將此

學傳殷勤再叮囑莫不另商

示學者

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亦
不錯

題淳朴卷

一片青天日隱然星斗未嘗當夜景何以見
文章

贈友人

看破古今為尤生志何處
天地參利名

不在

示學者

能無為今無先為能無知今無弗知知此道今誰弗為為此道今誰復知

次先師答人問良知

知得良知知是誰良知原有不須知而今只有良行在沒有良知之外知

勉學者

西風乍起季秋時信信將寒寒主之天道尚然

人好

好法極克仁義莫教遲

寄東園先生

東海游蹤人以前俯觀海內往來潮有能善立

潮頭舞不用前虛用正操

天下江山一箇詩六首覺友人

都道春香春已去天豈知人祇有身處果能會得

如斯語無處無時不是天

世人不肯居斯下誰知下裏亂邦大葛孤俱從

世人不肯居斯下誰知下裏亂邦大葛孤俱從

一江浩淼一江紅幾化魚龍自在江惟有源頭

活水始知千古不磨江

瑞氣騰騰瑞氣福山如來珍寶必登山無心于寶

自能得繞著絲毫便隔山

茫茫何處尋吾一箇心形豈著一得一自能

肯性便為天下人第一

一語萬春來並莫小知在一處覺靈根變動

彩霞飛太陽一出天地定

書荷軒卷

西風乍起

胡于遠來學一見心中法未得遠來朋以此中

多覺覺得善人多朝之政日知八和感天地同

樂太平歌胡生荷軒子荷軒翁造始構軒荷池

上號稱荷軒耳周子愛蓮花以之為君子若非

君子心焉能同如此有子善志冊來追思爾

能傳善山師又即洛村子二師善教人使來四

千里印證良知同使之知所止欣然焉復師如

斯而已矣

附王先生語錄下卷

莊渠先生門下質疑錄 門人唐音 後學周本浩景孟孟鈞

潘道根陳鴻手寫

大學

問大學既說詩侯卿大夫言寸古多丁則凡民之得入者為何

答古詩言寸不多於寸第之古也

問是病之化高於大學在何處見

答且如言德言心格而後存彼則說不消格而後存自有

無虛尚之說

問以程子按孟子之傳周子乃不得與

答周子高明而說說不可及於下學工夫却不甚去理會

問在止至善者是明於中抑土未說非乃有一悟于天

答明之德至明者明德對民是明我明德在人可見非有

德終是合道未到此處所謂人德者生德終不盡才有辨際

便言了直以人聚蓋未純乎天理才德渾然不動而後乎上

學無具之物乃為天道故揭此為之也明是後性止至

善是心性

問既知止而為格致其何待度而後得

答止至善不易也必有保造功夫然後則至其境待於執

持而守之者謂之定不惑持而守之者謂之靜此定靜之別也

靜境而後靜者謂之格致其間境而守不靜者則謂之其此

靜也之別也區事之格致則謂之定也

問物有本末一節只要人以身為本與自天子貴同否

答知止節是格致工夫乃賢者事初學未易及也故又言此本

是格物工夫乃學者工夫其高者未請有而謂及躬之學也

是格物工夫乃學者工夫其高者未請有而謂及躬之學也

事只管及躬求其久之自有悟入處

問正心地位不致於止至善乎

答正心地位是用力止至善是成功地位

問致知之義謂天下之物皆備者所當如何

答天下之事皆有備而致之理學者自有格物工夫不可侵

窮神知化事若謂窮至事物之理及所以然等語乃聖人

事非初學所能及也

問何身為本是為天下國家之本否以家並德何素

答德素只是一事然以修身傳之下節是思修身不可不

事親意

問首章三句言似各深相貫之說似亦難

答傳者理極其意但如後世解義而已實所以杜撰學者

用功蓋人皆有是心明德而不修則明德舉原語是明德

何而後來乃天之所以與我者而人而富而後者也故舉太

甲既曰天付之命則全養德力人不可不有德矣故舉帝商

而德之以比自明也勉人當如此用功也

問二章釋制民而俗之以天命無乃有計功之意乎

答為學最難是欲端次之難於接續故舉原語是勉

人之自新不已其功也勉民之難於興起故舉原語是

率爾樂事之作新其民乃能興起周雖舊邦亦不過

是者箇地方及為文王能新其德民皆養了豈止民安

連天命之新了此所以為用其極也

問三詩之說義者不同且文王詩所止非止一端何而得

答引并詩見為此字有德會之廣蓋至善至美至德

會猶邦畿四方之德會也詩多教人循於天賦固屬

之知止而情為學之當務此猶於天賦處也文王詩全重

故止上此是夫本功夫下又是止於止而止蓋既止於至

善則事物之未一以貫之而皆止其兩矣

問引法漢詩之義道學應格致有倫應誠意否

答此道學本先將格物誠意釋了乃引此詩以證其大

學之義也格物為入門以誠意為樞紐至此則大端功業

矣故引詩以證其至下又引此詩又因此詩而曰而

止也

若大學問但於誠意故徑文後先釋之以見大要功夫

章又釋心誠而平天下章提忠信皆提聖賢之

問平天下之道六多端夫何而取於忠信

答平天下在己者得忠信運轉得行人只為私意同滿故

不能去也忠信是心之是破同滿而後於忠信之道

問如婦人入退之可也何至直達諸四夷不致於人而不仁

也甚者乎

答後世職事一刑一罰之故不知德性非中道也

問忠信未是忠信乃所以能忠信之本也

答忠信是心之去其直道理大要是活的也

中節

問九執履中如何執得且與惟一之義不相重乎

答中是吾心天然之矩故於人器而失矩則標則得人

者但使使民畏而未得其本故也必如夫子與論之言乃為

知本

問才不自欺便是自慊了無兩層

問中庸之書程子謂子思筆之以授孟子然否

問中庸首節只是明道而進出為人知兩用功意

若我是教人用功天命之性却當於氣質之中人為於誤何

問中五不倚之意

答中五只是特立不倚是不為一節之士

問君子依乎中庸夫子何不自居

答夫子謙德不敢居成功之意 根據此正見中庸之難

問體道功夫首重備矣又於費隱之義不為於多端而全數乎

答首重說天命且於人心備在仁學上用功了怕人功夫不實而只

以教他海海言上去體察是亮事也是根原上應士求的只功夫不

在空了首句說个肯字隱費字最好費字就是費用之費有多

的之意首句的意思是有中他不得的意思是至善而體其首之謂也

謂之德者若是德之謂也而可見則人都有德也一只是至善無善

之具的人都要自求察他不容便不知也而君子思又於此

問夫婦之親一節是明道之貴以見人言當體道並及中人天地

而不能盡似寬祖之以難

答夫婦之親不肖是至淺近的去處了到道理學有六小節等去

處不可不及其也堂但重人觀天地也有不盡道處天賦可覆地

賦可覆地有了信个氣質就對道不學了道是何等難要的

問以鳥魚之詩以見化有流行皆此理昭著否

答察非昭著之謂乃習而不知察之於人倫之察其上下察

口是受人之察也 本節從遠端夫婦說起指示功夫親如下

手處至察乎天地這察字之只是前面上下察也之察

問張子治人愛人責己之分何如

答此章只是一理通貫君子以治人非得治他人只是自治如此

所謂不遠人為道之事也而道不遠是然又是愛人責己之事而已

問忠恕如何道是由德德然以至於自然者否

答忠只是破開隔志之意如此人愛己如此而愛人亦若此固固

隔此者人如此而責己亦如此此固隔也若要打破區私故也何下手

須就明處打通暗處將愛己的心及轉來愛人得責己的心及轉

來責己去盡了這些形骸用陽德然與同都這便是仁這便

是道程子所謂將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故活是也

問程子以治己之心治人之心何如

答不知張子以愛己之心愛人者切治人之心人孰能之何待於治

是愛人要打破許多障蔽却難而難要如此方是恕之正意

問君子之道四一節是說忠之有否

答忠者此心此心之謂上及於神已而不顧言曰忠如愛己之心以

愛人此亦是智愛人之心以責己恕有此二義故以此為

問原德以下皆夫子自謂如何之君子賢也

答此猶之一章皆聖賢自謂之也

問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朱子曰下二節分應何如

答本是一句不可讀對素是質素之素不為染者天其自

如此 道根枋先生天分高故說如此其實素是清休德也

問若以一句讀素是質素已了其素之增不浸不擾一語也

答素是質素即說已之而厚而言在上位而己人相形言也不

為富貴染着則而行者皆好礼与老固有之事也矣不為

貧賤染着則而行者皆樂與若將終身之事夫夫夫夫夫夫

亦得是會做去事

問人已相形只是及第之意否

答心與物交便易喫他扯得去陸下標之怨天尤人此心在作在外如何還打破得私欲即故曰內外勞勩守那外層方能信心法一

問十五章九注似以兄弟妻子為道之卑也必為道之高也然否

答君子之道始於齊家所謂行遠自邇其高自卑此引得及孔子語俱齊家之事言此與卑者為聖賢志之所不居如此意若以高者為卑近後章為高遠下舉家室教

問鬼神之道之義

答此為學者當知鬼神物不置言其大及爾去王游衍之意

問夫後之點一節亦指慎獨言否
答此微字與其點字微知微之致微字與點一義上文言鬼神無處不在這章便說人之念頭動靜無日無微而天地鬼神時布森列徹其其道有長善鬼神早以知之有真善善鬼神早知之不可掩抑云不可瞞昧也其所

問者之所以為大者豈在尊富之間
答要之以德為主故說德曰聖人在先尊富等皆由聖德所致

問故去德以下只說舜說四字見非倖致

答只就舜說此中庸引此乃是教人希聖之意若說見道用廣却多了一層意

問去其不肖言及王之事乃去其不肖見止言其外其子在舜
答此章只言武周之章首節只是言得武王末受命句將言武王只把他家叙起非言及也今人乃說其是道之

問遠者之黃地注否

答遠者者自己而遠之天下也人是天下之人之事親至死必用其力矣武周所制祭天之禮所以使其事之孝也

問序與異姓為宜若同姓將亦將序先也
答兄弟者有存若有爵者之兄弟當先為叙乃見長貴之由盡其宜

問如社之禮與祭也南北郊分祀同否

答天地之間渾渾清清是一氣貫通以五部以祀上帝而為兩個故不容有分其祀也今之祀制固不從然天之中惟地為大故又立社祀地之生惟食為大故五稷以配社

問匡谷所自出之帝何自見其為帝

答古之有天下者雖與賢聖不同然俱是帝皆故有所自出之帝自漢以後自謂起則非此比然豈無所自出之

親創業者之祖者是也若必遠求繫遠矣

若事父母故事天則事母也故事地也密惟武周為孝之至
故能樹此神以及之

問人身如何形容得何字

若是指人身這些生意而言不但指血肉之軀而已

問親賢而後能講明義理如何人乃在知天後

答知天是知吾心本明處才有以知賢而尊之不相誣

明義理言吾心本明之天理即所謂良知

問事親指吾心之仁而言亦宜在尊賢後

答不知學如何事親得事親道理尊賢正學之要也

問此言亦不知身如何之有不實者

答只是實要如此

問若為善而於不仁於柔遠人上不知

若常存於此心便是

問若存於此心不可能

若九責還在外

問博學於夫未免涉爾見否

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乃是爾天聰明非多爾見靈

問盡人物之性只就處之得其當說去必使使之若後其性

若此所謂盡其性猶病者也

問程子謂其理便是至乎命張子謂亦有可疑直去得人

物之性然後修其身天道其用各有事如何

若窮理不可言論物者程子之云化育便是化育說其理實

亦此意

問致曲之說即所謂推明破暗否

若推明破暗却是致知功夫致曲是求誠天依向裏面去

與誠意相近

問致者自或三以實言之

若誠者誠之而後為人不成則非人矣

問誠者物之終始却與物理言之以起下句意

答只是通神而言即上文自或之意

問時措之宜此句只是替其妙在成物之外

若方以欲大小以成小此是時措之宜

問博學高明俱是何物

答功業氣象

問致者二節朱子六道之六也然否

若致者前見道之大致後前見道之密聖人之道

古以密也

問存心致知之為何如

若聖人之道天以密於學者致其心要以此尊德性以極

其大道問學以盡其密下文但然

問史氏說道問學與兼知行說其精義知新為知道中庸

兼行兼行

若夫精微以下句之意知行此是學密功夫也

問子公章只重為下不信意不必三信思者一腳
答帶此思者只是引其成文不必拘

問亦引謂非天子是始有天下者如少康高宗不得與如何
答三代得天下得賢聖之君後世而皆率由後世雖有亂
君其德未及三代所以欲去便有弊

問三書之說
答德位微

問微諸廢氏重有時位上

答此是禮夫而亦諸野與上前微字一氣

問三十章言天道如何仲尼言

答孔子是萬世大宗師故提出以示學者以為準也

問小德以流體是天地之德却寄在物上了

答是

問知化育之義與欲化無干

答微得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問其闢其天非特如此而已豈聖人亦有天淵乎

答其闢其天係就聖人之天淵而贊了

問聰明聖知達天德于思已到此否

答子思非謂能知正欲若知耳乃大賢言聖人

問亦亦可與入德之義

答至聖是終外之極感至誠是格中之至德然學者將

何以及之只有為己之心至與至誠相通處故指而言之

問為己知義孰意既做為己只怕不做功夫若有做功夫
不濟矣

答至意為己上知義只是做工夫緊要處

問篤恭如何能使天下平得

答此是平天下要緊處神樂制度又別論

問程子入至家卷上也不盡之言如何

答私欲若未盡終不且以入道

論語

問學而時習似在事物上說若直指本原恐不可言學習

答聖人言語俱是一貫本末各兩行言未本便在此

問才說學習如何便有朋來只是相切磋者未及此將

答此是學成後自有朋來同輩切磋俱在內

問君子之學既至於明末如何又有人不知者

答孔子亦有不知者此是風恬浪靜地位與大學之

止至善中庸每靜三身者合其德性用事地也

一文血氣之私也

問先儒謂有子之言支那知存弟章何嘗支那

答如孝弟為仁之本未免有之外在存本原上學只是

此便多大本萬理皆由此出又何有許多本此非支那而

何 認極以不如此說故事

問曾子所省三言乃不及孝弟仁義等六頭應如何

答此是在即門之言極專於兩事如此然只是根本未及知在

問：國五要此孝為他人言，故以此條目若夫子已消一貫之又何者有此五事？

答：此為何等不一貫？凡看論語須要如此打做，箇才好。

問：節用是節於府庫者，非指民財而言？

答：只就事論，不拘在官在民。

問：餘力學文之義？

答：敬而天聰明，非指爾見而言。根據特只是爾見，但聖賢之學與倍學不同耳。

問：子夏謂之學者何事？

答：子夏只是為人記誦者，故言此便是學。以破倍學之弊，但少了爾天聰明一段功夫。

問：君子不重則不威，威則畏，敬則遠，非本原切中，中心若有主宰，恐外之亦不重之類？

答：外不持重，豈有他主？忠信者以此是言其質要如此。

問：改見在外，夫人皆得見，爾而只夫子獨得何也？

答：一至其地，亦豈能得知其體？要惟夫子則盡意之。

問：三年無改政謂兼志行言如何？

答：道者合於理之謂依注說。

問：有子神之用，章章真得先王之意否？

答：未免涉涉事者，不根本原與聖人之言不同。問：亦未免能言人以外物與心否？

答：此是志功夫如漢祖唐宗不為於混一終不肯偏意，了學者須去後根始得。

問：夫子志不知人，又何以病子貢之方人？

答：此方人務于所知，抑揚言之，只要人求在教者，與友不同。

問：有和且落之義？

答：作格其非心者。

問：志學是知本之時，不惑是知止之地，至知天命則得止之後一貫之時也。

答：若與學正與不惑皆屬人道，及三行而通此乃天道矣。

問：德者問者夫子何事直言而先為隱微以答之何耶？

答：若直言非隱微全體具在，但德者不悟耳。

問：聖人瞻言百官豈不能面察顏子又在退者其私却似何察者耶？

答：夫子立教只教人在本原上用功，諸子多在爾見上用功，不知於夫子之教達了多少，惟顏子獨能在本原上用功，故於夫子之教不至有達不達乃心體之謂。

非多疑問之謂也，退者不過審其持久之功。

問：爾自既善如何猶有不安者？

答：聖人本心全然是天理，故念之皆善而事之亦皆善，常人則就其善者以三以成念之善，一念之善以善通。

神之善惡不同

問溫故知新似只在知字邊言程子嘗言天理二字是
其神性出來莫非此義否

答問見在外者學問在內者用天聰明曰益光明大謂
知新也故是吾心上道理溫是存養之功不溫則去
了故用溫字取義

問君子不器朱子曰器者不具故用之無不周但多能為
言則與君子不器之語未相果

答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二者就其質以
言則與君子不器之語未相果

問夫子時宜有異端既有異端以何不明言以喻之

答既謂之異端即是明言喻之

問不知為不知是天然則所不知者將置之耶抑亦通之耶

答人只謂以多聞之復為學故字字本原聰明若能不滯
而見而不知為不知則所以喻天聰明者自有不容已
矣

問夫子教子張何不直辭本原乃先之以多喻多見夫亦
有深意存耶

答若直斥其非則於他天機便窒了聖人教人如在因
材點石使不知不覺收攝了他的心如來着物而物不
知也

問者季康子孝甚則志何不放志于公室以為民先
豈律而不言與

答彼不曾問豈可先機而答但告之亦語已則默化他
多矣

問子張前知之問夫子不答之可也而此告之何也

答聖人天地之量不宜拒之惟因機而轉移之

問夫子稱季氏之家之僭禮好譽之邪抑但與諸子言之以明道耶
答當時習見成風人心皆憤然以為當然夫桓夫子指言之則聖人
人多不忍之心

問林放問禮之本末非不教者之學也之道但論其本則在吾身
於此便非本也文明之德便復返朴還淳以固達化之先進之者固
此所以立於世也

問夏殷之禮文原既不足徵夫子何自得亦言之豈其想據原而
可得耶

答聖人之見自與常人不同

問夫子不致親禮何正之

答不在位

問知神之說豈理亦不明一處

答聖人夫子之答與答之路鬼神之間固乃思拒之意欲使及
求而得其本心朱子順文解載不曾照管此意

問所自出之謂也

答商周之先其自出之皆嘗為帝故立禘以祭之後世皆起民間
禘之所自出之謂也固有所自出之親如禘之獻祭亦之傳順其

宜是也即此以為祥主而以大祖配之可也無難之古者以國祚不主
問周制夫主夫其文而述之然時王之制不可不述之非由中而感之故
答上二句是一意有嫌其文太感之意下句乃一意夫子欲述其遠澤
文感非而感也

問或有不說三句之意果義而疊言之何也

答想當時有此故特故連言之

問夫子上句因而後管仲之器小占如後諸人者何別

答因當時但知尊管仲之功更不知有聖賢事業故特言之
此器雖南出之意

問夫子語太師然言即乃作樂之本乎

答與他分了幾个節次則作樂便有條理可自類推
問儀制之六代賢者乃卒年而何也

答儀制之六代賢者乃卒年而何也

問禮樂不盡善之別

答當時常六但見其聲容之宏惟聖人乃能見其有節也
問既曰造次斯語必於是即足終食不食且又何謂禮言之

答是也切夫蓋造之意

問禮仁惡不仁意是而中

答者見得一遠重也

問謂之剛則而得禮法如何便成之

答這是不可不聞道之意語甚深切

問君子何意有禮制之事

答有禮則君子刑

問禮律為國則紀綱法度其可廢乎

答口是一意不敢自是之不敢自高之意便是此語以此心去
用他綱法度才知

問忠恕如何得得一貫

答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周流為一故人欲問隔於須於國夫
實想即底心逐事上打透自此做去可透一貫曾子意者
於此用他極難教者若非解釋一貫二字之義

一貫是道忠恕是做一貫是工夫當門人不曉得一貫是既
得忠恕曾子所以就此明透之謂你這夫子之道是甚麼
不過是教他去做忠恕之功此亦的便是一要因這功夫去
道也這忠恕二字是聖人教人用刻刻去說這了私意者不
得力了才是這一貫私教未透這忠恕工夫去道是道是

人則能與道不可言忠恕

問程子謂天地聖人自然忠恕與一貫何異

答此等處當會其語意不然天地聖人既自然矣又何
忠恕之有

問古人造此禮法者有遠法者以此遠法為何也

答觀老自不在此處

問編事不在此處而觀以約為貴是亦聖人之福

答凡事以做皆由心出此便是約

問和子之口是形容其得理之深深想亦不非因只說

若春問意只說他本原上用功在于直對未依格致

讀此若未若貴而果事一貫同

問夫子許子直意逐逐重欲自居是
答子直之對欲不得夫子直意然其一念自居却好故夫子
就因以而誘授夫事也人每如此者其不合亦不系
問這事即仁矣夫何謂之直
答剛即仁也而謂夫德之剛

問兵者自然之為仁力者禁止所以為怒則顏子四句非耶
答四句亦仁之功然乃之頂列自然也

問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不為性非何先之漢師

答父章性性也天道也子貢分父章與性道為二章猶未
領會到耳

問身若當理雖多亦何害

答固者起思不動以成之止也蓋

問富貴子之妻事可見如何謂之智

答文公之時估之以與後非智不使至或以時未先隨俗
淨沈却失於思不能見其非愚而何但能濟君為
不可及耳

不可及耳

問不知所以然者夫子以為惡其陷于果端聖門學者豈
容有此矣

答如魯豎牛事亦管放去便沒了果端

問微生高之妻或於兩處者不忍拒之似亦不害

答德人之有以己而拒不可

問顏子之志不見有及物之意

若善與人同不見有私
問答之三四句是聖人去他輩即若不得任之托之空
言耳

若聖人說在與之教養之事皆備就是聖人安他

問伯子既太簡者夫子何以許之

答許其簡非許其簡而仲子未喻其旨而亦有默裝
者故就此大槩上點化去存不許其不喻之意此所以能成
人材

問不遠怒氣過之是風性收時與正心功夫不相連否

答一類

問夫亦福伊子之知理非為應何即朱子謂不必為仲子

問五身居

答此是教仲子用人之法非論仲子心

問三月不違與日月並存俱在心之夫子何由知之

答亦有不可掩

問問心而改其樂只是心上說然天理本心廣體勝此
便是果非真有一物可樂也

若先從四勿上用功乃得此境界

問君子小人儒何分別而若小者不立為儒矣

答小人儒是口說而學者終必傳解經自不復好可見

問滅明之事亦何足以其大教使為經之不信之流之將仍始
若識者自別

若識者自別

若識者自別

若識者自別

若識者自別

問夫子嘗欲仕先誰天何病何是勝之野
答質雖好然不如充實而有先練九好格之是質之
積而後於外非却教而均之謂

問不可誘上之言乃聖人自言非必不為教者哉
答亦有誘言與學者意

問先難後獲是獲此什麼
答只是計功謀利之意

問朱子果山之論是聖人福於天機偶為此言非故
意此論以善也

若天機不能發則死之能猶發天機乃為善學
問君子博學於人全重在的之心此上此意之能也

可兩弄者此是博學博文時就約神未說到行上
若六星是道

問道德仁何故多倫三樣功夫
答自其本為一也則曰志道自其後在持守也則

曰操德自其天理周流也則曰依仁自其窮於天機
也則曰游藝若玩物適情則於外錄矣

問富而可求者將有為而後取
答此是程下教人之言

問發情忘念果以忘愛將指一事言抑指全體言即
若並行不悖

問久行志信乎說了何不教以本原功夫

答只是一貫
問釣之者夫子自為當其人可使故耶
答自為亦無妨

問夫子教人何不就教以知之三者而必以之而見悔人何耶
答夫子自有這一般學問雖不往深求本原亦是君子路
上人教之不飽之說既明言彼力知之說則又有知之至者在
而無者曰至之矣

問泰伯背父而逃而無害者
答此不可自易言彼見得天命之明及政大至昌後之
志種其說重示為一也

問曾子與子貢之言何不直指此也而曰內外一貫行大
直哉

答評味之自見

問梁如何無德德即穢
答惟樂風人品神

問好勇好訟之人固不可語此言若為人者言耳
答是

問猶恐夫之自聖人言不指學者自處
答還是此等之心如此

問夫之平日而言此非命與仁之事也四子及其體耳
若未嘗直指告人

問若若因我其待夫子然後與之恐顏曾亦充此矣

答不如聖人直截高深

問子畏於匡固應處之泰然乃推匡人不能害已一段說話

蓋既問弟子耳

答此夫子以天自處

問聖人自以爲無知似不覺不情恐其至謙已使人

答此是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處惟聖人然不覺不情已胸中出

奇之實則非聖矣而謂聖人無知由問乃有知是也

問顏子明齊之資去聖不遠亦皆若仰錯時恐之難何也

此

問博學約禮其得外聖功夫否

答博學是兩天明約禮是直截體貼二者並進不併乃

可入聖方抵學者先在立志不立者不必論他工夫立志既審

乃論工夫用功者不必論他明與否工夫是差之要事用

功上節是顏子之志此節是他功夫下節是至聖與此是

顏子善學聖之處

問顏子深造之功已至卓爾猶有自由之效況在學者又

當何如

答卓立之地已有得矣但未熟不精之燥丹道力既至稍實

火氣資養不可不着力也

問太宰問兼朱子謂子貢得其宜何如

答兼是夫子之言者是兼辭焉馬文武皆聖人兼兼者有多

能之名惟周云孔子生於文明之後又不得位而在下故有兼於

之名其兼與大賢之所以則不在此

問與道則隱可也何言兼居九夷

答只是托言

問子在內之兼直指道體無人隨處察識否

答此是聖人簡於人天機處人俱有獨養自足動之忘矣

問子謂顏淵淵未見其止知注說否

答此是莊後發他止字作成就說否

問孔子於宗廟相展便之言者豈徒以口舌爲事耶

答言使之又委唯謹兩意俱重便之詞辭是難治之意非

辨說之辭

問顏子傳命只使一人請事是與攝列顏分以次相傳何煩

答若使一人請事乃士禮也何以釋國君之禮

問孔子在朝之容一敬是已蓋又何以有許多節次

答自始至終固是一敬但升階之後則在嚴敬出降

則嚴敬稍舒然敬固未嘗忘也

問上如揖下如授何謂之平禮

答行動之間少有上下耳

問人臣爲君出使又有私覲之神何也

答不如此則情不通

問微是修也如石日飾德服
答此是因古注疏相承說差了曾見也古有說
問夫子飲食之節似太瑣碎亦得庸心乎以細務耶
答動容周旋自然中神非有意而為之也

論語下

問先進後進似假及前代

答先進謂夏商以前文不勝質故曰野人後進謂文武成康
文明極盛故曰君子知之或疑後進漢薄之世此言極
區外遠言以回遠化也

問四科之目想聖門教之原有此科條與

答此聖門之西北亦有不能盡也如宰我與子貢並列聖賢等

問夫子利計類語之請必以釋可曰每事耳

若聖人非不愛利淵但人於外物本養之類沒有便礙了
不消着意立計故可也

問其德厚此之至也其好否但名分兩得者不可用耳

答不若安分自得

問子路問事鬼神非注問夫子不答何也

答子路此問是程子而謂却操難底問者故夫子拒之如
此兩以收攝其心使求諸近也

問剛德本好而夫子以不得其死戒之何且後子路之死
非因剛也

答惟剛故有不澤義而從之者

問冉求只是不處仕季氏既仕他不得不為他連累

答彼只是執寬得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一說無使彼忘忠
與他人不同而不知說曰取微則不問分與之多寡也

問德則處中是許他否

答非許也蓋質雖已有有累而又不弄聰明以料事又多
了一層障蔽故夫子警之

問子路而謂之者道直難于路故之亦可謂奇才矣何似不
能故孔懼之歎也

答只是見不明之緣事起倉卒

問三子規之於事為之古固不無必如魯之志則法連先
宗庶幾時矣古又豈為得耶

答豈是狂者其說三子事為不主眼意夫子必有不滿
者故以另問而不為夫子大以成其小以成其大也

問天下歸仁而後事皆化之說

答事皆仁只是克己後禮名仁可天下歸仁乃是仁
者運道與世同然一說惟克己後禮為仁後斯能澤
及與物同然

問克己如何有四樣功夫

答只是四件勿字一義本大義也要以此為五凡有私心
之起即應而克不必分四路做功夫

問夫子告仲弓慎初事為上慎始夫何不直指本原教之

答克復如云後復非大勇於言不與賊俱生者不與其次

則情因遠則心則賊不使侵也

問民不信不立是信民言指國言

答指民言而國上在書中矣

問質直好義之用容言觀已是如何

答君子之心難處得極是忘何容言有自是之心若

小人則雖知不足而自是蓋惟事掩覆而已

問思慮也下語謂德已以下人也

問先事後得只是計功之心不必說財利

答只是財去為善便道我亦有如何意思了便要自滿

德仍由出來
問改其惡三說之之意是奸善察人者必欲其自檢情

省者不勝於尤人其機如此

答楊慈湖之說和覺自家過後覺得有過因加

意整頓遂知自家有身限過故人亦不見其有過

也改其惡要如此

問愛人知人非在知之知而夫子以是告樊遲豈得

已之事無得告之故不後及耶

答只是教他於愛人上用功則可以去私而若仁矣向國告

之只是與國無故不遠而又舉此仁告之

問凡事務勞之必力不能給

答作勞之勞必給

問誠有不可之義
答此是定中作事與事之義若於如此而考其效則治否

雖美但說先之於彼則慢

問聖人著作三人其金諸如注意否

答人其金諸是作舉事未仲多與若者切

問禮樂刑罰初自是而事並舉如何分得秩序

答有次序先禮刑禮樂起而後刑罰

問子貢問士屢問屢下其意何居

答未肯便是他問者

問狂者只要充其志猶者却少了在取一節

答猶者若不進亦不後亦只做得一節之士

問那終道既無言務何不去位

答或是各在位者如東漢堂鍾諸賢堂皆在位

問辭以遠意而已必更四人而似大常事

答在春秋時辭命占是太事

問惠人也是許之詞否

答亦是許之詞許自惠便見他未盡彼者猶云不必論他

問管仲奪鮮也何如

答此是或管仲為政實則明信叔伯氏無怨如厚立

厥法之類非必是奪也與管仲也

問夫子答或人之道何只說下條

答是子路之言他性強的人故夫子之言而應以此

問使事終事成仲將與其終今終死乃不與其誰不得為
之各罪而聖人但稱其功不見所以不列之故恐不立位釋于
結之疑

答章京野相送終贈君且命位者不同不死固不是然亦
可歸故夫子稱其功而不死之事終不為之開釋

問不送葬章京送言在終先覺上不送不德持為其防
身

答兩重

問不然不尤下學上達人何似不惟知

答曰君子直向心在外務於求不故發其誠知之為以
聖人之言不與家信然用此在外故夫子告之以此皆

不求人然一事耳

問夫子於原壤不責其無母而務乃責其末使先儒
謂所以全於人之義終竟欠安

答先儒誤是

問子貢問為之夫子但告以資於人而做功夫處顯不及
古之安

答親賢友善非功夫而何

問夫子論為邦但止於是是格果之存之問世豈記綱教
化之可言乎

答夫子論治俱自方若上發出來化綱法度却是逐事夫

問孫即終也何以分為二目

答神聖即文之神

問三代直道而行似指民言蓋其本心不可時隱是也
答區指指上

問君子不謀食是持崇心利祿者言若夫躬稼養生則固不可
少也

答是

問孔子取文而責於之何也

答此以是德多前言行好以言其德者

問君子畏天命指付界言將不指流行之天耶

答指付界

問君子有九思即小德曰既三教對九者何意也

答宿事而思之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頭緒不多

問亦老達道知上而人品不量做不到

答此節之難具而用周者比上節人品不同

問那思之要一書記之何義

答偶然或為正若否

問孔子見陽貨亦有避客之意否

答若若為避客則以此等小人何須若他

問性相近與孟子性善之說不同

答孔子之言如天命謂性性與天道之類乃是言性之在
此章只是借性之形容如信云天生的一般

性對習而言皆虛字性對情而言皆實字

問意豈能知之哉

答猶云吾教活佛非如物之死教也聖人行道救時之未嘗一刻忘於懷但無機密則意亦懷之有機密亦不肯失

問智與剛皆美德何以有高此低之蔽

答如莊周之類豈不謂之滿蓋亦不足天聰明之智剛而塞其資若信其自為則有失德乎矣夫

問不教之言是學不用功者耳若必待其自得不言教則何由有

一部論語

答豈而或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言之教而弟子之可當用心

者若言教則因事而發而得之者亦淺矣下文四時行一節亦就

用上言乃第二着活教子首固以悟之自已在亦亦上聖賢

問夫子之學見不待命師弟之問亦用將命者何也

答病非徒此言當詳其人與弟子還不同

問宰我之言直是認佛神符先儒謂有所疑於心而不敢語者

思未也

答此豈替宰我回彼豈竟夫子以說盡了予之不仁也豈敢於為

不善者 直想認無宰我見當時行禮皆具法久而善實

痛故問

問夫子小難言者重必有為而言

答此人情所易忽而難防者故言此以警人

問其子與比子之事孰先孰後

答先後不可知但三心一事如青天白日一事私恩則要為得也

問既知道之不行如何又行得君臣之義

答雖知道之不可行却不可不存儲世的心皆忍坐現也

問廢中權與廢身亂倫者果乎

答此處或記者有兩增損如降志辱身則或枉道去言可以信

柳下但亦常言則直是夫子之論

問各可各示可一義

答不降在一偏

問日知其而每月忘忘其所往未免有記憶者

答還是要記道理然終非去本者

問子夏言教之有序亦有理

答也是然存於首目而提按本原切夫畢竟少了些故子游有

本之三各則之後

問不致父自與政和知義者之而不忍何獨孟莊子

答是教當時太史中言

問夫子曰德厚者常人志為親測

問帝臣不蔽之生不敢以已與之意

答是是正賢之方也

問實則得留一節言性自而不及本原切夫何也

答或言古之政

問不戒視成與慢令致期同異

答不戒視成是急性人慢令致期是怠慢人

問知命也氣懸言否

答命最可耐中人

性與才皆門下曾子語 門人唐音 後學周本浩克夫

孟子上

清道板碩階

問孟子學已到至處不可得三才人何也

答是誠于密處還不及聖人太抵難于得聖人俯仰可以消度

得念細密孟子時舉也吾人未免自負古之此

問程子論孟子英言中事以孟子力量豈不難得

答程子論孟子英言中事以孟子力量豈不難得親炙夫子則好之

英言不知不覺潛消潛化常自以為不足矣

問孟子答惠王之言似太急迫恐駭而不信

答孟子只是洞徹天機所以才說利害孟子便見到後來有算

數之禍與福以微得末直截者要如此用功

問有刑罰薄賦斂之意為政之節何得民親上死長

答為政者只怕難了百姓的心則不得其用而政事不得在心上

加功自致其如此又云孟子此教由是天地間大在法存其可

善者亦其法

問對解刑獄上為三制似太細了

答王政要緊處在法制以教如此自有不投民

問孟子言養之短而似不齊

答此孟子所見未則聖人處

問言來動心是刑罰兄弟之心加彼聖御節節

答如此說才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句是場才可謂之推恩

問觀夫子對齊亂雅之說則今果古果如何同得

答只要他與此借果者感動又何論他今果古果其意皆其末

而取其本也

問律以天下為公天下似只指君而言民之受是之是皆指不來

答民之受君之業受君之業則君與天下通為一人故曰君以天下

養以天下

問問本不仁澤安其政與後世可謂與其取之由是而若取之由是則

答此之後世不得已故其之法若君首倫一不取尤好

問王曰善之選是也其臣不

答王曰善之選是也其臣不

問問周自使三之時已日強大文王猶方百曰之起也

答有幾幾之勢而其城不改

問不為心與正心之功同與

答正心之功與正心之功同與

問孟子言力士與不動心何干

答謂其過孟言言力言也故孟子謂若但言力強則其何能

君子惟其制不能先我不動心

問丑問不為心之道乃以動舍先之二子未得為有遺身

答動舍二足以力制者彼二子尚者以有之而無不為何似者

道者乎

問不為心之類不助於氣若出諸病

答如此說性者則如奮發氣浮薄者則如鎮重而持志

天地者有財然則氣之暴而老成者之動矣
問志壹動氣固常善惡氣壹動志則無善一遂了
答若說志在法則不得謂之志矣乃是氣也志一動氣
匪指好邊

問塞於天地者是氣亦非真有形象

答至大至剛曰直方而塞乎天地只是天人一也便不分天地
之用皆我之用意言說元塞則曰二物矣

問此是氣也觀注意乃若兼及有賴於氣而終歸於理

答此氣乃合義與道而為之者前云義道則之氣以歸於
何以能治世乎 集義之由心也心者氣之靈者也於外則有
得之於義者也者以不被繫之者

問必有執焉非獨存其心已兼善性功矣之謂也

答存心兼善性只是此事以指其本根而言下而指其發
之原也

問語不至何其所為不屬

答恐有誤字

問夫子賢於堯舜亦似過了些

答語聖則不與事功則有果有否聖人各得其得一事
得夫子堯舜却定得許多處也

問見神知政則來知德信則去子說所以見其生民民
未病也

問才法而不履不夫竟可

答言法是如此其言工則則用之

問何處是夫田之亦以此是執何業者堂商之外若有一境
人解

答就是市宅之說本以謂不應來麻者此時不官官體不
當種得成也

問夫田之市是亦言力

答只是取市之名以此不必兼其言百穀之稅稅
問人時有不忍之心曾已包四德而言矣

答是

問知眉橫而充之實已貫得到底注下作而截矣說也

答人不用則則四端在誠容有不充者惟知不擴充之則
如父雖未掉原而已有掉原之勢如雖未赴海而已有
赴海之勢其誠意如此其誠意如此其誠意如此其誠
其誠而四端實於其然然後保四德不然則不足言又
其夫前重知子上後宜尚於字上

問舍已從人與樂於人有何分別

答微有異

問伯夷不立惡人之相不與惡人言乃是理當如此如何
為德

答德廣遠在下

問君子不田也四遠是不由清和若隱與不茶又何消說

答曰曰言者皆謂以百餘萬利為重而此後民亦無
更動之說但孟子未之詳致耳 道根極乎七十百計

是三代文王不同非可與論也

問辨之辨不為不厚而又有言曰怨太多

答曰自厥後者故者其甚

問辨夫三五之法以弟之無夫將不討其長少而但按之耶

答曰有此說之時而德政也取信于民而有不信者

日餘夫治田二十五畝以自給及後之至子而聖人不為

數口之家而治田百畝

問張子曰治田百畝之法不刑一人而為法其
法當何如

答曰待於化行而凡信美後將不令而自從若或有欲使
其未必能也

問計行只是偏僻之見蓋自食力而道者

答曰計行是箇有行止的人其說最易或思極簡之陰壞

意未必有

問曰此法其理如何

答曰此是公滿滿照徹天大德澤則無不澤照則無不

照照徹曾子是曾心上用功點得私欲去了

一層了知夫子功夫是如此不乃及臨之不可尚是與上

天之教而無所息者既合而無間故不可尚所
謂入帝室也金也忽終不盡

問非為人此非為他人見其親而然也

答曰非為見他人親而為一本故也

問厚人之不往只是不敢將守我而不往耶

答曰是守我敢不往觀孔子贊之詞想起人亦是有意思者

問在本身行這也為不食之意乃是因平字而發

答是

問宴是宴飲還是宴安

答曰是宴安

問舜受天下不以為本則曾言有豈理但言說得太快恐

不得舜之本心

答曰舜以為本之言自是有的而於舜舜受禪時其

謙讓不致自安又何嘗不遜然高之謙受者又不可後此

為例

問為先王之學何以見其皆食于人

答曰是法論其理如此

問揚言首可也乃使竟也注於何而論人言於此耶平以

此而買福則必有仁於後解也如何

答曰是受感化也此聖人之也後者言乃言於不得

已與後世傳揚者言者也彼彼不同便自別

問夫三之書陽貨然獨見思以避答若不往延於

禮而未盡
答是

問春秋者夫子之事也

答春秋不但見國史乃春秋之志也

文成皆五百餘年有夏人志未極亂一番云周京

撥亂救者既以三任莫不近於儒者

問春秋者既以三任莫不近於儒者

答春秋者既以三任莫不近於儒者

問楊墨之言何能鼓動得天下

答蘇張輩皆是之徒此不足國惟楊墨亦有行止故易惑人

問車與官人將相自是除害之甚

答聖皇如此以看荀卿輩倡議廢先王祀樂也秦人逆誣

其害雖多然使天下靡然喪其生靈豈可謂多

問孟子何以非則後世食力之士如徐解之流亦非歟

答廢金使而為伴行使人皆效之亂世之道教國第教齊而已

言問於陵仲子殺未真有見也

孟子下

問有道人斯有法孟子乃歸重於法何也

答為講度皆廢先王之政而後

問上下相之君子小人如何有此分等

答君相止後有道探物故唐虞有百揆之官下則乃有法守

相不信道以下以相而言不信道故犯者不信道故犯刑

問責難陳善之分

答責難之善在於要奸逆市用陳是使善

問古人之此處為何意

答古人之此處以尊君若尊取時應為誦誦非臣子之志也

法法者以壹意有一節之善即取以福而不後其善者國於其

多善者節則假借言之此有深遠之意應有威嚴之意指為

惡後則孟子之意

問者政在官室國夫若官室權勢已成豈非君所執也

答此輩正為末也然若君令其共之何能說不得罪之去且為權

柄下移故及本言耳親者惟重權之重一夫令而六州者不

至可見之君不失道而不可有為者

問不取大弱後強亦可言天子乎

答天道之世不受命於天國則取滅亡禍福亦前受後是理之

當然故曰天也

問在陳太公且是擇也而君或臣有深意在

答君之承傳之用世之心若曰有而任之意則不可而待之者

還在此王

問本朝惟盡此力之法未免不善如何入改刑

答此乃此輩在於官國之意不在民道根柢為他托庇非曰之法

壞盡

問樂正子送於子教士必便為饋餼責之似身過

答王雖是亦親孟子亦不可得者則在於孟子之高弟堂不加

意亦本一孟子子但能其外使皆可與同行未竟有國使

殊不知此處以是便足能饋餼其堂有二道

問齊不告而娶惡之何事

答齊之用齊已在克諧之後夫桓公二女妻之豈有不告而娶

之惡

之惡

問：順親謂之於道，乃是順親，原欲非解順視字義。

答：與之一而不達，非順而何唯喻之於道，其能致其尤者，我所為難得，理而親不以為然，豈非順之謂。

問：其然一也，即指上節言否。

答：猶猶非字之意，言其所以道而撥物者，意同也，即指上節言。

問：既曰：德行言聽，又何以有去。

答：德行言聽，指平日有故而去，或有事不聽，不行者，亦是。

問：人有不為本，是乃當為者，非為者，有力也。

答：所謂其持如山，則其動如雷，越越越越，深厚則而為越。

有力。

問：君子而世若當言之事，又豈可慮也而致。

答：君子知小人之情狀，却不破，則彼益益而忘，慚而何。

謂後意也。

問：不為已甚，言待人則不言處已，則情不及，又何已甚之慮。

答：只到恰好處便了。

問：不為已甚，是所以為大入的根本，抑猶有事在。

答：如此說，却是體用二原了，此一在，倘是亂世，通達高遠，就足此一在，倘中則主之光明，學問是所以喻其光明者，却不足外身，傳入於好，是見得氣血長而兩長者，非氣血也。問：深遠自得，與大學知止，性得之義，因果。

答：為之不已，便是保造人心，一豈明，廣若用功，則遠光，隨感推用功之久，然後到知止處，乃是自得地位也。

問：資陰之義。

答：資陰是資養。

問：詳說其理，是研究之義，似亦無害。

答：段曰：詳說，便覺口耳，去思多了，如此意者，非是所得，但結果得後，子夏云：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自是好。

問：原泉湯之歷，人有實行，則心學之在，是美似不若思，亦有去。

答：實行如何，當得本信，有依樣子，然而非去於心，檢者如管。

問：安之類，可謂之聖學否，如此者，法不能也。

問：舜舜於庶物一條，即所謂君子存之者耶。

答：是漢漢存者，一例多耶。

問：王者也，想之說。

答：平王時，禮律尊卑，未叫做，應西，頃王時，天下不復，不有王。

所以詩道，不作，終于彼，澤之，彼待者，人心之大，賦天，機混，則大亂。

夫子才，作春秋，然亂必始於京，有扶衰，則石，振亂，夫振，振於。

於平王，數人自扶衰也。

問：孔子之，作春秋，亦可垂法於後，亦敢不得當時之亂。

答：夏之亂，有湯，以機之，商之亂，有周，以機之，惟用未有聖人。

出於天下，未做一番，於天下，依此法，者，檢亂。

問：天下之言性，而名以檢者，何也。

答：故能言陳述，意固當時，天下，論性者，說得，陳述，而不，取根原。

功夫故言此利者有所為而然如納委其務之類非利而何

問千歲之日至任山金氏謂是推後未者何

答指以前者所謂陳也知陳述之不可違歷則知陳述之不可言性矣

問君子之心若不若是熱之與怨某正相反蓋相待如仇人也

答是

問以對父母不常有容父母之心不取怨于父母何

答以常情而言要之此事

問舜之對象也為其忠孝及民使無如也亦有害於人則美

則會一為過在君一邊

問以政接于有節

答不及責以下是一向相責即是政

問謂舜無遜位之事則居堯之宮過堯之子不為自為乎

答舜已明白受禪為政矣美言為居宮過子丹未之已封

問外丙二年仲古身疑趙說

答商有兄法弟及之說故以此二人以見太甲之西由也

問湯和聽之伊尹其意至亦于世極其言如此非後詞以蔽其意

答伊尹者稱元聖堂應其詞言發揚如此却似固者所為是

孟子英氣所發

問伊尹任天下之重乃是陽聘後如此若初聞便懷此念

乃是恩甘其其位矣

答聖人未嘗無故天下之心便聘之初未其遜避不敢當聖人

之其心也

問司城貞子既宗大夫如何又為陳度周臣

答此時在陳

問百里奚不諫而去之者傷否

答見於後在陳未有諫事而可去

問未之謂責也高似伊尹何

答伊尹言曰事未元聖伯夷夫也但曰賢人忠文也

問玉振之美

答振原振也之之五音之皆聲皆附於玉聲則如終如一

問其意何也

答上節之知行並進下節是知行合一天包乎地知統乎行

故三德之子之謂夫子思萬世大宗師人須學夫子於此

特言夫子之此此為人知何法也

問之度者方百里觀詩而謂之曰曰附庸者恐不

止百里

答百里者正封也附庸之國不封也惟有大夫者如之山

則使其其於身

問天子之知受地視侯

答天子三三視之侯故春秋年周書云天子三上大夫視

伯故春秋曰伯也伯皆書伯天子之十七上視子男故春秋

單于者天子之下大夫視附庸故春秋叔服古字而其受地視附庸不賦則王欲之也不宜以詰其封表元古下則則有加於則與侯國一般元古古在申下士古古人接我則古石

問不接兄弟而友兄弟扶他何用

答因他兄弟自可相友扶之而輕他人之友如晉二陸之類

問不能容辭是元食於辭否

答據文意是如此然孟子大表是聖明有天子友臣夫之事此等

處亦不必泥也

問進為宜主之義

答既過丁也

問其所以者義乎不義乎曰指在人而言若指物而下久交際

言則可也言宜可取之義而不為過也

答諸侯之取諸民固多不義然其去遠固不同視置下之遠

是他在得去之遠而君子所以用世之機也若於此後後則

彼不後知有下士之禮而君子不致於固乎 又云孟子不致

與諸侯相也此君子用世之微者

問釋校之義孔子不為之何也

答魯人釋校是之要考器物之言然其心則原於孝親乃

天理而求謀人於者也故孔子不為之也其志

又云博正其器者是為其正器之志禮家所謂四德九州之

物成備以為孝此說非是孝只在即當下物件致孝而

已首至數千里取物勞人以為孝非先王之法也

問厚人禮厚人德內非所謂食其厚氣也乎

答中禮之數自不同

問多向與賢是二議否

答古人國有大事多問于耆老成人

問以禮則事我者也此言何大微果子思言

答思孟子則教的人體清磨得已也然行不及聖人廣大

容然非如此則教的人便多放倒

問禮自宜感之節也乃君子之位下已過正

答此言孟子之過長人君精忠之心然今則出責感果性兩掃

師亦好大抵朝廷有責感之節則於國勢自重

問大人性猶未之性自不重之重下句

答因君子之性為性君子謂生之理乃是性故性則氣以成性

而理之配合自不同者論氣則有重泰一異而人物之性

故諸君子之性而君子不能答也而足反信

問君子之言以明而人與我同則如何不及布聖功也

答聖人與我同則聖人與我同則聖人與我同則聖人與我同

問會生而兼重是為難萬鍾取金而

答要人不夫其本心

問而做家者得我乃與官室妻妾等例言何也

答語是私意

問或放之則與問安先

答學問只是要求放心格物致知所以成之也誠意是

其真也自正心以至格物身亦其真也

問元五年其大者尤在格物否

答如此即是格物也乃思慮格物之起頭也格物之實則

自然思慮格物之實則

問戰國之時天子曰諸侯力尚重猶有儀天祭之事

答禮律上亦有數其祭之禮有行止才取用

問禮樂之遠豈止行止禮儀之間

答此只於正心而言之也非正理此所以為中庸也

問宋程以格物為一則與格物之注亦有間矣

答當時大程得此者昌大士皆亡故時居皆下上之意

問儲子儀不及物何不為受之而不報及力先礼

答不知當時交際如何不可遽論

問伊尹後使子去者三就桀之書亦嘗道否

答既言是書又何者以此固得合大抵孟子高節三要件格物

他胸中抱負於實事多出舊向不甚作老

問微矣是言相之罪非

答居相之罪

問孟子洋王制以律五霸之罪即帶者耕飲在焉

答聖人柄於政之凡多對其後必將外重於內守述職言

制所以防其弊也

問起也孟子言格物格也曰言一身未必能行也

答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在者之新不能及而傳世乃臣于齊

桓者其家言也

問言以齊魯為首百里則朝也魯魯地七百百里之中乃特獨

之制者由桓桓者之何未子謂當時各國已大制之但仍而對之

似得其情

答聖王也出誰敢不遵王度其度度者則國而為以廣不待言

也若如宋說則天子千里之度乃五百里已做箇及形在邦重了

何以善其後耶

問聖王不既短于三者則能能好善能美言不能法擇亦何以

為

答不能法擇則不得謂之好善美言好善美言三者不三以若

之故皆曰否

問膠中流及孟與及商實所為何以為

答思以此言

問動心忍性之語意之使終流危慮深之意恐指仁教孔智

之心

答是仁教孔智之心忍性之指本然之性言後性也有命言言

子不謂性也忍性之意

問書言知性知天知得是聖人事

答程子言曰盡性知性不惟存者其惟聖人心中無心知性便信

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之至人之可以信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者

此性也盡性知性則有以充其量矣知天知地知性者一也三

命一事也

問存心養性者非知之在前何能知如此用功

答存心養性思賢者等語然存養只是箇工夫 未嘗與
與學者事蓋為力學必須將死工夫下了才做工夫所以道
問行若習察有淺深也

答古之明道者皆在事上明道非若今之明道者只在言語上
講明者是先明箇道理察是徹徹畢與之

問貴之似非有直者氣象
答蓋字公器人百處而身也身處而物而物不性則此
所以為直者自得乎

問以生道救民似為除害去惡而有殺與之死者與下章不同
答區是為養生而不得則死矣此教皆在性也

問利人教之亦有紀綱布置如何民不知
答如書所下費則民自不庸之如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形
則民自遷善遠罪非不知也

問親之敬長本由於天性仁者此章乃若親長生之教意
答即孩提之知愛敬而指之仁義以見其天性之在二內乃是說
元之是也保四海者言言皆以此達之天下而道在是矣

問若法之如何與向一和十同異
答此是大賢窮性的功夫不可口說也聖人還退藏於密
處多無此類境

問所說所果既與兩性不存之何用若者
答亦是性之發用但善本也之體不因之而有損
問孔子登堂而一車不形容孔子之道否

答本在論聖人之道偶舉孔子言之
問觀中有辨節是言聖道之密也
答道之浩之何處下手教指之道之有本使人知下手處
爾是波流港泗之觀泉水也處法之水來成波爾尤可其見原

問政事後達
答正欲學者皆本原上下手蓋惟有本乃能成事
問孟子於湯墨皆有批評若莊周荒唐之說尤是以攝教
一世乃不之及何也

答不啻相問
問各歸其教皆說事乃是曰天而勤敬而聖皆不敢以已與
之者此等議論世上不可少

答既以此事之何用而此爾後信既而論又思中就使教人
豈可執之八後之法何在此章與及後之而不聽則易位
民為重君為輕俱之一攝若於原焉

問孟子於君子氣體之異是都之耶抑笑之耶何者謂
答區是居天下之廣長者矣

問形色如何謂之天性
答形色上指上天性與仁人心也一表

問王子厥於適也不敢終表得每備孝子之心否
答兩可也

問政德達材以上固君子之而梁育若夫徒事口說以相
答問者君子亦教之也

若君子與人為善忘心忘而不盡如陳白沙論去馬與未
牛必有人問我道如何自雪樓頭於信歌俱是不孝之習
問中道而正是教法如何有登天之歎

答觀之若丑問則知孟子教人太多失於過高忘稍
請之意中庸之道正要在平常中指出道物

問孟子言信言不如言一言不將信言者不信
答有為之言亦未免信言者自用之弊

問不仁而得天下其端在上人若能審於任人豈不以此
答三代而下所以有不仁而得天下者其為廢了封建之若
存非有大德法不能服天下之列國年表有此論但不覺
發明

問終幾不仁于口如何不告以情者之道惟解釋
答下節引文王孔子事曰所以使之情

問孟子分別性命如何
答性者宿然命是兩值不宜之雜品節限制在內一其二
同

問可敬之謂善知而敬不正奈何
答敬其所可敬也猶敬僧其可敬乃與下文相貫兩可敬者
即善也

問孟子尚未到聖人地位何得敢言神人云云想測度而已
答是見道之言

問論人止於至善聖人論教乃指說教條何也

若聖賢之言不拘長短惟仁人心也與義並言而下之但及於
心以此類

問動容周旋下節作性之德何法
答死以下是及之章行法句乃勉學者

問言語如何正行
答言者行表

問御原如何有忠信廉節
答是亦人之有行止者所以感人也只是打車不可入於道

問孟子以見知者為多有乎爾則教者之位將不許乎
答孟子言提意見多於於君子退而於密之子自有不
合處

一

咸豐三年甲寅冬十月十日雪窗寓此卷畢徐都老農潘
道振補諸識時年六十有七

15024 子部 儒家類 6

願學編序

予自幼嗜韓文杜詩然莫究其矩度及長工古文辭工雅調然莫測其淵奧既侍吾師虎谷公而知學求諸已隨吾友涇野子而知學求諸心更獲追陪栢齋何子甘泉湛子而知學必務實勝日省察焉或謂若有得也而實未有得也勢入蜀而友東巖徐子中川陳子相與砥厲而求著已及侍吾師東川公整菴公而知學政一也為政為學也隨遊吳而友莊渠魏子矯亭方子

願學編序

鳥鼠山房

相與尋向而求近裏吾友谿田子亦云學道斯學主也而子願學之心彌篤彌勤然岐於文字致於政事雖日孜孜且未見其進也是故於子言動莊渠子規之獨至於子詩文栢齋子甘泉子涇野子於之咸切願子願家雖未敢放失然未能以類子程子為的以薛子為趨而學至灑然處以復吾師友今檢之口耳爾矣支委爾矣於身心固無得也然願學之心猶夫疇昔焉歸田之暇課耕之餘日尋月繹偶有所得乃劄記

之而有是編恨未請正於何魏湛馬呂陳諸君子也存之家塾更加體認庶或續有得與然予亦既耄矣

嘉靖甲寅重九日鳥鼠山七十五翁胡續宗世甫序

虎谷和順王公東川重慶劉公整菴泰和羅公栢齋河內何公甘泉增城湛公莊渠崑山魏公谿田三原馬公矯亭崑山方公涇野高陵呂公東巖嘉定徐公中川遂寧陳公晚學

願學編序

鳥鼠山房

生胡初仲一識

夫學學為人也學為人學為聖為賢也學為聖為賢學也何以及乎丈夫文明道也學也道明而德立矣學之始也何以及乎政夫政行道也學也道行而其德成矣學之終也是之謂學也續宗識

願學編序

願學編者可泉先生修道之言也高自蚤歲慕先生之名於史局蘭臺而不得炙先生之教景仰耿耿欲負笈而未能也癸丑夏得承乏秦尹之又明日走謁先生接先生之談服先生之訓則見其非道義之言不言非聖賢之行不行茅塞因陋一旦醒豁如寐斯覺如晦斯霽向之聞而不知者今皆見而知矣蓋不徒文章政事之鳴於時也甲寅春先生出是編以示高曰某生平

願學編序

三二 烏鼠山房

之所願學者近有所得暇中乃劄記之不踰歲遂成簡藁予莊誦之久始得涯涘要之天地之覆載陰陽之闔闢帝王之授受聖賢之作述性命之賦予文章之華朴政事之純駁古今之代謝凡先賢之所未發者殆闡明之無餘蘊而於禪學之虛玄俗學之乖繆斥之尤力學者能由是而資繹焉則物以之格知以之致意誠心正身修而德明於諸齊治平之道得有所考以尋向矣敦古禮復古學闢異端折異議而宗周孔

師程朱於諸參天地贊化育之理得有所據以歸宿矣先生之學於是為正於斯為大其究天人於一心通古今於一貫矣乎是有得於其師虎谷先生於其友谿田先生涇野先生尔也予請梓以傳先生不可予以是編乃薛敬軒之正脉也先生何秘學者何正焉於是序之而捐俸以壽諸梓

嘉靖乙卯冬十月望後學子梁高序

願學編

四一 烏鼠山房

諸生子補諸子排校仙仲氏世甫願學近取三編子覽之蓋縣尹 贈中丞祖父之所授學論 封省郎 贈中丞及縣尹二叔父之所受而予兄弟願學而未能者尔諸子任子初舉子被諸生襁褓袷十有八人其世守之以為世業父祖家學其罔墜哉九日鄉飲次賓八十八翁胡釋宗賓前識

願學編卷之一

烏鼠山人胡繼宗學

錦屏山人梁高枝勘

人之性善其有不善物欲牾之也非人之本然也
苟復之鮮有不粹然善者水之性潔其有不潔清
濁混之也非水之本然也苟澄之鮮有不湛然潔
者

觀孩提之童之愛其父母兄弟則知仁矣

心一出於天則為道心引於人則為人心心容

願學編上 一 烏鼠山房

有二哉

觀日星之循其度山川之麗其形草木之遂其生

鳥獸之若其性可以識造化之至妙至妙矣

天授之之謂命人賦之之謂性具於心之謂理修

於身之謂道得於已之謂德立於世之謂行作於

我之謂教

雲之行也無遠不至也水之流也無微不入也其

天之動乎海之涵也無流不納也山之藏也無物

不殖也其地之靜乎

大學之道其始也明明德也其體乎其功乎其終
也平天下也其用乎其効乎

存養省察所以修道也君子修道以身教也中和

其功也位育其効也

君子以人治人之人與道不遠人之人同

羲皇之易在畫文王之易在篆周公之易在爻孔

子之易在翼其理一也

知畫則知羲皇矣知篆則知文王矣知爻則知周

公矣知翼則知孔子矣

願學編上 二 烏鼠山房

聖如堯如舜吾師也師之如何曰中曰精曰一而

已矣如文王如孔子吾師也師之如何曰純曰不

已曰時曰大成而已矣

喜怒哀樂未發而皆當理道心也公也故微發而

不皆中節人心也私也故危

歲皇之教畫也卦也爻也圖也知畫則知奇偶矣

知卦則知陰陽矣知爻則知萬事萬理矣知圖則

知易矣

畫前有易天也地也人也刪後無詩風也雅也頌

所以言學有關雖麟趾之化而後可以言政
天以是賦人聖與賢與愚理也性也天以是形人
聖與賢與愚有清濁有厚薄焉氣質也整菴先生
以理一分殊明之發前賢所未發矣

南方之人之性多柔然有剛者其剛也或直或隘
北方之人之性多剛然有柔者其柔也或慈或無
斷

舟朱不肖不肖堯舜者舜也故以天下禪舜
商均不肖不肖舜禹者禹也故以天下禪禹

願學編上

三 禹以山房

啓聖雖不能企禹然賢可嗣禹天下且歸之殆愈
於朱商故不以天下禪皋陶蓋堯舜為天下也禹
為後世也嗟乎世安得人皆如舜如禹邪後世不
肖如朱如商者固不能無而聖如舜如禹者受禪

而有天下若湯武則皆實未嘗有也
非學到至處怒鮮不遷過鮮不貳也故獨稱顏子

天曰昭昭地曰撮土山曰一石水曰一勺蓋舉其
小處然尔天曰覆萬物地曰載萬物山曰寶藏興
水曰貨財殖蓋舉其大處然尔夫天至廣也地至

原缺

大也山至厚也水至深也故曰至誠無息
先天圖體也而用在其中矣後天圖用也而體在
其中矣

太極圖易之精也不研之何以格物先天圖易之
烈也不發之何以致知

西子有言也超然矣然行或有所不捨也路也
能為乎其國也有也能為乎其邦也華也能為乎
其諸侯也然皆行能捨乎其言也夫哲雖狂然也
是夫也矣見孔門之教也

誰謂陰不能生陽也今天酒米澆之糟醱之水沃
之不數日醱勃勃然熱而醱矣今天糞塵汚之穢
積之水浸之不數日蟲欣欣然昂而動矣誰謂陰
不能生陽邪

伏羲卦爻黃帝律呂皆自然而然而然也蓋本之天也
天行健於日於穆不已也其王化乎日行健於月
至誠無息也其王政乎

擬衍大學格物致知誠意章句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此

而未治者不矣其所學者薄而其所薄者學未之
存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脩身明明德也特舉脩身者脩身其本也曰脩
身格致誠正舉之矣身之脩德之明也而家國
天下之人之德亦當明也本立而道生也本末
之分皆由是別格致之易見者也本所當先厚
所當親大人所知也知此斯知脩身矣知脩身
知本也知斯不矣

所謂誠其意者非自欺也如惡其小而好其大
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
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快然捨其不善而著其善
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
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
手所指其嚴乎富潤於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
必誠其意

欲脩身則自誠意始自誠意者誠意其要也
曰誠意格致舉之美且格致以明明德也則有
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其要在慎獨意誠

而後不自欺必自謙也心廣體胖及正心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瑟兮侖兮擊兮箏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誼

子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

侖兮者恂慄也箏兮擊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誼者直德也直德也善民之不能忘也

切瑳琢磨是謂切磋致也明明德也終不可

誼謂其德也善民之不能忘也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也

詩云邦彛彛止至善在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

樂其樂而利其利以汲世不忘也

不忘明德而德明也賢親利親親民而民親也

汲世不忘止至善矣兩引詩而釋之蓋著其功

効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

明峻德皆自明也

徵諸文王成湯帝克而其德皆自明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

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

徵諸成湯之誓新德文王之作新民膺新命明

德以親民也又摠結之曰無所不用其極止至

善也

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

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引詩而釋之言知所止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教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

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於歸人

交止於信

引詩而釋之言得所止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

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引夫子之言曰使無訟已之明德明也曰大畏

民志民之明德亦明也蓋本於脩身也此之謂

知本知本知脩身之為本也蓋大學下手用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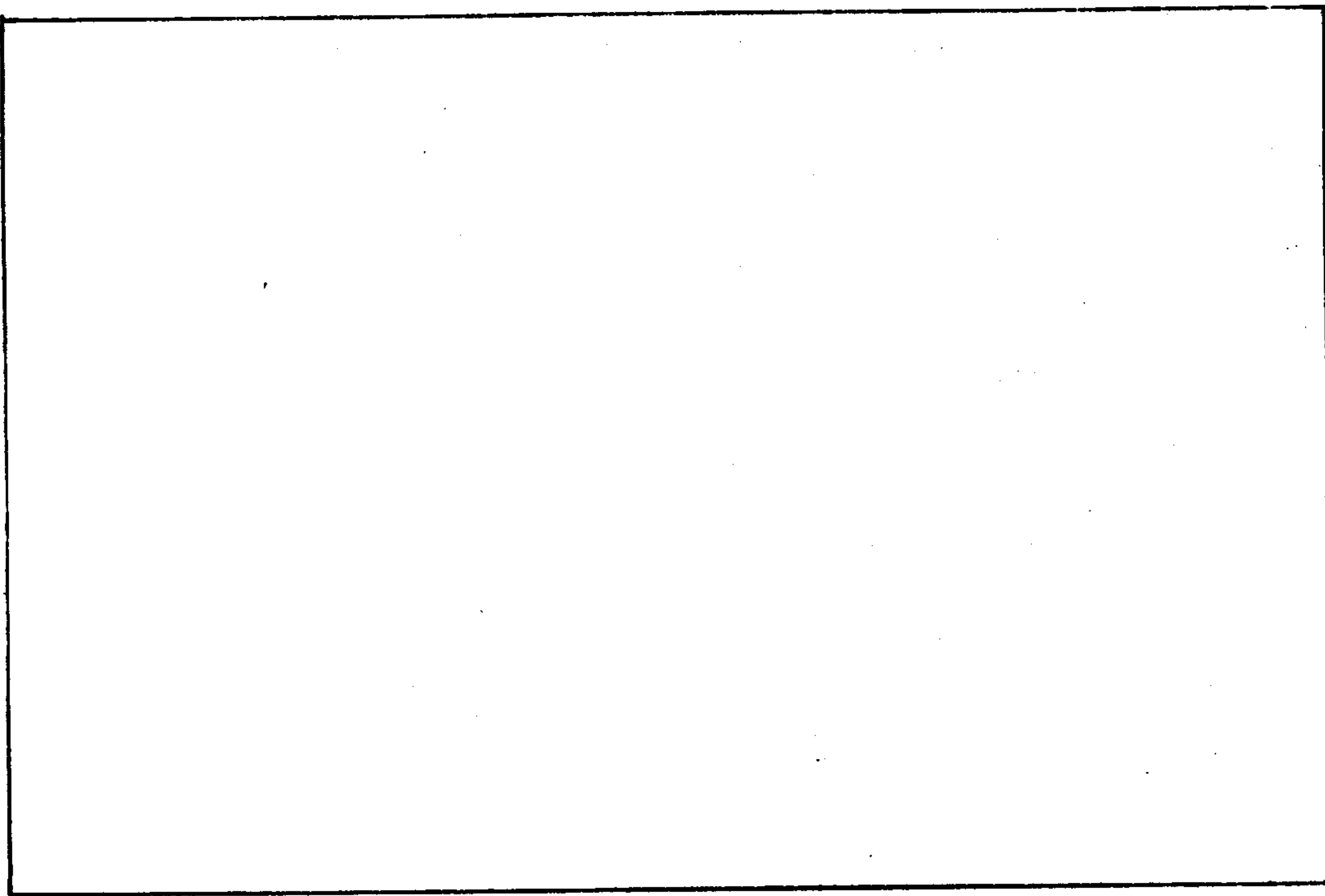
處故反覆以申言之也其詳朱子已章句之矣

惟金生水也故天下之寢不勝灌漑矣惟水生木

也故天下之工不勝斧斤矣惟木生火也故天下
 之炎不勝燔燥矣惟火生土也故天下之穀不勝
 稼穡矣惟土生金也故天下之器不勝鑄範矣然
 得氣之柔以成水也則九濕之流皆為水得氣之
 剛以成火也則九燥之熾皆為火得氣之華以成
 木也則九濕之融皆為木得氣之精以成金也則
 九燥之凝皆為金得氣之厚以成土也則九濕九
 燥之結皆為土蓋潤水之性也故鹹故黑炎火之
 性也故苦故亦暖木之性也故酸故青寒金之性
 也故辛故白生土之性也故甘故黃其相生相繼
 也其相剋相治也然陰陽無不具而性無不善也
 可以觀太極矣

畫必三而後能成一卦必奇偶錯而後能成八卦
 故自一至三皆自然而然也重必六而後能成下
 上卦必上下錯而後能成六十四卦故自一至六
 亦自然而然也然自一至三其有取於參乎參三
 也一奇一偶三以相錯而八卦列矣自一至六其
 有取於兩乎兩二也一內一外二以相錯而六十

一願學編上 十 一鳥鼠出房



原缺

四卦生矣

天至大也雖地亦包乎其內而日月繫焉星辰麗焉風雨興焉河嶽奠焉草木殖焉鳥獸若焉然天其主也而生物其心也君至大也雖后亦御乎其內而三公輔焉九卿弼焉百工理焉萬姓輯焉四海晏焉九州謐焉然君其主也而生民其心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自然之文粲然而理而象而數備焉

是易也程子專主義理朱子專主卜筮然義文周

一願學編一 三一 鳥鼠山房

孔之畫之卦之爻之翼曰交易曰變易可以學可以見矣

觀先天圖則知顯微無間矣觀大極圖則知體用一源矣

才有意於為公便是私故曰廓然太公才有意於為義便是利故曰君子喻於義而公私義利之間固不容髮也

顏子之樂惟德潤身也自尔心廣體胖不以簞瓢而改不以台鼎而移

讀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則知孟子道性善之旨矣

視一以禮視之理得矣聽一以禮聽之理得矣言一以禮言之理得矣動一以禮動之理得矣一曰不克己乎天下不歸仁乎

程朱子訓格物明且切矣謂格物以窮理物格而理明矣然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物外也理內也即是物以求是理就實處究竟久則豁然尔故窮到至處之謂格與律所謂格闢之格頗相似易曰

一願學編上 三一 鳥鼠山房

知至至之是也或者疑之曰吾求之內也心學也夫人之內心也心具是理也統之者性也情也皆物也今日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然物物也意亦物也物與意義不相涉亦何所本而以爲意之用邪設以爲心之用亦可也設以爲身之用亦可也然苟意用於正性邪則性未發猶在內也將何以探其正不正而正之邪意用於正情邪則情既發已在在外矣抑何以追其正不正而正之邪且不知正之者物邪意邪倘以

爲情則又求之外矣抑心學邪然既云物爲意之
用則物乃在意後矣又云正其不正蓋心知之也
則致當在格前矣如曰正意之用也則致知誠意
正心皆舉之矣又何爲致之誠之正之邪夫意心
之所發也今欲格而正之將正意邪抑正心邪果
正物邪又曰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
物若然則格之矣正矣無庸於誠之正之致之矣
又曰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若然
則物乃意與心與知之主宰無不聽命於格矣吁
一類學編上 古 一 馬鼠山房

也夫良知知也其所以知理也今以良知爲天理
則吾心所賦所具者理邪知邪理理之自然者也
未發之性之中已發之情之和皆是也果知邪抑
理邪然動靜者氣也所以動靜者理也亦將以爲
良知邪夫知知此理也理心之體也知心之用也
豈將並立而互爲體用邪又謂精察此心之大理
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謂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
之大理則良知大理之在人心一物邪二物邪天
理之在人受之天無先邪孰後邪夫知而謂之良
則然然善粹然美矣何復致之邪致之者將推極
之使更良邪苟不致將復不良邪嗟乎吾心之天
理渾然者也戒慎恐懼以存養之所以擴本然之
天也今又察之使明精之使詳者存養邪省察邪
苟以爲吾心具是知即具是理也是即生知邪果
生知也則人人皆聖人矣人尙待於學而後知邪
又何困於知而必學邪豈不可知也曰天性之真
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
謂之天理然真此賦之天者也明覺而通感之人

若也所以賦所以感者理也豈亦曰知邪心不虛
靈是以明覺然有時而昏則與天理不相類矣豈
亦曰良知邪有此良知其覺自然則理不必窮也
性不必盡也德不必明也隨感而通自有條理則
無復學之弗能弗措也無復問之弗知弗措也是
非聖人之生知邪嗟乎天人一也苟以為良知即
天理則魚躍川流山峙者理邪知邪君令臣
共父慈子孝皆知邪理邪莫不可得而知也竊以
為昔心之天理本自濼濼擴而充之則知為良知

原學編上 七 鳥鼠山房

見為真見是為窮理存之為德行之為行建之為
功是為循理又何假良知以與天理相埒將互為
體邪抑迭為用邪非愚之所知也

大學章句言即物以窮其理者格物也格物也者
窮理也謂即明明德而格之致之若何為未明若
何為明若何為明未至若何為明乃至而後明明
德之理昭然也即親民而格之致之若何為未親
若何為親若何為親未至若何為親乃至而後親
民之理繁然也理斯窮物斯格知斯至余是之謂

大學之功然即事事物物而格之雖涉於泛而窮
天下之事之物之理本吾儒分內事也故格物者
必自明明德親民始明之至親之至止至善矣是
其本體也倘曰事事物物無定理曰理不備於物
則日之升月之沉水之流山之峙鳶之飛魚之躍
而其所以然者何物邪善乎二泉子曰易曰知至
至之此格之說也禮曰物至知之此致之說也聚
精會神置吾心於是物之中致一而不及乎他是
之謂格物仁雖未能守而知能及之是之為格物

原學編上 七 鳥鼠山房

朱子所補格物傳文無問與曾子之旨合否然自
始至極自一至萬其理昭然如指諸掌意雖取於
程子而義有得於曾子今以即物窮理為非心學
則理不當窮乎物之理不當知乎堯舜之知何不
偏物急先務乎夫即物以窮理者謂即明德之物
民之物至善之物而窮其所以明所以親所以止
之理無不到也則其知無不至矣餘可類推耳非
心學乎非謂即天下之事之物而即盡之也噫

窮理學者分內事也易不曰窮理盡性乎詩不曰有物有則乎顏子不曰博文約禮乎子思不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辯乎孟子不曰萬物皆備於我乎夫理不窮何以明乎理將不待窮而自明乎天地何覆載日月何照臨乎萬事紛至何以應萬物者來何以接乎理不窮也將明心乎將一聞千悟乎不大亂直爭

周子太極圖所謂無非老釋之所謂無也老釋所謂無虛也謂無生有也周子所謂無實也謂有是

頤學編上

六

鳥鼠山房

理無是物也即太極也或疑之不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邪

天地以生爲心也觀蒼生蟻蟻沫生蠓蟻腐生螢陰生龜蠃生魚而其生生無窮也

雪花必六出梅花必五出雪花至春復五出冰花亦六出可以觀天地陰陽自然之數矣

知至至之格物也知終終之致知也

欲敦渾渾噩噩之風則從先進欲弘郁郁之文則從周從先進世也從周時也然上古之風不可得

而且矣得見中古之文斯可矣其文何禮樂教化雖然而有章也煥然而有理也

此心之知之良本然之天也孩提之童之知愛敬其父兄本然之天也理也苟遂以良知爲天理則陰陽之化生六物之稟賦者理邪知邪心之所以成體身之所以成形者理邪知邪既云良知又云

頤學編上

七

鳥鼠山房

然則良知之知聖邪賢邪愚邪生知學知與良知

道統之傳孔子而後有顏魯子思至孟子而止耳孟子之後有周程張子至朱子而止耳傳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愚亦曰熹之死不得其傳焉

一而貫萬物各其一太極也貫而一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孝一也舜聖也閔子賢也申生恭也伯奇順也皆怨慕也

讀今易使今之學者不知古易無以識義文周孔之神聖其何以窺圖書之微奧也哉古易上經下經家上傳家下傳象上傳象下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是所謂十二篇也

易學編一 馬氏山房

太極理也一也陰陽兩儀也分大分少四象也金木水火土五行也軫軫轉轉萬事也形形色色萬物也皆是理位之育之也闔之闔之也變之合之也生之化之也氣也貫也一本萬殊也聖人之一貫也忠盡之於己也恕行之於人也學者之二貫也

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曰窮理則初學之士無所持循曰格物則士之初學有所體認云尔蓋理隱而物顯也子曾子之教學者何其著明深切也邪

所以格字欲訓之為正豈程朱子不知格可訓之以正邪書曰王假有廟亦可訓格為正邪

嗟夫夫人之心之其天理也夫人知之也謂心具是理而人不知也故以良知明之可也夫人皆知之也生知種聖學知種賢困知種愚知雖有淺深而其知一也困而不學愚尔蓋書心之知本良也何必曰良知良知者豈以良知為心之理而與靈府作主宰邪抑以良知為心之德而與天理相左右邪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蓋亦曰大人者不失其孩童之良知不明切邪然心所具者理也知理之當擴心之良也謂致之使不失其良可也而必曰致良知蓋亦曰擴天理不明切邪太學曰致知今日致良知有二邪蓋理一也知亦一也知當致也既曰良知似無庸於致矣即孩提之童之自能知者也若曰致之使不失其良知蓋亦曰致之使不失其本心不明切邪何必曰良知良知云尔也

頤學編一 馬氏山房

火之性剛故就上水之性柔故就下

修道之謂教之修與修身以道之修同存養省察
修道也

皆清也而不皆伯夷皆任也而不皆伊尹皆才也
而不皆周公夷之清清也非今之所謂清也尹之
任任也非今之所謂任也周之才才也非今之所
謂才也清可能也餓不可能也任可能也放不可
能也才可能也攝不可能也

太極圖何為作此理昭然而人之知此理也不皆
昭然故為是圖以開示之是圖一出則太極理也

願學編上 世 鳥鼠山房

兩儀四象五行男女萬物氣也皆是理之為之也
一披閱問而人皆昭然也然猶有疑無極者既明
太極苟不言無極則人又將疑有極矣周子之為
是問也啓迪後學之心何其著明也哉

體川一原顯微無間薛子發明無餘蘊矣

心一也經曰正心傳曰存心又曰盡心釋氏曰明
心亦曰存心又曰澄心夫儒者之於心邪則正之
舍則存之欲通吾神明而極其全體則盡之則此
心湛然在內日昭昭然所具之理窮之盡明之

至故萬事沓來一一據理應之無不山當是心也

何虛靈邪其在腔子裏不活潑潑地邪衲子之於
心道絕念慮屏除紛擾執持之羈制之不合意馳
不使業障則此心孑然在中日冥冥然然止知明
心不知明理故弗動弗撓徒尔端居事來莫察事
去莫省是心也何空索邪其在腔子裏不死帖帖
地邪夫儒正心也心正矣惟見其亭亭當當也釋
明心也心明矣祇見其閃閃燦燦也此儒釋之所
以頓殊也

願學編上 世 鳥鼠山房

誠者自成也天道也而道自道也天德也
聖人脩是道於大中至正之域而無過無不及是
之謂教

學者力學當慎之於動而主之以靜周子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立極謂動靜不失其時不失其
宜也故令人靜坐後學不察泥於其說遂至屏絕
思慮有似禪定久則未有不空索者是以易入於
禪而人不悟也使學於幼而有小學根本學於壯
而有大學工夫則定而靜以至於得我之明德隨

明禪何自而生何自而入邪

古之所謂才也今之所謂才亦才也稷契三代之才也管晏春秋之才也樂魯戰國之才也董賈狄陸韓范漢唐宋之才也然三代而上之才純王王者王伯之間之才也夫三代而上之才臣與君同而君用之也三代而下之才臣未必與君同而君未必用之也嗟乎同不同世也用不用時也原才矣而國不容亮才矣而天不假年今不如古也

一原學編上 葛 烏鼠山房

為之何哉

真知者必實行實行者必真知陽明知行合一之說蓋出此此亦明矣然知自行自行也夫所謂好色惡臭者知之苟切行之必篤理也然未及於行也蓋見色而好見臭而惡屬知好若色惡若臭屬行但未近乎色未遠乎臭乃未可云行爾釋誠意而曰好惡云者是論其理明知行而曰好惡云者是論其事今云已自好了已自惡了然色與臭在彼好之惡之在此豈徒物色之乎又云知寒必

自己寒了知飢必自己飢了然覺寒與飢知也備寒與飢行也寒未衣猶寒也飢未食猶飢也將謂已自寒已自飢遂為行乎今有人焉真知夫事親必婉容必愉色斯為孝也然向不在庭遂謂之盡孝乎真知夫事君必披肝必握膽斯為忠也然向不在朝遂謂之盡忠乎見得真切知也其本體也亦其本體也既云知行合一却云知行合一箇知說一箇行是不得已補救然知便知行便行古人何不得已何補救乎大抵真知

一原學編上 葛 烏鼠山房

知也必能行者也實行行也必能知者也知果即

行乎知行果不可分乎

一日克己復禮屬行一旦豁然貫通屬知其致一

也天下有不歸仁大人之學有不得止也哉

好仁者無以尚之樂天也

不以顏回之學自期者不愛其身者也不以伊尹

之志自任者不愛其人者也故學顏子所以學孔

子也學伊尹所以學大舜也

學不可與言三代罔也治不可與言三代誣也學

也治也可以三代也而弗三代者也盡也

續宗晉訪元山席子坐定與求聖賢經傳而論古

今是非得失乃及春秋續宗曰春秋有經而無傳

席子曰然曰伏羲之卦文王周公孔子能傳之孔

子之春秋恐非左氏公穀氏之所能傳曰然曰游

夏在孔門以文學稱而曰不能贊一辭然則春秋

豈少哉曰然曰左氏有實不實公穀氏有精不

精明氏大義正然亦有繁程氏其幾乎曰然曰三

後之左傳左氏春秋也公羊傳公羊氏春秋也

願學編一 鳥鼠山房

續春秋也胡傳胡氏春秋也雖程傳亦惡得必

為孔子哉曰然曰春秋猶天也程其日月乎胡其

雲雨乎左其星辰乎公羊穀梁其河嶽乎然皆不

足以盡天也曰然曰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孟子曰

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天子之事亦大矣顧在於褒

與貶乎顧在於以一字為褒與貶乎曰然然則子

於傳孰從續宗良久曰必也程傳乎席子亦良久

三其庶幾哉

文起自堯典詩起自關雎堯典之文有唐之德也

也帝也文云乎哉關雎之詩有周之風化也王也

詩云乎哉

欲已之明德之極其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也欲天

下之人之明德之皆極其明親氏之止於至善也

而皆原於明明德也蓋明明德也必仁如天而後

謂之至必明如日而後謂之至親民也必無聲無

臭而後謂之至必不識不知而後謂之至其至也

即已之德天下之人之德之極致也其本體也故

曰止

願學編上 鳥鼠山房

不知性何以知命不知命何以知道荀氏楊氏皆

不識性陸氏亦不識性微程子吾其異端矣釋氏

誤以心為性吾儒惑之從而疑性而不知求之心

也名曰學儒幾何而不迺乎儒入乎佛邪求之大

學者行吾所學非王不以尚非聖不以崇以之為

治非周不以法非孔不以師

觀晦翁所問延乎所答具見究心理道可以存養

可以省察先正啓後學此為切要今之學者未也

有師弟子授受至灑然如二先生者

學者當學孔子學孔子也當先學顏子程伯子夫
顏子粹程伯子純學者質不能如顏如程也蓋學
曾子何以學曾子心必篤行必篤學斯篤矣其篤
若何曰不欺曰死矣

政不出於王霸而已矣教不本於聖藝而已矣故
修政以武城為學道立教以安定為稽古然王要
道也聖至德也

大學之學陽明子主誠意言大學之要在誠意也
誠意之極止至善也甘泉子主格物言自平天下
而之格物自物格而之天下平大學之始終也格

物止至善也涇野子主修身言大學之本在修身
也知身為本所當厚也則心不他用世無剩物日
無汎事而其知至矣愚竊以為在明明德也蓋格
之致之誠之正之修身也明明德也齊之治之平
之天下之人之皆明其明德親民也明德無不明
民之明德無不明止至善也是大人之學而大學
之道也

禪學日盛則理學日微理學日微則斯文日晦正

道日垂不入于老即入于釋晉宋之末可鑒也
謂大學善末無錯簡恐未必然謂二程子朱子本
孰與曾子合孰不與合恐亦未必然但當求之於
理理明而道存矣今故舊本而謂誤理為求之外
為支離者皆不而謂談心為求之內為虛玄者皆
不知其說矣孔子不曰史闕文

大學言求在禮記中記多錯誤此未必無錯誤然
程子謂為孔氏遺書朱子謂古者教人之法復明
此足以訓全顧學者學之何如尔周氏曰語格致
或在簡述復論治平或舊文離次然理苟明不患
其迷復義苟足不病其離次故讀古本而大人之
學大學之道亦未為不暢也然不於古本求脉絡
於今本詳意旨却以古今本較支與虛與妄議遂
與離而以格物為誠意之功然致知非功乎以止
至善為誠意之極然非明明德親民之極乎蓋格
物必致知而後可以言誠否則何自慊乎明明德
親民必無所不用其極而後可以言止否則天下
何以平乎動而有不善不格之至致之明而遂誠

禪學日盛則理學日微理學日微則斯文日晦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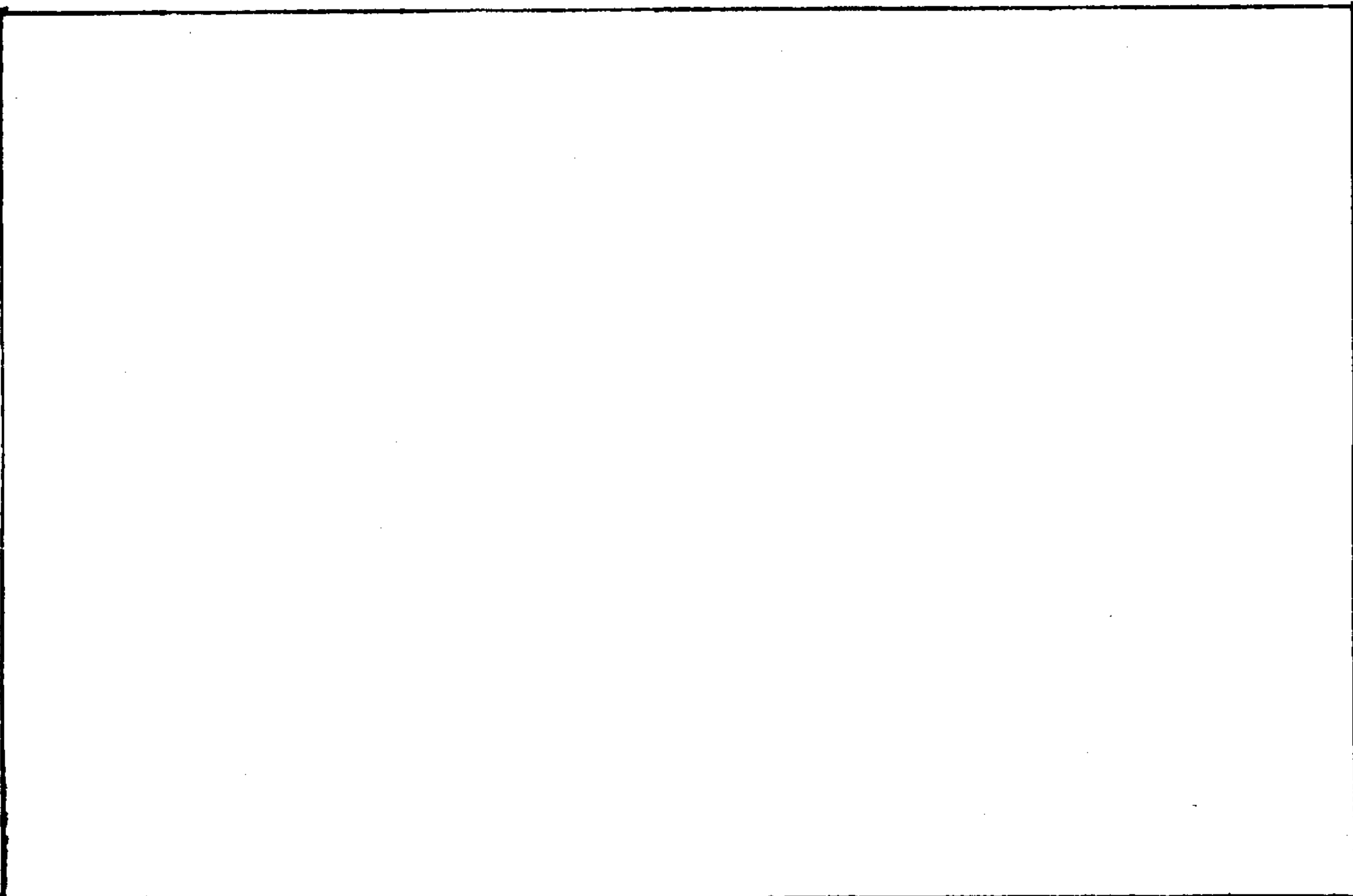
一五〇二八

之乎不自欺乎然則格致夫何可緩乎豈在誠之
後乎夫舊本不忻可也因舊本而求格致之義因
渾然即新本而來格致之理復粲然而顯以為支
干 格物窮理也致知明理也所以格所以致者
心也蓋本之內也夫何支欲格物欲致知者將以
誠意正心修身也則格物事也致知功也誠意要
也修身本也所以明明德也齊家治國平天下用
也所以親民也愛人之道夫焉得而曰禮曰毋不
敬學者所以學也格知誠正修而不蔽不惑以二
手齊治平而不敬不他以適乎文王不無不敬而
安所止乎中庸不篤恭而天下平乎大學雖未明
言然敬在心也學者之學也非自外至者也夫肯
緩分以為傳猶誦讀者分以為句讀耳學者按其
節目以原其綱領庶有進志耳今本雖少分然血
脈亦自分明固未別為一色及列為二簡也夫何
離曰知止而后有定承在止於至善曰古之欲明
明德於天下以下承知所先後其自天子至於庶
人則特提出本以示人故曰此謂知本曰此謂知

願學編上 鳥鼠山房

之至也承上知止止至善也其義備曰所謂誠其
意者至君子必誠其意誠意之義備矣其文完蓋
程朱子以格致之義若未有明訓故於大學中尋
繹疑有遺錯乃尔改正乃尔分析以教示學者而
今乃嘗之且以格物為正物不知於大學孰得於
一程子朱子孰是邪夫程子朱子宋大儒也吾所
尊信者也孟子亞聖也荀卿且嘗之而况程朱子
邪無怪其輕詆也未乃以致知為存乎心悟其趨
於禪乃自露出本色矣將焉遜由是觀之且不知
孰支孰離孰妄孰緩邪敢質之知格物者
古本不曰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而曰所謂誠其意
者意固有在然格致乃喫緊用工處而可無明訓
乎故疑有闕文闕文者如所謂格其物所謂致其
知云尔然反覆體玩則誠意學之要也修身學之
本也然必自格致入格物格理也理明而知至矣
知至而後意誠而後心正而後身修蓋觀淇澳烈
文之詩之旨而其格之致之之義已具有不俟訓
釋而可考知者在學者玩索之也 今觀自大學

願學編上 鳥鼠山房



原缺

之道在明明德至此謂知之至也其文義既自成
篇此下或自所謂誠其意者至君子必誠其意其
有闕文文亦自成章此上或有其理致昭然無復疑闕此
有脫簡謂知本二句正是總結上文自詩云瞻彼淇澳至
此以沒世不忘也此引詩以明明德親民之止
於至善也而格致之義亦已在其中矣此中或自
康誥曰克明德至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引言以
徵明明德親民之止於至善及知止得止而以本
末之義結之也但此三節似俱當在誠意章前此
願學編上 葛 烏鼠山房
後或有以闕格致字及闕格致章今不可考矣然
闕誤知其指趣即可探其蘊奧沉之潛之當自得之也
何必曰孰在前孰在後何必曰舊本是新本非何
必曰舊本不當析新本不當從何必曰誠意之必
在先格物之必在內而有所謂支與虛與妄與亡
與離與悟云尔邪予故曰史闕文使程伯子不自
禮記中取出今亦無復古古今是是非非云尔
也 程伯子以康誥曰克明德至與國人交止於
信上接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下接古之欲明明德

德也其平章道也邵子皇帝王伯道德力每以四者類言之然有差也若降殺云尔也夫伯何可以嗣王功力何可以嗣道德學者須識邵子立言之旨則能以意逆之矣

只今聖學大明如日中天也惜王道未盡行如水行地尔而又加以禪學肆出豈斯文之幸邪噫何偏趨遠廢而不恪遵明道邪遵明道學顏也學顏學孔子也學禪而却曰學孔是駕指南車而適鴈門尔吁亦在矣

願學編上 廿五 鳥鼠山房

人知霸非王也然難以亂道人知禪非聖也然易以亂學皞皞如也王也驩虞如也霸也博文約禮聖也明心見性禪也王霸所被所感固自判然世雖稱管晏然迹其所就安敢望伊周霸能亂王乎若禪學惟不知性也或以主為性或以心為性或以氣為性性不明故見不真見不真故學不正學者趨向苟不的鮮有不為禪所引去者故曰爾近理而大亂真近有以陸子靜為上接孟子者夫孟子願學孔子始舍顏子亞聖也蓋性養氣之論上

繼周孔若子靜已不識性更不識氣稟之性却止知心故曰心即理也而不知性即理也每云當下便是如其言則周公之夜思待旦孔子之發憤忘食皆非邪然惟生知安行為能然耳學知利行而下既無庸着力又何以便到聖人地位邪其流不至於背定廢學不已也然堯舜之兢兢業業湯之慄慄文之翼翼者何邪又云只差些子却又不道破第恐所謂些子者正是差處而彼不自知也觀楊簡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

願學編上 廿一 鳥鼠山房

詹阜之忽覺此心之復澄瑩其以心之靈覺為性明矣此可見止知心不知性於孟子性善之說已相悖而先立乎其大者亦止言心而不言性之靈思於孟子思則得之之旨亦不相投此其流弊未入于禪定邪夫子靜所見甚高如云天地未闢此理固在此即邵子所謂畫前元有易也但知靈覺以為至道似是更不須問學則聖賢之博學詳說大禹惜分陰孔子三絕韋編者何邪夫當下便是只差些子此與禪語絕相類却是教學者頓悟矣

堯舜周

終一以時其以

嗟乎子靜本高今則過於高矣而何以爲獨接孟子邪將不屑周程子邪而何以云吾明斯道邪於乎惜哉

戰國世降楊墨之徒出邪說橫行孟子繼子思而有憂焉不得已而爲之辯夫孟子豈好辯哉息邪說以正人心明周公孔子之道以嗣子思而開來學則孟子固有不得已而辭焉者微孟子吾其異端矣南宋世衰佛老之徒出禪學盛傳朱子繼周程

願學編上

廿七

鳥鼠山房

張子而有憂焉不得已而與之辯夫朱子豈故與之辯哉斥禪學以扶世道闢周公孔子之道以嗣周程張子而詔後世則朱子亦有不得已而辭焉者微朱子吾其他道矣嗟乎七篇不作周公孔子之道何以揭之中天六經四書不註周公孔子之道何以垂之後世先正云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亦云朱子之功不在孟下

心過理不明也身過道不明也理何以明正其心如鑑道何以明修其身如衡

在

其明德也在

子已釋之矣

繫辭自天道言而人事具矣中庸自人事言而天理具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傳曰形而上者道也程子曰陰陽亦是形而下者此須理會

傳曰易用九老陽也用六老陰也程子曰用九純陽也用六純陰也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賦以理爲性稟以氣爲

願學編二

廿八

鳥鼠山房

形人物之受之天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命程子謂之造化也是已然理以成性氣以成形而其人物成矣命也

周子之圖其猶羲皇之畫乎其通書其猶文王之象辭周公之爻辭孔子之繫辭乎觀畫則知先天矣知太極矣觀圖則知一陰一陽矣知易矣

逝者不舍晝夜不止川流若日往月來雲流風動鳥飛獸走草生木長莫不如斯也而天行九健

識得顏子仰高鑽堅所立卓尔曾子一貫三省自

慊自欺子思率性修道大本達道孟子知言養氣
蓋心知性之旨斯可學孔子舍此便不能尋向上
去優入聖域矣

易其天地乎書其帝王乎詩其風化乎春秋其天
乎禮其理乎樂其政乎乾健坤順而天地位矣堯
授舜受而唐虞帝矣禹繼湯放武伐而夏商周王
矣文王敬后妃貞而周化矣亂臣賊子誅而天命
天討行矣動容毋不敬而禮立矣玄德升聞四方
風動而樂成矣

一願學編上

廿九

鳥鼠山房

成周之頑民非殷之忠臣乎叩馬之義人非唐虞
之節士乎鷹揚之太公非周之丈人乎盟津不期
而會之八百諸侯非武王之貞師乎紂非有商曷
喪之時日乎而箕子則有周之質師也夫願民貞
矣義人清矣諸侯貞吉矣武王王袪矣紂獨夫也
箕子仁矣

妹喜妲己褒姒陰干陽也秦隋陰乘陽也莽操陰
傾陽也斯鞅陰蠱陽也禹廣安石陰蠱陽也金元
陰蝕陽也是故湯王武王信陽也抑陰也漢高祖

唐太宗宋藝祖扶陽也光武昭烈復陽也我

太祖震乎陽闢乎陽闢乎陽以閉乎陰也斯千百

世陽德亨而日中天也

若武常則陰蔽陽也

詩三百十一篇成周之風化也而關雎其本也故
風以風雅以雅頌以頌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也
而皆原於關雎朝廷宗廟閭閻無遠不被也而成
周之治歸于王矣中庸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
亦不已

堯豈不知舉十六相有舜焉豈不知去四凶凶未

一願學編上

四十

鳥鼠山房

著爾

程氏兩夫子未生而大學中庸之書不暴程氏兩
夫子既出而曾子子思之教始明曾子子思之教
明孔子之道明也孔子之道明義軒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之道行也殆歷萬世而罔墜也於戲其功
大矣彼楊簡者何物而輒指摘之陸子靜有知亦
必見憎曾謂曾子子思之言而不為楊氏子所取
邪
讀太極圖說則知易矣讀西銘則知仁矣

欲學孔子當自顏子入欲學顏子當自程伯子入

尹氏焯亦善學程子矣

荀子云性惡言人之性皆惡也然堯舜周孔何以聖顏孟何以賢邪設改之而善也聖人性之也亦改之邪香七歲即知扇枕亦豈改之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敬父兄人見孺子入井無不惻隱自然而然邪抑改之邪天人一也天以是賦於人何遂惡邪惡矣何以成形邪物蠢於人也何不踐生草不履生虫反哺啣環顧善於人邪性果惡邪果善

願學編上

四二 鳥鼠山房

惡混邪不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荀子云禮偽也夫禮四德之一也倘偽也其仁義知亦偽矣望 大廷而自起敬尊君也遇大賓而自致敬尊賢也亦偽邪泰伯之逃荆蠻伯夷之避首陽親親也禹之讓稷契夷之讓夔龍賢賢也亦偽邪虞芮入豐見禮讓而媿歸蘧伯玉夜過公門避車而趨豈偽邪夫禮理也禮苟偽理亦偽邪

不立道學之名而道自明學自傳者蓋有其實也特立道學之名而道未必明學未必傳者徒有其

名爾何謂有其實學為聖為賢也收斂不容一物不媿屋漏一知一行無弗合理也一言一動無弗合道也而其學實矣何謂有其名外若君子內不離小人言必道孔孟而行不揜也而其名虛爾嗟乎韓范未聞立名而其賢實與程朱相伯仲固一代之第一流人也然近代甚至有藉虛名以售美官其人不識其反識之者亦將謂之道學歟恐非業詩書求心性者之所為也

曾子之絜矩帝堯之執中也子思之篤恭伯禹之

願學編上

四三

鳥鼠山房

祇承也而天下有不帝不王者哉

迦幾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道學之源者程伯子導末世禪學之流者陸子靜

欲定朱陸之辯斷以孔子博約之訓顏子博約之學而其異同判然矣人皆曰朱子晚年之見始定愚則曰晚年之論益精人皆曰陸氏之見獨高非禪也愚則曰學者學之便入于禪

語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允矣是言也然顏曾思孟之後天不生周程張朱子恐亦不能萬古

如長晝也

程伯子似顏子程叔子似孟子然顏子粹與生知鄰程伯子純出學知上孟子剛大而氣浩然泰山巖巖之氣象也程叔子剛正而其氣儼然故學程伯子學顏子所以學孔子學程叔子亦所以學孟子然恐不易學

孔子顏子不用於春秋孟子不用於戰國程伯子不用於宋其人哉其天哉

陽明以小學大學不當分然事雖若一學不有先

願學編上

四十三

鳥鼠山房

後乎豈未州之童即當盡心盡性既冠之士猶當灑掃乎孔子有云大學之道先正有云灑掃亦是形而上之之理中庸不曰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先正不曰小學教之以事大學教之以理

揚雄僭經謂之不知易可也王通擬經謂之不知書可也然文中子自是儒者若雄之仕莽則學而仕仕而叛經矣不可以儒名矣荀卿言雖有疵然獨尊孔子故謂之大醇若列禦寇若莊周言皆出於老子異端之傑然者歟然與揚其文皆不可及

而王更多格言

文必本之典謨訓誥而後可以言道獻必本之皋夔稷契而後可以言德

朱子之學蓋有本於博文約禮也陸氏之學不涉於後博文而先約禮歟朱陸之異同其在是歟不師周孔不足以立教不友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不足以力學其教唐虞之化而堯舜之道也其學濂洛之流而洙泗之源也登是禮殿而不知觀法焉抑何以教何以學哉殿在嘉定州三教書院

願學編上

四十四

鳥鼠山房

輔弼不如周公不足以言攝保釐不如畢公不足以言治遺愛不如召公不足以言惠戡定不如召虎不足以言武

管仲非仁者也而曰如其仁不沒其功也一匡天下民受其賜謂天下之人之不被髮左衽仲之賜也然假之者仁也匡之者伯也故孔門羞稱

先皇褒章六經四書以學者治道攸繫焉以義軒堯舜禹湯文武為百王法以周孔為百世師以顏曾思孟為繼往聖以周程張朱為開來學信

乎如日行天如水行地迥出漢唐宋之上固千萬世罔墜也 國初諸儒學誠正矣見誠偉矣但易不復古易書古文未及白儀禮不列之學官詩不附呂記春秋不錄程傳禮記不釐正漢儒之附入者猶有遺憾耳浩欲言之未果然不亟言之恐聖明未易逢也

心之精神是謂聖此非孔子之言也物有形類事有真偽亦非子思之言也子思於時尚少也苟有問不以忠信不以身心願以事物邪是豈孔子之

願學編上 四十五 鳥鼠山房

家學邪孔子苟有答不以誠明不以中正願以精神邪亦非孔子之家教也伯魚趨庭長矣且未及詩禮子思間居遽及事物邪不必考書之非真而已知問答之皆非真也天物之形類可以理推事之真偽可以理察賢者自能喻之而何假於聖邪然所謂聖生知安行之謂也大而化之之謂也無思無不通之謂也而以心之精神遂謂之聖也則凡人之聰睿者皆可謂之聖矣心之精神虛靈不昧也身之精神一團和氣也然亦不得謂之聖也

朱子不曰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者理既無足取辭亦不足觀乃宋成偽作者夫家語孝經中多名言格言尚不取信而謂孔叢子可信邪慈湖楊氏不達聖人之學之教勦其說以為主動以立論以聳人之聽然於性命之學無與焉祇自趨於禪定耳吁可慨也

願學編上 四十六 鳥鼠山房

古禮之存于今者鄉射鄉飲二者而已鄉飲禮天下遵行鄉射禮 國初今有司月朔望行之今不行久矣然鄉飲禮郡縣率以為故事滂行之而不足以範俗也夫鄉飲養高年尊有德也今預飲者未必皆杖于鄉而稱鄉先生甚者不止無德無行且有過有失多親信者舉之耳而 國家養老尊賢之意失之遠且悖矣此恐不可不一釐正也噫然其遵非實也非主也禮記云鄉人仕至大夫可約而遵法者也又曰介所以輔主遵所以輔實也今郡縣每以佐貳官充之或以鄉官充之皆非也蓋若主者請以陪賓者也故遵之爵與大賓之爵主之爵皆奠于堂中之北雖介之爵亦不得而並

焉其赴飲也贊者報遵至而王與賓及衆賓皆迴於門既拜揖遵入賓次之衆賓又次之升堂而後分請入位蓋鄉官之猶在仕版偶至其家或暫居其鄉尋當復出而其德位與大賓相上下可以陪者乃請之尔三遵亦然但爵稍亞於遵賓者亦可至於吳偶倣古鄉飲禮行之賓與遵與主揖讓竟

禮記復古禮之令典哉

子有請遵短啓

朱子詩經集傳學者今誦服矣然呂氏讀詩記不

願學編二

四七

鳥鼠山房

可不讀蓋伯恭之記朱子謂真有意於溫柔醇厚之教矣學者讀之可羣可怨之旨其庶乎故是記不可不讀也竊恐詩人之旨其傳與記未必盡得其微與故曰以意逆志然必於傳記涵泳焉

屈子行吟澤畔顏色憔悴怨也怨已之不得乎君而思慕也申生不得於其親繼之以經孝也屈平不得於其君繼之以沉忠也無論過不過而其心盡矣於戲此非終其身思慕其君者邪

老子勞攘列子迂誕莊子荒唐去楊墨不遠老子

譙冲列子平曠莊子跌蕩於楊墨差強

老子曾爲柱下史而知禮之節文故孔子見而問之如入太廟每事問耳夫一代之禮其節文之在朝廷者或創自武王或制自周公皆所當問故雖知亦問禮也亦入國而問之敬也而遂以爲尊老子然則問津問卜者亦遂以爲尊其人邪是老子之徒之張大之也

老子之言既名以道德又名以經然道彼道非吾所謂道也德彼德非吾所謂德也天道非人所

願學編上

四八

鳥鼠山房

共由不得謂之道不謂之道不可與入堯舜之門德非人所同得不得謂之德不謂之德不可與望周孔之牆且曰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其旨自與吾道頌殊願可以道德以經名哉不曰老子竊弄閻闢者也

今夫海其水瀾瀾其受灑灑吾知與日月並長矣今夫嶽其石巖巖其藏穆穆吾知與天地同大矣今夫人其德巍巍其頤融融吾知與海嶽同造矣稽之義軒乎其惟堯舜乎其道悠久矣

玩辭而知得失玩占而知吉凶故有得亡失而理昭矣有吉亡凶而道泰矣謂易專為卜筮而作豈其然與子貢見兩君執圭高卑而知修短亦何專於卜筮程子曰盡天理便是易

是心也從夫人則為人心從夫道則為道心

儀禮多闕文周禮多錯簡然聖人之宏綱大用微辭奧義即此亦可仰視其精蘊使有成周之風化舜倫其節文法度未必不可行於今日意安石何人莽何心漢末宋季何時

願學編上 四十九 烏鼠山房

卦爻作而卜筮生卜筮生而吉凶見吉凶見而嫌疑決三皇時風氣噩噩民生亓亓伏羲何為特為卜筮以作易夫羲皇之易先天之學也先天之學廣大悉備是以有聖人之道四焉何止於卜筮不曰繼天立極開物成務不曰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觀去

三禮之文皆古也而禮記則有非古者矣因吳棫考註而適正之敢有望於今日朱子云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

謂學大學以敬為贅者豈以敬為他物學者當別作一段工夫而非當務邪曾子不曰君子必誠其意君子先慎乎德夫意欲誠敬不主於心邪德欲慎敬不持於身邪

夷齊叩馬而諫伐商義也蓋非其君不事之心也傷商祀之不歆因不食周粟不屑就已也義也武王伐無道紂仁也蓋拯斯民於塗炭之中之心也不期而會之諸侯有八百焉人心之歸之也仁也皆是也

願學編上 五十 烏鼠山房

伊尹對湯曰三公之事在道以言乎其行也九卿之事在德以言乎其體也大夫之事在仁以言乎其政也列士之事在義以言乎其事也疑道據德居仁由義其秩雖有四其忠則一尔如其道如其德如其仁如其義是故明君臣而不臣

不以為臣而以為師者聖是故有聖君有聖臣不以為臣而以為友者賢是故有賢君有賢臣漢以公孫弘為賢夫武帝果賢乎宋以王安石為聖夫理宗果聖乎然龍逢死桀比干死紂師邪友邪臣

邪桀是以被放紂是以被伐

晉獻將殺申生重耳曰子盍辭曰吾君老矣賊父之變以取免吾忍以恨終哉子盍去曰是惡吾君也彰父之過而取美誰復納吾哉乃自殺夫是之謂恭也或責以泰伯之節豈欲立奚齊之事覺既

晉文返國賞亡有不及者讀宮門之書其何以應介之推謂酒酣之辭其何以答舟之僑召之不來推竟於死求之不得僑卒遁去可以考晉侯矣介

願學編上

五十二

鳥鼠山房

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奸身將隱焉用文舟曰請而得賞廉者不受言盡名至仁者不為可以觀介舟氏矣

趙襄子之賞高赫也以禮晉文侯之賞叔狐也以襄子其後功乎文侯其先德乎

必子宰單父陽晝送之以釣道子賤蒞邑於陽橋之欲拔綸欲投餌者驅之於魴之若食若不食者取之而單父治蓋陽橋薄魴厚夫釣道矣止於宰

家兒不知罵管子家兒不知路教於襦裸者

豫爾

孔雀愛羽虎豹愛爪君子不愛身乎視尔明聽尔聰言尔慎行尔謹心尔廣體尔胖斯愛身矣

豐牆境下必崩危木風上必拔為政者不培其本一旦不支其將何以為力故三百篇之治化皆原於周南召南

柯之會要盟可負而不負拔劍可讎而不讎管仲之著信天下也而能南摧強楚北闢山戎三存亡

願學編上

五十二

鳥鼠山房

國一繼絕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王室尊其功不為不大也

漢高之封雍齒晉文之赦里鳧須也故漢將曰雍齒且封吾屬無患矣晉國曰鳧須且赦虜皆翕然安矣

傳有之鴻鵠高飛遠舉者以披有六翮也背毛腹毳不備尺寸無之飛不或卑有之飛不或高國家取士也將取其翮乎抑取其毛與毳乎

焚林而田無餘禽矣然有放麋者焉乾澤無魚無

餘魚矣然有故龜者焉故龜未祭魚斂不入淫淫而俎豆未開也鳩不化鷹不設爵羅而賓客未聞格也

終日言不遺已之憂非禮弗言矢終日行不遺已之患非禮弗動矣

樂記雖係于禮其古之遺經乎王制雖撰于漢其古之遺典乎

陸子靜譏朱晦翁蓋所入之門頃殊蘇子瞻試程伊川蓋所趨之途迥異是宜其不相下也然子靜

乃墮于禪耳若子瞻不流於逞乎

申包胥因秦而請師以救楚伍子胥因蔡而典師以伐楚皆激於義也春秋予之予甚也

五岳十二牧之服大舜其治聖治也七十二子之服孔子其教聖教也

讀論語鄉黨篇具見孔子之教七十子也無非聖教七十子之學孔子也無非聖學

謂周禮而非周公所制然則孰所制乎不惑乎謂不辭而非孔子所贊然則孰所贊乎不侷乎

馬背旋文龜甲折象數也前二七後一六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其文圓前九後一左三右七前左四前右二後左八後右六中一其象方位也龍所呈圖也龜所獻書也拭圖而畫之卦也援書而陳之疇也義受之文傳之易也禹法之箕衍之範也天出之聖人則之理也

麥丘人對齊桓曰君得罪於臣謂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莫為謝故至不赦予謂桀得罪於夏臣民湯得而放之紂得罪於商臣民武得而伐之夫誰謝故至不赦

學解牛而得養生學舞劍而得草書先正云格物之功用也然曰得心得之也牛劍雖在外所得則在內謂格物非心學邪

人謂齊桓之霸在得管仲齊桓之霸在得鮑叔
王莽而行周禮辟之賤丈夫而入廟學何有誠正實學謙恭實行王安石而行周禮辟之小人而服冠裳何有廣大心習禮讓法度

願學編上 五十四 鳥鼠山房

漢不識公孫弘而以爲名相宋不識王安石而以爲名賢人君擇輔臣不難矣哉蓋君子難說小人易說

宋理宗不爲故太子審處使之失所罪將焉歸人因以爲篡也宜矣

相府而有申屠嘉陸敬輿銓部而有范希文司馬君寶御史臺而有汲長孺傅休奕本兵而有趙翁孫諸葛孔明天下有不治平者哉

石中取火陰生陽也爐中取水陽生陰也

願學編上 五十五 烏鼠山房

高皇之得劉基其猶漢高之得張良乎不曰吾子房也

子登岱嶽而見其雄觀華嶽而見其奇對嵩嶽而見其高望吳嶽而見其秀躋滄嶽而見其麗臨江濱而見其長涉河濱而見其遠俯東海而見其溟瀆靜陰陽之剛柔何巍然邪天下之山亡不依附焉何渙然邪天下之水亡不朝宗焉而皆原於太

孔子大聖也聖以堯舜文孔爲至夷惠君且不得並况其下者乎而韓子一則曰孔墨二則曰孔墨韓子豈不知孔子乎而曰孔子亦上同兼愛上賢明鬼韓子果知孔子乎讀墨子莊韓尔矣申商尔矣而曰孔墨必相用韓子果不知墨子乎夫和則不流同則流一於流不遷於比乎聖大矣且不能同天而欲顛蒙百姓皆同天乎博施濟衆愛也然不有差等乎不親親乎不親仁乎天地覆載且偏愛可兼乎賢當上也上賢遵德重道也而可以富貴而可以喜懼要之乎果賢者而可賈乎可要乎祭如在不與如不祭誠也以爲有則不見不聞以爲無則在左在右蓋陰陽之屈信也如所明不涉於怪流於誕乎嗟夫言近乎僞行近乎誣似是實非似同實異而可使之愚天下惑後世哉翟宋大夫也大夫亦尊矣然于宋未聞其能同能愛能賢能明也而可與孔子並稱哉不惑哉己之明德之當明民之明德之欲明物也己之明

願學編上 五十六 烏鼠山房

德當明而明民之明德欲明而使之明事也然有本末有始終焉知其先後而明之也於已之明德於天下之民之明德皆底於明止至善矣

觀子與易管子路結纓子游弦歌子賤鳴琴而知孔門之教如時雨之化物而物無不化是故顏子有是夫曾子竟得之而孔子之道傳蓋成德德成達材材達入則聖出則王於是可使治賦者有可使為邦者有可使南面者而其英才莫不閭閻侃侃名聞天下於時而使夫子在位七十子在職

一願學編上 五十五 鳥鼠山房

咸視時中以為準視大成以為的則緩來動和于上居敬行簡于下而其所至未必不稟夔稷契若也史不云孔門七十子皆異能之士

延平合學者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景象愚以為存養得嚴密則方寸之間渾然無欲廓然無私

曰春王正月尊王也曰春帝正月尊帝乎蓋所本者歷代史也非列國史也而復曰帝可哉 阮氏註則與春秋義異矣而何以曰帝哉

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即無極而太極也

今夫山雲雨興焉仁也草木森焉義也宜嶽鎮別焉禮也豐壤判焉知也鳥獸萃焉博也嚴洞闢焉厚也梁棟共焉恭也樵牧歸焉惠也禾稼殖焉富也寶玉出焉貴也是故君子有取於山也今天水膏沃資焉仁也清濁析焉義也高下循焉禮也淵洌鑑焉知也潮汐刻焉信也湯湯沛焉勇也瀾漪渙焉文也汙潦納焉裕也波濤平焉正也窪下就焉謙也是故君子有取於水也

願學編上 五十六 鳥鼠山房

喜怒哀樂未發也如鑑之空如衡之平發也如禮之序如樂之和未發性之本然也已發情之當然也曰不是先不是後內外一致爾然不曰仁義禮智而曰喜怒哀樂者曰仁義禮智孟子自其善端明之尔然理隱而情見也理微而情顯也即喜怒哀樂之皆中節而觀之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皆中度也不言而喻矣故是理之在人純然者仁也截然者義也秩然者禮也粲然者智也性也二帝時如春三王時如夏若五霸時不止如秋且其景象蕭索如何得生長意思來

15028 丹黃下日下下下下 8 RE 9

堯庭而有舜禹稷契孔門而有顏魯思孟君臣都
俞而聖道行師弟子授受而聖道明然道之行明
也道之明行也萬世所允賴也

論語所載聖學時也一貫也大成也仁也著而為
事業可以為唐虞孟子所載性善也浩然之氣也
仁義也措而為事業可以為夏商周 聖學

文行學也尼父恐弟子趨末而忽本故曰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然了得此則博約有其地矣

先正成曰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
樂然恐情之發也出於卒然似不可言當予欲曰

願學編二 五十九 烏鼠山房

喜當其可怒當其可哀當其可樂當其可斯中節
矣斯可以言和矣

曰天下一治一亂則知易者莫如孟子曰以意逆
志則知詩者莫如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則知
春秋者莫如孟子於戲孟子其戰國之仲尼乎故
韓子云孟氏醇乎醇孟子功在禹下揚子云楊墨
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程子云孟學已到至
處孔子之後使無孟子其曷繼往開來邪

讀周禮具見文武之所以王周公之所以相者皆
本於闕雎麟趾讀繫辭具見伏羲之所以作孔子
之所以贊者皆原於先天太極其謂非周公孔子
作者豈不知周公孔子邪殆不知化不知易邪但
周禮多錯且闕此無從考訂爾

語云丘之禱久矣非禱也蓋與之契合矣曰禱就
其事而答之尔

或以良知為天理既辨之矣及讀整菴先生此以
知覺為性之明驗也之訓則其說不待辨而其繆

願學編上 卒一 烏鼠山房

莫揜矣吁不亦誕乎

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大小不同特欲傾此於
彼尔然在太陽幾自動即此則禪之誤不辨而自

破矣

宋末學者皆談禪然舉世知尊信程子朱子今理
學甚明願有一二欲援陸氏以畔程朱子者於戲
程朱之學周孔之學也舍周孔將趨明曇氏邪不
曰毫釐千里邪子靜儘高明但學之便是禪學者
可不慎所趨邪

問靜中有物否朱子曰只是知覺愚以為人是亭亭當當徹上徹下之理

牛之耕馬之馳犬之守雥之別鴈之偶獮之報物雖蠢而其性亦未為不善

涇野呂子云樂在其中謂之安不改其樂謂之利發明孔顏之仁極有分曉

伊川晦菴皆以范氏女謂心豈有出入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曰此女質美心定見得亦定使有學問之功於孟子引孔子之言之旨亦能識得

願學編上 六十一 鳥鼠山房

蓋其心靜也

陸子靜用心於內是已然一於內學之者不得其學鮮不墮於禪者故一傳而得楊敬仲遂溺於禪矣其繆何啻千里嗟乎不由博約何能如有所立卓爾

整菴先生鑒別聖學禪學之不同至明至切高明之士猶不舍禪而歸聖將棄周孔而趨老釋邪將畔程朱子而取張陸邪吁亦左矣

趨禪者彼自習禪尔若無預于我而諸大儒必斥

之者非徒惡其墮於異端蓋惡其流於禪入於夷也入於夷殆淪於禽獸矣而何以立於世哉若五胡金元寧復有人紀哉

釋氏不識性惟識心陸子靜亦然

樂軒曰儒者恬退則其心愈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粗庸齋云此看得儒釋骨髓出前此以來無有也莊子手脚已粗是以不能有精一執中景象愚謂釋氏本莊子莊子本老子是何學術安敢望精一執中體段列子亦然

願學編上 六十二 鳥鼠山房

釋氏大藏經五百四十函其言皆自莊子細釋而成卷者衲子乃借以神出鬼沒以欺世惑民則妄論迂玄立言怪誕之啓之也其責將安歸哉周其戰國之佛乎而佛以輪迴死生恐動人以致金身玉殿遍地歷世皆然周曾不得俎豆其間吁胡為乎不本堯舜文孔之道而造端貽害至是哉甚矣古樂之難復也欲候黃鍾之氣以協元聲則遍地皆非原壤縱截竹製管築室布灰恐天地不和之音未易宣暢非達中和之極者何能與此

嗟乎泰伯虞仲南逃句吳伯夷叔齊西避首陽一不登庸有商一不甄錄有周千載而下有遺德焉短髮交身不爲君其德至矣耻食周粟不爲臣其節至矣而商不聞微周不聞訪卒遂其高蹈以天下讓求仁而得仁垂之萬世自令人興起商未之君不足望武王不忘遠也知訪箕子矣何不訪夷齊或其時已棄首山矣然泰伯伯夷亦豈屑就己者哉蓋泰伯之讓聖而讓也伯夷之清聖而清也是以孔孟亟稱之

一願學編上

卷三 鳥鼠山房

自唐宋季世君曰可臣亦曰可君曰否臣亦曰否未見有獻可替否克艱厥臣者是故世不皆熙熙如唐虞民不皆皞皞如夏商周然天下屬望則舜嘗傲堯矣禹嘗誡舜矣而益嘗訓禹矣周嘗戒成矣乃皆都俞吁咈于一堂而上下二德也有志於五臣九人者其尙論焉

漢三綱正以有文帝唐萬目舉以有太宗漢止於漢亦以有文帝唐止於唐亦以有太宗吁漢朝矣唐夷矣

知行合一之說更思之不能旁通宜曰仁諸子辨之不能決也曰大學指一箇真知行與人看曰不是知行的本體其見卓矣然真知行乃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之謂也知行本體乃真知者必實行實行者必真知之謂也夫莫不好好色也然未與比也曰已自好了謂吾好已行也豈以一見遂爲行乎倘與其人比也豈與好了者先後踐乎莫不惡惡臭也然與汗也曰已自惡了謂吾惡已行也豈以一聞遂爲行乎

一願學編上

卷四 鳥鼠山房

倘不與其物汗也豈與惡了者反復屏乎目眇者見色不真然亦好矣亦謂之已自好乎鼻塞者聞臭不真然亦惡矣亦謂之已自惡乎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長也良知也知也無不愛親敬長也良能也行也謂知行不可分良知良能亦不可分乎豈只須良知不須良能乎曰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吁親當孝我知之也然未溫清未定省行孝其何時乎力已未竭乎君當忠我知之也然未服官未立朝盡忠其何所乎身已未致乎推之觀

名山之畫一展玩間已悉其峰巒矣遂謂之已登其岑乎臨深淵之圖一披閱間已悉其淵滄矣遂謂之涉其涯乎曰已自寒了然寒猶在體未衣也豈一呼之而體遂暖乎已自饑了然饑猶在腹未食也豈一吸之而腹遂飽乎夫苟好善也即謂之好已行矣而仁義未見其如何由之也好果行乎苟惡惡也即謂之惡已惡矣而私欲未見如何克之也惡果行乎曰知好好了知惡惡了謂為緊切工夫蓋知好知也好了行也然知心知之也心好

願學編上

六十五 烏鼠山房

之也內也好之而后行行躬行也外也行仁行義是也知惡知也惡了行也亦心知之也心惡之也內也惡之而后行行實踐也外也懲忿窒慾是也此之謂契緊工夫然知知也行行也豈降衷之好之惡即行乎豈中心好之惡之即已乎談虎神色獨變知之真也謂已自有行在却謂之方搜虎尾復搏虎乎皆不得而知也敢質之知知行者明明德我明之也親民我親之也止至善我止之也明親止我之心也明欲其無不明親欲其無不

親止欲其無不止之謂至是大人之學而大學之道也此便是即乎天理之安絕乎人欲之私心之德也何曾於事物上求何須於節文上求格致求所以明所以親所以止之理豈儀節哉學問思辨亦求是尔曰格致蓋舉之矣若止是明理則止至善亦若無難者然止至善之不可能即中庸之不可能也夫豈易哉其舜之事親堯之治民哉

願學編上

六十六 烏鼠山房

古今神聖相傳之道中也精也一也純也不已也時也一貫也敬也誠也神也太極也未及乎良知倘無庸良能特標良知雖與孟子不同則良知者列聖所不能道也何子然邪整菴先生曰此以明覺為性之明驗也然則性不本之於未發之中乎將主之於已發之知乎成之者性乎知乎統之者心乎知乎知不大於行乎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是故博學學此也審問問此也慎思思此也明辨辨此也篤行行此也愚則以為學問之道求放心也博學也審問也慎思也明辨也篤行也然孟子之求放心子

思之慎思義不相通乎而顏子之學問博文也約禮也抑將曰博博此也約約此也豈義亦相通乎吁顏子子思孟子之學之理一也或欲於求放心下添集義亦得或以良知為天下之大本以致良知為天下之達道夫大本謂是理未發亭亭當當杳然不動中也良知則知己發動矣心已明覺矣會謂既發之知亦為性為中為大本乎達道謂是理已發各當其可人所共由和也致知知也非行也端未履也形未踐也會謂欲致之知遂為情為和為達道乎豈

願學編上

六十七

鳥鼠山房

子思子不識良知乎不識致良知乎

陽明先生曰學問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求放心愚

亦曰學問之道一言以蔽之曰博約

致知云者推極其知而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所

以然無不知爾今一則曰致良知二則曰致良知

然知之真莫良知若也蓋存吾良知使不失赤子

之心充吾良知使克立大人之體則天理常存人

欲不肆似無庸於致之云爾也況知既良矣無俟

於致之矣豈孩童之良知亦復致之也乎

知愛知敬良知也及其長也私欲蔽之而愛敬不如初矣復其初其擴天理哉愛之敬之良能也及其壯也物我特之而親長不如前矣踐其前其遏人欲哉夫知知此也能能此也知當存養能不當省察哉不曰其要只在慎獨

聖人之所不能知恐亦當求知之如天地之大猶有所憾天地之至必有所察亦不當測知之乎禮樂名物聖人未必生知也孔子亦嘗問禮問樂問官矣非學乎何以曰夫子焉不學乎曰不如丘之

願學編上

六十八

鳥鼠山房

好學乎但聖人之學與衆人之學不同禮樂名物

之義之理無不精明也一問即洞然矣於作聖何

戾乎蓋精一堯舜之學也純文之學也時孔之學

也中也而其禮樂名物無不章章也

涇野先生曰中庸明人而尊祖也愚亦曰中庸明

道而昭祖也

或謂存養省察為兩箇工夫愚以為非謂存養了

才去省察非謂未存養先去省察蓋靜以存養動

以省察同是率性同是慎獨却似一箇工夫

子思論性原之於天也夫子論性究之於人也先
後語意若一正一反耳孟子論性本之繫辭也程
子論性契之中庸也理一也性斯明矣氣在其中
矣而才不與焉

涇野子以顏子怒不遷樂不改為已到發而中節
地位善觀顏子矣

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是率性工夫皆自家心上身
上事理欲之所攸分也可不戒不懼不憤坎

無事無中無時無中無處無中中之義大矣哉

頤學編

六九一鳥鼠山亭

飲食自有恰好中和之味非謂美惡豐儉濃淡也
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處便是獨斷不可慎乎

曰夫子問禮於老聃豈不知禮乎曰問樂於襄公
豈不知樂乎曰問官於郊子豈不知官乎天夫子
嘗定周禮矣正周樂矣修周官矣蓋道至大也而
聖人之心亦至大也故舜嘗好問

堯妻二女于舜事九男于舜為天下也為舜也仁
之至義之盡也故以天下為己憂以不得舜為己
憂是故前有唐後有虞

謂三代而下之不肖也夫堯欽明舜溫恭朱商何能企及但日親堯日親舜而不學堯舜便謂之不肖尔故史典中不見朱商不肖之迹若象則不第顯然矣

誠者自成成字須體認得分曉淫野子曰在心曰誠在行曰道在身行其誠也在心存其誠也此可以體認矣然成者成也物之所以成也

人之德性本自廣大也如天一為私欲所累便不廣大致之使必廣大而後可以言尊本自高明也

願學編上

七十二鳥鼠山房

如月一為私欲所蔽便不高明極之使必高明而後可以言尊何以致之極之故必道問學倘只是德性則子曰苟欲充其道也除是禪

孔門子路為親遠道負米孝矣母卒猶以不得負米告于尼父則生事死事悵悵在母也非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歟是孔門之教也

論語孔門之學之教而二帝三王之道也請得一節精則唐虞可躋夏商周可復不獨致太平也其曰半部猶云用得一半尔而非趙普所能也觀其

在宋蕭曹之儔尔至於太祖太宗授受間雖謂之不曾讀論語亦可也程公宋受命考亦各有見並存之使後有攷焉曾子曰省非不及君長即其事親孝可知其事長矣即其為人謀而忠可知其事君矣况傳習者一貫之道也故於孔子之教獨得其宗

夏商之文獻不足徵也雖能言之亦其宏經大略尔至周而其文郁郁曰從周尼父周人也云從周不有感於夏之質商之忠乎曰郁郁則其文盛矣或以易簡或以太極比一貫愚謂易簡一貫之道

願學編上

七十三鳥鼠山房

也太極一貫之理也行得易簡便知得一貫明得太極便通得一貫其致一爾

仲尼於晏嬰各見其善交不見其沮封乃知聖人之量之大如天

淫野子以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來而後能博文約禮而後能仰鑽瞻忽所立卓尔此便是孔門之教大學之學也

定性書云觀理忘怒可以制怒然情之發也須中節須當理則其怒始不遷却強制不得

若識得見其大則心泰便知得顏子之樂苟以為道可樂也便不知顏子之樂所樂者何尔然則顏子之樂不可尋乎試於其下改處求之

季文子三思於周公之思以待旦若河曰迴不同也文子之思事也情也周公之思理也道也思事與情外也私意易起思理與道內也精義益暢聞之吕子柳曰七情惟怒為甚能不遷則喜哀樂惡皆正矣愚謂皆中節矣曰五性惟過為害能不貳則仁義禮智皆善矣愚謂皆中道矣此便見顏

願學編上

七十四 烏鼠山房

子作聖之學之大而其仁不違也

曾子啓手足非徒手足也若曰啓子手子手子父母之手也予未嘗不恭以辱吾手啓子足子足矣父母之足也予未嘗不重以泰吾足而予克終矣蓋敬其身以無或毀傷云尔故於手足發之而其孝至矣而其德全矣

夫子之道高也其如天也堅也其如金也前也其若近也後也其若遠也或弥高或弥堅或在或在或在後是以仰鑽瞻忽工非顏子至健至廉不能

卓尔也然學者學之不外乎博約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斯道之不息也天不息聖人不息學者學之安得息蓋斯道何嘗息

顏子語之不惰蓋深有契於夫子之旨不但如晴雨之化也不患不到如有所立卓尔地位

先正云鄉黨一篇分明畫出一箇聖人又云非曾子不能作信然然學者於篇中先當識其精神命脉始可於步趨學之於動容周旋中禮上下一於敬處求之或得之矣

願學編上

七十五 烏鼠山房

四科蓋因其從陳蔡而各擬其所長然亦各得其近似夫孔門諸賢衆矣若子賤子羽伯玉子若子容子思原子羔子華其賢豈下於諸子哉顏子可以言發言悅不可以言助子貢子夏可以言助不可以言發言悅

天下歸仁謂心同理同固也然一旦己已克禮已復已到仁者地位天下如何不歸仁然周嘗以至德歸泰伯歸文王矣辟之太宰已履天官之任已坐吏部之堂天下雖大便知某為太宰矣不以太

宰歸之而何

顏冉問仁夫子答之不同然理一也顏子能克能復而不見人已便是仁冉子能敬能恕而不分人已亦是仁其不同就二子所至言之尔故回也可使為邦雍也可使南面及其至也子淵之仁可以覆天下仲弓之仁可以臨天下

文質彬彬云者辟之木焉幹其質也挺然而出而豐而直也葉其文也鬱然而布而暢而茂也苟幹勝而枝不榮則文不足矣枝勝而根不腴則質亦

願學編上

七十六鳥鼠山房

不足矣故未有根厚而枝不條達者亦未有枝繁而根不膏腴者故質與文乎文與質兼夫是之謂彬彬然質其本也文其末也

紀綱立教化行禮樂興政刑平之謂有成覆轉如天照臨如日無聲無色不識不知黎民於變四方風動之謂仁三年夫子自言尔仁度其時然也王者即聖人然夫子存神過化綏來動和恐不待三年不俟世即夾谷之會可見矣非謂俄頃乎或以多學而識之稱夫子此未審門地之見故於

子貢欲無言於顏子欲終日言而其學高堅矣欲速盡從容中道見小利盡見大心泰觀之人事曷嘗見行急而不蹶者曷嘗見圖近利而不計居處恭則問居渾是一團謹篤執事敬則臨事渾是一段端嚴與人忠則交友渾是一片誠恪如何不為仁如何不可行於華夷

剛易立毅易守木易莊訥易忍故近仁須識得剛不是強毅不是執木不是野訥不是鈍始得

願學編上

七十七鳥鼠山房

仁者無勝人心如何克無勝己心如何伐無一點憾如何怨無一毫私如何欲

邦有道危言危行夫有道矣言行不危可也然聖賢之心廣大也於時於言必曰吾非堯舜之言不敢陳於王前而所言皆聖謨於行必曰吾非唐虞之政不敢行於天下而所行皆聖治言必欲其聽政必欲其行危何如之其言孫非謂不言也但須存心納牖時可與言而言尔若危行則舍之即遠逝去之即高蹈尔

昔人曰知分則不克知止則不伐知命則不怨知

足則不欲愚謂不克勝私也不伐爲己也不怨居
易也不欲順理也不難矣哉然亦可學仁矣

初管鮑忽從亡也倅不及爲後入計及入鮑見小
白長也因薦管管知桓可長也因臣白然糾已殺
矣則忽之死死主也非死君也仲之臣臣長也非
臣讎也故仲尼不重忽之死不責仲之生

夫子沐浴請討陳恒欲見諸行事也上爲周中爲
魯下爲孟仲季三氏夫亂臣賊子接迹當世恒倘
被誅則三綱正九伐宣周自天子魯自諸侯三家

一顧學編上

七十八一鳥鼠山房

恐將不得爲大夫矣豈不欲見諸行事乎意不在
三家乎曰臣不敢不告撥亂反正之心無日不汲
汲於天下也

如其仁猶云如九合如一匡亦其仁亦其仁云尔
功也非仁也故曰如

一貫之一即惟一之一即得一之一故精可以言
一純可以言一蓋理也學至於一則無私無欲不
二不三如何不貫通得萬事然立之則中也主之
則本也達之則道也原之則天也

也比于仁也豫讓忠矣晏嬰亦忠也然紂知比于智伯知豫讓而齊景不知晏嬰

夫子非不欲隱也而終不隱非不欲仕也而終未仕是豈接與荷篠長沮桀溺所知也哉

觀因樂廢而去之八賢一母四乳而生之八士及接與荷篠諸隱者周雖衰亦多賢矣况有夫子有

顏曾子有七十子而竟不能興周也其天哉

知酒掃應對是形而上者是一貫知精義入神是形而上者是一貫則子游之駁子夏不知本末子

願學編上

八十一鳥鼠山房

夏之譏子游不知始終皆失也不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夫子天也不可升也日月也不可踰也况其墻數

仞得入者顏子尔未達一間也曾子尔獨得其宗

也毀夫子者祇自絕於天於日月於天於月何損

堯舜揖讓者此也湯武征伐者此也孔子著述者

此也何也中也精也一也時也門人記是於前未

見列聖相承至孔子益明尔五美四惡其聖政之

餘乎知命知禮知言其聖學之餘乎

越椒之必滅其氏羊食我之必滅其族人先知之者聞其聲而知之也而聲則氣之發也所稟之氣薄甚濁甚故其聲遂惡人是以知之耳然聲之出氣也氣之發情也非性也人見其情之惡也遂以爲性亦惡而不知非性之本然也是下愚之不移者也

鄉射禮吾師遂翁嘗行之而闕隴學宮恪遵焉予行於皖郡而觀者肅容如入太廟行於吳郡而觀者起敬如見大賓行於海岱亦然禮義之心莫

願學編上

八十一鳥鼠山房

不油然而生禮能序樂能和於此可見矣孰謂古禮古樂不可行於今哉

人言秋天高天露下霜至月朗星稀水落石出人之仰之如見其高也蓋歲將成氣自肅耳天豈高

下哉

火一也噓之則然吹之則滅噓之若助若扶也陽

斯生矣吹之若撲若閉也陽乃伏尔陽生其春乎

陽伏其夏乎

日初出也辟之鏡未作器而才出爐其先若熾日

既中也辟之鏡已成器而復在函其光若哉時乎
初出人平視之如掩如映其色滄滄時乎既高人
仰視之如射如刺其色皜皜然陽精之凝合其廣
千畝其陸固有南北其度固有寒暑而其照臨容
有大小遠近也邪

一日於院郭郊行見空中鷓鴣千群或引而成行
或列而成隊或圓而成局而成方或大而成
城或小而成圃久而後散於吳邑谿行見水邊之
草之花其盛其英其葉莫不成章亦莫不爛然之

願學編上 全二 烏鼠山房

鳥之獸之蟲其羽其膚其毛莫不成質亦莫不煥
然乃知道之昭著不獨鳶飛魚躍尔已也

春少雨夏大雨秋多雨冬微雨春生萬物其氣初
出故雨少夏長萬物其氣已克故雨大秋成萬物
其氣欲翕故雨多冬藏萬物其氣漸收故雨微然
或春大雨夏秋不雨冬有雨無雪者變也皆不得
其正也故堯欽若昊天

願學編卷之一終

天水鄭珩錄

願學編卷之下

烏鼠山人胡績宗學

錦屏山人梁高核勘

樞密楊希仁贈予金人圖曰子其常目此予謝之
而為之箴曰我思金人彼豈無言言苟弗中駃不
獲吞支誕何為惟禰之門緘默何心乃德之原天
何言哉日往月來地何言哉冬閉春開曰尔胡不
默默者心休尔胡不重重者身厚尔胡不簡簡者
性逸尔胡不靜靜者神守我緘我口君子篤恭敢

願學編下 烏鼠山房

告金人惟君是從

薛敬軒語錄皆從踐履中來胡敬齋語錄皆從淹
貫中來

胡敬齋指斥禪學甚力高明之士聞其說必翻然
改圖矣恍惚之論當從整菴公

格物良知之辯整菴先生之記詳矣明矣不知習
為其說者復何為辭也吁立異以求勝若平心
以求進謂格物為正物將謂正心為格心邪謂良
知為天理將謂良能為天道邪豈古先聖賢止知

格理而不知格心邪止知天理而不知良知邪
有以多學擬朱子者夫子貢嘗以多學疑孔子矣
及聞性與天道乃知孔子之道之教曰一貫曰博
約其準的也朱子不學孔子邪而必以六經爲注
脚則注脚將不讀邪不讀經書抑何以博文邪不
博文即可爲聖爲賢邪即可爲孔爲顏邪
或以列聖才力不同爲問其師引精金爲喻而答
之曰聖人才力有大小猶金分兩有輕重然皆足
色堯舜猶萬鎰文孔猶九千鎰禹湯武猶八千鎰
夷尹猶五千鎰夫人之至者曰聖物之精者曰金
然金何可以喻聖也苟以金喻聖也則列聖皆足
色金也堯舜文孔其猶華山所產之金也其色赤
製爲器其光如日之初出禹湯武周其猶麗水所
產之金也其色赤黃製爲器其光如日之既高尹
夷惠其猶涪水所產之金也其色黃製爲器其光
如日之將昃質之市人皆曰皆足色金也驗之工
人皆曰皆足色金也但光與色若有差耳是即聖
人之無優劣也如其所荅將較其輕重邪抑量其

願學編下

二

鳥鼠山房

多寡邪夫聖同天請揆之天夫春歲之首也在天
爲元在人爲仁堯舜其猶春雨乎潤萬物者也而
物無不生夏禹周公其猶春風乎動萬物者也而
物無不和文王孔子其猶春日乎照萬物者也而
物無不光湯武其猶春雷乎鼓萬物者也而物無
不起尹夷惠其猶春露乎亦潤萬物者也而物亦
無不滋原其命天道也觀其象天文也其所以然
天也而人之見之也若有差殊焉其聖一也夫堯
舜精也一也中也禹無間然也湯執中也文純也
不已也武不測也周兼三王施孔時也一貫也
皆聖人也無不盛也尹任也夷清也惠和也亦聖
人也蓋反之也是惟化之安之處有不同耳而可
以輕重多寡秤量邪
不識朱子之學期于博約而以爲標末不識陸氏
之學期于高遠而以爲空宗然學者不善學朱子
鮮不趨于標末者不善學陸氏鮮不墮于空宗者
蓋晦菴邃密象山英邁皆非人所及惜象山不識
性

願學編下

三

鳥鼠山房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何心哉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吾循吾理吾擴吾公吾胸中自尔泰然豈以貧富貴賤而動豈以窮達榮辱而移

孔子言性近習遠無理與氣而言也孟子言性善言理而氣在其中也蓋未有有理而無氣者特月為氣質之性似貳之矣似非孔孟言性之本旨矣孔子曰繼之者善孟子曰善理也非謂氣質也天之德元為大人之德仁為大

願學編下 四 鳥鼠山房

或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何以在其中曰心在於學而學必其博心在於志而志必其篤心在於問而問必其切心在於思而思必其近則心不待操而存矣理勝乎欲公勝乎私收斂不容一物矣仁不在其中乎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堯讓堯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舜也祗台德先舜倫攸叙禹也緝熙敬止徽柔懿恭文王也思無三王以施四事仰思坐待周公也上律下襲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孔子也吾師也

不遷不貳一簞一瓢不改其樂顏子也求其放心善養其浩然之氣孟子也一為要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周子也忠貫金石孝通神明龍德正中混然天成寬而有制和而不流程子也若友也寔師也何以師之法之如天焉何以友之依之如日焉記不云思無邪毋不敬

玩伏羲卦爻而不識先天不可與言易按黃帝律呂而不達黃鐘不可與言樂

願學編下 五 鳥鼠山房

天於穆不已聖人同天亦不已學者有得於逝者如斯夫則其學自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有義乃有易有舜乃有詔有孔子乃有春秋八卦六十四卦定義之文也上彖下象文王之文也上爻下爻周公之文也上繫下繫孔子之文也而文在茲矣詩書禮樂皆其所從出也

泰伯虞仲紹后稷之業承大王之志啓王季之嗣遜位而之勾吳而其至德莫稱以起季札子游以節讓一以禮讓不止文武興于周泰虞先亦興于吳矣農師之澤何遠大若是哉

原缺

讀我 伏讀 寶錄無不仰觀天之高日之明者
高皇之勅旨之文義迥見其不世出有非劉宋諸
臣所能贊者固一今代之湯武也

讀

聖祖訓武錄作而嘆曰人謂吾

皇之令如雷霆臣謂如冬日人謂吾

皇之政如霜露臣謂如春雨夫日暴之雷鼓之而

後成材雨沃之霜殺之而後成歲故四時行萬物

育則天地位故於春見其仁焉於秋見其義焉而

願學編下

八 烏鳳山房

後知 天地之廣之大也大哉

皇言箴之於未然玉之於已然不與天地同高厚

哉

國朝治化盛於我

孝皇如天之仁如日之明遠邁乎殷高宗周宣王

其澤固非一二世所能斬加之以年當與

堯舜比隆唐虞媲美而致治不足言矣故升遐之

日民間如喪考妣哀動海宇雖愚夫愚婦無不哭

至

丙哭臨無不哭至其家者諸吏定日哭辦于官而
農工商賈巷哭不絕皆續宗所目覩者續宗隨諸
臣工祖送北郊

梓宮將起臣民攀號遍野其哭動地其聲徹天望
梓宮不見而後入城視堯舜何殊焉何也立賢湯
也卹民文也納言禹也右文武也世不幾唐虞邪
或謂弘治間上有

堯舜之君而下無禹皋稷契之臣是以澤尚不及
唐虞然龍不有雲邪虎不有風邪若王想劉大夏

願學編下 九 烏鼠山房
戴珊張叔華諸公餘不皆不可及然未獲專任問

有問之者然則澤豈不浹洽海陬邪

武皇英明不易得嘗斥內使云若輩俟吾醉將有
所為而諸內使竟以酒中之以售其私於戲

先帝豈不武不毅邪觀誅逆瑾逆濫伐逆濠可見
矣而乃為諸群小所蔽蓋浮雲障日日何能照背

巖邪然賴有
高皇之成法

敬皇之深仁在諸司庶府得遵行之

弘治年京師偶遇天變諸臺諫欲去兩京大臣
之不職者以答天意疏既上 旨未及下

敬皇帝特御文華殿召 內閣三學士咨去大臣
可否劉少師曰大臣尸素不止一守一令而已
請亟去其不職者

上若曰
先帝作養人材甚難可去其甚者少師曰恐天變
未易回也

上若曰朕亦不能無失爾李少傅首劉曰承旨承
願學編下 十 烏鼠山房

旨於是皆頭首應之因 賜以茶三學士出
上命內使隨之劉出 文華門手按帽紗奮然曰
先去劉某內使具以

聞一中貴從後密云少爾一人邪
上聞之即令執出杖而謫之乃止去二三大臣之
甚者於戲此非 堯舜之君之明禹皋之臣之良

邪此非都俞吁咈之景象邪不可以占
敬皇如天之仁邪其子謙 少保

太皇太后之族有犯法者法司坐以謫成族人求

勅於

太皇太后太后詢之

敬皇敬皇召太司寇白圭問故白對以法應坐

敬皇若曰可末減否對曰此

高皇之令而

陛下之法也臣不敢蔽司寇退

敬皇召太司馬劉大夏語以故劉對曰刑部尚書

言是是

高皇之令而

願學編下

十一 鳥鼠山房

陛下之法也

敬皇曰何也劉曰傳云瞽叟殺人舜竊而逃諸海

濱况貴戚之族乎

敬皇曰見何書劉曰見孟子乃取其書於

內閣講讀之

敬皇曰刑部尚書執之是也是法也乃以其故復

太后而贖其人以發成焉

敬皇之聖政遠邁殷高宗周成王者不一而足加

之以年不與唐堯虞舜比隆邪

夫丞相君天下之阿衡也國家治亂係焉天下安

危係焉然房杜丙魏姚宋不易得我

太祖特旨不置而事托之六卿權歸之

一人迥出漢唐宋之上我

成祖以代王言特取七翰林在閣因事浴諷焉乃

後翰林在閣亦因事啓沃焉乃後

列聖特置三公皆大學士然六官之建立政事進

退人材酌量 國是未有不質之三公者若文貞

願學編下

十二 鳥鼠山房

文敏文清文達諸公亦不可得此

明天子慎選重任駕此國家重務也蓋有

高宗自有傳說矣有 宣王自有申甫矣

正德間權臣接迹而逆瑾逆璉逆彬尤著然皆伏

誅矣時六部諸大臣守

敬皇帝成法有不阿附者有調停者於時士風頗

正輿論頗公此非天理之在人心者不泯邪故都

下有涇自涇渭自渭之譴然奔趨决裂者亦多矣

乃有拜為親者有結為昏者有倚為山岳者

寓乎其中然有愛

君報國之誠而遇事之或常或變宜無可為者續

宗近迎送

乘輿河上適汴中大饑大疫死者枕藉道傍里人

不及盡掩經行中貴皆目覩之續宗亦當抗言願

以供億頻繁汲汲如不勝而撫按二臺潘臬二司

俱已得罪避不敢言比見三五元老大臣日侍

行宮顧問移時始出內外臣工賴之欲因是進諫

復遂巡而止傳聞

願學編下 三 鳥鼠山房

當宁欲發賑不果止敢驟言者乃未及言既

變輿回京續宗草疏約巡按陶侍御極言之乃荷

溫旨下戶部即議行汴中得大賑焉而後知進諫

之不易也於時

膚藻聖明日侍左右者獎順欽承之恐後中有獻

納外人不及知爾蓋

昊天廣大固非芹曝所能感格而

皇鑒淵澄亦非涓滴所能贊揚也進諫不難邪

正德初中貴瑾彬永成大用八人以

春官侍從微勞欲擅權以蠹

敬皇聖政大司徒韓忠宣公達之

內閣三公明旦乃帥九卿具劾其姦期翦除之韓

公九卿待罪

東閣前

上屢遣內使和解之欲寬其誅而韓公九卿執不

退者二三日內使三復婉切大臣有拉韓公出者

明日事遂變八中貴皆據要地分執其權而

內閣劉公洛陽人謝公餘姚人及韓公洪洞人皆罷去獨

願學編下 十四 鳥鼠山房

李公長沙人與吏禮兵刑工尙書存

孝皇仁政盡廢閣矣逆瑾緝知草疏者銜之諸籍

紳致怨拉韓者而亦未之何也章疏戶部郎中李夢陽也

頃在史局而見西涯李公沉而介震澤王公敦而

格厚齋梁公和而厚敬所蔣公真而裕熊峰石公

毅而端野亭劉公直而亮繼在留都而見整菴羅

公貞而肅東川劉公質而純而知翰苑作人雖於

民情世故未必皆諳而其所養所就自非俗吏所

能及也

秘閣輔弼佐佑臣必一二多學士必一二曾作郡
縣士而又皆忠貞中正溫厚和平而職又不皆在
部尚書上倘代

王言則言之出也不但如綸如綍殆如日如星也
然勢未能也臺諫秩不甚崇重臺諫也代

王言者秩可復崇邪獨不鑒之古乎擬之臺諫乎
觀殿閣院大學士學士階皆五品

高皇之創制其見卓矣然論道必三公代言必學
士不識可兼任否

願學編下

十五

鳥鼠山房

正德戊辰進士登科聞將選吉士同年時舉子庚
乾叔性之虞佐仲實君卿仲齊子委聖之用賓書
夫養和伯順惟新時行用先子惇于中思抑鳴和
景熙汝厲與行思道德徵時庸崇教仲鵬汝慶及
續宗各備卷於

宗人府前伺考俄有傳每科選改吉士有私充門
牆桃李者當路白之逆瑾欲二甲首點廿人三甲
首點十人以釐革之明日果得

旨止點二甲五人三甲三人蓋瑾不欲選復不德

多遂不選改矣既蘊德則又與續宗於一甲授官
疏內同批授檢討而思抑仲實廷惠遜卿希哲皆
內批授庶吉士瑾既誅乃竟俱以此與續宗俱外
補有編管者而其事益著然選吉士衆因擬

傳臚後即命自學士至贊善擇五人於禁中就

廷試卷分地方覆閱即選之初或欲令各鄉之

仕于朝者自行人以上公舉三四人復試之而

又兼察其問學訪其性行或得其人矣似亦急務

然恐未易舉行也是日予未報名謝恩次日始

願學編下

十六

鳥鼠山房

國家冠裳梁冠蔽膝漢制也烏帽曲領唐制也幘
頭大帶宋制也節令朝會則服漢制正月上旬月
朔望謝

恩朝辭百官上任則服宋制口趨朝及視事

則服唐制而獨謂之便服云便作事也於漢曰朝

服於宋曰公服蓋公私皆具矣正德初俗儒俗子

紛紛着岐巾廿四氣衣或曰衣服之變也縉紳爲

欲正之比與莊渠先生擬卿大夫士當著章甫冠

服深衣以便燕居而復古之禮冠禮服則其變自

正張學士乃創忠靜冠服以 問詩

允行之而衣冠之變未盡革也今武弁舉子驛史

倉曹皆戴三品忠靜冠始儒俗莫分尊卑莫別如

法服何然大帽半袖胡服亦未盡革也

從祀先師廟孔門七十子宋四子外非董韓不得

預進歲稍益正之若得其宜矣而猶有未盡然者

龜山楊氏時雖稱程門高第然晚年之出已失况

復流于禪却以將樂一闕姓楊周旋其間而獲入

焉非體也然程門高第可入者其唯和靜尹氏灼

願學編下 十七 烏鼠山房

乎次則劉氏釋耳西山蔡氏 元定朱子稱為老友

所當入也却以其子仲默在列乃列之啓聖祠夫

仲默豈季通比雖曾撰書傳子也季通得聞性與

天道之妙父也宜以季通從于庭而以仲默列于

祠可耳歐陽氏 宋文人也雖嘗比之唐韓退之

然未問道乃亦得從祀其文况非游夏比苟論宋

人物當入者其唯文正范氏 仲淹乎

為政者不以愛憎榮辱人不以好惡進退人政斯

平矣

唐太宗貞觀之治超越於漢然兄弟之倫乖夫婦

之倫悖唐玄宗開元之治增重李唐然夫婦之倫

溺父子之倫踈何也無本也

觀司馬子長救李陵之疏答任安之書可以亮陵

之心矣然漢使招之可以歸矣既不歸亦當對漢

使一死以白其心而猶不死陵不惟負漢且負遷

矣隴西士夫所以耻之尔

士之于官猶女之于家耳也無問人之醇否敢之

滅否而守其本也

願學編下 十八 烏鼠山房

人皆曰國有諫則治愚則曰國無諫則治人皆曰

國無諫則亂愚則曰國有諫則亂蓋君不得臣則

諫臣不得君則諫有諫果治乎君得臣則不諫臣

得君則不諫無諫果亂乎

諫而不納約自牖其諫必不納不曰信而後諫

鸚鵡集于高山之木之顛鸚鵡集于深林之木之

叢於人無忤也人取而教之語焉皆能啾啾如人

呼叫繫于簷日悠悠也仰視山顛林叢不可復得

矣此豈非能言之累多言之害邪

遇也者遇也其道合也達也者達也其道行也伊尹之於成湯呂望之於文王遇也時也傳說之於高宗周公之於成王達也命也訓以先覺佐以再造其道泰矣遇矣輔以中興相以無逸其道亨矣達矣然不以其遇非遇也不以其達非達也

王室欲以愛易世子齊桓控大扶小以翼戴之伯主之職也或以不諫責桓然周弱齊強宜無難于諫者事或不可諫幾或不及諫不得已乃會諸侯以靈之定之若曰王世子以事出伯主列侯不得

願學編下 十九 鳥鼠山房

不會問言及廢易與否而天下皆知世子者既不之嫡也國之本也內有父命上有君命亡得而易之也而太子踐社矣事定矣心盡矣故聖筆于會盟焉子之漢張良請四皓與太子遊放是耳挾君云乎哉挾父云乎哉殺梁子曰變之正也而管仲之器小不在是也安得起淫野子道之

季札出聘越廿有八年而吳始亂而以辭國生亂責札吁廷矣然札不出吳或不亂故以吳使札札

多道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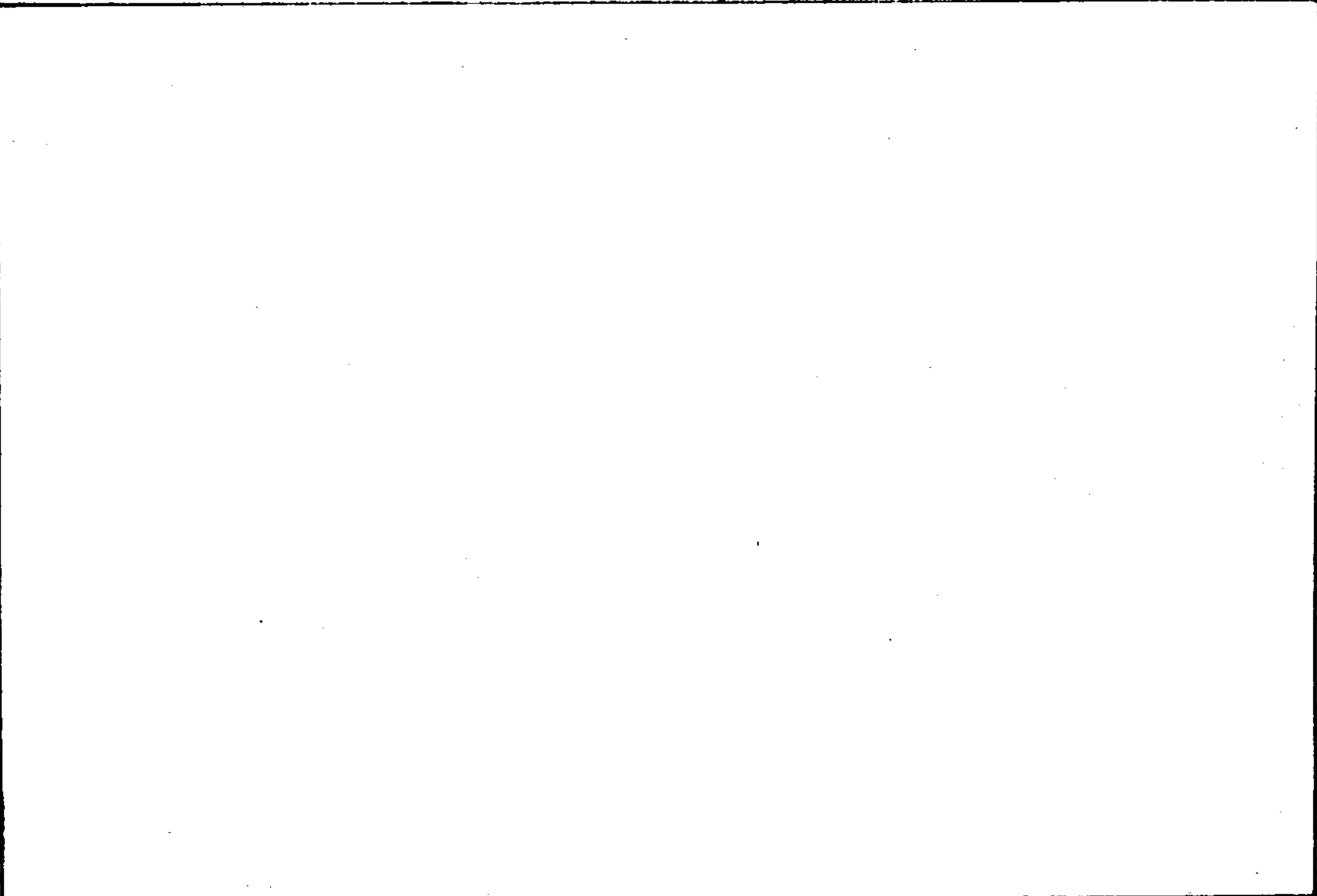
桀以不仁虐天下湯與伊尹不放以拯之不得謂之仁紂以不仁殘天下武王與太公不伐以救之亦不得謂之仁桀放而商代商代而民免於塗炭矣紂伐而周興周興而民出乎水火矣

毋有非子何可弑父有失子何可拒子有過父何可棄列國之名不正莫大於是然當當然當當廢暗當以輕當當一父之而使暗復嗣靈輒仍嗣暗名斯正矣此惟孔子感化之而衛不知用也若子路則非所明矣伏也

願學編下 廿 鳥鼠山房

齊公子糾稱糾稱子糾春秋時稱謂或然尔子同生稱子同初生也若以子糾不稱子為不當立則小白當立何以不稱子小白且有以糾為兄者又何說焉我納糾當稱伐齊白入當稱齊小白倘曰伐齊納齊糾曰齊小白入恐非聖筆也曰伐曰納不當納明矣曰小白入于齊當入明矣

春秋賢臣曰管仲曰子產夫管仲有功於中國子產有功於鄭國蓋言其所立也子產德管仲才蓋言其所履也然皆未聞道王道



原缺

孔子果問於老子邪
老子何如人也
 也孔子果問於老子
稱孔子問於老子
 老子夫問禮偶然尔
者孔子周流天下
 天下欲斯道行未問
居處况至聖也
 也庸無不遍見老子
其人矣禮之外復何問
 外復何問然尼父豈不知治不知仁義不知道不知化而或有問邪
猶龍之稱且出外傳
 李聃者也欲尊崇其師乃尔鼓舞掀翻既假孔子復假老子以神其說
曰孔子問老子答曰孔子復假老子以神其說
 老子可則聃老高出人世矣雖駭聽以惑後世而卒不可惑也
盖太陽殘星明晦自判然尔其謂治即無爲而無不爲之教而非唐虞萬邦協和四方風動之治也
 夫治在人亦在心曰忘天不有其天也曰入天欲至於天也
豈仲尼所不能問所不能言哉其謂仁義即大道廢而有仁義之訓而非禹湯文武公天下之仁一天下之義也
 夫天地有常也則德不必行道不必趨矣
曰無私夫何私無私矣仁矣義矣何爲亂人之性哉其謂道即道可道

願學編二 世二 烏鼠山房

非常道之學

中之

不可傳然見

而堯安安而文

何自得乎而

於義哉其謂至道

即無狀之狀

之旨而非文王

上天之載無

道也夫造物雖無迹

然然而復始者何聖人斷之者何精大得則無值

有見斯至矣何事於論何事於辨於聞哉其謂化

即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之義而非聖門唯至

誠為能化之化也六經孔子及魯以剛定者乃在

願學編下

三

鳥鼠山房

會老子後而曰老子云六經先王之陳迹也其謬

可按矣夫文字迹也義理履也履道也豈非所以

迹哉聖人之於物豈將不與化哉不化人哉而何

以令自化哉易神化也書治化也詩風化也禮樂

德化也春秋聖化也迹云乎哉陳迹云乎哉孔子

大聖也耳老雖年高位尊不當輒稱名乃稱名者

若曰亦嘗師之云爾也其治其仁義其道其化論

語繫辭論之精矣至矣夫何問而不可不然不然

之言之類與論語繫辭絕不類則問者復者皆出

於周而答者可者亦不出於耳聞卷之六辭雖不

逮却和類然其端之於吾道何啻千里夫軒帝帝

堯帝舜亦抵之且假設漁父盜跖以侮孔子而况

下上老子哉周固伯陽之達磨也故宣大聃老以

裁抑宜聖其書可火也其人可屏也

夫上下交而德業成昔漢高帝之臣張良昭烈之

於諸葛亮可以言交矣若唐太宗之於魏徵宋太

祖之於趙普亦可以言交也蓋明與氣合而后可

以言交聖賢道合而后可言交

願學編下

四

鳥鼠山房

漢唐宋皆設丞相夫有丞相則責專責專則任重

然魏丙房柱姚宋不易得斯歎林甫杞似道侂冑

捨不難得而公孫弘王安石亦不難得

國朝不設丞相也殆以是哉然無若其秩有若其

位而其責有不可得而辭焉者是故

堯舜之德之施唐虞之澤之被其屬望則有歸也

屬望若何若舜之咨堯禹之咨舜也若益之成禹

商公之成成王也則都俞吁咈之道協而責難之

恭為六否則奚止於尸素康曠已哉

諫垣於封駁不避憲臺於對仗彈劾不廢則

王言皆如二典臣疏皆如三策君子皆將進用小

人皆將退伏矣天下有不治平也哉

大家宰佐王以治邦國統百官均四海者也而猶

聽命於人其何以進君子退小人邪其何以倡九

牧阜兆民邪其何以正我

高皇以事其之六部之職邪夫宰猶相也昔周公

為宰而武王為相而成王王使相而如周則君

德崇宰而如周則君治平其餘豈淺哉後編

領學編下 卷五 鳥鼠山房

昔與彭公序書曰惟今之時碎之人或染疾而將

瘥也蓋醫者未敢服以峻劑進以糲食惟徐徐以

調良之藥平淡之餌調攝之培養之培既厚養既

壯元氣既復於時或勸以遠與或期其大振則既

壯之身固非風寒之所能侵而既厚之體亦非聲

色之所能入而其疾瘵豈苟不俟其平復而驟欲

其一舉萬仞一飛千里竊恐力不支而行不遠則

毀者將至於是其議醫者矣醫曰遠哉日衆又恐

疾或復作藥將無効醫亦無功矣寒水

周以仁興秦以不仁敗周八百仁之澤遠矣秦二
世不仁之報亦邇矣哉

古之政多實行今之政多虛文古之學多實德今
之學多虛譽

身通九經四書旁及子史百家斯謂之學文苟治
一經猶未貫徹焉與不學等可與言春夏習詩書

秋冬習禮樂也哉

洪元明古本小學得古小學教人之實要要亦本

朱子小學所上之木 留中矣

和學編下 共 鳥鼠山房

古之政一今之政式古之政思今之政教

古郵民則獲上今郵民則不獲上古獲上則郵民

今獲上則不郵民

都御史行臺御史行臺苟不悅藩臬郡縣之極力

趨奉承順則循吏斯得能吏斯遠矣

莫不曰揚雄附莽故曰莽大夫雄然馬融嘗附冀

矣蔡邕嘗附卓矣夫融邕皆工文學而以儒稱是

皆何心哉然則殺李固杜喬者非融邪而王允被

於邕亦不能無憾焉但視融小有間爾

唐以前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後止祀孔子
國朝亦止祀孔子而以顏曾思孟周程張朱子配
之夫祀孔子報德報功也顏曾思孟以下諸賢傳
道於孔門亦皆有著述者也然周公有大勳勞於
周室固也其所著述有易又辭有無逸諸書有雅
頌諸詩有儀禮有周禮顧不得與孔子並祀邪夫
義文帝王也不可得而祀也周公不與孔子並祀
顧不得專祀於鳳郡於岐邑於宛郡於阜邑邪然
岐山曲阜皆有廟乃皆荒落未若孔廟之專而恪

願學編下

廿七

鳥鼠山房

而岐廟且在山麓豈後世學者所以報德報功之
典也哉幾欲疏于
朝而未果也吁此非 國家一盛典邪
國朝祀典孔廟外又祀名宦鄉賢於諸學宮蓋名
宦所以厲居官者鄉賢所以厲居鄉者夫諸葛武
侯陸宣公范文正公韓魏公且不得從祀孔廟則
諸名宦鄉賢夫豈得盡如葛陸范韓諸君子者哉
亦豈政與德有似葛陸范韓諸君子者哉且聞名
宦有私於所厚者鄉賢有私於所親者而祀非其

祀矣蓋名宦須不媿韓范鄉賢須不媿葛陸始得
咸池韶濩是爲雅樂康衢擊壤是爲雅歌商彝
鼎是爲雅制陶匏土鼓是爲雅音回琴點瑟是爲
雅操故樂以雅爲則文以雅爲至古今譚詩文者
一則曰爾雅一則曰大雅而雅其體也

邵文莊公繪諸葛武侯陸宣公韓魏公范文正公
司馬文正公小像而請涯翁題小傳於上蓋傲
君而景仰焉爾予欲益以狄梁公考之而漢豈
其人更欲益以董廣川是皆百世可景仰者

願學編下

廿八

鳥鼠山房

程門之有尹氏猶孔門之有曾子也
湛元明二業合一訓傳示後學愚不敢以爲
業一也已岐而二之又合而一之學者之爲
也理也顧可二二之乎蓋舉業學者餘事不
廉耻不立則風俗不美風俗不美則海宇
在內而皆阿大夫在外而不皆即墨大夫
交征而公私漁獵矣故曰不奪不廢
天之文粹于日星地之文粹于可徵聖人之文粹
于易書詩禮樂春秋夫文之粹本之天也

本之聖也足大也道也然本之天文之所從出也
本之聖文之所由作也文不出於天跡而已矣文
不作於聖執而已矣天地之文道之昭也聖人之
文昭大道也若秦漢唐之文求昭乎道而道未易
昭也然則文不可學乎讀易而求義文周孔之畫
之家之文之聖讀書而求堯舜禹湯之典之謨之
訓之誥讀詩與禮與樂而求文武周公之咏嘆之
制作讀春秋而求孔子之筆削則文作而理著
理著而道昭道昭而化成文不在茲乎

仙下 卅九 鳥鼠山房

詩自沈宋興而漢魏之調變矣字自顏柳作而魏
晉之體變矣文自柳蘇出而董賈之致變矣象自
徐程起而籀斯之格變矣而况傳心之至德扶世
之要道邪而况有陽學于儒陰附于禪者邪
漢詩李少卿魏詩陳思王可以言詩矣蓋少卿出
於三百篇而思王得於十九首也

元楊伯謙選唐音其主於調乎 國朝高棟選唐
聲其主於格乎漢詩無調與格而調雅而格渾厚
詩有調與格而調適而格雋五代而下調不協而

格不逸未見其有詩也

今觀唐詩楊王盧駱辟之日初升月初出其光煜
煜其色滄滄陳杜沈宋李杜王孟高岑儲李王常
韓之日既高月既復其光嗚嗚其色盈盈劉錢韋
柳韓之日未戾月未虧其光渾渾其色耿耿皆可
仰而不可及唐之世代固可考而見而其文獻亦
可按而知也求唐詩者盡於是涵泳也哉

漢魏詩不工晉詩稍工唐詩工陶詩不工謝詩工
李詩不工杜詩工故漢魏詩不易學唐詩可學陶
詩不易學謝詩可學李杜詩俱不易學然杜亦可
學試取其集而玩索之當自見也

願學編下 卅 鳥鼠山房

之學詩者規規於摹倣求必其似曰吾學
欲拙欲麓顯顯以擬其餘馨曰吾學初唐

唐也似工矣而實未工也然則詩不可
求工而自工斯為工工矣而若不工斯
難于工而尤難于不工也詩豈易工

後之詩一曰漢二曰魏而已矣三曰晉

後之詩一曰漢二曰魏而已矣三曰晉

而已矣風雅頌辟之天也蘇李其日光乎
月華乎陶謝其玉色乎李杜其金聲乎然
篇猶有遺韻若齊梁陳隋不可與言魏矣
尤不可與言唐矣三百篇不逾遠邪故曰刪

詩
讀漢詩當求其渾樸讀魏詩當求其沉厚讀晉詩
當求其雋永讀唐詩當求其精到讀李詩少當求
其委婉讀曹詩子當求其典則讀阮詩當求其深
奧讀陶詩當求其古淡讀謝詩當求其典麗讀李

願學編 卷下

三

詩太當求其飄逸讀杜詩當求其沉鬱讀章詩當
求其冲澹讀柳詩當求其蕭散詩豈易讀哉然得
其肯綮亦不難探求也

右丞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摩詰浩然不得其
化裁乎應物子厚不得其風致乎然深粹精拔質
而綺靡而腴尤不可及其蕭散冲澹則在堂階間
矣

魏詩冲澹者阮嗣宗晉詩冲澹者陶元亮後之工
詩林心 不能及而陶猶不煩繩削若謝玄

暉亦平淡然有濫觴乎唐者矣

朱子解參同契亦猶註楚辭耳其意固有在焉校
陰符經正韓文則其餘力尔

讀左傳當得其宣麗讀史記當得其宏放讀漢書
當得其典實讀說苑當得其博讀漢紀當得其

其嚴簡是故事該而文暢高古云乎哉

讀皇明文衡而知今之文不古若也 國初文學

傅宋景濂劉伯溫蘇平仲王子克然皆元之逸也

稍方遜志楊文真及讀其文歐會氏且不及况程

願學編下

世一 鳥鼠山房

張子邪三復之安得有大極圖說西銘易春秋序

邪若詩則上可企晉唐而宋元不足言矣蓋不止

李獻吉何仲默尔也然文衡選止國初者尔後必

有興起者

清邑孔廟及學既改遷之立其上高而明無復卑

下矣行其中廣而大無復狹隘矣繼自今苟進修

其中極高明焉中庸斯道也致廣大焉精微斯盡

也及其至也動必體乎乾蓋巍然巖嵒然朗矣靜

必壺乎坤蓋瑰然壯廓然宏矣是之謂尊孔子是

之謂學孔子

文至於蘇去昌穆遠矣况秦漢乎詩至於白去彭澤遠矣况漢魏乎文法韓柳然可與言典謨訓誥

乎詩宗李杜然可與言風雅頌乎

夫詩樂府司馬相如古體四言曹孟德子桓子建

稽叔夜陶淵明五言李少卿班婕妤曹子建阮嗣

宗陶靖節謝靈運陳伯玉七言張平子蔡文姬曹

子桓李太白杜子美近體五言王摩詰孟浩然杜

子美七言杜工部王右丞句五言李翰林王韞

類學編

廿二

鳥鼠山房

川七言李謫仙王少伯長篇李太白杜子美知此

而學三百篇其庶幾乎

國朝奏議戶部稱周文端公兵部稱王晉溪公而

吏部王端毅公馬端蕭公所建白皆為精神推重

文雖不及漢唐賈陸固

昭代之讜言也然端毅公所言無不可行者故與

端蕭公者皆刻傳焉比亦欲梓文端晉溪公者而

未能也

今選舉外有歲貢三元山席文襄公云此揆也非

貢也夫下貢上必琳球箇轄也苟非琳球箇轄敢

貢乎然郡縣所貢不惟其人惟其年未必崑玉珍

帛也近學士張君變令於當貢者選之然亦選以

文耳愚欲於當貢者選之以行不以文也或云人

心不古矯為莫辭也愚欲於立身行已無過中求

之而不之學校參之郡縣或得其一二耳然孝弟

忠信其本也或欲行程明道學校養士法尤善

守令體認得父母字牧字斯父母得一郡一邑牧

得一郡一邑

類學編下

廿二

鳥鼠山房

天下生民以十分計之官一分史一分閭一分商

一分工一分僧一分道一分游手人一分餘三二

分人力農以供八分不耕之人欲民不窮且盜也

不難矣哉商與工雖亦營為逐末者也此不可

抑乎游手人替一僧道蠹食皆袖手者獨不可

除乎大抵敦本務實惟在乎農耳此可告之父

母斯民者知稼穡之艱難者

邊卒之功難報也故市之人邊吏之功易報也故

註之已

原缺

志發於言之謂詩詩發於聲容之謂樂府
峻山魏先生好嘗云惟聖人之言皆當於理故可
以訓若賢人之言當於理者固多然亦有不當於
理者可槩以訓乎且有陷於禪而不自知其溺者
學者其可忽諸

讀整菴先生與陽明先生論格物良知之書是非
判然始不容措一辭倘猶惑焉斯惑矣

尊崇孔廟知報師矣蓋知所以師乎師之道無也
時而已尔一貫而已尔修輯泮宮知學矣蓋知所
以學乎學之道無他忠恕而已尔求放心而已尔
陽明先生昔平逆濠恭俟

願學編下

卅五

鳥鼠山房

乘輿艤舟皖口者七日予嘗請益矣公謂格物爲
正物予謂如正心何公又謂格物而知朱子所訓
如初學何予謂如公所論欲求之心也正唯初學
所未能也公亦以爲然予又謂格之致之雖在物
在知然所以格所以致却在心公亦以爲然至論
天理人欲之判鑿斲分明予領其義而知公聰明
才辨不獨文章事業高出於人也却未言及良知

或謂公繼象山恐公知之亦不以爲然也逆濠既平

武皇兵駐留都諸權閹日以

天威臨之公屹然弗撓弗動有千萬人吾往矣之氣諸權閹亦屈服不阻抑矣固

聖代之豪傑士也夫何可及哉

公謂四十五十而無聞爲聞道予亦爲然公謂陸氏非專尊德性予謂朱子非專道問學然顏子不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邪公亦以爲然予又謂象

願學編下

三六

鳥鼠山房

山元不學禪學象山便是禪公亦以爲然而涇野

呂子涇野霍子則曰象山正是禪

隴川九逸燕集約曰悅尔親諧尔昆弟迪尔子姓

以篤尔友朋又曰毋以進榮毋以退辱毋傲世毋

絕俗毋滿毋放楊簿体乾陳丞敬之蔡簿致遠張倅濟民孫倅世美李丞于郊王守

厲云與續宗共九人

薛文清公其有得於敬乎讀讀書錄數過而心自

警身自省未敢肆然放失也薛子其有得於敬乎

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謂呂東萊張南軒劉屏山蔡

西山諸子也非謂周程張四子也朱子於太極圖說通書西銘蓋註之矣於定性書克己四箴並錄之矣近思錄夫朱子繼程子而立教者也其造詣與程叔子同

事父母幾諫而其諫易入也事君不可幾諫乎然惟三五股肱大臣斯可爾蓋群臣去君之地遠倘有建白非疏不能達若大臣或坐論或

召問或集議皆其平心易氣進言時也然其人必如汲董必如諸葛司馬必如房魏必如韓范而其

願學編下

三七

鳥鼠山房

言始公其諫始正否則不諛則佞不阿則罔不如無諫也王端毅公以爲言易亂道疏難亂道亦不爲無見

鄉舉里選行而人尚德行科舉行而人尚文藝此

古今所以不同而今之人才逾不逮古也

古選舉以里以鄉今選舉以校以學古選舉以行

以人今選舉以文以地蓋辭章之學日盛而心學

日微性命之學日湮而俗學日著苟求董仲舒賈

誼韓愈歐陽修何可得也

騶虞仁獸也烏孝鳥也可以觀性金只矣

某儒以客佛吾不知其何心不有孟子楊墨何由闢不有韓子佛老何由闢不有程朱子禪何由闢 國朝羅湛崔霍四先生闢佛與老直自其底裏而辯禪學明似是而非之言尤力誠無媿於孟子程朱子真有功於聖門矣

今夫犬馬非物之貴且靈者也而知報主今夫人物之靈且貴者也而不知報主犬馬知報其所發者真爾人不知報其所操者偽矣

願學編下 廿八 烏鼠山房

國朝文襲宋方孝儒其傑然者自康德活出而人擬司馬子長矣詩龍元高季迪其傑然者自李獻吉出而人人擬杜子美矣時海內學者雖翕然相從而崆峒對山因得罪於世之君子矣然漢文唐詩豈宋元比邪夫學必學孔也學詩與文不當自太史公工部入邪

整菴先生困知記二泉先生簡端錄發明格物之學明矣至矣舍是則大學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肆出矣

呂仲木朱子抄釋只於楊與立語錄中抄來似不

曾檢朱子大全朱子可抄之語恐不止是而周程張子之抄却抄得七八分夫近思錄學者所當先讀者也然邵康節司馬涑水呂東萊張南軒之語亦當抄而釋之蓋四公亦宋大儒語多可法者

自小令作而古樂府漸靡矣自近體工而古詩漸微矣自楷書行而大小篆漸蕪矣自小說興而聖經賢傳漸踈矣噫今不如古者豈獨小令近體楷書小說已哉

願學編下 廿九 烏鼠山房

諛諛成風天下無正人矣誅求成風天下無廉吏矣噫

人類以刻為嚴是刻也非嚴也類以姑息為恕是姑息也非恕也嚴法也刻則入矣入則深矣豈法哉恕情也姑息則出矣出則淺矣豈情哉

舉關判語於文藝無補於律法不相涉徒令舉子滂達五浮辭耳然於古判語亦不類愚欲改擬漢唐宋奏議一道以觀諸士子入官事君之端幾欲奏請之而竟未也

每過華嶽仰其奇技非他岳比近清晨過之馬
上俯觀之則見逆西群峯執皆東拱迤東數峰勢
皆西拱其峰或前或附或盤或擎無不秀麗乃知
天地之化之妙一至於此而天下山嶽之奇者恐
不獨太華也然太華獨雄

鄉飲禮大賓位于西北邊位于東北皆南面主位
于東西面介位于西東面三邊邊邊一席三賓遜
大賓一席亦皆南向衆賓位于西壁東面司正位
于南邊上一席北向衆賓位于東壁西面此鄉飲

學編下 聖一 鳥鼠山房

之席也其義則著於高堂生之記其式則列于揚
復之圖行古禮者考之

今之舉業強於唐宋然今之學者專攻舉業而
不求之身心雖謂之未嘗學可也

古之學者學道今之學者學文古之學文者未必
不貫道今之學文者未必載道

古無文今有文古有文今無文古書劫未造故無
文今墳典既生故有文古圖書編出故有文今辭
賦家作故無文伏羲之文其卦爻乎黃帝之文其

律呂乎唐虞夏商周之文其典謨訓誥乎其象
繫辭乎其風雅頌乎其禮樂乎其春秋乎然皆聖
人之言也經也下此則左傳矣國語矣世本矣皆
賢人之言也傳也

讀九經四書以培其德性讀老列莊荀楊王左傳
國語史記漢書以修其文辭旁及諸子百家以廣
識見山此以博文其庶乎文之以禮樂教化
其甘泉古文小學深得晦翁本旨當與朱子小學
並行雖蒙

學編下 聖一 鳥鼠山房

聖明嘉納備獲下之學官使初學之士皆身體而
力行之則小學根本既立及入大學便能尋向上
達可為聖賢矣

程朱子語錄固多格言然皆出於門弟子之編錄
恐有不盡出程朱子所授者此在學者詳之耳按
之定性書勿傳顏學論易學啓蒙集注可以類求
矣

孝經家語孔門遺書也然有未可盡信者是故讀
孝經家語之成其書請家語論

列子宗老子者也規測其說以欺天下後世而不知其隨於迂虛莊子嗣列子者也掀翻其說以愚天下後世而不知其流於浮誕

工古文辭世以韓柳歐蘇王曾稱七大家夫文至蘇極矣符志於古文辭其惟韓乎然尚不及左馬班荀况禮弓乎

淇澳之詩咏備武之力學也蓋古之學者不安於小成如此備武年已九十矣

朱子門人似不及程子門人然季通豈易得哉

願學編下 四十二 鳥鼠山房

典郡而如文翁當崇其化而如朱邑當厲其廉而

如黃魯直當尚其節而如游定夫當立其教而如

黃直卿當修其政爾為皖守知守皖乎文翁蜀人黃游博陵

也願學焉然未能也

國朝理學之傳其唯薛子朝臣屢以從祀孔廟請

至今尚未得請或以為著述少夫顏子程伯子

著述亦不多而顏子之學之粹程子之學之純皆

去聖人不遠於道統獨得孔門之傳而皆從祀宜

矣若薛子讀書錄原於性本於聖固多名言且俱

從踐履中來想見魯論弗畔豈世儒之所能及而

立朝行已有生聖門從祀固宜續宗幾欲申請

之許太宰廷美司馬子惇皆云少俟可請之時

而今猶未請也或欲以胡敬齋叔心配之續宗不

能定此姑俟高山再訂爾

近讀南宮疏略云議薛瑄從祀言當即祀者廿

有三人言俟後舉者二人然皆文學士宗伯請從

聖憲議者以自身備聖道非徒托之空言曰出處

言論鮮不合於聖人之道曰誠似董仲舒焉過韓

願學編下 四十三 鳥鼠山房

愈醉師程頤曰篤實之偽中正律備純粹訂雜曰

言行似許衡出處過楊時曰潛心孔顏抗志程朱

曰性理如彼醇綱常如彼正曰純粹以正偏篤行

以破淺陋介心厲貧恬退以黜浮博夫以裕淺田

不折節於權奸不謝恩於私室不出法於貴近不

不潔志於臨刑不濡言於相位曰言必底績行不

愧心如瑄實聖人之徒也曰體認精詳造詣深粹

昭代之上曾無玷若若曰卓越自信之為

本朝理學稱首曰國家真儒宜以瑄為第一此皆

其大槩也諸儒皆實錄百禩之下可以想見其人
諸諫垣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以薛子為必
可祀也其云不可者豈謂持敬復性非孔門之教
邪學聖學王於祭于警宗之典不合邪或有以為
著述少者夫顏子程伯子學孔子者也而著述亦
無多聖人之所以聖豈專於立言從祀之列有流
於禪者有墮於禪者有贈於文者顧不疑而疑理
學之薛子不惑邪嘉靖初以薛子從祀請者五人
禮部覆以瑄自幼學即以居敬窮理法程子以復

取學編下

四四 鳥鼠山房

性即孟子又云自瑄沒言者頌其學術德行凡數
十上而今昔皆未行豈數十人五人廿有三人與
諸諫臣與諸聖臣敢溢美育干

聖明邪董王韓名儒也皆議而後從祀夫從祀大
典也可弗議乎議公議也可弗衆乎禮部今茲之
議公矣衆矣惟侯

大聖人裁定焉愚以為學曰性理行曰誠敬言曰
忠信教曰道德在孔門可期曾子在程門可方尹
子而立朝中正持身純篤讀書錄十卷要論也况

多所教訓亦著述也固一代之真儒也豪傑云乎
哉列之孔廟且立之問夫復何愧而頌二三之也
於戲像章迄下和靖當祀也龜山象山六一且祀
之頌於三子及河汾闕焉不有望於高明元老秩
宗一哉覆邪斯文不有賴耶

醫國欽祭忠齋清為

聖代純儒夫 國朝理學其明上宣之下達之其
學甚正名儒也 五君子也而禪學不與焉

一節學編下

四五 鳥鼠山房

吳康齋子傳陳石齋公甫胡敬齋廷心皆隱居力
學而學皆著已康齋石齋皆膺聘一不受職一受
職而仍歸隱意各有在也敬齋終身不出三子聲
聞動海宇舉世高之固一代之豪傑也而成比之
种放林逋魏野夫三子學皆向上其立言亦各有
得但不知於孔孟正脉何如然居業錄中多名言
且分別禪學亦暢蓋子傳公甫似有志於康節廷
心似有志於晦菴倘用之

廟廷其建立不知上能如伊傳下 能如薛否

漢董仲舒唐韓愈皆一代之英才也讀天人策讀原道當知其卓越使在孔門而聞道也當不下子游子夏

李廣趙克國非止西漢名將蓋隴西賢者也廣一將耳而亡之日無聞識不識皆為流涕贊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可考其賢矣克國史稱漢良將第一觀屯田三奏諸羌欵服西北賴以無警其識量始可以作相而賢可徵也

隴西士夫必陵按其迹也馬遷援隴原其心也

願學編下 四十六 烏鼠山房

惜蜀漢者曰關張無命夫雲長翼德皆蜀漢虎臣命以當一面可耳若欲誅曹復漢其惟武侯使將星不殞昭烈不棄永安官諸葛不背五丈原而吳不撓荆州蜀必能誅曹復漢以光高光如命何如命何然昭烈對客雲長翼德能侍立終日斯不易得也

嗟嗟南宋其相有李綱趙鼎而又有張九成胡銓虞允文胡安國尹焞胡寅洪皓晏敦等其將有宗澤韓世忠岳飛劉錡吳玠吳玠劉子羽胡世將楊

師中王德而又有張浚張俊張憲張子蓋張雲等而中原卒不能復金元卒不能驅者何哉高宗為之君縮於上愚於上潛彥之虜檜之賊蠱於下紆於下亦復孰咎哉不患其不蹈於海也

人謂秦檜殺岳武穆予謂宋高宗殺飛檜以和議許虜是以得歸高宗慮恐虜強我弱戰或不勝萬一如徽欽二帝橫遭北狩恒惴惴焉賊檜揣知其意故力主之且張俊助之張浚傾之而止知報國不知下人之鵬舉與其子乃將安得不被害哉故韓世忠諸公亦莫能救也皆徒有精忠字亦奚以哉噫

願學編下 四十七 烏鼠山房

賀知章吳貞節儒而老者也張子壽王摩詰儒而釋者也陳希夷老而儒者也賈島釋而儒者也若楊敬仲則儒不儒老不老其釋乎且有以為高過陸子靜者夫不諳大學不識曾子不知性不識程子果非儒邪果儒邪

甘泉湛先生立言不文乎然文矣後渠崔先生立論不工乎曰工矣

唐前有房杜乃有貞觀之治後有姚宋乃有開元之治宰相於人國所係不大哉

久任為下為民也而循吏出焉趨遷為上為國也而宏才大略用矣故當並行蓋不久任則不能久安長治殆初四暮三矣不趨遷則不能拔尤絕群殆隨行逐隊爾矣欲求政事之善人材之美恐不易得也有志平治天下者其加意哉
鄙夫小人也大人君子也小人不止於不可事君子不止於可事君

類學編下 四十七 鳥鼠山房

康齋日記似學日省但恐徒事標記或實踐故曰見道於風日花鳥百齋閉戶陽春臺穴壁進餐而教學者誦佛經不涉於面壁禪定乎敬齋答門人湯武並出之問曰以功多年長者為君不涉於教湯武不以天下爭乎夫三先生既談道而子傳知樂公甫知靜叔心知敬然敬齋不墮禪
敬齋云白沙說物有盡而我無盡分明是釋氏妄想不生不滅語然既不知生死亦不知始終何以倡道而以堯舜文孔之道教天下後世哉

翰林古士教養之也然給事中御史

朝廷耳目之司也其責不在宰相下顧不可慎選其人而養以器識教以德行乎即諸進士觀政中屬諸卿佐教養之必徵其才識廉其行檢逾三載而後因其材而選之或得其一二也

夫下 藩封官屬不下數百員雖自選部銓注然苟徇俗隨時左右未見其匡國審理正副未見其卹刑典儀引禮未見其循度殆優游竊祿散漫卒歲蹉跎待年爾矣蓋賢能者不薦不肖者不劾

類學編下 四十八 鳥鼠山房

能者不遷不德者不絀
侯國何由如東平官屬何由如賈生故未聞其賢為善未見其皆崇禮也今吏部每稱闕人盡以諸藩官屬咸視有司三載考劾一二考黜陟於賢否賢者轉之藩臬郡縣否者罷之則

諸藩官屬自爾靖共厥職不復徒耗月俸歲薪而通 藩服未有不痛加勸懲者敢告之進人才統百官者伏讀

會典皆無徵然不知定自何

寇子惇司馬能道端毅王公于瑩中丞能道忠
宜劉公立 朝體國扶世匡時諸事業甚悉令人
喜聞樂道自躍然欣慕相與議擬端毅公今代司
馬溫公也忠宣公今代韓魏公也周侍御德威以
爲然吾師中丞虎谷公謂端毅公類汲長孺中丞
萬汝信謂忠宣公類蘧伯玉崔宗伯予鍾以爲然
或曰使端毅公理學淵微忠宣公道範精粹皆當
從祀孔庭

王端毅公劉忠宣公立 朝備績殊多而端毅公

類學編下

卷八 鳥見山房

之効滇南鎮守內使之懇直劾江左花石 勅使
之剴切鞠留部巡視臺史之屈服其氣巖巖然忠
宣公之遏止南征之婉曲敷揚司寇部之明允推
遜邊職方之謙厚其幾渾渾然皆人所不能及他
可類求也

滇南鎮守中貴橫征公計獲其賊千金發其奸
百端疏上即蒙逮問而其奸郭英自經滇人大
悅江南奉 勅內使橫索玩花石無狀公密
察其盜金數備開其花石數因極言古之明王

不貴異物而務節財疏入即蒙逮問而其奸王
臣伏誅東南人傳頌至今 南京何侍御坐巡
城科罰事發下南京法司提問何巡城如故乃
屬錦衣指揮會公收問侍御猶冠帶以見錦衣
怒公曰毋及問所罰金云俱貯應天官帑公出
示凡被罰者各執狀赴領而具領之數三倍于
所貯侍御乃愧服 有中貴獻征安南策者
命司馬部檢舊劄以 開司馬劄公檢之公令四
司吏三復檢之無獲竟奪郎署之俸兩月而安

類學編下

四十九

鳥見山房

南之征遂寢然卷乃在他所 某貴戚之族坐
不法司寇部判以謫戍

上咨之公公引警史之訓解之竟發戍 職方部
事劇司馬公特取公偕邊郎中協若戍務每具
草司馬稱善曰邊郎乃諸若籌公曰邊郎自者
多才邊遷官辭司馬公公勞曰兵務累君君固
多才邊曰盡劉郎中所撰也諸老併嘆齊焉

孰謂

敬皇朝不多君子邪臺省豪俊彬彬臺諫英傑備

偏願治之士不需用敢諫之臣無不盡言

帝謂廷臣曰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得如古之帝

王於戲此堯舜之聖禹湯文武之仁也是故海

宇皆重廉讓士類皆尚忠貞十八年間民康物阜

卓有熙皞之風華夷歌頌百世也若端毅王公之

忠正端肅馬公之忠鯁惠安彭公之醇正忠宣劉

公之忠貞恭簡戴公之廉慎簡肅張公之端介庶

乎三代之英文恪耿公之忠允文端周公之亮直

司徒秦公之廉貞司寇何公之剛介司空黃公之

剛直文毅倪公之端方文安林公之明達卓哉一

代之豪然皆未盡其才若文懿章公之忠純忠定

輔公之鯁直中丞王公之嚴毅文莊王公之誠確

給事賀公之高尚祭酒蔡公之端介吉士鄒公之

正直允矣間世之才然皆未及於用孰謂

孝皇朝不多賢俊邪且洞知王劉戴張之必為君

子預識其御史其其官之必為小人此其見卓越

三代矣薄海內外仰觀

日月之明天地之大天假之年斯四三王三三帝

矣於時諸君子亦將以稷契皋夔自期以魏丙韓

范自任矣商高周宣云乎哉漢傑唐俊云乎哉

然黃公孔昭王公雲鳳賀公欽鄭公智皆未及

用者右皆素所知聞者其所不知者俟再考云

忠宣劉公簡肅張公皆選翰林吉士皆不欲居史

職而拜省郎然皆位尚書而為名臣可以觀其志

欽其人矣

虎谷先生今代正人也其抗疏有千萬人吾往矣

之氣其作士及其至也有泰山巖巖之象其赴

名銓曹薦之也然猶以古道迪國士於權奸無染

也權奸雖不悅亦不能以他事中傷以受知於少

師涯公尔初以禮部郎中抗疏惓惓以扶正抑邪

為體而事切時弊辭涉權奸

上亦采納焉其教以主敬窮理為學而秦風不寢

士皆知向上近裏人人慕橫渠藍田矣其蒞政吏

不撓法道不拾遺所至有整齊嚴肅之風而政舉

民服名臣錄謂先生廉靖方剛得之矣或以出非

其時議先生然瑾在則以素履拜祭酒瑾去則以

輿論改通政尋以時望進會都御史遷副都御史

新學編下 五十一 鳥鼠山房

公堅以不就可想見其人也其亟去而堅不出有看不得做不得之言
陽明先生禹穴之麟鳳也弱冠以文鳴銓衡以器鳴外補以節鳴撫綏以略鳴討叛以武鳴保釐以勳鳴薄海內外亡不景仰陽明公者而公亦以第一流人自任其諸師弟子傳習自以爲直接孟子不知於孔子顏子之傳受何如也然或稱南方夫子或稱今代聖徒或稱自立門牆或稱高視寰宇愚皆不能明於戲其明時之游揚也哉至論理微之分鑿鑿分明若南軒義利之別也而學如昌黎文如廬陵勳如淮蔡續宗敬服焉載之名臣言行錄中不表表矣哉

頤學編下 五十二 烏鼠山房

吾師遂菴公其風流人豪乎初以奇童入翰林爲秀才弱冠即以舉業爲士子師在中書以古文辭與西涯學士友善視學關中亦以古文辭啓發諸士子諸士子皆勃然興起嘗語人曰吾於秦中得李獻吉詩不媿李杜得康德遜文不媿馬班西涯公稱善然文學純似六一政事敏似穉圭器度豁似令公而發逆瑾之奸則所以報

毅皇者大矣復欲有所匡正而乃未遂惜哉
雍之文獻足徵乎關以內隴以西天傾西北地俯東南有華吳之嶽有江河漢之瀆有西傾終南太白少華悼物岐隴嶓冢崆峒朱圉鳥鼠仇池岷積石金門龍門之山有渭洮涇沔洛澮灃沮汧漳漳隴之水有羲皇軒帝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后妃邑姜有倉頡岐伯伊尹后稷泰伯仲雍大王周公太公召公之聖之賢有張子厚天祺呂晉伯和叔與叔蘇季明之儒之學賢相則魏相杜如晦

頤學編下 五十三 烏鼠山房

寇準諸人賢將則趙充國郭子儀韓世忠諸人循吏則魯恭廉范辛公義諸人節義則蘇武段秀實馬莖諸人隱逸則梁鴻鄭子真皇甫謐諸人文學則文如王充王符班彪班固杜預傳玄摯虞杜佑權德輿李翱張橫渠呂正字如干人詩如李陵班婕妤蘇子卿秦嘉徐淑傳毅傳咸陰鏗唐太宗玄宗蘇頲楊炯今狐德棻李白王維杜甫李益韋應物李賀杜牧如干人聖聖如天賢賢如雲獻不彬彬矣乎有八卦六十四卦先天圖六律六呂黃鐘

家辭後天圖丹書爰辭周書三十篇洪範費誓秦誓

四詩周禮儀禮乾鑿度坤鑿度頌尚書古文樞易

書詩三禮論語孝經註春秋說馬春秋考記馬易

傳王春秋釋訓賈春秋義章徐春秋左傳解子

論語註朱五經異義辛春秋三傳註辛易疏

書詩春秋禮記大義何孟子章句趙易書詩春秋

禮記正義賈易書詩春秋說孟子解橫五經解注

易章句春秋解大學中庸解孟子註克已銘臨

孟子註鈞易古經防禮記解喪禮纂要載論語解

中庸說侯漢書國吳書韓魏書玄陳書韓晉書

太南北史李唐書章帝範唐新書陸論衡充潛

天論符白虎通固王命論彪西銘正蒙理窟載典

林玄左氏傳賈國語解昭通典佑鄉約氏珠璣圖

蘇蕙漢李班詩晉樂府玄隋鏗詩唐李杜章詩經

載道史載事文華國詩風世文不鹹鹹矣乎於戲

聖賢嗣續經史流傳前哲傳習後學仰止垂之無

窮雍之文獻不足徵乎

若班昭之女戒權文公之辨亡論李文公之賦張郁伯之鞠敵呂正字之擬招皆不能悉載云

關隴人物如張太宰統景中丞清節皆死之節操段

太守堅呂宗伯相之醇正南陽金城皆擬段以伊

伊川尊如橫渠近李司徒昶李參伯崙張司寇撫

已祀之正學祠矣李司徒昶李參伯崙張司寇撫

士類目為之廉介楊參伯仕敏不以官至今藉藉

也薛郡丞敬之惠愛劉司徒璣王司徒承裕之厚

重與薛皆潛雍司寇泰之剛直諫垣薦其有政死

不附逆周隱士桂李郡丞錦姚太僕顯之理學以

潛德進修秦隱李為法皆無愧於王司馬

之學姚言行以聖賢為法皆無愧於王司馬

王太宰恕而不易得關隴輿論耿耿然西北無多

傳記是以東南少傳倘采而列之國朝名臣之

次夫名豈不稱情也哉劉司徒有惠政於郡邑

王莊毅公忠臣也王端毅公良臣也段容齋公循

吏也君子謂為秦中三傑益以呂宗伯涇野蓋四

俊也然關中豪傑殆不止是劉司徒近山不亞於

容齋王司徒平川有光於端毅關輔理學賴以傳

習謂非秦中不待文王而興之豪傑歟
關中理學大宰王端毅公太守段容思公倡之而
其學乃續周徵君桂姚太僕顯李郡丞錦薛郡丞

一第 138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9 卷 E 下

敬之行之而其學益著近山劉司徒公平川王康

僖公聞之而其學益明宗伯呂涇野公與光祿馬

谿田公加意沉潛焉而其學益遠夫端毅翁貞恪

而公天下比之司馬君實所著有石渠容思翁劄

正而惠南陽臯蘭皆以伊川擬之廷芳真純微之

廉明顯思端恪皆有著述在中孝友近山翁厚重

如山而學淵微所著有正蒙平川翁端嚴如嶽而

學博淡所著有論語涇野翁正如伊川弘如橫

渠而學該博與槐先生近列之正學祠橫渠益田

之次矣云當接郡伯所著有易說翼尚書說要

宋四子鈔諸書谿田公翁年雖高而造詣未艾然真精力久

當更有待也

臯蘭段公堅守南陽以學迪民以身教民民戴之

不啻如父母學者仰其治行每以伊川擬之而南

陽頌之至今京兆劉公璣尹曲沃以身先民以德

子民與百姓處如家人父子百姓懷之不啻如慈

母而曲沃大治近時所未見也南陽曲沃皆特祠

祀之若考妣然久而不替蓋

國朝之循吏而闕隴之儒行也

隆師親友所以修業進德也方學而不賴師友吾

未見其有得也予以道德而師虎谷先生整菴先

生然望其端未窺其堂而長栢齋粹夫莊渠子才

矯亭時舉虛菴秀卿谿田伯循涇野仲木涂水子

惇而友中川子學方山林夫然歷其階未入其域

以文學而師遂菴先生東川先生然造其堂未入

其室而長嶠峒獻吉漢陂敬夫華泉庭實許西德

源徹山子淵崦西子容甫川常甫頤山克學筠谿

仲實前溪伯時藻潭全之白閣壽夫而友石江宗

教堂陵思道五泉汝慶涇峰履約雅宜履吉少玄

子安玉筍永之然咀其華未飫其實以政事而師

栢山先生東湖先生靜齋先生然揚其暉未底其

極而長石泉希周毅菴德夫素齋瑩中安厓伯隣

而友方塘希古南海子魚淩川希準前川伯倫肅

齋惟敬震軒叔仁舜澤允吉然飭其治未修其化

是以謗薄無似紕繆無成今雖衰老然猶有志於

術武公而力不逮也

讀易而見天人之理一讀書而見帝王之道大讀
詩而見岐鄴之化深讀周禮而見文周之制精讀
儀禮而見節文之儀和讀春秋而見鄒魯之教遠
讀記而見禮樂之用急讀論語而見孔子之大成
讀大學而見曾子之明明德讀中庸而見子思之
篤恭讀七篇而見孟子之性善則聖賢為吾道立
極為斯文垂憲其明如日月其行如四時萬古彪
炳有非秦火所能燔者歷代本此繼統諸儒本此
經世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授於前顏曾思孟

頤學編下

五十七 鳥鼠山房

周程張朱傳於後而百世之太平可臻也

虎谷先生整菴先生予師事之見素林公靜齋陳

公子尊事之栢齋何子虛菴陳子秀甘泉湛子莊

渠魏子矯亭方子谿田馬子涇野呂子涂水魁子

予長事之方岩陳子綱中川陳子鈍軒周子方山

余子子友事之然不能脫去凡近徒企慕焉尔是

以猶夫人也余舉子
璞夫也

宋名臣言行凡三帙嘉言善行多可觀法然各取

其所長略其所短蓋責已嚴責人恕也攷其言皆

夫臺所以明刑也與其明孰若慎慎則無訟矣兵所以禦侮也與其禦孰若拊拊則無侮矣慎之維何曰誠而已矣平吾心以求若情弗得其情弗已也拊之維何亦誠而已矣致吾治以求若心弗得其心弗已也而刑容有不卹兵容有不戢者哉郡有守邑有令也夫守令民之主而士之宗也守令視民如赤子則民視守令如慈母守令視士如弟子則士視守令如業師而政教立矣

皆郡也皆可牧下而翰上也嗟乎今之論者必曰

願學編下

五九

烏鼠山房

某郡遠某郡近某郡大某郡小某郡難某郡易某郡富某郡貧苟若此是有所樂與惡矣有所樂與惡將有所取與舍矣是豈守之道哉然不獨守也縣令亦然丞簿亦然

自命都御史巡撫而保釐有所倚矣自命御史巡按而澄清有所托矣都御史撫綏也其漢道御史中丞外督諸州刺史之遺乎其薰風甘雨乎而高明正大其體也御史激揚也其漢道御史按行風俗之遺乎其嚴霜烈日乎而忠厚正直其體也

今之行省行臺其分陝之責乎而列郡列縣則子民之任也然臺省尊其位而已矣重其祿而已矣其孰若名伯其孰若畢公 國家且紛布焉然澤不獲及民未必於人必有濟也守令切近民者也恐不獲上惟趨上是圖恐不獲下惟繩下是務孰為成都孰為武城 國家且輕以授焉然澤易及民夫何可不重不選邪敢告之志在安民者

久任治世之良法也不久任則潤澤無日浹洽無期欲其政之善何可得哉蓋久任則治人者之心

願學編下

六

烏鼠山房

不外馳洽於人者之心不它望政有不允者不驟施俗有不協者不輕變語云居官長子孫而循良吏之所由出也

國朝成化間遷轉猶遲考功部內外臣工猶有六年考績者正德初選部張綵乘逆瑾欲扇動任版乃行轉遷法則自丞簿而至藩臬才三年悉轉遷之以售其私市其恩由是天下丞簿而上藩臬而下亡不奔走當路之門啓入檄出朝更夕改卒之仕途人皆桃李士皆絲蘿而廉退之風索然矣吁

可慨也縣簿而上郡丞而下猶即吏耳若藩臬使
參副僉皆臺臣也未及三年即遞遷之然席不及
暖而送迎紛紛供億擾擾而政有不墮民有不窮
吾不信也如是信宿縱令韓范臨之雖戶曉之未
必上安下懷如三代時也甚至不識其面不知其
名而已他之矣政之悖戾民之疾苦或付之不問
故望三載而冀一遷者皆是也惟夫立德樹勳之
人之心亦未必不憚煩焉視馮唐易老李廣難封
復何如哉吁可慨也

項學編下 卷十一 烏鼠山房

國初參政參議皆與布政使寅恭經濟後分令循
行各道分守其地以經畫其政如分巡僉事然故
錢穀兵戎無一不當理者歲更一人焉與分巡君
歲紀一新吏不敢玩民不敢愒正德初選部張紱
奏改守巡各道分駐其地之要害處若鎮服焉者
意未必不善乃後率自視若有司而吏民亦視之
若有司不問民便不便而制非成法其諸旬宣
貞肅之風間有振揚者而歲一聿新之令徵於萬
一其人不皆趙抃張綱民受其疾苦不止守令丞

倅尔也

今之藩臬諸使宋之監司也居守令上而不近民
民尊視之 國初未命御史巡按而諸外臺猶得
徑達自御史至外臺與行者率專意禮敬御史臺
而於民之疾苦有加意者有不加意者吁豈國家
設官分職之初意也哉愚嘗曰自巡撫都御史出
而藩司亦亦亦宣越於都御史臺者矣自巡按御
史出而臬司亦亦亦開有按察越於御史臺者矣
國朝重內輕外也固如是哉

項學編下 卷十一 烏鼠山房

人皆曰仕途畏途也予不以為然及入仕始知之
吁可畏也夫中貴可畏也然以義喻之彼亦趨於
義矣武弁可畏也苟以禮遇之彼亦達於禮矣士
之入仕也君子固多小人亦不能無而君子之與
小人處也有難以得失曲直爭者是以治日常少
亂日常多世治常重蒙後世亂常右奸究故斬尚
諱仙平而楚滅絳灌諸賈立公孫弘嫉汲黯徒董
仲舒害主父偃張禹孔光附王莽而漢移楊再恩
救張昌宗常巨源助就欽明武三思誅五王薛文

遇徒石敬瑭而唐襄弼德趙誼曹彬王欽若丁謂
貶寇準王安石比呂惠卿蔡京復王安石毀司馬
君實諸公沈繼祖傾宋元晦竄蔡元定而宋弱此
蓋昭昭顯著者其他陽排陰擠公奪竊傾不谿田
奪牛即擠井下石者不可勝紀吁可畏也然則如
之何寅亮者當以進君子退小人為急明哲者當
以避君子遠小人為切

可令士牧也牧主愛也如牧牛羊者然斯愛矣

守令之父母也夫令邑之父母也守令而賢良

頓學編下

卷三

鳥鼠山房

其教民斯被其澤蓋士民父母之而守

之也故一言善也即作福矣一言惡也

於郡令於邑所係不重且切哉且庶

任莫守令若也然

視之臺省下視之以故士之仕也惟遷守

難焉於御史臺於行省稱屬吏固也然不

頓首道左則獲罪不稽首階下則獲罪視漢二千

石賜璽書賜車蓋入為三公奚啻百倍邪夫和守

皆自臺諫即署出補者今却俯伏臺諫即署下其

禮與體不翻覆邪近有言守令不當轉視者苟

明旨不合郡守作屈抑拜坐得其體矣然行不踰

時而竟不行諸御史臺諸行省外臺視

勅旨何如邪然亦俗吏執之耳故遂有郡守以不

拜坐獲譴者噫豈其然哉豈其然哉邑令出自科

甲稱良者什八外則皆什二而監司之視守令也

或以能或以諛或以賄且邑多才少是故不酷

則罷不濫則流其甚者矣愚欲於臺諫即署拜郡

守也必令其屬大天歲疏其屬堪為守者

頓學編下

卷三

鳥鼠山房

以

聞於拜邑令也邑令之視守令也其郡中科貢堪

為令者以

聞皆下大臺諫以重若選則守與令未必不

得人也更於郡守轉遷準諸按察副使

於邑令之屬大僕之佐又下次焉者遷州

次焉者遷縣之屬大僕之佐又下次焉者遷州

守郡倅則守令縱不及文成都邑令縱不及言武

城亦未必不賢且良也成化間端毅王公自揚州

守而擢布政使楊城揚公自嘉興守而擢按察使
正德間黃伯固自司馬郎而擢大理丞冠子惇自
寧波守而擢京兆丞猶得萊公却簿之意合也則
亡矣

書曰民如傷于座側見孺子入井之心也仁也

守令親民者也而皆輕視之其諸守令視之亦輕
夫何從得良守令哉

不以應誅求悅上不以適奸慝繩下不以悅上苦
下不以繩下媚上可以言政矣

願學編下 六十五 烏鼠山房

需求轉應之則獲上過為屈抑事事讓則獲上文
虛應若如流則獲上厚誅求則獲上峻刑則獲上
復以此緬獲下吾未之信也

合郡守古侯伯也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民有父
母之道焉故守明則吏不能作慝守公則民康又
吏不能作慝則守有合聞民康又則守樂審法作
則辭功簡能采廉察實者智也明也膏沃其上猶
袴其人者公也仁也

國家設國學以成諸士子今見其循班也孰為執

經問難者設郡縣學以作諸士子今見其課文也
孰為傳道解惑者

凡今之人仕者眾止者寡進者易退者難夫仕順
于止故眾進樂于退故易不有達於義鮮有止者
故寡未達於道罔有知退者故難是故觀人者不
于其眾于其寡取人者不于其易于其難

所貴乎君子者德無弗立文無弗章政無弗舉是
故德立而行崇文章而身華政舉而志達躬行有
得而德立矣詩書郁郁而文章矣禮樂雍雍而政

願學編下 六十六 烏鼠山房

舉矣

守御乎吏也故吏莫不視守以為準守牧乎民也
故民莫不視守以為生故守莊則吏肅守恕則吏
惠守公則吏明守廉則吏威守為唐虞之治則民
為堯舜之風守為孔孟之學則民鄒魯之化

兵食皆以防邊而食為重兵馬皆以禦虜而馬為
急兵固國之本而將充民之司命也然未納蠶於
下既納漁於上而食不足不問丁之強否惟數是
補不計馬之健否惟數是充而兵與馬不足其將

多膏梁之子不識兵略不諳武韜營

將一軍以奉已者皆是也甚者不以

進而將亦非其將也噫使食皆充皆如

惜馬皆健皆如虜之調習兵皆壯皆如手

目則食不乏馬不羸兵不疲而將得如

趙充國如李牧夫何不足以却虜不足以

哉噫

國家舉劾百司屬撫按二臺公矣然有以

者有以才為悅者又其下則私矣其有私者

願學編下

六十七 烏鼠山房

京臺諫仍論之屬考功部識之以備而

舉劾始公夫鄉大夫士才不才知之之

若也蓋體漢里選之法屬守令每三歲或一考

郡縣之已仕未仕之賢良者孝廉者方正者恬

者舉之以觀其所識其有不公者仍屬

劾之屬選部覈以連坐之則朝無倖位野無遺賢

矣

守令視里甲父兄視子弟也而日科之

如萊邑吁父兄於子弟忍以是如

原缺

難哉噫豈獨膏梁之子然也

甚矣貪風之不可不斤也有奮欲行漢法於貪必
誅者或以爲太甚然綠林非人也而猶屠而懸鬻
乘夜伺空今聞貪者峻刑迫之嚴法苦之或於悻
夜或於屋漏甚者明於廳事恬然受會無息悻
視綠林似已無媿心矣吁可慨也夫守已猶女
守身也使女子而如士子所爲也不見誅於其父
兄邪予於貪乎何誅
舉世重廉耻重節義而後貪暴之風息

類學編下 七十一 烏鼠山房

聽訟亦難矣辨者騁其辭懦者拙其辭狡者巧其
辭譎者詭其辭非至明其孰能體察且官尊則辭
或不能盡官卑則辭或不能折南方之人柔見不
順或順而諛北方之人剛見不順或執而梗而訟
宜易乎也哉

審力役曰均徭然卒未均也戶有大小貧富馬里
隣所不能悉豈三九之則所能齊門有強弱貧富
焉里隣所能詳豈三九之等所能一倘詢之里老
斯開一驛局矣盍准之其丁與地斯平乎如某處

抑所處之時異邪豈所遇之勢殊邪豈有其心無
其聞邪抑有其人無其任邪

今之驛傳古之置郵也其在水陸猶血脈然宜上
達下不可一日緩者然其賊民之弊則有不可勝
言者在在傾產人人鬻子言之寒心有司坐視之
而莫之能抹夫傳

命其分也報警其事也而法當入驛者十無二三
法不當入驛者十每八九陸行皆非水行尤甚偽
者紛至借者沓來暴者狼吞墨者犬噬力不支則

類學編下 七十一 烏鼠山房

卒迺再不支則吏迺再不支官亦迺矣即今海內
民窮財盡日不聊生大抵驛傳之致之也愚欲於
常入驛者司馬部一一款開之不遺極言其苦而
聞之于

上必款款所開者始得入驛款所不開者不得入
驛獨司空部刊其款如書驛發一冊極力禁之革
之而後民獲少甦也如欲平治天下不於驛傳整
頓之民何所措手足邪此今日之急務也收告之
加意於窮民者

原缺

國家權商於舟於筏歲制司徒郎司空即監之不
 下十餘所此蓋裁抑管營逐末者尔有分權於浙
 者歲稅不及往歲之數部尚書請之對曰此與民
 爭利尔所懼者此也主事不能多也而使浙中貴
 不敢他求矣工部主事朝邑韓公印請他求常例
 生民塗炭莫驛傳若也驛傳日熾則閭閻日困矣
 苟不整頓而拯救之民將不聊生矣夫民國之本
 也王者之所天也有志於血民其亟於驛傳極力
 殫慮焉然郡邑里甲困亦不下驛傳若得賢守令
 民亦不為所苦矣非若驛傳之莫紓也
 國家設巡檢以緝盜然十無一能緝者設訓科以
 醫人然百無一能醫者巡檢多不力訓科多不習
 尔訓科可以有無其諸巡檢非備員邪
 僧道設官自
 國朝始宋但令某官提點某官觀耳夫僧坐于寺
 何以覺何以綱邪道坐于觀何以典何以紀邪且
 僧不下億萬道不下萬千費民財而耗民食夫何
 止萬億邪冗員云乎哉

釋氏以虛無為心心果虛無乎以靈覺為性性果靈覺乎心虛無也何以明乎性靈覺也何以見乎心無形乎性有形乎

莊周其戰國之釋乎曰夫其說以貽釋氏而惑百世而佛又以輪迴死生恐動人以致金身玉殿遍地歷世皆然誕妄甚矣莊恐不能辭其責也

達摩高僧也窺見身心當守因傍儒教倡為明心見性而神其說而不知其非是也使得聞吾說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精一時中之旨之與未必不

願學編下

七十四鳥鼠山房

棄其說以歸于是而為西方大賢其謂佛為西方聖人不知王仲淹何以言之蓋善人也亦自善其身爾謂為西方大賢而為達摩先覺可也何得為聖人果聖人也肯背君臣棄父子絕夫婦而為天地間一獨夫邪三綱既論三統亦敦矣其何以為聖人邪使人皆如佛也何以為上下何以為親疎何以為內外邪人道不歸於地邪

更不理會下學如何八道

也每言言然實取也老氏每

言予然實奪也每言遜然實爭也

此樹枝折却轉投彼樹生枝此枝花落却轉投彼枝生花有是理否釋氏輪迴之說無稽矣

釋氏以摩訶自大以般若自覺以波羅自達以密多自極要之談空幻虛耳於戲天地在上至高至厚果孰為大聖神在前至誠至明果孰為覺陰陽升降至理攸存果孰為達至若地位莫探底衷果孰為極心經若此他可類推矣

臣於君子於父猶人於天也夫於婦猶室於家也

願學編下

七十五鳥鼠山房

兄於弟弟於兄猶手於足也皆性分之所必具而倫理之所必全者釋氏忍於背君棄父強於絕夫婦甘於離兄弟三綱淪五倫敦已不得為人何以言覺言悟邪何以言心言性邪却拜其師為父拜其長為兄惑其世人之賢賢愚愚為禪悲其路人之生生死死為慈抑何為哉抑何為哉

佛者覺也覺之為言悟也蓋悟則為佛迷則非佛然悟乃此心之知覺虛靈耳非性也佛氏每以明心見性誘人者誤以心為性而人不知也故口釋

氏本心所見不同所入自殊安得云儒或同哉然
儒生談道而諍師于禪者其失亦同彼援以為儒
釋同耳夫何同

釋氏以勸善引動人彼辟深山遊遠方不顧父母
之養至不省其存亡其心善邪惡邪且有彼為法
師而以其父為師徒問憐其志免晚參而彼且善
談禪其人善邪惡邪此於彼勸善之習不相背邪
又有說為地獄之說謂其母入獄受罪彼每救之
然罪之者何人救之者何術况地獄乃誣妄也何

願學編下

七十六鳥鼠山房

彼母獨多罪戾邪此於彼獨善之教不相左邪彼
每言有善男子有善女人不知彼父母何偏不善
若是邪

釋氏云和尚者云和於衆尚於君父也夫君至尊
也父至親也人仰之如天事之亦如天因敢或忒
而敢云尚之不知何以尚之也不臣不予甚矣有
明王作當途之四裔無赦也

讀致堂胡先生崇正辯洞見釋氏之空之宋讀整
菴羅先生因知記洞知佛氏之偽之偏二先生即

佛書中語與之論辯非臆說非泛論使達摩仁贊
見之亦當屈服

致堂先生於仁贊佛說述其事段斷之以理以道
整菴先生於達摩佛經擇其言亦段斷之以心以
性而釋氏之空之宋之繆之妄舉不能逃矣

高僧有能呼風喚雨降龍伏虎者此皆幻術耳彼
自謂驚世駭俗而不知祇能欺愚昧者爾賢聖固
不能幻也

岷州僧類能詛呪亦術也非佛教也其所謂佛子

願學編下

七十七鳥鼠山房

者以其教能降伏諸僧衆此則其俗尙爾 國家
不即廢者蓋以夷俗治夷種也非取其教也

終南上人誦說藏經若有得焉堯我中丞書以訛
予曰此可與談禪者因號以大覺今住持麥積山
寺予遂以覺之義與談之爾之覺明邪暗邪已覺
邪人覺邪有覺邪無覺邪無覺邪有覺邪 蓋明則
通暗則塞矣覺則悟弗覺則迷矣而爾之覺佛覺
邪菩薩覺邪三乘覺邪衆生覺邪其覺同邪不同
邪因聞而覺邪因教而覺邪有覺無覺而成人見

初履而度大隴循太白揖終南瞻華嶽
而俯黃河既入官而謁

天壽眺西山厥觀亦既備矣及外補而依太行緣
吳嶽下嘉陵行劍閣而入蠶叢弔浣溪汎岷江略
中巖對峨眉尋九項乘金華抵蒙山而憇雲臺厥
觀不奇哉既

召入而道錦屏走籌筆啓潼關渡揚子拜鍾陵燕
鷄鳴典玄武湖倚觀音閣繼充

勅使而凭采石玩白嶽陟金山酌第一泉涉焦山

頤學編下

七十九

鳥員山房

游九華踏齊山而棹牛渚及 奏復而游寶應論

呂梁厥觀亦壯矣復守郡而躋瀟嶽駐山谷瞰小

孤竹北固咏黃山汲二泉裏震澤略浮度方洞庭

域林屋帆石湖衍三江而坐虎丘凌大石翫天平

而趨玄莫厥觀不侈哉肆進行臺而次靈巖登岱

嶽指華不注欵大明湖揚淮水盤西湖探禹穴而

覽千巖萬壑浮錢唐據積巖翹天台席招寶而望

東海復沿龍門臨霍嶽躡五臺而探滹源揚汾水

厥觀亦勝矣既進蘭臺而訪少室觀嵩嶽按圭臺

原缺

三觀而巡

夜城遊蓬萊閣而指秦漢柱開新河厥觀不遐
哉及總河而灌南旺濟運漕七十二泉掬川上列
泉疏濟水而激趵突既歸田而延伊闕觴興慶浴
湯泉而濯涓水厥觀不博哉夫皆山也而鎮為高
嶽為大皆水也而湖為廣濟為長海為大是故氣
通元漠神洞幽明山不可樂乎清澗澄澹妙質柔
明水不可樂乎山如干無不鬱鬱恢恢水如干無
不淵淵游游而亭臺樓觀不與焉厥觀亦云大矣

頤學編下

平 鳥鼠山房

然山莫測靈水莫發秀題咏雖勤探討殊闕亦徒
延覽焉爾雖然入而觀光

清廟穆穆出而觀物品彙熙熙行而觀風康衢莽
莽放而觀世中古茫茫及而觀心太一胚胚而其
觀猶我也

頤學編卷之下終 成紀鄭珩錄

鄒氏學脈

〔明〕鄒守益撰

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
初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一九五毫米寬二七六毫米

鄒氏學脉引

先儒曰切脉可以體仁夫四肢百體何與於脉而切脉可以知其病以是知百體四肢皆一氣之所流貫而脉則所從候氣者也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不仁者氣不貫也人之為人者氣而通天下萬世皆一氣之所貫故語下學而玄上達氣不通於上其脉沉而滯

鄒氏學脉引

語上達而淺下學氣不貫於下其脉虛而浮此兩者皆謂之不仁孔氏宗仁而伯魚之詩禮子思之中庸皆不失下學上達之宗故天下謂孔氏一脉吾邑中鄒氏祖曲阜宗會稽會稽之良知肇自孟氏孟氏心氣不二遙遙貫一家法故言良知必證之孝敬其血脉相承可識已鄒氏三世同仁其大指具于子氏

鄒氏學脉引

所刻語錄中王大常先生復闡明之予無容贊一詞弟願世學者卑之無色取而違仁高之無証空而畧行則世道之賴於吾儕者多矣此固子子氏丕闡謨烈開啓後學之本意亦其仁脉隱隱動於中而不能自己者也萬曆戊申孟夏邑後學劉元卿拜書

鄒氏學脉引



夫學之為脈其善人之血脈乎父子
祖孫下逮聖仍來耳一派流傳乃稱正
脈一弗續而以支流嗣匪正脈矣夫學以
心為脈也真心本體人之具是皆為脈以
真體也所謂此所備之此自堯舜而周
孔而漢唐聖相承心印印應他往也
衣克世誦法孔子積仁累行以用而亦

鄒氏學脈 序

至我高天父易齋夫子始儒顯焉
于孝更請共手實義所著了易齋集
錄孝義議志在業錄屬以孝為遠教
遠學傳考家譜所載累曰人生一世
如輕塵棲弱艸為不立節以義是為
至是吾人惟常要控束嚴整則不輕
心放肆常為惶法則自然月就規矩

不可形頂上敬之一字嗚呼豈非孔氏正
脈哉篤生我王父王母在夫受學于王
成深矣取知宗旨躬踐而特詣之我
祖我父世守此脈固敢失墜以故書為
論儀臺高於正躬心學是聞以健健而
聞才先後一探子異學如無業後也
通譯學也往之與維決裂大失其脈稍

鄒氏學脈 序

二

窺影鄉音都矜矜而行之或不推其契也
流乃派流而脈以流為專事推飭自擬
實備而見或弗徹其契也流為之我
就衣而脈以離夫高可為且維乎傷且離
而字語正學乎察賦性顛愚弱冠失怙
憶先子永訣時無他語第台常讀先
先莊年譜是訓是行哀奉命惟謹已

劉氏學脈卷之一

東廓先生要語

門人

國本
卷一
述

志於富貴則敗度敗禮不足以語功名志於功名則求可求成不足以語道德志於道德則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達則為伊周窮則為顏閔何嘗無功名何嘗不富貴富貴不由於道德則播間醉飽祇為妻妾之泣功名不出於道德雖一匡功烈童子且耻稱之故學者莫先於辨志

古人以心體得失為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為吉凶

郭氏學脈

卷之一

一

作德日休作偽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外物事
事整飭而自家身心先統破蕩不祥莫大焉故脫
去凡近以游高明不求人知不求同俗乃是考亭
喚醒來學趨避關頭

為善而舜為利而蹠一念跬步便是萬里程途今以
舜為師則蹠狀不敢當以蹠為歸又蹠狀不肯當
不舜不蹠中間豈有駐足處

爭名奪利疲精神以驚朝市如蝸牛升壁涎枯而
不知止志道據德歛聰收明以慎屋漏如虬龍藏

淵芳餌不能動故善學者愛其身以為萬物之主
不善學者輕其身以為萬物之役

明明德于天下吾儕自省有此願欲否發育萬物與
天地參吾儕自省為性分內事否

吾儕之學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一體之間心腹至
髮膚兼所養何處下刀割之使小故纔讓第一等
與人於範圍曲成體段多少分裂學詩學文皆學
也以道為志乃是第一等學術詩人文人皆人也
以聖為志乃是第一等人品

郭氏學脈

卷之一

二

秉彜之良孰不欲敏事做箇孝弟人孰不欲慎言做
箇忠信人孰不欲親師取友做箇有道義人只被
求飽求安念頭壞了一生故士而懷居與耻惡衣
惡食直斥以未足與議塵諸門墻之外

人生精神命脈箇箇具足但人聞仁義出見紛華東
奔西驚疲精竭神兩無所統譬如兩頭蛇未得須
叟寧靜而畢竟不能千里須是專心致志無以小
害大無以賤害貴若大鵬之圖南息以六月而扶
搖萬里其孰能禦之

習俗纏繞擺脫不去只是此志不立之病誠使翦棘之念如焚如炙則種種纏繞立可廓清試看人在焚炙中能忍須臾不求擺脫乎吾心本體原自弘大自剛毅故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更無虧漏更無止息方是宇宙間大志量人

孟氏之論丈夫則有三品矣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嵩嵩朕一簞達而齊得喪命之曰大入能諫於君出能輕於爵祿而必信必果不免于悻悻命之曰小營營壟斷左右罔利以爲子孫計而不恤其躬

鄒氏學脈

卷之一

三

命之曰賤二三子之切磋于斯也其爲大爲小爲賤必居一於此矣

千金之壁襲而納諸櫝出入惴惴持之恐其毀缺無他愛之也至于身奚啻千金哉而往往輕用之若不自惜噫嘻其弗思矣

允陰易度習俗易溺非愛重其身以尙受千古自期安能有濟

吾輩質本不劣才本不疎只患志小器隘不肯直下擔當任重道遠耳

宇宙人品代不乏才文章行檢政事節義表表稱述至全生全歸往往退縮千古檐子非貴育其誰任之

世界安能磨人人自磨世界耳薰風吹林蒼蔚不能障杲日當空江湖不能浸矧靈于萬物者乃被榮華拂鬱磨殺耶故善學者以拂鬱爲玉成不善學者以榮華爲桎梏

凡近高明孰爲歸宿同俗同理孰爲夫擇嬰兒巨人孰爲榮辱一皆萬世孰爲天壽

鄒氏學脈

卷之一

四

位者人可崇卑也名者人可毀譽也道也者不以崇崇不以卑卑不以毀毀不以譽譽

世人眼淺欲速見小燒茆作低銀取快一皆運用於九轉七返火候縮手不敢承當正爲少于載志不肯買純陽真丹耳

古之不入俗久矣求合於古則必拂于俗而闕歛媚于俗者且將得罪于古故士君子寧受多口之憎而俯俯尙受於千載之上歟後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

學者所患在志向弗專不在才力弗足目不兩視而
明耳不兩聽而聰耳目非無聰明也二用之則其
才必眩入悅仁義出而有紛華之誘焉是兩聽兩
視之類也語曰責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責
育之視童子懸矣而狐疑反不逮焉其果繇志耶
繇才耶

見可欲而亂只是此志不堅好仁者無以尚之何畏
乎聲色

善學者與古人相較量則日覺奮勵若與流俗相較

郭氏學脈

卷之一

五

量則不免頹塌古人出門如賓使民如祭自家因
何怠弛古人聞義必徙不善必改自家因何退縮
古人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自家因何不相關

鄉愿獨為聖門痛斥者以其似忠信廉潔無可舉無
可刺最能惑眾亦易自安故眾皆悅之悞人也自
以為是悞已也孟子指出闖然媚世處是率佗破
勝洗穢妙手聖門只顧明命順帝則故善者好之
不善者惡之充光明明潔潔爭爭何嘗有一毫彌
縫

吾儕學不得力只是起脚一步未曾真切潔淨有愛
人道好的念便是要譽有怕人說不好的念便是
惡聲有求知於人的念便是納交若此者日救孺
子於井猶於純王殊科矧念頭紛雜則多少容隱
多少因循又安能一一以救孺子耶

仁者人也是聖門提出做人的正脈人要做人便須
仁以為己任方可頂天履地立三才之查否則無
惻隱羞惡之心便近於禽獸古人教人學做人
學者如有推避處若只教人學做人如何推避得

郭氏學脈

卷之一

六

眼弄利鈍如花卉隨榮隨落一切毀譽如鴉鵲過鳴
遞歇真於性分無干涉性分上澗畧故於外物上
醜醜耳

堯舜之道不外孝弟日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詞然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不免為士之次此正學脈入
微處即如王祥之孝動水鯉感幕雀然擬諸堯舜
畢竟異科故合尹子文可謂忠陳文子可謂清而
皆不許其仁此是不著不察於良知未瑩徹
虛談虛見未可為知德學者尚能辨之至聞善必行

告過必喜亦勇矣而獨箴以知德者鮮善從聞來
過從告來非降衷靈明自克自訟故中庸弗失不
善必知德性用事天運川流始為知幾始為知止
始為行著習察致良知之傳

問兼善獨善之辨曰吾儕須識取善字本體即工夫
始有歸宿進履境界即不能移

謀道謀食事異而功同講說不可以謀食聞見不可
以謀食思索不可以謀食無智愚信之至於謀道
乃倚是三者為功而弗踐其實是畫餅而充饑也

鄒氏學脈 卷之一 七

學者不識自家德性故痛癢漠然曰憂曰樂向外馳
逐舉不得其正義是德性本來安宅必須搬居故
曰徙不善是德性錯走路頭必須走轉故曰改若
人拋家捐產輾轉流離安得不憂

問顏子竭才如何曰天之降才非顏子獨異也使顏
子才異於蒸民則蒸民不能學顏子之學矣昔遊
廬山觀瀑布甚壯數日後山巔僧引以灌田圃遂
徵吾儕精神命脉於詞章註述才藝事功多少漏
泄雄與世情嗜慾有間其不能竭一也故曰用志

不分乃疑於神顏子欲罷不能是何等精專

有苦閒思雜念者因詰之曰汝自思閒却惡閒思汝
自念雜却惡雜念譬諸你自醉酒却惡酒醉

王仲大常學仙學佛復相從問聖學曰二氏之學皆
從心性上用工夫欲立在玄妙中不似聖學平平坦
坦在人倫庶物內精鍊故佛自是佛作用仙自是
仙作用汝只一雙脚如何踏得三條路須收攝精
神歸一始得

問子夏小德出入之旨曰此正子夏悟後語當其未
悟昔只在小德上點檢必信必果經經小家當故

夫子以小人儒箴之及其悟也從大德上點檢而

千變萬化皆是先立其大故曰大德敦化小德川
流出入正是川流意思

戒慎恐懼之功命名雖同而血脉各異戒懼於事識
事而不識念戒懼於念識念而不識本體本體戒
懼不觀不聞帝規帝矩常虛常靈則冲漠無朕未
應非先萬彙森然已應非後念慮事為一以貫之
是為全生全歸仁孝之至

鄒氏學脈 卷之一 八

討論想像原是虛套如鏡中觀花雖查分明畢竟不
到手

上蔡先生曰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鸚鵡
能言不離禽鳥學不以誠而競以詞說騰者將不
淪於禽鳥乎夫學以入於聖賢也而或以淪於禽
鳥是則可畏也已

世俗通病只認得有才能有勲業有著述的聖人不
認得箇無才能無勲業無著述的聖人江門之詩
曰却憐夜半窗雙曉早爲人間了六經六經之了

鄭氏學脈

卷之二

九

繼往開來而反憐之何也程門講唐虞事業自堯
舜視之不過一點浮雲過大虛假使舜不遇四岳
之薦終於耕稼陶漁以老焉其將不得爲天地萬
物一體乎大率以多能爲聖而子貢言又以兼之
夫子猶恐其起學者之病既學做聖人又須學做
多能故喚緊以療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今之
學士大夫果能信其不多而無疑乎果能視唐虞
事業如浮雲乎果能以夜半了六經爲憐乎
須臾有息便非良知本體

億中之敏若善射覆者寸發而九中然猶不免於億
也屢空者若置覆洞然心目無俟推測而得矣

夫子之在春秋也從游者三千速肖者七十矣而猶
有莫我知之嘆嘆夫以言求之而眩其真也夫子
既設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夷攷其取
于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則下學上達
之功其著且察者鮮矣推尊之詞要亦未足以及
之賢於堯舜堯舜未易賢也走獸之於麟飛鳥之
於鳳雖勉而企之其道無繇不幾於絕德乎禮樂

鄭氏學脈

卷之二

十

之等最爲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陽江
漢直悟本體爲簡易而切實也
學者未能實見吾性本體故外物得失妄加欣戚試
使見得吾頭真則或以軒冕或以箚笠而頭之本
體未嘗加損也見得吾脚真則或以赤鳥或以敝
屣而脚之本體未嘗加損也
善學者須反觀內照直求本體果無所障則亦臨亦
保亦式亦入方是兢兢業業純亦不已一泓源流
大學之教在明明德下明字是本體上明字是工夫

非有所添也做不得工夫不是本體合不得本體不是工夫

良知之本體譬諸日然一塵入之精明自眩若以金屑玉屑入之病與塵等故情欲者塵之累也意見者金屑玉屑之累也

人少則慕父母赤子之心也慕少艾慕妻子慕君而熱中此之謂失其本心大孝終身慕父母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程門所云善惡皆天理只過不及處便是惡正欲學

鄒氏學脈

卷之一

十一

者察見天則不容一毫加損加損雖一毫終不免踰矩此正研幾脈絡

此學不受世態點污不待博聞克拓不用億中測度不在枝節檢點不可意氣承擔亦不藉著述繼往問來凡有倚着便涉聲臭

心中紛擾只是將迎之累若能肯肯喫顧見在工夫如臨澗履薄即閑思雜慮自不能容常因行路肯悟得此病若回頭看過去路及仰面探未來路脚下便不免錯跌

良知本體原自精明故命之曰覺原自真實故命之曰誠原自警惕故命之曰敬曰戒懼不須打併不須攙和而工夫本體通一無二更無生熟先後之可言

仰觀於天確然常運矣俯察於地噴然常流矣內省於良知昭然常虛常靈矣日入虞淵未嘗不照水潄澄潭未嘗不流心遇閒靜未嘗不知故慎獨之學通晝夜

然而識之是不厭不倦宗旨學者以此為學誨人者

鄒氏學脈

卷之一

十二

以此為誨非別有所學有所誨者

我飽而人以爲饑何損於飽我饑而人以爲飽何益於饑吾輩自反之學只求自飽而已矣

與諸生論牛山之木一章因詰問誰爲斧斤誰爲牛羊有以聲色貨利對者先生曰此公劉大王興王之具而可咎耶有以妻子貨財對者先生曰操井臼承宗祀此吾孝養之資而可咎耶有以斧斤牛羊其咎在已對者先生欣然曰我不爲斧斤誰爲斧斤我不爲牛羊誰爲牛羊

孟子千辛萬苦爭箇性善正是直指本體使學者安身立命自成自道更無寬解躲避去處中間種種過惡皆是自欺自畫原不是性中帶來其在醫家直所謂頂門一針矣夫目之分息自心之別是非其精明一也離婁之明非有加於目也能不失其本明而已矣堯舜者性中之離婁也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目萬古此目則萬古此明故堯舜皆可為文王皆可師直是無可疑者

龍以無欲為神人以無欲為聖欲也者非謂世味之

參也倚聞見上思索摹事功稍以人力增損便不免適莫故億中之敏不如屢空之愚

有明有暗則猶二之也無明無暗是謂至明至明則一矣

孔子何等天縱又十五便志于學然忘食忘憂未嘗少懈觀其自責自修曰不敢不勉不敢盡連說不敢字是何等警惕何等敬畏吾儕之學只是一敢字便壞了若能以不敢為心常戒常懼常若對越神明何學不成

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有中和一是皆有位育中和不在戒懼外只是喜怒哀樂大公順應處位育不在中和外只是大公順應與君臣父子交接處人倫庶物日與吾相接無一刻離得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兢兢不肯放過如織絲者絲絲入筥無一絲可斷乃是經綸大經

天行常健而不已聖學常強而不息健是大盍之自然強是真性之自然邇來學者以因循為平等以嚴密為過當於古人戒懼瑟備幾若長物恐非自然宗旨

亦足以發此正顏子不惰不違處諸子進見請問皆動靜語默皆不是虛過了只是退省時不免間斷顏子不可及正在亦字上文王之德之純正在亦

臨亦保故須更不離始是修道之要天道無停機故元亨利貞以昔行而萬物生良知無停機故仁義中正以昔出而萬化成知天人之無停機可與語措陰矣戒慎不觀恐懼不聞通乎晝夜靈光瑩徹離造次顛沛不可離乃能無惡於志

而令德於天若須臾玩愒生機便遇塞不論忿悒
好樂舉非天德不論親愛賤惡舉非王道於以發
育萬物峻極于天是駕燕而別越也行者赴家不
計燕越餐風沐雨繼日待旦誰肯停擔半途寄食
遊旅而驚然自以爲活計者

知至至之始可與幾知終終之始可與存義知而不
至至而不終是幾失而義弗集也與不知者等故
知事親從兄而弗去乃爲智之實而擇乎中庸不
能升月守則與納罟獲罔均爲不智

鄒氏學脈

卷之一

五

慎獨之義聖門於大學中庸皆揭此二字此是最切
要處看來慎字從心從真天命流行物與無妄無
不具這箇真人能戒慎恐懼顧諟明命便是朴朴
實實見在工夫使一毫未真便自欺自欺卽是大
病故嘗語同志曰除却自欺便無病除却慎獨便
無學

道以中和爲至學以中和爲的能者以學力融氣習
則行與不欲異質也咸可以成人不能者以氣習
困學力則仁與剛美德也猶不免於有蔽故自易

其偏自至其中迺是聖門相傳禮樂教學之矩
戒慎恐懼之學不放縱亦不拘迫放則忘拘則助曰
其所不覩不聞其字當深玩正指性命本體曰不
可須臾離離則過不及矣

東石王子論近來人講學多論本體於問物成務似
少實用曰體用只一原權能知輕重度能知長短
吾儕只怕權度不精何患輕重長短不能審別只
今事親從兄和族睦鄉親師取友一一皆實用東
石子曰古人問物成務實用須講求得定庶當局

鄒氏學脈

卷之一

六

昔不失着曰某常看棋譜局局皆奇只是印我心
體之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亦受用不得緣下了
二三十季棋不曾遇得一局棋譜後此二三十季
亦當如是空記棋譜何補不如專心致志勿思鴻
鵠勿援弓矢盡自家精神隨機應變只方是權度
在我運用不窮

懲忿窒慾德之修也聖門講學以修德爲命脈德性
是吾心之生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生理中脈
絡流出何嘗有忿與慾來忿是辭讓之反慾是羞

惡之及能懲能窒便是徒義便是改不善若止矯飾於事為而不能融釋於心體終非入德之途居處能恭執事能敬與人能忠肯肯不肯放過這工夫方精若有肯勉勵有肯怠惰何能如之

大學言好惡中庸言喜怒哀樂論語言悅樂不愠舍自家性情更無用功處

吾輩不及古人只是少却瑟僂二字古以嚴密今以疎淺古以武毅今以怠緩如何得三百三千流貫

周匝

鄉氏學脈 卷之一 七

順逆境界只是晴雨出處節度只是語默此中縈手無往不潔淨此中粘帶無往非粘帶

右之君子虛已取善下及芻蕘浩浩乎若滄海之納百川百川日夜宗之而不能外

象山先生曰天下若無着實師受不是恣情縱慾便是各執已見盲哉其言之也師受箴砭不肯着實則勤善而未純規過而未淨故卑者滯情慾高者倚意見雖清濁有差而障道則均

右之人學不厭知天地之為父母也其教不倦知四

海之為同胞也父母全而生之吾其可以自述自襄以辱降衷乎四海皆兄弟吾其可以自私自盡舉不中不才而棄之乎世之君子孰不願學也俄而厭孰不願教也俄而倦非降才殊也彼其視天地也甚大而視四海也甚疎其志隘故其操搯其操搯故其功憊夫焉能以倚于中行

往歲侍陽明先師于虔王巴山自廣歸見忍咳與談談劇復咳咳止復談客退請其故曰是定山婿有文學後輩所歸若轉得巴山則六合之士皆可轉

鄉氏學脈 卷之一 七

矣乃知仁人以萬物為一體惟恐一人不獲盡其性便是自家盡性工夫若稍涉因循則痛癢便不切矣

責難於君為恭謂君不能為賊萬世事君之律令責難於受為恭謂受不能為賊萬世受之律令古者君臣朋受之樂章以示周行為好我而以鹿鳴起興鹿得美草必呦呦呼同類共食之人得周行而弗公於同類將為鹿所哂矣

古人為政具在方策居敬行簡乃是第一義果能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精神凝定志氣清
明必不至妄撻一人必不至輕決一事必不至偏
聽一言必不至重押一票必不至久淹一囚事上
使下從前先後交左交右若舟之有舵裏外應手
若馬之有御緩急從心中間種種病症皆以輕忽
之心乘之耳

自處飽煖而不恤人之饑寒自圖安佚而坐視人之
顛危此惟無惻隱之心者能之故不仁則以隣爲
壑仁則以推溝爲已任

鄒氏學脈

卷之一

十一

實身如玉者可與事親憂國如家者可與報主愛士
卒如赤子者可與用三軍

問明明德於天下曰世儒說是盡高遠事聖門只說
是日用事所惡於上德之本明也母以使下則明
明德於下矣所惡於下德之本明也母以事上則
明明德於上矣所惡於前後左右德之本明也母
以先後從前而交左右則明明德於前後左右矣
堯之克明峻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只是六合之
內皆日月貞明容光必燭自天子至於庶人位有

尊卑而工夫更無二矩

問道器之別曰聖門提出最分曉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盈天地皆形色也統其不可觀
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爲道統其可觀可聞體物
不遺指爲器非二物也今人却以無形爲道有形
爲器便是裂了宗旨喜怒哀樂卽形色也統其未
發渾然不可觀聞指爲中統其發而中節燦然可
觀聞指爲和今人却以無喜怒哀樂爲中有喜怒哀
哀樂爲和如何得合一人若無喜怒哀樂則無情
除非是稿木死灰

鄒氏學脈

卷之一

十二

問未發已發是一皆是一皆曰後儒只添一已字便
是作二皆看了未發是發的主宰發而中節是未
發的流貫更無先後喜之所喜者發矣而喜喜者
未嘗發怒之所怒者發矣而怒怒者未嘗發寂感
無二皆體用無二界觀諸天道當自得之四皆常
行而行行者未嘗言百物常生而生生者未嘗言
無言便是未發常行常生便是發而中節今若於
常行常生處別求箇無言的皆節如何可得

問聖門弟子之教却先行而後知曰此正指致良知命脈孩提知愛故常愛其親便是孝及長知敬故常敬其長便是弟以孝弟修諸辭便是庸言之謹以孝弟踐諸日用便是庸德之信愛親敬長不敢慢惡於人便是愛衆事賢愛仁以利其器便是親仁行有餘力以學文便是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如今之學文用為科第之媒

問良知良能蒸民所同受如何相懸隔曰靈明不障於欲則躡蹠之食行道之人未嘗講習討論而忍

鄒氏學脈

卷之一

三

死不肯受為欲所障則公卿大夫何嘗不講習討論而萬鍾不辨禮義受之試驗諸日不障於塵則莠莠可以辨皂白為塵所障則離婁不免於易天壤

問變化氣質之功曰聖門教人口愚曰明日柔曰強何嘗不說氣質只是果能此道便是變化的訣竅友身而誠便是與天合德德恕而行便是與聖同歸孟子引在下位一章只收誠之者為思誠何等緊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之字皆指誠

問出入無肯莫知其鄉曰此正吾心神明不測本體其工夫只在操舍之微善學者戒懼以協天則則動靜皆有欲無非憧憧故曰復亨出入無疾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若以入為是出為不是是死却生機

問致良知之旨大學未嘗指出曰誠意一章指出一箇致良知的以為恣指出一箇不能致良知的以為戒何等分明平居為不善至於無所不至則小

鄒氏學脈

卷之一

三

人之良知疑於泯滅無存矣而一見君子厭然自愧拚其不善而著其善夫不知善之可好也何為而著之不知不善之可惡也何為而拚之見其良知固在也而病未能致之耳使小人而能致其良知知善必為無以尚之知不善必改不使加乎其身則幡然為君子孰能禦焉故慎於獨知以超狂而入聖不是先師杜撰出來

問內外賓主之辨曰橫渠研之精矣自外而入曰至至猶是賓自內而出口不違不違乃是主顏子語

之不悔退省足發正是不違仁實功然日月至
亦是閔冉以下人品甚至處與不違同一境界故
曰智及之

問戒慎工夫與誠意致知格物之旨同異何以別曰
戒慎恐懼便是慎不視不聞莫見莫顯便是獨自
戒懼之靈明無障便是致知自戒懼之流貫而無
虧便是格物故先師云子思子撮一部大學作中
庸首章聖學脈絡通一無二爭洗後世支離異同
之窟正心是未發之中修身是發而中節之和天

鄒氏學脈 卷之一

地位萬物育是齊家治國平天下詞有詳畧工夫
無詳畧

昔人以尚行尚言卜治亂之兆尚行者精神內熒熒
惴然明庶物察人倫恐無以協天則也而不暇於
虛談是以合敬合愛率天下於周行尚言者精神
外馳惴惴然驚辨博工揣度恐無以徵策名也而
不暇於實踐是以遺親後君率天下於畧奔故善
學者當研機以全其歸善政者當運機以定其趨
慎獨正是思誠工夫慎字從心從真獨知精明戒懼

常存不肯以一毫私偽障吾本體日用人倫庶物
須臾勿離方是真心方謂之慎獨誠意致知格物
皆是一番事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學問之功必從實地上做起非
懸空超脫可入實地工夫只從孝弟真切處學下
文引詩及孔子之言正指孝弟之實只在翁兄弟
和夫婦以順父母之心從此克拓將去便是中和
位育之道下文承以鬼神之神者明孝弟之道通
於神明齋明盛服正是惴惴威儀脈絡非誠於孝

鄒氏學脈 卷之一

弟者不能故曰誠之不可掩下章以大舜武王之
孝乃是指出通於神明的格式郊社宗廟運天下
於字更不在仁孝之外孝經通神明光四表無思
不服一章與此互相發明正好玩味

學問之正學學在存天理一有私欲即去之自戒自
懼顧諟明命正是聖門相傳兢兢脈絡故一日二
日萬幾可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往季子
與周順之切磋夢與同志講學一厨子在旁切肉
一用力甚快一猫升其几以刀逐之旋復切肉如故

因指語同座曰使厨子只用心逐猶則去矣如何得肉待客明日語順之欣然有省

天性與氣質更無二件人此身都是氣質用事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口之能言手足之能持行皆是氣質天性從此處流行先師有曰惻隱之心氣質之性也正與孟子形色天性同旨其謂浩然之氣塞天地配道義氣質與天性一滾出來如何說得論性不論氣後儒說兩件反更不明除却氣質何處求天地之性

鄒氏學脈 卷之一

三

二爻論孺子入井一謂怵惕惻隱是指出本體一謂常人雖是本體却與聖人的本體有間爭論未已昔方對月指而論之曰滿天一雲障露出一隙月光不可謂非本體然與萬里無雲全體光明自當不同知一隙之為本體則學問可以入頭矣知全體未透之為有間則學問可以進步矣

先師有訓孔門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其揭上帝降衷之蘊羣聖執中之脈乎矩也者天然自有之中即所謂良知即所謂至善加焉則過損焉則不

及不及與過雖異科其踰矩均也故天下可均而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而依乎中庸為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正文王不踰矩學脈不識者非無識也不知者非無知也所識所知一於天則一毫聲色不以逆其間有所歆羨便是作好有所酢援便是作惡故曰帝謂文王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與孔門知天命知我其天一揆禪與繼異矣而其賢與子皆曰天征伐與禪繼又異矣而曰予畏上帝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古之人游行出王無非

鄒氏學脈 卷之一

三

此學敦典庸禮命德討罪皆從天敘天秩天命天討中來不敢以人為加損其間

聖門之學心學也心也者理氣渾然者也動以天曰道心無聲無臭天機勃然動以人曰人心作好作惡紛然有不安處孺子入井而怵惕率性之道也納交要譽惡其聲三者有一焉則雜以人矣箠食躄蹠而弗受率性之道也宮室妻子窮乏得我三者有一焉則雜以人矣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雜也惟一者一於道心也常精常一是一為允執

厥中立之爲大本經綸之爲大經

良知純粹至善如止水湛狀而萬象畢變吾儕能戒懼勿離以復其初雖傾壘注益無往不清明若雜以渣滓未能潔淨雖暫肯寧靜而上亦堪狀可觀一撼搖之渾濁紛狀出來

良心虛靈晝夜不息與天同運與川同流故必有事焉無分於動靜若分動靜而學則交換肯須有接續雖妙手不能措巧元公謂靜而無靜動而無動其善發良心之神乎

鄒氏學脈

卷之一

三

學者不立真志以小成自安縱勤持守終欠著察不修實行以虛遠自鴛縱精擬議終無所歸宿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以慥慥爲準一毫不敢放過方是聖門全生全歸相傳傳約正脈

學者從明德本明處肯肯克拓如火熾泉達真機勃勃平日氣稟偏重俗態膠固猛自克治不敢輕易放過方是致良知朴朴實實課程不落虛見浮說先師提出致良知三字貫徹顯體用而一之其詩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體物不遺而

不見不聞也曰無聲無臭獨知肯此是乾坤萬有基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也世之傳者往往裂之舉方效圓踐履可觀矣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其蔽也支操玄測與性命窺矣高不自卑遠不自邇其蔽也虛故下學上達聖門有莫我知之嘆學是學箇甚麼達是達箇甚麼須是自戒自懼顧諟帝則勿向口說勿落測度反躬而淡造之庶其弗畔矣乎

鄒氏學脈

卷之一

笑

天下之道二誠與僞而已矣天下之學術二言與行而已矣庸德之信庸言之謹肯措於子臣弟及相顧而慥慥是聖門之規矩較率也言弗謹則無物行弗信則無常將奚以拔於凡民故曰視其所以式謹式信顯明無愆矣而是中隱微未能潔淨焉不免於義襲故曰觀其所由由衷而發明物察倫而一簣或虧焉猶爲大德累故曰察其所安于焉自考于焉考人則其旋弗旋吉弗吉明於觀火矣測用工夫只從心體上點檢使精明呈露勿以意必障之如日月之照樓臺殿閣糞壤汗渠境狀萬變

順應如一稍有障礙即與掃除雖欲頃刻息之而不可得古人所以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正欲完此常步之體耳

鄒氏學脈卷之一終

鄒氏學脈

卷之二

三九

鄒氏學脈卷之二

頴泉先生要語

門人艾而康述

學者真見得萬物皆備於我則及而求之於吾身可也人倫庶物一刻與吾不相離肯肯盡吾明察之功即肯肯是希舜功課

學者真有必求為聖人之心則即此必求一念是作聖之基也猛自奮迅一躍躍出頓覺此身迥異塵寰豈非千載一快哉

饑食渴飲煥葛寒裘順其則而行之便是道作焉者

鄒氏學脈 二卷之二

一

在山之激也息焉者下流之淤也激與淤均之謂廢天職

世謂聖人未可至矧舍聖人而學猶學射而無的將何所命中乎外此便是自小自小即自棄有志者舍聖人無學也

明道先生自謂作字肯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此孔門參前倚衡意終食造次顛沛無間方可言肯習方是無須臾之離

橫渠教人令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

化私吝盡無自渾是道理即所過自狀化矣此是
關中性性物物宗旨

和靖問伊川如何是道曰行處是或以問明道令於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交上求此是孔門庸德庸
言慥慥一派的脉

和靖謂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如人到
神祠中致敬皆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
一而何此最得濂洛一脉

晦菴謂近看孟子見人便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
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人
欲之私做得病痛旨哉

學莫要於識仁仁人心也吾人天與之初純是一團
天理後來種種嗜欲種種思慮雜而壞之須是默
坐澄心久久體認方能自見亞面子曰默而識之

識是識何物謂之默則不靠聞見不倚知識不藉
講論不涉想像方是孔門宗旨方能不厭不倦是
故必識此體而後操存涵養始有着落

學莫切於敦行仁豈是一箇虛理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無一事而非仁也知事外無仁仁體皆皆流貫
則日用之間大而人倫不敢以不察小而庶物不
敢以不明人何管一息離却倫物則安可一息離
却體仁之功一息離便非仁便不可以語人矣顏
子視聽言動一毫不雜以非禮正是皆皆敦行皆
皆善事吾心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
耳此明道先生指點人識真處不識真雖妄起亦
不覺事皆人爲也終與天隔終非入聖之途

學者今日無可添只有可減減盡便無事此伊川先
生示人歸一之要惟日務於減則精神凝聚一處
而工夫自覺省力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
不可奪志惟患不能堅勇橫渠先生此言欲人先
樹根本無根本培養個甚

孔子只十五歲肯便斷肌以聖人爲志志字最有力
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悠悠便是志不立夫孔子
何等膺質尙緊切如此考亭斯語聞之盡當猛省

舍己從人最是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
守己固而後人輕也明道先生斯言即顏子若虛
若無之心也以此取善德何為而不進

忠信乃進德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
進龜山示人以立基之要學者聞之當向內力求
尚何虛談虛見之務哉

謝上蔡曰人不可與不勝已者處鈍滯了人蓋直諒
多聞皆於已有助若與不勝者處則自覺有餘其
日損無疑學者可不深思

第上學脈 卷之二

四

先儒謂學成於靜此因人馳於紛擾而欲其收斂之
意若究其盡則所謂不睹不聞主靜之靜乃吾心
之真本不對動而言也即周子所謂一程子所謂
定皆有動靜兩心無動靜乃真靜也若肯而靜存
肯而動察乃後儒分析之說細玩子在川上章可
自見矣

改過貴於勇過不改終身不得為無過之人能改是
翻小人為君子在於瞬息之間然不勇終是悠悠
終不得為君子勇則中自憤發縱平日習重質駁

亦自日見其消融矣狀過亦未易言孔子謂苟志
於仁無惡也若非有此真志則終日縈縈皆是私
一意安可以言過倘惡在躬尤當猛省陽明夫子曰
一常見自己不是是真藥石吾人在霄壤間百季有
幾可不猛省以流於惡哉

取多貴於虛有孟孟之虛自有孟孟之容受有湖海
之虛自有湖海之容受顏子若無若虛非自知其
已之有與實也而故為是以來善真見得自己一
無所有是以汲汲皇皇求多以自輔若自視其有

第上學脈 卷之二

五

與實則訑訑之聲色拒人於千里外矣滄海所以
能為百谷王者以其虛也吾人取多當以顏子為
法

義利之辨乃舜黜趨避第一關夫子罕言利子長氏
謂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利誠亂之源也狀吾人在
天地間自饗殮裘葛以至仰事俯育何嘗離得此
但人只是懷私便已之念重所以終日縈縈如雞
鶩狀無一毫趨狀物外意若能安於義命傳志分
內則此身自有趨於千仞之上縱漂身潔行亦未

必至於東顧梨山先生鸞湖之會以喻義喻利由於所志所習有味哉其言之也先哲云一日之間朝堯夕蹠一念之微出堯入蹠中間更無駐足處吾人可不細審日所孳孳而忍置身於蹠之徒也哉

今之言知者不識其本良而誤以知識當之不盡致知之功而咎此知不足以盡學故學必竭盡良知之分量而後知始致所謂格物者又不識格字本義夫格之爲言正也會稽云所謂正者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正字今却必欲待其不正而後正之失其旨矣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豈待其有非而後格之格其心使不至於不仁不義正程子所謂防未萌之欲故正者吾正之不正者吾即去其不正以正之合而究之其義始全

學者之所趨必辨其端二氏雖皆以性命爲宗朕其端自有毫釐之辨梨山先生以經世出世別之亦就其異之可見者言之耳其微尙未析也近世多尙佛學以爲求道捷徑朕不知彼固專求之內視

鄒氏學脈

卷之二

六

吾儒之攻摹擬尊格套者固有間朕聖學無內外無精粗內與精且不可言况外與粗耶即吾日用倫物間即吾盡性至命處程子謂彼於敬以直內則有之而無義以方外要知敬義無二功即所謂敬以直內亦未見其是至謂其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真洞燭其弊或謂今士大夫多溺之何也曰士大夫既苦於肯義視經書爲梯筏偶觀佛書見其善解脫以爲彼得其內與精不知吾人爲舉業所縛以厭心視經書若肯放下舊習

鄒氏學脈

卷之二

七

以觀佛書之心細究論語周易而以心身默默體之則看一艮卦勝於讀一部楞嚴經易所謂天下何思何慮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不更純粹而光明耶舍堯舜周孔大道而旁趨於西竺異端可濳惜哉

陽明先生指出良知之真體而談真體者或失則易以爲大陽當空仰窺隨在而目遷善改過爲第二義是知原天而忽承天之實功也自懲談真體之易也或失則難以爲雲霧四塞陽光隱蔽而欲直

求何思何慮之體非過高歟是知咎人而忘天錫之真機也程子曰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而已存以誠而不使之間存以敬而不使之息此似不用功而實煞用功乃疑其專務此體其狀耶周子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狀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能實致其力於懲窒遷改而後剛健之體在我此似於落枝節而實不離根本乃疑其功靡協一其狀耶由前言之大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順水之性而非畧也由後言之大

郭氏學脈

卷之二

八

禹之疏鑿夫排而竭胼胝之勞者亦順水之性導之流而非拂也善乎曾子之擬夫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也

是真體真功合一無間

古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而不悉指其事何也夫心猶樹之根也根固則枝葉暢茂花實繁美自有不容已者是以愛物之心存於中則當因而因雖值衝議裂夫之衝而思為砥柱以造百季安靜之福此心為之也當建而建雖值

衆論沮抑之多而思為闢議以消四隅寇竊之計此心為之也譬之主一室者其所以為子孫垂久遠固藩垣自盡厥心而已而衆議之是我與否吾何暇與之計耶

夫子謂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為鮮蓋真能見過則即能見吾原無過處真能自訟則常如對讞獄吏句句必求以自勝矣但人情物理不達於吾身苟能反身求之又何齟齬困衡之多蓋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人我無間其順物之來而毋以逆應之則物理有不隨語當者乎

郭氏學脈

卷之二

九

格致之功乃曾子發明一貫之傳天下萬事萬物莫不原于吾之一心此處停妥不致叅和即是大公之體以此隨事應之無所增損起滅即是順應之流行矣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莫非以此貫之

學道愛人孔門即學即政之宗旨也如保赤子一言尤當肯肯提揭以視福蒼生

夫處子在室未敢問人以育子之方面饑寒疾痛不待赤子言而自與赤子通者心誠故也此心而誠

即吾不學不慮之真饑而預知其饑寒而預知其寒一體之愛周遍罔間居官者知所以全吾此心則所以待民者自無異於待赤子雖今世之民不免有饑智之巧朕其能言饑能言寒處其情又易達於赤子即吾真心以求之則其情可通其偽亦自不容掩况斯民三代視上尤真吾之微處彼亦能洞悉之所患者吾不學不慮處易於淆雜耳一念之真天日可鑒將察情行政因地制宜妙用種種自有不言而喻者矣世所慮者上之人不易信

鄒氏學脈

卷之二

十

下之人不易孚而吾之性氣嗜好未易一一盡融不知一誠積久上下可通至於性氣之當消嗜好之當除苟知體炁朕消除又何難之有

所論應事接物惟求本心安妥便行否雖違衆弗恤學能常常如是本心昔昔用事久之可造於誠世有以真實見美者吾因之以加勉有以迂濶見誚者吾不因之而稍改何也學所以求自信而已非爲人也朕所謂本心安妥更亦常有辨真無私心真無世界心乃爲本心從此妥妥乃爲真妥妥不

朕恐夾帶世情夾帶習見未可以語本心安妥也孔子一生只是下學上達視聽言動出門使民居處執事莫非求仁實功觀子見齊衰者與師冕見二章可見聖學無內外無隱顯一以貫之

文成夫子格致之功千古聖學的脈今世之談學者語知而非良語良知而不肯實用致知之功稍知致知爲宗而離却格物是以於天則所在至善所止反以爲礙而惟從佛氏取捨夫悟非從脩來終非下學上達之旨

鄒氏學脈

卷之二

十一

今世之高明者數厭孔孟宗旨而求之佛書言悟而不言修似與下學上達脈絡相背馳夫論語一書專以求仁爲脈而其用力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而孔子之自課惟曰子臣弟友之未能而於言行不敢盡不敢不勉而已至於肫肫慥慥之體卽在其中從事佛旨者不免有偏程伯子謂高明者流於恣肆謹厚者入於罔陋首哉其言之也

夫為吾一身之主為天地萬物之主孰有外於心所以握其主以主天地萬物孰有過於存心非我公及身體貼安能言之親切若此第存心莫先於識識心莫要於靜所謂心固不出乎腔子裏然退藏於密者此也彌滿於六合者亦此也所謂識固始於及觀默認然淨掃其塵念而自識其靈明之體可也識此靈明之呈露而不查深研窮以得其全體不可也所謂存固始於靜肯凝結然屋漏此操存之功也豈君子亦此操存之功也所謂靜亦有

鄒氏學脈

卷之二

七

二有以肯言者則動亦定靜亦定之動靜是也有以體言者則不對動說寂以宰感翕聚以宰發散無肯不疑結亦無肯不融釋所謂無欲故靜即程門之定是也若曰有嗜靜處則能必其無厭動處而若曰常在裏面停停當當則方其在外肯又何者在裏面耶心者天下至神至靈者也存心者握其至神至靈以應天下之感者也苟認定吾靈明之相而未盡吾真體之全即不能免在內在外之疑苟分存心與應務為二肯即不能免靜肯疑結

動肯費力之疑願公不以其所已得為盡至而淡識此心之全體盡得存心之全功則自有煥然冰釋處矣子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程子曰仁者渾然與物為一體語體也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程伯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語功也識之真自存之久存之久則識愈真非有二也

孔門之學只有箇求仁是矣又曰求仁之方只在求放心似猶二之也仁人心也求仁亦即求此心而

鄒氏學脈

卷之二

十三

已矣求放心即此心不放而已矣狀心未易識而求之之功亦未易盡也天與吾以至虛至靈之體本無欲也後來日染月壞念慮紛紛然妄矣惟默坐澄心淨掃一切妄念而自認其原來之真體真體既露肯肯操存事事操存意味綿邈自有不可須臾舍者故獨居研求此心此學也羣居切劘此心此學也簿書奔走此心此學也此即夫子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學不厭而教不倦者也朕未有不自默識入而能不厭不倦者

學不明諸心則行爲文明不見諸行則明爲虛明者
明其所行也行者行其所明也故欲明孝德非超
悟乎孝之理已也真竭吾之所以事父者而後孝
之德以明欲明弟德非超悟乎弟之理已也真盡
吾之所以事兄者而後弟之德以明舜爲古今大
聖亦惟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舍人倫庶物無所
用其明察矣若本吾之真心以陳說經史卽此陳
說卽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爲逐物本吾之真心以
習禮講小學卽此講習卽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爲

鄒氏學脉

卷之二

十四

未藝然今世所謂明心者不過悟其影響解其字
義耳果超果神者誰歟若能神解超識則自不離
日用常行矣故下學上達原非二肯分之卽不可
語達卽不可以語學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者是丘也作與語固爲行止與默亦爲行人一日
何肯可離行耶行本重然實不在明之外也
所謂將來學問只須慎獨不須防檢而既往愆尤習
心未退當何以處之夫吾之獨處純狀至一無可
封待識得此獨而肯肯慎之又何愆尤能入習心

可發耶但吾輩習心有二有未能斷段其根而目
前暫却者此病尚在獨處獨處受病又何慎之可
言有既與之斷段而舊日熟境不覺竊發者于此
處覺悟卽爲之掃蕩爲之廓清亦莫非慎之之功
譬之醫家急治其標亦所以調攝元氣譬之治水
雖加疏鑿决排亦莫非順水之性見獵有喜心正
見程子用功密處非習心之不太也人一能之已
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此正是困勉之功安可以
爲着意但在本體上用雖困且若亦不可言

鄒氏學脉

卷之二

十五

防檢今世之防檢者亦有熟肯不可以其熟肯爲
得操存之要何如何如程門慎獨之旨發於川上
正是不舍晝夜之幾非禮勿視聽言動肯肯在禮
上用方卽慎獨也肯肯是禮肯肯無非禮安論境
界試淺言之雖嚮晦冥息吾心亦惘然不昧吾耳
目身口亦不能離又安有無視聽言動之肯雖在
夢中有呼卽醒何嘗俱入於滅易所謂寂者指吾
心之本體不動者言也非指閒靜之肯也工夫只
是一箇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在知處討分曉

不在境上生分別

永示元城之學力行七季而後成上蔡別程子數季始去一矜字何其難子曰欲仁而仁至又何其易切問也夫仁何物也心安在乎吾一肯無心不可以為人則心在吾與生俱生者也求吾之與生俱生者安可以肯日限試自驗之吾一念真切惟求復吾之真體則此欲仁一念已渾然仁體矣何有於妄何處覓矜無妄無矜非仁體而何至于力行之熟消融之盡則不能不假以歲月耳今高明既信吾夫子欲仁仁至之語則即此處求之足矣不必更於古人身上生疑斯善求仁矣

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希聖其惟誠之為貴乎中庸揭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為誠者之事言哉其言之也夫此體不待思得不由勉中物與無妄渾然天成惟聖人為能性其性所謂率性之道即天也誠之者之所擇擇此也固執執此也外是則動以人非不待學慮之良矣是故達天道之真者其知誠之原乎求識此天真以盡入之道者其知

思誠之功乎

諸生知道之原乎率吾天命之性而罔或加損焉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友而弟恭道也長與而夕息饑食而渴飲煖葛而寒裘道也故曰五者天下之達道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順吾之則而不離誠者其安而至乎察吾之則而弗敢離誠之者其勉而至乎參以仁智之見與由之終身而弗悟者其不至於道均也

夷尹孔子均謂之聖而孟氏乃獨有所願何也攷門人之記日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其自言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而孟子則以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歸之比是而觀則知夫子之心江漢秋陽皜皜一大虛體可不可無一毫繫乎其念故肯任而任何倚於任肯清而清何倚於清孟氏之願學非以此與今天下之人莫不皆有所願思積財者願在富思崇秩者願在貴狀願富者數求奇美而陶猗未可必願貴者矜名死權不能必趨孟之弗我奪何則願在外故也吾心有仲尼發憤至於

忘食頽孔亦孔也吾心有子與懼澤之斬而私淑之頽孟亦孟也陶猗弗能爲之阻趙孟弗能爲之奪豈非頽吾之所自有者哉夫自有而頽傾在我也自頽而學學在我也朕非肯習終不可以盡此學吾夫子食於少施氏而飽卽飲食習也而薇蒸之問末矣章甫逢掖襲諸地卽衣服習也而緇袍之誦止矣使擯執圭勃如矍如卽出入起居習也而郊勞致館之慎徒文矣故事無小大肯無動靜遇無順逆而一以是習之將學永而頽遂不期悅

鄒氏學脈

卷之二

七

而自悅而皜皜之真體完矣朋至斯樂昔行而行無意也人莫知而不愠肯違而違亦無意也以至一語一默一瞬一息卽此類具推之無遺矣斯學之成也肯中之盡也

舜大聖人也其用功緊要處只在明庶物察人倫二句吾人日用間何嘗一刻離得倫物常盡吾明察之功兢兢不敢放過卽此是明明德是格致實功不務於庸德庸言而期慥慥恐適燕而指粵可不慎哉

顏子好學處只在不遷不貳怒不以已而以物是此體常止而不爲怒遷志仁始無惡過而此體常一而不爲過貳方可謂之真好學或謂此顏子得力處曰得力處從用力處來舍下學而語上達是欲造千仞之臺從何處立基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等明白直截透澈研幾者工求所以復吾易簡之體也若厭易簡而別事深研恐未免有妙契疾書之弊使其果爲自得何謂不爾則忘之矣學者玩心釋典不若究神於易

鄒氏學脈

卷之二

七

周子調聖可學乎而斷朕以爲可謂學有要乎而斷朕以爲有直指出一爲要而卽繼之曰一者無欲也欲盡則一之體復而靜虛動直明通公溥舉在其中矣故不從無欲而學終不足以達朕朕皜皜之脈

世之人重富貴而不知有趨於富貴者慕功名而不知有趨於功名者趨乎二者之上道德是也道德有諸已則真見吾之至富至貴可愛可求之實得則行志若固有之不得則求志於我何損焉故君

子汲汲於道德者非惡富貴而厭功名也不為一身之謀而念在于天下不為一昔之計而心存乎萬世謂之曰超然物表矣矣矣孫應試書此以勉之母忽道德而逐肯好焉吾其慰矣

學問之道無他在識其本心而肯肯操習之本心者不學不慮之良也識得此體而於愛親敬長忠君信友以至於視聽言動之間事事不敢放過則其行習可稱著察朕此豈可易言哉有必為聖人之志而後其識也習也自有不容已者矣

鄒氏學脉 卷之二

敘立誠錄

舉業與聖學同乎曰將無同聖學與舉業異乎曰烏乎異言顧行行顧言聖學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舉業之弊也然則將奈之何曰顧之而已矣顧之莫若立誠今世之舉業者每日顏何人哉晞之則是使如其言而修誠斯立矣言貴于晞而置吾身於晞顏之外非偽乎亦每日聖學不明人心陷溺使如其言而懼誠斯立矣慨天下之溺而不自知已淪胥于其中非偽乎此則誠偽幾微之辨也或

曰斯固舉業之必至也惟更之斯善矣曰善治水者不拂水之性善教人者不易人之業人所以為人者心也心之精神惟所用之願上之所好何如耳上好經義經義斯人也上好詞賦詞賦斯人也上好孝弟方正孝弟方正亦豈外斯人哉故上不必令下易業令之易志而已若語汝之善空莫若鄉舉里選朕意非關雕麟趾亦徒恣耳烏能以端士習于校士東省方其未試進諸士而語之曰諸士之為言勿予欺也自顧行而已矣乃觀其文無

鄒氏學脉 卷之二

三

詭于道又進而語之曰諸士之為行勿自欺也恒顧其言而已矣言晞顏吾不敢怠言陷溺吾不敢蹈斯善居業以誠吾身以應

國家之求者乎故善學者修詞即所以立誠不善學者雖修天爵亦所以滋偽茲拔六郡之文梓之合而名曰立誠錄諸士其顧于此而期慥慥焉孰謂居業之地非進德之基乎不朕亦徒言而已烏用梓以滋偽

鄒氏學脉卷之二終



聚所先生要語

門人

鄒氏學脈
卷之三
聚所先生要語
述

康初見先生先生誦孟子道性善一章明日又見先生誦人皆可以為堯舜一章少頃又誦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誦畢默然無語

今人只說我未嘗有大惡的事未嘗有大惡的念頭如此為人也過得不知日間昏昏悄悄如醉如夢便是大惡了天地生我為人豈徒昏昏天地間與虫蟻並活已耶

鄒氏學脈 卷之三

諸生夜侍劉恩徵問曰堯舜之心至今在其說如何先生曰汝知得堯舜是聖人否曰知之曰即此便是堯舜之心在肯李肖岑大行在坐謂諸生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孰不曉得父母當孝兄弟當弟這點心即盜賊亦是有的但人都是為氣欲蔽了不能依着這心行太先生謂諸生曰汝信得及否諸生對曰信得先生曰這個心是人人都有的是人人都做得堯舜的世人却以堯舜的心去做法賊的事圖小小利欲是猶以千金之璧而易

靈童也可惜

李茹真述前季至楚侗先生家與其弟楚恹同寢九日數叩之不語及將行肯楚恹乃問曰論語上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汝平日如何解茹真對以為我今日不遠千里特來究證亦可謂如之何如之何矣子何全無一言相教耶楚恹曰汝到不恹如之何如之何又教我如之何先生甚嘆其妙凡至會者輒以此語之一爰云若行得路正他如之何如之何便好若路不正就是如之何如之何也無用

鄒氏學脈 卷之三

先生笑曰只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若曰如之何如之何路道自不會差了一爰呈其見解之先生曰解得不中用只是要如之何如之何就是問自立自達曰自立是卓然自立于天地間再無些倚靠人推倒他不得如大山之立于天地間任他風雷俱不能動這方是自立既自立了便能自達再不假些幫助停滯他不得如黃河之決一瀉千里任是甚麼不能阻他這方是自達若如今人靠着問見的聞見不及處便被他推倒了阻滯了小

兒行路須是依牆靠壁若是大人須是自行
張陽和歸求言于先生先生曰別無可贈惟咸卦象
傳可贈曰虛以受人

問質直而好義節書先生因疊疊言之曰質直與下
文色取相對而言全在質直二字質直原是個直
心腸真實不妄是其根本源頭甚好的狀一千直
也通不忒須是要好義何謂好義是察言觀色慮
以下人察言不是察人之言是察己之言或是過
於厲些過於遜些或是可以遜言的可以恣語的

郭氏學脈

卷之三

三

此便是察言觀色不是觀人之色是觀己之色或
是欠溫些或溫而過些或是可以嚴些的可以和
些的此便是觀色慮以下人此心只思量去下人
再無一毫上入之心夫能質直好義如此則自能
通得去如何不達夫聞也若色取仁而行違一般
察己之言一般觀己之色一般思量下人狀雖是
察言其心則惟恐言之不遜不足以致譽也雖是
觀色其心則惟恐色之不溫不足以致譽也雖是
下人狀惟恐不下人之足以招謗也原無質直之

心只在要色取仁他一生精神只在外面形迹上
粧點如何得不有聞狀虛譽雖隆實德則病康閒
之悚狀

吾儕爲學只要大耻其不如孔子

問欲明明德于天下的心不如欲脩其身欲齊其家
的心欲得真切曰此是欲不污其身不亂其家的
心若是欲修其身須是如三王之身欲齊其家須
是如三代之家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心不真切等
不得修身等不得齊家本是一件如何二得

郭氏學脈

卷之三

四

凡功夫有間只是志未立得起狀志不是凡志須是
必爲聖人之志若不是必爲聖人之志亦不是立
志若是必爲聖人之志則凡行得一件好事做得
一上好工夫也不把他算數
一爻言已教姪在聲色上放輕些先生曰我則異于
是我只勸他立志向學若勸得他向學之志重了
他於聲色上便自輕不待我勸管孟子于齊王好
樂而曰好樂甚齊其庶幾乎于好勇則曰請好大
勇曰好貨就曰好貨也好只要如公劉之好貨曰

好色曰好色也好只要如大王之好色令人若聽見說好貨好色便說得好貨色甚不好了更轉他不得令人只說孟子是不得已遷就的話其實不知孟子

先生謂康曰爲學只要信得人皆可以爲堯舜一句康曰近來亦信得及只是無長進曰試言信處何如康曰只一念善處便是堯舜曰如此却是信不及矣一日之中善念有幾却有許多皆不是堯舜了只無不善處便是堯舜康曰見在有不善處何

鄒氏學脈

卷之三

五

以是堯舜曰只曉得不善處非堯舜而何

問心性情才四者之別曰譬之物狀以表觀之則有二三百根源觀之則一而已譬之汝有名有字有號尊者呼汝名及汝字並已者呼汝號其實只汝一人耳又曰凡解不得只友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不要只管泥人口頭上言語

問知行合一之說曰今人說知只是聞見之知不是真知若是真知必行了方見得譬之在門而談門在堂而談堂在室而談室皆是實見若在門而談

堂在堂而談室如何說得中縱說得中亦是虛見又講學觀音堂坐中有不信知行合一之說者先生曰觀音堂許多神道必至了方實知得或曰必曉得觀音堂在何處方行得到若不曉得便行錯了先生曰畢竟要到了觀音堂方實知得觀音堂所在

問陽明先生格物之說曰如靜坐皆即靜坐是一物就格靜坐的物如行皆即行是一物就格行的物立亦是一物就格立的物卧亦是一物就格卧的

鄒氏學脈

卷之三

六

物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先生問康曰近日用功何如康曰靜存曰如何靜存康曰皆皆想着個天理曰此是人理不是天理天理天賦自有之理容一毫思想不得所以陽明先生說良知是不慮而知的易曰何思何慮顏淵曰如有所立卓爾說如有非真有一件物在前本無方體如何可以方體求得到是如今不曾讀書人有人指點與他他肯做還易得緣他止有一個欲障讀書的人又添了一個理障更難擺脫你只靜

坐把念頭一齊放下如青天一般絕無一點雲霧作障方有會悟處若一心想個天理便受他纏縛非惟無益而反害之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你今想個天理反添了這個人心自家常是不安的若是道心無聲無臭容意思測度不得容意思測度又不微了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怒而無有作惡喜而無有作好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心普萬物而無心無動無靜方是工夫的當處譬之鏡狀本體光明妍來妍照媼來媼照鏡裡原

邵氏學脈

卷之三

七

是空的沒有妍媼你今如此就謂之作好康曰如此莫落空否曰不要怕空果能空得自狀有會悟處康曰如此恐流於佛學也曰空亦不同有一等閑人的空他這空是昏昏悄悄胸中全沒主宰纔遇事來便被推倒如醉如夢虛度一生有異教家的空是有心太做空事物之來都是礙他空的一切置此心於空虛無用之地有吾儒的空如大虛一般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形色象貌俱在大虛中發用流行千變萬化主宰常定都礙他不得

的即無即有即虛即實不與二者相似康曰康初亦從空上用功只緣不識空有三等之異多了這個意見便添一個理障今已省得此意當下却空不來曰這等工夫原急不得今日減得些明日又減得些後日又減得些漸漸減得去自有私意爭盡必如大虛日子忙不得如此又是助長又是前病復發了

邵氏學脈

卷之三

八

先生謂康曰爾近來有自得處否康曰承老師教常靜坐却思慮思慮近覺少些至應事接物亦覺有個主宰曰你須是自間自見若在師多口吻上接得些話頭書冊上看得些說話終是外間外見無自得處縱是應事接物亦是硬把持縱是却思慮亦是硬把持只個得五伯的學問只是挨傍格式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又曰慎思之又曰近思只要你慎思近思非是全不要思思而外于天地便不是慎思近思天理本是慎的近的凡人言語是古人底不與你相干且如陽明先生說致良知豈是漫狀說的由他在龍場三季不帶一本書在

自家心上理會得靈靈透透方說出這般正學出來汝須是友身靈識見得古人言語宛然自家體認出來的這理明白了就是一貫之學天下道理無一不明得矣又曰思也不是苦思

康問常有疑於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又何必曰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思之不得及觀陽明先生遺傳習錄或問不睹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管曰不睹不聞是工夫戒慎恐懼是本體康始覺於前疑有解先生曰你如何解康曰本體原增加一

鄒氏學脈

卷之三

五

毫不得若如世俗之戒慎恐懼便又增加了不是本來的先生曰須要識得本體

先生謂康曰須要認得本來面目真切何不及看本來面目

學者切不可挨傍格式如孟子言舜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今人却是行仁義

今人說不思最慢事就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一樣去了就是聖人的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也不是絕朕不思他思滿不思勉而不勉非是離思而求

不思離勉而求不勉又曰思乎其所得不思勉是不思勉乎其不得不勉勉是不勉又曰吾道本自朕當思自會思如何安排得不思不當思便會不志如何安排得個思因誦楊道南先生之詩有曰為學如同癢上搔搔肯輕重幾曾差若還不癢自停手此處何須更問他聞者躍朕

康問孟子云必有事焉須肯肯為善方是即平常無善念無惡念肯恐也等不得有事否先生曰既無惡念便是善念更有何善念却又多了這分意

鄒氏學脈

卷之三

十

思康曰亦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先生曰這點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更無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今人錯解良知作善念不知如此念善是良知如此念惡亦是良知如此無善念無惡念也是良知常知便是必有事焉其不知者非是你良知不知却是你志氣昏惰了古人有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豈有不自知的只緣清明不在躬耳你只去責志如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則私欲便退聽所以陽明先生責志之說最妙

先生謂康曰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是四體信得及否康對曰康今說信得只是口裡信得不是心裡信得緣未思量一番未敢便謂信得先生曰到不要思量大抵世學之病都是揣摩影響如猜拳一般聖門若顏子便是開拳見子個數分明且汝今要回須要討個分明半明半暗不濟得事康默自省有覺因對曰只因老師之問未嘗體認得便在這裡痛恐便是測隱之心愧其不知恐便是羞惡之心心中肅狀恐便是恭敬之心心中辨夾有無

那氏學派

卷之三

十一

當否恐便是是非之心即此一問四端盡露真如人之有四體一般但平日未之察耳先生喜曰這便是信得及了康又曰四端總是一端全在是非之心上測隱知其為測隱羞惡知其為羞惡恭敬知其為恭敬若沒是非之心何由認得亦何由信得此便是良知擴而克之則致矣先生曰會得肯止說測隱亦可說羞惡亦可說恭敬亦可

問老子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萬民為芻狗諸解者未透請發之先生曰而今一把

椅子生怕跌壞了他這也是仁却何曾有心要椅子來感我的恩視萬民為芻狗何曾要芻狗來感我今人施些恩與人便要望他報望他感見得身子高些的便道當如此底聖人之心情順萬事而無情心普萬物而無心所以仁義有兩種有由仁義行底有行仁義底今人都只是行仁義哭死而哀是好的為生者就不是了經德不同是好的為干祿就不是了王伯之辨只在這一些子

那氏學派

卷之三

十二

如孔子曰仁者人也何等直截後儒解曰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及不明白了

問象山云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曰除却吾心有甚麼宇宙

問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曰萬物不備於我備於誰又曰天地萬物如何外得吾身吾身如何外得天

地萬物

問象山云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如何曰子自限隔宇宙

問象山謂懲忿窒慾也不是學須是明理須是知學才說得懲窒知學底慾窒與常人慾窒不同何如曰且明理

他日又謂康曰懲窒而不明理則是忿也不知其為忿慾也不知其為慾心中少有不平便是忿若不明理他却以忿作好的去了康曰良知不明以賊作子先生曰還有以子作賊者所以窮得理便盡得性至得命不是窮理了又去盡性至命也會得昔則慾窒也箚得不會得昔則慾窒亦箚不得又

鄒氏學脈

卷之三

十三

曰謂懲忿窒慾不是學也不得謂懲忿窒慾即是學也不得

萬物皆備於我宇宙即是吾心等語這是大學問根源未可就放過了須要體認出來不是要你去思索出來只于事上去參得透便俱通得去

康問生之謂性何如先生曰你如何說謂曰生之謂性也說得是凡言甚麼凡行甚麼都只是這口說這身行但生之雖是性却如白雪之白不同于白玉白玉之白不同于白羽告子却做一樣看了所

鄒氏學脈 卷三

以不是物之性是個蠢的人之性是個靈的物惟蠢故小知愛母而不知父及長則母亦不知人惟望故聖根漸長始於知愛敬而終也無所不知告子失却頭腦先生曰告子只曉得仁是在內底把義是在外底又把愛便當了仁說曉得甘食悅色統是性不知知可食則食不可食則不食可以多食則多食可以少食則少食亦是性這便是人之異於物處

鄒氏學脈

卷之三

十四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有所見便不是道百姓之愚沒有這見却常用着他只不知是道所以夫子曰中庸不可能也中是無所倚着庸是平常底道理故孟子言孝未嘗以割股廬墓底却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言弟則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今人要做忠臣的只倚着在忠上便不中非為此驚世駭俗之事便不庸了自聖人看來他還是素隱行怪縱後世有述聖人必不肯為往季有一爻問心齋先生云如何是無思而無不通先生呼其僕即應命之取茶即捧茶至其爻復問

五〇九

先生曰才此僕未嘗先有期我呼他的心我一呼之便應這便是無思無不通是豈口如此則滿天下都是聖人了先生曰却是日用而不知有時懶困着了或作詐不應便不是此書的心陽明先生一日與門人講大公順應不悟忽同門人遊田間見耕者之妻送飯其夫受之食食畢與之持去先生曰這便是大公順應門人疑之先生曰他却是日用不知底若有事惱起來便失這心體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是個真聖人真正

鄉氏學脈

卷之三

五

大公順應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皆合序鬼神

合吉凶底

問知善知惡是良知善知亦出此心如何不是良知曰只有這一個知孟子說得妙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善知却是慮而知的

康問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如何曰善念也是這個心裡出來底惡念也是這個心裡出來底原沒有兩個心譬之口把去說好話也是他把去說不好的話也是他譬之水精放在紅上

便見個紅影放在黑上便見個黑影水精上原沒有紅影黑影所以陽明先生說無善無惡性之體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矣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又有說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又有說有性善有性不善無善無不善只說得個性之體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在習底皆節着了性有性善有性不善是在習成底皆節去着性孟子說性原は無善無惡的乃若其情則可以言善矣乃所以為善也康曰程子所謂惡

鄉氏學脈

卷之三

五

是氣質之性曰其實把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分作兩個不得又曰其實性沒有個不善的如做賊的人你說他一句賊他便怒起來與復疑之先生曰程子斯言即陽明先生無善無惡性之體意思

問周子言無盞而大盞象山謂只可言大盞不可言無盞如何曰大盞是非有非無即有即無底周子恐人把大盞作一件物看了或者在在上所以曰我所謂大盞原是無的無盞就是大盞非謂大盞之上又有無盞也象山又恐人看得無字太重或

着在無上故又不以周子之言爲狀要之其言雖悖其意則同張子云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語也周子所謂無蠢却也是非有非無的又曰如今人說有心有在那裡說無心無在那裡說有也說不得說無也說不得譬之天說他無又象有的說他有又執之而不可得却又是無底所以顏子曰如有所立卓爾謂之如未嘗有也謂之有未嘗無也

知學底不肯心閑無事定要起個道理的念頭作了多少障礙

學者多是在在聞見在在意識佛家言無所住是不住聞見不注意識又曰有所住心便死了所以曰無所住而生其心

先生謂康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信得過否康對曰卽周子所謂無蠢而大查陽明先生所謂無善無惡性之體是也一點良知本無聲無臭雖至愚下賤一捉便省如何惹得塵埃先生曰爾真信得良知不惹塵埃否

康對曰康先生良久曰此却又費註解是又有一物矣却不在見解只要常用心去參必要無所住底心去參始得不是要你思想盡素出來凡見一物行一事只心存肯當下便悟才是真悟又曰悟却當下便悟到却當下到不得如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到七十歲才復得本來面目又曰如今你盡我真答曰此是老師却與我是兩件豈若對面相見之真又曰佛老之言有通于吾道者不可枉也

今人孰不有良知在應事接物何嘗不有良知唯是習矣不察行矣不著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

一爻謂知人最難先生學盡一仁字且曰這個仁難知須是知得這個仁才知得那個人是爻駭問先生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是爻悚狀

擇乎中庸不是只思想一番便了凡一出言一舉足皆要細細辨其是不是這方是擇乎中庸問道不遠人如何見得不遠人曰孔子說仁者人也

孟子說仁人心也仁與人豈是兩件後儒便說得支離了所以聖人之學與道為一後儒還與道為二是以我合道畢竟道遠於我所以中庸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因講道不遠人章曰道原是不遠人的人去為道的却遠了人為道而遠了人就不是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就在我這手裡狀睨而視之猶以為遠還是兩件道與人沒有兩件故君子以我治我不必遠求但於有過處改一改就是了何以見道不遠人只

鄒氏學脈 卷之三 七九

忠恕便是道何遠之有所謂忠恕亦非甚高難行之事只是不以我之所不願者復施諸人耳大學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所惡於右以交於左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這就是忠恕這就是道故君子之道非外人倫物理別有一道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所求乎朋友施之未能日用之間那曾離得這四樣人既不能離只四樣人又

何能離得這四樣的道狀只是庸言庸行沒有甚麼異行他只是要信些謹些就是了言便要顧行行便要顧言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生相成不得人這就是道如此豈不是一個朴實的君子故曰君子胡不慥慥爾

先生曰予欲無言意思爾知得否康曰未可便謂知得先生曰道理到至精處不容說可說者皆粗迹耳須是自悟康曰陽明先生言聖人述作如畫真傳神示人以形象言笑動止則有所不能傳也先

鄒氏學脈 卷之三 七九

生曰凡所說真的便是假的康曰不是本來面目問如何是道曰道者路也一人可行而眾人不可行不得謂之路可以暫行而不可以常行不得謂之路孔子說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為天下之達道真是放勳傳來一派的脈異教家有云欲得見真道行止即是道若除却行處別見有道恰似架天橋走路恐不免為異教家所笑
學者自許為識得本心先生問其如何曰覺得心體廣大又覺得心體精明先生詰之曰廣大何物

覺得廣大者是誰精明何物覺得精明者是誰
 有問仁體最大近已識得此體但靜者與動者不同
 似不能不息曰爾所見者妄也所謂仁者非人也
 似此懸想乃背于聖門默識之旨雖勞苦終身不
 能發一日不息夫識仁者識吾身本有之仁故曰
 仁者人也今爾所見是仁自仁而人自人想者方
 有不想即無靜者方明纔動即昏豈有仁而可離
 者哉豈有可離而謂之仁哉故不假想像而自見
 者仁也必俟想像而後見者非仁矣不待安排布
 置而自定者仁也必俟安排布置而後定者非仁
 矣無所為而為者仁也有所為而為者非仁矣不
 知為不知者仁也強不知以為知者非仁矣與吾
 身不能離者仁也可合可離非仁矣不妨職業而
 可為者仁也必棄職業而後可為者非仁矣皆皆
 不可息者仁也有一刻可息非仁矣處處皆可體
 者仁也有一處不可體者非仁矣人皆可能者仁
 也有一人不可能者非仁矣孔子曰道二仁與不
 仁而已矣出乎此則入乎彼一日不識仁便是一

鄒氏學脉 二卷之三

三

日之不仁一皆不識仁便是一皆之不仁不仁則
 非人矣仁則不外於人矣欲識仁者毋求其有相
 之物惟反求其無相者而識之斯可矣
 先生謂康曰為學不可執着才有執着便不是道知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仁知豈不是
 好的緣他有了意見便在仁智上住脚了百姓却
 日用此道但不知是道仁知雖愈千百姓之不知
 其為不知道均也所以說君子之道鮮矣康問曰
 此何以名為仁知這仁知亦與他仁智不同否先
 生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
 蕩這也是仁智又如伯夷之清其冠不正望望狀
 太之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這也是
 仁者見之謂之仁柳下惠袒裻裸裎于我側曰爾
 焉能免我這也是智者見之謂之智皆周南鶴問
 如何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康對曰恐亦是不可執
 着底意思先生曰狀
 學者易學要學乾卦底自強不息天行奎健元過了
 又是亨亨過了又是利利過了又是貞貞過了又

鄒氏學脉 二卷之三

三

是元何等底徒何等底不息所以君子終日乾乾是兩個乾天也是乾我也是乾又曰龜是自強靠人不得

先生謂康曰你須看孔子發憤忘食是甚麼精神若悠悠便濟不得事

孔子云德之不脩學之不講問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如孔子底聖人何不足處他也還憂今人何曾望見他門牆如何得不憂曉曉說有進便是大不進處又如文王且望道而未之見今人

鄒氏學原

卷之三

三

視文王何如而乃自謂有見如此

先生曰言思忠事思敬只此便是學一爻曰還要本體曰又有甚麼本體忠敬便是本體若無忠敬本體在何處見得吾輩學問只要緊切空空說個本體有何用所以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更有甚麼人人有個不為不欲的人只要尋究自家那件是不為不欲的不為不欲他便了

問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何

也曰何思何慮便是遠慮不能如此便有許多煩惱非近憂而何

有為一念不起之學者問先生曰聖門無意奈何今以有念筭為學乎先生曰欲一念不起便是意决要一念不起便是必此意堅執而不可變便是固謂我是而人不是便是我夫聖人所為何思何慮者非無思無慮也苟不能會得此體而必欲一念之不起即是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故絕其意必固我之私者方筭得無欲之學

鄒氏學原

卷之三

三

今人說敬多沒頭腦程子恐人錯認了敬故解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心一而不二就是敬更有甚麼是敬若又添一敬譬之取繩自縛去敬愈遠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人只行些好事而不思索其理則習矣而不察終是昏昏懵懵全無一毫自得意思做成一個實行底人人只思索其理而不著實去行懸空思索終是無有真見不過窺得些影響做成一個妄想底人所以知行要合一爻持功大嚴靜坐不語先生覺之曰仁者見之謂

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有所見便不是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爾那是道他却不知是道道本中庸非過高難行底只要不執意見順其良知之發用流行便是道

人有在內而心上用功者便厭動人有在外而事爲上用力者便厭靜由前之說是爲老佛由後之說是爲五伯

聞月川公與先生辨云孔子曰假我數季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若單說致良知孔子不必讀易

鄒氏學脈 一卷之三

三

了先生曰孔子是學易不是讀易今人却是讀易不是學易若是學易就是致良知了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世間多少讀詩底何曾能言不學禮無以立世間多少讀禮的何曾能立只緣是讀詩讀禮不是學詩學禮孔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只是誦不曾學又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只是爲不是誦

先生曰世人把有聲的作聞有形的作見不知無聲

無形的方是真見聞康曰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若有所戒慎恐懼便觀聞了工夫便通不得晝夜先生曰人心才住一毫便死了不能生息

康見先生每每隱惡揚善因問康有一大過見人善固樂揚聞人不善亦不覺樂道之曰此是大病痛處此卽謂之痿痺不仁那痿痺的人只緣血脈不流貫故不知身上痛癢若你是痛他的則見人之過猶己之過方將頭人之改過以己其疾而免其痛豈忍向人前說他今人父有過子必不肯向人

鄒氏學脈

卷之三

三

說父的過子有過父必不肯向人說子的過只緣子痛父的心真父痛子的心真故不肯向人說若是推此痛父痛子之心痛他人則豈肯言人之過吾先大父每遇人道人道人之過卽雙眉皺了若人不止則言他事以亂之此是何等痛心我今自省終不如他此等痛心處

做學問須從朋友上做起若處朋友是真則事親事君都是真底

世人待客禮數何等周匝也像個敬其實多少不誠

處便是欺以此心太欺其父母君師何所不至
一爻每為見聞所礙先生覺之曰汝心要虛不可為
見聞所礙一爻言虛之難先生曰不難一肯便虛
得但常虛則難須是苟日虛日日虛又日虛方好
先生曰為學不可無朋爻講習夾持所以說以爻輔
仁雖是為仁由己本是人替我做不得恰像個替
得我做的一般一爻曰仁字是二人原不是一人
做得的須是要兩個人且這人不是對己而言底
人言人則盡乎其人矣故必二人才成得個仁字

鄒氏學脈

卷之三

七

必有朋爻方成得個仁者天字亦是二人若沒有
我這班人如何成得個天所以天字也是二人先
生曰古仁字是于心亦甚有意義又謂康曰我前
日往國子監一人行去便覺得遠些今日與耿叔
臺同行便覺得容易到了他行他的我行我的本
不曾替我行恰像替我行了一般

肯有以直諫得罪者先生喟然嘆曰致中和一節我
常解他不得謂一人中和如何便能位天地育萬
物致觀今日此事乃精得子起而問曰請發之先

生日令彼一人不中和便惹得上怒也不中和我
輩為國家憂慮或為他憂慮也不中和四方之人
聞之無不嘆惜也不中和可見一人中和真能位
天地育萬物

先生又曰今人做忠臣底都是聞見之知只聽得忠
臣有名頭便勉去做所以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
之者我無是也今人做忠臣都是不知而作底我
輩日間不知而作處查多若是出于良知便真真
有愛君之心便思量君是如何相是如何肯勢事

鄒氏學脈

卷之三

七

幾如何生相有傷國體夫不胡亂去說所以中庸
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亦可蹈也中
庸不可能也康曰白亦可蹈也資之所近便能之
筭不得學問先生曰豈特筭不得學問恐有好名
心夾雜其中

人謂屈原放流不當怨其實當怨蓋君之過大而
不怨是愈疏也但其所以致放者不是他只要懷
王用己却不善處上官大夫令尹子蘭此心與彼
不相通所以幾人變而致放觀其信和衆以者

醉我獨醒衆人皆濁我獨清全非濁醉方看人如何通得人至其所謂備其糟而吸其醜其泥而揚其波却又做了一個混世的人去了也不是學就做得好也只做得個鄉愿人處世大凡有此三等如鄉愿的雖能免禍做人却壞了如屈原的雖做得幾分人却又與人不相通成不得事了所以聖人有個大中至正的在卽而今處人把醉濁看人却是自家醉濁看得人低却是自家低了

鄒氏學脉

卷之三

三五

一 爻言功夫只要順其自狀先生曰孔子到得七十歲才從心所欲不踰矩不是十五肯便如此你看他十五志于學肯是甚麼工夫用十五季才到得立又用十季才到得不惑我輩視孔子何如初做學問如何便說要從心所欲不踰矩陽明先生立志說如猫捕鼠如鷄覆卵此是何等工夫若要順其自狀却恐誤人

一 爻言客氣是好人所有底若惡人便無客氣先生曰客氣便是惡了

先生嘗曰你若與他一般大便包他不過必須大過

他方包得他過包得他過自能化得他來

一 爻謂老子謂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爲非先生曰其實是我輩看得他非了其爻駭之先生曰我輩看這等書便道他是異端將作惡之心去看他便見得如此其實他說的也是吾夫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又曰禮後乎老子之言豈不是如此是老子非惡夫禮也惡夫行禮而無本者也

鄒氏學脉

卷之三

三

有本之禮孔子好之老子亦好之無本之禮老子

惡之孔子亦惡之今人一揖之間奔弄許多煩文何嘗有一點實心在那等得個敬只是老子言語發露異于孔子耳

康問致中和說致中足矣如何又說個和先生曰中和只是一個康曰莫不是體用一原否先生曰狀又問如何便能位天地育萬物天地萬物就是吾身底否先生曰天地萬物如何外得吾身吾身如何外得天地萬物假如你與令叔議論不合等得中和的能位得天地育得萬物底康爲之悚狀先

生日你無限了天地萬物便位在天地了得萬物

者人大俗是學者大病痛

先生謂康口汝能于行不吝肯真真肯自反之心沒有個不能感動人的

康問孟子盡心章書如何解先生曰人心最大真是無所不包無所不貫直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皆合序鬼神合吉凶的狀却要人去盡他心如何可盡得須是要知性知性便知得天了天是個浩

鄒氏學脈

卷之三

三

浩的無所不包無所不貫知天則吾心便是天心中庸曰浩浩其天到此方可說盡心也狀豈是知得便了須是要存心狀亦欲速助長不得須是要發性存心發性統是所以事天也狀若有一物可以二得則我之命還靠別人自家還立不住須是死壽不貳說死壽不貳則得失榮辱富貴貧賤都二他不得居常此心處變亦此心脩身以俟之脩身就是存心發性非有別項工夫如此則造化之權在我是我有以立命也所謂主宰宇宙旋轉乾

坤右是矣這方說得個盡心之學也

問不舍晝夜如何一發答之曰此體原自不舍如何有晝夜之分曰此體既自不舍聖人如何發憤其發曰未見此體合當發憤既見此體如何不樂曰如此則聖人只宜發憤一場見後便樂如何又憤樂不已其發無以應先生曰憤樂不已便是聖人之川流聖人乃是說自家話吾儕須放在身上體驗始得

問如何是本心曰即此便是又問如何存養曰常如此便是

鄒氏學脈

卷之三

三

有疑于當下便是之說者乃舉孟子之擴克為問先生曰千季萬季只是一個當下信得此個當下便信得千個萬個常如此際何有不仁不義無禮無智之失孟子所謂擴克即子思致中和之致乃是無告不狀不可須臾離意思非是從本心外要加添些子加添些子便非本心恐不免有盡蛇添足之病

管觀虞廷命夔教胥子不以其直溫剛簡為足欲其

變化氣質以歸于中利則知百之人才之所以盛也夫直而不溫則絞故教以溫寬而不栗則靡故教以栗剛而虐則足以害物故教以無虐簡而傲則足以凌人故教以無傲由是觀之溫者直士之所學也栗者寬士之所學也無虐者剛士之所學也無傲者簡士之所學也此唐虞之士所以助協和之化有由狀矣先祖嘗云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克拓又云古人之學學其所不能今人之學學其所能從偏處變化是學其所

鄒氏學脉

卷之三

三

不能是以天地間賢人隱昔夫子嘗呼子路告之曰能是以天地間賢人隱昔夫子嘗呼子路告之曰由知德者鮮矣夫由豈不足于剛直者哉意其或至于絞與虐耳直而不絞剛而不虐是講中和之德此夫子所以選由卽虞廷之教也吁此非有學聖人之志者不足以語此

承宗知命之說良足喜慰又欲思所不思爲所不爲兄豈未知命耶抑恐弟不知命而故爲是以啓之而竊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君子之道何思何爲

此愚夫與知者皆與能者在賢知者以意見徹之耳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又曰天何言哉四皆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是吾聖門一部五燈會元也會得肯思也是不思不思也是思爲也是不爲不爲也是爲會不得肯道思也不是不思也不是道爲也不是不爲也不是兄若到言語道斷心行路滅自狀有會得處也

鄒氏學脉

卷之三

三

夫子從十五志學直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只靠此志堅定實用其力於仁不肯隨人起倒非是天生意量過于常人吾儕果能真真實實志夫子之志真真實實用其力于仁肯肯警策肯肯理會自能與聖賢合德自能與天地相似卽此用力卽此得力用心非加不川非減不用不謂之忘用心不謂之助思而無邪于思不爲多念起卽覺萬念不爲煩見善卽遷不讓風雷之速有過卽改何異日月之食見同志之爻自狀如磁石吸針不忍拋捨見不同志之爻自狀如疾病在身不忍坐視夫子

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此也所謂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者此也外此談玄說妙析同辨異如夢中說夢畢竟無益

舍有三種有小有中有一切煩惱惡業盡行浣濯是謂小舍一切知見能所盡行斷絕是謂中舍空相俱泯凡聖情忘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是謂大舍康問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只是一個否先生曰只窮得理便盡得性至得命

嘗謂吾輩事業如耿舒所謂伏波將軍使西域賈胡

鄒氏學脈

卷之三

三

到處輒止聖賢事業如項羽救趙沉船破釜甌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又如趙奢擊秦軍百萬卷甲趨關與先據北山以待又如李牧破胡蓄力累季簡選練習皆百金之士不貪小利不信小人激勵賞勸一一思奮朕後用之千里不置行是以誕登道岸作式九圖

近有同志問知人之本于長者長者曰知仁其人大駭弟釋之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請君默識之而已不厭請詢之仁者曰誰為仁者曰陽明日陽

明死矣吾將何詢曰君自有陽明也陽明所是是仁所非非仁執此以稽人無遁情矣

實踐非他解悟是已解悟非他實踐是已外解悟無實踐外實踐無解悟外解悟言實踐者知識也外實踐言解悟者亦知識也均非帝之則均非戒慎之旨

邇來學者多談虛寂此是學問中一大病症子思作中庸深闢索隱之非而又自白曰君子之道費而隱離費求隱是謂索隱中庸之道即費即隱子思

鄒氏學脈

卷之三

三

子恐人不明其旨故證之于夫婦之愚不肖又證之于鳧魚又證之于天地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未有聖人不于天地相似也故學而異于天地異學也學而異于鳧魚即異于天地學而異于夫婦之愚不肖即異于鳧魚故子思子欲人察之也

鄒氏學脈卷之三

盧水先生要語

門人賀良弼述

寄訊東林社曰四海之內號稱同志郎不必承警欬
接慇懃而脉脉徒來夢寐以之者此何物乎程伯
子曰人須是識其真心蓋秉彜之好出于同狀雖
通之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無不狀者孟子曰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
矣乃所謂善也吾輩更不必勦襲前人但從此一
念默勘密察曾何假藉屬何須勉強直從真體流

貫與乍見林惕呼蹴不受同一機軸吾儕統此識
証原頭管領日用不令自私用智叅和其間郎何
往非善蓋源清流潔根固幹堅自狀之理也而論
者高談無善無惡究之不得其說又從而助之曰
無善無惡乃為至善今學士大夫且盛言之蓋陰
已竄為釋氏之餘裔而陽不敢顯為吾儒之叛臣
愚嘗窮之亦有其說蓋吾儒之論曰庸德庸言耳
曰居仁由義耳曰學不厭誨不倦耳雖夫人終身
由之不盡其理而要以敷衍談說味頭有盡而一

二才識出衆之輩又欲盡駕世間賢豪而籠之故
其說不得不出于此必如此論而後縱橫括美影
響喝棒足以駭人心胸快人聽聞而日新日奇總
作不了義諦故理道無窮而辨駁亦無窮能下一
轉語者便為見性能發一疑端者便謂進後慧者
倡之徇幻者借之而瞽者亦妄祈禱之所以其說
熾於天下昔人謂儒門淡薄收拾不來良為有見
狀而必曰無善無惡乃為至善則又不容不為彼
藏閃為此同護矣不知此藏閃同護之心又何從

來哉則真心自不容昧郎此蓋足証果性善而更
何疑焉蓋聖賢立論無不明自正大上下天地無
不昭合幽明人鬼無不貫通施之於身則不失身
措之於人則不失人推之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
不當故名為經二者不易而可常之理也今如無
善無惡之論閃倏變幻入奧出奇可意而不可體
可獨而不可同郎不得為經不經而何可以為道
故孔子至此直曰予欲無言曰默而識之謂至此
寧無言也唯在識取耳識取其真則反身而誠從

何着厭無行不與從何着倦不厭不倦直透善體
則聖人教萬世而無弊此之謂經也惟經可常惟
常乃實故全部孟子而終之曰君子反經而已矣
吾輩今日相期此學亦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反經
如何曰庸德庸言而已矣曰居仁由義而已矣曰
學不厭誨不倦而已矣

與范玉坡直指質疑書云某黔淺無足比數妄嘗以
先覺之言必不我欺輒不敢菲薄以貽生我者之
羞日夕凜凜二惟恐一陷入愚人蹊徑而於聖門奧

鄒氏學脈 卷之四 三

窺則茫乎未少有窺也竊意世有盛衰道有污隆
而吾人乘此學以持于世者則無時焉可變也蓋
吾人只有此心心不失未發之中則推之萬物無
不得時措之宜而下者汨于利欲上者競于見解
稍受絲忽即衡頗而鑑翳所以陽明先生特提良
知二字若曰不觀不聞即莫見莫顯而以慎獨為
致中和妙訣蓋所謂徹上徹下語聖賢初無二語
也人倫事物之間妙不知其所以狀學而時習一
語終身由之而不盡淺而夫婦昏而鬼神道乎語

乎豈夫子之所謂默識者或在于此而及門之
徒以言語求之於是有可聞不可聞之疑耳不肖
盤桓于此四十年自海內名賢別袂以來若無相
與淡參者而昨奉明公之教即一警一欬業已傳
神某自不覺膝之前于左右矣茲不憚顛愚冒陳
五大疑請教倘蒙不終鄙棄大賜指示俾有嚮往
則成我之恩視生我者又不啻百之矣感幸當何
如耶 一日用力而力無不足疑孔子告顏子曰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則求仁之力用于克

鄒氏學脈 卷之四 四

復無疑矣以顏子之竭才應無不用之力乃孔子
僅許以三月不違豈三月之外力庸有不繼乎顏
子尚狀而他人又可知矣又安見其無不足也他
日告樊遲又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既曰力無不足
則又何有于難也 吾斯之未能信疑夫子使開
蓋欲以試問之自信何如而問以斯之未信自歎
則隱狀有欲從末由之意已從今而論不知開之
所謂斯者云何其所謂信者何在他日夫子與羣
弟子言志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以之云者其如

示諸斯乎而當時禮樂富強之對以不稱夫子之問矣第不知春風沂水之樂於斯有相發明否吾未見劉者疑申棖之愆不足慰夫子願見之劉今人二能言之第不知今所謂劉者如何前代如汲黯董宣朱雲宋璟諸賢今想其行事如太山喬木凜二尚有生氣亦可語于聖門之劉否世風漸下仕路多繞指之柔姑且勿論卽有當官不避難任事不言瘁辭祿不矜廉者其品誠已夔絕人羣而卽以屋漏自盟却又不知對得過否夫劉故擔

鄒氏學脉

卷之四

五

不語而是之云二將無以影響迫人以彼岸之從乎蓋季路嘗問死矣而夫子告以未知生是其說必有通于死生之外者願求賜教與陳雲怡學憲論學曰竊謂論學于往日故當以辨宗爲先論學于今日似莫要于毋自欺三字矣臺下開示諸生首揭陽明夫子之學而要歸使人淺造自得夫自得云者非可以揣摩卜度承當而卽之自身無之非是此卽誠意之究竟語雖聖人復起何能易之欽服欽服竊謂認道分明則本心自無容欺卽欺着于何處唯造不以道則絲髮離合之間便有許多包攬太處其本來良知恐不爲政而不良者陰擬而踞之豈惟踞之久假不歸則遂以塗之人認爲親父母失在針芒而究分胡越則欺之一字學者恐日犯而不自知耳今爲大寐之呼亦証之以原不容欺之心而已夫盜夜行劫至于殺人屠所而明且視之慈若親戚不知其備爲慈者何心貪夫徇利統二誰何而一聞大盜之至則先衆而失色者必此人也又不知其先衆而失

鄒氏學脉

卷之四

六

色者何心是故詎異人與同行則心不覺喜規異
事與同過則心不覺愠此皆原來不欺之真未及
安排臆狀呈露者而人往二於此忽之危微克罔
之機正分于此而以時便習易遂不覺覲面失真
以流于欺則誠意之學難言久矣海內同志指計
似不可多得而毋自欺一語則每忽為尋常一句
話更難得大開眼如台臺者時相細証其他玩弄
識神憑恃氣魄竊襲于口吻之間而自為得者謂
之可與語則可謂之自得則不可恐反為偽學位

邵氏學脈

卷之四

七

之旗幟而滋為聖學病孟子一生學問只在正人
心正人心者似亟當從欺處針之今臺下正以欺
道先覺主宰斯文則所以變我豫章而轉之齊魯
非明公復誰仗哉

勉同志曰天而不少欠缺者人之神也人而不容加
偽者天之化也合焉之謂入聖透焉之謂達德由
是而學焉之謂立命是學也一身非微萬衆非夥
形相不為礙虛中不為空上下天地草木鳥獸不
為粗網縕變化消息往來不為精是天下之至妙

至妙者也是故學而得之則吸風食霞而不離家
常茶飯撒手放步而不廢羽鏃磨礪天下皆吾分
內有天下而不與委吾身於天下而遯世不見知
而亦無悔前千古之上而吾在後千古之下而吾
亦在達而廊廟則浸洽薰蒸為雲為雨窮而畝畝
則甄陶鼓鑄為範為模總以天下古今之命為心
而自私用智毫無干涉參和其間是謂通神體化
千聖相傳正派的脉

邵氏學脈

卷之四

八

志于學問與流俗自遠安于流俗與學問自悖流俗
之得意不過在聲華艷美之間一或銷歇而意趣
沮喪毫無生色學問之得意反在收歛保聚之內
雖至窮窘而志操益厲越見光芒古人所以辨于
得失之分審于上下之達不以彼此易也嗟二百
年身世光陰幾何奮志惜陰猶覺其晚况是依違
玩愒日復一日將何能得學問之用乎

君子不貴名利之馳驟而貴身世之安閒不貴聲勢
之薰灼而貴自心之無愧作不貴肥甘輕煖之膾
足而貴日用之清爽不貴前呼後擁之指使而貴

官司之無掛累不貴交游之多讚賞而貴身後之
無指名不貴問家之謀力而貴節家之詩禮不貴
金玉田地以遺子孫而貴子孫平常之能久遠嗚
呼人誰無照人之明而自照則缺人誰無自賢之
心而當境則悖人誰無言善之日而自悔則遲要
之以講學爲鑑鍾以師友爲麗澤以天下萬世爲
主意以聖賢書傳爲筴常則庶乎能知所貴而貴
之耳不歎其不至貴賤倒置者幾希矣

鄒氏學脈

卷之四

九

者歟非性靈通透學力淺純者不能以與于此故
中庸言學問思辨已百已千乃所以爲方圓大小
鑪鑄而生稟氣質始不能限若不從事于學則大
以恣肆小以畏怯而以機智方以膠固所謂毫釐
差而千里謬者有志者細察之

性者虛體也惟虛故無不實學者但從實着脚從虛
開眼則文章功業蕩乎難名衫衣鼓琴若固有之
所謂經綸立本而無所倚是也不狀則執有徇物
帶二泥二又不歎則墮體復物與世無情偏姑支

離均不足以証于千古大中至正學脈

天地鬼神遇事警畏歎在禍福利害上着那終涉疎
淺古人亦臨亦保若淵若水不論有事無事一是
恂慄本來作主即天地鬼神且不能違此直是合
德合明合序合吉凶聖學正脈

陽聚微問曰某也嘗有一大疑當初不知如何有天
不知如何有地不知如何有日月星辰鳥獸艸木
又如何生出人來又如何萬物皆爲人用願聞其
解師曰某亦有一大疑不知子如何有這一段疑

鄒氏學脈

卷之四

十

心又如何能發這一段疑問子能窺子之心與問
處解與我乎子之一心已包盡天地萬物之理在
只爲已私世情障隔壅蔽能從自心推勘根究直
至生二處洞徹無疑則一體瞭然聖賢言參贊位
育實非吾分外事若不當體生一大疑只管去上
疑天下疑地中疑人物縱解得十分明白亦只是
道理上盤桓一過於已何益問者皆有省

劉子苦子章問樊遲問仁子口愛人問智子曰知人
可見聖賢之學全不離人上作用師曰固也雖朕

如子之見畢竟孰汝與我分別出人來猶二之也
于哲悚然曰何居師曰仁者人也仁不可須臾離
則就身亦人也夫自愛又非仁乎自知又非智乎
且天下未有自愛而不能愛人者也未有自知而
不能知人者也愛以及愛知以及知則何人非已
何已非人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
也此正聖門一體之學子章躍然以為聞所未聞
問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莫亦與告子仁內義外之旨
無異否曰不歛此二語重在一人字上切緊看言

鄒氏學脈 卷之四

十二

心是人之不可一日放者言路是人之不可一日
舍者言其切於人如此非以內外分者試看下文
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哀哉二字
何等緊切

問學問之道一節如何只說求放心不及由正路曰
正是正是可見義屬仁之所統矣蓋人只有一心
而路則即其心之嚮往處故由正路即是求放心
落實工夫此學不明而世之言求心者只管去方
寸把捉勞苦無濟其過求者又只管太空守寂

而民物庶務漠不相與正坐把義看仁在外分心
分事雙夾不來殊非聖門識仁求仁宗旨若以義
人路也看做外邊狀則仁人之安宅也亦在外乎
問聖門諸賢皆不輕許以仁而微子比干箕子曰殷
有三仁伯夷叔齊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易許也曰
諸子從學問中起念畢竟多一仁字在念昔人謂
金屑雖貴着眼終是為翳若微子輩只見得如此
心安便自如此行爲只了自心更不向名理安排
所以爲仁曰文子子文如何曰終有忠清的意在

鄒氏學脈 卷之四

十三

胡席子問曰死生之於人亦大矣人能於關頭勘破
則世上事業無一毫足繫念者第其說竊有疑焉
如謂人與天地萬物同一性同一氣也聚而爲有
散而爲無是聖賢與塗人總歸一坯土耳即不聞
道庸何傷如謂得道之人自有一種精光不容磨
滅吾恐形既不存神將安附所稱不滅者將于何
處安泊必如輪迴因果之說則從古聖賢之死而
生二而死又不知幾經輪轉所稱精光不滅者又
何在吾儒只論生不論死恐屬未備幸教之答曰

天地間總是一陰一陽故于是有間有關有聚有散有生有死轉神不窮循環無端故乾坤不毀而天地恒存人與萬物莫不各乘其陰陽之消息而成變化而惟人之爲生取精于陰陽之間而靈明獨異所以謂天地之間人爲貴也今試看世界上那一件不是人做出來山河誰爲奠安鳥獸艸木誰爲宰制卽從來文字名訟宮室舟車耒耜網罟之類使二氣不廢其功五行不失其用者誰爲條畫故知人爲萬物之靈也今若循無極大極之論猶屬勦襲吾輩但虛心研究其所以靈于萬物畢竟有個甚麼道理在形色之中而莫得其朕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指出仁義禮智非外鑿我而特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露其端倪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卒朕感之而不容不朕者故曰性善也人于萬物中獨能得此善根以生于世以秀出手萬物其所當珍重何如故人能由此四端察所從出之善根保任不失渾朕本心用事而不令自私用智忝和其間則天以此予我二以此完

鄒氏學脉

卷之四

十一

一息可以千古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曾子啓手足而曰戰戰兢兢而後吾知免夫彼其仁爲己任實三落二見有此一種善根與萬物異故一生戰兢兢以完此理至啓手足之日而後已也此生人正理亦聖賢正論也若不完此理卽不得爲人不得爲人卽與禽獸何異卽善根或有發見時亦自安過不吝故每二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真正到此時打心不過故知當早二修持早二問道若謂有一種精光不磨則以二氣觸感之交容或有之而未必盡朕如詩咏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孔子夢周公先儒謂堯舜其心至今在此亦由生人精神凝聚對越恍惚朕如或見之所謂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二乎如其上如在其次左右難道真有在上在左右者豈洋二如之耳若以此執其必朕則傳所載申生伯有之事尤有顯朕踪跡而堯舜周孔輩反無過化影嚮豈申生伯有之精光優于堯舜周孔必不其朕故吾嘗妄謂此生以前難道無生人之理朕屬混沌此生

鄒氏學脉

卷之四

十二

道無死人之理狀屬杳渺且今世上間亦
有知前生來歷者又問有去時精爽不亂次後亦
或有顯靈示異者若欲裝點立論而托於神以知
來知以藏往之說則何人不可但恐論者只為擺
脣弄舌駭世欺人實于在世為人勾當秋毫無補
蓋孔之為人也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顏之為人
也曰擇乎中庸季二服膺曾之為人也曰三省吾
身孟之為人也曰耻為鄉人二道之不知不盡吾
愧焉吾修焉夫我且不暇焉昔季路問死夫子曰

鄒氏學脈

卷之四

五

未知生又曰人之生也直問之生也幸而免夫以
直而生以直而死原始此直反終此直便是知死
生之說若曰死生事大輪迴如何因果如何則彼
家以此為立教機權使人不必貪生怖死假令孔
顏而在亦常擯於不語罕言之類雖曹相証也亦
曹相誕也吾又安能知之

問大舜問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是如何答曰
莫說善言善行即聞一不善言見一不善行若決
江河沛然莫禦只是一樣其人未達師曰三人行

必不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反看便是難道有兩個知體

有問生死之說于謝鳳臯先生者先生曰吾輩當下
只要死得若種二色二縈絆斬割不下却難語此
師曰諸生且說要生得莫錯認此生以耳目形氣
當過須反求所以生二者如孟子所提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四端統而認取來頭保任不失為子而
孝為臣而忠為弟而恭交友而信推之應事接物
無非此意方不虛此一生纔可謂生得歛生得便
是死得

鄒氏學脈

卷之四

六

問君子以量勝使人無所容將不失之隘乎曰不朕
夫婢虫匿于縫隙蚤虱族于敗綿蟋蟀鼓于戶下
毒蜂伏于叢棘狸鼠托於窟穴虎狼依于巖陰奸
吏集於汚府邪臣混於亂朝夫豈不容而所容者
非也止水之清雖晰人鬚眉而不為苛秦鏡懸即
各自見其妍媸而人不得歸怨焉君子之於人也
虚心而照平情而應使其可容者自容不可容者
日不能容總不以察與焉而已若一味包納含容

以爲量則恐蟬蛭蚤虱之類聚集堆積雖欲求於
席之少帖而不可得故君子不必不容人亦不必
容人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劉蘭亭問崇德修德辨惑要求歸一答曰聖人論崇
德修德辨惑明是三條統崇德中又有主忠信從
義二條他日語樊遲則先事後得又另一崇德之
方忘身及親以解惑與愛惡生死又另一惑以同
異論之則聖人之言支離矛盾莫此爲甚但須信
得德之本體無惑無惑只從主忠信從義上用功

鄒氏學脈

卷之四

七

自不致有攻人之惡與夫忘身及親愛生惡死的
念頭先事便是先其忠信從義之事則卽此是崇
卽此是修卽此是辨在聖人問同而答異者無不
可渾合以歸一也總之聖人心孔明離間眼都是
洒掃應對無非崇德無非修德辨惑吾儕只多見
性二字在心隨處要紐捏穿闕比勘費手究竟無
益狀則今如之何亦曰辨惑而已

問六言六蔽答曰六言六蔽聖人只說要好學今便
扯歸見性何也好見性而不好學其蔽也荒

問日知所亡節答曰日知所亡是聖人所謂我無知
也月無忘所能是聖人所謂我無能焉

問盡心章答曰盡心一章是孟子慮人看得天與命
查不可窺而特純人身心上提點起來使人有可
用功之處大虛之內總無可名相自人有生以後
論之則由大虛有天之名由天之主宰有命之名
其于人也從至善之體言則爲性從性之發竅言
則爲心從心之邪郭言則爲身天與命固不易窺
而身與心則屬于人而可據者故孟子此章精神

鄒氏學脈

卷之四

六

只歸在盡心二字盡字非如盡職盡分之盡人心
本有分量而滿足爲難不滿足則心爲不盡稍有
不盡之心豈是知性知天之學吾人今欲體驗盡
心之盡惟有如好二色如保赤子二語明白易見
此處渾身透體凝聚融結行思卧想無非這個故
孔子再三提說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而先儒有云假使愛親如愛子世間人子盡曾參
卽此觀之可知人之於學只是盡心二字爲難毅
手若是盡其心者毅滿自慊毫無不盡去處不必

別講知性學問卽此便見得不觀不聞之地融會貫通至善流行絲毫無所沾掛豈不便是知性既知性則天又安有隱而難明之理豈不卽是知天此節只預先提醒人要開眼慮人不能識認卽心卽性便將天爲虛空一物蠻二去做參天工夫却是誤事狀知天是泛二說的必事天而後爲真知事天事字難道如奔走承順趨事服役之事畢竟在盡心上着功心恒盡便自不失不失之謂存心恒盡性便無害無害之謂養此處戰兢惕厲亦臨

王學狀 卷之四 九

亦保戒慎恐懼上帝臨爾所謂洋二乎如其上如在其左右豈不是事天工夫至此盡矣末節又是堯底把死生一關打破示人今人看得生死歿壽別有箇主宰往二別尋一功夫去抵當他故此不免溺于仙佛異說以爲逃死脫生之計畢竟于盡心功夫未免搖惑夫莫歿于朝菌而莫壽于大椿人所明也狀總于大虛不過一瞬人顧強作二見故于學問有頭無尾若是歿壽生死不作二見只是盡心功夫堅持到底以俟其自盡又豈

不是命自我立手段修身字下得好歿壽是就有身而言故此下一身字切磋琢磨俱是自修之功以切磋琢磨之功參渾狀至善之體則卽身卽心卽心卽性雖顏子之歿安見不等于錢鏗豈不是立命之証左乎今人看一命字懸天懸地無可措手不知先在開眼透性透得性過却又不是虛空不過在此心上求箇滿足分量大凡聖賢教人見地貴虛而脚跟貴實究之不可窮極而據之必有着落此學歸在心上就實理會好善如好二色惡

王學狀 卷之四 三

惡如惡二真幽獨之中如對視指啓口舉足動有鬼神天人一貫氣命不分真是吾儒大了手的事業狀竊有恠者今世談學類于知性述天之說盡齊能言之獨于自心先已置下曾不思呼蹴弗受反受于無禮義之萬鍾乍見弗忍反忍於兄弟之無告爾汝弗受反甘於昏夜以乞哀穀蘇必全其生反使恩不加于百姓此何以故中有所蔽而心量故弗滿也故孟子大呼醒人曰此之謂失其本心失其本心而何語于能盡又何幾于能存以是

而談達天之學則自欺二人其業與聖天詎天等
吾儕不任此學猶曰道聽塗說身既任之而甘自
欺二人此猶可謂有人心乎狀或者謂朝聞夕死
確有來去而修身立命之旨尚需漢秦則應之曰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今有口
不誦周孔之言念不理語孟之緒而正寢雍容托
生寄跡者亦或不少其有行法俟命終身不二者
而究之易簣結纓了無下落此皆不知其所以狀
但是不以歿壽起見不以生死動情終始一心毫

鄒氏學脈

卷之四

三

無掛帶此便是自家拿定樞柄若必計及死後如
何則仍以去留繫念却于大虛原來已自窒礙而
何以語達天知命之學
康日穎問格物致知答曰聖門此學有上下而無頓
漸故大學劈頭只言知止知止而定靜安慮一齊
俱到只在知止討取消息所以陽明先生專提致
良知三字良知卽止之端倪其用萬物皆通而其
體一物不黏故遂以格物爲知止工夫就物言格
便是下學從知化物便是上達戒慎恐懼何等精

密工夫俱在此用而須臾不可離故曰君子之所
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此段工夫徹上徹
下前無起手後無結局只在時二致其良知故謂
舍格物則致知別無工夫則可謂格物爲入門工
夫則不可程伯子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
無大小故也此處毫釐千里恐有異同正求相長
聖賢學問提一知字爲性妙不容言從性之覺倪以
顯性也故大學曰明德二而曰明則知在
其中矣天下無之非物亦無之非知之所貫天地鬼神前

鄒氏學脈

卷之四

三

王後聖一同此知是故君子之道本身徵民考而
不謬建而不悖質而無疑俟而不惑以此知合符
節故也但於物有未格則知便有不通故欲致其
知必在格物二格二字當細玩二弄光景者畢竟
遺物拘泥迹象者終難語格此地非虛非實非難
非易聖人所謂中庸不可能者政在于此必物格
而後知至二字下得又好謂至此而誠正修齊治
平一齊了徹更無遺事曰至日止可見人識神意
見一毫參入不來矣

乾一動而後有天有地而後有萬物故乾
為造物之始故易曰乾知大始提一知字分明是
開天開地大眼目非知則乾坤不立惟聖人能致
此知以定乾坤此學問大主腦也所謂知至二之
云者若曰知之所至聖人至之可與幾者是研幾
於其始也知止事也所謂知終二之云者若曰知
之所終聖人終之可與存義者是成能于其終也
能得事也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
御天御天云者乃聖人事天的真學脈故合致知

大學脈 卷之四

三

則聖人無學舍格物以言致知則非聖人事天之
學總二推勘到乾知原頭則止至善更無遺蘊故
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學問是了自家事如饑者不得食不飽寒者不得衣
不煖若人或有痞滿痿痺之症不知饑寒即得食
與衣不為受用如是而或向人求衣與食亦徒耳
吾儕生身在世子臣弟友宗族鄉黨及閭閻居室
孰非履歷實際大學所謂使事前後左右之交是
也使非此學運行流貫於其間則違道干譽拂人

從已種二世情層見疊出究之此中不免愧怍外
亦不免彌縫消沮閉藏受用何在故曰知饑而後
自求食知寒而後自求衣知不受用而後自求學
至自求學而學思過半矣

新沐彈冠新浴振衣古人不欲以舊染之汚沾帶新
體如此吾人本來性體潔淨原無不新惟妖
氛蔽天嵐霧翳日塵情紛擾而性體遂不用事是
愛心不如愛身也血須戰兢惕勵暴秋陽濯江漢
以合于本體而後可以語于自新之學故湯盤曰

大學脈 卷之四

三

日二新又日新

盲者陷坎而隕其身非不避坎之過則失明之故也
情者食董而得疾豈于董有所愛焉乃不察于其
毒耳大學謂知至而後意誠當推此會之
誠子四條曰人最不可有怕窮之念此念一動往二
播間乞哀不覺自愧甚則君親兩忘多少罪過都
從此念造將出來是故有埋沒一生不能出頭者
其初豈願至此夫窮者士之常唯君子為能固窮
以植其節故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小不忍何與大謀得朱子以婦人之仁二語解之良
醒今人或爲街坊威風事求必勝枕席比耽情至
難割而不知喪節啓侮胎禍招尤害何可言吾儕
以豪傑自命直是一刀兩斷故曰當斷不續反受
其亂

時乎時乎不再來今人以六十稱壽則三十年後便
屬秋矣由秋而冬曾幾何時母論立身成名當及
時努力就是立家規矩便當思及身後慮及子孫
夫禍有芽而亂有源也唯知時者早折而塞之故

鄒氏學脈

卷之四

五

曰得時者昌失時者荒

士子未出身與閨女未適人同一聲價須兢二愛護
不可使受一毫點汚凡事作始雖簡其終必鉅勿
謂人莫已知設身看人幾曾瞞沒得鄒氏學脈盜鈴
徒自勞苦故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鄒氏學脈卷之四

據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影印原書版框高二〇
二毫米寬二七六毫米

許氏貽謀四則

〔明〕許相卿撰

許氏貽謀四則序

序家則曰吾幼志于學長從陽明先生游暨海內志義之士過從磨厲垂三十年憂病莫晚志猶固甘自阻又有望于後之人於是作家則及觀浦江鄭氏家範尤若廣而密要而不遺

四則序

一

憲深而防豫吾則所未逮也然攷其編次前既錄之後又錄之續又錄之閱三世歷數十年而後範成蓋俗流日以偷法因漸以密勢固宜爾也今吾閱歷淺意見疎而後來運化推移殆未可涯欲恃僅僅數十百言預待

日新無窮之世變烏可乎哉吾後之人其有遠猷卓識順時保家當於事之通變宜民而不畔于道者詳酌精思續為之則又進而廣吾志參鄭範以成合族共家之義百世其將誦之奚啻于吾有光而已耶

四則序

二

序學則曰夫所謂學者學為人焉爾學至於聖斯人之至者矣而道則所由以入聖之路也故學致其道之謂學人志於聖之謂人非然者苟而已矣今定規條斯意特先云受讀此編者當知聖人之學初非有所增益於

性分之外祗復得吾所固有者焉爾
故能卓立此志反求諸心循後之規
強勉不息以上達於高明而為成人
也斯真學之至者矣

序祠則曰惟古王者廟祀先王逮于
諸侯大夫士咸得祀其先以廟制由

四則序

三

等降有差世適主之宗法其端于斯
乎然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曷敢祖
諸侯乃有宗子之法別子為祖繼別
為宗百世不遷統族姓敦世德以遵
王度而守宗祧是則古先哲王聯屬
天下之道家有官政人脩士行而不

犯于有司也故曰宗子有君道焉自
夫封建廢而宗子之法亡世不復見
先王之治昉於是矣吾儒有識者謂
夫古今不同者特而飾情起義以為
禮未始不同也無寧直以古之必不
可復而但已耶故議今始去其鄉及

四則序

四

始仕於朝者擬古別子稱祖而繼別
稱宗得禮意矣吾許氏世家海寧之
袁花先府君初命相卿舉進士官諫
垣亡何府君棄養予不幸遭家之變
而求自全吾常遂去袁花適茶磨家
焉茶磨嘉興海鹽山也去鄉越境筮

仕升朝兩始自予擬予別子惟允而
嗣予之適百世為宗夫復何議於是
卜宅甫定而立大宗祠於堂左室鏡
家則之石于祠以詔我後之人相傳
糾族培德以世吾家庶幾古者宗法
之宏規長計云

四則序

五

序墓則曰夫墓曷為則也為則以詔
夫墓於山者之後之人續緒承祀於
無疆也吾先歷經五季宋元末世之
亂譜系遺闕幸因佛腹舍疏僅溯四
九提督而提督父子墟墓又復無所
於攷家老相傳滌淫兩河之間是吾

先歸歲處昔稱崇封茂植鬱若屯雲
者夷為野田荒草僅遺累一二蓬
顆於莽蒼間不可物色矣是故懲焉
而則以紀之欲其有徵而弗湮也夫
有形歸盡遺骸猶蛻耳增山錮泉要
已非知歲以安之而復則以傳之何

四則序

六

誕矣乎斯放而為達者也已夫予之
則之嚴後防遠先澤廣孝思斯常經
也於是作墓則先兆域次居守次贍
業終常祀紀于碑

嘉靖己酉秋九月既望雲邨病翁伯
台父

許氏貽謀四則

雲邨相鄉伯台父

家則

治家先分嚴而後教行家人所以吉嗃嗃吝嘻嘻也

大宗祠堂子孫水木本源之地謁必恭肅朔望節同門

內外祭必誠敬分至忌辰合小宗親未盡男子長幼如或苟且怠玩

自非先人肖子禮成會餞子孫過三十人敦親睦

議贍卹講治生程教子勸善規過絕毋齒及一切

家則

人過惡陰私山祠五祀如期致祭有故致禱必虔

巫覡厭禳佛老齋醮象錢寓馬悉禁不用

大宗子有君道合宗親踈長幼皆宜依向推崇臣

導衛翊吉凶必咨宴會必先百世未敦強幹弱支

之義宗子尤當為世祀家聲自重強學厲行動必

由禮抗顏守則以倡宗人

右宗祠

古有胎教故能生子形容端雅氣質中和及嬰孩

懷抱毋太飽暖寧稍饑寒則筋骨堅凝氣岸精爽

毋飾金銀珠玉綺繡以導侈術以召戕賊及能

言能行能食時良知端倪發見便防放逸故孔子

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言常教毋誑行常教後長食

常教讓美取惡衣常教習安布素及就傅時知

慧日長須防誘溺慎擇嚴正蒙師檢約以灑掃應

對進退儀節勿事虛文一一身教躬率之俾自有

樂然趨命躍然代勞意程子曰即此便可到聖人

事及十五成童時情竇日開利欲易動立志為

先故孔子十五而志于學學大學也其要在誠意

家則

其功在格物格是正人欲之不正復天理之正致

知誠意之本格物致知之實物格則知致意誠而

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然亦無非是立志

事蓋從始學至入聖只立此志而已

右蒙養

人倫常道古來聖賢言行自有餘師大都愛寧過

厚勞寧過任怨寧過忍恥寧過抑交寧過信過謙

利寧過廉名寧過讓

教子弟必慎擇師友待師友當備盡誠敬賢達士

遠必資遣游從近令恭勤延訪後生常親禮法士
熟聞道義言漸染薰蒸日與之化忽不自知其入
於高明矣非類交游痛懲嚴禁之

學者識見欲遠操守欲正器局欲大然須從幼養
成溫恭端默氣象處眾恒以退讓下人絕口勿矜
門閥勿銜行能勿優劣鄉人勿臧否時政勿評品
士大夫文行言偶及之稱善不稱惡吾常羨慕漢
俗耻言人過何等長厚真三代之風百世之訓也
生子質敏才俊可憂勿喜便思豫加檢防痛抑秣

家則

三

令學禮讀書陶鎔謙晦慎厚習與性成至浮誇傲
誕之友務禁絕之勿與游處如此十許年庶成美
器否則取禍及親可懼之患非一

右慎習

男女議婚須及婿婦成童上下擬人品於其家法
占性行於其父母兄弟凡屬刑殘亂逆勢要富豪
世有惡疾者勿議儒素衣冠量宜成約惟盡禮毋
徇俗毋論財

冠笄婚喪祭射必以禮婚不舉音樂喪不用酒肉

生日不行燕賀若徇俗縱情是賊倫害義何有儒
家禮教

凡子事父老必立侍暑必具衣事諸父未冠婚勿
侍坐蓋父子分不可狎狎則慢然恩不可簡簡則
疏閨門之內肅如爾儼如爾

內外服食淡素恒存儻酸氣味在常服葛苧卉褐
土綃綿紬非婚祭公朝不衣羅紈綺縠常食早晚
茶粥午膳一肴非賓祭老病不舉酒不重肉少未
成業酒毋入唇絲毋掛身

家則

四

器用但取堅整舟輿鞍轡但致遠重勿競雕巧綉
麗以乘素風

右禮儉

以吝為儉以刻為嚴以諂為讓以傲情為厚重以
獨點為聰明以聞革為寬大何啻千里
暴慢危親干諱辱身誇己長可耻幸人必不知能
忍事乃濟有容德乃大古言大丈夫當容人毋為
人所容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達識名言書紳顧諟可也

寧人欺毋欺人寧人負毋負人

衰榮無常彼此更共本由天運如此富貴在我何足驕在人何可妬妬與競於彼何損徒自壞心術長過惡耳若夫處世為大丈夫造道為聖賢此則由我不可讓人性均一天也當思與人同歸於善情均一人也當思使人同遂其欲德與人同福與人同遂伯玉耻獨為君子范希文先憂後樂允矣聖賢之徒與

古稱三家村亦有小人當思處之之道只勿與校

家則

五

而漸以理屈之張子韶謂與小人居當常自檢點司馬溫公曰君子所以感人其惟誠乎范文正公曰言欲遯遯免禍行欲嚴嚴遠侮皆當三復力行

右德量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處之以和事無不濟試思處事着力全不在面皮上

媼親饋遺歲只一徃渠來亦只一受再必却之慶弔有事勿拘

親舊假貸須只量力捐助以盡吾心勿出本圖利

以生後陳孤嫠婚喪誣枉困甚者尤必懇惻援濟然涼約而矯情市名豐餘而觀鬻高施皆非理也但能施慎毋德色為鄙丈夫

燕會親賓物意務必雅潔慙慙致其誠敬然勿固強以酒使之失言恚儀成疾侮薄孰甚焉毋以小嫌而疎至親毋以新怨而忘舊恩鄰里歲時饋燕急難貸卹必洽歡盡誠

秋成穀賤量家餘力糴若干石別儲遇歉時價糴存糴本以羨貸鄉鄰之饑乏者券約豐償免息連

家則

六

款則展期候豐不費之惠也

右親睦

古稱受恩多難立朝居鄉亦難立身須勤儉資身以免求人至於子弟但未冠婚成材勿容一錢尺帛入手以慣浪費

梭山陸先生曰古制國用期九年餘三年之食今家計亦當量入為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慈謔不生子孫可守

每歲約計耕桑藝畜佃租所入除糧差種器醴醬

油鹽茶酒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
早不虞其七分均十二月有閏加一取一月約三
十分日用其一親賓飲饌子弟結筆先生束脩可
幹事奴僕衣費皆取諸其中
餘不可盡用七爲中五欠爲蓄計餘置籍以供喪
葛修墻屋備醫藥充慶弔時節饋遺又餘周族鄰
賑貧賢卹孤嫠給佃人修橋梁諸義事
若產少用廣但當一味節蓄不可侵用次日之物
漸至困急諸如前所云一切不講免至于求親舊
以增過失責望故素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取

家則

七

辱
所謂存十之三分者不能則存二分不能則存一
分又不能則苦身節用稍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
不然一旦不虞必至破家矣
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但不能以財爲禮耳
如弔喪則先往後罷爲助賓客則煮茗清談而已
奉親最重也啜菽飲水盡其歡送終最大也歛手
足形還葬祭祀最嚴也蔬食菜羹致其敬凡事皆
然則理何歉我何愧而家可永保矣夫

右保家

男勝耕悉課農圃主人身倡之女勝機悉課蠶織
主婦身先之風土氣候必乘種性異宜必審種植
耕耨必深沃瘠培灌必稱芟草去蟲必數壅溉修
剪必當必時程督必詳勤惰必察此民生第一務
周人王業肇基于此桑柘菓蔬牲畜擇人分任置
籍計功務課日益怠必罰廢則更之
逋租及時勤索勿致過時起息
出責一券毋過十金收息一年毋過三分

家則

八

蠹家莫甚冗食家衆勿容游手別有
家職僕婢雖供給
使令亦有常課但視專執者量減分數耳童男女
十許歲度力分授雜牧掃績毋令惰曠期於各食
其力此人理當然亦天道宜爾

右治生

主婦職在中饋烹飪必親米鹽必課勿離場下女
婦日守閨閫躬習紡織至老勿踰內門下及侍如
亦同約束如有恣性越禮遊山上冢賽神燒香街
露體面殊非士族家法子孫必泣諫之父兄如夫

必痛過之

家人離多由婦人婦人晚多由黠婢婦勿聽婢語男勿惑婦言雍睦其可以漸敦已夫

母養幼婦毋贅女婿

妾有無子女勿容持家事掌家財

僕婦出入內門年及十二更以少者

尼媪牙媒婆唱詞婦穢行隣婦勿容入室

為家貴有遠慮

善作家者閉門而為生之具足

家則

九

婦來三月內女生八歲外授讀如教列如傳俛知

婦道然勿令工筆札學詞章

婦產非病勿用乳母以饑人子

男十歲勿內宿女七歲勿外出

右內則

病求良醫毋計小費遠勞而輕遺體地訪精術母

惑星卦尅應而貽隱禍精術無益書而卜筮決之

平居寡慾養身臨大節當達生委命治生量入節

用狗大義當芥視千金之產

歌舞俳優鷹犬蟲豸難於辨之類劇戲煙火一切

禁絕雖樂賓怡老娛病亦未勿用以杜賭博姦盜

爭訟焚蕩之際且防小子眩惑耳目蠱蕩志習荒

廢學業後患未易殫言

家有好賭好淫好酒好燒煉黃白好造作風水好

妖異技術好好欺書算好逞勢專利好狠鬪健訟

好交結官府競勝土木凡喪德敗家者家長先幾

痛絕其端於長泣諫於少切責務須委曲開諭誠

惻感動至再至三至十數無厭終不悟宗子

家則

十

同族之賢有識者會族合議勸之族子則宗子會

族之賢有識者合議斥之不從者聞官行之

田地近兇狡人亟須托故易之隣田接畛却毋設

心計取

戶毋受寄田地至戒但力已業及時輸官昔人非

田畜所生不衣食賦稅未輸不宴樂厲志畏法所

當師也

埋沒糧稅利已損人隱隱遺患天怒神譴必積餘

殃吾有所試矣戒之禁之

右勸戒

士幼而績學業以堯舜君民為志壯而入仕固當
不論崇卑一以廉恕忠勤報國安民為職持此黜
謫何愧如或貪酷阿縱負國辱家貴顯祇重罪愆
合宗告祠削譜勿齒于族

子弟性資拙鈍勿將舉業久擔早令練達公私百
務大都教子求為端人非求為美官農桑本務商
賈末業書畫醫卜皆可食力資身人有常業則富
不暇為非貧不至失節但皆不可不學以延讀書

家則

十一

種子惟不可入僧道不可作書算手母充門隸母
作媒人母作中保人母為贅壻母後異姓

吾家書生門戶世無大富貴抑思神害過盈物忌
太盛後人婚姻不可慕勢利仕宦不得過金紫才
過便思引退奴婢母出百人良田勿踰十頃畜財
及萬以擬吉凶緩急不啻此以義散其餘不及此
勿以非義求其足
勿受投獻子女物產

諺有之曰富貴怕見開花此語殊有意味言已開

則謝適可喜正可懼爾今有方值豐亨便生驕溢

喜延慶賞過飾婚喪伎樂聲容沸騰傾動僕器服
食珍麗整齊勝絕鄉邦光映門戶蓋是謂已夫無
德富貴謂之不祥宜急懼思何暇誇侈其他凡屬
逞術咸此類耳子孫有是真惡消息亟加斂抑差
緩敗傾又若約而為泰時絀舉贏則旦夕覆亾之
道也

右仕宦

過房未配男女給夏衣帳不過四月蜀給冬衣被

家則

十二

絮不過十月朔祇禦寒暑禁飾鮮耀

家眾訓習馳謹絕勿容怙挾亢侮一應人
母教家人一切手藝

僕婢罪非姦盜杖責毋至二十狡悍難制者宜即
放絕亦毋嚴刑

臧獲亦人子也宜常恤其饑寒節其勞苦療其疾
痛時其配偶情通如父子勢應如指臂我則廣吾
仁心而彼自竭其情力矣

劉忠宣公曰事上使下皆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

怨體其情而誠以動之將無人不可感無事不可為矣

右邸下

家職附

主職

田地山林界限 從立 戶籍稅糧數目 每通年定

收除其確數日雖年幼子弟不可全托何况他姓
下人完將黃冊實數底數每年官府派數托周知
指立心公正者一 租債銀米雜物廩藏積貯 年通
人因持訪問結案 賓師官府婚喪修造費用應酬機
項分立前件簿各

家職

十三

宜輕重緩急 每年立 皆須主人心目一一經歷酌

量延訪處置託親信誠慎一人 或子或男 主人定須

每月之晦躬親查算稽考關防勿令幼子專擅勿

容內人干預 一應子孫家衆主人必須禁其交

結官府包攬錢糧此迺破家辱先之根雖貧至乞

食亦莫為此此主人一身切要之職也其餘衆務

各有責成然後一一統理督察亦皆主職不得疎

怠 問造日貨財出納付托子姪或侵權

勢有下行不加責成義男之為長便也

外職

一宗子供奉祠祀收掌祭器 以老成曉事者一人

一乘隙翻墾澆墜修剪園林桑柘培植果木補葺

竹樹籬落不妨本務付託一人

一書房收事收藏書畫琴劍簡劄冠帶袍笏衣裘

并總率供應賓客茶酒專託勤慎諳練者一人

一學堂周至師長承直子弟須託一年長曉事者

外幫習字童子一人

一管門應客開闔門戶洒掃堂宇拂拭椅案僕從

酒飯關納帷帳鋪陳收掌客次合用器物付託

家職

十四

一人

一管理田地農桑馬匹牛種收掌農具舟輿不妨

本務付託一人 子弟童壯未宜道路十里只宜步行不得坐轎乘船騎馬習成

情

一種藝蔬菜牧豢羊豕供給薪水專托一人每月

大小盡灌園人會同以上書房學堂管門三人

通導溝渠尋補屋漏年終家衆協助以上三人

儘力疏濬務令開通

一荅應官府催索租債臨期於農作中揀取勤慎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老實者一二人量事差遣事隙即還本業

畜一事不得過
三人世守為訓

一每房各輪一人防警火盜巡走更深置簿按日

書名如學堂牌單儻有不虞查名治罪

一牧鷺鴨一小童

一多餘童稚刈草日入猪羊欄圈

內職

一內門老嫗坐門紡績并縫補未配男女衣帳專

管通報內外事務一人

家職

十五

一當厨婦造飯燒茶收管茶食器一人每日打掃

起坐窰脚通洗厨溝出灰刮鏟日須一次第五

日交厨凡係厨房器具務令洗滌極淨夜飯訖

擊鑼敲鑊將厨器一一交割損壞聲說陪償

一直厨婦司酒藏糟并管造酒醋烹調饌羞并管

厨房動用器皿專托一人

一每兒三歲內保母一人

一每房使女紡績不得過三人

一家人男婦畜鵝鴨賣毋過端午畜雞賣毋過中

秋踰期者責蓋人皆做做葶畜繁多不惟有傷
本宅田農抑且損及親房鄰里事雖瑣屑頗關
隙竇先期禁防亦同居之一節也

家職

十六

學則

晦庵先生白鹿洞規

學之大綱有五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人生學為聖賢者只此而已

學之序有五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修身之要有四曰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學則

十七

處事之要有二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接物之要有二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此乃聖賢終身工夫非童子限年課程也然學而合是是為無本美以學為故首揭之

陽明先生立志說

陽明先生曰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植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汗下者凡以志之弗

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為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與

相鄉曰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者立志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

學則

十八

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凡一毫客氣之動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燥心生責此志即不燥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驕心生責此志即不驕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也不立志雖甚易事亦必無成况學聖之功乎故舉此說以繼之家塾定規 參取真西山先生教法

朔望之儀

是日昧爽師生咸起具服師長帥諸生詣

先師像前再拜焚香訖再拜師長西南向立學生

東北向再拜迺就席

常日之儀

蚤起諸生升堂序立伺師長正席南向諸生北面

端揖乃就坐

學禮

凡學者要識禮數家庭事父母兄長書院事先生

學則

十九

並要恭敬順從遵依教訓與之言則應教之事則

亟行毋得舒緩自任已意

學坐

正身直體齊腳歛手毋傾倚偃側毋交脛搖足毋

靠背箕踞起毋急遽

學行

义手重跟徐行必後長者毋掉臂輕踵毋踐闕曳

履有尊命則肅趨之

學立

端身拱手毋背所尊毋跛踣欹斜

學揖

低頭屈腰出聲收手毋輕率慢易

學言

恒持慎默有事則問問及則對致詳審重然諾肅

聲氣須和緩分明勿含糊兩端勿泛勿欺勿輕勿

誕勿及閑事勿及傳聞事勿及鄉里人物長短毋

及市井鄙俚戲謔無益之談

視聽

學則

二十

毋傾視毋傾聽

容貌

温恭端重毋輕易放肆毋麤狠傲忽毋妄有喜怒

衣冠

毋詭異華靡毋垢敝簡率雖燕處不得袒裸雖盛

者不得輒去鞋襪

飲食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耻惡食非賓祭毋得

飲酒

誦讀

專心肅容記遍數句句字字分明每句終字重讀則句完不可添增虛聲使句讀不明遍數未足而已成誦必足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加數成誦務要心口眼三到毋得目視東西手弄他物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強記卑俗之詩勿誦俚近之文勿觀

讀書先務

自胎教至子能言能食一一倣古人教之之法及

學則

三十一

七八歲知識蒙昧初入小學之時先收其放心養其德性隨時隨處禁戒獎誘曲為漸漬涵濡習成溫恭端默氣象時時與言古今孝悌忠信長厚退讓之事使其盈耳充腹皆性分中道理至於灑掃應對愛親敬長品節事宜直須身帥耳提盡其曲折俾一一慣熟間則教之數目與方名導之詠歌古詩悠揚三復以養其性情使漸興起若士定後讀書量質量年漸為增益難以例拘但授誦多少宜半其資只期精熟勿令畏苦使之優然有餘方

欣然樂從事為善也

讀書定序

初讀蒙訓日四句至六句○次讀古文孝經日二行至三行○次讀古小學朱子小學日三行至四行○看讀倍讀通讀如後法乃讀大學論語孟子中庸集註漸增至千字止○自孝經以下讀過書日帶溫倍不輟○乃讀易詩正文就取中間關涉倫理者一二篇令習咏歌成聲又易一二篇循環誦誦如常業○乃讀周禮儀禮禮記左氏春秋正

學則

三十二

文○乃讀本經連註○每日所讀以上諸書隨日所授先與訓釋意義則心解易熟亦漸開善端少長業次但勿間其功切勿窮其力也
若考訂經傳疑誤於經傳異款內儒先諸書○表賦詩文事料於初學記藝文類聚事文類聚白孔六帖事類舉要記纂淵海事類賦及凡類書○名物類數於羣書鈎玄纂數備數史學數類纂等書
○古語雅字於漢雋精雋爾雅○啓劄於書叙指南尺牘筌蹄法言諸書○玄探妙解出世之見則

有晉世說唐語林壇經語錄等書○其他天象地險因類稽證諸種各具及古今諸家文集一統列省郡邑等志○當自尋索不能盡舉也

溫書常法

童子自幼至長讀過經書不貴好勝務多但須解義極熟昔人讀呪萬遍不溫亦忘既讀常溫工夫尤宜有準無間○早倍正授書須帶前授書三葉加至六葉必通連正帶看讀十遍方倍日日除前以三六葉為定○夜間溫倍從頭讀過書量生熟

學則

三三

量時力亦須看讀數遍乃倍讀數遍漸熟漸加葉數却漸減遍數自十葉漸加至二十葉熟則加至三十葉又加至四十葉五十葉極熟加至六十葉則止漸溫至三葉六葉帶書處周則復始一葉不可遺一日不可間○燈火起中秋止端午晦翁云五更起二更止不如此不如彼然端午至中秋舒陰長晷自足均入夜間工夫矣但學子質有敏拙進有遲速又當酌量加減難於限期立法耳

始習

此蒙童初學功夫

平日呈倍昨日讀熟書帶前書二葉授當日正書導誦六遍○讀書定序見前量質以時漸增

蚤食後師與講解正授書先訓字義復釋章句俚俗解說反覆曉諭務令開悟切已體察○影寫永師楷書千文一紙務令真的如本文約一二百餘字五日乃畢屬而復始○中分正授書作二段看讀前段七十遍法具誦讀款內

晏食後起行數十步復倍讀正授書前段三十遍○影寫永師千文一紙詳後學書款內○看讀

學則

三四

正授書後段七十遍倍讀三十遍

盱食後將正授書通混前後段倍讀五十遍○舉對類各門單字十數箇說與虛實死活能知即已

日晡後散學百屬五字或七字一對便行閒步亦令歌詩勿忘其所有事且省謔語鄙談

晚食後隻日讀性理太極圖之類一二百字雙日讀史世年歌及歷代君臣名氏亦一二百字亦須循環常溫成誦○通溫倍從頭讀過書五葉

計遍漸溫至三葉帶書處周則復始極熟乃增葉數減遍數

夜至更餘就寢

進修

此初習舉業功夫

雞初鳴起須啖少粥隻日讀性理諸書務須深玩實體序目見後識性款內雙日考究治道諸事務須博求實用序目見後達政款內

平日呈倍昨日讀熟書帶前熟書六葉授當日正書導誦三遍量質以時漸增及千字止

學則

五

蚤食後講書先每句說通本文又說通注脚既說通每句大義又說通每段大義即令自說得通又詰難之務極明透仍令反身體驗感動其良心毋徒只作空言說過去中分正授書作二段看讀前段七十遍

晏食後起行數十步倍讀正授書前段三十遍看讀正授書後段七十遍倍讀三十遍少息靜坐

二三刻將正授書通混前後段倍讀五十遍讀書早完開習時學

時食後讀史其法具後按史款內亦須詳攷類記事少者七八年或三四年多者一年〇却閱家則三數條循環不輟

痛時散步歌詩或游藝因以收放心養精力

晚食後燈前通溫倍從頭讀過書量時候氣力多至四五六十葉止漸溫帶書六葉處周而復始

無間

讀古書

見後學文款內

誦古賦

見後學文款內

咏古詩

見後學文款內

學則

五

右三者以意相間攻之

夜至二更盡就寢

識性

太極圖〇通書〇西銘〇定性書〇近思錄〇心性圖說〇易傳寂感說

〇正蒙解〇北溪字義〇增篇〇程張朱陸語錄

〇傳習錄

廣字訓綱

周程朱子龜山和靖豫章延平象山東萊南軒慈湖鶴山西山諸先生文集皆宜玩讀一過〇薛子

粹言○康齋日記○居業錄類編○陽明則言○
白沙其泉言論及凡理學諸書皆宜誦釋

達政

學校○禮樂○兵制○刑制○官制○選舉○考
課○賦役○水利○財用○錢楮○荒政○漕運
○禦戎

夫時政所該其目甚多姑舉其大且要者而其餘
舉業策問中略備可以因文究實載籍可備稽證
者列於左務須博求實用

學則

五

禮經會元○太平經國書○通典○續通典○文
獻通攷○通志略○山堂考索○玉海○漢官攷
○職源○政本書○歷代史志○禮書○樂書○
禹貢圖○水經○律呂辨證○經濟文衡○東萊
制度詳說○大學行義補○唐律註○宋刑統

按史中可
互參攷

按史

通鑑前編通鑑綱目五代史及通鑑續編為經疑
誤欲見始末兼攷前漢後漢三國志并歷代史本

紀列傳為緯若荀悅袁宏漢紀蘇子由古史范淳
夫唐鑑呂成公大事記王子充續大事記及先正
有攷證於史事者皆宜參究如正統論受終考之
類 本朝惟宋太史攷古精審可據夫史學工夫
雖不必如讀經精熟亦須虛心審察至於一事之
初終一人之姓名爵里世系謚號皆當攷求強記
又須隨事分類如當時君臣心德之明暗治道之
得失紀綱之張弛制度之因革國本之虛實天命
人心之離合君子小人之用合進退刑賞之公濫
經費之奢儉稅歛之輕重兵力之強弱威宦之崇
抑民生之休戚風俗之厚薄外夷之叛服逐項寫
出又可以備達
政中參用以我所得於四書各經者照之如
親立其朝身任其事合如何論斷合如何區處然
後參之儒先評議不可未有所見而先入舊說然
亦不可自執偏見不虛心也惟其是而已至如八
朝名臣言行錄間即披玩最能激發雅志充拓遠
猷我嘗得師者也

學則

五

學書

童幼寫字先教握筆正直如柱是用中鋒古所謂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者也其曰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口訣也懸腕之法真一行二草三是已然必以魏晉劉宋人為宗約年十一二能運筆時先影趙子昂展開智永楷書千文三四遍却影智永如錢楷書千文初日千五百字漸增至日四五千字須盡歇日間諸務以全日之力用工整三月餘但只用心致精不可未成放手及影寫既久自然逼真他日方能寫多運筆如飛

學則

元

然書存篆隸意方高古不俗做做繕閱只宗鍾元常二王晉宋人一派相傳真行草舊蹟如閣帖汝帖聖教序懷素自叙等帖不可雜習唐人筆韻張皇氣象更攻孫過庭書譜續書譜草訣歌以知結構體制去取法則百川學海辛集諸家評書近代陸文裕公外集中書輯當審觀精擇之寫至三月餘仍循講習常程可也

學文

文至六籍孔門至矣夫既嘗已講明則本原何等

深厚識見何等高廣由是只將晚周先秦盛漢人辭說論辯細繹反覆浸淫久而蘊藉深當時氣骨風神忽不自知其默與之化矣乃本孔氏六經理趣而一以周秦漢辭氣出之自然意遠格高語深辭雅垂諸典冊簡編蒼然淵然莫可追企是謂文章家有本當行古稱言立不朽者蓋理勝則辭自雅馴氣充則勢自雄暢况又多覽險詞奇筆則篇章句字自有材料應副湊泊蘇子瞻所謂散在經史子集中者吾意足以攝之是已夫檀弓出自孔

學則

三十

門氣象自別辭氣雍容渾如藹如粹如非衰周上下尚口諸人所及及予自編史漢方駕殊費心力老病衰神耗瘁於批點史記然見晚力殫終難上達吾後先宜加意三書然將作文必先養氣澄神氣同鼓弩千鈞神湛太虛無象主靜凝思忽覺意象體裁躍如於前便須放膽一筆掃就更須本意上邊懸想上去數層到極頭處以備突兀警策又於本意後面剝想深去數層到極底處以備收煞奇雋中間瑕疊冗複旋加剝潤若意格未定逐旋

摹擬用盡心思不成佳製矣然意貴典則勿尚詭巧以乖理趣語忌纖浮要在沈雄以壯風骨且未可早涉三國六朝以下文人門徑吾恐近易先入後希古雅終非本色俟成家定見乃始縱觀六朝唐宋國初及今作者以究文章之變亦勿以為本領也歐陽永叔曰初作文且欲奔放後漸搏節簡重嚴正時或放肆以自舒勿為一體若初間便學簡要緊切終難雄贍滂沛是自賊其才悔何及矣深戒之深戒之諸製各體古人悉具然但欲見有

學則

三

許多樣耳檢閱而已不消讀也但一篇之中須時有古字叶音方覺典雅逼古可愛此在六經左氏國語國策以及諸子漢人諸大家往往皆然見多自當意得夫文章變化無窮必有餘音足句為之如末諸書語助曰之乎焉也者云矣爾兮哉曰與乎邪哉夫也者疑辭也耳矣焉者也決辭也曰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子長多用云字云者足句之辭也古今評文諸說具在有當與否自宜博究詳采而審度從違之當有啓

益此亦學文一項工夫吾舊所常讀書與今所當讀書與讀點讀鈔與因鈔全攷諸書序列其目如左然常溫尋熟爛度幾利用於文云

晚周文左氏○國語讀點○公羊春秋讀點○穀

梁春秋讀點○管子讀點○晏子讀點○老子讀點

○素讀點○司馬法讀點○越絕讀點○攷工通讀

○素讀點○國策通讀○孫子通讀○莊列讀點○荀子讀點○韓子通讀○諸子讀點○難讀點

先秦文○國策通讀○孫子通讀○莊列讀點○荀子讀點○韓子通讀○諸子讀點○難讀點

荀子讀點○韓子通讀○諸子讀點○難讀點

學則

三

攷全

西漢文以下○史記成文者○西漢書通玩熟別

文鑑西漢○方駕通讀○賈生讀點○韓嬰詩

○淮南子讀點○新序讀點○說苑讀點

○白虎通攷讀○鹽鐵論讀點○漢雋攷○參

同通讀○陰符通讀○韻補攷○選苑通讀

七大家后

學賦

賦者詩六義之一也屈原永其聲衍其辭以作離

騷楚人及後人為原而作者通謂之楚辭蓋辭賦之祖也學者當熟讀雜騷楚辭更讀選苑賈生相如子雲班氏兄弟張平子曹子建及楚辭後語晉問之類又多識古文奇字以增瞻蔚桓譚學賦於楊子雲曰賦讀千首自然能賦本朝宋祭酒文章辨體祝氏古賦辨體頗詳而宋去取評議尤審云若宋律賦則科場時習韻拘偶儷又六朝之細耳賦之變極矣

學詩

卷則

三五

詩以詠性情精神感化學者所必有事然不遑其原不究其派而祇以彙才自逞終意淺語麤格卑氣靡不可以升大雅之堂矣晦翁曰詩亡一變為騷再變為五言二變為歌行雜體四變為律詩而詩法大變以至今日無復古人之風矣故欲抄取經史韻語以及漢魏古辭附風雅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西晉及唐初為一等於沈宋律詩及中唐名家為一等於二等中又擇其近古者以為詩之羽翼與衛餘不合者悉去之要令習

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見則為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故今所當熟復者漢魏樂府九歌十九首蘇李班氏三曹七子西晉盛唐大家然必先選後律而以漢魏王岑李杜為宗

學詩要從上做工夫不可從下遡上學文亦然詩以風調高古為主雖意遠語踈終為佳作後有的當親切者却氣格凡下相懸矣故盛唐人詩全以格調高逸意興沈雄相尚不屑屑於句字間也作詩要有情致抑揚頓挫豪邁超脫若只較量屬

學則

三五

句平勻不免氣局卑瑣

詩者吟咏性情者也唐人多寫性情故於風騷為近宋人却著議論故於風騷為遠

詩語要含蓄不露用意十分下語四分可希盛唐立意立格用句用字若太發越便入晚唐矣

意精鍊而語渾融方是作者故曰鍊句不如鍊意蓋專鍊句則趣入小巧意興既卑格力必弱故工

有餘而味不足大是詩病

詩要平淡當自綺麗中來否則淺易枯稿耳作文

亦是如此

詩須有悟入處然悟入必自工夫到後非可偶得也

作詩大要優游不迫沈著痛快耳

學詩必已成格調然後縱觀中唐晚唐及乎前宋我明諸作家鳴世篇章以見風氣降今之變才賢復古之功若作未成家雖近代傳誦佳製且悉屏遠晦翁所謂不使一字世俗言語意見得以接於耳目而入於心思者也

學則

三五

顧東橋曰詩貴文質得中質勝則野文勝則靡無氣弗壯無才弗華無情弗蘊評詩動言風雅太高論矣

學古必宗漢魏學律必宗李杜王岑詞林之規矩在是的矣

諸家詩話不可不廣覽精取而時玩之學詩門徑由此易尋但要得切當緊關處耳

只且忌止思而何斯旃其古詩語助也姑記詩用今以我常所詠詠諸詩列於左方叶韻書見前文

賦款內

古文苑○風雅逸篇○古樂府何選○文選增定

詩○漢魏詩集內唐山夫人房中樂歌七古○鮑參軍集○

陳子昂集○杜審言集○唐音顧批○唐詩

正聲多同音○孟浩然集○王昌齡集○儲光

義集○岑嘉州集○王右丞集○李太白集○

杜子美集○常建集○韋蘇州集

游藝

藝可適情者彈琴習射投壺學算歌詩倦時則及

學則

三五

之不宜少近博奕詞曲諸凡無益鄙戲家則中已歷言深戒之矣

述敘學

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才無不全矣其或不全賦質之駁俗習之汙學術之差非才之罪也今之去古也遠矣衆人之去聖人也下矣幸而不亡者大聖大賢垂訓淑人之書也學者以是性與是心與是氣即書以求之俾邪正之術明誠偽之辨分先後之品節不差篤行而固

守之質漸以變習漸以除謂其才之不能全吾不信也故今爲陳讀書爲學之次序先秦三代之書六經四書耳世變既下風俗日壞學者與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才之全得乎三代之學大小之次第先後之品節雖有餘緒竟亦莫知適從惟當致力六經四書世以語孟爲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乃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者也聖賢以是爲終學者以是爲始所謂癡狀未離乎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也雖然句讀訓

學則

三

詁不可不通惟當熟讀不可強解優游諷誦涵泳會中雖不明了以爲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至則惑耳六經既畢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蓋詩吟咏情性感發志意中和之音在焉人之不明血氣蔽之耳詩能道情性而開血氣使切而常聞歌誦之聲長而不失刺美之意雖有血氣焉得而蔽也詩而後書書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卽辭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氣既開情性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則可以徵

夫用用莫大於禮三代之禮廢矣見於今者漢儒所習之禮記周公所著之周禮也二書既治非春秋無以斷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事業也春秋既治則聖人之用見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禮以求其節本諸春秋以求其斷然後以詩書禮爲學之體春秋爲學之用一貫本末具舉天下之理窮理窮而性盡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後學夫易易也者聖人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學者於是列心焉是故詩書二禮未明則

學則

三

不可以學春秋五經未明則不可以學易夫未知其粗者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學者多好高慕遠求名而遺實踰分而遠探躡等而力窮故人異說家異傳聖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之變而變吾之良知也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讀宋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爾傳注疏釋之於經

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剗偽以真補其三四而備之也故必先傳注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始終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體察爲之權衡折之於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辟異勿好詆訐勿生穿鑿平吾心易吾氣充周發微無使虧欠若發強弩必當穿徹而中的若訊重囚棒棒見血而得情毋慘刻毋細碎毋誕妄毋臨深以爲高淵實昭曠開廓懇惻然後爲得也六經既治語孟既精而後學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奪也

學則

五

六經語孟爲主彼廢興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懸明鏡輕重寢颺在吾目中學史亦有次第古無經史之分詩書春秋皆史也因聖人刪定筆削立大經大典卽爲經也史之興自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皆掇拾記錄無完書司馬遷大集羣書爲史記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議論或駁而不純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後世史記皆宗遷法大同而小異其創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爲百世之準繩若遷者可

謂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漢史出於遷而書少加審矣東漢史成於范曄其人詭異好奇故其書似之然論贊情狀有律亞於遷固自謂贊是吾文之奇作諸序論往往不減過秦則比擬太過三國陳壽所作任私意而好文奇功偉蹟往往削沒非裴松之小傳一代英偉之士遂爲壽所誣後世果有作者必當改作以正壽之罪奮昭烈之幽光破曹瞞之鬼賊千古一快也晉史成於李唐房杜諸人所作歸美太宗耳繁蕪滋浸誣談隱語鄙泄之事

學則

早

具載之甚失史體三國過於略而晉書過於繁南北七代各有其書至唐李延壽摠爲南北史遺辭記事頗爲得中而其事蹟污穢雖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於唐興亡之際微訐好惡有浮於言者唐史二舊書劉昫所作固未完備文不稱事而新書成於宋歐諸公雖云完備而文有作爲之意或過其實而議論純正非舊書之比也然學者當先舊而後新五代二書皆成於宋舊則薛居正新則歐陽子也新書一出前史皆廢所謂一洗凡馬

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實錄宋事纂錄甚多而東都事略家爲詳備是則前世之史也學者必讀歷代全史考之廢興之由邪正之迹國體國勢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時以六經旨要立論其間以試已意然後取溫公之通鑑宋儒之議論較其長短是非如是可謂之學史矣學者往往全史未見急於要名欲以爲談說之誇齒頰之備至於通鑑亦不全讀抄撮鈎節通鑑之大旨溫公之微意隨以味沒其所以成就亦淺淺乎史既治則讀

學則

聖

諸子老莊列陰符四書皆出一律雖云道家者流其間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問一書雖云醫家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學者亦當致力孫吳姜黃之書雖云兵家智術戰陳之事亦有名言不可棄也荀子議論過高好奇致有性惡之說然其王霸之辨仁義之言不可廢也管子一書霸者之略雖非王道亦當讀也揚子雲太玄法言發孔孟遺意後世或有異論者以其有性善惡混之說劇秦美新之論事莽而篡漢韓子謂其文

頗滯澀蘇子謂艱險之辭文膚淺之理而溫公甚推重之以爲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揚莫適所定雖然取其辭而不取其節可也賈誼董仲舒劉向皆有書惜其猶有戰國縱橫之餘習惟董子三策明白純正孟軻之亞非劉賈所企也文中子生於南北偏駁之後隋政橫流之際而立教河汾作成將相基唐之治可謂大儒矣其書成於門弟子董薛姚竇之流故比擬時有太過遺辭發問甚似論語而其格言至論有漢儒所未道者亦孟軻氏之亞

學則

聖

也韓子之書典正純屬李唐一代之元氣也與漢氏比隆矣其詆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軻氏之亞也諸子既治宋興以來諸公之書周程張之性理邵康節之象數歐蘇司馬之經濟往往肩漢唐而踵三代尤當致力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矣藝亦不可不游也今之所謂藝與古之所謂藝者不同禮樂射御書數古之所謂藝也今人雖致力而亦不能世變使然耳今之所謂藝者隨世變而下矣雖然不可不學也詩文字畫今所謂藝

亦當致力所以華國所以藻物所以飾身無不在也學詩當以六義爲本三百篇其至者也三百篇之流降而爲辭賦離騷楚辭其至者也詞賦本詩之一義秦漢而下賦遂專盛至於三都兩京極矣然對偶屬韻不出乎詩之律所謂源遠而未益分者也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故作詩者不能三百篇則曹劉陶謝不能曹劉陶謝則李杜韓而乃效晚唐之萎蕭學温李之尖新擬

學則一

聖

盧仝之怪誕非所以爲詩也至於作文六經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學矣左氏國語之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清刻華峭莊周之雄辨穀梁之簡婉楚詞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漢而下其文可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之冲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邃險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於李唐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渾厚柳宗元之光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縟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李華皇甫湜之温

粹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開濟李唐而下陵夷至於宋其文可學矣歐陽子之正大蘇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清新蘇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開闢司馬温公之篤實下此無學矣學者苟能取諸家之長貫而一之以足乎已而不蹈襲窳束時出而時晦以爲有用之文則可經緯天地輝光日月也字畫之工拙先秦不以爲事蝌蚪篆隸正行草漢氏而下隨俗而變去古遠而古意日衰魏晉以來其學始盛自天子大臣下至處士往往以能書名家變態百出法度備具遂爲專門之學故宋高祖病不能書不足厭人望劉穆之使放筆大書亦自可人一紙可三四字其風俗所尚如此至於李唐學者愈衆字畫於士夫固爲末技而衆人所尚不得不致力學者苟欲學之篆隸則先秦款識金石刻魏晉間石刻唐以來李陽冰等所當學也正書當以篆隸意爲本有篆隸意則自高古鍾太傅王右軍其規矩準繩之大匠也歐率更張長史李北海徐浩柳誠懸楊凝式蔡君謨米芾

學則

聖

黃魯直萃之以厲吾氣參之以肆吾博可也雖或不工亦不俗矣技至於不俗則亦已矣如是而治經治史如是而讀諸子及宋興諸公書如是而為詩文如是而為字畫大小長短淺深遲速各底於成不與草木共朽碌碌以偷生子子以自蔽小天之至善壞已之全材也勗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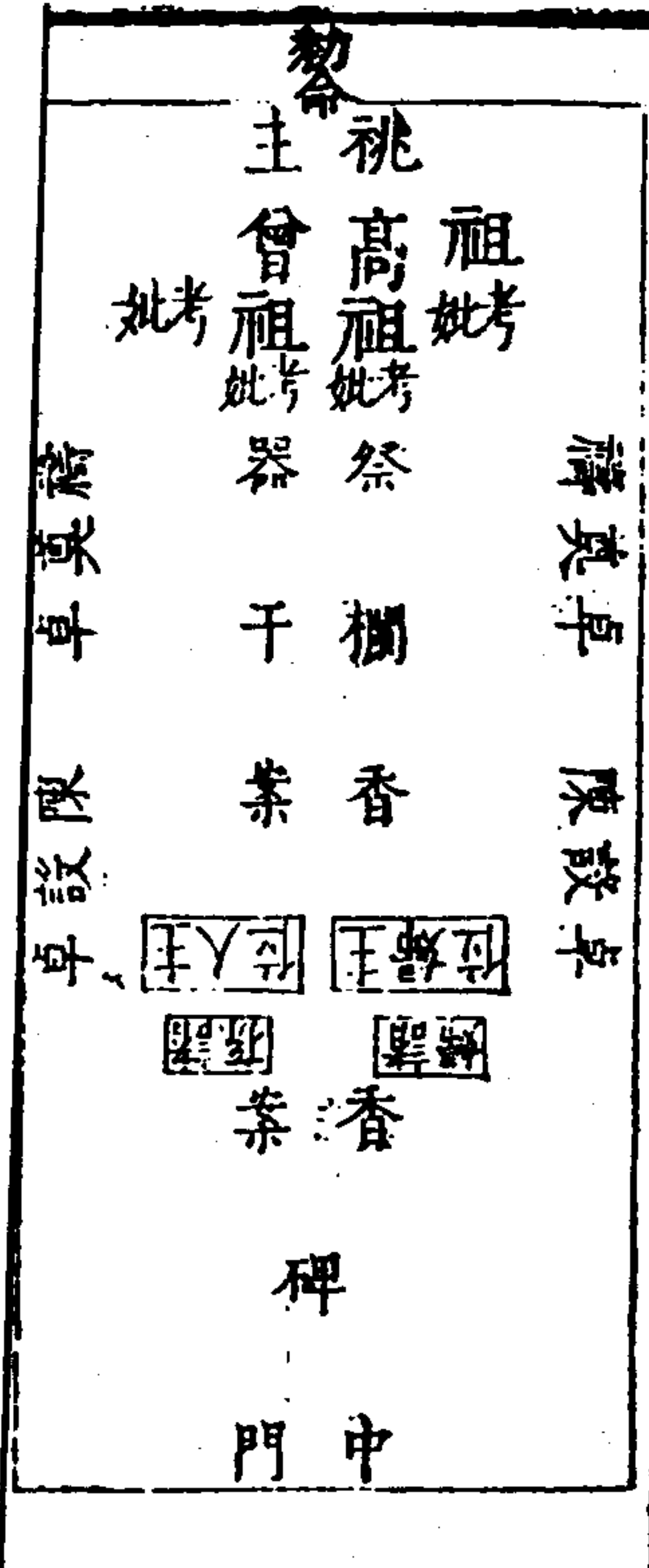
祠則

聞造曰古者高曾祖考由西通列而東以西為上溫公云是神道尚右朱子謂未必然給諫原設高曾祖考一左一右如今時坐次亦事死如事生之意也

祠屋後架作長龕隔為四龕左右序列高曾二龕居正中之左右祖考二龕又傍高曾之左右皆南向龕內置橫檟外垂簾龕上鋪閣以安祧主龕下皆空以藏祭器香几爐瓶二副一置近簾欄楯之外一置中門祠碑之北壁邊兩旁上列二卓以備禱奠下又列二卓以備陳設

初則

祠堂式



出入謁告

每旦子孫陸續揖于祠堂門外出外歸亦然再宿
以上歸再拜經旬四拜將遠適則焚香以其事告
再拜

朔望俗節元旦冬至儀

朔日薦新茶酒正月朔韭二月朔油菜三月朔茶
四月朔梅子五月朔楊梅杏六月朔瓜七月朔
蓮藕八月朔梨栗九月朔稻十月朔柿榴十一
月朔芋十二月朔芥

禮則

二

望日茶酒香

俗節上元粉團端陽角黍中元蒸餅重九菜糕

是日主人主婦以下由西序入祠重行立定贊
曰序立盥洗執事者捲簾啓楹降神主人請香
案前跪焚香酌酒俯伏與兩拜平身斟酒望日
薦新非朔不用非節復位鞠躬拜四拜平
身執事者撤酒饌望日撤時食點茶闔楨垂簾禮畢

以上皆祠中行禮

時祭祭期

許氏貽謀四則 祠則

古人時祭或卜於仲月或舉於分至今定於四仲

望日前一日主人男子以下致齋於外主婦以下

致齋於內男女異寢沐浴更衣飲不至醉食不茹

葷不弔喪不聽樂是日執事者灑掃正寢蠲潔椅

卓一南一昭二穆設案焚香次日夙興主人主婦

衣冠詣祠告辭遂以次奉四世神主并諸祔位於

正寢高祖南向位中曾祖西向祖東向考又西向

每世一席祔位序列于後食品半之上昭穆兩向

不正對下昭穆稍退後尺許兩向亦不正對易世

禮則

三

但以上下為尊卑不以尊卑易昭穆歲暮合祭祧

主考皆西向妣皆東向連席合享祗增杯筯羹飯

如春在新年則裕用歲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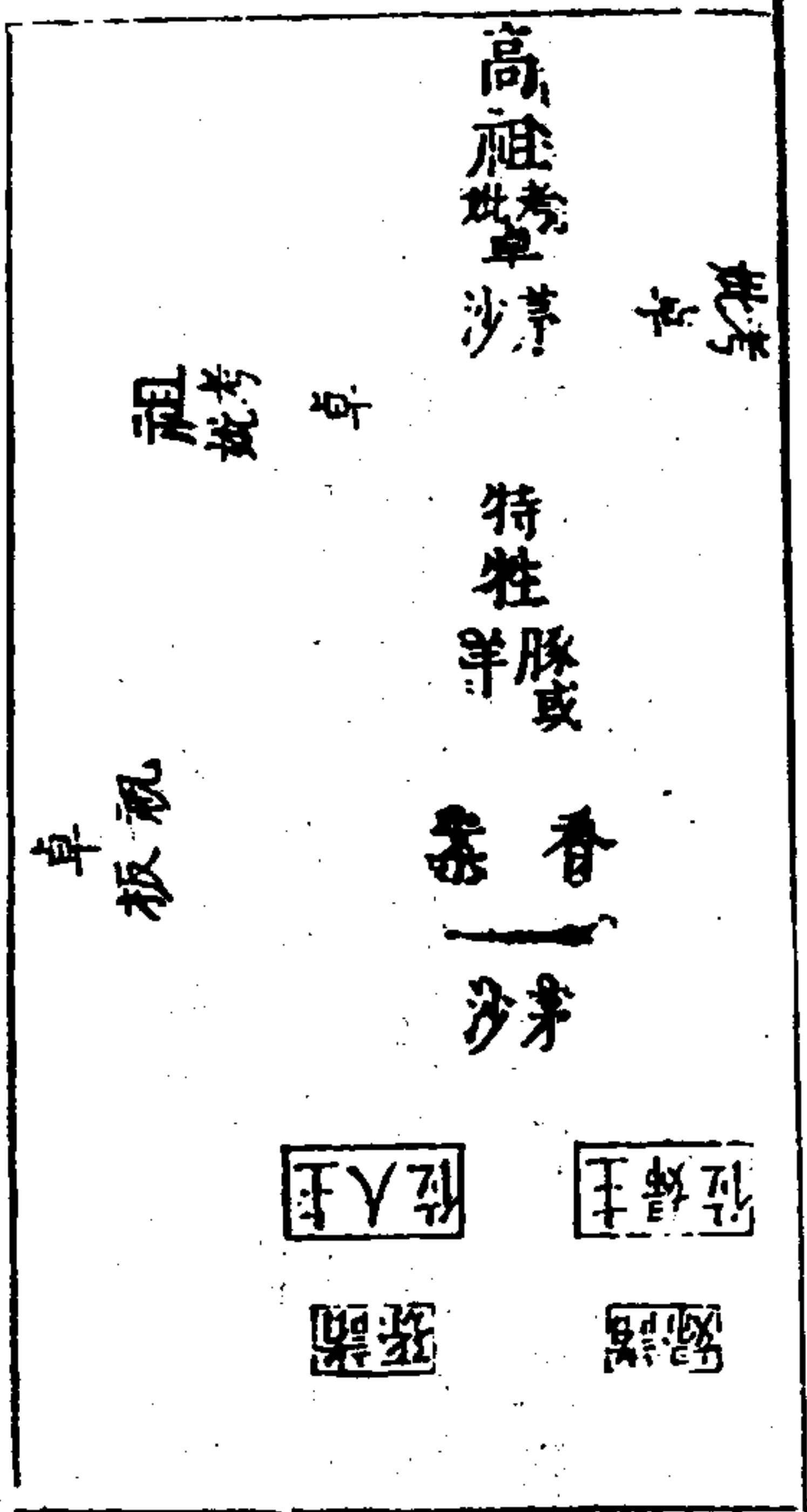
聞造日今人致祭本日舉事殊為惶遽嘗觀

朝廷大禮俱先日陳設深得專恪迎神之意孝

享之誠無貴賤一也

時祭儀式

時祭儀式



時祭主人主婦以下俱由西階進祠男東女西重
行立定贊曰序立盥洗啓櫝出主詣香案前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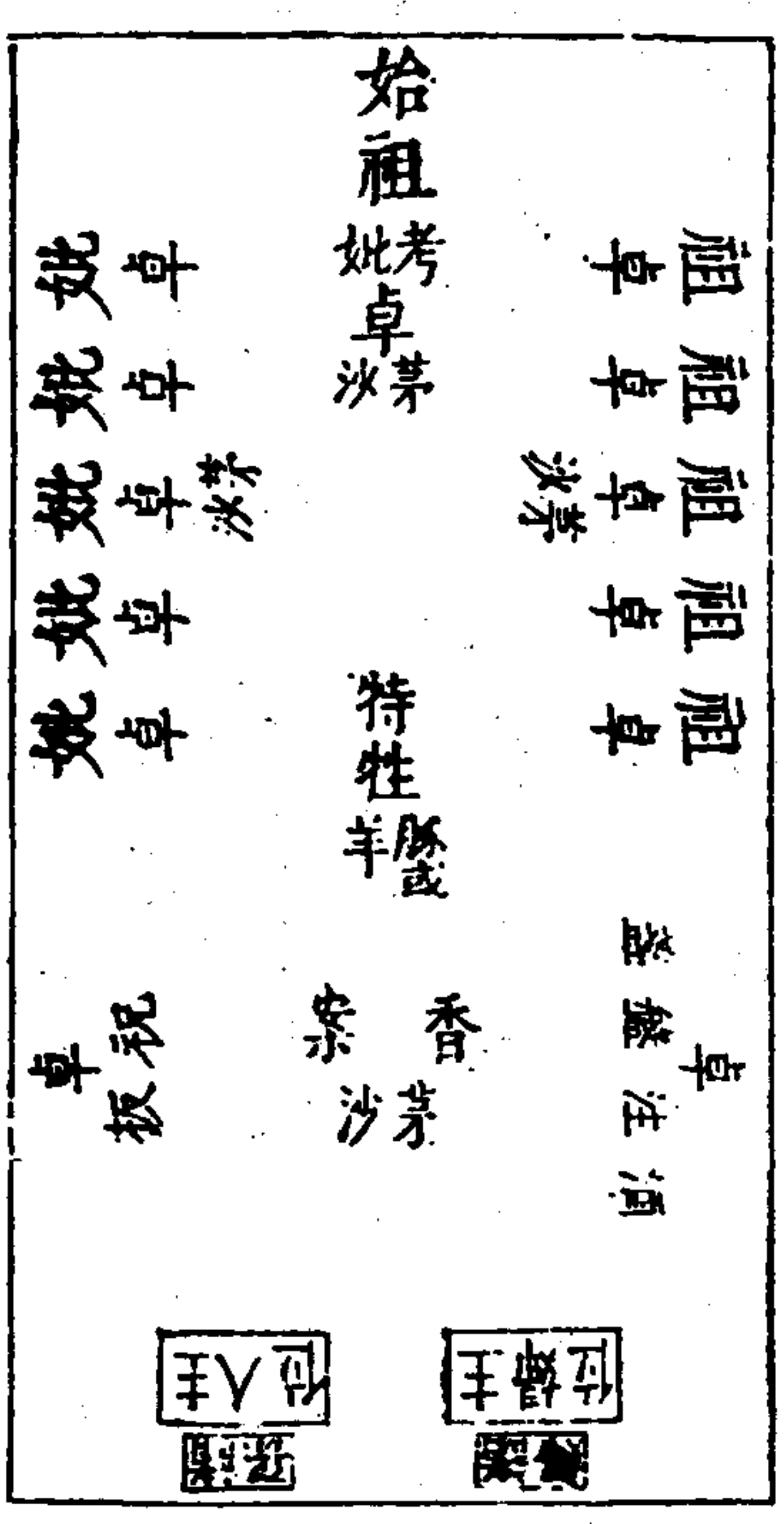
利則 四

焚香告辭曰今某月某日恭遇仲春夏時享之
辰敢請四世祖考妣以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
奠獻俯伏興平身奉主就位此祠中禮儀至正
照祠中班次立
序立瘞毛血黍神鞠躬四拜興平身降神
盥洗詣香案前跪焚香酌酒俯伏興再拜平身
復位進饌 初獻詣高祖考妣神位前跪祭酒
奠酒俯伏興平身詣曾祖考妣神位前禮同詣
顯祖考妣神位前禮同詣顯考妣神位前禮同
復位詣讀祝位跪主人以下皆跪讀祝維某年

某月某日孝孫某人敢昭告于 顯高祖考贈
封某府君妣贈封某氏顯曾祖考某府君妣贈
封某氏顯祖考某府君妣贈封某氏顯考某官
府君妣贈封某氏曰氣序流易時惟仲春夏追
遠感時不勝永慕謹以潔牲粢盛庶品祗薦歲
事以某某祔食尚饗俯伏興再拜平身復位分
獻奉饌 亞獻終獻禮皆與
初獻同復位分獻奉饌俯
食鞠躬再拜興平身復位辭神鞠躬四拜興平
身焚祝送主撤饌禮畢

利則 五

禘祭儀式



禘祭 詣祠中禮 贊曰盥洗啓櫝出主詣香案前跪

焚香告辭曰今某年某月某日恭遇祫祭之辰
 敢請 始祖考妣以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奠
 獻俯伏興平身奉主就位 此祠中禮儀至正聽使贊序立瘞
 毛血參神鞠躬四拜興平身降神盥洗詣香案
 前跪焚香酌酒俯伏兩拜興平身復位進饌
 獻詣先祖神位前跪祭酒奠酒俯伏興平身
 詣左昭列祖考神位前跪 跪於昭穆外位中間一齊之前祭酒
 奠酒俯伏興平身詣右穆列妣神位前跪祭酒
 奠酒俯伏興平身復位詣讀祝位跪主人以下

祠則 六

皆跪讀祝維某年某月某日孝孫某人敢昭告
 于始祖考妣左昭列祖右穆列妣諸神位前曰
 氣序流易歲律將更追遠感時不勝永慕謹以
 潔牲粢盛庶品祗薦祫事以某某祔食尚饗祝
 畢俯伏興再拜平身復位分獻奉饌 亞獻 禮與
 初獻 終獻 禮與亞 侑食鞠躬再拜興平身復
 位辭神鞠躬四拜興平身焚祝送主撤饌禮畢
 生子

生子納婦皆用朔望儀主婦抱子詣祠堂主人告

曰某之婦某氏以某月日生第幾子敢見
 納婦
 納婦三日主人以婦見於祠堂告曰維年月日某
 之第幾子某今已婚畢率婦某氏敢見
 授官
 用朔望儀節
 祝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日孝孫某敢昭于 顯
 高祖考某官府君顯高祖妣某氏顯曾祖考某
 官府君曾祖妣某氏顯祖考某官府君顯祖妣
 某氏曰孫以本年某月某日除授某官奉承先
 訓獲霑祿位餘慶所及不勝永慕謹以清酌庶
 羞用伸虔告 如殿降則改云殿為某官某
 焚黃 墜先訓惶恐無地謹以云云

祠則 七

用朔望儀節
 祝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日制書贈顯考為某官
 顯妣某氏為 人奉承先訓竊祿於 朝祇服
 遺麻有此褒贈祿不及養摧咽難勝謹以酒醴
 用伸虔告 讀畢再拜奉所贈龕主洗去舊字

別塗新粉候乾書之陷中不改 朱子曰近世
焚黃行之于墓亦眩曜之意只於祠中或先告
祠中請至正寢以黃紙勝誥命宣讀畢送主謝
恩行五拜三叩頭禮

忌日祭

每歲親亡之日不飲酒食肉素服以居夕寢於外
前一日齋戒設位正日質明主人以下皆素服詣
祠如時祭請主之儀告本龕云今某月某日顯祖
某府君祖妣某氏遠諱之辰敢請神主出就正寢

祠則

恭伸追慕 贊曰奉主就位 禮與時祭同 讀祝文曰

維某年某月某日孝孫某敢昭告于某顯祖考
妣前曰歲序流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不勝永

慕 若考妣諱日則改追遠感時為昊天罔極 謹以酒醴恭伸追慕尚

饗 考以妣配妣不援考

聞造曰先祖用素服考妣用總麻

論茅沙盤 聞造補

香案前茅沙先祭神而後祭先祖當將香盤置傾
于茅上每位前茅沙是祭主代先祖祭神酒當

傾少許于茅上曰縮酒者恐酒散于地故用茅
以縮之也

論楮錢 聞造補

佛家焚楮錢以資冥途故儒者黜而不用但楮
錢遍閭巷而焚帛之用不廣從俗隨宜以達熏
蒿似亦無害取義固不同於佛氏也

祭田

諫議曰吾置立宗祠祭田壹拾陸畝在宅前湖南
四隅埋石定界大宗世嫡相承種穫供祭稍餘備

祠則

九

脩祠宇葺祭器儀物或太非陋器宇或至敝損祠
下子孫皆許直言規警毋論名分壓制田上賦役
均派各房入戶辦納賴天之靈荷先之慶後昆漸
盛愈衆則愈分愈輕則愈易躬耕時享維屬宗子
攸司糧稅差徭却係合宗之費故名若衆無干與
實則獨難更張庶幾守業延祀後昆小子之有志
者出上則希賢聖中乃作豪傑次亦讀書執禮不
失為君子路上人繼繼承承相觀相善繩厥祖武
崎古世家焉爾矣

閩造曰始祖提督公七傳而五世祖諱積爲文
英府君第三子又再傳而大父諱滋爲曾大父
一樗府君第二子先諫議蓋大宗支子所自出
之長子也諫議去鄉越境筮仕升朝肇建宗祠
別子爲祖故茶磨祠聯五室虛其中而祀高曾
祖考四世神主諫議以別子爲祖伯兄以繼別
稱宗迺諫議棄養則應祧高祖力本府君矣伯
兄前已登世則又應祧曾祖一樗府君矣又繼
而伯兄長子敦儉嫡孫令甲先後無祿令甲之

祠則

十

子丕祚主祠事承宗祧則又應祧祖考封給事
府君矣丕祚於封給事親已盡而不肖于力本
府君尚有服程子曰高祖有服不祭甚非又曰
服旣如此祭祀亦須如此不肖叨祿于朝而有
服之祖從祧不祭不忍也禮支子不祭僭主宗
祧而伯兄亾姪久居祔位嫡孫丕祚孝享莫伸
非禮也禮從兄弟伯叔同居者嫡長主祭從兄
弟各自爲其父祖立祠堂於私室從兄弟伯叔
異居者各備祠堂隨所繼世數爲龕以祀其父

祖今論丕祚則封給事爲五世祖當祧論不肖
則封給事爲大父不可不祭立祠新居仍備四
世以合立祠私室各備祠堂之說朔望時享一
倣宗祠之禮但不設祧主不舉祫祭歲終不肖
率子孫助祫宗祠歲以爲常再世之後仍據禮
祧毀亦不立祧主仍助祭紫雲宗祠從諫議初
志云

祠則

十一

山祠則附

諫議曰予定宅茶磨之三月治室堂右以祠山神
遂立先農先蠶司窻司泉之主以備五祀兩偏二
堵限之左著右龜夾陳焉曰山祠宅所為主也家
人禱病質疑必先五祀著龜以及宗祏俗諸巫祝
淫祀悉嚴屏遠代率茲訓明神先公寔惟儼然臨
鑒之

祀山于祠中以蜡月望前後牲用特豚或羊

祝曰惟神剖判奠居靈秀屹峙卜貽孫謀宅營

利則

十一

勝地生聚歌笑於斯世世神祐有常歲祀無替

祀農奉主于東廳事以插種日牲用豕

祝曰惟神五穀之祖兆姓以育東作肇功吉錫

致告神降多祐錫時五熟里巷胥慶士女維穀

祀蠶奉主于西廳事以入閣日牲用豚元雞魚

祝曰惟神龍精一氣西陵發祥三俯三起日繁

日昌繭絲獻功芥藻玄黃衣被上下神德彌彰

祀窻奉主于巽室以孟夏上癸日牲用黃羊

祝曰惟神皇儀立極妙用以興氣鍾木石光傳

炳靈炮燔燎燭神化成能我生攸賴仰止文明

祀泉奉主于井亭以仲夏牲用小三牲

祝曰惟神生于天一流行地中山宅啓土靈源

潛通冽其盈科挹注不窮澤延百世永賴神功

正至朔望主人冠帶焚香再拜致敬次謁蒼龜同

利則

十二

墓則

聞造謹按墓祭儀則從古未有之自先給諫

始然石碑始於秦漢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

誌銘起於南朝溫公謂人果賢則衆所稱頌豈待碑誌如其不賢徒取譏笑今既欲為碑誌但可直述鄉里家世生死年月男女子孫終始而已不在誇詡也

家禮祭以三月上旬韓魏公祭以寒食十月朔旦禮云

至期主人恭詣墓所周行墜域環遶三周哀省

徘徊芟除草棘又朱子云墓祭之儀大槩略如

家祭又云稱家有無貴在潔虔毋拘隆殺又云

先公託體山林后土之祭豈宜滅裂較之墓祭

勿令厚薄以盡吾寧親事神之意好古君子所

當力行古禮之可見者止此但古人風俗淳美

故隆親報本之意勝叔季人情衰薄故禁防侵

軼之意嚴先墓之有則也蓋大不得已也墳墓

圖其疆界祭田志其祇額守者別其戶糧庶可

寢睥睨之志矣縱無良者出憑強力以斲之彼

圖與志固在也舉族之人皆可執而論也非世

守之一助乎 則三條如左

論先墓兆域

世適分主之各守者司之母產愛殤考古族葬圖十五步外擬

位母事深鑿厚培侈墓同於暴骸母樹 誥勅碑

母立華表母列石獸翁仲母創亭宇母植花果筭

竹母惑滅蠻經星卦剋應俗術妄議修改夫甚愛

者必慎守况夫所自出者體魄宅焉弗防弗衛奚

以子孫為故兆域莫而居守繼之

論各墓居守

宗子謀始慮終慎擇僧道謹信有恒者分付墓事

專任重托歲時存問乎以恩禮一切損壞即時脩

復費銀一兩以下守者自辦二兩以上主人助五

分之三過五六金諸子孫合力共舉祗復舊觀不

得損益高卑變移位置山段田圩埋石立界尺寸

不得遷易子孫貧至無倚勿容僭住墓舍一楹暫

寓讀書自給薪米母改憲戶母殘竹樹合宗主僕

往來母索盂飯豆蔬母取把茅束薪木植稿仆充

墓公用及時補之守者如或曠職業作非為通姦

惡者宗子戒飭之不改懲禁之終不悛合議斥之

慎擇更代夫墓有守不可以無養也墓有祭有親者莫之或忍廢也二者宜必有恒資焉然後可繼可久故次之以贍業

論各墓贍業

業付各守者即同已產永非主物一應宗支並母擅議輕變歲計山田地所出供祭祀辦賦役外稍餘資衣履又餘存備修理守者自山茅田穀外不容他有動廢諸子孫春秋祭燕外亦不得別有侵擾子孫侵擾守者告墓稟族聲其無耻不孝守者

墓制

三

動廢子孫申呈官擬以監盜償贖即時發遣慎擇更代墓戶賦役如遇繁難橫刻宗子及諸子孫必與分理護持冊籍永立帶管主守俱不得詭寄私產致累重役夫墓祭非古也中世緣情以成俗君子同俗以廣孝故以常祀終焉

論各墓常祀

世以宗子主之歲清明十月吉前三日各守者預見主人訂祭期領祝文遠徧告各家及期陳祭墓前主人預戒各家應祭子孫夙興恭詣墓所

與雅淡袍帶將事禮成肅祀山神乃饒守者同酒三五行而飯毋用歌樂各家主僕裹糧寄炊不得濫擾守者祭品一定後昆日多家各量携米肴相助合食取足毋得競侈力不能辦者勿拘

諸墓祭品各屬守者辦治慮存久長禮寧儉固酌用牲物惟取潔鮮名數如左

祭田一歲之入約得米一十四石內除三石六斗以酬守望之勞又除三石為完糧之費止存八石約可得價四兩每祭用銀一兩八錢諸品略可給

墓制

四

備春秋二祭正日祭主先往務令肥腴精潔必足斤兩守者不得虧損於常數之中與祭者不得苛求於常數之外永遠遵守毋得紛更

紫雲山人曰予聞之先民天生賢聖不世見愚不肖亦非比屋是也是故中人為多予作墓則大都望後之人以中人焉爾微先之靈佑啓來胤志學聖賢稱名世而康宇內況於一丘是亦多言矣否得中人循吾法而守之易易如也或愆或忘則於愚不肖也不亦近乎去夫中人不亦遠乎而况

於賢且聖乎哉於戲吾後之人盍泚然愧省也夫
抑惕然感興也夫

墓則

五

許氏貽謀四則 墓則

五六九

說理會編

一〔明〕季本撰

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
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
八〇毫米寬二五二毫米

說理會編序

國公新

聖人之學所以盡性盡性之功謹獨而已此豈在言語
間哉故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德在言尚
綱之義斯可見矣孔門之以言語求道者莫深於子貢
孔子猶不然之而示之以予欲無言之教子貢於此必
反求焉故得聞一貫之旨然其所成終不離於言語之
科而不得與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並稱德行非以
其謹獨之功有所不足耶著書者言語之見於文字者
也使其為文果知一貫亦不過子貢之支流耳而何足
以語聖功哉陽明先師謂後世著述揣摩失真真是戒人

說理會編 八 不

一

之以著述亂正學也本在門下實親聞之曷敢不謹師
傳哉顧歲月因循老已將及而同門之士傳布先師之
學殆遍天下說辭之善無以加焉然默成如顏淵諸賢
蓋不多見為說既長或乖經典則聽者不能無疑於義
之未精矣竊獨懼焉故述此編凡疑雜之說悉辯明之
以質同志大抵以經義發先師之意則不詭於聖人而
學者亦有所依據夫豈好辯而別立一門戶哉孔子晚
而贊易脩經懼道之失傳也愧德未成不可以擬孔子
然願學之志豈敢後人夫文字之發揮亦猶言語之講
解本非闡然之德但寫真傳神畧存影象庶幾有可想

見耳因言反求亦足自淑雖老猶得以日孳孳也若任
衰頹而甘自棄併其所聞而失之則無以自解矣豈謂
性可以言語盡哉

嘉靖甲寅歲季夏望日彭山李本自序

說理會編 八 不

二

說理會編目錄

卷之一

性理一

理氣

附陽明陰晦分善惡及夜氣之說

理氣分乾坤之德

附論自然

天命

總論天道性心

天命之性

附氣質之性

道

附經權

卷之二

目錄

性理二

心

仁義禮智

仁

義

仁義

仁智

性情中和

附憂樂

鬼神

卷之三

聖功一

誠神幾

附敬 誠明 思誠

謹獨

卷之四

聖功二

知行

忠恕

博文約禮

教法

說理會編八 目錄

卷之五

實踐一

言行

格物

脩業

斷欲根

去勝心

附詩格 文體 書法

好為師

戒希高

毀譽

改過

卷之六

實踐二

韜晦

處死生

不枉已

審出處

明去就

讓國

處惡人

說理會編八 目錄

三

卷之七

賢才一

人才所重在德

養才所以成德

去取人才當視治亂以為輕重

人才進退與陰陽消長理同

舉賢不用私智

求賢當因言考實

卷之八

政治一

心政

政不責人

教養一道

鄉約書院之教

為政宜先省刑節用與民同好惡

制用宜有節

稱貸為養民切務

救荒之法

治水之法

兵要

說理會編八 目錄

四

車戰

處大家大國之術

火政

卷之九

帝王一

二帝唐堯虛舜 附伏羲神農黃帝

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

三代中興令王夏少康商中宗高宗周宣王

卷之十

經義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易 | 書 | 詩 | 春秋 | 卷之十一 | 經義二 | 三禮 | 卷之十二 | 聖賢一 | 孔子 | 附論伯夷伊尹柳下惠從一體上造極 | 說理會編人 目錄 | 五 | 孔子諸賢 | 子張 子思 子貢 冉牛 子路 | 卷之十三 | 學術一 | 聖賢士類等第 | 人品誠偽高下等第 | 狂士 | 王霸之辨 | 君子小人之辨 | 卷之十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異端一 | 楊墨子莫 | 附論伯夷柳下惠 | 佛老 | 附論儒釋道 修養術 | 許行之學 | 告子之學 | 楊慈湖之學 | 卷之十五 | 雜術一 | 後世占卜非古法 | 識緯術數之學 | 說理會編人 目錄 | 六 | 易緯 | 焦延壽易林 | 京房火珠林 | 楊子雲太玄 | 常法和所傳靈樞經 | 郭璞洞林 | 關子明所傳洞極真經 | 衛元嵩元包 | 司馬溫公潛虛 | 邵康節皇極經世 | 附梅花數 |
|-----|------|---------|----|-----------|------|------|-------|------|-----|---------|--------|----------|---|----|-------|-------|-------|----------|------|-----------|-------|--------|---------|------|

140200 子部 儒家類 8 315

蔡九峯洪範皇極

諸家卦氣不同之說

諸家各因象數撰著不同之法

天文

日食

歲差

納音

附月忌

擇日

風水

祿命

說理會編入

目錄

七

相術

占夢

卷之十六

諸儒一

文中子之學

周濂溪之學

程明道之學

程伊川之學

總論伊川康節

邵康節之學

司馬溫公之學

張橫渠之學

總論張橫渠邵康節司馬溫公

程明道李愿中體貼體認天理之辨

朱晦庵之學 附論陸象山

陽明致良知之學 附論湛甘泉

陽明之學由王司與發端

說理會編目錄終

說理會編入

目錄

八

說理會編卷之一

越季 吳未 正

性理一

理氣

附陽明陰晦分善惡及夜氣之說

極者至極之名如至道至德至聖至誠之至謂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私偽之雜也極謂之太極則入於無矣如太虛太清太上之云非無不可以為太周子曰無極而太極者以無極名太極也太虛太清太上道家亦嘗言之但以太言於極則於理為實耳蓋理者

說理會編 八 卷之一

仁義禮智而已矣太極動而生陽仁禮之所以顯靜而生陰義智之所以藏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此之謂矣合而言之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此之謂矣知太極之為理則當言於陽明之主宰而陰晦者則屬於氣矣

易者陰陽不偏之名陰陽不偏則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然後謂之變易理斯至矣故曰易有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能生者皆陽也動者生之出機也靜者生之入機也由太極而言生皆理也則主乎陽而已矣故陽生於外則陰藏於內矣陽中之陰動之極也陰

達於外則陽生於內矣陰中之陽靜之極也故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復者復還之義如一陽復於五陰下之復故言於靜中之動非謂重復也若以重復言則所謂動極靜極者初猶未極必至末後而始得為極取非太極之義矣

易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古聖賢論理氣無如此二語分明者程子謂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非謂性即是氣氣即是性也蓋以人生而靜言之生則氣感而有形矣靜以上則理常為主不動於氣故氣即性也若形著之後隨氣所動而理不為

說理會編 八 卷之一

主則性即氣矣此告子以生為性而孟子辯其不然正恐認生為性而理不為主則動於欲而不知耳如惻隱羞惡皆性之所生也故皆言心苟無心以主之則氣動而昏惻隱或流於姑息羞惡或過於慙憤非率性矣不可以言道惟曰惻隱之心乃可為仁羞惡之心乃可為義心也者性之所存也形而上者為氣之帥而氣聽命焉則為率性之道故養氣工夫惟在持志此聖賢論理氣之要旨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指虛明者而言陽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指成形者而言陰也此陰陽之大分也陰用事則

陰陽不交而為否陽用事則陰陽交而為泰故道
者陰陽之交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謂此也
陰陽合德則為道陰陽合德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
偏於陽則陰隨陽而急躁偏於陰則陽隨陰而沉淪
此則墮於氣矣陸象山曰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
謂其不偏也

陰也者氣之藏也陽氣者理之運也氣藏則陽之為理
者寂理運則陰之為也者通寂則萬物於此歸焉故
靜時泯於無形通則天心於此見焉故動時顯於有
象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一

三

理在陽分虛明而已矣本無形也凡氣之往來屈伸而
有形可想者皆理之所運也故事至則萬物各呈其
象而昭明者著事往則萬物各歸其根而主宰者存
昭明者陽神之所由顯也主宰者陰魄之所由藏也
顯者仁藏者智此本體動靜合一之妙也至於氣聚
成形則昏濁而屬於陰分矣

靜而未發者理也以其氣之退藏則時乎陰用事矣故
遂謂之陰而理之常存所謂陰中之陽也動而有形
者氣也以其理之推行則時乎陽用事矣故遂謂之
陽而氣之依泊所謂陽中之陰也理常存者陽主陰

也氣依泊者陰從陽也此陰陽之正也苟失其正則
靜常昏動常擾矣

日照月臨本無知覺雖麗於陽乃陰氣之成象者也然
運行不息常昭明焉則陽體之虛靈為之也陽中之
陰也舉此則風雨露雷之變可以類推矣石言鬼嘯
微有知覺雖附於陰乃陽神之曜靈者也然智識不
全常昏蔽焉則陰體之暗塞為之也陰中之陽也舉
此則鳥獸虫魚之偏可以類推矣陽中之陰陽為主
也故氣命於理而常昭明若陽不統陰則動而擾矣
故雖天理亦有時而不顯陰中之陽陰為主也故理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一

四

着於氣而常昏蔽若陰不撓陽則靜而正矣故雖夜
氣亦無時而不清

理氣只於陽中陰陰中陽從微至著自有歸無者見之
但先儒論此則曰陰陽者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
也又曰不雜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則似陰陽之
中自有一理也殊不知理者陽之主宰氣者陰之包
含時乎陽也主宰彰焉然必得陰以包含於內而後
氣不散時乎陰也包含密焉然必得陽以主宰於中
而後理不昏此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所謂道也易言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知即乾知大始之知正謂主宰

盡之知主宰之應乎外也雖當紛擾而一貞自如夜
之知主宰之藏乎內也雖入杳冥而一警即覺此惟
陰陽合德者能之知主宰之為知則知乾剛之為理
矣知理則知陽知陽則知陰矣

陽以無形而得各無形則微微則極於至虛陰以有形
而得各有形則著著則極於至實至虛者陽之所以
明也明屬於理至實者陰之所以晦也晦屬於氣陽
從無生有而氣始凝氣凝則為陰矣陰自有歸無而
理始復理復則為陽矣陰可以為陽陽可以為陰其
自相推移以成變化豈有二體哉故謂陽為理而不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一 五一

能無氣謂陰為氣而不能無理則可若混理氣為一
而槩以不離不雜言之則失陰陽所主之輕重矣
陽本真精之藏於陰者顯而為明陰本浮氣之散於陽
者凝而為質謂陽非氣不可也但靈處不可以為陰
謂陰非理不可也但晦處不可以為陽故以理言則
陽在陰中以氣言則陰在陽中

氣之推盪必在陽中如野馬網緼皆氣也而散入虛空
則氣為理開而可見者理矣理之退藏必在陰中如
精神收斂皆理也而聚歸體魄則理為氣閉而可見
者氣矣理可見者無形之見見在內也陽也陰之主

也氣可見者有形之見見在外也陰也陽之客也陽
中雖不能無氣而氣實無為則亦不過浮氣而已陰
中雖不能無理而理實有障則亦不過沉魄而已故
陽言乎理陰言乎氣明晦主客之分也

陽明陰晦明者理之精純晦者氣之雜擾陽閉而昏則
入於晦陰開而醒則復於明明晦雖有二名其實一
體更變化者也故陽主善而惡不自陽生凡陽之惡
皆陰為之也陰主惡而善不自陰生凡陰之善皆陽
為之也程子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善固是性惡亦
不可不謂之性此以理之墮於氣質者言也故以水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一 六一

之流出有清濁者為喻蓋元初水本來無濁也此以
明人性源頭本善既動則屬生既生而墮於氣質則
有不善耳氣質之性生之謂性也理為形氣所拘隨
氣而動故有不善然形氣中有靈覺處即是此理之
呈露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至謂善惡皆天
理意亦如此但理天理也性天命也既出於天豈得
着一毫惡乎大抵陰陽之分不明則語不免於鶻突
矣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氣也從微至著而復歸於無無中
生有而有化為無者也然其無也其幾不息即是氣

母又似乎有矣故不直曰無而謂之微言萬有所含而發自此發也

理也者陽明之昭著也得理為心故心謂之明德為氣所蔽則晦矣

氣開則為知覺氣蔽則為昏昧知覺者理之呈露者也氣凝而蔽陽則成形質昏昧而為陰矣

氣結成形凝為死塊其中默而運者陽氣之復也復而靈者清通而露知覺也其蠢然動者亦陽露而困於

陰陰重故也雖亦陰靈然無知覺若靈在陰中一觸即覺是通乎夜之知也時雖知覺泯焉而默運者未

說理會編

卷之一

七

嘗息故死塊之中默運者其靈不昧則屬乎陽矣此足以明孟子夜氣之義

知者天理之明心之主也知不為主則靜而昏動而散其昏與散者氣也所以散者物交物引之而已由於

心之官不思是心不為主也無主則知昏知昏則物擾矣惟早作夜休有時而寐則嚮晦入宴息雖聖人

亦必如是此與天地之昏夜同乃氣機出入之常也當其寐時魂藏於魄五臟之神各歸所寓則入於虛

矣然游氣往來常依其室聖人五行之氣無所偏勝則清通而知不昏故一觸即覺是謂虛靈眾人氣有

偏勝則所蔽者重而不易開此虛而無主所以常昏而卒歸於醉生夢死也夜氣不足以存正謂此耳

理氣分乾坤之德 附論自然
陽能主陰曰乾陰不撓陽曰坤乾言確然堅剛不屈之意也坤言隤然頽墮無為之意也

理主乎氣則氣之流行皆道乾統乎坤也理墮於氣則氣之流行皆妄坤迷失道也

天下之道陰陽盡之矣陰陽者天地之大象陽也者發揚之義也陰也者庇蔭之義也陰顯於陽則為發揚

發揚則動矣陽合於陰則為庇蔭庇蔭則靜矣動靜

說理會編

卷之一

八

迭運循環無端動則主進而其性不屈其德確然統陰而已矣靜則主退而其性無為其德隤然承陽而

已矣故剛柔者陰陽之德也仁義者剛柔之善也健順者仁義合德統一不已之誠也健順之外無仁義

仁義之外無剛柔剛柔之外無陰陽故以陰陽剛柔仁義互相發明則可以陰陽為氣剛柔為質仁義為

德折而為三則不可蓋元亨利貞往來不窮者形而上之道也主乎陽之明者也故屬乎天至其氣機所

化凝為形質剛者為堅柔者為軟此則形而下之器主乎陰之晦矣故屬乎地凡在地有形之堅軟皆在

天無形之剛柔所化也然堅軟之形在地主藏而剛柔之德在天主運本亦未嘗不相通也但虛靈之體在天而不在地耳知此則可以知理氣之說矣

凡言天理者皆指陽剛不雜之本體能主乎氣者而言乾道也所謂無極之真是也若地則積塊耳不可以言理而或謂之地道者則客感至前物各付物皆天理為主坤惟順之無所雜亂而氣之所形各得其當所謂二五之精是也精即真體之動而不雜處理之根於健者也以其氣之不雜則陰不撓陽故謂之順耳其有總言天地之道者則理與氣交妙合而礙亦

說理會編人

卷之一

九

主乎天而為言矣

易乾為天謂之陽物坤為地謂之陰物天體昭明故言天者常以理中庸曰斯昭昭之多謂之昭昭則指理矣地體暗濁故言地者常以氣中庸曰一撮土之多謂之撮土則指氣矣

男為陽女為陰此陰陽之大分也男非無陰而得陽為多故常剛明而主於發越女非無陽而得陰為多故常柔晦而主於退藏陽運陰以為動故乾曰統天而男以帥妻為正陰受陽以為靜故坤曰順承天而女以從夫為良

道形而上即理也器形而下即氣也自形而上則為善自形而下則為惡善主理言以其陽之明也惡主氣言以其陰之晦也理為主則陽能帥陰而為健氣能從則陰不撓陽而為順形容健之為帥莫切於陽若形容順之為從莫切於自然故乾健坤順者陽為主也善之明也若陽不為主而陰進焉則晦而為惡矣自然者順理之名也理非惕若何以能順舍惕若而言順則隨氣所動耳故惕若者自然之主宰也夫坤自然者也然以承乾為德則主乎坤者乾也聖人之言如此類者亦多矣如命自然者也然命曰天命則天

說理會編人

卷之一

十

為命主矣道自然者也道曰率性則性為道主矣和自然者也和中節則中為和主矣苟無主焉則命也道也和也皆過其則焉得謂之順哉易於坤道之順屢發其意如坤之初六始交於順則有履霜堅冰之戒豫之六二亦坤體也以其得中故有介石見幾之斷正恐一入自然則易流於欲耳故聖人言學不貴自然而貴於謹獨乾乾因其時而惕非謹獨乎自然者流行之勢也流行之勢屬於氣者也勢以漸而重重則不可反矣惟理可以反之故語自然者必以理為主宰可也

坤而聽乾也則無所係累謂之自然若其不聽乾也則有所牽纏謂之不自然矣

自然則氣不擾志壹之動氣也不自然則氣為擾氣壹之動志也志不為主則雖無為自然亦流於不自然矣自然與不自然心安與不安之名也志壹則理明氣壹則理晦雖晦而明不可息故其心猶有所不安也蓋理欲交戰而不能勝心生厭苦斯謂之不自然耳

天命

天命二字本不相離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天自其流行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一

十一

而言謂之命一涉流行即是氣機之動然未有不本於主宰者也故命謂之天命天豈有私命哉但氣機一動則隨氣所重而大小厚薄各有所成此一定而不可易也故命之以富貴貧賤則限之盈虛異命之以昏明強弱則質之美惡殊能變之者惟盡性耳故大德而得祿位名壽所以變貧賤也人皆可以為堯舜所以變昏弱也然則命之所以為命豈使之隨氣動哉故隨氣動者命之晦也盡性則復於明命矣性命一也本無彼此之分但幾有不由我制者命之運則屬於氣而自外來者也由我制者性之存則屬於

理而自內出者也性命蓋隨理氣分焉孟子以耳目口鼻言命而不言性以仁義禮智言性而不言命意正謂此蓋由理之一者而言雖耳目口鼻之欲情或得正亦性也但既為耳目口鼻則命之拘也體常暗塞是不可以性言於命也故曰君子不謂性也由氣之雜者而言雖仁義禮智之行明或不全亦命也但既為仁義禮智則性之善也體常虛靈是不可以命言於性也故曰君子不謂命也此明理欲相勝之幾欲人盡性以制命耳

命出於天則不容有人力之私故曰莫之為而為者天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一

十二

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謂之為則以主宰之德言也謂之至則以流行之勢言也此天與命之別也合而言之則皆於穆之不已也然天命各從所遇而單言之者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蓋互文爾天即是命命即是天豈有二哉死生富貴在人所稟有定分者也而以為有命在天豈謂其可諉之於天命哉謂人當順受其正一聽於天理自然耳故來言配命即所以率天命之性也性則命之在我者矣命有拘於所稟而不可易者清濁厚薄之類是也此生來之有定限者有迫於所遇而不可避者水火盜賊

之類是也此外至之無常形者皆氣之所為也然均謂之命則天命也若曰天使之隨時盡道以致其命耳豈謂命本如此而人可以委乎故當脩而脩當俟而俟命也當生而生當死而死亦命也是謂立命

天無從氣之命但命之流行屬動動則或墮於氣耳氣之勢重則天亦不能勝之故為其所掩然天無終晦之理必有開通之幾致命遂志則天命顯矣

命自天所付與於人而言就人身上說所謂自人而言謂之命也其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如人之不可以為物手之不可以為足此天之定命也然氣化之流行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一

七

而人適之則謂之數如得其清者則賢得其濁者則愚得其厚者則壽得其薄者則歿遇時則富貴不遇時則貧賤遇惡人則禍遇善人則福此皆氣化之往來雖天亦不能為主也但天以此與人使之順受即是天命也順受乎此則命自我立而為正命矣

命有自天而言者氣數之所稟所遇是也天以此付於人曷嘗有私故凡言命者皆謂之天命有自人而言者隨其所付而順受之以天命之在我者為主也天命之在我者性也法由此立命由此出故謂之正命一違其正則作惡降殃在天命未嘗有爽而在在我者

非正命矣

凡言命者皆天命也然有自氣而言者蓋天主於生物氣化往來隨其所遇或窮或通或壽或歿無所容私焉但使人隨寓順受而已故曰莫非命也人能聽天所命不論吉凶禍福各盡其道此之謂立命能立則為正命能立能正者天命之性而命自我立者也至於因人感召而栽培傾覆福善禍淫亦天命也故舜禹啓之有天下益與堯舜之子不有天下皆天也故凡言命者皆自天分付人盡道而言

天未有不正之命人之所處則有正不正耳因其正而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一

十四

命之以考終因其不正而命之以刑戮皆天之所為也故曰莫非命也但盡道則能立命雖死者人所不免然得正而斃安於其所當死則謂之正命不能盡道以犯刑憲而至於桎梏以死雖安於其所當死然由不盡道以致之則謂之非正命是正不正在人而不在命也

桎梏死者雖非正命然能歸死司寇殺之而不怨則其良心未泯而於命尚能安受也若行險亂真巧求苟免則尤為不知命矣

總論天道性心

性也者生理之主於心者也德以此成故曰成之者性天即性之所從出以統體言也性與天一也聖人言天惟曰乾而已言乾惟曰元亨利貞而已元亨利貞者上古仁義禮智之名也性具仁義禮智而爲心即天理之本體也命者理之流行而不已者也命未有不本於天者此即純亦不已天之所以行健也故曰天命夫流行者於方動之幾見之所謂繼之者善也付與既定一成而不可易則爲成之者性矣天與人一也此即孟子性善之宗旨非以善與性分前後二時也但命有自天命我而言者謂以善分付我也天

說理會編

卷之一

十五

道也有自心命事而言者謂我以善自分付也人道也皆天明也通謂之天之明命明命曷嘗有私哉由世儒以自然言天則已順氣所爲而不知其爲健德於是始分天命氣稟爲二而性亦因之告子生之謂性其說蓋由此誤且如人有生而克暴行劫殺人者豈天有如此之命哉孟子曰非天降才爾殊也可見天之生物其流行處只是純亦不已之善道之所以爲率性也至於隨氣所遇順其勢之自然而墮落焉則屬氣化非天行健之命矣苟以氣化爲命烏得爲率性之道哉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程子之說比之張子較精以理言天以存言心無以加矣但以稟受言性則從天上分來未免有二不若言自其能生而言謂之性則與天爲一也張子言天與道從氣化上說故言性於道後言心於性後是亦以稟受言性也其曰合虛與氣合性與知覺則不知性即是情情即是道心即是知覺知覺即是性故中庸言道只曰率性性外無道

說理會編

卷之一

十六

也言性只曰天命天外無性也自其所存處言之則謂之心耳其實非有二也先儒言道多主氣化之說故往往欠真切天命之性即命也朱子論性大意本於程張二子程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是以命屬於天而性屬於物性命亦有分言處然非所以語天命之性也張子之名天與道亦以其出於天者言也其名性與心則自其具於人者言也但以虛空言天氣化言道則未有以見性之實德也朱子每以物性混於人性而多支離鶻突此皆二說起之也惟曰天者理而已

矣乃為知道之本原耳

天命之性 附氣質之性

謂天非虛不可然就以虛言天則恐着虛亦倚於氣而其動也為氣化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風雨露雷鳥獸虫魚之類有隨其所重而莫節其過者矣蓋虛貴有主有主之虛誠存於中是為健德健則虛明感應因物由成無有不得其所者是物之順也夫誠形而上者也物形而下者也形而下者主於形而上者則氣統於性矣苟無此誠其德不健則為著空之虛物無所主任其往來而已形而上者墮於形而下者則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一 十七

性命於氣矣人之性與天地之性一也故陰陽和風雨時鳥獸若草木裕惟健故能順也若夫日蝕星流山崩川竭歲歉年凶胎卵殯氣之不順是健德不為主也天之性豈有不健哉為氣所乘則雖天之大小亦有時而可憾耳故所惡於虛者謂其體之非健也天體虛空是謂陽明一感而氣形焉神之顯也氣形而神藏於其中矣氣本凝結之物而神則陽之伸也雖無思無為而不能遏其暢達故常從其所好自然而不可測但氣感而虛空為其所蔽則所好者偏於氣而神不靈矣雖然神豈真不靈哉未能開明以合一

於天體則猶在陰中如寐者之未覺醉者之未醒耳知此可以知天命之性所以墮於氣質之故矣

性不可見因生而可見仁義禮智本無名因見而有名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謂性之本體無聲無臭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又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謂感物而動生意滋萌有惻隱之心可見而其名為仁矣有羞惡之心可見而其名為義矣仁義者由性而生相繼不絕善端之不能自己者也故曰繼之者善也自其成善之本而言則性矣故曰成之者性也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一 十八

性只是天命聖門恐此義不明特於中庸篇首發之聖賢論學始終只是此意天命之外無所謂氣質之性也但理不為主而後墮於氣質耳張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即形而下謂之器之意也程子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亦自形而下者言也論語言性相近習相遠謂性本不遠於我但人自遠之耳聖人語意不迫凡切己者皆以近言之此與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意同若上智與下愚不移乃言其不肯移耳非謂氣稟之性一定而不可易也

性善二字本於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合言之也性是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生理也此心之發必有所不忍以其從虛體流出洞然無礙故能通於衆情凡已所欲思與人同是善也良心之美名也若惡則各私一氣於物不通苟有黨同則乖忤者多矣是惡也背理之名也

孟子論才只就性之良能說故言性善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其才之罪也蓋性具於心心之能運用處是才故性善而才亦善其不善者心不爲主而不思也不思是性墮在氣質中爲氣

說理會編 卷之一 十九

所蔽故不能奮發乃爲不盡才耳此心爲氣勝而不思之罪非才之罪也當時告子之徒皆以氣言性故孟子特主理言正恐爲氣所勝也若氣之清濁隨其分數多寡以爲高下何必一一分踈哉程子乃以氣有清濁論才則適足以蔽本原之正其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是以孟子之說爲不備也氣豈可與性並論乎又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志動氣者什九此以志爲主者言則可若氣爲主則氣動志者什九志動氣者什一矣志氣並論雖分數多寡不同而氣亦不以志爲主矣如此然後有以持志養氣分兩

事而涵養克治省察矯揉之說無不岐而爲二矣故於氣上求助者皆自程子之說始

凡言氣質皆謂氣有清濁質有粹駁粹則美駁則惡故言粹駁者或曰美惡也氣開而歸於質爲清氣合而蔽其心爲濁如赤子氣未開則其竅未通故未有知識既開則歛歸體魄而明生矣開而不盡或微有所開則是濁氣勝而常昏閉不通此氣有清濁之謂也氣凝爲質而質又生氣往來不已者也如木氣凝而爲肝主於發達金氣凝而爲肺主於收斂火氣凝而爲心主於通明水氣凝而爲腎主於潛藏土氣凝而

說理會編 卷之一 二十

爲脾主於平實此五臟之氣也發達爲仁收斂爲義通明爲禮潛藏爲智平實爲信此五臟之神也五臟之氣人得其全則其行順序中而不偏故謂之正夫仁義禮智之德人皆有之非物之偏得一氣者可同也但肝氣盛而肺氣不足以勝之則過於仁肺氣盛而肝氣不足以勝之則過於義心腎脾亦然此所謂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然猶得一氣之純餘氣雖不足以制之亦順序而不偏故雖不免於偏而在肝發者得謂之仁在肺發者得謂之義在心腎脾發者得謂之禮智信但不能合於中道耳若肝

既偏盛而又雜以餘氣肺既偏盛而又雜以餘氣心
腎脾既偏盛而餘氣又雜之則一氣之中既偏盛而
餘氣亦偏盛而不順序於是駁而不純不得為美質
矣此質有粹駁之謂也清濁粹駁之中有得其厚者
有得其薄者有厚於此而薄於彼者其分數萬有不
齊此又昏明強弱貴賤壽夭高下洪纖之所以異也
仁義禮智信為五德金木水火土為五氣心肝脾肺腎
為五臟五德運為五氣五氣疑為五臟五臟化為五
德故五德者五臟之神也得五臟中和之德則氣質
清明義理昭著自無物欲之累若所稟一偏則物欲

說理會編 卷之一 三十一

隨偏而入故凡為物欲所累者皆由氣稟有偏之
根也但性本虛靈一隙有開悉能照破全體即復矣
孟子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亦謂此耳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性若從其所重則為氣質之偏氣
不偏於所勝則為中和之德洪範言五行而繼以五
味亦有深意夫水潤下而作鹹火炎上而作苦木曲
直而作酸金從革而作辛土爰稼穡而作甘此豈無
因而分類哉蓋五行與五臟相配五臟與五味相宜
五味者所以濟五臟之偏勝也晏子告齊景公有曰
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

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正此意也如性
偏而以所偏之味濟之則其偏益甚矣故五味不但
飲食之賴以養生亦醫藥資之以療病也豈細故哉
朱子以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言物性此氣稟之偏
非天命之正也夫鳥獸昆蟲雖至微之類孰無一隙
之明不但虎狼蜂蟻而已今人於父子之恩私豈不
過於虎狼於君臣之嚴憚豈不過於蜂蟻但私於所
愛私於所畏便從氣稟上發是謂生之性而非人生
而靜以上之不容說者也惟龜龍麟鳳之靈通於聖
治其次則隋侯之蛇銜珠報德劉昆之虎負子渡河

說理會編 卷之一 三十二

顏氏之為助墳集土董生之雞代狗哺兒亦其良心
感動發於真切之誠庶可以言天命之正耳
道 附經權

中庸首章率性之率或作帥帥領字解殊不知性是天德
之健自有主宰道從性內流出其條理各由一路而
行故謂之道性上豈能加帥哉程子以率為順而循
之可謂知性矣道本天性自然之中何待於脩但緣
道已屬動恐有過不及之差故以脩言而所謂脩者
亦惟治去外誘耳欲去外誘豈從外面著得人力蓋
道能自覺纔一照破即外誘去矣故曰脩道以仁仁

非天性之自覺者乎如此工夫是率性脩道只從
身上脩得脩身以道則能盡其性矣能盡其性必能
盡人物之性故以教終焉教有未乎皆道有未盡也
求其在我而已集註以性道無人物說則脩道說不
去不得不歸於聖人立教而以禮樂刑政脩人物之
道殊不知古之教人皆以身教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雖禮樂刑政亦只是吾身處之曲盡處固亦脩己之
道也天命之性至於教而始盡此成已成物之極功
也教即是道道即是性性即是天童子所謂道之大
原出於天一言以盡之矣人知求端於天則德德為

說理會編 卷之一 二十三

主豈至混氣為性倚迹為道而假聲色以為教哉

中庸言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此處工夫正見天命之
本體故不可二字勿以戒之之辭言勿以順之之辭
言戒則著意恐苦於難順則從心恐流於慾蓋不可
者心之所不安處也與道為一則安即孟子所謂心
之同然也離道則不安即孟子所謂羞惡之心也於
不睹不聞之中而惕然有戒慎恐懼之念此良知良
能之所不能自己處天之則也故中庸言學惟以天
命之性為宗

率性之道言天命也謂之天命以其不雜於氣耳心體

嘗明幾不可道雜於氣者不能也故君子之學即吾
心之明德也惟養其不雜之本體而已故道不待於
外求世儒言道皆以天地之大化言則主乎氣矣張
子以大虛言天以氣化言道然不以性為主宰則任
氣自然不可以言誠矣

聖門所謂道者自人率性而言以剛健而主宰乎氣化
者也故其發也至精不雜謂之中節若不就主宰上
說道則浮沉升降自去自來乃氣之動耳犬牛與人
全無所異烏得為聖人之道君子之道哉佛老之學
於義不精有隨氣所動惟任自然而不知其非者矣

說理會編 卷之一 二十四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程子曰權只是經也蓋不取其
說矣朱子則以孟子男女授受不親與嫂溺援之以
手有禮與權之分乃曰經與權亦當有辨似又不以
漢儒之說為非也夫經常道也常道歷萬世而不變
惟事則有常有變事當其變不可拘常於是隨時處
中權輕重而制其宜則謂之權事之不可拘者迹也
制宜之中則常道也中庸所謂時中正謂道之能盡
變耳如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禮者道之常也其
所損益迹之變也損益隨時非常道之所為乎雖謂
損益為禮可也孟子答屋廬子食色有重於禮之問

是以迹言也若以常道論之則不以禮而食不親迎而娶時可重而重之亦禮之所從宜也且嘗及經哉如其及經則終兄之臂而奪之食踰東家墻而樓其處子亦可以為權矣此見常道之必不可變也就如男子授受不親之禮與嫂溺援之以手之權所及者亦只是迹非常道也嫂溺而以手援於常道何害哉漢儒之說蓋起於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夫祭仲之廢君正終兄之臂而奪之食踰東家墻而樓其處子之類也其及常道已甚亦惡得云合道乎然則漢儒於經字亦只認是常迹而於道字亦不知為天理之正

說理會編人 卷之一

三五

也於是權變權術之說行而枉尺直尋者多矣如此則言經足矣然必繼之以權者蓋道有常心而無定體隨時順應以盡變通此道之所以為時中也君子之學雖能立不易方而於道未能一貫則智不足以周萬物感應之間迹猶未化何以能達權哉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欲人造道之極也然經不立而遽以語權其不流於權變權術者幾希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息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凡事至處之各當一一中節皆本於未發之中此不易之常道故謂之經方其事至之初已移步換影矣隨

機而應權輕重而處之故謂之權處之而中節則即是經矣故權者不執於前事之名也但以事之非常有者言則若有經權相對者耳

說理會編卷之一 終

說理會編人 卷之一

三六

越季 本撰次

吳表洪愈訂正

性理二

心

心也者天理在中之名也以其洞然四達不倚於偏故謂之虛靈蓋仁義禮智德之所以為實也聰明睿知虛之所以為靈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當其渾然在中是為仁義禮知之德實有此理非實而何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無不通知無不受聰主魄而發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一

竅於肺明主魂而發竅於肝睿主神而發竅於心知主精而發竅於腎謂之竅則至虛之體而皆統於心者也視聽思藏有何形迹故視則無所不見聽則無所不聞思則無所不通藏則無所不受少有不虛則隔礙而不能通萬物矣烏得謂之靈哉聰明睿知之知與仁義禮知之知皆謂之德但有虛實之分耳聰明睿知惟聖者能之然不必語生知之資也人能一於恭敬則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是學知者亦可以有此德也未至於聖者其聰明睿知雖亦發於見聞通受然不能無所不聞則不得謂之聰不能無所不見

則不得謂之明不能無所不通無所不受則不得謂之睿知而虛靈之本體未可以為全耳

心體未嘗不虛但以性之至善本來虛明者言虛則可若以無善無不善為虛則所謂虛者乃是著虛著虛猶屬氣也其流行處謂之氣化告子以生為性到底不脫氣化之見以其由虛而動雖比心之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者不同亦但可謂之從心所欲而已然理不為主不可以為不踰矩也

人心有著空之虛亦是陽剛沉潛於陰氣之中沉潛不用而為重濁所晦如夜之昏睡然雖事為無所紛擾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二

不過氣定而已氣之定者陰用事也此與博厚高明不同高明者陽用事也其所感動亦屬於氣但其氣積於虛空不用之處而成地之博厚氣無洪纖皆歛於地地益博厚則天益高明高明之體氣不能障蓋高明者誠為主也非虛也虛而能明乃為有主聖賢論人心未有以為人欲者知天道人道豈可謂人道非天哉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曰仁人心也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人心即道心也書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先師取程子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之說是不以人心混道心也往時論心初不分而

為二以道心在人身運行即為人心而危則形容其戰兢惕勵也人心在道體上歸宿即為道心而微則形容其幽深玄遠也蓋象山語錄中有說意亦如此後觀孟子以耳目口鼻之性為命仁義禮智之命為性斷然於理欲之分不相混也然後知人心易溺故曰危道心常幽故曰微清於人不可以言道心主於道不可以言人心出此入彼宜審其幾故論語罕言心而言仁中庸不言心而言性正恐淆道心於人別是一義也先師之說蓋已辯之精矣

欲在性中自然流出情之正也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三

矩即物之則而性之所以節情也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欲亦豈非天理流行之用乎但聖賢性往以理欲分善惡界限甚明正為理不為主則情離性而欲之敗度者多矣故欲不根於性則淆於人而遠於天理其辯焉可不明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者存天理也天理之不存欲害之也既流於欲尚得謂之自然之情乎天理人欲之名宜乎判矣

朱子以虛靈知覺言心亦足以盡心之妙矣夫本體洞

然無所隔礙則謂之虛惟虛則神明不測感應無方則謂之靈惟靈則其明主於內而為知寤於事而為覺此心體之得正也然朱子以人心道心分而為二於人心曰生於形氣之私道心曰原於性命之正則虛靈知覺尚有未得正者乎

凡言心者皆語其存也心不存則放放則無心矣故存者心也其所存而能生者性也生而靜者情也生者明之動也心存則明動明動之幾運行而不蔽於所感者思也思則歸根於靜是之謂存故言思者恒曰思存一存之外無他心矣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四

性以生言然情之主也故以存為本仁義禮知皆由此出成性存存此而已不然則心放而生理息矣張子曰心統性情此言似是而非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心統性情之意夫統者主宰之義心之所以能為主宰者性也而其所主宰之事則情也心譬則督府也而性則府所居之將帥也情則將帥所發之號令也心以居性性以制情猶府以居將將以制令無言心性則心虛而性實若卑言心則性在其中雖謂心為主宰可也既以性對情則情攝於性矣性上安得有心為主宰邪

心與性一也心者性所聚之居性者心所具之理以其懸空提起不近四旁故謂之心以其物則渾全生意不息故謂之性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腔子非指血肉之軀即吾心之矩也謂之天則心斂於此則知覺常存不放於外乃為充滿此心之量而從心所欲莫非此仁之發於矩不踰故程子又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不然則心體有所欠缺不可以言塞乎天地之間矣

觸物而惕然應其感者心之靈覺也感物而粹然處其當者心之擬議也靈覺者仁之所以發生也擬議者

說理會編

卷之二

五

義之所以裁制也仁義皆性之德也但發生則效用於仁裁制則歸根於義此其所以異名耳近世因慈湖言學主於自然遂以擬議認為起念是未知義者也夫德未至於聖人學未合於一貫其靈覺或有不相應而擬議之間未免待於思慮謂之起念可也然亦豈可遂謂心之本體無擬議乎易言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即聖人之擬議也中庸致曲不可以言擬議蓋自學者言致耳擬議即曲字內節文形著明動皆由此制變化之所由成也其工夫則本於致曲焉擬議之義達乎天德安可

以佛氏無念之見論聖人通微之學乎

聖人以龍言心而不言鏡蓋心如明鏡之說本於釋氏照自外來無所裁制者也而龍則乾乾不息之誠理自內出變化在心者也予力主此說而同輩尚多未然然此理發於孔子居敬而行簡是也敬則惕然有警乾道也簡則自然無為坤道也苟任自然而不以敬為主則志不帥氣而隨氣自動雖無所為不亦太簡乎至孟子又分別甚明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此即言鏡之義也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此即言龍之義也告子仁

說理會編

卷之三

六

內義外之說正由不知此耳復何疑乎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此言亦過於分析天心之實理誠也天地之誠與聖人之誠一也則天地之心與聖人之心一也蓋實理之所會謂之心在天則於穆不已之誠乃天地之心也其生物之幾動於靜中者即復其見天地之心而謂天地無心可乎但所謂於穆者教化而不見其迹則謂之無心耳聖人之無心亦猶是也蓋聖人之誠即天心之於穆也其獨知之幾即天心之可見者也唯其闔然無迹則不可以為有矣故自其所存之無迹而言則

曰無心自其所發之無迹而言則曰無為無心與無為亦一而已豈可以此分天人哉

仁義禮智

元亨利貞即仁義禮智也分而言之則為四德故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是各以一德言也總而言之則皆乾也故彖辭曰乾元亨利貞以乾行此四德則元亨利貞屬動利貞屬靜循環往來通於一貫而四德固未嘗無別也孔子正欲發明文王之意故以四德分言於前而以乾之行四德者合言於後二聖言易何嘗有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七

不同哉

元者發生之端也自內而發於外則為亨矣貞者靜虛之體也自外而斂於內則為利矣陽主出故曰始而亨陰主入故曰利於貞元亨者理之出機也而以元為根利貞者理之入機也而以貞為窠元發於亨利歸於貞貞為元體元為貞用合一之道也而貞元盡矣仁禮義智乃元亨利貞之別名易之四德皆在人心上說理在人心原頭未雜即是天也故謂之天理先儒以元亨利貞為天道仁義禮智為人性則分天人為二名矣

元亨利貞有自乾道言者有自坤道言者故乾元謂之資始坤元謂之資生始者幾之初起處言其統乎陰也生者發之自然處言其順乎陽也乾之彖曰元亨利貞元亨者健之為用也而其體則順故不以所利而言利貞陽中陰也坤之彖曰元亨利牝馬之貞元亨者順之為用也而其體則健故以牝馬而言利貞陰中陽也故乾中有坤坤中有乾然後為德也卦凡言元亨利貞者皆隨健順以發義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八

性之為仁義禮智天德之健也仁義禮智統之於仁而曰仁者善之長以其能生也義禮智皆此仁之貫通樽節收藏處一生意之流行耳有此仁不能不惻隱有此義不能不羞惡有此禮不能不起恭敬有此智不能不別是非藹然四端隨感而見非有健德為種子何以能生程子曰心如穀種而仁則其生之性也此言最善名狀然却須知心是天之健處着一毫牽係不得牽係亦是虛體感通但心不為主隨氣往來耳是從心所欲而踰矩也矩者何仁義禮智之不能自已者也故孔門惟以仁義禮智言心未嘗曠然謂其虛空廣大而已

仁義禮智性之四德洞然虛明混而為一皆天之明命也故通謂之明德未見其有四也但自其生意不可遏一元見天地之心者而言則謂之仁自其仁之透徹節文曲盡者而言則謂之禮自其裁制發生之宜而斷然不使之過者而言則謂之義自其收斂歸根而淵然後其靜虛之體者而言則謂之智智者明之所藏仁者明之所發仁行於禮故言元亨者必曰始而亨可以見禮之不外於仁也義歸於智故言利貞者必曰利於貞可以見義之不外於智也言仁則義在其中言禮則仁在其中言義則智在其中言智則

說理會編人

卷之二

九

仁禮義別為一物繼智用事而智則照之義襲之根蓋生於此矣智發於仁仁達於禮禮裁於義義歸於智因動靜分合而異其名耳故本體之明智也因其本體而明行焉仁也禮義之明不過屬於仁智而已安得謂知行之非合一哉

仁禮屬陽神以知來者是也義智屬陰智以藏往者是也仁以智為體仁之所主處即智也智以仁為用智之所知處即仁也智者仁之植根仁者智之生意

仁

周子曰德愛曰仁仁因愛而得名所謂惻隱之心也蓋

說理會編人

卷之二

十

仁是心中能生之理故以德言自其理之在心而言則曰心之德自其心之合理而言則曰愛之理此合內外之道也時乎當愛而理形焉即其心之分別是非而無私也是之謂公然愛是用愛而得正則本於心乃是仁故程子以愛不足以盡仁而曰公最近仁不即以公為仁而曰近又以公中離愛不得也李愿中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朱子因有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說但以理與心分而為二故語錄曰有人事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處事又未必當於理惟仁者內無私心而外之處事又當於理則

不知所謂無私之心合理果何指邪人苟不以無私
心為主則外面雖處得合理只是義襲焉得為仁其
心無私矣而偶未合理乃其照管不到處但須於心
體上益致其精耳安能外心以求理哉如伯夷柳下
惠伊尹其道不同而其仁則一皆以心言也當孟子
時薄于堯以先名實者為仁是以事功言仁也故孟
子特發仁之本於心者以曉之則所重在心矣管仲
不死子糾之難子路以為未仁亦以心言孔子非以
其有事功而許其仁也後儒論此每失聖人宗旨有
陷於智術而不知者矣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十一

善念即是仁之可見處良知良能惟此為切故學以求
仁為先蓋驗之善端則不落虛見義禮智惟以成此
而已故曰仁者善之長也
學必先求仁天地生物之心本無枝害之雜苟有一毫
利己妨人之心仁者猶有所不忍况於殺人無厭乎
戰國諸侯失其本心又矣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
以戰殺人盈城其端蓋起於一念之不仁故孟子倦
倦以矢人匠人戒人擇術而歸重於仁非以智禮義
為可後也蓋舍仁而求智禮義則為權術為虛文為
強悍不惟不能去殺而反足以濟奸矣惟仁則以愛

人為主苟有不親則亦反其仁耳豈遽至於責人哉
故曰仁者如射欲其反求諸己而已矣
天地以生物為心此即性之本體也故聖門之教惟以
求仁為宗如此然後謂之率性之道孔子未嘗一日
忘天下正是生物之心不能自己處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天地之心天
地之心即仁也惟有此仁然後為人合合一也合一
則真體流行無所間隔是為率性人苟不合於仁則
是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矣以人心之危常
有不合處故以合言此人心道心之所以有分也若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十二

主仁而言則道心之微常知常覺所應之事即人事
也人事皆從道心以出寧復別有一人心乎故仁之
於人不待言合而合於仁者人也

義

義之為用甚大之而尊君敬長小之而立政明刑莫
非義之所發也自聖學不傳世之言治者往往於其
用處求之故粗迹雖稍可觀而未見其本心真切足
以感人者良由不知義之本體故也孟子特以羞惡
之心言義則其所發皆真心也而所謂真心者即其
所謂仁耳但以義為仁中之斷非義則幾於無別不

可以為仁矣故於義尤諄諄焉如言達不忍於其所
忍達不為於其所為本並言仁義也而必歸重於義
以為求仁之道莫要於此也而義豈可以心外求哉
中庸論倫道以仁而必推原於義之宜亦是此意
孟子論學最重羞惡之心故曰人不可以無耻又曰耻
之於人大矣所謂義者惟此而已此心之外何特別
有安非布置安排布置是義襲也於此而加掩護便
屬自欺中間便有許多機變雖有耻心已被機變所
過故曰無所用耻焉不耻一事不如人則何能有如
人之事只一耻心充之可以配天地所係豈不大哉
說理會編人 卷之二 十三

仁義互為體用仁以義為體義以仁為用蓋仁是發生
之理而主於行義是收斂之理而主於斷仁非斷則
流義非行則塞鮮有不失仁義之正者仁以發義義
以制仁而後為合外內之道故孟子嘗以仁言君義
言由君則收斂而為義以仁言君仁在義中矣由則
發生而為仁以義言由義在仁中矣或言仁用義體
或言仁體義用苟不識本心之正其何以知立言之
意哉
仁智
世之言智者多以知覺言謂知覺非智不可然不可遂
謂知覺為智蓋智是心體靜虛貞一處凡理之為主
於內者皆智也如天利貞之德運而為氣則為四時
之冬凝而為質則為五行之水冬者萬物之所以終
也水者萬物之所以聚也此皆藏往之義故曰智以
藏往一形於覺即屬於動是為仁矣故智者仁之所
藏也仁者智之所顯也智中有仁則為真智仁中有
智則為真仁仁智合德動靜相涵顯諸仁藏諸用往
者過來者續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智而離仁則偏
於陰仁而離智則偏於陽偏則墮於氣質而為私見
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正為陰陽不合

德不可以為道矣

知言其性之存也仁言其善之繼也智者仁之體仁者智之用體貴乎虛用貴乎實虛則患於淪空實則患於着物知不淪空則行不厭而為仁矣行不着物則明不蔽而為智矣故智也者虛體之含於內者也明之所以不蔽也而因仁以感物則實在虛中仁也者實體之流於外者也誠之所以不息也而因智以存仁則虛在實中此仁智所以為合內外之道而知行之所以為一也

仁智達德也達德之一誠也所以行達道也誠者道之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十五

體道者誠之用體之歸根為智非此無以成己用之發端為仁非此無以成物故孟子以學不厭屬智是本其自成言也以教不倦屬仁是本其及物言也然中庸則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正見仁以智為體智以仁為用非成物不可以為成己則仁在智中矣非成己不可以為成物則智在仁中矣體用不相離離則內外判而道可外誠矣烏得為率性之道哉論語以智者樂水而動仁者樂山而靜夫智本靜而以動言之見靜中有動也仁本動而以靜言之見動中有靜也如此乃為合內外之道爾朱子樂以智為動仁

為靜則未為究仁智之本體而何以見其體仁智之深耶

性情中和 附憂樂

心之為德健而已矣健則仁義禮智之德純乎天而不雜於氣者也如此則不為氣動而所存在心無有放失故謂之德心者德之所存處也存則在內而主乎靜也然所存者能生之理未有所生之形也則謂之性性之所生即是發外而喜怒哀樂見焉則謂之情性情者心之動靜也心無動靜謂動在靜中靜在動中不可以動靜分也感於事則有動靜故動靜者以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三

十六

事之往來而名也動其出也靜其入也雖謂之出入可也易曰出入無疾出入以度皆主乎事而言也范女謂心豈有出入蓋指其本體耳心之本體懸空提起不近四旁故狀其在中之性則謂之中中者不近四旁之名也不近四旁則不偏不倚純乎天而不雜於氣者也故四端隨感而應自然中節無所乖戾則謂之和感者情也節者性也是情以性節本乎靜體者也蓋中和之德性情之正也若性不為節則氣動而情流矣由是動靜出入皆失其常而憧憧往來豈復心體之正哉

動靜無時因動而有時故自一事而言則有動靜自全體而言則無動靜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來者伸也此命之不已發之常知無時而非感者也然則何時為不動耶蓋就所遇之時而言則此事未來之時原無將迎乃為靜耳而他事固已有感也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已發之和矣性本能生未嘗離感性豈有未發之時哉以後事未至而言則謂之未發耳後事之至正是初動之幾此處明不為主而為物所牽即是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也心着於此則為不正不正則物奪虛靈之本體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 十七

而心之所以為心者失其位矣謂之心不在焉心而不在大體不立而不足以為後事之主矣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何由得以虛應哉然則大本之不立由於已發之不和故立大本工夫全在幾上此易之為教所以專說知來也大本既立則情之所發自然和矣和則常中中則常和此體用合一之道其大要則歸於中而已矣故言中則和在其中而中庸名篇不必復言和也

中之為義程子以不偏言呂氏以無過不及言其說本自相通蓋事上有過不及便是偏倚孟子曰物交物

則引之而已矣引處便着於事而有過不及乃謂之偏非感於一事而遂謂之偏也感於一事而得其正順以應焉則無失於未發之中而天下之大本在是矣何偏之可言朱子乃以不偏不倚屬未發無過不及屬已發是中和各有一病而豈合一之道哉宜其說之支離而不能一以貫之也

中庸言中是狀性之本體無有不善也既謂之善豈有不中哉過不及處皆是離道不可以為率性性無不善有不善即是不中矣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正謂歸於中者是性也豈可以剛柔善惡為氣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十八

稟之性哉下文又言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非以善與中有二義也但怨大本不立則所謂善者或未固耳其實性即是中中即是善也觀朱子著通書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是謂人有太過不及之善也此與中庸章句所謂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者同一義也則不知所謂中者乃只是此善之常存耳

性也者言乎其生也情也者言乎其靜也生者情也靜

者性也言性則本乎情言情則本乎性性不離情情不離性合一之道也故言未發之中必曰喜怒哀樂言已發之和必曰中節

貞下含元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靜中有動也亨中歸利是發而中節之和動中有靜也和在中中在貞貞也者智也靜之根而節之所以中也善學者求和於中求中於貞而已矣

世之君子言學恒曰學即是樂樂者心之本體天理流行隨處充滿泰然順適無所牽纏本體之樂如是樂與悅相因悅是生意滋萌處樂是化機暢達處此惟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十九

反身而誠心體無一毫私欲之累者能之蓋悅本為懿德之秉彝悅理義之同然也心中少有所累則本根遏絕何由得正深造以道而有所自得是時習之悅也悅則欲罷不能而生生不已左右逢原其心體之暢達不假強為蓋有四體不言而喻者斯為樂矣然此乃是成德之樂與喜怒哀樂樂字不同喜怒哀樂是偏言所感一事之樂然猶有不中節者則驕樂宴樂害其本體者多矣其不害本體者則如樂爾妻孥樂得英才亦一事之感也而其能中節者則無所乖戾而和則本體之樂暢於情而順矣於喜於怒

於哀亦然但無所乖戾則不論欣感皆此樂所暢之和也此樂非由外鑠皆從心生故曰樂者心之本體也昔周濂溪令二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正指此耳或謂孔顏之樂非樂道夫樂道亦何害哉如樂善不倦樂孝弟而惡可已已是好之至於樂之地位雖聖賢亦以此樂為安但尚涉有象如中庸言德輶如毛也惟樂在道中而忘其為道始是無聲無臭真體故伊尹樂堯舜之道雖若樂道而實樂生於道非以道為樂也豈可謂伊尹之樂非真體哉學至於樂方是渾化處然聖人欲人興起必先開其良知良能使之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二十

權欣踴躍無所厭苦一念之覺即一念之樂矣此其所以以樂為教而咏歌舞蹈以蕩滌其邪心歟在易豫之為卦順以動也先王作樂蓋取諸此而六二之辭則曰介于石不終日當豫之時順則易於無節故因六二中正之位而明介義介者悔吝之幾也而文言則又惓惓以幾微為說蓋欲人斷然謹於微也然則學欲自得其樂者當自慎獨始慎獨則自慊而有誠身之樂然則會慎獨而言樂其不至於任情縱肆害心體之真樂者幾希矣

樂中有憂憂中有樂憂樂並行而不悖者也憂不失樂

樂不失憂惟盡性者能一之憂樂一然後能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與時偕行無所滯也憂樂倚於一偏而性情不得其正矣故爲愁煩困鬱者言則開樂幾以悅其心爲放縱淫泆者言則明苦節以堅其志亦對證之樂也至於一則憂樂兩忘矣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此憂樂所感之異時者也樂天知命故不憂則樂行乎憂中矣發憤忘食此孔子憂道之感也樂以忘憂則樂亦行乎憂中非以未得而憂既得而樂分二時也故樂與憂異時者所感之一事也而其樂之行乎憂中者本體之流行也孔子哭顏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三十一

淵而至於慟似過於哀聞韶而三月不知肉味似過於樂然於類淵所當哀而忘其爲哀於韶所當樂而忘其爲樂時當其可自然而然慟與肉味雖不知亦其所不必察也如此則亦不失本體之樂矣

天下之事無難易難易生於人心之厭與樂耳心所樂則肯爲所以易也心所厭則不肯爲所以難也若論本心之正則樂理而厭欲故人之秉彝好是懿德豈非樂而易乎程子所謂循理則樂蓋指此耳如所欲在物則於理必厭而理所當爲之事皆苦其難而不入矣孔子教人先難其必以理勝欲乎其有勢重

而難爲者難在外也亦必以理開論人心則亦無難處矣而肯以身任難處之事亦由其心之樂爲也此勞來不倦聖人所以道又化成也歟

孟子平日以不怨天不尤人爲學此樂天知命之常樂之本體也至於王者不作雖有名世之具而不得行則感於所遇之憂也而本體因在有不得遇時然後樂者故曰吾何爲不豫哉

鬼神

天地之初名爲混沌混沌者太極函元形氣未分之時也雖未分形氣而運行之幾未嘗止息既有運行即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三十一

有升降升則元亨之所通也不必發輕清而顯象降則利貞之所復也不必假重濁以歸根當其時靈竅未開陰陽渾合純然一理而已無所謂濁安見其清及清濁漸分流形成質元亨之氣凝爲木火利貞之氣凝爲金水於是清者歛而歸濁濁復散而爲清循環無端往來相禪矣清者微而入於無濁者著而呈於有聚非外於無也以其自無至有而謂之聚散非外於有也以其自有歸無而謂之散聚散有無非二物也但言乎其來而陰陽相交則神棲於形形聽於神是陽主陰也而爲生言乎其盡而陰陽相離則魂

升於天魄降於地是陰無陽也而為死其生也合天地之氣以成人自無而有也其死也消人之氣以還天地自有而無也天地者陰陽之大分也人者陰陽之小分也其聚散有無通一無二者也其壽殀則存乎稟受之厚薄保攝之密疎耳知死生之說則知鬼神之情狀矣

聖人於鬼神常以德言故曰鬼神之為德其盛天乎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吉者心之安也凶者心之不安也理順則心安理逆則心不安此天命之不能自己者非德而何以對待言則曰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三

之靈也以流行言則曰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子產有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之言營是神之伸也魄之言泊是鬼之歸也有所營而不見其營之迹有所泊而不見其泊之迹故以為心之精爽精爽者即其靈也靈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形而上之道此其本體也及其體物不遺而形於氣質氣屬於動神所化之形也質屬於靜鬼所化之形也鬼神於是始有迹矣程子謂鬼神為造化之迹蓋自形而下者言耳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往來相禪變易不窮其勢然也大抵陽盛則陰衰故鬼魅消陽衰則陰盛故邪

崇作當三苗時妖誕橫興民神雜擾舜命重黎絕地天通而神姦始息此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之道也務民義則陽道昭明遠鬼神則陰道退聽此其迹之得正皆本其德之能靈也離德而言鬼神則鬼神為妖妄而人反為其所弄矣

天地間有假象或先物以顯形或後物以凝質凡非常理所能通者皆不可謂其無也但倏聚忽散不過幻景而已非若常理之必然而不可易者此孔子所以不語怪也蓋幻景鬼神之迹不由乎我者也常理鬼神之德由乎我者也語迹之不由乎我者亦徒游心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三

於渺茫耳何益於學哉
鬼神福善禍淫乃其常理善生於謙淫生於滿故又謂之害盈益謙此天心好惡之正也其在人心因人之有善而好生焉因人之有惡而惡生焉是誥使之然哉天不能勸善假人以有賞天不能罰惡假人以有刑故人心之鬼神與天一也然天亦有自為刑賞者善則啓其衷或默助之惡則奪其魄或陰誅之天亦偶有感焉人莫知其然也然皆實理所為安可誣哉夫惟作善然後可以獲福福非人所能徼也故孔子告子路問事鬼神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告樊遲

問智則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若臧文仲諂瀆鬼神而祀爰君則非所當祭而祭不得為智矣苟為不善則妖邪之氣得以乘之而禍崇之加無所不有然亦妖由人興耳雖禱祀何益使其心無歉能合神明則邪不勝正故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其有禱而能免者蓋人子欲救其親之迫切至情而其親猶可以改過遷善有足憫焉亦鬼神之所欲赦也不然而至於積惡不可解則孔子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果何益之有哉又當邪氣勝時正氣或不能無晦如魍魎罔象罔羊之類以精怪迷惑人者不少譬於否之說理會編八卷之二 三五

內陰外陽小人有剝君子時而陽亦終無可盡之理蓋日中則昃月盈則蝕亦消長盈虛有隕自天之數在我者但當勿憂宜日中而已如此則不恤其孚于食有福陰邪自退鬼亦安能迷哉蓋能盡人道則人鬼通一無二故以之依神而神安以之求神而神應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禍福之權在我而不在神矣况妖邪之鬼又豈待而干哉劉敞曰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于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耻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然則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者其皆不知命之蔽乎

人道尚明鬼道尚幽未能事神焉能事鬼此可謂知幽明之故矣

說理會編卷之二終

說理會編八卷之二

三五

說理會編卷之三

越季 本撰次

吳表洪愈訂正

聖功一

誠神幾

通書言誠神幾三者闕一不可誠即無極之真也幾即二五之精也神則幾之自動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也神非幾處有覺則無誠以主之是為魂散矣蓋人心動時最易放失故為學之要莫切於幾此已所獨知之處最微而幽神之所以藏也此處不明則神常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三

一

妄動有迹而彰失其所以為幽矣故君子之存誠惟於此能自覺而已自覺則物不能雜誠精而明故神存而有觸即發發即中節我無預焉後儒論神多外理而言氣則全是說鬼道也徒使人馳心於渺茫耳何益於學

性誠之存也道幾之動也其自然而動者神之不可知也誠神幾三字離一不得誠如大澤所匯之水瑩然涵虛而流動之勢已具在中如性中之具仁義禮智也至其感動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只是獨知之處從誠上發端所謂幾也本出自然著一毫思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三

二

之所以不相離也

誠神幾皆因天命本明之體而異名誠是明之聚精處幾是明之不息處神是明之往來不測處

孔叢子記孔子之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楊慈湖深有取於其說周子嘗言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其原蓋出於易以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言聖人之道也然謂之變則即幾也幾則獨知之處能微而幽則已歸於誠矣孟子言大而化之之謂聖由善信之積善信者所以立此誠也善者仁義禮智之德也實有此善則誠矣故周子又曰聖誠而

已矣但慈湖以精神思慮言心而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者為道併以子思率性之率為不必言則是主乎氣也就使虛明無體精神四達亦不過氣之妙用耳蓋禪家之見如此老氏之學亦主於精氣神而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雖甚玄妙然豈聖人之所謂誠哉存主所以藏神也神藏則誠立而天下之理自此出矣譬之與人期約期約之神藏於中則至期自赴不言而喻矣故己有未孝於是乎反求其孝則孝之神藏於中遇親未有不孝矣己有未弟於是乎反求其弟則弟之神藏於中遇兄未有不弟矣己有未忠未信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三 三

是游氣也非神也不靈故也不靈之神不可以為知幾
誠 附敬 誠明 思誠
誠之得名本於成之者性故曰誠者自成也成已成物之義也歛歸實德所以成能非謂實為誠也以實字解誠不若用宜字蓋誠者明之存也明之所存便有真切不能自己之意此虛中之明所以為實用也故以誠為實理所存則可便以實為誠則不可蓋實字只是有物不落空之名若著一物則明便不照不可謂誠故實不足以名誠且謂之實則惡實於中亦可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三 四

於是乎反求其忠信則忠信之神藏於中遇君遇友未有不忠不信矣反求其孝弟忠信者神之藏也存主之誠在我非假於外也乾道也未有不孝弟忠信者神之發也其機出於自然而非人之所能為也坤道也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則無時不存主而無事不順矣易曰知以藏往反而歸也神之藏也神以知來至而伸也神之發也神之藏者非有一物藏於中也神也者妙萬物而不測本無形體者也百感紛紜心為物蔽則神散而無存主處矣存主者去蔽以立心體之誠也誠則神藏焉隨感而應矣離誠而言神

故言人以別於天耳人之心即天之心也誠豈可以天人異指哉

天命於穆不已乾乾不息之誠也文王純亦不已之誠亦此乾乾也乾乾非工夫之自強者乎先師嘗曰聖人以生知安行之資而用困知勉行之力又曰天亦常用工夫非知乾道安能為此言乎故天不用工夫則必星辰隕墜氣序乖違聖人不用工夫則必入罔念之狂生不善之禍然則所謂誠者當知其為乾乾耳

程子以主一無適言敬先師謂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三 五

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亦得謂主一乎如此則主一之說未免執着也夫所謂一者何所指耶自心體言則純而不雜乃可謂一心體之一志一也志者心之官也志可以言一以其本虛明也志主於內而不容有雜則隨其所感百體無不順從是為志一動氣也若在氣上不可以言一氣一亦是有主蓋心之官着於四體矣着處便是志為所動是氣一之動志也動氣屬於志其動為順志可以不一乎動志屬於氣其動為妄氣可以有一乎知志氣之所以為一則知心體矣蓋心體之所謂一者虛明而已本無所倚敬又

安有執著哉敬者警省之意惟惺惺二字最善名狀言惺惺則活潑潑地非槁木死灰之比敬是求誠工夫誠之本體亦是惺惺故工夫只如本體也世儒多以實訓誠亦有倚着之病夫仁義禮智合德而為誠誠固未嘗不實但就以實為誠則不可仁義禮智虛明在中如穀種之生幾未嘗息何嘗有所倚着是德雖實而不見其有實之迹者也故言誠亦惟惺惺字為切凡人所為不善本體之靈自然能覺覺而少有容留便屬自欺欺則不惺惺矣故戒慎恐懼於獨知之地不使一毫不善雜於其中即是惺惺而為敬也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三 六

惟敬則一一則誠矣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此即誠與誠之別也自無邪念而言則曰無妄自實用工夫而言則曰不欺不欺只是獨知處能謹耳

中主立本誠也和本知幾明也中立而能和者誠則明也由和以立中者明則誠也達道所行在達德達德所行在一自誠而明者如是猶論語之言一貫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自明而誠者如是猶論語之言忠恕也聖人自誠而明與自明而誠工夫無二但有安勉之異耳純則見其能安未純則見其有勉其工夫

謹獨

獨知之所知天命本明之體也本明之體何所加慎於其上哉其所慎者懼外誘之為障蔽也凡有障蔽皆本體之知不明失於照管故耳此知常明時時照管則外誘之來烏能障蔽故慎獨者照管外誘而已

獨即隱微之地謹則莫見莫顯之能戒慎恐懼者也知在謹中但獨處必能知故遂謂之獨知耳

聖人之道不於用上求自然而於體上做工夫故雖至聖猶孜孜矻矻以自勉此工夫也工夫只在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上做不睹不聞蓋人所不知最微之處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三 九

也微則不為聞見所牽而反復入身其入身者即其本體之知也故知為獨知獨知處知謹則天理中存無有障蔽流行之勢自然沮遏不住故自然者道之著於顯處以用言也然非本於微則所謂顯者乃在聞見而物失其則矣不可以言道且如發而中節之和怡然理順是何等自然非中能立本則亦何以能中節哉故道者順則之名也和者甘節之名也知中則知和和則知道知道則知自然矣凡言道而主於自然者以天道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觀之似亦由中流出不假人為然謂之中則即是勉謂之得

則即是思而謹獨工夫在自然中所謂知微之顯者即此是已故中與得謂之中道合謹獨而言自然則自然者氣化也必有忽於細微而愆於理義之正者雖所見極其高明其不入於佛老之宗者幾希

定性書言內外兩忘是謂己性無內外也其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豈以動靜分二時哉蓋本體常靜是靜亦定也而靜中常應則謂之動亦定耳此見明道之學動靜之合一也朱子於中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分為兩段工夫故章句曰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是動靜分為二時矣然則喜怒哀樂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三 十

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之和亦可分為二時邪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此可見中和之合一矣邵康節嘗言思慮未起鬼神未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於已發未發之旨未見其有矣但其學恐不能於謹獨上求中節耳定性書之說亦不見其有下手處然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二語要義却在公字上蓋公字從八從厶謂分別已私之纏繞也公非下手之工夫而何處處皆此公心無所障蔽則謂之廓然太公耳其後言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莫如怒第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於道

一五〇二 丹黃多四庫全書第 10 版正內

思過半矣此却是聖賢省察實功也其所於佛氏者正在於此壇經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時是本來面目又云不斷思想菩提自長則其所謂不思者非無思也亦內外兩忘而從心所欲耳惟於理之是非不肯著一觀字纔有所觀便非真性則思非精義之思也此豈所欲不踰矩之學哉故善學聖人者不在於內外之兩忘而在於觀理之是非也觀理之是非而能內外之兩忘則謹獨而不著於聲色斯吾儒之所謂真性歟內外兩忘謂忘其累性者也若性烏得而忘之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三 十一

操則存存其心也苟得其養無物不長養其性也存養二字蓋本於此夫心是仁義植根之處而性則仁義所以能生之理也理根於心存則性得所養而生生之機不息故養性工夫惟在存心心為物牽不能自覺是不操也然後謂之不存自覺則物來能察一察即是操操者提醒此心即是慎獨豈有所著意操持哉一操心即存矣故省察之外無存養而省察之功即是立大本也在易之頤以養為義其卦震上艮下動而止也心動於欲則不止止則不動於欲所謂存也養道盡於此矣

聖人之所以為聖只是肯學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凡此等處只是實說自己學問工夫但須於學字上看得分曉耳後世皆謂聖本生知自然合道遂以此等處皆為聖人謙辭殊不知所謂道者只是心之惕然戒謹恐懼好學不厭處戒謹恐懼即聖人之學也出於不睹不聞則為惕然否則學與聖人異矣聖人之學豈有異於人哉

君子學以為己故常求諸己求者自及之心也近世講學太玄謂心體中着不得求字以天命流行本無不善心無放失何待於求也然聖人之心所以應天下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三 十二

之務時時感應則時時防其有失且心是活物感無常形倏忽之間或有微過如周公孔子之過亦是一時計料不到處豈可不常用及求工夫凡言求者即是思存故以得言求則得之與思則得之其義一也思存非由外鑠蓋心體之貞本自收斂收斂則自能照管在聖人則兢兢戒謹於獨知之地惟恐其或有失耳如孔子聞政異人所求是謂求己之溫良恭儉讓也聖人之溫良恭儉讓有何所失而曰求焉亦可見心體之本然矣人以聖人不思而得為全無所思則若聖人心體常存未嘗放失無所事求者而不知

聖人有聖人之求賢人有賢人之求學者有學者之求聖人之求顧諟天明常防其失而自不至有失者也賢人之求不待有失常存戒心而遇失即能收之者也學者之求隨事致察已失而後知收之者也及其求而既得則同一本體矣而本體之兢兢亦何時而可忽於求乎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心可以不求哉言不求者皆告子之遺見也聖人之教本為下學立法有所不得正在於求乃欲澄然無事不以求累其心其原蓋出於老氏以虛為道之宗而害吾學術甚矣孟子之言求放心正為已放者言也或者

說理會編 卷之三 十三

槩與聖賢求之於未放之前者同例則又過矣然心放而不知求者失於不求者也告子則以不求為教故於學術為甚害也凡言存者亦然君子存之通乎聖賢而言也聖人成性存存亦此存耳

道者天下之達道也人皆知之但眾人知此道則以責人而其學為自私自利聖人知此道則以責己而其學為成已成物此聖愚之所以分也豈愚人性有異哉止為自知處蔽於私耳自知處不蔽於私乃謹獨也

學問源頭只在天命之性盡性之學惟謹獨而已謹獨

是人所不知處用功所謂衣錦尚綱也外面無可見聞何微如之而獨知之知却甚顯也顯即所衣之錦微即所尚之綱也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抑之詩言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其威儀之著何等柔嘉然此却是可見可聞可見可聞即涉聲色雖至於一一中節猶未免於德輶如毛如文王之明德而不大聲色其聲色豈不柔嘉以在於動處說而非不睹不聞之前也則真體不在是矣苟非真體不欺已是執心為聞見所引不可以言道也必相在爾室而不愧屋漏乃為無聲無臭無

說理會編 卷之三 十四

聲無臭則得性之真體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工夫不已則為篤恭亦不過尚綱而已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言聞見處不為嚴而獨知之地為嚴也故盡性之功莫要於謹獨矣

聖賢論為學工夫只是獨知之地不著於聲色不著於聲色則微微則歸於靜虛之本體故凡言工夫皆靜功也一動則流行之勢遂不可遏當其時苟無靜功以主之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未有不著聲色者雖於此謹之亦是聲色上著力為得謂之微哉假使聞見歸本於微而聲色自不大以入於至小則聲

色已動者也動處不可以言道何則既動則真體已非不顯雖細入秋毫亦是聲色中庸所謂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正指動處言也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此非深於明德者不能也然亦聲色之可見者耳用便近二之地豈可遽以爲真體哉必相在適室尚不愧於屋漏乃爲不欺獨知耳不欺獨知則不在聲色上舉得所以爲微也不睹不聞是心中無聲色顯見處此不可以爲有也然於此戒慎恐懼即是聞見之明惕然不能自己處則又不可謂之無矣此明隱於不睹不聞之中已所獨知人不得而知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三

十五

也所以爲微故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幾是獨知之知流行不息處以其不息故謂之幾幾隱於無故謂之微微處却是獨知獨知之惕然知謹正是至見至顯不可掩處既云見顯則明之所照即聲色也自一心之微徹天地之大萬事萬物無不統於吾心之知故曰察乎天地若謂察爲氣化流行上下昭著則說在物上不係於吾心之知矣不知君子率性之道所率者誰之性耶昭昭者天之顯也然言天者必曰於穆穆則不顯矣蓋顯者明之見於外也自其藏於內者而言則謂之穆

以穆言昭是顯藏於不顯也在人則爲獨知故至德亦惟不顯而已蓋天之本體如此故萬物形形色色往來不窮即是天之應感處而昭昭之體無所不在物豈能累其明哉惟疑結成形而氣滯焉然後明始蔽耳觀天則知人矣故聖人論學以謹獨爲要正恐明之有蔽也心之官則思官者獨知之爲主於內者也思其明之動也思則得之謂本心不失得其本體也故獨知之地物不能蔽若耳目之官豈別有一官哉蓋心不主於內而着於耳目遂爲耳目之官而其明不動故曰不思不思則不能畢照而爲物所蔽既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三

十六

蔽則耳目之欲物物皆能牽引此心矣官是職之主一處官主於內則一在心心能妙應而百體從令矣此志壹之動氣也官着於物則一在物物不能通而心爲形役矣此氣壹之動志也志壹動氣如人君篤恭於無爲之地而百官承職何嘗有所撓擾哉氣壹動志則如人君不自爲主而反聽命於臣也人心通蔽之分只在思不思之間耳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此原於謹獨宗旨可謂知要矣聖人之學只是謹獨獨處人所不見聞最爲隱微而已之見顯莫過於此所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者也故

獨為獨知蓋我所得於天之明命我自知之而非他人所能與者也謹者即此知之防外誘也外誘之來惕然不安惟恐失之譬如太陽一照而魍魎潛消此謹獨之功也獨知之上豈能加一謹字哉若閉思妄想徇欲任情此却是外物蔽吾心之明不知所謹不可以言見顯矣少有覺焉而復容留將就即為自欺乃於人所見聞處掩不善而著其善雖點檢於言行之間一一合度不返有愆亦屬作偽皆為自蔽其知也故欺人不見之知乃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處也不可以為獨知然則獨知者其源頭不雜之知乎源

說理會編 卷之三 七

頭不雜之知心之官虛靈而常覺者也雜則着物雖知亦倚於一偏是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矣不睹不聞即是獨知非真謂耳無聞目無見也蓋自心而言則常見常顯以其明存於內故謂之獨知自物而言則此知不為物擾如無所聞見焉故謂之不睹不聞心之官則思即獨知之謂也思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此非不睹不聞之謂乎

凡初學言靜閉眼則所見在內在內常遺外故易昏開眼則所見在外在外常遺內故易散若能閉而不昏雖閉可也開而不放雖開可也閉而不昏故能通乎

夜之道而知開而不放故能通乎晝之道而知蓋心體本合內外內外所乘之幾只在謹獨之處故靜功惟在謹獨謹獨工夫習熟然後能合一也

大學以上至善為要中庸以慎獨為要獨知之所知無一毫人偽之雜者即至善也善具於心無迹可見所謂微也以其人所不見故為獨知善形於知是其顯也豈在獨知之外哉在易良之彖辭亦發此義良其背止於內也不獲其身不睹不聞也行其度則所知之顯也不見其人則顯之入於微也顯者明也微者誠也自明而誠者如此此誠明之所以為合一歟

說理會編 卷之三 十八

予嘗載酒從陽明先師遊於鑑湖之濱時黃石龍亦與焉因論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義先師舉手中筓示予曰見否則對曰見既而以筓隱之卓下又問曰見否則對曰不見先師微哂予私問之石龍石龍曰此謂常病常聞也初亦不解後思而得之蓋不睹中有常睹故能戒慎不睹不聞中有常聞故能恐懼不聞此天命之於穆不已也故當應而應不因聲色而後起念不當應而不應雖遇聲色而能忘情此心體所以為得正而不為聞見所牽也石龍名絳後號久庵聞見須論當應與不當應不當論事之大小如當應而

不應則謂之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若不當
應時則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太山之形可
也不當應而應則是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矣心
不在焉即是不思而有蔽處倚於此則遺於彼矣

說理會編卷之三終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三

十九



說理會編卷之四

聖功二

知行

謹於獨知即致知也謹獨之功不已即力行也故獨知
之外無知矣常知之外無行矣工夫何等易簡邪
非思不得得即是思以不得時有待於思而常思常得
則不見其有思故謂之不思而得非勉不中中即是
勉以不中時有待於勉而常勉常中則不見其有勉

說理會編八 卷之四

一

故謂之不勉而中勉者思之實功中者得之定的以
心之所存而言則曰得以心之所向而言則曰中其
得其中異名同道合一於仁智之德矣仁智者知行
之本體也知行者思勉之要歸也思勉者知行之運
用也運用歸於本體則其惺然明者為知藹然出者
為仁所謂工夫不過體此而已故惺然明者所以擇
善藹然出者所以固執但人之稟受通蔽有淺深而
物之交加攻守有難易所恃者知行之運用耳思勉
者所以知之行之也故知行即工夫也聖人本體渾
全工夫無待於費力故其知為生其行為安賢人之

越季 國本齋 吳文 正

用力易則其知為學其行為利衆人之用力難則其知為困其行為勉強入知行者雖有三途亦皆知行之所運用也譬之禦寇然聖人工夫常防而寇不敢犯者也賢人工夫遇寇而能馭者也衆人工夫敵寇而求勝者也至於仁智德一而能知行終亦用此知之行之而已故擇善固執自始學以至從心無以異也中庸以誠者誠之者相對非以聖人與賢人以下分等第也蓋以聖人與誠合一者非工夫之所由致耳曰誠之則固所以誠也戒慎不賭恐懼不聞誠之之要功即仁智之惺然明而不可掩藹然出而不

說理會編

八 卷之四

二

可過者也天下之人有不可通行者乎

不勉而中猶曰不慮而能謂良能也不思而得猶曰不學而知謂良知也此二句即是德之本體而為從容中道之聖人也蓋聖人之於天道亦有不昭合者惟從容中道者乃可以為天道從容中道猶言動容周旋中禮也此即不勉之中不思之得乃其實理發見處本自善也何待於勉何待於思但善在人身感於形氣此則人心之惟危者也故聖人之心兢兢戒謹未嘗敢忽其所得者嘗慮其失故學不厭其所中者嘗懼其差故強不息既曰生知要見所知者何事知

此善而不雜以私也既曰安行要見所行者何事行此善而不失其守也此即是擇善固執豈可謂聖人真無思勉哉蓋知之本體智也行之本體仁也仁知之德本自靈明本自警惕此天之明命不能自己者惟其不思而得也故能好學不倦惟其不勉而中也故能力行不息此即純亦不已而異於他人之有間斷者耳若謂聖人不以思勉為學豈知天命之性者哉

學者所以提醒其知也知則知學而知不因於學者謂之良知故曰不學而知慮者所以研精其能也能則

說理會編

八 卷之四

三

能慮而能不因於慮者謂之良能故曰不慮而能非學不知而知不因於學者謂之良知非慮不能而能不因於慮者謂之良能此天命也然知處即是學能處即是慮子夏言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正此意也凡工夫可勉者乾道之不息也無所因而至者坤道之自然也

良知良能本一體也先師嘗曰知良能是良知能良知是良能此知行合一之本旨也但自發端而言則以明覺之幾為主故曰知者行之始自致極而言則以流行之勢為主故曰行者知之終雖若以知行分先

後而知為行始行為知終則所知者即是行所行者即是知也

先師謂知行不可分為二者以仁智德合於一不相離也但書言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則亦可以先後言耳蓋知是行之發端處行是知之致極處故中庸於知則曰知之本其發端而言也於行則曰成功本其致極而言也其發端也以一而知及其行之致極亦不過成此一而已而先儒乃謂知行有二事則不可

知要真知真知已是誠明合一之意蓋知而能真乃根心而生意不可遏即是行也此知不息而能守即是

說理會編

卷之四

四

固執誠身而行之所以成功也故真知之而能擇能守此成德之知也但以初學言則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亦此真知也知外豈別有一行哉

知以行而造極故中庸以知為知之行為成功然行之造極必於知之渾合圓融者見之故孟子以巧力喻智聖見巧由力進而聖不足以當知也然聖以小成則智亦小聖以大成則智亦大亦可見知行之合一矣

忠恕

忠恕一貫本無二學然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忠恕即一貫也中庸曰忠恕遠道不遠謂之遠則與道為二何哉夫孔門之教惟有忠恕由忠以達恕非即一貫乎一貫者堯舜以來精一之傳而中庸以達德之一行達道即此義也但學者之為忠恕恒隨事以求一德稍有間斷則不能與道合一故見其有遠耳然能忠恕則其幾早覺而不遠之復在心矣所謂遠道不遠也及其合一則忠恕即道而何必外此以求一貫哉聖人亦非不欲皆使人知一貫也蓋性情之德只是中和中者性之主於一者也

說理會編

卷之四

五

一貫此徹上徹下之道佛家所謂只有一乘別無餘乘蓋一貫之外無餘學矣然合一之德惟上達者能知之聖人恐其直截簡易下學者將有畧於先難之病故以忠恕發一貫之學欲人求於本心之真切處也古註謂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此說得之蓋中心之中即一之主於中者也以中存心則一矣如心之恕如其中心而已如其中心而行則一之所貫也忠恕雖本一貫而不能皆一也惟其求之於心則下手之地較實為下學言不得不以忠恕耳不然則曾子先嘗領忠恕之教者何以至其真積力久而始得聞一

資耶

求忠即是求中求中者非可着意推求也凡幾上有倚着處即是不和覺則化去譬如太陽一照而魍魎潛消不待安排勉強然後為和恕亦如此覺即是中為主處故致和即所以致中也但工夫未能合一則止是一事之中耳此學忠恕者所以未能盡一貫也

聖人忠恕與學者忠恕只一般聖人之一至誠無息亦是盡己非不待盡也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而處之各得其所亦是推己非不待推也但有純雜之分耳自純者言之則純是天動無一毫人欲之雜故曰

說理會編八 卷之四

六

動以天耳殊不知所謂天者一之自強不息者也即此便是工夫自雜者言之少有人欲間斷便是違道不得純乎天理故與動以天者有異耳非忠恕工夫有二樣也

忠者能恕之誠心也恕則如其誠心而已故忠恕二字欲離一箇離不得此體用合一之道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真能勿施之心是忠以此心去勿施是恕已所不欲止是愛己之心此眾人同欲之情耳苟非勿施於人則屬私心不可以愛己之心為忠而如之乃為恕也故忠恕只在勿施上見所惡勿施便能所欲

與聚此是愛人之實德只此便是為仁

博文約禮

君子博學於文亦學文也約之以禮則所主乎文之理也應酬不失其序謂之文吾心天理之節謂之禮工夫密而不疎謂之博文宰要而不雜謂之約博文者日可見之事而博文要處只在吾心之禮耳如此則文由禮主不逐於末逐末則畔道矣博文約禮工夫自未能與道為一者言則但云亦可弗畔而已若與道為一則以誠行達德達德行達道而所不踰之矩亦即智仁勇之工夫也

說理會編八 卷之四

七

聖人言學止是博文約禮文與禮已盡道之體用矣蓋道之顯者謂之文條理分明脉絡通貫無過不及之美名也禮即天理之節而文之所從出也苟非嘉會合禮則妄行無序焉得為文文行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而一一中節者非達道乎禮則知仁之所貫通而達道所由以中節也非即達德乎約歸大本惟一無二非即誠乎故自本體而言則以誠行達德達德行達道誠而明也自工夫而言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明而誠也本體工夫初無二事蓋道之所顯者用也而工夫則歸於本體故凡言用者皆

屬動言工夫者皆屬靜既曰文則顯於用而可見可聞者也曰學則歸於靜而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爲見聞所動者也爲見聞所動則紛亂而不得爲文矣學之外無復有所謂約禮而禮之約處即是達德之一學本靜功道之本體如是故工夫即本體也

易曰嘉會足以合禮即博文約禮之意嘉是文之美處嘉之所會會於心也禮者心之節文故曰合禮

聖賢之學只是博文而約之以禮禮者天理約之以禮所謂擇善也其工夫不已則固執也孔子十五志學亦學此文而約於禮耳學而立而不惑以至於固執

說理會編入

卷之四

八

終身何嘗外此禮哉故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即禮也苟無此矩則所從於心者欲耳故聖人自始至終未嘗廢學也及顏淵問仁而告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又之所由顯也而禮則其所約也故其自述夫子之善誘惟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雖至所立卓爾而猶不能舍禮以從心仁不能無遺於三月之後則有時而踰矩矣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使其有矩不踰則所從有由矣此約禮之功所以無時可忽也知此則知聖賢之學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凡言學皆曰學問蓋本於易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學而曰聚則博學也問而曰辨則審問也審問即詳說之義反而說約即慎思於心而明辨其理也方其博學學之於文也學文已是立大本事則所約者在禮矣矣必詳說而後反至於約哉蓋學之所以有問也爲其理之有不合一也反而歸約即其所約之禮不過達其原耳豈於事事物物上求禮以蹈義襲之失哉

教法

大學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學也與小學同善而異

說理會編入

卷之四

九

成古之人方其八歲則入庠序以明人倫量其日用之常以孝弟爲切故所申者惟孝弟之義其職主於事人而不責其治人者也苟成一節之能亦足以善其身矣是爲小學古司徒所教是也及其十有五年德性漸定聰明漸開其賢愚大畧可見矣則以其凡民使之歸農而擇其人之俊秀者與天子諸侯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家脩己治人之責者則升於國學教之成材充其孝弟之量以養其中和之德周禮大司徒所謂以鄉三物糾萬民而賓興之者正謂此也三物非幼學所

能成蓋成之於國學耳以六德而融六行以六行而精六藝由是才全德備而化民成俗之基立焉是為大學以其首出凡民之上謂之胃子古典學之官所教是也雖在凡民之中不預於國學之教然能誦詩讀書隱居求志以精脩身之學備大人之事者則亦大學也云大學則不但小善其身而已故小學之教民德也大學之教君德也此其成所以有不同歟學本盡其性之善不在乎言語文字之間性苟能盡則體即道而用即義萬變皆從此出奚必以讀書為學哉臯夔稷契何書可讀正謂能盡性耳然人不皆臯

說理會編入 卷之四 十

夔稷契也亦必稽諸古訓而後能感發於心以明善孟子謂誦詩讀書以尚友古人正此意也蓋小善其身者所學者小知識不充可也若在大學則有治人之責不從聞見上充其知識何以盡天下之變哉然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則固所以培養中和也其要歸於無失性情之正而已

易小畜小學之事也大畜大學之事也小畜之象傳曰君子以懿文德文德者道之顯於文者也脩德之文以求懿美惟以小善其身而已大畜之象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則頌詩讀書尚論古人將

以通天下之志也學以為己惡文之著故皆謂之畜德此可見小學大學之教矣

聖人教有上下中人在上下之間中人之將有得者謂之中人以上曰以上則通乎大賢而言矣中人之未有得者謂之中人以下曰以下則通乎初學而言矣語上如告曾子子貢以一貫是也其餘門人則使之隨事以求忠恕而已以忠恕為學則有所持循而不至於妄意徼等耳

說理會編入 卷之四 十一

謂曾子行上有所得子貢知上有所得則可若謂一貫有知行之分則不可蓋堯舜精一之傳惟此而已故自本體言一而精者誠則明也以功夫言精而一者明則誠也至誠無息有息則便不精不可以為一耳曾子力行功至其於一貫蓋庶幾焉而子貢之知尚與行未合一雖聞一貫卒亦未見其成德也

予以四教文行忠信文章外見之謂文躬行實踐之謂行盡其本心之謂忠不遺物理之謂信四者只是一時事而異其名耳然以文為先者謂日可見者在威儀言辭而學者當必謹其節文又恐人致飾於外故

推本於身而曰行又推本於心而曰忠又推本於自然之實理而曰信由此觀之其實以忠信為本也至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正見以實行為本矣學文者求節文之精密也蓋人之威儀言辭其節文不易曲盡若於此先求精密則用心於外其不至於遺本者幾希故示人先脩實行而以其餘力學文此聖人重本之意也以為節文或有未周不害其為務本耳豈謂學文必俟行克而後可及哉此與文行忠信之教蓋互相發非以本末分兩段事也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一節深於一節與志學以至從心說理會編八卷之四十三

相似謂學之初當先志道道得於心則為德然後可以言據德德熟於心則為仁然後可以言依仁仁運於心則為藝然後可以言游藝藝者心之巧思游者過而不有涉而不存之意不待勉強而隨事觸機泛應曲當即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朱子以此章分本末之序而以游藝為小物不遺則分本末為兩段事矣

子夏以灑掃應對進退教人非離本也只在事上立誠未見其本之能為主也尚覺所務在末故子游譏之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

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遂發其意以為我不以末為先而傳之不以本為後而倦教特以其時門人小子未可以語上耳故曰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孔門學者於恕上求忠即是此意若聖人則全體渾然一有感觸無所不通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感觸者機之始發即末而言也無所不通者是全體畢見即本而言也此一以貫之道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觀子夏之言似以末為小者近者本為天者遠者若有先後然亦據其所見之小大者而言耳其

說理會編八卷之四十三

實當論末時即有末中之本當論本時即有本中之末本末非兩段事也程子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蓋精誠所聚者為本萌芽所達者為末譬之木焉自根而幹而枝而葉而萌芽之透徹未有停機其萌芽之所達即其精誠之所聚也故即本而言末在本即末而言本在末實體用之不相離者也但小大分殊其進有漸則學者有不能躡等焉先傳以小者近者即末以求本萬殊之所以一本也後教以大者遠者即本以會末一本之所以萬殊也知此則忠恕一貫之旨可以無疑矣

聖人之教惟欲使人立大本而已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禮者大本之所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文之中節
者也所以為之節者大本也故曰優優大哉君子引
而不發躍如也引者中之立也當喜怒哀樂未發而
中中已具欲發之機所謂躍如此是形容立大本氣
象非謂授以學之方而不教以得之之妙也如此
則所立者道之中故曰中道而立聖人之教亦只如
此道不遠人民之所以鮮能者惟不能戒慎不睹恐
懼不聞耳豈中庸之真不可能哉若不於不睹不聞
之地用戒慎恐懼之功而以道為高妙不可幾及欲

說理會編八 卷之四 十四

貶以從人則將隨所見聞求之事為之若是義襲矣
豈立本之學耶大本在我而不能立學之拙者也大
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教率言教
必有成法也孔子所不踰之矩非成法乎矩者禮而
已矣故禮之外無大本而立大本之外無他教矣
公孫丑言道則高矣美矣不可幾及而欲求可以幾及
者乃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之事也即其所見止是
小學之教若執此終身不過成就一義襲而已孟子
才高有必為聖人之志故常道性善而必稱堯舜此
欲使人從謹獨上用功以立大本也不如是則廢

墨變教率矣何以入聖哉然初學亦須自可以幾及
者始方有實地

禪家學佛之初把捉此心不定必有話頭以為公案如
庭前柏樹子是已滄山水牯牛亦是看牛為公案
也及至言下見意一時悟通謂之頓悟學仙者或守
泥丸或守絳宮或守丹田而丹田為胎息之根所守
尤要亦是守一處為公案至於千迴彬彬竟靈忽悟
則亦頓悟矣吾儒之學亦有然者司馬公嘗念中字
是以中為公案也張橫渠謂讀書維持此心是以書
為公案也程朱論格物只於文義事為上思索講求

說理會編八 卷之四 十五

是以文義事為為公案也至於一旦豁然貫通是亦
頓悟而已凡着公案皆是心有所係執柯伐柯外心
而求道者也譬如千路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
而入無不可通所以能有悟耳然其悟也雖云靈覺
之開明豈足以言實得哉若聖賢宗旨却在謹獨獨
知者即靈覺之本體也本體之明時常發露因其本
體而擴充之精察力行循序漸進至於真積日久學
將有得則時雨之化可以及之此曾子所以聞一貫
而唯也歟由是日新不已以極高明行遠自邇登高
自卑亦皆積漸所致而豈有頓悟直超之術哉聖人

無二教也如孔門諸賢之問仁於顏淵則告之以克己復禮仲弓則告之以主敬行恕司馬牛則告之以其言也訥樊遲則告之以先難後獲及居處執事與入之道子貢則告之以尊賢取友子張則告之以恭寬信敏惠如此類者不一而足雖各就其質而成之各因其病而藥之亦同歸於謹獨而已但聞言者或偏狹固滯愚不能明則以聖人之教落於公案者有矣安得謂道可以心外求耶若小學之教誦詩讀書習禮學樂不離乎公案則以其時心體尚未開明不能求童蒙以瀆教則姑假轍迹以收放心此亦不得

說理會編 卷之四 十六

已因時之身行也論語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謂此耳聖人豈不使民知者哉

神仙家言秘術傳與非人九族遭殃聖學宜亦如之君子得之盡性小人得之濟奸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蓋甚慎也然聖人慎於語上非為避陰誅也所以畏天命也苟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亦天命之所當畏耳

說理會編卷之四終

說理會編卷之五

實踐一

言行

孔門之教惟在求仁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虞書所謂道心惟微正指此仁耳故孟子曰仁人心也心一失則仁亡氣已不貫此與死何異豈不哀哉仁是心之生理自然過不得處其所發惟愛親敬長之心最為真切故學以孝弟為先始於家邦終於四海亦惟克

說理會編 卷之五 一

此孝弟而已孝弟是心之實理實理盡之於心則為忠信云忠信則孝弟非偽為矣以此為心學則心非此於虛而已純乎孝弟無一毫之雜而全其空洞昭明之體乃可以虛言耳然則所謂虛者獨知之地明與誠合不落於形聲之著此正道心之微耳非淪於無者也然應接處却離言行不得言行者耳目接於聲色易為聞見所牽引之時故聖人欲盡子臣弟友之道而必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正以行易不足則不敢不勉言易有餘則不敢盡云不敢者戒慎恐懼之謂也戒慎恐懼只在獨知上警覺心體虛則能應

越季 本撰次
吳袁洪愈訂正

故聰無不聞明無不見苟著於聞見則遂為物障雖
恐懼亦落有所而顯明體晦不可以為微矣故戒慎
恐懼所以防言之失而不在言行上着力也於言
行上著力便是有事而正忽於先幾者多矣惟心體
常覺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功加於所不見聞之處
故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為立大
本也大本者天命之不能自己處雖不因言而行而謹
而言行之至固已惕然常防其有失矣此兢兢業業
惟恐失之之心也睹者色也聞者聲也言行亦聲色
之類也聖賢論學無外於言行者如孔子告顏淵以

說理會編人 卷之五

二

視聽言動自內出而言則言動固言行也自外至而
言則所聞所見亦言行也中庸自不睹不聞以至終
篇只說得言行然則修己者其可忽言行乎惟於言
行無有失道然後謂之實學而謹獨之外亦別無謹
言行之功矣

治己之要在言行言忠信行篤敬誠而已矣故聖門
專以言行為教此學者實用功處也行不逮言天下
通病故雖聖人亦自以君子之道為未能但庸德之
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必使
言行相顧而慥慥篤實則聖人所以為盡性耳至曰

予欲無言則見性之類著真不在言語間矣然則學
者安可不務實行哉

言行本相因人之務實行者有所不足必有羞惡之心
無其行而先言之則為言之不怍此君子所以耻其
言也夫人與物接其情因言以宣言苟無實何以立
其誠哉蓋言者情之感於氣者也行者事之主於心
者也情順則流心存則反言易行難此其由矣故凡
聰明所及思慮所加懸想億度可以知者皆是聞見
之知其理雖甚精微言之皆能曲盡不必其有德也
惟有德者之言則從德上發根心氣和平從容不迫

說理會編人 卷之五

三

而常顧其所行但非此無以顯意不得已而有言耳
然所以感動人者在德而不在言也孔子曰天何言
哉言果足尚耶

默而識之識字訓記記只是不忘之意非有一物記於
其心也默即不睹不聞不聞之中而此心常存
是不顯之德也故曰默識此與多學而識之識同但
言多學皆在事上積累事則聲色之可睹可聞者非
不顯也積累多後有得於心是為多學而識識未至
於不顯則未離聲色工夫不免有間斷時不可以為
一也默識則一貫矣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

識之此與多學而識又畧有異蓋多學是自身可聞
可見處學此學不止言知已謂身體力行矣多聞多
見則是別人言語行迹上求知所聞所見不但親見
今人之言行凡讀古人之書而求前言皆謂之聞考
古人之迹而論其行皆謂之見從之者尊其所言也
識之者記其所行也雖皆擇善然善取於人非其已
有與易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又自不同蓋天
畜之時資於多識開廣聰明所畜者德何嘗倚聞見
以為知哉若博聞強記則於知猶有未得但可為中
人以下開入道之徑竇耳此聖人不得已之權教也
世之學者率於聞見上求知反謂不講古今事變為

說理會編

卷之五

四

不能知而識其必將妄作則不知良知之本體有不
從外得者矣故孔子特明己非無知妄作者而謂聞
見之知為知之次以見獨知於不睹不聞者乃為知
之上也然則孔子之知其得良知之本體者乎

格物

大學論明明德功夫要於格物此是實踐處蓋外物而
言德則德入於虛矣第其所謂物者與孟子萬物皆
備於我之物同蓋吾心所見之實理也先師謂心之
感應謂之物是也心未感時物皆已往一有感焉則
物在我矣物之初感但見其象往過來續不滯於心

則物謂之理滯而成形則為一物不可以理名矣易
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器則形而下之名也故
物與理之分只在形而上下之間耳成形之後即為
外物而吾心之所感者亦不過順應乎此而已正不
當為其所滯也知此則物不違則而謂之格矣

程叔子論格物曰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
辯其得失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此三言者皆接
物之事也但未及未接物時耳觀其以未出門使民
之時為儼若思而鷄鳴而起未接物之時以主敬為
善則未接物別是一時矣但不知思與敬是何事邪

說理會編

卷之五

五

孔子告樊遲問仁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為三事
然後為盡只執事敬之一言已該程子之三言矣而
與人之忠則應事接物中之所具也惟居處恭則為
未接物時事而所謂恭者謹禮於獨知而已凡正其
衣冠尊其瞻視而念慮之差毫釐必察皆是也程子
所謂思與敬者蓋指此耳然則居處對接物而言雖
若無事而恭即是必有事焉其心未嘗不與物接也
故格物工夫無間於動息思為而恭敬忠三道豈在
獨知之外哉

脩業

學以忠信為德忠信者誠也然必有業其德乃成易曰
 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德以誠
 進業以誠居見忠信之為本也然居業而曰脩辭非
 謂脩飾言辭使足聽聞也蓋學以業為實行行有不
 逮則謹於言而不敢放云耳天下無無業之學無業
 之學空談也下此則為無所用心矣故居上以教養
 為業大學以詩書禮樂為業小學以灑掃應對為業
 農以治田為業商以通貨為業工以制器為業女以
 紡織為業其人雖有貴賤之殊其事雖有大小之異
 其為脩德一也則皆謂之德業但以此謀食欲人見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五 六

知則謂之舉業耳德業脩天爵者也舉業脩人爵者
 也脩人爵以棄天爵而舉業遂別為一業子張之學
 干祿以多聞多見為學者也周衰列國以多聞多見
 取人則多聞多見舉業之所有事也業不足以致舉
 乃以聞見為未足而日求多焉則似聞見之外別無
 工夫矣然大學之中亦未嘗廢多聞多見之教但為
 畜德而學不為干祿也故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其德畜德雖不能不假於聞見之多而曷嘗倚多於
 聞見哉如筌蹄以求魚兔多聞多見者筌蹄也德者
 魚兔也魚兔得則筌蹄可棄矣故以所聞者慎之於

言而不求言於聞以所見者慎之於行而不求行於
 見闕疑闕殆何在於多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正欲慎
 言慎行求約於心歸於忠信而已忠信豈容居干祿
 之業哉但脩天爵則人爵從之故曰學也祿在其中
 矣自外來者非人可必故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由
 此觀之計利之心不可有立誠之業不可無無業則
 天地間一棄人而已矣亡國敗家之本不在茲歟
 學只是日用工夫無事可忍學而不講則德不明必須
 讀書取友讀書即所謂考諸古訓也取友即所謂質
 諸先覺也此皆日用中事心誠求之亦不過盡此心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五 七

耳然心體不明終是倚靠言語文字故惟善者感發
 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則讀書始有開明見
 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
 者而改之則取友始有警發是非之分明而心中有
 真好真惡此方是切己之學豈可但於文義上講求
 口語上聽受哉
 學須是事上精察非能離事而斷絕思慮也若只於心
 體上求清虛而不從事上經歷則終身不可以當事
 如易所謂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正此意也限腰膂
 以限上下者夤膂也限主膂下言內體也夤主膂上

言外體也外體是任事之地故以取象於夤謂有聲力能勝重也若止於限內自安而以事分列於外則他日臨事之時其危必重心矣此言人當於事上求止不可厭事而但止於心也夫心本無無事之時如未出門使民之時是居處恭也惟恭則主人翁惺惺戒謹以閑外邪便是有事凡言工夫非能於心體上加得毫末俱只是閑外邪而已慎獨者獨之防此者也脩身者身之治此者也閑邪之外於本體何所用力邪

先師曰日間工夫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此勝怠之苦功

說理會編 卷之五

八

也不如是則惰不警又曰無事時將好貨好色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此檢身之密功也不如是則慝不脩又曰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此顧諟之專功也不如是則志不篤以此教人最為喫緊但要認得主腦則工夫自然不差今人習於慈湖不起念之學及疑喫緊工夫近於執着是欲澄然無事也夫聖人無意必固我者謂無私心耳豈真無一事哉而况初學安

可遽與語此故學必先於擇善擇善者去私心也擇善貴於力行行謂之力安得不勤既欲去私豈容退步必如大師之克敵可也易曰大師克相遇正謂此爾聖人之心如敵退而能自防不假大師者也有敵在前而無大師彼豈肯自退哉此掃除廓清之功所以必不可無也大抵慈湖之說本宗自然學者喜於易簡勇受染從而不知工夫不實其不流於空寂者幾希矣

斷欲根

耳目之好無甚於聲色聲色之欲最能牽引人心故論

說理會編 卷之五

九

語克已復禮惟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為先書所謂不爾聲色禮所記淫聲美色不留聰明聖賢所以制心之學惟此而已否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何學之可言哉然聲色亦是人所當有而不能無者苟非聖人之無欲安於不邇不留而抑遏太甚則即司馬公所謂扞禦外物也扞禦本非真性一有感觸寧保其不發狂疾耶故必於其間而為之節以天理為主焉則聲音所以養其耳美色所以養其目而聰明不為所蔽也其有至於沉溺者鮮矣謂之養者亦惟於耳目所聞見中操存此心而已養豈將就之謂哉

然此亦非於聞見上着養也提省此心有覺處即是操存如此則知其非禮自能勿視聽矣此是為學最切要處宜深察焉

耳目口鼻欲之根也其初亦本於天命命流於氣則隨其所偏而好形焉故謂之欲好生者欲享此也好貨者欲遂此也命根所生亦不易辨惟仁義禮知之性則其主在心而耳目口鼻之欲不得偏勝故制命莫如性欲根一斷則死生貧富皆不能為性累矣至於心思為善而畏人譏議者亦是捨不得此欲也衣食者死生所係衣食不足救死不贍安能治禮義哉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五 十

此先王為治所以教必先養也然此亦為凡民言耳若在學者則當憂道而不憂貧食無求飽居無察安而一於好學所謂無恒產而有恒心也聖賢論學倦倦使人安於貧賤故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則不足與議蓋於此斷根始能守死善道朝聞道可以夕死而死生不足以為心累矣死生不足以累其心而又何憂於貧乎自憂貧之念未斷便忘義利之分故辨志是學者第一義許衡欲使學者治生則於所餒餒在其中者不能忘情中間生出許多經理而為之心不篤何以能至死不變乎

去勝心 附詩格 文體 書法

人有勝心為害最大有勝心則自私自利遂有忌心有忌心則不能有容不能有容則德孤而寡與安得有和平之福哉勝心者欲上之心孔子所謂驕且吝也其根起於不仁仁則能與萬物同體人有一長若已有之主善為師必能樂取不肯自謂已足也如此者便是辭讓之心辭讓之心仁之曲盡而能自卑處也故學以求仁為本然人於下己者則能容之而上己者則每忌之是人常好人之下人不欲人之上人也滿招損謙受益凡上人者可以戒矣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五 十一

人於辭翰上巧求奇古欲以絕技專盛名亦是勝心此由不知詩文字書之所以為用也今推原其本意庶知所就實焉
詩之為教所以感發人心故為之音韻以詠歌之使其可聽又作者之志公正無私其辭清而不雜則其入人尤易也後世論詩但拘格律以古詩言則謂唐人不如六朝六朝不如漢魏以律詩言則謂晚唐不如中唐中唐不如盛唐以其辭之巧拙異也今以三百篇觀之文武開基與宣王中興以至幽厲生亂時皆有詩體各不同當盛世則人心渾厚其辭常拙衰世

則人心發揚其辭常巧固有因時而異格者矣然情得正無所偏私其巧其拙一出自然苟益於教皆錄為經豈可於格律中求邪若學詩於格律則雖欲免於巧而意實難鏤欲歸於拙而辭終摸擬口語之間豈無相似然而邪正不辯好惡不公其於世教何所補邪况有言不必有德亦無以感發人心矣

聖人德性中和義理精貫故其言平正通達人人易知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所尚體要耳文莫古於二典三謨湯誥伊訓何嘗有一險語哉其後學求隱僻辭尚彫鏤而其文始有佶屈聱牙如盤庚者沿于周誥晉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五

十三

俗已成雖周公亦未易變也中間雖如說命洪範旅葵無逸周官諸篇語猶平易亦不多見焉然則文仍衰世之習豈聖人之所得已哉觀孔魯思孟之言理明辭順取於易知絕不襲殷盤周誥之體知此則知聖門追古之學矣而世之君子不究本原專論格局而尤加意於險恠之文何哉

上古無事治以結繩伏羲時始造書契然事亦甚簡字多象形其後會意諧假漸增虞夏商周之世皆用科斗文字人猶暇於模寫也至周宣王時史籀變科斗以為大篆秦李斯省籀文以為小篆程邈變小篆以

為隸字蓋秦時奏事繁多篆字難成故令隸人佐書名曰隸書也蔡伯喈又變篆隸為八分亦隸之不失篆意者也既又為飛白則所尚益奇巧矣王次中始作楷書比於隸則又簡焉蓋字畫日省其繁多體製日就其平易亦勢使之然耳至於真生行行生草又豈得不日趨於簡邪但行書草書不知何所始漢章帝時杜伯度善草書章帝愛之令章奏亦作草字謂之草草魏初有鍾胡行書之法盛行於世而學草者則反難於作楷此張伯萼所謂匆匆不暇作草書也夫字之就簡本為官書煩冗不勝罷勞故古篆雖存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五

十三

六書本義猶以不合時宜使從便易乃反加意草書焉淹時序至為飛白異體以取美觀由孔子言之必曰夫我不暇而肯用心於不必用乎故今之字書不必擬古惟公移正事則用楷書可也其有私書小稿則用行書又急處則用草書各隨所便而已亦豈在求其必工以取人好哉程明道曰某作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朱晦庵書字銘亦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可以為作字之法矣

好為師

樂育人材本君子成物之心也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故師為天下善世無師道善類何由盛哉孔子與其徒講學每相從於千里之外惟欲隨其所至得英才而成之也蓋自三代之衰政教既廢能以道自任而誨人不倦者惟孔子一人而已教人之責不但聖人可任孔門諸賢如曾點當暮春之游有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曾參當負芻之揭有從行者七十人顏淵有厚葬之門人子夏有問交之門人皆以其道轉相傳授此是孔門家法至於齊宣王欲中國授孟子室而養弟子以萬鍾孟子則辭而不受是以宣王無志於王道不足與有為耳若退而與樂克萬章公孫丑充虞之徒講學從遊則固未嘗廢也但古之學者為己其成物也乃所以成己也聖賢教人之本意蓋如此脩道以仁之外別無教事溫故知新可以為師亦惟先務成己而已故有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者曷嘗汲汲以求教人哉汲汲以求教人而不務成己徒犯好為人師之戒人亦豈相信哉且或是已非人黨同伐異則速謗招尤尤所宜戒也故教人者求其真心所在而已矣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聖賢居是邦也其子弟從之則孝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五

十四

弟忠信善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以善及人信從者衆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何待於好邪故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凡往教者皆好為人師者也終屬為名耳惟世之寒士有不得已而往教者則與為貧而仕同惟士無田則亦不祭不祭則不安故出疆必載質如農夫之出疆而負耒耜其生計在此也然古人欲仕又惡不由其道則亦曷嘗自輕哉若在道求合則又在好為人師之下矣

戒希高

學者有為之志固不可無但先須抑抑小心自知不足不可昂昂增氣妄謂己能易有小過大過以其時之異也小過則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謙退之時也所貴陰柔故過於小大過則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此擔當之時也所貴陽剛故過於大若不量其學力之淺深才識之厚薄而躐等希高舍近圖遠知小而大其謀力小而重其任則基本未堅鮮不仆矣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其意欲使人先務本也然則聖人之教豈過高而無實哉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五

十五

毀譽

凡人多為氣質有偏流於物欲所以不肯為善間有一
二興善念者又因流俗所牽平日所為不善畏人指
議故雖有向善之心而亦依違疑避如此者只為無
必為之志立志不堅故好善不篤好善不篤故其心
猶有退步而不能不徇俗矣少有徇心便成掩護卒
自欺以迷其真體而已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
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平日所為不善豈能
復掩只要新心日長則外議日消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豈虛語哉先師論學先

說理會編人

卷之五

六

要使人不以毀譽動心此謂心中有真種子而不為
毀譽動也如狂者每事必稱古人而行不掩焉未嘗
無過但有必為聖人之志未嘗阻也是其種子本真
何必有所疑避若種子不真則自反不縮理當有憂
有懼何可以無所忌憚哉蓋種子真而不避毀者謂
之不顧浮議其究必能任重種子不真而不避毀者
謂之不恤人言其流必至肆行此邪正之所以分也
故過不必掩而亦不可不更况有人言而又可不畏
乎行有以致人言而不畏是亦悍然不顧而已且安
知其不以不避毀譽之說自濇飾乎夫人過絕真種

子者必有病根病根各有所重非盡起於避毀譽也
故君子之學以去病根為第一義先立乎其長者則
小者不能奪而毀譽安能動乎

改過

至人無過聖人化過賢人改過小人文過過者氣機之
偏勝也中德未成全體未明照管不及耳文過則已
覺而蓋之巧於機變不用耻心是自欺其本心也自
欺則為惡聖人知過之不易無也惓惓誘人以改過
故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
也人皆仰之使人共見謂不必文耳非以過為無害

說理會編人

卷之五

七

而可容也有一毫容過之心則自欺矣
是天理中流出順勢自然無撻節處勢重則偏勝即
為黨矣故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然人之良知必能
自覺覺處着一毫將就即自欺而為惡矣程子以為
小人常失於薄過於忍則已是拂逆天理尚得謂之
過乎過之發端處藹然莫能過即是仁之根也於過
處觀之可以知仁欲人察識過是仁之流而不中節
者也知其流而不中節則仁即此而在矣
周公愛兄之過故使管叔監殷而不虞其叛孔子愛君
之過故稱昭公知禮而不計其非此陳賈陳司敗所

以規知其不能無過也使二聖有所覺矣而復當此
事復聞此言則必有精義之處所謂已精而益求其
精也豈肯謂其所過為理所當然而漫不之改邪
復初九不遠之復不遠猶言至近即不遠乎哉之意以
其初萌即覺故云爾文言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者也蓋自心體合一者言之氣機偶忽
未免有過然有一以為之帥則能即覺不為所間顏
子之不貳過是也不貳者合於一也非不使萌於再
也若失而後得則當其失時已有貳矣此顏子之過
所以異於他人歟

卷之五

十八

惡非別有一根只是過之陷溺雖自欺其心而不顧者
也譬如木之惡枝亦是發生太過生出許多病痛然
其初亦豈有二根哉過而曰改謂稍裁正耳改過則
約之歸中即是立大本也本固而有過者鮮矣若惡
則須是攻謂克治之也能攻其惡則亦復於無過如
芟去惡枝則木之本自固惡枝日盛則善根日消善
根既消安望其能生邪

說理會編卷之五終

說理會編卷之六

越季 本撰次
吳表洪愈訂正

實踐二

論晦

當陰陽否隔之時君子抑塞不通但當儉德避難不可
引類危言多招忌嫉果能誠心為道則德不孤必有
鄰雖與一二同志隱居求志亦不為少此碩果不食
之理也坑儒伐黨之禍可以戒矣孔子當春秋衰世
不能忘與人為善之心則與其徒周流四方擇可居
之地而講道焉惟闇然為已而已故居是邦也不謀
其政不非其大夫未嘗敢危言也然猶為群小之所
惡故毀於武叔畏於匡人阨於桓魋况以文章自見
於危亂之邦乎

處死生

人謂聖人無死地以其明炳幾先能全身遠害也常理
固是如此然遂謂比干之死雖得稱仁而未為聖德
之至此言害道却甚蓋楊氏之徒欲貪生避死者
之說耳而不知聖人之學主於時中當生而生當死
而死隨其所遇而已死幾豈聖人所欲蹈哉顧時乎

說理會編 卷之六

一

當死則有不可得而避者先師論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謂當其死時心不忘於義理之正
非謂期於必死也然而係之溝壑喪元則亦見其不
以死爲難矣如比干以叔父至親與微箕二子同時
事紂紂者商賢王帝乙子當其初先王遺澤尚存三
子豈忍逆億紂之不善而先以見幾爲明哉至紂惡
日稔亦不可遽自潔身此貴戚與國同休戚之義也
及微子以舊云割子之故見疑而去特箕子比干俱
在其去猶安也其後箕子因亦被囚比干於此欲去
不得已無可爲則不能不舍死極言冀其感悟此固

說理會編八 卷之六

二

即其心之所安也心之所安即其不忘於義理之正
也故謂之仁雖至聖處此亦豈能加毫末哉乃謂聖
人必無死地可乎若謂聖人不死則於理有之蓋聖
人能全天命之本體其形氣雖有盡時而本來真性
則歸於天地之大分與天地合其德有感即應雖死
猶不死也

死節須求真心所在不但死得其所而已春秋大夫之
死節者惟書孔父仇牧荀息三人以其皆當死而誠
於死事者也誠於死事然後可以語處義從容矣至
於死非其所雖慷慨殺身孔子猶謂之自經溝瀆而

况有所夾雜或不得已未免動於利害者哉

孔悝者文子之子也父子助輒以拒蒯瞶非可委身之
主子路何以臣之豈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歟文子
猶賢子路筮仕必自此始蓋辭尊君卑之時止是爲
家臣耳然其心亦欲推薦孔子以爲行道之兆衛君
欲待以爲政殆有力焉文子既沒而悝又禮貌未衰
子路義不當去其仕悝父子未可盡非也至以食焉
不避其難爲義而犯蒯瞶之鋒以救孔悝倉卒之間
雖死亦不失爲有義氣但當蒯瞶劫悝登臺之際特
欲要盟使納已耳未有必欲殺悝之意子路既聞孔

說理會編八 卷之六

三

子正名之教則於蒯瞶之入自當有處何必死哉乃
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
若焚臺半必舍孔叔忿然無復臣子之禮大非孔門
學者氣象左氏所傳要亦不得當時事實也

子路爲衛孔悝家臣遇其難而死此義氣所發非勇者
不能也然却是可以死可以無死處故其死爲傷勇
傷勇則不得爲仁先師謂其好勇而無所取裁所勇
未必皆出於天理之公也此說得之矣又曰事君而
不避其難仁者不過如是然而不知食輒之祿爲非
義則勇非所宜勇不得爲仁矣此處却宜精察如衛

君待子而為政孔子無不仕輒之理既仕則必食其
祿矣但所主在於格君心之非有不合則必辭祿而
去所以得全其仁也若子路仕輒雖本為貧而無行
道之責然孔悝助輒拒父亦須有救正處不審事機
而徒食其祿犯亂邦不居之戒矣其死安得為仁哉
故管仲不死子糾之難孔子不以為非仁

苟或功名之士也非能以道自重者或見漢室崩亂懷
桓文匡佐之義亦可謂有志矣但聞曹操推畧乃赴
東都從之不待其招而往則非定其交而求者也蓋
意氣相投而即委身亦太輕矣何以正天下哉其初

說理會編 卷之六 四

不知曹操之奸故與之舉賢用能發機決策然心則
未忘漢室也及董昭欲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操欲
從之而不臣之迹彰矣或拒昭議而操不平此操殺
或之本也或謂或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操以其誣
已而恨之此史臣為操文奸之言耳若或者非所謂
弑父與君亦不從者耶司馬光斷其死漢室誠篤論
矣而以仁許之則孔子所稱管仲之仁者乃謂其不
死子糾之時或出於一念之正豈果有取於事功哉
至蘇軾謂或為聖人之徒則益過焉軾由不知聖人
之學故其言如此或道不足以正己智不足以知人

卒為奸雄所賣自貽殺機雖操比之子房竊以為不
及焉而况可以語聖乎

程子謂唐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為害於
義後雖有功不足贖也此於管仲之不死子糾則仲
可自免以圖後功其論甚正范祖禹發明其義尤為
詳盡蓋以管仲言之桓公兄也子糾弟也桓公又以
賢而先入君齊仲與召忽乃奉子糾爭之非義甚矣
初本奉子糾以奔君臣之名分未定則子糾之難可
以無死棄邪反正於心為安故孔子取其後功不以
其不死為不仁而召忽之死則比之匹夫匹婦之自

說理會編 卷之六 五

經溝瀆而莫之知也其斷案已先定矣若王魏則異
於此唐高祖創業之君也寬簡有智畧其立建成為
太子必自有見且既有父命孰敢有異心而太宗為
之弟時為秦王豈得以功加之意其奸險窺覷陰懷
異志蓋已有日必非真能辭立者也史多飾詞遂失
其實觀其開館延文學之士以樹私黨太子令秦齊
二王教與詔勅並行太宗倏然不辭於匹嫡弟杜諸
人亦無所警發則已不復知有太子之尊矣至其臣
僚互生嫌隙而太宗以危言動高祖則若建成真有
罪可討者而高祖報曰明當鞠問則未有必誅建成

之意也如此則待早參可也而先入伏兵擅行誅殺罪狀不明何以服天下高祖不得已令內外諸軍一受秦王節度以定衆亂此變其子之私心也使有王者作其不以太宗爲篡弒之賊乎天下以爲賊而尚可以君天下乎王珪爲太子中允魏徵爲太子洗馬雖曰高祖所命旣命事建成不可以爲君臣之名分未定也建成又非得罪宗社而被弟賊殺王魏可不捐軀以赴難乎旣不能死而又臣之此其心安乎故不可謂其不死不害於仁也尹起莘乃謂王魏委質事高祖食高祖之祿不得以所事爲主而警太宗則

言理會編人

卷之六

六

不枉已

孔子居是邦必聞其政蓋時君求見孔子非孔子求之也孔子之求求之於溫良恭儉讓求諸已者也若他人之求則屈己以求見矣然則孟子不見諸侯其孔門之家法歟然亦豈謂固守不見之節如段干木泄柳哉當其可見則見之耳蓋君欲用之而使人再三致聘如成湯之於伊尹雖未有再三之聘而其君能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如梁惠王之於孟子其次本非

招賢而但先以幣交如季任之於孟子已至其國而迎之致敬以有禮如衛靈公之於孔子其次禮貌不及靈公而但以禮先如陽貨之歸孔子蒸豚此皆可以見者也若儲子雖以禮先而孟子不往見者則又以其無居守之責得以就見孟子而其人又可與言善非若待陽貨之以惡人也則俟其身親來見而始往見之大抵君子小人處宜有異君子將求治道必當覈其好賢之誠小人少有善端則當順其反正之勢各有隨時之義焉夫聖賢之見諸侯所以行道屈己求人誰重之故曰枉己者未有能正人者也孟

言理會編

卷之六

七

審出處

古之賢臣必擇君而事故定可交而求審可親而宗此求明王之所以受福也成湯之於伊尹當其初聘之時禮意已至伊尹旣遇明王已可即就然而必待三聘不肯輕出者恐其心或不誠則不能有終耳枉己者不能正人此出處之律令也伊尹全無一毫急功名之心故不輕徇人此其所以能絜身也歟若許衡

則異此矣宋末世亂兵興生民塗炭時元世祖出王
秦中衡見其度量寬洪知人善任又能信用儒術遂
膺召而委其身固自謂可以用夏變夷也然正己物
正衡不及焉雖諫行言聽所益良多而卒不能變其
舊習衡以道自任者也其心豈能自安哉丘文莊極
詆衡仕元之失惓惓於夷夏之防此拘於形迹之論
耳使世祖果有以夷狄正中國之志衡果有用夏變
夷之功則配天之業何限於薄海內外哉惟衡老婆
心急且利小康而不能如伊尹之不以湯之聘幣為
也則未免有所遷就一陷其身遂不能出矣否則志

記聖人 卷之六

以道寧幾能早斷豈不可變姓名而遠去哉雖然衡
亦衰世之意也其所以不能成正大光明之業者德
不足以格君心化不足以及殊俗而定交之初又有
所遷就耳然瀕死而語其子以慎勿請謚立碑則固
內自訟而不失其本心者也衡豈可盡非哉
謝顯道謂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所謂可者以其
磨不磷涅不緇而德合時宜耳時苟不宜聖人亦未
嘗以為可也如公山佛肸以畔臣召孔子而皆欲往
謂雖惡人苟有向善之心無不可與有為之理然察
其本心非誠於求治者不過欲假孔子以為重耳不

審於初噬臍無及此孔子所以卒不往也聖人曷嘗
不論人之善惡身之安危而摩頂放踵一於利天下
哉故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此通乎上下之論也
古之仕者聘於丘園而起上也養於太學而升次也其
挾一才一藝上無由知而家貧親老不能不資於祿
仕則亦必有進身之道焉待招而往執贄以見亦未
嘗輕身干進也如孔子之為委吏乘田初亦必有招
士之科而選舉及之豈若後世之奔競哉但既為貧
則不辭於課試耳

記聖人 卷之六

明去就

孟子謂膠鬲舉於魚鹽之中朱子以為文王舉之然
鬲殷之賢臣與微子微仲比干箕子並列豈當紂之
時紂身去亂隱居魚鹽而文王得以舉之邪傳記武
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
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則武王伐紂之時膠鬲
尚未去殷也君子見危授命安得復去而仕於周耶
且書君奭稱文王脩和有夏之五臣不及膠鬲而膠
鬲之迹他亦不見於周廷則謂文王舉之者得非訛
傳之說邪

微子箕子皆紂之親戚也紂為無道二子以貴戚之卿無可絕之義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微子則以出為迪此其定見也及微子見疑而去位箕子見囚而為奴自靖自獻豈有異於初心哉紂惡不慘人望已絕武王一著戎衣至於革命此應天順人之舉而商之孫子侯服于周於人何尤乎故箕子因訪道而陳洪範微子因求後而繼武庚一以薦下民一以存宗祀固謂武至為同德之聖不相疑也而二子實無臣周之心焉蓋雲龍風虎會各有時使與牧野諸臣同列則彼此自不相安豈惟有亡國之感哉然

說理會編人 卷之六

十一

武王皆待之以不臣故商丘之建邦崇以作賓之禮朝鮮之啓土遂其居夷之高此可見周德之盛而二子亦得以自安焉此所謂兩全也若趙孟頫則不可以語此矣胡元本無安天下之德而子孫自宜念祖宗之讐覲面事之於心何忍夫孟頫文人也以才自眩烏足責以遜世無悶之道哉

孔子行道之幾惟在季桓子當時魯國政權全為桓子所制使非桓子相信何以通於魯君故倦倦以誠意感通桓子為事稍有信心即行道之幾也所謂為之兆者如此不然則魯司寇之職孰與任之乎齊墮邑

之策孰與行之故孟子曰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然不是枉道求合志在成物啓其良心而已矣苟見惡人而即有所厭惡已非天地無棄物之心况當國秉政之臣而志不相孚安能濟天下之事乎此非可語於悻悻之士也及齊人歸女樂受之而不朝者魯定公也而記論語者特歸於季桓子正見孔子行道之幾全係乎桓子也女樂之受已是不信孔子乃其志不在治故爾孔子親厚桓子止為行道於此不合何以有為君子見幾而作見此而已此等處先須求孔子志之所在本不是功利上起念故能隨遇灑然

說理會編人 卷之六

十一

無所粘帶得之不得則曰有命雖桓子不相信亦無所怨悔但反求諸己而已故曰出則事公卿何有於我哉

孔子為魯司寇不用此以季桓子受女樂言也蓋其初桓子嘗有欲行其道之言至是則言弗行矣去魯之志蓋在於此然君父母之國其或禮貌未衰則猶可止從而祭者謂適當祭祀之時也服冕以待膳肉而膳肉不至則有意於簡慢孔子使無所安其身矣孔子惡得不去哉

孔子曰賢者辟世是天下無道則隱別無可仕之國矣

其次辟地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非可容身之國矣
其次辟色則禮貌已衰無悅賢之意與其君不相親
狎無行道之幾矣其次辟言則其君本有欲行其言
之言而不行是言相違也所重在言則雖禮貌未衰
而亦當去矣此與孟千古之君子所就三所去三義
同言將行其言而言弗行也則夫之是辟言也雖非
欲行其言徒以禮貌相加禮貌既衰則去之是辟色
也本無禮貌之及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而君耻之
而周之得以免死因其君有自悔之心而居其國是
猶可就也若危亂之邦無罪戮士則其國不可復居
是辟地也甚至天下俱無可往則為辟世矣其差等
如此蓋亦因所遇而有不同耳

說理會編八 卷之六

十三

讓國

朱子謂泰伯三以天下讓即夷齊扣馬之心此說害義
最大太王聖人也與賢與子本無意必豈有欲立季
歷之心至謂泰伯不從則似真有利天下之謀者此
豈可以語聖人哉夫所謂以天下讓者讓任天下之
重寄於季歷非為他日得天下而言也泰伯之讓亦
是家庭常事必知季歷精神氣魄足以任重而已不
及焉故欲使嗣父之世讓之至再至三一順乎天命

而已此聖人無我之公也然季歷安天下之功泰伯
之所為也而人一無知者此見泰伯泯迹無為但求
各得其分而已故孔子稱其至德至於季歷不得已
而受泰伯之讓亦以順泰伯之心無所避也泰伯亦
何必逃之荆蠻邪故詩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
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兄弟之間
友愛之篤似相與面語於一堂之上者豈可以後世
之淺見窺哉然泰伯季歷皆聖德也以才則季歷過
焉且有成功而至德之稱但歸泰伯此可見聖人之
所以為至者亦惟論其德耳

說理會編八 卷之六

十三

史記載伯夷讓國此可以讓可以無讓者也如果以父
命為尊讓焉可也但叔齊亦重天倫而讓兄弟皆逃
則先王封國傳之先祖將委非其人而不顧乎二子
雖讓當時人心必有所屬以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
則與子之義推之若國人欲戴伯夷理亦可立必於
讓國恐非通道孟子但言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未
聞有讓國之說子貢嘗疑伯夷為怨是本其不食周
粟言也於讓國內安得疑其有怨心乎孟子謂其得
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則伯夷本
無百里之國者也豈徒守匹夫之介節者哉其餓於

首陽山止以武王伐紂為不義故不食其粟耳孟子謂其君下位不以賢事不肖一言以蔽之矣史記載其諫伐事亦非也伯夷之歸西伯止是就養如許行願受一廩而為氓之意未嘗仕而食祿也文王沒後伯夷未嘗為臣則時亦不當言矣安得遽有出諫武王之理况聖人用諫義必先格非心止於未發今叩馬而欲沮其事將使武王收兵而還乎此又迂儒不解事之見也孟子又謂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必指武王之諸侯正由此時伯夷尚居下位諸侯禮聘不肯出仕故謂之不食周粟非謂諫伐而

說理會編

卷之六

十四

處惡人

凡處惡人但可不惡而嚴無截然不與交談之理如孟子為鄉於齊出弔於滕而王驩為輔行反齊滕之路

未嘗與言行事蓋王驩自矜才智事事向前有不容孟子指示而悉能辦集者則聽其所為以全交諛雖不言可也故曰夫既或治之矣予何言哉夫指王驩非謂有司也然所不言者特使事耳若尋常講論道理豈得不言至公行子有子之喪而王驩以右師與齊之群臣奉君命往弔人以驩有權勢或進而與言或就其位而與言分明是媚竈氣象孟子以君命往弔之禮不當歷位而言踰階而揖也故不與驩言乃據一時弔禮而行耳豈為絕驩之故哉朱子乃謂王驩孟子所不與言則似驩終不可與言者絕人太深矣將能免疾之已甚之亂乎

說理會編

卷之六

十五

說理會編卷之六終

說理會編卷之七

越季 本撰次

吳表洪愈訂正

賢才一

人才所重在德

德與才本非二也仁義禮智存於心者為性之德其情可以為善而為不善非才之罪則才本德之用也才有大小由德之充否德充則才大德未充則才小才豈外於德哉司馬溫公言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此自

說理會編 卷之七

一

其體用相離者而言耳非合一之學也既離體用則不但才自為才非才之正而德亦自為德非德之全矣故論才者亦本於德而已
古人用才所重在德孟子言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賢謂有德者能謂有才者然歸本於貴德尊士之一言可見才不外於德也自三公九卿以至百執事雖高下殊品孰非有位之人而職則有位者所任之事也授之以職則各因其才之大小耳書稱九德六德三德正言才之等差也用才本德雖小知大受量各不同然其忠君為國守己愛民則上下一心也百僚師師

各安其分何嘗有賢智先人而求倖進者哉惟此義不明凡強毅果敢機變開明者槩以為才而不論其心術則小人而無忌憚者皆得明揚既無其德則阿諛取容媚嫉自利無所不至矣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豈可外德而言才哉自三代以下以才而居位者不少然惟無德卒歸於小人之債事而已世之論才率以言行硜硜者為不足用是盡欲人為臯夔稷契也夫臯夔稷契豈多見哉故孔子以為才難其下言行必於信果無失德者不害其為士雖不能通達事變則庶者使之守

說理會編 卷之七

二

藏謹者使之守門隨其才而器使之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各有所成斯已矣豈必人人悉多能哉一勺有源之水猶愈於數頃無源之水無源之水雖多亦以奚為
才與德自其合一者言則德大德也才小德也小德之川流本大德之敷化故君子之學先立乎其大者小德或有不知不能豈害其為大邪堯曰大哉其德如天未必盡知盡能也至舜曰君哉則明於庶物比堯為精精固從大出也聖人豈有異德哉但大者渾淪而於節常畧小者細微而於事常詳其所造則然耳

若論所遇則朴世宜畧濟世宜詳君道宜畧臣道宜詳易言大人文炳君子文蔚炳者踈朗之意蔚者茂密之名意可見矣故以畧當畧以詳當詳施之各得其宜豈非相濟之道乎後世之學惟從小者講求而於大者不能合一所以小道雖有可觀而致遠則泥故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其許仲弓之簡則以南面而子貢之多學則但以器稱之曾子為孟敬子言君子所貴之道三而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可見君子之學所務者大矣所務者大即是大才所務者小即是小才

說理會編入

卷之七

三

而才之大小分焉先師嘗言才畧謀畧方畧經畧古人皆謂之畧畧則簡而不煩可勝大事因畧致詳隨時精進而已何難之有若務於詳鮮有能畧者蓋不患不能詳而患不能畧也然則大才當於立大本中求之

才與德相因自本體言之德未有不顯於用者所謂良能也但氣稟有拘則才亦各因其質之所近一才一藝各有所長非疑迷之甚未有全然無用者也然養才惟在乎成德充實而有光輝則才之所發越也至於化則聖人矣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亂臣

十人此聖人之才也然世亦不多生唐虞之際堯舜二聖人之所交會而止於五人至周始加多焉至有十人亦累朝所蓄之正氣也故孔子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言自唐虞交會之後至周乃盛然猶有一婦人而實止九人此孔子所以為才難也此等人才得一人焉則雖止一靡亦足以興夏一伊尹亦足以興商况至五人十人乎蓋其德足以容眾其明足以知人舉其所知以及人之所知凡一材一藝因德而成者皆為所用無有遺賢此天下之所以治也雖如孔子生當衰世而志不得行則亦興起善類養成人材

說理會編入

卷之七

四

其光輝亦自發越何必用世然後為才哉自周以來亦惟孔子一人而已則其餘不皆如孔子可知矣而謂才可輕乎才難之言蓋有由矣

朱子謂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繁乎未有聞也夫既不聞聖人之學不知所謂才德者何所指耶輔漢卿發明其意以為二子才德以資質言故其事業亦各隨其資以為之使其知聖賢大學之道則子產之德當與顏閔同科而仲之才當與伊呂並駕矣是二子之才德蓋指天資而言也然才德豈可分而為二哉二子皆霸者之佐

也霸者假仁不可以言德但自天資言其才猶近正耳管仲才氣本大又籍齊富強之勢其威權足以發揮故益見其才之優子產才氣本小又處鄭衰弱之時其力量不能發布故益見其才之劣豈可緣此遂謂其與德相為勝負耶

養才所以成德

世嘗言人才難得當愛惜之此為養德言也人雖未嘗有德而其根氣本善雖或陷於不善而猶知改過君子以善養人而有教無類庸忍遂加棄絕乎所謂愛惜人才指此類也否則其人不足以言善當自有進

說理會編 八 卷之七 五

賢退不肖之法豈宜使儉人得以亂正哉

亂世人才與平時不同民無恒產因無恒心至於放僻邪侈者蓋多有之然其間豈無英士故用人者必須延攬庶不羈之才得以拔出如英布起於群盜陳平起於亡命彼遇能識群策群力之主亦自折服故漢世皆能賴以成功古之君子以善養人有教無類所以人皆成德要其所就不但如平布而已夫豈可有棄物之心哉惟下愚不移則雖聖人與居亦不能化而入耳故帝堯之於其兜初亦未嘗不容養也如其不可移何則卒至於流放而已矣教之不改而後誅

之人亦何憾焉

去敵人才當視治亂以為重輕

亂世人習惡成俗為惡之勢重養其善則足以移惡故取小善惡治世人材習善成風為善之勢重引其惡則足以害善故去惡貴嚴此亦陰陽消長之幾復姤之道也然小善未可遽信小惡未可遽疑觀其善惡根本之所歸而消長斷焉

人才進退與陰陽消長理同

人才進退即是湯卦二辟卦陰陽消長之理如復一陽初生當安靜收養之不可求之太速二陽浸長則當

說理會編 八 卷之七 六

順其欲而容保之乃以上臨下之道也如此則能使之感悅故曰咸臨咸者感也泰則三陽在內君子道長善類情通而可以有為未語乎治功之盛也大壯四陽已進而二陰勢退以我之壯乘其退勢而去之則為力甚易故曰藩決不羸然陰猶有黨故須決去若夫五陽黨盛則一陰之在上者勢亦孤矣決於自治勿有退心則彼一陰者不久而自化豈待與之力爭哉所謂告自邑不利即戎也若復力爭使無可容之地則疾之已甚人懷抗心將不轉起獲霜堅冰之禍乎故柔乘五剛而謂之揚于王庭言一陰未盡猶

揚揚然在上非謂可以暴揚其罪也暴揚其罪則失於即戎矣陰進則爲姤然五陽在上猶未遂退故陰爲遇陽言其依陽而善也但陽極而退則恐不足以制陰故有羸豕之戒猶坤初六之言履霜也遯而四陽在上陽猶盛也但二陰浸長其勢漸進故當沉晦以處之不露形迹使小人潛消默化而不知所爲故謂之遯而九二之象曰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脫蓋黃牛得中之象也小人革面而得其本心之正使之欲脫不能此處遯之道非謂當遯之初即宜遠去而以後去爲遯尾之厲也如此說遯則鳥獸不可與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七

七

同群而當否隔之時又何以加邪否三陰在內君子道消善類無可通矣故有儉德避難而已觀四陰在下而二陽在上陰雖已盛然在上二陽自爲黨與而五之中正足以表正天下則群陰又烏得而侮之程子曰治小人之道正己爲先此之謂也至於剝則五陰之上僅存一陽陰進但知剝陽而已惟六五以柔得中雖剝而順是陰之反於正而從陽也故有貫魚以宮人寵之象而陽無可盡之理極則能止其所以統馭群陰者必有道焉蓋厚下安宅乃其本心初不問小人之欲剝廬也所謂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

人有罪無爾萬方者如此故得輿而爲民所載陰雖終不可用然柔中之德不可盡以小人爲無良也由此觀之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化之人惟在陽剛能自爲主耳小人之進又何患焉苟非化惡而爲善則安保其不剝廬哉

舉賢不用私智

聖人告仲弓爲宰以舉賢才仲弓曰焉知舉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程子曰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夫仲弓之言何以便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七

八

至喪邦蓋欲人人皆由已知是欲成一己之私也如此便有許多疑忌不能與天下公共其何以使人相忘於道化哉聖人之言却是王者皞皞氣象即人之心悅誠服可以見與邦之效矣而人安可用私知哉聖人告樊遲舉直錯諸枉分別善惡本屬於知然所舉之直則仁者也能使枉者直則化不仁而爲仁矣聖人之言是以仁上起念故枉者能直若樊遲則從知上起念謂既有分別善惡之心則不善者疑於見棄意其無以激昂故復問於子夏及子夏告以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然後知夫子之意主於仁

也而獎遲之見不及此矣只仁知之間亦遂有大小公私之異然則人其可不以善養人哉

求賢當因言考實

圖治以求賢為急自聖學不明人無實行雖求之鄉舉里選亦有不得真才者故後世以禮羅天下之士恒因言以求其心文章言之精者也科舉取士視文章以為高下雖非古法然唐虞敷奏以言之意亦謂舍言無以知入也聽其言也而又稽其實行則有明試以功之政焉徒取其言而不試其實則人得以容其偽矣故聽言信行雖孔子猶不能不失之舉予而况於他人乎

說理會編

卷之七

九

說理會編卷之七終

說理會編卷之八

越季 本撰次

吳表洪愈訂正

政治一

心政一

政也者所以通乎民情也民心之所順天意之所歸也故虞夏商周之書言政必驗於天命人心政豈可以偽為哉

心也者通乎萬物者也其理具於己則為性性生理也生則以愛物為心所謂不忍人之心也愛之所行則

說理會編

卷之八

一

為道道未有不及人者故親必行於父子義必行於君臣別必行於夫婦序必行於長幼信必行於朋友以其與物相通也故道謂之達道苟不及人則心有所間隔不可以為達矣蓋不忍之心為及人言也而於己則當忍忍於己者不私其所欲也故君子之為道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矣中間事事物物處之各當即是政也故不忍人之忍忍人也必有忍其乃有濟與動心忍性之忍忍己也忍己則可忍人則不可不忍己則欲肆矣不忍人則理行矣惟忍己然後能不忍人也故人有怵惕惻隱之端而不能擴克者

不忍已故也

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但知而不能行者多耳如人之於老孰不知所老之於幼孰不知所幼之此不忍人之心也當一念發時即為私欲所遏所以不能擴充以盡其量故必有不忍人之政而後良心得以發達政也者良心之見於行事之實者也如欲老老則必有老老之實事欲幼幼則必有幼幼之實事皆政也政不待推之天下而後為行家庭之間行之必盡其實論語所謂孝友施于有政是亦為政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隨其所至運此而已

說理會編八

卷之八

二

故政者行之實徒有其心則知而不行何足以致成功之一哉

政不責人

凡言政者皆謂正己也孔子告季康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所謂正人者亦惟正身而俟人自化耳故道之以德正身也則人固有感發而興起者矣其或天資淺薄而不易感發者則以禮一之禮者天理之節文處之曲盡其情故曰齊之以禮則禮亦德之精密處耳如大學論平天下曰上老老而

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與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道之以德也又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而道不外乎與民同好惡是齊之以禮也德禮即明德也而道之齊之所以親民也故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豈假於條教號令以求人之正哉觀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但以善薰蒸而待其自入又何嘗正於瞽瞍如其正之則為格姦矣而豈聖人責己之心哉中庸論學所以必言脩道之教者以人化驗已德也人有未化則教有未成反求諸己而已脩道者脩道於己以

說理會編八

卷之八

三

立化人之本此所謂教也朱子平日論政惟以正人之不正為說因以脩道為脩人之道而假禮樂刑政以為治具夫禮樂刑政以德行之則固德也若專以防民是求之於人也非聖人以身立教之本意矣且如征討所以正人此刑政之大者然必諭以文告開其自新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又序成而不至於是始有攻伐之兵則禮樂亦行乎刑政之中未嘗不待教命而即誅也如湯之於葛啓之以祀先之孝而遺之牛羊以供其犧牲為之耕以供其樂威及葛伯不悛又殺餽餉之童子是被害者望湯來蘇惟恐後我是

其正也因人之各欲正己也故不戰而人自服此雖征伐然不得已而為民除害亦德之所以濟不及也知此則知政矣

治天下不可無法度自古已然况於後世不謹三尺則下無法守小人之犯刑者多矣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以其時淳龐故治猶踈濶及其衰也民偽日滋物情多變德禮有所不能齊而議事者亦或無制則刑書有不得不作焉蘇子嘗言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亦未可盡以為刑名家之說也夫致君堯舜雖本於德而律則所以濟德之不及蓋亦識說理會編 卷之六 四

時宜者矣如舜以庶頑讒說教之不改而欲威之禹則欲其弛鞭朴之威而專以德化是不欲用刑也然禹功既叙而又有頑不即功如苗民者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此舜所以有待於皋陶之明象刑也律之好生本與禹同而更相講論以酌時宜蓋用刑有不得已者焉惟用刑之中而以德為本則即是道揆耳大學親民程子以為親當作新而先師但從古本親字正謂新字有使人從化之意是正人也不若親字之本於德耳朱子釋明明德於天下以為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是使人從化之政也而天下明德

之明不在我矣

小民之不得所者必有怨怨則必有非毀之言然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怨汝詈汝皇自敬德譬之射然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豈可以尤人哉故孟子曰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人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與民同樂可以王矣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在易之剝陽之剝陰如民之非上也然其心本欲得君之愛如陰之順陽也故當六五之位原其中順之心而發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之義聖人知其然也故於上九又發碩果不食之義蓋說理會編 卷之六 五

教養一道

教養一道也上天立君治民以復其性則王乎教焉唐虞司徒之官本以養民也而命契為之則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伊尹欲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則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此立君之本意也然言教者恒以養先與教之掌於司徒其義一也豈非以衣食足而後教化可行

乎苟無恒產因無恒心欲驅民之從善難矣世固有德性深厚無所待於養而興者所謂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為能也若夫凡民則淺薄矣其心雖未嘗不興而所養不能自遂則幾乎息矣故養也者所以成乎其教也然民肯於恒產上治生則非恒心先開者不能也此見恒心乃人所固有之善而聖人之教始終只是成此心耳

鄉約書院之教

藍田呂氏鄉約最為善俗之良法然亦後世比閭族黨之法廢而民間自為此制耳使如漢時三老主教化

說理會編 卷之八

六

則今之里老固其遺意也何必別為鄉約哉書院之建亦然既有庠序學校何事於書院書院者亦庠序教養而民間私聚其徒以講學之處也有司之禮既失則不得不求之於野矣世有併鄉約書院而盡廢者得非隋李德林欲廢鄉正鄭然明欲毀鄉校之意與

為政宜先省刑節用與民同好惡

為政者均田里改制度皆所難為何則愚自用賤自專民皆不信從也民不信從則亦仍舊去其弊之太甚而已惟有省刑節用而與民同好惡是則可為也王

道以得民心為本何必好為苛難哉孟子告梁惠王欲其行王政也然必先不違農時數告不入污池斧斤以時入山林惟順其所欲使有養生喪死之資然後及於制民之產則施為固有序矣雖堯舜治天下其初亦只如此但其愛民之心無窮必至於平則三壤敬敷五教而後盡耳漢之文景恭儉愛民至於富庶亦不可謂不知王道之始也惟以其非親民之實學而治效止於如此則不可以語至誠之功用耳然則為治之初固當以恭儉為先務矣

制用宜有節

說理會編 卷之八

七

古人取民只是什而取一重則民不堪輕則用不足故謂之中正之道所以制用不得量入為出後世不知仁義之政當先節用則惟因出制入而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後將何繼邪不但治國當如此治家亦然温公家儀及梭山家制皆言制用之節有益於儉德不可不躬行也

稱貸為養民切務

古者政務養民田以井授常有贏餘以備歲歉及周之衰政仍夏弊變助法而為貢校常數以取盈於是凶年力不足之家復有稱貸者矣稱貸非聖人意也政

不足以養民而民始自相通融以為養耳然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是亦惠而不費之道也竊疑當時稱貸
亦宜有制故貸百月三之息自漢已然至於今不改
豈亦衰周之遺法歟不然則強者必加虐於困窮弱
者必見侵於頑悍民情日偽訟牒繁興勢所必至也
頃歲以來災傷地方有司嘗發廩以賑之然而卒無
救於餓莩者豈專以細民無常業而閭閻之餘蓄哉
亦以議救荒者期於賑濟而已然以費為惠所濟幾
何而况隱覈失真利歸豪猾重可惜也今井地不可
得而均矣富室或連千頃之田而貧民僅藉一身之

說理會編

卷之八

八

力贏常在富之常在貧貧民所資以養者不有在於
富室乎不惟民資以養而公家不時之需亦有賴焉
君子廣德心以平政體其於好惡豈宜先有抑富之
心哉故常勸富室以通財而陵弱賊仁者必罰責貧
民以盡力而惰肢犯義者必誅時其豐吝節其緩急
無所偏也漢儀刺史行郡國首問強宗豪右為其陵
弱也如有出已之財濟人之急而小人乃反以怨報
之餘奸構訟古所謂刑戮之民也而或者聽之憐附
豪強因避形迹致加羅織之罪以長奸頑之欺是教
之失信棄義而爭民施奪富者誑樂於施邪富者不

施則貧民坐斃其於治體所係不小也孟子曰聖人
治天下使有救粟如水火救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
仁者乎是其政欲使民富也富藏於民化行於俗則
上者可以通糴下者可以稱貸因民之利而無所費
焉荒年饑歲何憂於賑救之無策哉

救荒之法

救荒無善策果如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
三年之食則發廩以賑貸可也不如是而為君倉廩
實府庫充未免歛之於民此孟子之所謂民賊也然
發廩賑貸亦是分人以財之惠非惠而不費者也惟

說理會編

卷之八

九

藏富於民乃為上策故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此豈迂濶之言哉民間救粟如水火則可以自相通
融不資於官矣譬之水泉勢必潤下溢於此則流於
彼溢於彼則流於此不遏其流則隨處充滿何勞人
力哉是以齊桓公之明禁必曰無遏糴而晉饑秦輸
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君子以之論曲直也遏糴之事
霸者且不為而况以德行仁者乎世之淺見者鄰國
凶荒米價高貴則遏糴自私不令出境夫鄰國之民
皆吾同胞也獨可視其饑而死乎彼不資於成熟之
地則無所仰給勢必侵奪我矣我亦安能專有其富

哉假如已當荒歲而人亦閉之我將何賴焉且平時穀賤傷農偶遭穀貴使之出糶亦足以利民民知所利則凶荒之年亦必有通販以濟之者亦不患於民之饑以死也其利豈不博哉故有天下之志者當知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務開通糶之門而深嚴遏糶之禁斯可耳

予所歷仕之處多遇救荒在建寧則發廩以平糶在弋陽則發廩以賑濟此則所蓄有限久亦無以繼之在揭陽則招商通糶在袁州則誘商販穀皆不限其價此則庶幾惠而不費矣然貧民亦無由得糶也在古

說理會編

卷之八

十

安值安福之饑則議借官銀數千兩給大戶為糶本使之通販而不問其利之所得其後但收其原價而已此亦通融之一術也但議未行而官即遷矣此外再無善術惟有民間自相稱貸官不勞而民可贍然亦須使民有救粟如水火也此為政者所宜留意焉

治水之法

禹時河道從大伾過洛水其下播為九河入海是為北河大伾在黎陽縣大河垂北之地黎陽今大名府濬縣也北已湮塞二百餘里則為隋末濟渠末濟渠在今開州西北九十里即衛河所經也元時水運自南

達于中瀨而逾至淇門中瀨蓋近大伾之地而淇門當亦入末濟渠處也從此北下則為洛水矣自秦始皇伐魏引黃河水決滎澤以灌梁城由是河從南出是為汴河經泗下流合淮以入于海此北河之所以漸塞而酸棗瓠子之間所以常決也酈道元以為禹塞淮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則誤認為禹功而不知為秦事矣夫大伾以北中瀨淇門之間禹河故道所在開濬不過二百餘里人力似亦可施但河復北流則汴渠必竭何則滎水決澤故也梁無巨浸所恃者滎澤之豬耳豬必有隄

說理會編

卷之八

十一

以畜水滎本濟水之所溢未豬則為陂既豬則為澤周禮豫州其浸波差蓋即此耳孔氏以滎波為一水其說是也滎澤既決則不惟舟楫難通而灌溉亦無所賴此其害豈小小哉欲復禹蹟宜圖豬滎如難用力則順今水勢先濬下流隨時制宜不必盡求復古亦可也然後世治水所以迄不能比於禹蹟者蓋亦有由以戰國時言之齊與趙魏之間黃河入海之道也齊在河東作隄距水二十五里趙魏在河西亦作隄距水二十五里兩隄相去五十里水勢有所遊盪而戰國未隄之前水道廣者當又不止五十里而已

古者治民惟急先務上下勤恤同堂聚精不分心於
所不急之事而拳拳以不得人為憂得人以任之使
得展布四體竭誠效勤工雖久役民不知勞此成功
之所以克告也秦漢之間水至而去填淤肥美民耕
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
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漑
溺自其宜也由是隄防阨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
稍欲治之則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
此賈讓言於哀帝所謂與水爭咫尺之地也殊不知
去室廬毀山陵决隄岸徙民而振業之此皆人功所

說理會編 卷之八

十二

造禹亦豈能舍此法哉至於後世則自利者多信道
者少有可通流輒為勢阻怨亦難於任矣况今河出
汴渠蹟非禹舊兩涯之間豈復有五十里者乎要亦
僅如賈讓阨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云耳其下流
壅塞宜矣世之治水者豈不知下流之先濬哉顧遊
盪之區不寬則奔騰之勢必迅疏濬未深汙填已至
偶乘新漲盡廢前勞兼以才力易窮工程難繼功惟
專責莫知大役之艱人各異圖終鮮同心之助當斯
時也民勞多怨物論有稽求免於罪且不可得而况
於望有成功乎夫天下無難為之事而有難為之時

使人人知當務之為急而當事者又能悅以使民尚
何患事之難為哉不然而欲隨世以就功名則亦徒
有勞民傷財而已

江淮河濟各出一源而能獨達于海故謂之四瀆禹順
其獨達之性而治之不使相混蓋有深意存焉四瀆
皆水之大者而河之發源尤遠其大尤非他瀆比曹
濞之間水所常决之處九河之外於此又通一渠則
順流東下亦足以殺河勢然但使之從大徑而北者
誠以曹濞之間濟水所匯二瀆合流則濟北濟南之
地將不勝其汎濫矣汴梁以下亦然觀秦决榮澤灌

說理會編

卷之八

十三

梁而引河南注下入泗流以通于淮榮亦濟所分也
三瀆相合勢必難容陳鄭徐邳之區常不免於水患
其以此歟禹貢言淮入于海孟子乃言排淮泗而注
之江先儒以為記者之誤非也蓋當時淮有三洲南
與江通則與泗水排注于江此當江之下流與海會
處而三洲又淮之支流非若大瀆入海者之直達也
故淮入于江而不為患耳禹之治水其慮豈不遠哉
禹之治水水之道也疏淪决排是也河流甚大而水且
多沙下流圩填則上流汎溢故分為九派雖有圩沙
必不盡塞且易通滯水始有歸疏分也此治河之道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宜疏也濟水性重而其行悍疾自發源以至於河則絕河而南或伏或見東北會于汶以入于海汶在齊魯之地其間有泉從地中湧出者甚多而皆會于汶即濟水也潔亦濟之別派也此當通其泉眼故曰淪淪通也如管籥之通其竅也此治濟潔之道宜淪也漢水入江汶水入淮而亦從淮分流南注入江以達于海汶漢上流皆有壅塞決闕也開闕以去其壅塞也此治汶漢之道宜決也此三者皆濬導之意恐水道之有壅也惟淮泗之治則隄障之蓋淮有三洲其地與江相近不當淮瀆之衝可以田耕民必聚廬成業所慮者泗水入淮分流至此時或有漂沒爾則排而去之以注于江前所謂汶水入淮而注江者亦同此派三流合而水勢盛矣排為隄以防水也此治淮泗之道宜排也蓋與曲防以病鄰國者不同矣又泗惟一源秦漢以上河與濟汶尚未相通水過泉微其流易竭何以資灌溉利轉輸乎意必古者已為斗門以時畜洩豈宜立待其涸哉今泗之上流首受濟汶下復受河三流同渠猶苦水盡則在古可知矣然則泗上之有閘當不自近代始也併記于此以備參考云

說理會編 卷之八 十四

說理會編 卷八

兵要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兵要盡於此矣後世多以智力相尚遇勝已者則為所屈矣故智力有時而窮尚智力則有假於天時以一人之疑有假於地利以壯人之怯凡以無人和可恃也人和者用兵之所必不可失也故戰得人和戰則必勝守得人和守則必堅遷國得人和遷則從者如市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則感人者深此得人和之本也平時不能固結人心而倉卒欲用之則絕其分少與士卒同其苦雖非厚澤至仁亦庶幾有所感激耳不然則人心渙然離矣烏能得其死力哉
武王曰受有臣億兆惟億兆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以得人心之和言也故人心和則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法制曲防無不周密此不可勝之形也人心不和則如枝之離榦榦之離根部分指示無不踈遺此可勝之形也至於臨陣之時我兵則當置之死地以堅其效死之心敵兵則當置之生地以開其求生之路在我者效死則奮力者先而其氣厲此其所以必勝也在彼者求生則奮從者散而其氣分此其所以易敗也勝敗之機歸於人心而已矣

說理會編 卷之八 十五

六四七

孫武子曰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脩櫓轆轤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

說理會編 八

卷之八

十一

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觀此數言則武子之說蓋本聖人重愛民命之意所貴格人之心而不在於力爭雖曰謀攻而實在於止攻也伐謀者以德勝也伐交者以智勝也伐兵者以力勝也攻城者以久勝也德足以服人則侵犯之謀無自而作雖或有之亦即潛消何待於用兵哉此所謂伐謀也以其不戰而屈人故謂之上兵德不足以服人則人將侵犯結援連兵與我為敵必須用間謀以離其黨與開生路以招其脅從則渠魁失助易於成擒此所謂伐交也伐交用智次於上兵亦可以不戰而屈人者也若兵形

既成而伐之則所恃者力力強則勝力弱則不勝力而濟之以詐則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多方以誤之而已詐力不及而能勝者鮮矣雖勝之則所愛子弟安保其殺傷之不多哉至於攻城則敵以其守我以其攻敵以其佚我以其勞曠日持久尤非用兵之利也故非不得已不可以攻城自伐兵以至攻城雖百戰百勝豈足為盡善哉十則圍五則攻倍則分敵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避此強弱之形也所計在力矣故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然大敵亦豈能期於常勝哉兵猶火也勿戢將自焚也百戰百勝而不知

說理會編 八

卷之八

七

弭兵之術禍將何時已邪故兵威不振則敵有玩心未易柔服也兵威既振殺伐已張於人無盡夷之理苟不以德招徠綏其餘黨則自新無由人懷必死安保其無後災乎在易夫之彖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我利有攸往夫揚于王庭柔乘五剛謂雖五剛陽盛君子道隆而一陰未盡猶揚揚然在上如小人之在王庭也則當孚號自厲戒備不忘不必窮兵過治使無所容故曰告自邑不利即我夫然後剛長乃終故曰利有攸往也孔子彖傳明言其義而說易者乃以揚于王庭誤解正名其罪顯揚於朝

此豈不利即戎之意哉夫德至於五陽之盛則德威已足威人惟在我者始終一德無有二心則不久而人自化耳此何煩人力哉否則三驅不寬前禽之失而履霜轉起堅冰之漸將有勞心殫力老師墮糧而不可解者矣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其謂此歟

後世用兵止是力爭力爭而不用詐謀則以力角力取勝為難雖或勝之而弟子之輿尸必衆此仁者之所所不忍也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多方以誤之力爭者之要法也夫詭道非聖人之所尚然不能弭亂於未萌釀成其勢至於不得已則急於救人者必有仁

說理會編

卷之八

十八

術故詭道不可盡廢焉否則宋襄之仁義鮮不敗矣兵法以仁為主而以嚴行之非仁則人心離非嚴則人心玩皆取敗之道也嚴與仁禮樂之別名也而謂行兵者不本於中和之德可乎

當天下國家多事而欲以兵威靖難未有不先於內治者夏少康周宣王尚矣自後如管仲相齊桓公脩內政者二十五年而始能攘強楚百里奚相秦穆公脩內政者二十六年而始能霸西戎樂毅相燕昭王脩內政者二十八年而始能報齊怨惟晉文悼公仍累世基業故能一旦而成霸功其起自匹夫不借尺土

而即成帝業如漢高祖者蓋緣秦惡已徧天下有時日曷喪之心故義兵一舉而遂王關中然必燒絕棧道惟務養民而後天下始定不脩內治不順民心而欲興兵革備糗糧以除大患危道也其不亡者幸耳諸葛亮木牛流馬止是製法精巧機活易行然亦必須

有人牽挽方可節其進止其在平地一牽或可數步魏氏春秋云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是也流馬當亦如之若遇登高豈能自上當其下行其勢必順苟後無挽者安保其不傾此實理也蓋亮有巧思故其製精絕耳離婁之明

說理會編

卷之八

十九

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苟能竭目力而以規矩繼之則雖衆人亦所能為矣以其藝入神則謂之神可也天下豈真有神輸鬼運之術哉

世之言練兵者不過習馳射擊刺之技坐作進退之方而已此其末也然亦非難事譬之學鳥獲之舉百鈞其初豈能勝此任哉由十斤而試之以漸進於百由百斤而試之以漸進於千但要工夫不息則鳥獲之任自此而舉矣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教民者教之以孝弟而已善人德性用事能以孝弟率人至於七年民皆

知義故可以即戎也苟無孝弟之心則必遺親後君當其危難其不至於棄長上而不顧者幾希武藝雖高將安用之故孟子曰君行仁政則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又曰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云制挺則不待甲兵堅利也以孝弟而即能撻秦楚則不待武藝精強也然則孝弟豈非教兵者之所當重哉以孝弟之心而益精武藝則尤善耳否則寧無武藝不可無孝弟此去兵不可去信之意也

說理會編八 卷之八 二十一

制兵之法多言八陣此以其無常名而言耳蓋地形有廣狹短長橫斜曲直隨兵多寡而分布之其勢不得不異韓信所謂多多益辨而分數明者正指此耳然大要取於首尾之相應如孫子所謂善用兵者譬之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然首尾之應正見人心之同武王有三千人惟一心則其臨敵布陣之時豈忍棄而不顧哉故論八陣者不必拘於天地風雲鳥蛇龍虎之名而貴於前後左右彼此不相遺之實但隨人多寡以為什伍部分聯屬必使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豈非先為不可勝之兵乎

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雖用之必計萬全焉豈可因貪忿興兵而以所不愛及其所愛哉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雖百戰百勝猶服上刑而况未必盡勝乎聖人所以慎戰為計萬全耳然臨敵而始慎之則晚矣亦其不得已也是以君子之息爭也不在於微辭請罪之日而在於脩睦睦鄰之初是故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告以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正謂諸侯交鄰則有宴饗之禮陳俎豆焉可以不至於陳也其後孟子發明此義

說理會編八 卷之八 二十一

而告齊宣王之問交鄰則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知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葷鬻句踐事吳此則所謂俎豆之事也聖賢當衰周極壞之世所論止於如此未嘗遷就世俗功利之見以為遠怨之方惟在於脩睦耳後世以功利為念故焦頭爛額者率得上功而曲突徙薪者無恩澤焉殊不知殃民害物者皆此輩為之也今之所謂能臣古之所謂民賊豈虛言哉古者尚文不尚武故言治者惟以德先殷王太戊嚴恭寅畏不敢荒寧謂之中宗武丁發言雍和不敢荒寧

謂之高宗以其有聖人之德可以追配成湯故皆稱宗此其所尚在德也魯武公者伯禽之玄孫也當時嘗有武功初亦不以此立廟可見先王時不以武為重矣至成公六年季孫行父戰鞏有功以武功歸美成公追論武公之功而特立武宮蓋行父不引君當道而導之以好武也豈非古之所謂民賊與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可不戒哉

車戰法

左傳於昭公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鹵之下載宗卒毀車之說竊意此未必自荀吳始九戰者大抵然

說理會編

卷之八

三

也况詐戰乎且戰之所以用車者居則以列營屯行則以備衝突夜則以待士卒寢處故周公作東山之詩以勞歸士而曰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此見出師之時士卒固宿於車中不但列營屯備衝突而已武王之伐紂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每車止十人耳古之車制雖天子元戎每乘不過四馬其廣不過六尺六寸就以十人寢處似亦難容要必以其半巡警而更番以宿也故十人乘兵車一乘而以逸待勞此必言制蓋王者之師惟以問罪而無敵於天下雖用戰車而實未嘗戰故以車備戰計萬全也苟至於戰

則已事力爭而輕剽便僥倖人為利觀牧野之師武王度孟津陳商郊而紂旅如林來會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則其時已用步卒矣其後司馬制車之法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亦臨陳應敵之分數耳如此則但以車為防而不必乘車以戰矣雖用以戰如瘦斯追子濯孺子而抽矢扣輪亦止御善射者一人於平原隨宜趨利與田狩之不失其馳舍矣如破義同車中固不多置卒也故以卒為步卒不然則七十二人者豈一車所能容哉說者又謂兵車一乘七十五人之外尚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而又豈知

說理會編

卷之八

三

二十五人者亦非重車所能容哉朱子乃據此說以釋方叔南征其車三千之義謂法當用三十萬眾則以重車之三十五人并入兵車七十五人之數共百人而為一乘矣又曷嘗論百人之何以容哉宜乎自知其說之不通而又自以為未必實有此數也竊意方叔人望所歸奉命以整刑罪又當宣王盛時徵稅方服止用一車十人之法已得三萬人亦足以威蠻方矣况越千里遠征宜無重勞以先為不可勝者而果何必以三十萬眾奔走車塵下哉夫車戰法未嘗亡也人亡而法始亡耳至於末世益不逮古馬不足

用也馬不足用戰車雖不毀亦何益乎蓋驅車必資良馬車無良馬而欲以當敵則牽挽難前轉移不捷其不至於覆敗者幾希矣然則毀車以崇卒衰世之所必至也豈必自荀是始哉

處大家大國之術

治國有二難事內有大家制其權外有大國制其命然聖賢亦有處之之道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其要歸於正身脩德以立標準使之心服而已此所以處大家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其要歸於貴德尊士以明政刑使之畏威而已此所以處大國也不如是而說理會編 卷之八 三十四 欲假智力以相抗鮮不敗矣

火政

左傳載子產火政止及遷徙做備告禳之事而臨時效用則皆未詳嘗立救火法必須平時設人分東西南北為四班各專一方一有火警即不待拘喚各救其方班立一人為首以奮不顧身能鼓舞人者為之使之自糾其黨拆屋以上高匠木匠扯拽以小甲汲水以火夫俱聽為首者分屬稽查或分廢書紙張以為驗救而得熄量其方所救人家多寡以行賞而為首者賞必數倍於衆多或至十兩少亦不出一二兩則

人始樂為不勞餘力也推奸誤事者重責之巡捕等官惟率皂隸棧快令各執木棍一根禁人搬搶財物但遇此等之人衆即亂打如軍法然不可姑息也其折倒房屋却許人搬取木植以令地空可救次日驗功以所得之木給與之仍另議賞附近人應救者亦驗其木為功不加賞不救而無木者則罰之以為賞資每以語諸有司漫不加意率以為迂談也奔走火場迄無善術惜哉

說理會編卷之八終

說理會編 卷之八

三十五



S
Z121.5
156(938)



ZW 21101000772412